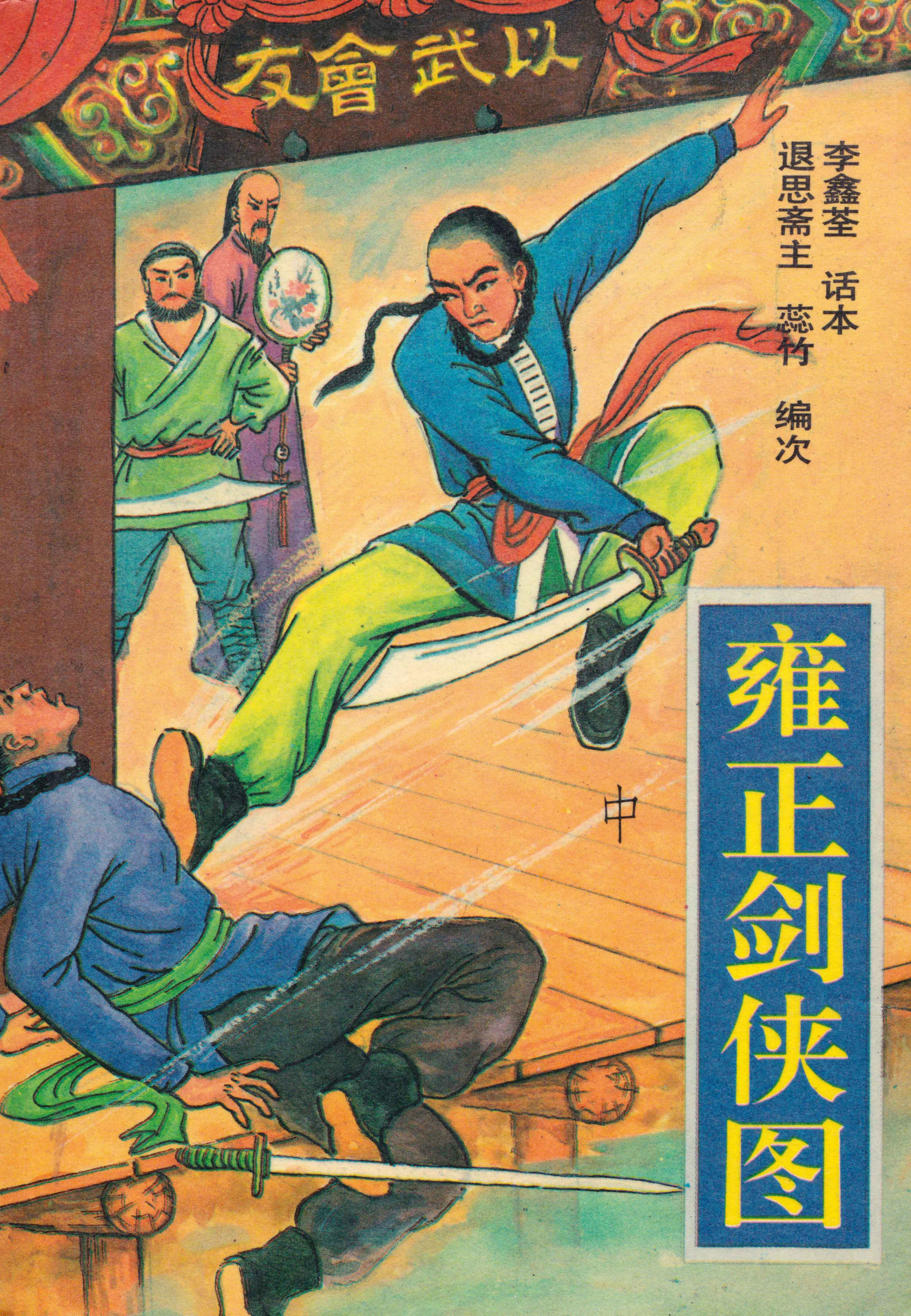

以武會友
李鑫荃 话本
退思斋主 蕊竹 编次
中
雍正剑侠图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石家庄





# 雍正剑侠图

## 中

李鑫荃　话本
退思斋主　蕊竹　编次

# 第二十六回 甘家堡真假童林会 小侠客得遇王十古

上回书正说到，白马河甘家堡投宿，巧遇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夜晚，法广、法铎行刺，他们提出是铁善寺的，老侠侯振远解绑绳释放他们，并且告诉他们，侯某带兄弟童林是日必到铁善寺。其实雍亲王爷、于老侠客，甘大侠都知道镇东侠的意思，可海川就有些不明白，他想：既然这两个和尚是铁善寺的，那就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干脆刨个坑儿，在村外边人不知鬼不觉的埋了算完；再说一看这两个和尚贼眉鼠目，就不是好东西，分明绿林的败类。老侠侯振远可不是这个心。“你不提铁善寺，我们非宰你们不成，提出铁善寺来，你们不说童海川兴一家武术，灭铁善寺的山门吗？连山门都给灭喽，你们铁善寺的弟男子侄能在侯振远、童林的手下逃出去吗？我们放了你，让你的方丈也明白明白，绝对没有这回事。如果你们两家方丈通过这件事与我们弟兄言归于好，武林道我们弟兄多交几个朋友。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姓侯的姓童的是人物，你们这些个晚生下辈，也不斗你们，我们斗的是你们家的长辈济慈、济源，你给捎个信儿得了。”法广跟法铎脸儿一红说：“一命之赐，永不能忘。我弟兄告辞。”两个人一转身形走了。到村外，法广对法铎说：“师弟呀！这个姓于的功夫太好了。”“可不是嘛，要不就在金银乱石岛把咱们九师兄弟全给杀啦。”“我觉着我能跑了哇，没想到我出来站在当院他也到了。这老头子身法太快了。”“我哪，捆你的时候，我从房上下来想给人家一刀，可是迷迷糊糊的就让人给逮着了。”“看来他们的

能耐不错。回到庙里头，咱们得启禀两位老人家多加小心。”于是两个和尚扬长而去。

老几位都来到北房，打发小弟兄睡觉去了，海川有点儿不明白，“哥哥，象法铎、法广这样的人怎么能放了？这与甘老哥哥也不利呀！”侯老侠摇头：“他们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我们是武林的高手。要斗也斗他们家里的大人，象这些个晚生下辈，咱们把他赢了管什么，宰了他管什么呀？”王爷也劝：“海川，你连老哥哥的心都不懂？一鸣二声，你兴一家武术，有人说是灭他们铁善寺的山门，可是你把他们人逮住给放了，这样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海川点头道：“您说得对。”爷儿几个把灯吹了，稍微的一迷离，天可就亮了。

底下人进来，伺候着他们老几位擦脸漱口，便坐喝茶。这个时候，东屋的小弟兄们也全都起来了，梳洗已毕来到上房，在两旁边儿垂手侍立。叱海金牛于恒坐在那儿听他们几位说着话儿，说的都是江湖绿林道的轶事。天越来越亮了，赶紧派人准备酒饭，因为今天爷儿几个要奔铁善寺。还是两大桌，叱海金牛于恒他们这些人一桌，王爷他们爷儿几个一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谈笑风生。正在这个时候，老侠甘凤池可提出来了：“海川哪，看来铁善寺我不能去啦，昨天晚上法铎、法广都上我家行刺来啦，我要还上人家铁善寺去，也太不知趣了。九月九以前愚兄一定到黑熊镇黔南客栈，哪怕给你们哥儿几个背后摇旗呐喊呢，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海川说：“老哥哥，象您这样的大侠，我请都请不到，我给您道谢啦。不过我可没有请帖，请帖完全都拿走了。”侯老侠接着说：“你来了，比什么都强啊。”爷儿几个喝着酒，从外头进来一个下人，慌里慌张，脸色都不对了。看了看大家伙儿，来到甘凤池的背后，一低头，在甘老侠的耳朵这儿嘀咕，说完这人就走了。甘大侠劝酒：“喝

酒，喝酒。”王爷就知道这里有事，没想到刚要问，外头又进来一个，这个可就更慌张顾不得矜持了，到了甘凤池的跟前说：“腿折了，您瞧瞧去吧！”甘老侠把脸一沉：“抬走就是啦。”底下人走了。王爷不喝了，停住问：“甘老侠，谁腿折了？抬哪儿去？请您干什么去？既然我们爷儿几个到一块儿不属外了，您有什么事不可以开诚布公啊。”海川也问：“哥哥，好象是家里出了事儿了。”“唉，也没什么大事。你们爷儿几个打东口来，路北里不有个庙吗？”“是啊，我们看见了。”“那个庙是火神庙，您别看庙小哇，咱们这村儿没店，有住店的就住到那庙里了，僧众们管人家饭，但是也收人家饭钱和店钱。总而言之，他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头几天哪，来了个打把式卖艺的，是个小孩儿，我可没见，也没提名提姓，第二天一清早儿起来，他在火神庙头里就摆了个场儿，跟人家庙里借了两个凳子往那儿一摆。咱们这村里头大部分人都会点武艺，差不多年轻力壮的都跟我练过。有人可就告诉我了，你们哥儿几个、爷儿几个，都是咱们武林本道的人，我甘凤池在白马河甘家堡大小也算个把式匠，你要打把式卖艺，到了我这村儿你先打听打听，有我甘凤池这么一号，您到我家来一趟，倒不是说非得给我买点儿礼物，道个姓说个门户，您怎么撂场都行，如果出了事儿了，我甘凤池还能给你顶着。如果买卖不好不挣钱，您要缺少路费，短个三十两五十两我甘凤池给。可是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到这村儿，不分青红皂白画个圈儿练艺就要钱。有孩子们就跟我提了，说这可是瞧不起您。我说人家年轻轻的孩子，学了几年功夫走到咱们这儿，路费短缺，磨扇儿压了手，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人家为了挣几个钱，还得问本村谁会把式啊？咱们可得把话说在头里，谁也不准到把式的场儿去搅闹。否则，我在水牌上给你除名，你就不算我的徒弟。但是我的傻儿子很厉

害，我又怕有人唆使着他到那儿闹去，我把儿子锁到花园好几天了，不让他出去。嘿，敢情不是那么回事儿。练武艺的小孩子在那一练乡亲们当然要给钱。谁给钱他都拦了，他说：‘您甭给钱，我不要钱！’您看，这不斗气儿吗？有人问他，你打把式卖艺不为挣钱，吃饱了撑的？他说出来了：‘我听说白马河甘家堡有个成名的人物叫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我不为挣钱，就为会会这位甘大侠。’嘿！敢情是会我的。人家是个孩子，二十来岁。我都七十好几了，我跑那儿跟人家帮乱去？我告诉他们：‘不管他，他要打算会我，我决不去。’坏啦，一天就传过风去了，他在场子里头骂上我了。”王爷一听：“还有这事儿哪？”甘老侠接着道：“小伙子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三天了，我就是不出去。今儿个一清早，我有个病徒弟姓穆，叫穆顺，外号儿叫金钢腿。刚才说过啦，这个村儿里的孩子都可以说是我的徒弟，也可以说不是我的徒弟，我没有一个正式的弟子。这个孩子去啦，卖艺的孩子又在说啦：‘我斗的就是这姓甘的，没想到他又不敢出来，难道说他没有徒弟吗？泥人儿也得有点土性啊？出来会会呀！咱们试试嘛！’穆顺病了，在家歇了好几天，他不知道这件事。今天一清早，刚巧碰见这卖艺的小孩非要跟人家比试。头一次，来人告诉我，说穆顺这孩子上那儿去了。二一次来人说，穆顺进去叫人家把腿给踢折了。我说抬家去。哈哈哈哈，得啦，就是这么回子事，咱们爷儿几个喝酒吧。”

王爷站起来了：“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哪。老侠客，这么办吧，我们大家伙儿去一趟。”王爷站起来往外走，海川也站起来说：“大家伙儿先别吃了，走，咱们爷几个瞧瞧去。”于爷也说：“咱们就全去吧！”众位都起来了，陪着王爷往外走，只有傻小子于恒没去。

大家伙儿到火神庙一瞧，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个大圈儿往

里看。众人一看到甘老侠都闪开了，老少群雄挤到里边儿来。海川一瞧，不错，北边就是那山门的台阶，有一张小桌子，上头放着把茶壶，一口单刀立在旁边，还有一条花枪也在那儿放着呢。在桌儿前头站着个年轻人，看上去也就在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细腰儿窄背，小腰儿就一掐掐。面似六月荷花，红中透粉，粉中透嫩，红粉相间，两道宝剑眉，一双豹子眼，皂白分明，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真精神！谁看见谁得爱。小孩儿冲着大家伙儿作了个罗圈儿揖："乡亲们，在下是外乡人，来到贵乡宝地，说我练把式不要钱，我上这儿过隐来啦？还是我吃多了在这儿消化食哪？都不是。我跟老乡亲们一再声明，就是白马河甘家堡这儿有一位化地无形隐逸侠甘大侠客，他是武林道的前辈，我很敬仰他。打算在这儿抛砖引玉，把甘大侠客引出来，我跟他讨教讨教。没想到我到这儿三天啦，这个甘大侠客闭门不出，他一定是胆小微微，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他不出来，没想到今天一清早儿，来了这么一位金钢腿儿，听我说话有点儿不愤了，过来跟我一动手，嘿！也许他在别人那儿是金钢腿儿，在我的跟前是麻秸杆儿腿，一碰就折了。我这一脚踢的可不是金钢腿儿穆顺，我踢的是甘雨甘凤池！我想借他之口，传他之耳，让姓甘的来跟我试试。我跟众位说，从今天起我再练三天，等着甘大侠，我跟他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甘大侠要不来，对不起，众位乡亲，我可就走了。我就为的是讨教讨教，跟甘大侠学两招儿。我不这么样儿人家甘大侠不出来，我这么样儿了他还不出来，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怕死贪生啊！我，说练就练。"

这话老侠于成都听见了，笑着说："嘿嘿嘿，甘爷，这小孩子儿说我吧？"甘爷这气，这老头子，怎么激事儿啊？猛然间人群儿里头有人说话："哟，朋友，你的口气太大了。好吧，我来

跟你讨教讨教。”垫步拧腰“蹭”一下儿，蛮子孔秀就蹿出来了。老乡们一瞧，怎么来个江南人哪？二十多岁白净脸儿，瘦条儿的身材。卖艺人赶紧一抱拳：“师父，怎么称呼？”“你要问我吗？正是刚才提到的，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啊！”旁边的乡亲这个骂呀。因为他们有管甘老侠叫叔的，叫伯父的，叫爷爷的，叫太爷的全有，你提你是甘凤池，合算你成了我们家的太爷啦？再有甘老侠在这儿哪，没有说话。卖艺人上下打量：“朋友，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甘老侠是威名远振的武林前辈，你算什么东西？你给人家甘老侠提鞋，恐怕人家都不要你。”“这叫什么话！你怎么这样说？”“甘老侠是七八十岁老成持重的前辈，人家有胡子，你的胡子哪？”“噢，我的胡须嘛，啊，我告诉你，我怕吃饭碍事嘛，昨天把它刮了。”“哈哈哈哈……”老乡亲们也都乐了。

卖艺人见他说瞎话不挑好日子，便道：“你要说你是甘大侠，那我就不跟你动手了。你到底是谁？”“好了，我告诉你吧，我家住在杨州，姓孔名秀表字春芳，外号儿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他一边儿说着名姓儿，一边儿往前走，说到“物”这儿猛的一伸手，“唰”的一下子，并食中二指对准这卖艺人的眼睛就来了，这叫金龙吐须。其实这卖艺人受过高人的传授，一瞧他指手划脚往前走，就知道他要动手。这小孩儿没动地方，只见他往右边儿微然一甩脸，伸左手一立，一掏孔秀的手腕儿，“腾”的一下，金丝儿缠腕就给拿住了。其实卖艺人要伤孔秀，只要一抬腿，左手攥着你的胳膊腕子，右脚一蹬你的胸口，能把你这手腕子给你抻折喽。但人家刁住了孔秀的腕子一伸右手，大鹏展翅，左手一撒，一碰他胳膊，这孔秀乐儿大啦。噔噔噔，扑通，来了一个大坐墩儿。看场的人们哈哈都乐了。孔秀起来说：“这叫什么话？我替你们本地的甘老爷子挣

面子，你们倒耻笑我输招。”其实他也知道寒碜，脸儿一红，钻到人群儿里头，站在阮和、阮壁这些人的后头不言语了。

卖艺人大笑：“哈哈哈哈，众位，这位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乡亲们，留神您的兜儿里头要有钱，可别让他给取了去呀！”大家伙儿这才明白，敢情这个外号儿是小偷儿。孔秀这个气。这卖艺人接着说：“他哪有本事呀，我想这个人可能是甘大侠客的弟子吧？还有哪位？想过来试试吗？”刚说到这儿，打人群里头飞身形进来一个小孩儿说道：“赢个三阵两阵，败个三阵两阵都无足挂齿，你又何必口狂呢！不才在下跟你讨教三合。”这个卖艺的上下一打量，进来的这个小孩儿，中等的个儿，细腰窄背一身蓝，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颈，瓜子儿一张脸儿，修眉大眼，鼻直口正，一双元宝耳，长得俊极了。原来是多臂童子夏九龄。卖艺人问：“好了，你打算跟我动手，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只要一拳一脚把我赢了，我马上告诉你名姓儿。”“哈哈哈，我也是这意思。你只要赢了我，我告诉你！”“那好吧。既然不报名姓儿，你请吧。”夏九龄往前这么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乌龙探爪，“唰——”的一下儿就到了卖艺人的胸前。卖艺人往左滑步，立右手这么一穿他，左手从右臂胳膊肘底下出去了，往前一抢步，进步掖掌奔面门来了。夏九龄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左腿走扫堂，右腿当轴儿，一阵风儿一样，老虎甩尾巴“唰”的一下儿。卖艺人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迈过夏九龄的腿，举双拳奔夏九龄的顶梁就打。夏九龄往旁边儿一闪身，两人插招换势打在一处。

九龄这孩子功夫不错，又聪慧，搂打搪封、踢弹扫挂，脚尖儿点地身法很快。卖艺人一边儿动着手，一边儿看夏九龄的本领，暗自点头，这个小孩儿，比刚才那个南蛮臭豆腐可强得

多。走行门让过步，七八个回合，这就很不错了。夏九龄上右步一个丹凤朝阳，右手照着卖艺人的太阳穴一打，这个小孩儿就势往下这么一掠身儿，汆头一躲，右脚往中宫一插，伸右手一个摔子，就是反右手。“啪”一砸夏九龄的胳膊，夏九龄往后一撤步，他猛的一上左步往下一矮身金牛拱地，在夏九龄右腿的腿肚子上“啪”的一下，就打上了。夏九龄“叭唧”就一个跟头。王爷怪心疼的，嘿，他怎么把九龄给打了。夏九龄一折身儿起来，脸臊得跟红布一个样儿，面红耳赤啊。人家这打把式卖艺的一抱拳，“朋友，不问你的名姓了，请吧！”九龄这寒碜喽！低着头出去一句话不说了。

卖艺人刚要迈腿，打人群儿里头又出来一位：“相好的，来吧！我跟你试试吧。”玉麒麟司马良进来了。“我跟你讨教讨教。”“你怎么称呼啊？”“朋友，你要问我，复姓司马，单字名良，有个外号儿，叫玉麒麟。”“喝！外号儿可好哇！来请吧。”玉麒麟司马良往前一抢身儿，双手晃面门，脚踏中宫就是一个对面中扶手，照着打把式卖艺的这个年轻人的前胸就按下来了，卖艺人往旁边儿一闪身，上右步叶底藏花就是一掌，照着司马良的左肋下打来，要是戳上，真能把肋骨给戳折喽！玉麒麟司马良也知道这小孩儿厉害，张飞大骗马脚尖儿一点地“唰——”的一下儿，从他胳膊上头蹿过去，右手的拳照着他的胸口上就到了。卖艺人白马卷蹄，拿左手往下这么一挽，司马良就势坠肘沉肩右脚扎根反过身来，十字摆莲外合腿，照着卖艺人的太阳穴就踢。这个卖艺人一琢磨，他的功夫可不错呀！往后一撤身儿，双手封住门户，两个人彼此到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两个人好快的身法。司马良的能耐是比夏九龄强，但是十几个回合开出去，司马良不敌这打把式卖艺的小伙子。司马良一斜身，右脚扎根抬左脚就是一个搬尖儿脚，照着卖艺人的小肚子

就点来了。这个年轻人上右一叉步，微然一斜身，司马良这脚可就空了。人家就势用左手一挽他脚腕子，伸右手顺着他的大腿这么一拨噜，正把司马良的腿给攥住了。说真的人家一使劲儿司马良的腿都能折喽，不过没有，只这么一搡，司马良出去一溜滚儿。司马良就地十八滚“噌”的一下儿起来了。一句话没说，抱了抱拳，掸了掸土，低着头出去了。

这时候，场子里头可很静啊，这位打把式卖艺的年轻人作了个罗圈儿揖:“乡亲们，这两位听口音不是咱们本地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儿来的，咱们不知道，能为嘛，还是过得去。不过要跟我比试，还差得多，因为他们能耐到底还是不成。要冲这个能耐呀，好象不是跟师父学的。”他底下可要说出难听的话来了，是跟师娘学的。海川可不能让他说出这句话来，海川一扬手:“朋友，不要口狂嘛。”迈步就进来了。年轻人一抬头看见海川，虽然海川跟个农村的老乡打扮一样，土黄布裤子汗衫儿，左大襟白骨头纽子，粗蓝布大褂儿又肥又大，可是浑金朴玉，很有气度。老乡们也都纳闷儿，好象这位乡下人是跟着甘老侠一块来的。与虎同眠焉有善兽，与凤同飞必定俊鸟。怎么这甘老爷子会认识这么一位啊？刚才那几位都很精神，可打不过这位卖艺的，怎么这位乡下人倒进来了哪？老乡们就更往前挤啦。这人是越来越多，本村的人全来了，连外村走道路过的也全都围上来了。这位打把式卖艺的，仔细一看童海川二眸子光华乱转，眼神特别地足呵，他心说，你别看这位穿着打扮怯，这个人的功夫不怯，最起码得有很好很好的武功之底。卖艺的年轻人一抱拳:“老师傅，您贵姓呵？”海川一想自己在这通名姓不大好。“噢！我的名姓你不用问，如果你要输给了我，那就更甭问了；你要赢了我，我可以告诉你。不过，我倒想问问你叫什么呵？”“哈哈哈哈，师傅，您不提，我也不能提。”“你还

是提提吧，当着这么多的乡亲们，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伙儿知道知道。”“这位师傅你一定要问，唉呀！这儿有板凳，你坐住了，我告诉你。不然的话，我的名姓儿太大，回头你不坐这儿，也许来个跟头。”哎哟！老百姓也都含糊了，这位怎么称呼呵，会让人一听名姓就吓个跟头。海川说：“好吧！我运运气，我站稳了，不用扶着墙头，不用扶着树，也不用坐下，你提出来我加小心就是了。”“那好吧！在下我家住直隶省京南霸州姓童名林，字海川，北高峰献艺贺号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这么一想，你叫童林，我上哪儿去了？他这么冒充我的名字，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你知道这童家村在哪儿？童林住在哪一头儿呵？嘿！老少群雄也都愣了。哟！敢情这位也叫童林哪！也是北高峰献艺贺号的。别人都可以，唯有孔秀骂街：“混账东西，你真是王八羔子，你怎么冒充我师父的名字呵？你要是童海川，我不成了徒儿了吗？”海川倒没反驳他。“噢！原来是童侠客，久仰大名呵！”卖艺人大笑着说：“哈哈哈，朋友，既然知道我的名字，你就不用磕头行礼了。”海川这气，又指着假童林说：“我也没磕呵！好吧！童师傅，我来讨教讨教你的功夫吧。”“可以。咱们是讨教什么呢？”“枪、刀、军刃、拳脚都行。”卖艺人说：“不过我这只有一口刀、一条枪，拳脚咱们二位都有。”

乡亲们搭茬了：“老师傅：你们二位要是比武的话，我们家里都有刀有枪，我们给您拿去。”人家白马河甘家堡这村家家都有。有人“噔噔噔”就近跑到家里，一人扛了好几条枪，拿着几口刀进来之后，“叭啦啦”往那儿一搁，“这回您够使的了吧！”“你看，枪也有了，刀也有了，童师傅，来吧！”“咱们是使枪还是使刀呢？”“好。我先讨教讨教您的枪法。”这个打把式卖艺的童师傅伸手把枪拿起来了。海川一伸手也拿起一根蜡杆枪来。说这条枪好使不好使，海川倒不在乎。阴阳把一合枪，“叭啦”一

颤，“丁”字步往这一站。“来吧，童师傅，请进招！”假童林往前一赶步，也是双手合枪，“叭啦”一颤枪。有点儿功夫，狸猫扑鼠，照着海川的胸前“唰”的一下，枪走一条线就到了。海川也是四平的架子托着枪，一看假童林的枪来了，前把往里这么一合，“叭！”海川手里的枪杆儿就跟面筋似的一抖把，把假童林的枪给缠住了，四外里人多，海川不敢往外抖，一抖他的枪就飞出去了。海川往下一压，一下子就把假童林的枪给夺出了手，然后就势推后把这儿一斜，上右步一带枪，这手功夫叫“外带还”。好厉害。枪撒手了，只有一闭眼，等死吧。海川这枪到了假童林的哽嗓停住了，离他的嗓轴子也不过一韭菜叶的距离。大家伙儿看着好悬那。王爷吓了一跳，心说，你别给扎死呵！枪虽“唰”的一下就到了，但是海川有份儿，停在嗓轴儿头后，轻轻叫了声：“童师傅。”这假童林把眼睛睁开了：“啊？老师傅！”海川一笑：“哈哈哈。算你输呵还是算我输？”假童林脸一红：“老师傅，您的枪法十分高明，在下输了。”“噢，好。”海川把枪放到地下。这位假童林也把枪捡起来立在那里，他这么一琢磨，也许这位枪法太好，我成了孔圣人门前卖百家姓的了，看来错了。我跟他讨教讨教刀吧。“老师傅，我还想跟您讨教讨教刀法。”海川点头：“童侠客，可以呵！请吧！”再瞧这假童林一伸手把刀拿起来了，按刀把一顶崩簧儿，嚓楞楞一声响把单刀亮出来了。海川也把老乡送来的刀拿起一把来，合住刀把，往后一撤步，夜战八方藏刀式：“请进招。”假童林一想来吧，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挂着风声，对准海川脖子的左面就劈来了。海川推刀把，身子一横，右步在先，左步在后，一斜身，伸左手，一点他拿刀的里边腕子，海川的劲多足呵！金钢指“当”这么一点他，他就觉这手腕跟要折一样，假童林就把刀给扔了。海川往前一上步，身

子一转，一阵风似的，刀就奔他双腿来了。卖艺人脚尖一点地，蜷腿一跳，旱地拔葱起来，没等他落地，海川的刀又回来了，这叫“猛虎寻食”。等假童林落地站稳，海川的刀也落到了他脖子上了:“童师傅，怎么样呵?”哎哟！这假童林脸儿一红，他想，这下可不干了，刀也好、枪也好，一招不走我就输啊，这位老师傅可够高的。他脸色难看地说:“呵，老师傅，我输了。”海川把刀撤回来，刀入鞘，往地上一放。假童林也把刀捡起来放在刀鞘以内，搁到旁边。他这么一琢磨，嘿，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哪。这个乡下人大概枪法、刀法都好，可能拳脚就不灵了。想到这里，抱拳拱手说:“老师傅，我还有不情之请。”“呵，好啊！童侠客，你说吧。”“我打算跟您讨教讨教拳脚。”海川大笑:“哈哈哈，讨教拳脚也可以。不过，当着这么多的乡亲，咱们俩人得挂个彩头，你认为怎么样?”假童林想了一下:“您说吧，挂什么彩儿?”“这样吧，如果动拳脚，你要把我赢了，我拜你为师。”假童林一听:“行了，我算收下您了。”孔秀这个骂，混账东西，找我老人家的便宜。大家伙儿一想，这小孩怎么这么狂啊。刀和枪你都输了，拳脚又有什么出手的?

海川说:“好啊，童师傅你要把我赢了，我拜你为师，那么一时侥幸我要把您赢了呢?”这假童林一摇头:“阁下办不到。”“哈哈哈，那么万一我要把你赢了呢?”“好吧，当着众位乡亲，您只要把我童林赢了，我立刻磕头，拜您为师。”海川接着说:“说话可得算话呀。”“哎，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岂能反悔，何况我是堂堂的侠客。”“哈哈哈，好好好好。既然如此，请吧。”

“请老师傅您亮个架。”海川一想，他要看我是哪一门的招术，我不能让他看了去。练武术，决不能叫您瞧出我的招数来，这叫拳打两不知。海川往后一撤步，右手攥拳，左手伸

掌，一搭自己的拳，丁字步一站："朋友，请吧。""哟！"这假童林看不出海川是哪门功夫来，他也往后一撤步，一抱拳："请！"两个人彼此道请，脚踩黄瓜架，欺身进招。这假童林左手一个引手，上右步，掌挂一团风，对准了海川的胸口就摁。您别看他年轻，功底很好。海川这么一瞧啊，他这个拳脚的门房可能跟自己接近，都属于内家功夫。海川就势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一长身双手一扶这个假童林的胳膊。假童林坠肘沉臂往后一躲，他知道这胳膊真叫人家摸住，自己就输了。海川就势左手一挑，右手在底下往前一探，来了一手麒麟吐书，对准假童林的胃脘穴就摁。假童林往后一撤步，一立左手，右手护住中脐。一立手往外一挂，伸手奔海川面门就打来了。海川往旁边一闪身，凭海川的能力，赢他很容易，但是海川要看行门，让过步，两个人都是脚踩八门，身法展动。叭叭叭，连拆十几手。假童林愣了，哎呀，看来这位师傅跟自己的门户接近，相反，人家功底惊人哪，比我可强多了。我冒充人家童老师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的输了，我可就给童老师丢脸了。自己加着小心进招，但也不行，人家哪一招都欺着自己。假童林心说，坏了，我非输不可。十几个照面，海川一瞧，他的功夫就顶到这儿了。他左手的掌奔面门，海川岔左步，一伸右手，金丝缠腕一拿他，伸左手往前一搌，跟着就象是双手拧麻花。他在达摩堂里就用过这手功夫。左手一转，右手顺着左手底下一穿。这手功夫叫"摁掌"。只见海川往下这么一按，轻轻用三个手指头一拍假童林的肩膀头，他就退了六七步，"咕咚"来个屁股墩儿。"哗——！"你把人家村里的人都给得罪了，你把人家甘老侠的弟子金刚腿穆顺的腿给踢折了，到了现在你输了，人家老乡们还不趁心哪。"哗——！"真有喊好的。

海川往前一赶步，一伸手，把这卖艺人搀起来："童师傅，

你可输啦。”这假童林没起来，就势跪在童林的面前了：“老师傅，我还不知道您老人家上姓高名。刚才言犹在耳，我输给您，拜您为师。我现在就给您磕头，我算您的弟子了。”童林这个人，一生的秉性脾气就是说话算话，童林就赞成这样儿的。这小孩不错，当着这么多人，给我跪下了，输给您了，我就是您徒弟了。海川反倒笑了：“哈哈哈！哎呀，小伙子快起来，快起来，有什么话你也得站起来说。不过刚才的事情，是你我闹着玩的，戏言岂能算数？不能拿它当真事。”假童林非常诚恳，他说：“不，老师傅，我虽然年轻，我一辈子也不敢说瞎话。您认为是戏言，我可是诚心敬意说的。我输给您了，我就是您的徒弟。请问，老师傅您贵姓啊？”海川很受感动：“呵，你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哈哈哈，你刚才提的你叫什么哪？你不是说你家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吗？巧了，我就是童林童海川。”这个小伙子脸一红：“哟，您是鼎鼎有名的童侠爷，我可给您丢脸了。不过，输给您倒不算丢脸。请您把我收下吧。”这个时候王爷、西方侠于爷、侯爷、甘凤池、二爷侯杰都进来了。老侠甘凤池过来一搀他：“起来吧，有什么话到寒舍去讲。”老头儿乐呵呵的跟这年轻人说话。这年轻人一抬头：“老爷子，您贵姓啊？”“我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位胆小微微，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不敢惹事的甘雨甘凤池啊。”“哟！”这卖艺人的脸蛋跟红布那么红啦，跪下去低着头愣了半天，又把脑袋抬起来：“老侠客爷，您老人家是武林的前辈，鼎鼎大名的人物，哪能与无知小子一般见识。”老侠甘雨大笑起来，连连点头：“哈哈哈，说得好。小伙子，快起来吧。”

“晚生遵命了。”这个人站起来了。甘老侠说：“乡亲们，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乡亲们都散了吧。”这卖艺人可说：“我这儿还有点东西，是跟庙里头借的。”说

着便把桌子板凳搬进去了，然后他拿出一个哨码子来，提拎着由打庙里出来了，大家伙儿一同赶奔甘老侠的府上。

来到客厅以后，家人把残席完全都撤下去，桌椅恢复了原位，甘大侠才把这卖艺人拉过来："这儿来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年轻人把哨码子往旁边一放，甘老侠这才挨着排的介绍。这位是王爷，这位是谁，这位是谁。甘雨甘风池都介绍完了，这卖艺人重新跪到海川面前："没有别的，我就是找童师傅来的，我给您磕头，拜您为师。这么办得了，请甘老侠客爷作我的保师，我再请出一位代师来，叫保代二师，正式的头顶门生贴，磕头拜师。"海川听了一摆手："你拜与不拜，我收与不收，咱们先不能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从哪儿来啊？""师傅，您看这个得了。"这个孩子从哨码子里拿出一个信封来，双手一递。海川接过来一瞧，信封上写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贤弟亲启"，底下写着"内详"。管我叫兄弟，写着外号，这到底是谁呀。打开书信看了半天，也不明白。"这么办吧，你还是说说吧。"通过这个年轻人，又给童海川引来一位护心口的好朋友，武林中出类拔萃的老侠客。

这位便是三十六群侠之首，年龄没有西方侠于成大，论功夫实在比于爷都强的，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八卦堂药铺经理，姓王，名叫王十古，江湖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到广东拜访的那个王老侠就是他。洪炳南到了人家门前一看，上面写着"今日停诊"。王老侠不瞧病，他才改奔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拜见欧阳老仙长。

王十古确实是内家功夫，太极八卦，内家两门都很好。但是他跟少林寺有关系，幼年三入嵩山少林寺，在大殿的匾后头巧得十三节人骨宝鞭，又在后阁佛得天罡鞭图。这是人家嵩山少林寺原来老方丈普净普师父暗赠王十古的东西。王十古在少

林寺山门磕过头，是记名弟子，所以王十古也算少林寺的徒弟，而且他本身还有一门兵刃，就是五行八卦掌。他不但会使鞭，而且还会这种绝艺，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生只教了一个弟子，南京人，姓应，叫应太和。这个徒弟由于眼睛总红着，得了个外号叫金睛红龙应太和。王十古老夫妻两个对应太和特别的疼爱，他的功夫也确实不错。

出师了，应太和打算回家去瞧瞧，师父师母同意了，他带着银两路费，辞别了师父师母，从广东就回南京了。到了自己的家中，父母双亡，就剩下了他一个人。街坊邻居听说应太和去广东跟王老侠学艺出师了，建议他在家成立个把式场，应太和听后很高兴。就在家里戳起个大杆子来，成立了把式场。上元甲子，人人好武好练，很多年轻人就头顶门生帖，拿着束脩银子来了，他们拜应太和为老师，这样他就教上场子了，还很有几个不错的徒弟。应太和在这儿干了三年，还真出名了。

这个时候，从陕西来了一位把式匠，姓铁叫铁金龙，铁爸清真，功夫很好。他到南京也是访友来了，听说有这么一位应太和，可就到这儿来了。进了把式场儿，不说三不说四，直接了当的对应太和说:“听说你应太和有能为，我是陕西铁金龙，想跟你讨教讨教。”应太和一想，这是踢把式场的来了，硬胳膊根儿啊。无奈只好说:“好吧!”两人一下场子，三次比武，叫铁金龙把应太和踢了个跟头。应太和说:“得了，我连家都不要了。”就把这把式场交给铁金龙，应太和回广东去了。到广东，见着师父行完礼，又拜见了师娘。

晚上吃完饭以后，老侠王十古就瞧他有事儿:“太和啊，你回家好几年了，怎么又回来了？在家干什么来着？我看你好象有心事。”应太和一听扑通跪下了:“师父，说真的，弟子我没什么能耐，回到家中乡亲撺掇我，要在南京立个把式场，这样，

我便教了十几个弟子，混得还算不错。没想到，从陕西来了一位清真大爸叫铁金龙，进门就踹了我仨跟头，把式场叫他给夺去了，我又回来练艺了。”老侠王十古笑了:“哈哈，你哪是回来练艺呀，你是惦着让我替你找场子去。太和呀，当初你说要回家祭祭祖，看望看望，我才让你回去。可你要说回家立把式场，师父我可不让你去。你现在这点功夫哪能成啊。你回来让我给你找场子，噢，我去南京把人家铁爸儿给打了啊，你甭想，这我不干。既然把式场叫人踢了，你就别干了，好好在家里侍奉我二老夫妻，你再练些年，然后再回家。”应太和是个老实人哪，他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又跟师父练上艺了。

过了两个月，谁也没想到，老侠告诉应太和:“写出个条儿，咱们不应门诊了。从明天起，为师我要出一趟门。”次日清晨，老侠王十古把十三节人骨宝鞭围在身上，银两路费带足了，但没骑马。又把俗家衣服脱了，换上一身不太好的老道衣服，作为出家人。因为出家人不被旁人注意。王十古手拿着拂尘，从广东起身形可就奔南京来了。您以为他真不管徒弟的事，不可能啊，打狗你还得看主人，你随便把我徒弟打了，那哪成啊！但我不能当着我的徒弟找你。要那么一来，我算助长我徒弟的依赖思想，所以我暗含着来。一路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游山玩景，王十古多年没离开广东了，这次也顺便的遛遛逛逛。等到了南京一打听，才知道铁金龙也没干几天。

铁金龙把应太和打跑了以后，自己接过这个把式场来，人家乡亲可就告诉他了，说我们这应太和公子，你知道是谁的徒弟吗?”铁爸儿说:“不知道啊。”“他是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八卦堂药铺掌柜的，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的徒弟。”铁爸儿一听，心说，这可麻烦了，我打了人家徒弟，人家师父能不来吗？师父一来我准趴下。第二天，铁金龙收拾收拾东

西，卷着铺盖卷吓跑了。结果应太和这把式场就散了。等老侠王十古来了，这儿什么都没有了。暗中着一打听，才知道，吓跑了铁金龙。老侠王十古心说，铁金龙，算你便宜。不然的话，哪能让你随便把我徒弟打了，得啦，既然来到南京了，六朝金粉，我为什么不多游逛几天呢。这样，老侠王十古就找了个店住下来了。每天出去游山逛景，一晃就好几天。

这天，天快黑了。老侠王十古在江岸上溜溜达达的悠闲的看这江景，几棵大树下边有点荫凉，水面上弯着一只船。听得见“叭叭叭”打孩子的声音。“我打死你，我不要你了。我打死你，我给你偿命。我不能让你再搅我啦。”旁边还有几只船，只是没人管。王老侠可就溜溜达达的过来了。这是只渔船，还晾着渔网呢。在船头上有个老头儿，也就在四、五十岁。渔家人嘛，系着围裙，身上还挂着一片一片的鱼鳞。他正摁着一个孩子打呢。孩子穿的破衣烂衫的，可长得浓眉大眼，圆方脸，精神极了。老头这顿打呀，可真够厉害的，把孩子的屁股蛋子都给打肿了。但是这孩子闷着头的挨打，咬着牙，瞪着大眼睛，看着老头儿，就是不出声。别的船上也有人站着瞧的，抿着嘴乐的。王十古看不下去了，老侠客就顺着跳板到了船上。“无量佛，这位老家长，你为什么打你的孩子？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嘛。”这位老人喘着粗气：“他是孩子，可他惦着要我的命，我不打死他我就甭活了。仙长，最好这事儿你别管。”敢情这老家长真生气了，呼哧呼哧直喘，汗都下来了。老人家过来给拉开了：“孩子们哪有不淘气的，你这么打，他受得了吗？再说打几下，出出气就成了。”“不！我出不了气。”“这孩子不是你的儿子吗？”“不，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我就给扔江里了。当然也淹不死，他会水。”王老侠不解地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头叹了口气说：“唉！我姓张，是个孤身汉，家里有这么只船，我

就是靠它打鱼吃饭，我打了一辈子鱼。我有个街坊，就是他父亲，他们家姓刘，这孩子小名叫俊哥儿，也是打鱼的，吃这顿没鄴顿的。没想到这孩子生下来到两岁的时候，他父母染时疫而亡，剩下这么一个孤儿。怎么办？我们这儿都是穷人，养不起呀！我一想怪可怜的，得了，谁让我跟他爸爸不错呢。老两口子都死了，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孩子饿死，这样我就把俊哥收留在我的船上。没事让他刷刷船，晾晾网啊，他什么都肯干，这一晃就是好几年，现在孩子都七岁多了。”“那么你为什么打他啊？”“嘿，要说这孩子还真听话，也不淘气，没有惹我生气的地方，可是我非打死他不成。”“唉，无量佛！这个事倒新鲜。”“道爷，你不知底呀，我每天辛辛苦苦的打鱼，等到晚上，我从这戽里往外一提鱼呀，我就纳闷，死鱼全都在里头，凡是活鱼，没有啦。哎呀我这戽漏啦，怎么活鱼都跑了呢。每天如此，给我剩点子死鱼。死鱼到街上不卖钱哪。我这活鱼哪儿去了呢，我可就搁上心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撒网的时候，他到戽斗里去拿鱼，把我这活蹦乱跳的鱼都给扔江里去了。我打他，他还给我往江里扔。吃我害我，我还不打死他？”

老侠王十古一想，这小孩可也是怪呀，人家这么大年纪，养你好几年了，活蹦乱跳的鱼不卖俩钱，你全给扔到江里，这不象话呀。老侠王十古可就过来了：“小孩呀，人家这位张大伯说得对，他这么大年纪，风里来雨里去，风急浪险，好容易打点鱼以资糊口，可是活的都叫你给放到江里头，到市上卖钱卖不来，你也得吃饭哪，你这孩子可不对，这不成了吃人家恨人家吗？”小孩听了，把脸一沉说道：“您这位老仙长这么大年纪，胡子都白了，可说出话来叫我生气，你少理我。”王十古一听，这小孩对我也有意见哪。就说：“我为什么少理你，道路不平旁人铲，你做事不对嘛，你把活鱼都给放了怎么算呀？”“那我问

问你，你们出家人讲的都是什么呢?”“啊?出家人，讲的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怀呵，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别说了，什么叫慈悲为本哪?”嘿，他跟老侠王十古咬字叫真了。“慈悲，你抬脚都不伤一个蚂蚁的命，难道说我放点儿生，有什么不行的?这个鱼在水里头悠然自得，挺好的，都叫大伯给打上来，卖给人家炖了。你说我给放活不好吗?”老侠王十古一想，哟!他把我给问住了，就说:“唉，我收你做个徒弟，你乐意吗?”“道爷我谢谢您了。在家晚傍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街坊大伯净给大伙儿讲故事。说真的，我不愿意跟你老道去，就是将来您死了，那庙归我，这管什么?怎么能够扬名显赫呢?”王十古点头:“有出息。我这个老道不是真的，我会武艺。我惦着收你做个徒弟，教你一点武艺，文武两科，用于正途，将来都能够飞黄腾达。你说好吗?”“哟，老人家，您真的会武艺?”“啊，我怎么还糊弄你呀。”“那我愿意拜您为师，您收留我吧。不过，五六年来，张大伯把我养这么大了，我腰里分文皆无，要真离开他，我就没日子孝敬他了，您要打算收我作徒，您起码拿出十两二十两银子来，作为我这几年的饭钱，给我大伯，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老侠听了，很是感叹:“好，老朋友你过来。你听这孩子说话，象没心肠的人吗?”“有这句话我就领情啦，您把他带走吧，不然的话，我们爷儿俩都得饿死。我打鱼，他放鱼，我怎么也打不够呵。他走了我一个人打点鱼也够吃够喝了。但是我希望您好好的照顾这孩子。”“无量佛，你都不虐待他，我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虐待他。”老仙长一伸手真掏出纹银二十两。说真的，张大伯打三年鱼也挣不了二十两呵。“哎哟，道爷我谢谢您哪。”小孩忙说:“大伯您拿着吧，就算我孝敬您的啦。将来我学好了能耐，长大成人，我能挣钱了，只要您老人家硬朗朗的，我一样孝顺您。”“好孩子，好孩子。”老人说

着话进了仓里头，拿了几件破衣裳，交给小刘俊。小孩儿带好了，在船上给大伯叩了八拜、洒泪分别，老仙长把他带走了。

爷儿俩先回店，第二天，给他买了几身合适的衣服，让他沐浴更衣，剃了头，打打辫子，带着小孩回广东了。

来到家中，金睛红龙应太和把他们爷儿俩接进去。老侠王十古便把收徒之事一说，应太和也很高兴。王老侠又说："这小孩姓刘，小名叫俊哥，就给他取名叫刘俊吧。带到你师娘那儿去，叫师娘看看，我收了个小徒弟。"应太和把刘俊带到后头，跟老师娘见面。从打这天起，老侠王十古就不让这孩子离开自己了。眉听目语，老侠客要想喝水，甭说话，用眼睛一看那茶盅，这孩子就能明白了，十分聪明。王老侠一高兴给孩子盘腰窝腿，七岁正好练功。三十六大架，七十二小架，王老侠越做越高兴，这孩子颖悟非凡，闻一知十。架子站出来了，就打小拳，一趟拳、两趟拳、三趟拳，慢慢的二五更的真功夫就搁上了。王十古可说："太和啊，瞧你师弟了吗，将来比你强。"应太和随即应道："这个孩子不但腰腿好，而且很聪明，我忒笨。""唉！你知道这一点就成。"

爷儿仨一块儿，耳鬓厮磨，昼夜练功，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就将近十三年，刘俊都二十了。文的也好，武的也好。老侠教给这孩子一对链子镢，上中下走三盘，七十二式。拳脚更好。王老侠给孩子起了个外号，叫穿云白玉虎。但是，一来，老侠年岁太大了，二来药铺太忙，刘俊这个孩子的功夫不能搁下，正在上长之际。王十古就跟刘俊商量："俊哥儿，我打算给你再介绍一位老师，成吗？""您给我介绍谁呀？我在您这儿学得挺好的。"王老侠说："孩子，我想，一来你应当回趟南京，到你父母的坟前祭奠祭奠，然后买点东西，瞧瞧那位抚养你长大成人的老伯，看看街坊邻居。二来我这药铺里瞧

病的病人太多，我照顾不过来了。最近有朋友到我这来，听说新近有一位新出世的朋友，兴一家武术，很年轻，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我虽然不认得他，但他要兴一家武术，就必须广收弟子。徒弟多了，枝繁叶茂，他这门户才兴得起来。你去给他当徒弟，他学得是八卦蟠龙掌，与我教你的武术正接近，你给他磕头是正合适，好好学习，将来能够成大名呵。”刘俊真不乐意，但师父既然说了，也就没法子了。老侠就给童林写了一封信:“不知名的朋友，我拜托你收下这孩子，是我教的，将来咱们有机会见面，我一定面谢。”信写得很委婉。王老侠又给俊哥拿了一百两银子做路费。刘俊辞别了师父、师母、师兄，拿好链子镢就奔南京来了。

来到南京如意桥，真是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已凋零。虽然说自己才二十岁，可是离家已经十三年啦，景物全非。他买了把铁锹，先到父母的坟前，除去荒草，填了填坟磕了头。再打听张大伯，头七八年就故去了。最后跟街坊邻居问候，大家才认出他是俊哥来。刘俊把自己学艺的经过从头至尾说完了。街坊们都赞叹:“哎呀，孩子，你回来太好了。你们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可都完了。”“您放心，房子我不要了，我也不准备在这儿住啦，还得继续学艺。”这时，有人告诉刘俊，说咱们如意桥也出过把式匠，现在搬到白马河甘家堡住去了。他就是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成了名的人间侠客呀。“噢，咱们这儿也出过人物。”“对了。”刘俊可就想起临走的时候，师父说:“给你写了封信，但我不认识童林，人家童林要是不收你，你也甭难过。可以另投师门，只要是好人，功夫好，你就能跟着他多增教益。不管是谁，都是师父。”刘俊一想如果真找不着这位童侠客爷，干脆我就拜这白马河甘家堡的甘老侠为师。这样，他在村里呆了几天，辞别乡亲们，可就奔杭州找童

林去了。一打听，两次杭州擂，童海川掌打法禅僧，南北昆仑会，双钺分双剑，北高峰献艺贺号，这些事家喻户晓，传为美谈。刘俊下了决心非拜童林为师不成。后来跟人家一询问，才知道童林奔云南八卦山，寻国宝，捉二寇去了。这么着刘俊也奔云南这边来了。他想找着童林是不容易的。等走到白马河甘家堡投宿到火神庙，听庙里的和尚说，才知道这就是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的府上。刘俊当时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是第二天拍门找，我给您磕头，又怕人家不收。相反的这甘老侠客到底有多大能为，自己也不知道。再者我还惦着拜童林哪。为这个刘俊才搁这个把式场，和人家庙里和尚说好了，我租赁你们几条板凳，一张桌子，租赁你们的刀和枪，我在这练练功，挣几个钱。哪知道他搁上把式场，就为了访甘雨甘老侠。一说大话，人家不出来，穆顺来了，一个进步截腿，把穆顺的腿给踢折了。没想到这会儿来了这么多的人，连老带少，刘俊一瞧就知道了，这里头准有甘凤池。果然到现在一动手叫海川给赢了，这下来到甘老侠的家中与群雄见面。

自己拿出信来，童林一瞧，有些不明白。刘俊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这么一说。海川听完了才说:“哎呀，我跟你的令老师也没见过，我童林年纪太小，比你大个十来岁。怎好为人之师，我教不了你呀，看来王老侠这不是错荐了吗?”甘凤池一摆手:“海川，你这话不对，有教无类。这个孩子奉师命来的，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又看得起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慕名的朋友更要紧。再说你自兴一家武术，别人的功夫再好，他不会你的功夫呵。谁给你磕头你都可以收下。你的摆法别人不会，你怎么能说不能当师父呢？于老哥哥您说对不对?”于老侠点头:“海川，你应当收。高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怎能认年龄而不论功夫呢？这么办吧，当着王爷，甘大弟

的保师，我的代师，咱们立刻写门生帖，让刘俊正式磕头拜师。海川哪，人丁多，门户兴旺。一个徒弟没有，你再好，一个人成吗?”海川只好答应:“嘿，哥哥们说的倒也是，王爷，那么您看我能收徒弟吗?”王爷乐了:“这不太好了吗，几位老哥哥都捧着你，刘俊这孩子也确实不错，很好很好。”“侯老哥哥、二哥哥，你们认为怎么样?”二位侠客爷都说:“海川哪!收徒弟吧，没徒弟不成啊。众位哥哥连王爷都向着你呀，你看王十古老侠客给你教了十二三年了，他功夫这么好，你收来多省事呀。”海川点头应允:“那么好吧，甘老哥哥，您替我准备吧。”

童林自己写牌位。他写了三个牌位，第一个牌写的是鬼谷子王栩，鬼谷先师。第二位老师写的是无极真孙膑，第三位老师写的是大明朝洞玄真人张三丰。这属于武当内家师。然后写了两个牌位，就是自己的老师，上面写着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恩师，下面写着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恩师。三个大牌位，两个小牌位，写好了以后，放在桌子上头，准备了五供蜡扦，整股的高香。老侠于成把门生帖写好，放到盘里头。海川抱拳:“王爷，您替我烧香吧。”“海川，我对于咱们这个武林道的事是外行，你收徒弟，怎么要我给你烧香啊?还是应当你自己烧嘛。”整股的香点着了，放在香炉内，海川在祖师爷面前一跪，虔诚一番。意思就是咱的门户之中，老师有谕，除去五界之外，不能传于罪人。海川明白，这一次，有众位哥哥，有保代二师，还有举荐人，弟子不能不收了。这样，大拜了八拜。磕完头之后，海川坐好了，然后让刘俊跪在那里先烧了整股的香，把铜盘托在头顶以上，门生帖写好了，由甘老侠客当保师，西方侠于爷当代师，老侠于成代替刘俊把门生帖递给海川。海川接过来看完了放在桌上，然后受弟子大拜，磕了八个头。刘俊起来以后，童海川让刘俊先给王爷磕喜头，这是应当

的。又给几位哥哥磕喜头，然后又让刘俊挨着排儿的给众位师伯磕头。磕完了以后，海川把傻小子叫过来，对刘俊说道:“这是你的亲师叔，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又对傻小子说:“师弟呀，得受咱们徒弟这个头。”“嘿，我没受过头，受头什么滋味?”“噢，就是让他给你磕头。”“记住了，我叫牛儿小子。”大家伙儿一听，谁跟他生那份气呀。刘俊趴在地上给师叔磕完了头。

## 第二十七回 展家林拜访展大旺 麒麟山用计捉墨鱼

上回书说到，甘家堡海川收下刘俊为徒，既有广东龙门县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的书信，又有代师保师，三炷香两只蜡，红毡子铺地，海川受礼，刘俊又给众位行礼，连傻小子于恒他都给叩头，眼看都行完礼了，海川把司马良、夏九龄、孔秀三个人叫过来:“这是我的长门长户的大徒弟刘俊，你们三个人也来给师哥磕头。”孔秀没敢说什么，夏九龄可不乐意了:“师父，我们先进门啊，怎么他是师哥啦?”“废话，你们都是记名徒弟，作我的弟子可以，不作我的弟子也可以，咱们算半师半友，离开我也可以。刘俊可不一样，三炷香，两支蜡，红毡子铺地，保代二师担保，你们怎么能跟你师哥刘俊比哪？承认这师哥，就是我的徒弟，不承认，你们另拜师门。”“我承认。我们俩还以为我们进门了呢，得了。”两人又给于爷、甘老侠磕头:“二位师大爷，求求您们给我们俩也作个保代二师，也给我们写一份门生帖，借花献佛，我们也在您的府上，给我师父正式磕头拜师。老哥俩也同意，写了门生帖。司马良、夏九龄也挨着排的磕完头，这才最后给刘俊磕头，叫师哥。”孔秀过来了:“师父，我岁数最大，进门也最早。”海川一笑:“你是最后一个，因为你到现在还没拜师呢。”“好了，我拜师了。”他也趴地下磕头，给于爷跟甘爷磕头行礼:“没有别的，您做我的保代二师得了。”于爷摇了摇头:“爷们儿，大爷对不起你，你不是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的徒弟吗？我可不知当初你师父童林怎么收的你。”“那是我当初的师父展翅金雕铁掌李源

给我介绍的。”于爷一听，得啦，这么一会他晚下一辈去了。李源是我徒弟呀，他是李源的徒弟，是我的徒孙啦。“我师父是乐意收我的。”“那不成啊，你叫探囊取物，到处探囊取物，你师父不管你，我这个代师怎么管你?”“我早就不取物啦。”“嘿！感情不取物了。”王爷说:“得啦，老侠客，这个徒弟我看着收的，你就给他做个代师好了。”冲着王爷，于老侠也给写好了门生帖，也照样的磕头拜师。然后把钱粮一焚，把祖师爷的牌位一焚，大家伙儿过来给海川道喜，扩大门户、添人进口。看得出来这门户越来越兴旺。

海川可跟甘老侠说:“哥哥，我应当拿出钱来准备两桌席，请你们大家伙儿喝点儿喜酒。可是小弟我在您的府上，您说我怎么办?”甘大侠笑了:“兄弟，你要拿钱，愚兄不接受，哥哥给你代办吧。在我家里，咱们就简便一点儿。”老侠客传出话去，替童林收徒弟置办酒席。

一听说要备酒席，傻小子于恒心里头想，嘿！刚才吃了半顿儿了，现在又要吃，肚里头地方小哇，应当腾出空儿来，我先拉去。“唉，甘老头子，我得先拉点儿啊，要不然一会儿没地方搁啦。”海川一听，我这傻兄弟真丢人。不过甘老侠很高兴，很喜欢这傻小子。因为他这个样子，跟老头儿的儿子差不了多少。“啊，好好好。来人哪！”家人赶紧过来了:“老爷子，有什么吩咐?”甘老侠说:“这是我傻兄弟。要到东院儿小花园里头解手去。一会好吃饭。”“是。让他跟我来吧。”猛英雄跟着出来了，顺着大厅往正东，到角门顺着箭道往北，走过一排房去往东有个月亮门儿，东院儿是个花园。甘老侠的府上很讲究，碎石子儿铺的甬路，周围都是花池子。“这位爷台，您瞧见没有？顺着这条道儿一直往东，到东墙儿，那儿就是厕所。您解完手，顺着这条道儿再回去。我挺忙，就不陪着您去了。行吗?”“那，

那当然可以呀！”傻小子一个人就奔这厕所来啦。解完手往外走，没走几步，往北也有这么一条碎石子铺的甬路，于恒是真傻呀，他瞧见这条道儿，就忘了刚才那条道儿了，他站到这儿发愣。也就在这么个工夫，甬路的北边好像有一种声音，跟打雷似的，咕噜噜……。“哟，是不是要下雨呀？白日青天的，没雨呀。这是什么响声啊？”声音越响越大，傻小子可就顺着这条道往北来啦。走出没多远，一片大花园包围着五间房。傻小子一瞧这高兴啊：“哟，这个大厕所多好！”其实人家这是花厅儿，夏天乘凉的。声音就从这屋儿里头出来。房间正中的两扇门关得很严实，大豆瓣锁链儿，大铃铛锁锁着。傻小子到门口这儿推，怎么推也推不动，傻小子可就往西来了。西边这是个大窗户。傻小子拿指头照着这窗户“嗵”就捅了一个大窟窿。本来就一只眼——雌雄眼儿嘛，往里边一瞧，“哟！”他可高兴了。这是两间房一通连，屋里头靠西头儿有把铁太师椅，前头有个大铁桌子，这个铁桌子跟一般的桌子可不一样，桌子心儿往下凹着，就跟药铺轧药的大铁碾子一样。在这里头有两个大铁球，都够一尺见圆，上头的铁锈都磨亮了，不过，那是叫人用手摸的。就在椅子上面，坐着个大个儿，说真的，比傻小子于恒的个儿都高，晃荡荡平顶身高，真够一丈开外。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黑黄的大辫子缠在脑袋上，面似姜黄，头如麦斗。两道花儿搅的眉毛，三道旋儿斜飞入鬓，一双大眼睛、黄眼珠滴溜儿乱转。大狮子鼻，大嘴叉儿，青胡子茬儿，一对大耳垂轮。身上穿着口袋布的裤子褂子，腰里扎着皮挺带，这个皮挺带是牛皮的，上边镶着铜饰件儿，锃亮发光。脚底下是踢死牛的豆包儿鞋，布袜子，憨憨厚厚。他一边儿揉这俩铁球，一边乐。那手伸出来真跟小蒲扇儿一样。傻小子一瞧这个人怎么跟自己差不离呀？从个头、模样上都很像啊。其实这就是甘老侠

夫妻两个的孩子，从年岁上说，可比于恒大，他将近三十岁了，小名叫虎儿。老两口子教了他一身能耐，这个孩子比于恒可机灵多了。于恒是真傻，他不过是外表傻。于恒不会蹿不会蹦，有个墙头儿都过不去，人家甘虎可不一样儿，照样提腰上房，能蹿能蹦有轻功，力大无穷。生下来就天不怕地不怕，而且还有一身的横练儿，善避刀枪，但是脾气不好，母亲陈氏给起了个外号儿叫霹雳狂风。现在为什么把他锁在这里呢？就因为刘俊卖艺，总怕有人唆使着傻儿子出去跟人家打起来。说真的，甘老侠还有点儿管不住他，他怕他妈。但老头儿也有降得住他的绝招，比方说："你要淘气，就把你活埋。"这傻小子甘虎害怕。"要不然我架着劈柴把你烧死。"这他也害怕。他知道"金钟罩"、"铁布衫"。一活埋就死，或者是一烧就死，人避不住火。他在这儿玩得挺好，到时候有人给送大饼牛肉吃。

傻小子于恒一高兴没留神"咚——啪嚓"一下脑袋撞到窗户棂里头去了，来了一个大巴斗脑壳，冲着甘虎这儿直摆悠。"哎，你好哇？"甘虎这儿正揉大铁球呢，瞧见于恒也笑呵呵的说："嘿！哈哈哈，小子！你身子怎么不进来。""我进得去吗？""好啊，你是谁呀？""我姓，嘿，你看，我没法儿说，我站不起来，这脖子卡住了。""噢，那你再退回去呀。""退回去我不就进不去了吗？你问我姓什么，我就没法儿说了。""你不会从门那儿进来吗。""你，你这不混蛋吗？那，那不锁着吗？""嘿！你也混蛋，锁着你不会给拧折了吗。""哟，我忘这茬儿了。"这个锁锁不住他们。傻小子一使劲儿，把脑袋退出去了。来到门口，两只手一攥这铃铛锁"嘿——！"一用神力"嘎"的一下儿，把这大铜锁给拧折了。锁链儿倒下来往旁边一放，一抬腿"当——"把门踹开就进去了。这个时候，霹雳狂风虎儿小子也从这大椅子上起来了，他进到屋里头，甘虎迎到屋门口，俩大个儿往这

一站，互有爱慕之意。甘虎一想，嘿，这大个儿真好嘿。“小子！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傻小子于恒赶紧一捂肚子，丁字步儿一站，雌雄眼一瞪：“你，你是由头里问还是从后头问？还是由当间儿问？”“嘿，我当然是由头里问哪！”“那我告诉你，家住在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宝元，师父起的外号儿叫叱海金牛，小名儿叫牛儿小子。”“噢！你就是牛儿小子？”“嘿，你怎么知道的？”“不是你刚才说的嘛？”“那我跟你不错才告诉你，你可别跟别人提。小子，你叫什么东西？”“我姓甘哪，我叫甘虎，我小名儿叫虎儿小子。”“哟，你是老虎！我，我是老牛，我有犄角，能顶你。”“我没犄角，我嘴大。我的牙快，我能咬你！”“哟，你也甭咬我，我也别顶你。”甘虎说：“这就对了。”于恒接着问：“唉，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嘿，你不知道哇。前边那，那老头儿啊，那是咱爸爸。”“是你一个人的？这，这可不能瞎掺和。”“得，对。他不让我出去。”“他敢！我把老小子宰喽！”“别介！那是我爸爸，你怎么给宰喽呢？”“我，冲着你，我不饶他。欺侮咱虎儿小子还成啦？”“不，我得听他的，他说过，我要不听他的话，他刨坑把我活埋喽，要不然他架着劈柴，把我给烧死。”“都没那事儿，你跟我头里去。前边儿好些人哪，走！”“不行啊，我怕他呀。再说他跟我妈一商量，他们俩人就把我给打啦。我还是在这儿忍着吧。”“别忍着，不要紧，有什么漏子我顶着。老牛是不含糊的。我管他叫哥哥。”“噢，你管我爸爸叫哥哥？”“那没错。”“噢！这么说你这辈儿大呀！”“咱到时候，什么辈儿不辈儿的，我就是牛儿小子，你就是虎儿小子。”坟地改菜园子，这俩人拉平儿了。“那好吧，可是这么着，你可不准打他呀！”“我不打。”两个人一前一后，由打屋儿里头出来了。

傻小子甘虎带着路，牛儿小子在后头跟着来到前大厅。屋

里头人很多。伙计这么一瞧，少爷怎么出来了？一挑帘子，俩人一前一后奔里走。海川在这儿坐着一瞧，喝！这俩人，一个是铜铸的金刚，一个铁打的罗汉，倍儿齐。老侠甘凤池这么一瞧："嗯？虎儿，谁让你出来的？"甘虎还真害怕，他往后退着说："爸爸，别管我啊！我可给你说了半天好话了！这老牛要、要打你，我直央告他。"甘爷佯装生气了。傻小子于恒舌头舔着嘴唇就过来了："我告诉你，这虎儿小子是我的朋友，你要敢欺侮他，老牛可不饶你！""哈哈哈……"甘老侠这乐呀："兄弟，你放心，冲着你，我也不能欺侮他。"海川越看越高兴，"哥哥这是谁呀？"大家伙儿也瞧，嘿，天真烂熳，确实是好。"兄弟，我跟你老嫂子没教给孩子什么能耐，他只学会了一条八法神杵，浑身的横练儿，骨硬如钢。这条杵叫八棱紫金降魔杵，三十二斤，你嫂子给他起的外号叫霹雳狂风，因为孩子脾气过暴。不过有一样儿，别看他这样儿，很聪明。"海川高兴地说："哎呀！跟我这傻师弟，天成一对，地就一双，太好了！"老侠甘凤池也想，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头时常惹祸，他跟这老牛俩人要对付到一块儿了，还真不错。不如让他给海川磕头，拜海川为师，将来也能有点出息，老跟着我在家里，又有什么用呢？"甘老侠想到此，便对海川说："海川，你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应该桃李满天下，我这孩子资质天赋都不够，我想着让他给你磕个头，你替我们老俩口子再教他几年，将来在江湖也能谋碗饭吃，可以吗？""老哥哥，这我怎么敢当啊！我真喜欢这孩子。""好了，一言为定。虎儿，我给你新介绍一个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上前磕头！""爸爸，他，他瘦小枯干的，有多大能为？给我当师父？""胡说！"老侠甘雨把脸往下这么一沉，"磕头！"海川这儿坐着哪，也不言语。甘虎没法子，迫于严命。甘虎心想，我一磕头说，师父在上，徒儿有礼，他必要用手一

搀。他搀我的时候，我“叭”一攥他的腕子往身后这么一抖，他统共才百儿八十斤哪，我这一下儿给他扔到门外头去，他还当得了我师父吗？甘虎想到这儿往前一赶步到了童林的跟前：“师父在上，弟子甘虎拜见恩师！”他趴地下磕头。其实海川早就瞧出来了，往下一猫腰，伸双手一拦：“啊，徒儿，免礼。”甘虎一反腕子“嘭”把海川的腕子给攥到手里头了。人家海川也不理他，微然一反腕儿也把甘虎的手腕儿攥住了。甘虎这么一用力喊了声：“嘿！你给我出去！”海川微然一坐劲，重如泰山。三下儿没拽动，甘虎心说，这个人瘦小枯干，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呀。他一缓劲儿，海川一抖腕子“噔”一下儿，还没敢使劲，把甘虎给抖了一个大屁股墩儿。爷儿几个在旁边儿瞧着，甘虎起来了：“爸爸哎，他够我的师父。”甘大侠鼻子里哼了一声：“你看，你找没脸吧？海川兄弟，你别往心里去。”“哥哥，不这样儿以后不好教他。”“对对对。”甘虎趴地下磕头了。挨着排儿的一介绍，该叫大叫大，该叫小叫小，最后海川把于恒给叫过来了：“师弟呀，我给你介绍介绍。”“别介绍了，我认的他。他是虎儿小子，我是牛儿小子。”“不行，你是叔叔，他是侄子。你们俩人差着辈哪。”“不差，让他长一辈儿。”甘爷这气，这叫什么话。“甘虎，给你傻叔叔行礼。”甘虎没法子。牛儿小子还直不让，结果还是行了礼。大家伙儿过来给海川道喜，添丁进口，枝繁叶茂。王爷心里特别的痛快，看看于恒喜欢，看看甘虎喜欢，问了问甘虎学的本事，王爷可知道，比于恒强得多。

大家伙儿重新落座，时间不大，酒宴摆好。吃着饭，老侠侯振远可琢磨开了，这回就更麻烦了，本来一个于恒就不好办；再加上这么一个甘虎，两个混拙猛楞的人到一块儿，走道儿都别扭，他们折腾啊！老侠甘凤池吃着饭问：“海川哪，你这一次铁善寺的事情完了，一定就是到八卦山喽？”“不错。哥

哥，我的意思，铁善寺如果仰仗诸位兄长帮忙，能够化险为夷、平安无事，那我就跟八卦山的李昆较量较量，请回国宝拿住两个钦犯。如果我童林到了铁善寺，制不住人家济慈、济源，我宁死在铁善寺也不能死在八卦山。”甘老侠说：“好兄弟，铁善寺我想着没什么，主要的咱们还是把精力搁在八卦山。八卦山有南盘江水，四水团围，说真的，咱们会水的不多呀。”海川点头，“会水的就是我哥哥于成。”“对呀，我有个朋友，家住在贵州省北门外的展家林。他姓展，名字叫展大旺，有个外号儿叫过海乌龙，掌中一支弧形剑，能为虽然不高，但是水性特大。你要兴一家武术，还要奔八卦山，夺回国宝，我看，多个朋友也不错。我写封信，好在你们是顺路，可以从贵寻县走，给他下个请帖。没有请帖有我这封信也成，让他九月九以前到黔南客栈，将来咱们办八卦山的事情，用着会水的地方，有他出面，多好啊。王爷总想这个，你别看海川这么坎坷不平，但是他处处遇见朋友。海川忙说：“甘老侠，太好了，您写信吧，我们吃完饭就得走。”“是啊，王爷，我准备在家里头把东西安置安置，随后追你们几位，咱们是黔南客栈不见不散。吃完饭你们爷儿几个研究研究，谁去请展大旺，我马上写。”大家伙儿吃完饭，甘凤池把写好的信交给童林。海川跟侯振远商量：“哥哥，您看怎么走哇？”老侠说：“这样儿吧，于恒、甘虎这两个傻孩子要放到一块儿走。”童林就一皱眉：“他们俩一块儿走，恐怕要出事。”“不要紧的，你甭发愁，我有办法。”侯老侠把张旺、孔秀叫过来说：“你们两人带着这两个傻孩子走，但是半道上不准滋事生非。”张旺不敢说话，他怕侯振远。孔秀可不行：“唔呀，我说师伯呀，这可不成啊，这两个人力大无穷又有本领，我们两个人是管不住的。”“哼，你呀糊涂，过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侯老侠趴到孔秀的耳朵上说：“小子，你饿着他们点

儿，他们俩就老实了。”“唔呀，我谢谢师大爷，好主意！”大家伙儿给他们准备好路费，甘虎也把自己的八棱紫金降魔杵拿出来背上，弄了个小包袱。母亲疼儿子，多给带了点儿银两路费，一切收拾好了，傻小子背起来。两个坏小子带着两个傻小子，这为第一路。侯老侠对侯二爷说：“二弟，你带着阮和、阮壁、徐源、邵浦、阎宝、鲍信、侯俊、侯玉，你们这些人为第二路。”海川把包袱打开拿出一部分钱来交给了侯二爷。剩下老侠侯振远、于成、童海川、王爷、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爷儿七个，拿着书信去贵寻县聘请展大旺。人分三拨儿，陆续出发了。甘老侠送到村口，海川一抱拳：“哥哥，事情都很多，我们也很伧促。我这儿有五十两银子交给你，您买点儿东西，到金钢腿穆顺的家里，代表我和刘俊爷儿几个，看看孩子。总而言之是刘俊的不对。”“唉！兄弟，这一切我都会办，你到了云南需用钱，又何必客气呢？”“不，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甘爷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了，把钱接过来，看着大家伙儿上大道走了。

甘凤池回来，按照海川的吩咐，看了看人家金钢腿儿穆顺，安慰了一番。

爷儿几个，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赶奔展家林。这天，他们来到贵寻县正北十里地处，一打听，正是展家林，人家告诉他们，西村口路北就是展大旺家。大家来到展家门口一看，前后两进的院子，清水脊的门楼，过街的影壁。在这上墙门框上钉了个铜牌子，上头写了两个字：“展寓。”门口一边儿有两棵门槐，很干净。老侠侯振远上前去“啪啪啪”叫门。时间不大打里头出来个伙计把门开开了，一看这爷儿七个，好看哪，风采可爱。“哟，您找谁呀？”老侠一抱拳：“请问，这是过海乌龙展大旺、展老英雄的府上吗？”伙计看了看这儿位一抱拳：“不错，这儿是啊。”“奉好朋友的差遣，给展老英雄送来一封书

信，请您给递进去。”侯老侠叫海川把信拿过来交给了伙计。这伙计拿着信撒腿往里跑，时间不大就听院里头说话：“哎呀！众位前辈呀！恕过展某接待来迟。”爷儿几个抬头一看，展大旺身高在六尺以上，双肩抱拢，长方一张脸儿，红朴朴的脸膛儿，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花白的胡子，两只眼睛眼神发绿。凡是这种人水性最好。他穿着一身儿蓝煞着绒绳儿，五分底福字履鞋，很干净。展大旺出来，大家伙儿都躬身施礼，口称“展老英雄。”“诸位，有什么话咱们到里边儿谈去吧。”躬身往里请。大家伙儿来到客厅，屋里头明窗净儿，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儿，但是人家收拾得很有条理，展大旺挨着排儿的见礼，到王爷这儿给叩头，然后请大家落座。底下人泡了茶给大家斟好，三小弟兄往旁边儿一站，大家都坐稳了。童林一抱拳：“这位老兄长，因亲至亲，因友至友，我们跟甘雨甘风池都是很好的弟兄。这一次冒昧来到您的府上，还望您千万千万多多的原谅。”展大旺一抱拳：“噢，您是童侠客，太客气了。我和我哥哥甘风池莫逆至交，信里的意思我也看明白了。”“好吧！信里虽写得再清楚，我童林也打算跟您再提提。”就把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海川说：“这一次打算躬请您帮个忙，九月九以前必到黑熊镇黔南客栈，铁善寺的事情一完咱们就得奔八卦山。希望您鼎力协助。”连王爷也说：“展老英雄，我们见面儿就是有缘的呀，众位老侠这意思，大概你也明白了。”“王爷，甭说还有西方老侠、侯老侠、童侠客，就说王爷您，贵足莅临贱地降福于我家，您叫我干什么我也应当唯命是从。何况还有这几位侠客爷来了呢，更显得赏我脸，我多交几位朋友，给众位跑跑道儿，我心甘乐意。再说，还有我哥哥甘风池的书信，哪方面说我也得去。不过现在呀，我有点儿事情。这点儿事情还不太好办。我想办完了再去。”“噢？”大家伙儿这么一听便问：

"展老英雄，您有什么事情呢?""王爷，众位侠客爷，在我展家林的西北四十里地，有这么一座山，山势虽然不高，确很幽雅、清秀，叫麒麟山。山前不足二里有一个水池，鸭蛋圆儿，方圆不到三里地。这水特别深，但是没有什么风浪。由于水深，水就发黑，这样儿给它起了个名儿叫洗砚池。这个洗砚池里有一条墨鱼，这可不是我现在才知道的，从我往前几代就都知道这条墨鱼，可能众位侠客爷也有耳闻，足有一千多年哪！如果能把这墨鱼弄上来，我们会水的人用墨鱼皮做个墨鱼铠穿在身上，能避刀枪水火，这鱼的两只眼睛如果镶在帽子上，夜晚之间下水，眼前头能出现二尺多的白光儿，使您睁目视物。此物真乃价值连城。但不好水的人就不爱了。我准备得这条鱼，可就有一样儿，多年来，这麒麟山上有家寨主姓倪，叫倪滚，有个外号叫红毛儿太岁。他把持着这条墨鱼，所以我一去他就跟着捣乱。不瞒您说，最近三年这倪滚叫人家赶跑了，这是从陕西延安府来的一位姓吴的英雄，叫吴霸，有个外号儿叫胼肋犀牛。他的水性也很好。他一个人儿到这儿把倪滚赶跑了，这麒麟山他占了，他要设法得这条鱼。听说有我展大旺这个茬儿，他可不干了，我去一回，他下山跟我打一回。他也没想出法子来，我也没想出法子来。我老怕离开这儿叫吴霸把这东西得走。说真的，他是不是懂行，咱们不知道，千万别把这价值连城的东西给糟蹋啦，我就有这点儿事。"

王爷一听这可新鲜："老英雄，这真是山川之大，无奇不有，鱼到底是什么样呢?"展大旺立即回答："这个墨鱼就是黑金鱼，有点儿发蓝。""噢，这鱼有多长啊?""看起来，它的身子将近五尺，要连尾巴合到一块儿，起码儿得有一丈左右。"王爷很惊奇："噢，一千多年的鱼怎么才长这么大啊?""王爷，这种东西可不容易长啊！小时候养着，长得很快，长到半尺多长以

后，可就不容易再长了。您过十年看看是那样儿，再过二十年看看还那样儿。真的这条鱼长五尺，那就得一千几百年哪！”王爷点头：“噢，那么这鱼在这池子里头什么时候上来呀？”“这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只有两个时辰它浮上来。每天白天正午时它上水面来，上来以后围着这池子转一个圈儿再下去，再就得等到夜里了，正子时它又上来了，转一个圈儿再下去。也可能是寻找食物吧，出没十分有规律。”王爷很好奇：“要那样，咱们去瞧瞧，设法把它得上来不更好吗？”展大旺一看王爷和众位侠客爷都愿意看看去，就说：“那好吧，咱们别错过这午时，我马上吩咐准备饭，咱们吃完饭就去。”其实，老侠于成和侯振远也知道这条墨鱼，但他们想，可惜这条墨鱼这么多年哪，不容易啊！要把它捉上来，又有什么意思呢？好武好练的指着一件衣裳，能成名吗？但是人家展大旺是个会水的人物，他既然这么想，又要这么办，这老哥儿俩可不好意思的拦哪。便对王爷跟海川来说，也愿意开开眼，瞧瞧去。这样爷儿几个赶紧把饭吃完，收拾好了带着两名家人一共十位，顺着展家林就出来了。

西南贵州一带，风景十分清幽，山清水秀。众人溜溜达达几十里路，赶到了麒麟山前可就快晌午了。阳光一照，这座山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灿烂生辉。麒麟山前，就是这洗砚池。远远的一瞧，没有一点波浪，跟镜子面儿一样。看着水是黑的，实际上到了跟前伸手往上一撩，水花儿依然是白的。靠东北方向有这么一片树林儿，他们爷儿几个就进了树林儿了。展大旺跟王爷说：“最好咱们不动声色。您看，这山上头有人瞭望，他们要发现咱们，就麻烦了。”爷儿几个都站在树林儿边上，离着洗砚池很近，耐心地等到午时。就看这洗砚池当中的水，“哗”跟开了锅一样，翻起白花来，越翻越高，翻起一二尺的白花儿，这声音可也就大了。突然间，从这白花里头出来两

条长蛇，在这水花里头来回乱搅。王爷一瞧这不是蛇，可能是这金鱼的触须，两条大须，比鸡蛋都粗。这水越来越高、慢慢的这条鱼露出来了。巨口细鳞，说是黑的不如说是蓝的，蓝中发青，光这脊梁背儿就有二尺左右。这条鱼大脑袋，微张着一点儿嘴，叫这阳光一照，“唰——”鱼身上往外反光，最后是鱼尾巴，鱼全出来了。只见这水也慢慢慢慢的晃了起来，搅得水花越来越大，力量越足，墨鱼就越往这池边儿上来了。顺着池边儿转了一个圈儿，又回到水当中。慢慢慢慢的尾巴下去了，身体下去，两条长须逐渐消失，水也就平静下来了。

看得王爷手舞足蹈，十分高兴，到哪儿看这个奇景去？哪儿看这样大的金鱼？太好了！王爷心说，为什么非要把它给治死哪？墨鱼在这儿不是显得更美吗？展大旺问王爷：“您看见了没有？”王爷点头：“老英雄，本爵看见了。”“我要把这条鱼得上来，哎呀！我们会水的人要做身儿墨鱼铠，那可就了不得啦，如虎添翼呀！”“是是是，老英雄说得对。”没想到这爷儿几个瞧这墨鱼，被人家麒麟山上的人看见了。“呛啷啷啷啷”一阵锣响。顺着山口出来十名兵丁，头里是个小头目，长得兔耳鹰腮，獐头鼠目，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着头，手里拿着一条大马棒，脚底下鱼鳞儿大头鞋。提着马捧，随着锣声就来到树林前，“呔——！”声音透着尖：“什么人，又是你姓展的带着人前来偷我麒麟山的墨鱼吗？”他把小脑袋儿一晃，撇唇咧嘴这份凶啊！爷儿几个都从树林出来了，海川迈步来到切近：“朋友。”“谁跟你是朋友？怯老赶，刚放下锄把子，你跑这儿干什么啦？”“哈哈哈，你说这鱼是你麒麟山的？这是天地自然之物，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你为什么要霸占哪？”小头目一瞪眼睛：“要霸占！我霸占定了。姓展的把你这打手请出来。我告诉你，没有点儿来历，也不敢坐麒麟山！”小头目唾味飞扬，十分

凶横。海川问他:“你姓什么?”“我姓孙，名字叫孙楚! 奉我家大寨主之命到这儿赶你们来啦!”“哈哈哈!”海川大笑道:“就凭你要赶我们哪? 来来来，过来。”小头目一举马棒:“弟兄们，给我把他捆上。”这十名兵丁呼啦啦往上一撞，您别看没有拿家伙，也都凶着哪! 都是二十多岁棒小伙子。“拿呀——! 别让这怯老赶跑喽哇——!”一个兵丁过来“噌”一蹿，左手一晃面门，照着海川的胸口就是一拳。海川一揪他的腕子，一伸右手，“啪”轮圆了给这兵丁一个大嘴巴，把他的槽牙给扇下一个来，他一疼，哎哟一吸气，嘶——! 把牙咽到肚子里了。后头这位打算揪海川的小辫儿，海川鹞子翻身儿，伸手一刁他的腕子，一抬腿，“噔”! 这位脑瓜儿冲下就一个跟头，把脖子给窝了。旁边儿的又过来了，七手八脚这十来个人叫海川这么一撒欢儿，王八吃西瓜，爬的爬滚的滚，一个个脑眼儿青，乖乖肿，虽然没有重伤，但也多少都带点儿痕迹。孙楚说:“孩子们，都给我起来，你们瞧着我来对付这个怯老赶。”这十来个人都退下去了，托着腮帮子的，捂着腰的，摸着屁股的，站着的，蹲着的，什么样儿全有。展大旺儿次要过来，心说不能得罪他们，我离这山上挺近的，你们爷几个没事儿了，我可怎么办哪! 老侠于成一摆手:“展老英雄，你看个热闹吧。”海川站到这儿瞧孙楚晃晃悠悠过来了:“好你个怯老赶! 你敢打我的弟兄，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蹦起来给海川就一马棒。海川一刁他的腕子，顺手牵羊往前一拉，伸左手一切他脖子“叭”的一下，孙楚把马棒一扔“呱唧”就来了个狗吃屎。海川左脚一蹬他的肩膀头儿，“你还发横吗?”“我压根儿也没敢发横，我瞧着您怯老赶的样子，有点不服气。您把我按到这儿打算怎么办?”海川一想，我要打算拍死你呀，我跟你无仇无恨。饶了你，可你不知道我的厉害呀，你这

人嘴太不好，得了！海川往下这么一猫腰，拿这左手的大拇指跟食指掐他的耳朵，往下这么一拽，滋儿的一下，把耳朵给他撕下一个来。“哎哟哎哟哎哟！”这血“哗”就下来了。“你好大的胆子！你撕我的耳朵，哎哟！”海川一抬腿，“滚！”孙楚滚出有十几步去，他往起这么一站，伸手抓把山土往自己伤口上一搓，嘴里骂骂咧咧的，只见他嘴唇儿发青了，脸色儿也发白了，汗也下来了。孙楚刚要往下说，一看海川要追他，吓的他回头就跑，又跑出二十多步去。他站住了：“好嘞，你等着！”说完了带着兵丁撒腿跑啦。

老英雄展大旺走过来说道：“童侠客，这一来，你给我惹下祸啦，不瞒您说，他们都是山王寨主哇。”海川一笑：“老英雄您只管放心。”也就说几句话的工夫，山上的锣响了“呛啷啷啷啷……”顺着山寨二龙出水式，一百名兵丁，卒巾号坎打裹腿，绢帕缠头，每人怀抱一口刀，非常整齐。眨眼之间来到切近，孙楚也没顾得敷药，捂着耳朵也跟着来啦。居中一家山王寨主，大个儿，八尺左右，肩宽背厚，一身儿蓝，煞着绒绳儿，左肋下配着刀，搬尖儿洒鞋，白布袜子，绢帕缠头。黑乎乎的一张脸，黑中透亮，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青胡子茬儿。往这儿一站，一派英雄气慨！绝不象山王寨主贼头贼脑。“谁打了我的下人哪？”海川过来了：“朋友，是我！”这人上下打量童林：“噢，你知道他是我麒麟山的头目吗？”“不错，我知道。”“你为什么打他？”“因为他的嘴很不好，待人没有礼貌。”“噢！孙楚哇，这可就不怨人家打你了，因为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没招你没惹你。”“没招没惹？他是要咱们的墨鱼！”“他要墨鱼跟你说了吗？”“那不是，展老英雄带来的吗？”“展老英雄得去了吗？人家到这儿来看看，也不行啊？墨鱼既不是人家的，也不是我的。为什么不让人瞧哇？”“这不是麒麟山管的地

界吗?”“哈哈，你这还是红毛儿太岁倪滚管的那一套。谁有能耐谁得，我没让你管着别人儿。”海川这么一听，这山寨王讲理呀!“朋友，你怎么称呼?”“骈肋犀牛，我名叫吴霸。”“你府上什么地方?”“陕西延安府人氏。”“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噢，我呀，我是布行手艺。自幼儿好武好练，又加上身强力大，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骈肋犀牛。我的水性很好，据传说，麒麟山洗砚池出了一条墨鱼，如果会水的人把这条墨鱼得到手，制成宝铠，刀枪不入，水火不伤，为这个我离开家，买卖不干了才到这儿来的。我把这红毛太岁倪滚给打跑了，我就在这山上占着。这条墨鱼，我和展老英雄都想得到，朋友，你是展老英雄约请来的吗?”“不错。”“别的我不说，你把我这小头目孙楚给打了，我要讨教讨教你的本领。”“可以呀。不过咱们俩得挂点儿彩头，你要赢了我怎么办？我要赢了你怎么办?”“朋友，你要把我骈肋犀牛吴霸赢了，当着这些位，我叩头拜你为师。”“哎呀，好啊！咱们可是一言为定。”刘俊一想，得了，我又来个师弟。

骈肋犀牛吴霸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闷心一掌“唰——”的一下儿掌就到了，手疾眼快。海川一瞧，吴霸的能为还真不错，但是要比自己那就差得远喽。海川上左步一滑，一伸右手，在胳膊低下一穿他，拿右手一搭他的右肩头。他这右手掌往前去，海川这右手在他右手底下，往他腋下这儿穿，从他胳肢窝穿过去，反回手来，拿四个手指头一搭他的肩井穴，合算海川的胳膊就把吴霸的胳膊给制到这里了，跟着左脚不动上右步，拿这右脚反过来一踢吴霸右腿的腿肚子，右手一按他:“躺下吧你!”这一下儿，吴霸当时就仰面朝天躺在地下了。海川往后一撤步:“朋友，起来。”吴霸真听话，“噌”一下儿蹦起来了，扎撒着两只手，他脸儿都变啦。吴霸说这个，我没瞧起

这老赶，衣不惊人貌不压众，三十多岁不会有多大能为。谁知他有这么好的本事?“朋友，你服不服哇？不服再来。”“我服了!”“你服了，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我记着哪！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嘿！吴霸真是好样儿的，怎么说就怎么办，过来趴地下就叩头。童海川就喜欢这样的人，海川伸手把他搀起来:“算了算了，刚才的事情，咱们就不谈了。你也不可能管我叫师父，我也不可能收你做徒弟。”展大旺、于爷这些人都过来了。展大旺说:“吴寨主，你知道我展大旺吗?”“不错！你是展老英雄。我也没有小瞧你，不过你也想得墨鱼，我也想得墨鱼。”“对。你趴地一叩头，你知道你这师父拜着了吗?”“这个，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北高峰上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你拜侠客爷为师，你琢磨琢磨值不值?”“啊？师父，你一定得收我。”吴霸二次跪在地上磕头。展大旺说:“童侠客，您把吴寨主收下吧，我也喜欢这个人，他是个直肠汉子，快言快语。”连王爷都过来了，说道:“吴霸，你起来。”吴霸心说，这位也很年轻，怎么说话很有分量啊。展大旺介绍:“吴寨主，这是当今康熙老佛爷的四皇子雍亲王爷。”吴霸又赶忙跪倒磕头，王爷用手搀起:“吴霸，你师父的门户里头，有一条戒律是不准艺传于匪。当然跟你初次见面，就冲你这人口快心直，说话算话十分正派，所以我劝海川收下你。多一个弟子，多一分力量，将来你师父创立自己的门户，在武林之中能有立足之地，缺了弟子是不行的。”吴霸点头答言:“爷说得对。跟爷说吧，我吴霸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听说有这么条墨鱼，而我又会水，我想得这墨鱼做鱼铠保护自己，别的心我什么都没有。当初麒麟山的寨主红毛太岁倪滚，那是个打家劫舍的坏人，我把他打跑了。三年来，我在山里开垦山荒，您问这些个兵丁，我是不打家、不劫舍、不抢人，不为非

作歹，我就为得是这条墨鱼。不过展老英雄每次来，我都跟他争，我怕他得了去，别的事情没有。这个请师父，请众师伯，请千岁爷放心，完了事儿，我还回我的延安府做买卖去。”王爷答应：“好吧！不过你现在先别走，你师父有事。这么办吧，你山里头还干净吗？”“山里还算干净，请爷连同恩师、众位师伯、展老英雄和师兄弟们一起进山吧。”王爷点头道：“那好吧，给那个叫孙楚的一些钱，让他弄点药敷上，自己养养伤吧。”孙楚捂着伤口过来：“得啦！既然王爷与各位侠客爷和我们寨主爷都成了一家子了，这点事就算了，掉个耳朵，身体还显得灵便哪。”海川直给道歉：“孙头目，对不起您。”吴霸也说：“算了吧。”大家陪着王爷往山里走。麒麟山虽然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进三道寨门便看见，一片片的梯田，一行行的果木树林，他们果然不靠劫道吃饭。

大家一直来到大厅，兵丁们给准备了洗脸水，爷儿几位漱洗完毕，落座喝茶。展大旺跟王爷和众位商量：“您看，我也要得这条墨鱼，老贤侄吴霸也要得这墨鱼，就是没法子把这墨鱼治死，把它弄到手，当然还要炮制，还要请高人制做，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展大旺就是得了这鱼皮后，能不能把它做成鱼皮铠都很难说，更甭说老贤侄吴霸了。”吴霸插言道：“爷，您问问这爷几个，谁要是有能为把它给捉上来，咱就把这墨鱼归谁，您看好不好？”展老英雄点头：“我没这个能为，我相信老贤侄吴霸也没这能为。”吴霸说：“不错，我也没这本事，我就是喜欢它，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得。”其实凭于老侠和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这两个老江湖能没法子捉这墨鱼吗？但人家不出这个主意。王爷也说：“好啊，你们爷儿个想想谁有办法？”正在这时候，刘俊走了过来：“爷，众师伯，师父，我有个办法能把墨鱼捉上来，不知行不行？”王爷说：“你说说看。”刘俊绘声绘色地说

道:“这鱼是每天出来两次，白天一次，夜里一次。现在要等它出来，必须要在晚上正子时了。它出来之后，要在洗砚池边转一个圈找食吃，这时候，咱们准备几十只鸡，把鸡毛给煺了，把膛开了，取出五脏，往每只鸡的肚子里搁二两红矾，再把肚皮缝上，装在筐里。一个筐盛上三、四只鸡，隔不远放一筐，把它们分开了。等墨鱼顺着池边儿找食的时候，迎着墨鱼的嘴，把小鸡往水里扔，墨鱼也不一定把鸡全吃了，但它饿了，或许要吃上一只、两只的。等红矾进了它肚子以后稍微的一发作，就可以把它毒死，自然也就漂上来了。”老侠于成心说，刘俊呀，你可真够损的，那还不把鱼毒死吗。王爷一听忙问:“于老侠，你们老哥俩说说，这个法子行不行啊?”展大旺搭茬了:“行! 这个办法很好。”于老侠和侯老侠也就同意了。刘俊拿出钱交给吴霸:“师弟，你派人买鸡吧。”“好!”吴霸接过钱交给底下人买鸡去了。

吃完了中午饭，吴霸领着大家围着麒麟山转了转。果然，这山上开垦出不少的山地，而且有大片的果木林都已绿叶成荫子满枝了。“王爷，您瞧这儿，我们吃不了，喝不了，不必下山胡作非为，违犯国法。”王爷点头说:“吴霸，真不错。你原来做什么买卖?”“我是卖布的，我在家开了个小布铺，经常到北京去，把京染布买下来再回到家乡去卖。”“等把墨鱼弄上来，你师父去铁善寺，你也去铁善寺；他到八卦山，你也跟到八卦山；等一切事情办完了，你愿回陕西再回去。将来你上北京，如果要用钱，你可到我府里去找我。”“爷，以后我会麻烦您的。”大家转完了山寨回去休息了一会儿。

到了晚上，吃罢晚饭，大家喝茶等候，直耗到半夜。点上灯火，让兵丁们拿着小鸡筐，准备了竹竿、钩子，王爷群雄，随着灯火下去了。来到洗砚池把所有的灯火全熄灭了，真没想

到，这山寨的夜景更美，满天星斗，微风阵阵，吹来野草野花的幽香气味，王爷觉得心旷神怡。王爷说:“我住在北京城一辈子，也没处去看这样的夜景。”子夜时分，彼此以手示意，把小筐分开了，只等着池面的动静。果然，池里象开了锅似的发出哗哗的响声，慢慢地墨鱼的整个身子浮出了水面，接着它又往池边上游。一到边上往北一拐，兵丁们拿着小筐迎着墨鱼扔鸡。扔鸡可得有个技术，这鸡扔到水里又不漂着，要把鸡正好扔到墨鱼的前边，鱼一到，正好把鸡吞了。这四、五十只鸡被吞到墨鱼肚子里的也不过三、四只。结果鱼墨转了一圈，回到池中沉下去，水面又恢复了平静。灯火齐明，大家注目观瞧，好一会儿工夫也没见墨鱼有什么动静。王爷这个气呀:“刘俊，合算我们大家伙儿陪着你喂鱼来啦?”老侠于成一摆手:“爷，先别着急，它还没觉病呢。”

话说墨鱼回到窝里，头冲着里，尾巴露在外面，肚子里的小鸡开始消化，毒气渐渐地发作起来。墨鱼觉着肚子里又热又难受，它摇摇尾巴，水面随即就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您瞧，动了!”鱼尾搅水越厉害，这种毒气越折腾发作得越快。鱼在窝里呆不住了，“哗……”顺着水声墨鱼浮出水面，五尺多长的墨鱼在这方圆二、三里的水池中折腾开了，真像是翻江搅海，上下飞腾。墨鱼撕心裂胆的疯狂举动把别的鱼都吓到一边去了。大家看得真是心惊肉跳啊。时间一长，墨鱼翻白了，慢慢地漂到岸边。老侠于成叹了口气:“唉，千年的墨鱼死于一旦。”兵丁们拿着钩子把墨鱼钩上来，把它捆好了，抬到麒麟山上。这才看出墨鱼的体积显得非常大，众人惊叹不已。

第二天天刚亮，大家梳洗完毕喝着茶，刘俊准备把鱼皮剥下来。老侠侯振远问他:“俊哥儿，你知道怎么剥吗?”王爷让吴霸准备快刀子。侯老侠摇头:“王爷，那可不行。”王爷忙问:“怎

么？快刀子不成？”“对。得用竹子顺着鱼的白线才能把它割开，别的地方进不去刀，它是刀枪不入啊。”竹子找来了，把它劈开，削成竹刀、刀刃菲薄。鱼的两肋有两道白线，凡是有白线的地方才能豁开，将来把白线和白线搭上，用竹子穿上老弦把它纳上缝成衣服。

鱼皮扒下来了。刘俊曾听他师父王十古说过，要用很多种药把鱼皮熬了，把里面的肉完全打净烘干好了，等鱼皮制的比绸子都棉软了，做出的墨鱼铠才能护身。刘俊把剥好的鱼皮叠好，双手递给王爷，说道：“爷，您看这鱼皮怎么办？”王爷听了说：“展老英雄不是提了吗，谁弄上来的就归谁。吴霸你赞成吗？现在你师哥弄上来了。”“就给师哥吧，可我不知展老英雄的意思。”展大旺答应：“行！，就给俊哥吧。”王爷高兴：“就算你的啦。”刘俊给展老英雄施礼道谢，又给吴霸道谢，然后吩咐人把剩下的鱼肉深深地刨坑埋掉。王爷问吴霸：“你这儿有多少人哪？你把手下的兵丁都打发走，把这山寨撤销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这件事就托付给你和展老英雄去办，你看好不好？”大家伙儿一听都觉得很好。王爷又说：“吴霸，事情办好了以后，你和展老英雄一起到黑熊镇黔南客栈去找我们。”展大旺、吴霸答应：“行啦，爷放心吧！”一切安排就绪，刘俊把墨鱼皮和海川的龙批大票包在一起，背在身上。大家伙儿下山，展大旺和吴霸留了下来。

爷儿几个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来到云南狐儿山下的黑熊镇。这是个有五、六千户的大山村，周围方圆几百里的人都到这里来赶集市。他们进了镇东口，路北有个大店，横匾书着：黔南客栈。黑匾金字一付对联挂在门口：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写得笔走龙蛇。白墙上有黑字：“仕宦行台，安寓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正居中是大门，两边有车门、马门。

喝！这个店可真不小。正在这时，店里的伙计走下台阶:“爷台们住店吗？不过这个店不行，已经给人家包了。”“包了?”老侠侯振远走过来问道:“谁包的?”伙计忙说,“来了不少英雄，为首的是一个老头儿，没有头发，锃光瓦亮。”侯老侠把脸一沉:“贫！你就说是个秃子不就完了嘛。”王爷在旁边这个乐呀:“不错，我们是跟他们一块的。”原来侯杰带着阮和、阮壁、徐源、邵浦、侯俊、侯玉等人全都到了。伙计通禀进去，大家伙儿跟着全进来了。二爷侯杰把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于恒、甘虎、坏事包张旺跟蛮子孔秀还没来。侯振远怕别人着急，也就没提这事。“伙计，你把掌柜的请来。”时间不大，掌柜的来了。这掌柜的年到七旬，中等身材，身穿米色绸长衫，白棉绸裤子汗衫儿，腰里煞着绒绳，福字履的寸底鞋，白袜子，白胡子，白小辫，顶还没谢，耷拉着眼皮，低着头进来了。屋里坐着的人光顾说话，谁也没正眼瞧瞧这个老头。要是老侠于成仔细看看这掌柜的，就能看出他也是个练家。这老头就是天灵侠王凤。王凤和大家伙儿不认识，自然也没什么交情。他自己开了这个客店，不愿和江湖人有什么联系，所以王凤进来也没言语。伙计说:“这是我们掌柜的。”王凤拱手说道:“众位辛苦!”王爷让海川拿出五十两黄金，二百两纹银，然后说道:“掌柜的，到九月九还有一段时间、这笔钱先给您垫办着，将来我们都走净了，再最后清账。这段时间，店里就甭住旁人了，我们全包下来。”“行啊，您怎么说，咱就怎么办。”掌柜的收了钱，转身到账房，让账房先生给上了账。从此，这个店就不让外人住了，除了找侯、童的能进来，不找侯、童的连进都不许进。一连好几天，傻小子于恒、甘虎，坏事包张旺、孔秀还没有来。大家都想，这四个人一块走，不出事才怪呢。

话说于恒、甘虎、张旺和孔秀一出甘府，张旺就问孔秀:

“师大爷让咱俩跟这两傻小子一块走，有什么吩咐没有?”“我告诉你呀坏事包，老爷子出得这个主意甭提多好了。”“什么主意?”“饿着这两个混账东西，不要让他们吃饱了，他们就老实多了。”张旺听了这高兴:“弥陀佛，这主意可真不错。”孔秀说:“老爷子的主意能错吗?”可这主意到了张旺这儿就走样了。不给他们吃饱，可吃多少叫饱，吃多少不叫饱呢?“干脆从今天起不给他们饭吃，饿着他们。”孔秀说:“那要是把他们饿坏了怎么办?”“饿个三天五天的没事?”“这可由你办，我孔秀不管了。”“你听我的，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张旺、孔秀见着卖吃的地方，就买上几个馒头、烧饼揣在怀里，两人轮番尽可能的设法以解手为名进村镇里买些熟肉，偷着吃。看见村子绕着走。于恒、甘虎不知是计，走着走着于恒可问:“虎儿小子，你饿不饿?”“饿! 早饿了。”于恒又问:“坏事包。”“什么事啊? 牛儿小子。”“咱们得找个地方吃饭哪。”虎儿小子太饿了，也喊上了:“我饿死了。”张旺摇头:“可找不着地方，没有村庄啊。这都是山路，得将就一些。我们俩是准备好挨饿的，你们俩也要准备好。于恒一听吓坏了:“哟! 这挨饿多难受呀。”当天没吃上饭，这两傻小子就耷拉着脑袋老实多了。第二天又一整天没吃饭，傻小子受不了啦:“哎呀，腿都软了。”“弥陀佛，我和孔秀的腿也软啦。”张旺赶紧跟着说。其实，他们俩早就吃饱了。“咱们得找个地方吃点饭。”“别急嘛。”张旺劝着两个傻小子往前走，又和孔秀暗地商量，再不给他俩饭吃可不行啦，可这饭又怎么给呀? 孔秀说:“要吃饭嘛就得住店，一住店嘛就要吃饱了。”张旺想了想:“弥陀佛，这事你别操心了，我有办法。”张旺说着领着俩傻小子和孔秀一齐进了通衢镇。一进东口，路北有个小店，傻小子于恒舔着嘴唇:“这回可好了，有了人家，咱们可以吃点东西，两天没吃饭可真受不了。”张旺

说："牛儿小子，别着急，咱们先住店。"于恒、张旺正说着话，店伙计迎出来："四位爷台，可要住店？太阳都压山了。"张旺点头道："是住店，有跨院吗？""有，三间北房。""伙计，自己能起火吗？""可以，屋里有锅盘碗灶。"张旺点头："那好吧，我们就住这里。"四个人说着都跟着进了跨院，屋里果然什么都有，张旺把伙计带到屋外："你看见这两大个了吗？""瞧见了，我见这二位都怕得慌，两个人的眼睛跟鸡蛋那么大，一张大嘴火盆似的，四棱的胳膊起青线，踢七个八个的没问题。"张旺点头："对了，告诉你，这俩都是精神病，疯子。不过你别怕，他俩的疯病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只要一吃饱就犯病。"伙计吓得一哆嗦："哟！那您说怎么办？""你这店都有什么吃的？""鸡鸭鱼肉，连海味都有。""好啦，呆会儿进去，他们俩一定和你要吃的，什么饼，牛肉，你告诉他们都没有，店里就剩四斤面条。他们要是不要，我搭茬儿，你就把面条拿来，搁上点盐，你就甭管了。反正这有筷子碗，我们自己煮，让他们喝汤。水喝多了也管事儿，他们就不会犯疯病。"伙计点头："行啊，那么您二位呢？""等他们睡了觉，我们再吃点好的。"说完俩人一前一后进到屋里。傻小子于恒都饿晕了："有，有，有肉吗？给我来一大盆，再来一筷子饼。""对，我也要一盆牛肉，一筷子饼。"伙计心说，这要吃了肉，还不犯疯病啊。"哎哟，二位爷台可真对不起，这两天店里没钱，没上货，什么都没有。""那吃什么？都饿到这份上了。"甘虎瞪眼了："你们这店怎么开的？"伙计心说，没疯都这样凶，这要是一疯还了得？幸亏人家这位大师傅是好人，全都告诉我了。"你二位打算吃，我们这店还有四斤面条。""那哪够吃，还不够塞牙缝的。""是啊，哪够吃啊？"张旺走过来说："我给你们俩出个主意，呆会儿让伙计把面条拿来，再搁上点盐，你们俩自己抱些柴禾烧锅，放一锅水，把四斤面搁锅

里，来个水饱。”“哟，喝水能喝饱啊？唉！到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伙计把面条拿来，心疼这俩大个，面条里多带点播面。甘虎、于恒一个烧火，一个往锅里添水，添了满满一大锅水。两人打火种，点着柴禾，趴在灶门上吹火啦。工夫不大，锅开了，赶紧把面条下到锅里，等再次开锅，两个傻小子也不管生熟，得啦，你一碗我一碗，搁点盐花一搅和就吃上了，哪管事儿呀？两人你一碗我一碗喝起汤来，把满满的一大锅汤喝个干干净净。两人撤下火，把灶堂弄干净了说："唉！总算吃饱了。”“弥陀佛，真饱了吗？”牛儿小子点点头："吃饱了就困，虎啊，咱们睡觉去。”“里屋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张旺把这俩领进里屋，把被子放在一边，然后让两人脑袋冲里，说道："空着点睡也照样饱。”“这主意到不错。”两傻小子一会儿的工夫就睡着了，就是把他们抬到当街去也醒不了。于是张旺把伙计叫进来："他们俩睡着了，该我们俩吃了。”“二位爷台来点什么呀？”“要好酒，好菜。”时候不大，酒菜摆了满满一桌，张旺和孔秀俩滋喽一口酒，叭哒一口菜，吃得顺嘴流油。酒足饭饱后，撤下残席。张旺又对伙计说："再给我们来二十个火烧，四斤酱牛肉，把二十个火烧都切开，把四斤牛肉塞进去，我们俩路上带着，一人一半儿，一天不吃饭。”伙计心说，这两人怎么这么坏，他们好酒喝着，好菜吃着，让那俩大个只吃四斤面，这不是开玩笑嘛。伙计给他们俩准备好烧饼夹上肉，两个人私自揣起来。第二天一清早算完了店饭账，两人带着傻小子上路了。“怎么样？饱了吧？”虎儿摇头："饱什么呀？一点儿都不饱，还得想法子吃东西呀！”坏事包点头："是呀，到了饭口，只要遇见村子咱们就吃饭，没村子咱们也没法子，孔秀不是跟你们提了吗，这是山路，不比平川大道，不远一个村，不远一个镇的，这条路什么都没有，咱们赶上什么是什么。”孔秀也附和道："你

说得挺好，咱们就这么办吧！”

就这样走出两、三天的路。清早起来离开店房还好一些，走到旷野荒郊，孔秀喊上了：“哟！牛儿小子。”“什么事儿？”“我走累了，腰酸腿疼啊？”“那怎么办？”“我想让你蹲下，骑在你的脖子上，你驮着我走。”“哎。”傻小子别心眼没有，就知道吃，心想现在不能得罪孔秀，这臭豆腐现在管着我呢，我要不驮着他，他一口也不给我吃，驮着就驮着吧，没法子，于恒蹲下身，孔秀一骗腿儿上去了，把于恒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往前推了推，骑上他的脖子，两手按着他的头，傻小子晃晃悠悠站起身来，慢慢地驮着孔秀往前走。孔秀得意的对张旺说：“我说张旺啊，我骑上这老牛稳稳当当的，你怎么还不骑虎啊？”“弥陀佛，虎儿小子，”“哎！”“你看见没有？孔秀累了，我也累了。”“没关系，我也驮着你呀！”“嘿！虎儿小子，兄弟呀，你真好，来来来，你蹲下。”霹雳狂风甘虎也蹲下了，坏事包张旺也把他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往上推了推，然后一骗腿儿骑上了，甘虎也把他驮起来了。本来俩傻小子就大，肩膀上又驮着两人，走在道上人家瞧着都乐。这叫什么事呀？就这样，每天晚上住店，两傻小子就能多吃一点东西。坏事包张旺和蛮子孔秀可得意了，两个人吃饱喝足了骑着一个虎、一个牛，一点儿都不费力。就这样一天，两天，一连走了四、五天。孔秀可说：“师兄，我这旮里是老太太坐牛车，稳稳当当的。”“弥陀佛，我和尚骑老虎是伏虎罗汉。”于恒想不出别的，你让我驮着就驮着，多给我点吃的就行。但是甘虎慢慢地明白了：怎么我们俩饿，他们俩不饿，而且他们的嘴上老是油渍渍的？我们不可能一路上赶不上村庄、镇店，是他们俩成心要饿我们哪。

# 第二十八回 青草坡英雄打猛虎 懒龙沟于恒遇至亲

上回书正说到，坏事包张旺、蛮子孔秀在半路途中饿着甘虎、于恒两位猛英雄。于恒是真傻，可甘虎是外璞内秀，他明白这两个的鬼主意，这回两个傻小子要严惩两个坏小子。

这天早晨，四个人从店里出来，甘虎、于恒两个人大步流星走得很快。甘虎对于恒说：“牛儿小子，再快点儿！”“慢着点儿，一会儿还得驮他们俩呢。”甘虎摇摇头说：“你快点儿吧！”傻小子于恒可就跟上甘虎走到前头：“虎儿，什么事啊？”“我说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什么？我什么也不明白。”“不是这一路没吃，是他们俩成心饿着咱俩。”“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咱俩干麻还要驮着他俩呀？”甘虎说：“谁让他俩是臭豆腐和坏事包呢。这样吧，一会儿，孔秀还得让你驮他，坏事包让我驮着，这回咱们不让他们一个先上一个后上，咱俩让他俩一块上。你等着孔秀一叫你，先别太蹲，叉着腰等着，我也叉着腰等着，然后咱俩一块蹲下，等他俩一骗腿，咱们把他们的手腕子搬住，开始转圈抡他们俩，不管他们俩怎么求饶，我不松手你也不松手，我怎么松手，你就怎么松手。”“那要把他们抡坏了呢？”“嗨，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俩饿坏了呢？”“要说也对，这坏事包和臭豆腐，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两人刚商量好，张旺和孔秀跟上来了。孔秀先说道：“哎呀，牛儿小子！你还来驮我吧。”“弥陀佛，虎儿小子，你也来驮我吧？”“好！我来驮你，牛儿小子，你来驮臭豆腐。”甘虎心想，牛儿小子你可别说漏了。两个人都蹲下身，孔秀一骗腿儿骑牛儿小子，张旺一骗腿儿骑上虎

儿小子，就在他们俩刚一骗腿的时候，手腕就给攥住了，甘虎一揪坏事包张旺，张旺就知道要坏事儿。马上也把甘虎的手腕给扣住了，傻小子于恒也是一样，他一揪蛮子孔秀，孔秀也把他的手腕给攥住了。但是，人家两个傻小子的手就象是铁钳子一样，紧紧地把两个坏小子夹住，然后给抡起来了。“哎哟，不要抡，不要抡了。”“弥陀佛，别抡了！”甘虎一瞪眼：“别抡了，没那事！小子，你们俩人成心饿着我们俩，有饭你们俩偷着吃，还骑着我们俩，今天把你们俩抡死算！”“弥陀佛，你可别介……。”“哎哟，牛儿小子，爷们儿，不要抡了！”“甭废话，他不停我就不松手。”“呜呜……”实在把两人给抡得够呛，甘虎猛地一撒手：“去你的吧！”叭，差一点儿把坏事包张旺给摔死，咕噜噜，滚出好远。傻小子于恒一看甘虎摔上了，他也摔上了。“唔呀，慢一点呀……”还没等孔秀喊出来，于恒扑通一声，也把孔秀扔了出去。“唔呀！坏事包！你出的这个馊主意简直要了我的命了！”俩傻小子走过来，张旺、孔秀赶紧起来揉脖子。“好哇，可把我们摔着了。”“你们俩太坏了，你是臭豆腐，他是坏事包！你们俩饿着我们，还骑着我们，哪有那事啊！老实点儿，不老实，我们还开抡。”“哎哟，别介！”甘虎瞪眼：“到时候就得吃肉，不给吃就开抡！”这回，俩坏小子被俩傻小子给管住了。说哪儿吃，就哪儿吃，说哪儿住，就哪儿住，没走几步，甘虎把自己皮搭子解下来，里面有三十二斤八楞紫金降魔杵，手里提着：“坏事包，给我扛杵！”“弥陀佛，这……，这我扛得动吗？”“噢，看来你是不愿扛杵啊，我可是扛了你好几天。你不扛杵也行，来，把我扛起来走！我扛你几天，你扛我几天，怎么样？”这可把坏事包给吓坏了：“弥陀佛，我还是扛杵吧？”甘虎有二百多斤更扛不动了，张旺把杵拿过来扛上了。傻小子于恒一看甘虎让张旺扛杵，他也把杵解下来了：“臭豆腐，你也给

我扛杵!”“哎哟，牛儿小子，你不要跟虎儿小子学呀。”“就得学，他跟我说了，他怎么办，我就得怎么办。你扛不扛啊？你要不扛就蹲下，让我骑上你，你扛我!”“那我更扛不动了，我还是扛杵吧。”没法子，孔秀也把大杵扛起来了，还一个劲儿的埋怨:“哎哟，坏事包，你出得这馊主意，简直是不怎么样。”现在，太阳老高就住店，坏小子扛不动杵啊。等到早晨，太阳出来了，晚晚的才出店。什么好，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路上把两个坏小子管得老老实实。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到了云南境内。这天下午，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张旺就忙说:“弥陀佛，咱们住店吧？我们俩可拿不动了。”“行啊，住吧!”甘虎答应了。于恒又搭茬道:“住店就住店，吃饭就吃饭，反正你们俩得扛着杵。”“对，就得你们俩扛着，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西南东北的通衢大道旁有一个村庄，不算太大，路北有块木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密林镇”。四个人进了村口，路南有家小店，叫“许家老店”，前后两三座院。“弥陀佛，咱们住店吧?”张旺正说着，店伙计迎出来了:“四位爷台，住店吗？住店好象还早了点儿?”“弥陀佛，你别管早晚，我们先吃饭，吃完饭，我们也许走，也许不走。有上房吗?”“二道院三间南上房。”“好吧，那我们住店吧!”伙计带着这四个人顺着店门洞进来，门洞的西边有个门，挂着门帘，门的上面有一块横匾，绿油漆洒金星写黑字“柜房”。旁边还有一个小点儿木牌，上面写着小字，“银钱重地，闲人免进。”张旺、孔秀明白这是柜房，四个人正走到门口，忽然从里面传出嘎嘎的笑声，要不然，几个人谁也不会往里面瞧。这个人的笑声特别大，四个人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全往柜房这边看，傻小子于恒更是瞪着雌雄眼往里面瞧。这间房很宽敞，南面有窗户，北面山墙临街跟大门一平，靠南边的窗子

下有一个长条桌子，上面摆着文房四宝，放着一本账，有天平砝码，看来，这是写账先生呆的地方。靠西墙是个银柜，锁着。银柜上面有个镶牛皮的皮搭子，柜子旁边立着一条八楞紫金降魔杵，露着黄澄澄杵把上的八宝镫疙瘩。傻小子一看，心想，这条杵可比我那条强，人家那杵多好，要是我能给弄过来……，他看上人家的杵了。柜房的北墙是炕，中间有个炕桌，上面摆着酒菜，面对面坐着两个人，东边这位看不见脸，只能看见西边坐着的人。只见这人个大得象甘虎似的，也是口袋布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煞着皮挺带，脚底一双踢死牛的豆包鞋，也是一张大黄脸，不同的是这人眼角颧骨都发黑，好象是从口外来的，被口外的硬风吹得皮糙肉厚。对过这位瘦小枯干，穿着一身白棉绸子的裤子汗衫儿，鞋放在地下；这位就是本店的掌柜许蒙，人称摇头猫。据说这是从小落下的毛病，坐在哪儿都好摇头。许蒙是铁善寺的门人第子，也是个绿林道。他对面的黄脸大汉是黄风鬼燕凯，也是铁善寺的弟子，家住塞北沙燕岭，是那的二寨主。他骑着一匹白毛骆驼——金睛雪花驼。这次铁善寺设擂重阳会，聘请南北十三省所有的英雄到铁善寺来，下帖子的工作大部分靠黄风鬼燕凯，就因为他有这匹日行千里的骆驼。一路上把帖子送完了，最后来到密林镇和许蒙见面。许蒙说:“你帖子不是都送完了吗？就在我这多住两天吧。”黄风鬼答应了，于是就在大车院里立上一根将军柱，楔了个圆环，挂上个草笸箩，里面拌好了精饲料喂骆驼。柱子周围铺上沙子，因为骆驼要卧在沙子上，叫趴沙。然后许蒙备下酒席在柜房里款待燕凯。黄风鬼燕凯把他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和他装银子的皮搭子立在银柜上靠着墙，两人喝着说着话，这一切傻小子于恒全看在眼里。

伙计带着他们四个人，绕过木头影壁，顺着西夹道，绕到

第二层院子的三大间南房，四个人进了屋，把前后的窗子支开十分凉快。屋子十分干净，象是有钱人才能住的屋子。四个人坐在炕上，张旺、孔秀忙把杵放到床上，这两人累得直喘。擦脸漱口后，伙计问:“四位爷台喝点茶吗？我给你们泡茶去。”傻小子于恒冲伙计一招手:“过来!”伙计一看于恒的雌雄眼瞪着怪可怕的。“哟！爷台，你有什么事?”“就冲你说这话，就应当给你一个嘴巴，把你的嘴抽到后脑勺去!”伙计害怕:“怎么回事?爷台。”“到你这来是喝吗？渴了找茶馆，到你这是吃饭，你不知道我们是饿吗?”伙计连连点头:“是是是，我给您预备饭去。”“什么饭?”“臭豆腐坏事包我管不着，给我们俩一人一筷子饼。”伙计不知道“臭豆腐坏事包”怎么回事，可也不敢问，只问道:“一筷子饼是多少?”“混蛋！这都不知道？一斤一张的饼摞起来，拿筷子一量，有一筷子高就行。”“您这是几天的饭?”“几天？一顿！一盆炖牛肉，要烂糊的。有没有?”伙计笑笑:“您打听打听我们许家店炖牛肉，在这一带都出名，本村住户家里来了亲朋好友都到本店来买牛肉回家款待客人，您就知道烂糊不烂糊。”“行行，虎儿，你是不是也吃这个?”“是！也来一筷子饼，一盆牛肉，听见没有?”“听见了，我给您端去。”伙计转身刚要走，张旺把他给叫住了:“你给我们俩沏点茶，把茶和菜一块端上来，我们俩累了，得先喝茶，再喝酒吃菜。”“行啊爷台，我给您安排去。”伙计刚要走，于恒又把他叫住了:“站住。”“哎哟，爷台，您又有什么事啊?”“要吃牛肉，吃饼，得先腾地方，得找个地方拉屎呀!”“噢！你要解大手哇。”“什么大手、小手的，我要拉屎。”“您从这出去往西，顺着夹道再过一层院，就到了咱们的大车院，院里面有大车，还有后门，现在可能后门没关着。西南角上有两间大房子，那就是厕所。”“好小子，滚蛋吧!”“喝！您说话可真够难听的。”伙计转身走了。“虎儿小

子，走吧，拉屎去。”“我不去。”“嗨，走吧，跟我搭个伴儿去，再说了，到那蹲蹲坑就许拉出来了，肚子腾出点地方能多吃点肉，多吃几张饼，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好吧，我跟你去。”两人一同出去了，坏事包张旺忙嘱咐道：“快着点儿，一会人家把饼和肉就端来了。”

两人按照伙计所说的路线，来到了大车院，果然有个后门，两扇大栅栏门开着，大车院中间有个碗口粗的木桩，约有四尺多高，木桩中间有个铁环子挂着个盛饲料的笸箩，一根绳拴在柱子上，地下卧着金睛雪花驼。双峰驼，就象两个大肉包，鼻子上穿了个窟窿眼，用一根竹棍穿过去，柱子的那根绳的另一头就拴在这竹棍上。金睛雪花驼胸前挂个铃铛，它正趴沙呢。于恒、甘虎没见过骆驼，都不认识。于恒是淮安人，只见过船，甘虎早先是南京金陵人，那儿也没骆驼。于恒问他：“你认得这是什么吗？”甘虎自尊心很强：“知道，当然知道。叫…叫…叫…长脖子马。”于恒摇头说：“我告诉你吧，这叫小耳朵驴。”“得了吧，我看咱俩还是先拉屎吧。”“别价，咱们还是先骑骑它吧，你瞧，这还有个屉是人骑的。”于恒不乐意的说：“骑它骑不好再摔下来，挺大的嘴巴兴许咬人。”“管他呢！”甘虎一抬腿朝骆驼的屁股上给了一脚，骆驼“吼”的一声叫了起来，甘虎把绳解下来交给于恒：“拉住了。”于恒牵着骆驼出了后门，脸朝西，甘虎一骗腿儿上去了。甘虎仗他个高，人家骆驼是先趴下，等人上去了它才起来，甘虎不懂，他跳上骆驼的背上，骆驼前后晃了晃，甘虎觉着不大舒服，他把骆驼当了一般牲口，“吁……”这“吁”字甘虎明白，是让牲口站住，但这是黄风鬼燕凯的骆驼，正好和一般的牲口相反，“吁”是快跑，这是从小给骆驼排练出来的。因为燕凯是绿林人，不能骆驼在前面跑，后面追的一群官人一喊：“吁！”它就停下了，所以黄风鬼燕凯特意

反着训练，越喊“吁”跑得越快。甘虎不知道他这声“吁”的奥秘，骆驼“蹭”地一下蹿出去，一溜烟的向前奔去。金睛骆驼是宝驼，脚底特别的快呀，骑上它，快骡子，快马都追不上啊。傻小子于恒一瞧：“哟，坏了！站住，站住！”可你再怎么喊，连人带骆驼影都没了。哟！这长脖子马跑得这么快。坏了，虎儿小子把人家长脖子马给拐跑了！人家不得跟我要呀！我哪儿给人家弄去？傻小子于恒顺着大栅栏门就往里跑。越过紧后头这层房子，直奔二层院来了。再说傻小子甘虎骑着骆驼心里非常害怕，突然这骆驼如虎嗥叫，吼声大极了！甘虎更是胆颤心惊。你别以为大骡子大马踢人一脚受不了，这骆驼踢人可更受不了哇！因为它这一蹄子踢上您，外表看不出来，一点儿伤没有，伤在肉里头。它这一叫唤，黄风鬼燕凯在柜房里听见了：“哟！谁动我的骆驼了？”许蒙拦住：“哎！燕寨主，我的兄弟，你放心！哥哥我在咱们密林镇一带还不敢说有个大名，但是绿林道的朋友他也得让个面呀！他敢动咱们的金睛雪花驼吗？”“不！我这骆驼没有生人动，它不叫唤。你听见没有，要不咱们瞧瞧去？”两个人下了地，带着伙计往后来，这柜房可就没人了。十几个人顺着头层院奔二层院，过夹道往后来，正碰上傻小子于恒从后边过来，燕凯就问：“你看见这儿有个生人吗？你知道谁动我的金睛雪花大骆驼了？”傻小子于恒这才明白，刚才那畜牲既不叫小耳朵驴，也不叫长脖子马。而叫“金睛雪花大骆驼。“骆驼，嗯……骆驼，我不知道！”他说了声不知道，撒腿就往前跑，猛英雄还有个傻心眼：我别进屋了！人家把我堵上就麻烦了！干脆我跑吧。于恒赤手空拳，顺着院子就往这店门洞来，到店门洞，雌雄眼一瞪往柜房里一瞧，一个人没有。他一眼就看见燕凯的八棱紫金降魔杵了。傻小子想，这不错，干脆我给他拿走吧。挑帘栊进柜房，猛英雄一伸手，把这八棱紫

金降魔杵连着皮褡子全抄了起来，拿着往外走。出了店门撒腿奔西，跑得那个快呀！一阵风似的。

后院骆驼叫，孔秀、张旺都听见了，他们正要出来，一看这帮人过去喊叫："看见我的骆驼了吗？"傻小子又一喊，"骆驼我不知道呀！"可傻小子回来，孔秀和张旺一瞧，傻小子不奔屋里来，而是往外跑。张旺就问孔秀："哟！会不会是甘虎把骆驼偷跑了？傻小子于恒也跟着跑了。"孔秀说："唔呀！坏事包，我的师兄呀，看来事情要坏，这两个傻小子捅漏子了！""弥陀佛，事不宜迟，师兄，咱也快跑吧。"张旺和孔秀打屋里出来，一直奔前院，幸亏前院柜房一个人没有，他们两个人也跑了。摇头猫许蒙和黄风鬼燕凯两人带着伙计往后一瞧：可了不得，将军柱上的骆驼没有了，后门开着。等追到后门外头，往四外一瞧，踪影皆无。从这骆驼的蹄子印看是奔西了，没走几步，这里都是山路，没有痕迹，骆驼找不着了。燕凯急的一跺脚："唉！我的金睛雪花骆驼叫人给偷了。"摇头猫许蒙也很不高兴。心说，这是谁办的呢？只好安慰燕凯说："燕寨主，你在我的店里丢了宝驼，很对不起，我一定负责赔你。"燕凯一瞪眼："你赔我？老哥哥，价值连城之宝，你赔得起我吗？这一定是有人跟上我了。看来刚住进来的这几个人是奔着我这金睛雪花骆驼来的。那俩大个傻奸傻奸的，刚才他们跑了，跟这事肯定有关系。"许蒙一想："对呀，快！奔前院追他们。"许蒙和燕凯吩咐伙计把栅栏门关上，他们可就往前来了。许蒙一指："就这屋里！他们就住在这二层院南房。"挑帘栊进来，许蒙一看：啊！一个人没有。炕上还拉了一泡屎。许蒙这骂呀，他们可真缺德呀。许蒙和燕凯再奔柜房来，进屋一看，燕凯大吃一惊："哟！我的杵呢？"杵也没了。两人气得直骂街。

傻小子于恒扛着大杵迈大步，这快呀！后面有人追，他也

知道着急，噔噔噔……往西跑出足有四、五十里地去。“哟!”他一眼就看见道旁有片树林，骆驼正在树林里头站着，傻小子甘虎在那儿遛哪。傻小子喊:“虎儿小子，这不叫长脖子马，也不叫小耳朵驴。”“哎哟喝，牛儿小子，你来了!”那么甘虎是怎么下来的？原来，甘虎骑在骆驼上，骆驼跑得很快，他很难受，因为没骑过这玩艺。他紧着喊:“吁……”越吁越快呀，“哗……”一阵风就下去了。眨眼间跑了几十里地，来到了这片大树林里。甘虎很任性，他生气地说:“好小子，我怎么叫你也是猛跑，干脆我让你快点儿跑吧!”

他用劲一喊:“嗒喝、嗒喝”，“嗒喝”本来是快，没想到燕凯的骆驼，嗒喝是站住。别看金睛雪花骆跑得这么快，它咯噔一下站住了。但这骆驼有惯力，甘虎骑在上头没有防备呀，咯噔一站住，甘虎从这骆驼上蹭一下就蹿下去了，脑瓜碰地，把脖子窝了一下。“喝!”甘虎站起来直揉脑袋，好在他不怕摔。这骆驼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甘虎踹了骆驼一脚:“小子我让你走，怎么你又站住了?”甘虎再聪明也想不到这是人家燕凯反着训练的结果。甘虎在树林里来回转悠。因为什么呢？他骑这骆驼好几十里地呀，两条腿不是劲儿。这个时候，傻小子于恒来了。于恒告诉甘虎说:“这叫金睛雪花大骆驼。”“噢！这是骆驼哇。你怎么来了?”“人家找来了，问我雪花大骆驼上哪儿去了？我敢说你给人家骑跑了吗？我就说不知道。我也不敢进屋哇，我怕人家把我堵上，我就往店门洞跑。到了店门洞，我一瞧里边一个人没有，有条杵和一个皮褡子在里边搁着呢，我就顺便给拿来了。”“坏事包跟臭豆腐呢?”“那咱就别管了，反正他们俩不跑，就让人给逮着呗!”“嗨，那不糟了。”“嗨，没什么，你放心！这俩小子坏极了。你看，这个地方就能挂这个杵。”牛儿小子指着铁过梁儿说。再看这皮褡子里还有百八十两银子呢，傻

小子于恒身上一个子没有。于恒高兴了:“嘿，他这儿还有钱呢。虎儿小子，你瞧，挂这个多好哇。”虎儿小子看了看说:“这正是一套啊。”说着就挂在了自己身上。于恒点头说:“对了。唉，虎儿，你怎么会站住了?”甘虎一摸脑袋:“哎呀，我也弄不清楚，跑着跑着还把我给摔了一下子呢。”“噢!”于恒说:“你再上去试试。”虎儿小子甘虎一骗腿又上去了，这骆驼一动都不动。于恒在旁边瞧着:“虎儿，怎么回事?”这时虎儿又喊了声“吁”，这骆驼撒腿就跑。傻小子于恒在后边喊:“站住，站住。”傻小子喊干了嗓子，这甘虎连人带骆驼站不住了。越跑越快，眨眼不见了。

这个时候，猛英雄于恒可为难了，自语着:“臭豆腐，坏事包，哪儿去了?我身上一个子儿没有，待一会儿黑了吃什么呢?哎哟，虎儿，虎儿。”还喊虎儿呢，他也知道没钱了要挨饿，孤孤单单，凄凄凉凉，心里头十分难过。

猛英雄信马由缰，一步一步可就往西来了。越走山越多，走来走去，走到太阳压山，可就进入昆明地界了。眼前头是一片丘陵地带，这条道是由东往西。一进这丘陵地带的小山口，一片一片的矮山，越往里山越高。路旁钉着一个木头牌子，这牌子上有字，傻小子于恒站在这儿发愣，他一个字儿也不认得呀。他心里想着，这木头牌子上写得是不是饭馆呀?瞎掰，人家饭馆能写在这儿吗?这是昆明县正堂曹正曹大老爷出的告示。前边两个字是“堂谕”，就是正堂晓谕的事情。下面的内容大意是:“此地青草坡，于数月前发现一只猛虎，拦路伤人，已有十余人死伤，凡我军民人等从此路过，必选在巳、午、未、申四个时辰以内，结伴而行。逾时不能通过，以免虎伤。落款写着，康熙年月日，盖上了大印。傻小子于恒哪里知道这个，既不知道这个地方叫青草坡，也不知道出了猛虎而且是十分厉

害，昆明清元县正堂已经派了猎户在青草坡一带设法杀虎或捉虎，但是又不容易办到。

青草坡往里有一片大山，山里有座庙叫“极乐禅林”。据说当年南朝的梁武帝三次舍身入同泰寺当和尚，文武大臣拿钱去赎他，盖的庙多极了！这座“极乐禅林”就是其中的一座。有首唐诗正是描写当年庙宇景致的，诗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个“极乐禅林”是座大庙，本庙的主持名字叫亚然，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水晶长老。他带着自己的大徒弟金面韦陀法正，爷儿俩就在这庙里隐居。这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就是济慈、济源他们铁善寺的前任方丈，他把铁善寺交给济慈、济源后，老和尚亚然就退到这“极乐禅林”来了。昆明县正堂一出告示说这个地方出现了猛虎，老和尚可就把自己弟子金面韦陀法正叫来了，说道：“徒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无论如何你要帮着猎户把这老虎除掉。”这样，金面韦陀法正奉师命也在山里设法捉拿这只老虎。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这个告示还在这儿贴着，猛虎还没拿住，傻小子于恒到了。心想，“哟，写得是什么，我是不知道哇。太阳也快压山了，晚风也刮起来了，这可怎么好哇。唉，我也不管他这个那个的，反正得往前走哇。想到这儿，猛英雄可就顺着山坡往里走来了。越走山越高，越走林越密，可就进入了深山。眼看着暮景苍茫，一片夜色。就在这时候，呜……一阵风动，乱草摇头，突然间一声巨吼，在西山坡发现了一只猛虎，足有水牛那么大，尾巴一搅这山石头，啪啪啪地山响。“哟，这是谁们家的大个猫呀？”于恒没见过老虎，把虎当成猫了。

再说这个金面韦陀法正，功夫很好。老和尚亚然告诉他，无论如何也得帮着官府把这虎除掉，倒不是要这两千两银子的

赏，主要的是为了救人，所以金面韦陀法正伺候老师吃完晚饭，念完了经，天也就快黑了，法正拿着虎叉出来，到了树林的深处，正等这老虎出来。突然一声吼叫，法正也吓了一跳，再瞧这老虎已慢慢过来了，法正也有点含糊了，他蹑足潜踪的过去，抽冷一长腰蹦起一丈多高来，照定这老虎后胯就是一叉。老虎一疼，大吼一声蹦了起来。“阿弥陀佛，孽障，哪里逃！”和尚法正手拿虎叉撒腿就追，老虎疼呀，连蹿带蹦往山外跑来，到了这个山梁上，正被于恒撞上，傻小子还在这儿“花儿、喵呀”的叫哪。老虎的后胯很疼，大吼一声，从山梁上蹦下来，正落到猛英雄于恒的眼前，傻小子一看：“哟！这东西比猫厉害呀，看来它要吃人哪。”老虎趴地下打算起来，再往前扑，要不是后膝受伤，可就把傻小子于恒给扑上了，当然，于恒也不怕它，你给他一刀都不在乎，何况老虎的一扑哪？老虎刚一抬头，傻小子一个急劲，一伸左手“嘭”就把这老虎顶花皮给攥住了。这是老虎的致命处。“王”字上一打就死。传说老虎有三个致命处，再有一个在它脖子底下紧挨着食管有一个包，这是第二个致命处。第三就是它的爪子，说它在山里总是蹿呀、蹦呀，但它非常小心，一但这爪子叫什么东西给扎破了，它就烂，一直把老虎烂死为止。现在傻小子于恒抓住它的顶花儿皮，但他不懂得这是老虎的致命处，他右手一攥拳跟小铁锤一样，对着老虎说道：“哟！你还发横呢！”啪！这一拳就砸下来了，正好把这王字的骨头给砸碎了。但这猛虎还不饶人，多处受伤，余威尚存。硬把这山地刨了一个大坑。傻小子摁住了虎脑袋不叫它起来，一会儿的工夫老虎就死了。“弥陀佛，”金面韦陀法正在上面，念了一声佛号。傻小子于恒一抬头，哟，坏了，这大猫的木家主来了，这不要命了吗？急忙说：“它要咬我，我不是成心要打死它的。大师傅，这是您家养的大猫吗？

它从山上蹦下来，向我扑来，我按着它动不了劲儿了，没想到它自己爱生气碰死了，您多原谅。”“哈哈哈，阿弥陀佛！壮士，这不是猫，是老虎，伤害人的一种猛兽。我受恩师之命，到山里找它。你看这虎的后胯上，是我扎伤的。我惦着把它弄死呢，以免过路的行人受害。这回你可是为本地做了件好事。这怎么能说是你的错呢？”紧接着法正问道：“猛汉，你怎么称呼？”傻小子规规矩矩一站，两手一捂肚子：“你从头里问，未了问，还是中间问？”法正一想，怎么这么麻烦？就说：“我从头里问。”“噢！家住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字叫宝元。师傅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你是牛儿小子？”“哟，你怎么知道了？”“嗨，不是你刚才对我说的吗？”“噢，对了，咱俩不错，你别告诉别人。”“好，好，你是从哪儿来的？”“这，这可就多了。一次累，二次累。”其实他说的是杭州擂，他不懂。“这次呢，跟着坏事包、臭豆腐，到什么善寺，半道上，嗯……这，这小耳朵驴跟这长脖子马……嗯拐跑了，剩下我一人了，臭豆腐、坏事包上那儿了我都不知道。我这儿还饿着呢。”金面韦陀法正听了半天也没听懂。便问：“唉，说完了吗？”“没！我说完了，你就明白了。”“不，我更糊涂了。好吧！跟着我回去，到庙里吃饭，见一见我的恩师。”“那我可谢谢您了，大师傅，您心眼真好！那么这大猫，这老虎怎么办呢？”“由贫僧把它弄走。”人家法正想在于恒面前露一手，照着虎脖子底下“蹭”就一叉，把叉捅进去了，微然使劲儿，就把这好几百斤重的老虎背在了自己的身上。法正个头本来不矮，这老虎尾巴就别说了，可老虎的后腿还擦着地呢。“施主，你让我来吧。”“好吧。”俩人一前一后顺着山道盘上去，一直上了山头，往西北方向走，密林深处有一座庙，庙前头有三孔石桥。顺着当中的石桥过来，来到山门外的石阶上，两扇山门开着，

东西两个角门关着，这就是西方“极乐禅林”。前后三层殿，东西有花园。由打山门进去，越过了钟鼓二楼奔头层殿。院里头都是参天的古树，顺着中间道往东去，东院里的房子也与庙房相仿，十分高大，这些都是僧人住的，来到东院，院子很宽敞，就把老虎放在这里。法正对于恒说：“施主，你跟我来吧。”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正殿，顺着正殿奔西配殿，上台阶，挑帘栊进来，正面有一张云床，云床下有个脚踏，黄帐子支顶，在云床上面有个大蒲团，蒲团上坐着一位老僧，合掌打问讯，闭眼正在入定哪。这老和尚如果站起来足有七尺开外，猿背蜂腰，身上穿着黄云缎子的僧袍掐着黄口，五领四带，煞着绒绳，黄僧靴在脚踏上放着。红扑扑的脸膛，六块受戒的香疤拉。老僧蚕眉微皱，闭目合睛，皱纹堆垒，鼻直口阔大耳垂轮，颌下一部银髯苫满前胸，这就是水晶长老亚然和尚。金面韦陀法正合掌打问讯：“师傅，弟子参见。”老和尚慢慢把眼睛睁开了：“阿弥陀佛！徒儿你回来了，今天可曾发现猛虎？”“师傅，今天弟子发现猛虎了，我给它一虎叉，把它插伤了，老虎就往山外跑，遇见一位猛汉，一拳把它打死。”“啊，阿弥陀佛，这位壮士在那儿呢？”“他还没吃饭，在堂阶下。”“快快请。”法正就把傻小子于恒请到了西殿。傻小子知道要跟老和尚说好的，因为要在庙里吃饭，要住在这里，如果招人家不喜欢，人家把自己轰出去，不但住不成，而且吃不上，那不就苦了吗？于是，傻小子于恒笑呵呵的说：“大师傅，您好哇！我早就喜欢您了，只想给您磕个头来，没得工夫，今天可巧了，我给您行礼。”说着跪下磕响头。“噢，壮士啊，请起，请起！你叫什么名字？”法正知道于恒说住址太费力，他在一旁代说了：“师父，这个人家住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他师父给他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噢，你有师父？你师父是什么人

呀?”“我师父是老道，他跟您不一样，他有头发，您没头发。”“阿弥陀佛！对，对，你师父是一位出家的仙长。”“两位。俩人都是老道，叫他们当和尚他们不当。”老和尚又问:“你师父姓什么?”“我师父姓尚，有个外号叫没毛的鸡子儿。”“胡说！什么叫没毛的鸡子儿，是不是叫无极子。”“对了，你倒比我记得清楚，您也是他徒弟呀?”“老僧不是他徒弟，我俩是师兄弟，我叫亚然。”“对啦，您跟我师父是师兄弟，那今天就吃您吧!”老和尚问:“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傻小子从头到尾把事情说了一遍。好在老和尚多少知道一点情况，要不然甭想听懂傻小子说的是什么。傻小子一直说到九月九重阳赴会，怎么来怎么走，怎么丢骆驼怎么打虎全说了。“哎呀，于恒啊，好孩子，我跟你师父是师兄弟呀，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一拳打死猛虎！贫僧可听说过，古来有个卞庄刺虎，到唐朝有个李存孝跳涧打虎，宋朝有个武松景阳岗打死猛虎，可再也没听说过了。看来，你可了不起呀！武松还三拳两脚哪，你就一拳把猛虎打死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哪！好，好！你明天再走。”“是呀，今个走不了，一来天黑不认道儿，二来还没吃什么哪。”“不要紧。徒儿，你把他带到东院去，给他做点儿吃的。”“是，于施主，跟我来吧。”“好吧，谢谢您了。”傻小子于恒跟着法正出来，直奔东院。法正把傻小子带到北房，挑帘栊摸火种，把灯点亮，傻小子仔细一瞧，正面是架几案，八仙桌，有两把椅子，东边隔扇截断，靠着案头有一个门，挂着一条茶青色的破布门帘。于恒想，可能里屋有炕可以睡觉。法正让傻小子坐在椅子上，然后说:“我给你做点斋饭，稍等一会儿。”于恒忙说:“哎，大师傅，您这儿有肉吗?”“哎呀，我们都是出家人，不吃肉。”“哟！那您馋不馋哪?”法正说:“我们是出家人，吃斋。”“噢！我要没肉吃，饱不了哇。您能想办法给我弄点肉

吃吗?”法正想了一会儿:“哎，你要吃，就只能吃刚打死的这只老虎。”于恒用舌头舔嘴唇:“老虎肉，也行啊，我就吃老虎肉吧。”“我们这里有馒头，你可以就老虎肉吃馒头，我给你用大葱爆一盘，你得吃多少呀!”“有这么一块就够了。”傻小子这么一比划，少说也得五、六斤。“来来，你帮帮忙。”俩人一前一后出来了，把虎叉插在木桩上，把老虎吊起来，然后法正带着于恒来到东房，这东房是三层台阶，两扇门闭着，都是半截的墙，伸手一拉门开了，把灯光点亮，傻小子才看清楚，这屋是厨房。锅盆碗灶全有。迎面靠东墙，有三个一人来高的大水缸，满满荡荡三缸清水，上面有两块宽竹板，在缸上一搭，旁边有个竹把水舀子。法正拿着一把刀，带着于恒出来，来到老虎前。不是虎叉挑了一下吗?那地方的虎皮再用刀往大处扩展扩展，把虎皮就剥下来了，这正是老虎的好地方，是后座。从后座割下一块老虎肉来，确实有个五、六斤。法正也知道傻小子一定能吃，身大力不亏。“这块怎么样?”“好极了。”法正拿着这块肉给切薄了，放上葱爆炒了一下，足足装了一大盘。“真香!”傻小子还没吃呢，就用舌头舔嘴唇。法正又拿上七、八个馒头，一双筷子，来到北屋说:“就在桌上吃吧。”傻小子还很客气:“哎，你也吃点吧。”法正摇摇头说:“我不吃。”“哎，我知道你是馋着呢，你是不好意思吃。虽说你是出家人，可以背着你师父随便吃嘛。”“别给我出主意了。”傻小子越吃越香，转眼一盘肉下去了。法正问他:“你吃饱了吗?”傻小子于恒眨眨眼，笑着说:“好像还差这么一盘肉。”结果又给照原样炒了一盘，再拿了几个馒头，傻小子一气吃完好像是饱了。法正笑了:“你就在里屋睡吧。”说着把旧帘子一撩，里边是个很宽敞的大炕。法正都给收拾好了，然后把灯一吹，傻小子没脱衣服，脑瓜往里一歪就睡着了。睡得这香啊，呼哧呼哧。睡到快二更天的时候，

傻小子就觉得嗓子眼冒烟儿:“渴死我了!”他起来摸着黑下了地，迷迷糊糊就奔东屋来了，摸着了水舀子,“咚咚咚”，一连气喝了五六舀子水，还拉了一泡屎。唉! 舒服多了。也没顾上给人家关门，又摇摇晃晃到了北屋。

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傻小子于恒从里间正要出来，没想到，西配殿挑帘栊进来一个人说道:“老人家，弟子给您磕头了。”于恒一听说话，他没出来，拉开一点儿门帘，一只大眼睛瞪圆了往外看，这人五十多岁，穿着一身青，是个俗家人。黄白净子，燕尾胡须，梳了一条大辫子，斜插柳儿背一小包袱，觉得挺沉的，跪在这儿不起来。“噢，你是巧手陆地仙王恒吧。”“老人家，正是弟子。”“快起来……”“老人家，弟子我不敢起来呀。我到您这儿来请罪的。”“王恒呀，你可有什么罪呀?”王恒把事情这么一说，傻小子于恒在屋里听着差点没吓死。

原来这巧手王恒也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不过他家传的是会做火炮。因为他家祖祖辈辈都当炮手，火炮、地雷是他们家专门手艺。前些日子，本来王恒在家一点儿事也没有，突然间狠毒虫杨法本来了，王恒一瞧这可是稀客。“哎哟，师弟，你来了。”“师兄，我来看您了。”“那太好啦，很长时间没见，二位当家的和师兄弟都很好吧? 快坐下。”预备茶水、饭食，俩人在一起休息。法本说:“师兄，我找您有点事。你把家务事安置安置，两位老当家的叫你去一趟，得过个十天半月才能回家。”“行呀。”第二天王恒把家里都安排好了，法本带着他来到铁善寺，先来到监寺院里，挑帘栊进来，王恒给济源行完礼道:“您有事吗?”“噢! 有点事，你给我做个地雷。”王恒听了一怔:“啊! 老人家，您做这个干什么?”“这你甭管。铁善寺的后墙外往西北有座凉爽亭，地雷的火线就通到这亭子里边，你把这地雷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下埋好，再挖一条暗道，火药线的另一头

通到庙外头。”“哎呀！您要干什么?”济源把脸一沉:“呃喝！让你做你就做，不许打听。”王恒不敢多言:“是。”济源又对法本说:“准备个地方让他住下，你们伺候着你师兄的吃喝，一切应用的东西都听他的。”法本连忙答应。

庙里有的是和尚帮工，半个多月把这地雷池做好了。王恒几次打听就是打听不出来。这个地雷池用三个大缸装火药就埋在月台底下。如果在凉爽亭一点导火线，顺着药捻子通到月台底下,“轰隆”一炸，这大雄宝殿就全完了。王恒觉着很可惜，铁善寺这座大庙，几百年的清静禅林、佛门净地就要毁于一旦。法本准备好了二百两银子往桌上一放:“师兄，咱们这个地雷池做成功了，这二百两银子是送给你的，这是你这些日子的辛苦费。”“哎，师弟，我是铁善寺的徒弟呀，我的饭碗是铁善寺赏的，尽管费点力气，也是我应尽的责任，这钱我不要。”法本一笑:“你要，必须得要。”王恒连连摆手:“不，不！你拿我当外人了。”法本一绷脸:“我告诉你，师兄，我们给你银子，买你嘴严，你知道吗?”王恒听了满腹犹豫:“法本，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吧，我也知道你急于要打听，现在就告诉你。”法本就把跟侯、童结怨，法铎、法广、法本三人准备绝户计的事情说了。法本接着说:“如果这些绝户计都用完了还不成，童海川跟他的朋友们还死不了，最后就点地雷把童林、侯振远以及所有来的英雄全给炸死在铁善寺。”王恒听了，吓得心里直发颤，哎哟！他们这招儿真毒哇！要真到了那份上，铁善寺也就同归于尽了。正想着又听法本说:“这钱你得带起来，你要不带，哼哼！可就不让你出庙门了，走漏了风声，宰了你。”王恒一听，原来如此。他赶紧把钱带起来说道:“行啊，咱们是一家子的事，您放心，我绝不对别人提。”这样，王恒才平安的从铁善寺出来。

回家后，王恒越想越不对劲儿，才背着银子来到禅林寺面见老方丈。王恒泪流如雨，跪下磕头:“我来请罪呀!”说着打开包袱，把银子取出，交给老和尚。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十分担惊，连傻小子于恒都险些给吓死呀！于恒心说了，我童林哥哥和老头哥哥他们都上那寺里去了，到时候地雷一点不就完了吗？傻小子害怕了。老方丈亚然听完以后，喟然长叹:“唉，祸罪于天，无所祷也！我真没想到，济慈、济源两个人竟敢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唉，老人家，您应该到庙里，制止他们胡作非为呀！他们俩死了都不妨事，咱们得保住铁善寺几百年的清静禅林呀。铁善寺桃李满天下，是武术的根基呀，天下武林谁不敬仰，难道让它毁于一旦吗?”“唉，你呀，回家去吧。不是不让你说吗？你就别说了。到了时候，老僧必去，你就不要管了，银子你拿走。”王恒一听:“我，弟子我绝不要这不义之财。”“你一定得拿走，走，走吧。”老和尚很坚决。王恒没法子，只好把银子收起来，行了礼，回家去了。傻小子从里面出来说:“老和尚。”老和尚抬起头来看了看于恒说:“于恒呀都听见了吗?”“听见了。”“那么这铁善寺还去吗?”“怎么能不去呀，我林儿哥哥跟老头哥哥都在那儿，我怎么能不去呢?”“你去就去吧，到时候老僧我也去。”“那，那咱们在哪儿见面呢?”嘿，傻小子还真不客气。老和尚说:“这儿离铁善寺不远了，有个三两天也就到了。”亚然长老让法正拿出些散碎银两，交给了于恒说道:“这些银两也足够花的了。”法正把于恒送出了极乐禅林，对他说:“从这儿你往南走吧。”“好吧，您回去吧。”法正送别之后，傻小子于恒就向南走下来了。反正饿了就找个饭馆，买了馒头牛肉吃饱了，喝足了，给了银子就走。伙计说:“您这银子有富裕，我们找给您。”他说:“存着吧，晚上再说。”到晚上又到了一个地方，要酒、要肉。吃完了之后又给块银子。伙计说:

"您这不够。""不够？那刚才不是存着的吗？"他拿人家饭馆，都当联号了，那怎么行啊？这几个钱，很快就让傻小子花完了。可距离铁善寺还有几十里地。傻小子于恒饿了，又一个钱都没有了。猛英雄想，这怎么办呀？他经过一片山场，一阵风刮了来，嚯！炖牛肉的香味。傻小子用鼻子一个劲儿的闻，心说，哎呀！真香呀，这是哪卖牛肉呢？他顺着这香味，可就找起来。他穿过一大片树林，往西一瞧，南面是山，西面也是山，自己来的方向北面还是山。东西下里就这么一条大沟，从山上下来的很多条小路倒挺平的，因为在这山沟里有一大片平地。傻小子一看，地上有一大片石头，竖着接起来如同饭桌一样。一溜一溜的，有这么三溜。他站住一看，西面有房子，北面还有窑洞，也有搭起来的房子、棚子。这肉味儿就是从这北面的几间棚子中飘来的。噢，傻小子看见了，这是个厨房。厨房里有个高高的大锅台、锅台上镶着一口大铁锅，这都是定做的，几个人跳进去洗澡都行。这一大锅牛肉哇！这个锅盖上有个铁链子通到一个滑车上，咔噔一拉，这锅盖就起来了，咔噔一放，这锅盖就盖上了。地上有个台儿，这大师傅站上去，也就是齐腰，炒菜做饭蒸馒头都很方便。这时，大师傅用长把大勺子正和弄这锅呢。香喷喷、热腾腾的香味就出来了。旁边还有锅，一齐冒着热气，这是蒸得的馒头。一屉摞着一屉，很高很高的，起码也有几百口子人吃饭呀！拿来了大碗，一摞一摞足有十几摞。还有大个的筷子笼。再往旁边有个柱子，柱子上有个镊头钉，镊头钉上挂着一面锣。那个大师傅也就三十多岁，腰间围着白围裙，很干净。西面房站着一个人，三十来岁，刀条一张脸，穿着长衫。这可能是个小头目，他跟大师傅说话："靳师傅。"大师傅答应："哎，刘三头儿。""我看这时光可差不离儿了，如果这肉要是炖好了，咱们就敲锣，让兄弟们都回来吃

饭吧。今天是大初二，让兄弟们回来吃犒劳哇。”这位大师傅姓靳，叫靳国。“噢，好的。那您就敲锣吧。”“哎，谢谢靳师傅！”锣声一响，从山上四面八方的小道上下来了不少的人，都奔这山场来了。敢情今天是九月初二，人家这位刘三爷敲完锣，在这儿一站就不管事了。众工友来了之后，都忙着洗脸、漱口。然后每人拿着一个大空碗，拿着筷子，伸手掐起四五个馒头，站在锅台前说上一句：“靳是傅，给我来碗肉。”要说这牛肉给的不少，可靳师傅的大勺盛两勺才能把这大瓷碗盛满。看来有规矩，每人一碗肉，馒头管够。就看这些人在长条石头桌上，两边的石头墩上，爱坐哪儿坐哪，坐下就吃，一人一碗。傻小子在一旁看着，心想，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舍肉呢？也可能是谁家卖的，卖的怎么又没人给钱呀？傻小子琢磨了半天，最后决定了，一定是施舍的。我也去，也来一碗肉吃。傻小子于恒确实也是饿了，净往好处想。

原来这地方叫懒龙沟，这有一片山场，开出窑来做灰，有三百多伙计。每到初二、十六吃犒劳，也就是吃炖牛肉，平时吃不上。那么这笔钱打哪儿来呀？三百多号工人，大家伙均摊，拿出这笔钱吃犒劳。傻小子于恒凑合凑合过去了，人家拿筷子，他也拿筷子，人家拿馒头，他也掐五六个馒头，人家拿碗，他也拿了个大碗。低着脑袋排在那里，排到他那儿了，他说：“给我来一碗！”靳师傅看了看于恒说：“哎，你是哪位头儿介绍来的？我怎么看着眼生呀？”跟着又自言自语的说：“得啦，人家干了半天了，盛就盛吧。”靳师傅也给他盛了两勺。其实给他盛的跟别人一样，傻小子还嫌少，说：“你再给我来两块，您看那两块多好。”靳师傅说：“去、去、去，你这人是怎么了？你看有争的吗？这是哪位介绍来的？怎么还争吃争喝。全一样，一视同仁。去！吃去，吃去。”人家都一边吃，一边说，傻小子怕

人家看出自己来，他到东边没人的地方坐下，摆上碗，自己拿着筷子夹着肉吃。哎哟，这香啊！这碗里还有一块脆骨，搁在嘴里，咯吱咯吱这儿一嚼，喝！这美。他眨眼之间就把牛肉都吃完了。再一看，哟，我还没吃馒头呢！怎么办？他把筷子放下，拿起馒头来擦这碗里的汤儿。嘿！这点蘸汤的馒头喷儿香，他把碗的里口，外口擦的特别干净，跟没使过的碗一样。心说，我再去蒙一回。再让他给我来一碗，傻小子这正琢磨呢，来了一位二哥，正把一碗肉放在于恒的眼前头，自言自语："哟，我净想端肉了，忘了拿馒头了。"于恒低头吃不理他，旁边有一位也不理他，他说完了站起来又拿馒头去了。傻小子这回可机灵，绝不能拉空啊，赶紧把他的肉碗端过来，把自己的空碗往他那边一推，喝，满满一大碗肉又吃上了。偷来的肉一样香啊！这位二哥拿着馒头回来了。他这么一看："哎，我那碗肉哪儿去了？哪位跟我闹着玩呀？弄个空碗放在我这儿。"他冲着于恒喊，于恒不理他，还低头说："自己吃自己的，谁也不能给谁。"旁边那位搭茬了："你瞎喊什么？""不，我去拿馒头，就这么会儿工夫，肉哪去了？"人家旁边这位工友不乐意呀："这儿就是我跟他，我没看见你拿着肉来，也许是拿着空碗呢？你问他，看他瞧见没有？"说着用手指于恒。傻小子也会说话："你没端肉来，你跟我们瞎喊什么？"这位二哥想了想说："我端来了，没错儿呀！""那你喊吧，跟这空碗叫喊吧。"没法子，他只好端着空碗又去找靳师傅："我还没吃肉，您给我来一碗。"靳师傅看了看他说："你不是刚盛过去的吗？怎么？这么一会就又来了？你别蒙我呀。"这位二哥汗都急下来了："不是，不是，靳师傅，我也记得您给我盛了，可是您看这碗连个油星都没有呀！是个新碗。再说我也不能吃这么快呀！我刚端走就能吃完吗？靳师傅一想，可也是呀。就问："那你说这肉哪去了？""您根本

就没给我盛啊。您看我这嘴上有油吗?”靳师傅一看，确实没有。这位二哥说:“您再给我来碗吧。”靳师傅说:“唉! 没辙，你这是特殊情况，再给你盛一碗。”这位二哥说:“谢谢，这还差不离儿。”等这位回来坐下，于恒也吃完了。几个馒头下去了，两碗肉也下去了。肚子里连底还没垫上呢。他端着空碗，也遛遛达达过来了。于恒个儿高，别人要向上递碗，傻小子不用，他把碗一放:“给我来一碗。”靳师傅一看，虽然他是半生脸儿，可是靳师傅认得，刚才他把肉盛走了。说:“你不是盛走了吗?”“我吃完了。”“吃完了? 谁让你吃那么快呢? 馒头管够，肉还能管够吗? 得了，那边有个咸菜盆，你去盛点儿就着吃，凑合吧。下午还得干活呢!”“那，那咸菜没有肉好吃。”靳师傅也乐了:“多新鲜呀，谁让你嘴急呢? 光吃肉不吃馒头，别说一碗了，两碗也不够呀。”“我就是吃了两碗呀。”“那你是吃谁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吃的我的。”“那你干嘛还来要?”“你干嘛还给他盛呀?”他刚才有一碗肉，你干嘛还给他又盛一碗?”嘿! 瞧呀，人家可挑眼了。“这是哪个头儿介绍来的? 你，你从哪来的?”其实靳师傅以为傻小子是哪个头儿介绍来的。他一问，傻小子倒说实话了:“我从那边来的。”用手一指北山。“你从那边来的? 合算你不是我们山场的人?”猛英雄一摇头:“什么山场的，我是走道路过这里，你这舍肉，我不是就到这儿吃来了吗。”“嘿，你这大个儿可以呀，你这大眼儿贼，跑到我们这儿蒙肉吃来了啊。”那靳师傅的脾气很急，他拿起铁勺，照着傻小子的头顶抡起勺子，啪的一声就打了过去。说真的，傻小子吃了人家两碗肉、几个大馒头，打一下就打一下吧。可傻小子还不干，他说:“你打人，太没礼貌，这象话吗?”他往左一躲，用手一抓，傻小子个大，他把靳师傅从锅台里面拉出来，“啪”的一下就给扔到肉锅里去了，这肉锅里油花四溅。“哎哟，烫死我

了！”牛肉溅出来了，傻小子捡着就吃。刘三爷看见就喊：“嘿，靳师傅，你可犯了地名了。”这位靳师傅叫靳国。“您这回不叫靳国，叫进锅了。”好几个人都帮助架，也架不上来。刘三爷在一旁喊：“哪儿来的野种？跑到这儿来蒙肉吃还不算，还把我们大师傅扔到锅里？哥儿们，兄弟们打他！”有个叫王二楞的小伙子，嗖地一下子就蹦起来了。他长的壮实，个儿也不比于恒差。：“喝！你这小子竟敢到懒龙沟来蒙饭吃，我王二爷饶不了你。”王二楞伸手就去叼于恒的腕子。于恒一躲说：“干什么？吃你点肉，是赏你脸呢。你伸手就打人，你是哪儿哄来的？”于恒用右手往王二楞的肚子上一捅，也奔肉锅来了，坏了！那几个年轻人好容易把靳师傅从锅里捞出来，刚捞到锅台边儿，“哎哟！哎哟！”这王二楞又砸下来了。刚好把靳师傅又给砸锅里去了。刘三爷大喊：“哥儿们！兄弟们！给我上！”呼啦啦一下子上来了十几个年轻人，个个都是上山打窑的主儿，身强力壮。“打呀！”十几个往上这么一围，于恒这雌雄眼一瞪，来了一招叫虎抱龙，又猛又狠，这是金钢八式掌里的招数。刘三喊上了：“好哇，这小子受过高人的指点。”只见于恒猛一转身，抡起就打，抬脚就踢，这些工友可吃亏了，你起来，他躺下，他躺下，你起来，劈里扑楞，十几个不行，二十几个；二十个不行，三十几个；上来就是一倒一大片，一个个乌眼青，捂着腮帮子的，揉腿的，什么姿势都有。大伙儿议论说：“这大眼儿贼厉害呀。”刘三爷还真有招：“大家不要靠近他，预备石头子儿崩他！”这山场上，到处都有石头哇，大块小块都有。果然大伙儿呼啦啦都撤出来了，把傻小子闪在当中。这些人猫腰捡石头就崩，砰噔乒乓一阵乱砍，石头块砸在他脑袋上、身上。“喝！这是干什么呢？给我解痒痒呀？”他一点儿不在乎。本来就一只眼，他就把那只眼也一眯，爱往哪儿砸，就往哪儿砸。大家手底下不闲

着，砰噔乒乓如急风似骤雨一阵乱砸，人家一人一只手扔一块就好几百块呀，这样打来打去就把傻小子打倒在地上了。傻小子心说，来吧，打吧。象这种山场弄死个人，很不算什么。石头子都快把傻小子埋起来了，成了石头堆了。傻小子两碗肉五个馒头下去，用这石头子一崩倒崩舒服了，好像睡着了，他闭着眼睛。刘三爷说："别打了，别把他崩死了！"大家都不打了，在四下瞧着。刘三爷说："我过去看看."刘三爷用手扒拉扒拉，傻小子的脸露出来了，刘三爷心里想，许把他砸死了吧？他怎么不言语呢？刘三爷用右手往他下巴颏一搁，想试试他的鼻子还有没有气。刘三爷的手刚到傻小子的嘴边儿，傻小子闭着眼，迷迷糊糊想起了刚才吃的那块脆骨来了，搁在嘴里，咔嘣咔嘣，嘿！那个香呀。他琢磨着香，就把嘴张开了，刘三爷正把手伸到傻小子的嘴里，傻小子想，怎么想脆骨，这脆骨就来了？傻小子咔喳一下，"哎哟！"把刘三爷的手指头咬下两个半截来。刘三爷托着右手："啊呀！"脸也白了，汗也出来了，好几个人把他架一边去了。猛英雄站起来，住四下一瞧，喝！他的脚底下可净是石头，是人家崩来的。他猫腰捡起一块儿石头："好哇，这回瞧我的吧！"他捡起石子往四外崩，劈里叭啦又是一阵，崩的大伙儿叫苦连天。刘三爷叫着："快！快架着我去找掌柜的！"好几个人架着他一直往西去。山根底下有两座大窑洞，也安上了门窗，阳光充足，挺亮堂的。窑洞是冬暖夏凉。这里有两位掌柜，是亲兄弟俩。这时，二位正在窑洞里喝茶呢。他们准备等外面的兄弟们吃的不大离儿时也要吃饭了。这时刘三爷被人架着进来了："二位头，疼死我了！""哟，刘三爷怎么回事？""您要问，是如此这般，这么……这小子到这儿来蒙饭吃，还要打架。我以为他被打死了，把手伸到他嘴里，他一下子把我的手指头咬下来两半根儿，这人来搅咱们懒龙沟的山

场!”“啊！真大胆！竟敢到懒龙沟来搅闹，哼，岂有此理！来人哪，先给刘三爷的手上点药。”说着一伸手到木架上拿下两口刀，兄弟俩每人一口往身上一背，这儿有人给刘三爷上好药，哥儿俩可就出来了。

眨眼之间到了山场。“别打了！什么人敢到我懒龙沟搅闹?”这时大家让傻小子于恒给崩的四下逃窜，有好些流血的!“两位头儿您来了，这小子太凶了。”傻小子于恒说:“不让我崩，我就不崩了，肉可得给我留着!”猛英雄往这儿一站，身上的衣服都给崩碎了，特粗特壮，铜铸金刚，铁打罗汉一般啊！两个头儿过来了。于恒一看，这两个头也都在三十多岁，哥儿俩长的差不离。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青胡子茬，一条大辫子，穿蓝大褂，腰里煞着搭巴，每个人都拿着一口刀，晃晃悠悠走了过来问:“你是什么人？搅我懒龙沟，分明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傻小子捂肚子一瞪眼，心想，这俩人怎么瞧着怪眼熟的呀？傻小子用手一指前面这位道:“你，你不是小五吗?”跟着又一指后面的那位说:“你不是小六吗?”这二位一愣，上下一打量于恒，恍然大悟:“哎呀！您是牛儿哥哥。”当啷啷，这两人把刀扔下，进身磕头:“牛儿哥哥，您好啊！十多年不见了。”傻小子伸手把他们搀了起来说道:“五哇、六哇，原来是你们两个，真是千里他乡遇故交呀。”敢情傻小子是淮安府的人，跑到云南这儿碰到亲戚了。

这个五儿叫杜勇，这个六儿叫杜猛，他们是亲哥儿俩呀！他们的母亲就是牛儿小子于恒的姑姑。不过于恒的父母没有了，杜勇、杜猛的父母也没有了。但他们杜家的家业可比于恒他们家富裕得多，哥儿俩也是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的人。哥儿俩凭自己过日子，过得也不错，于恒吃穷了，经常到表弟家去吃饭，所以哥儿仨的感情特别好。杜勇和杜猛也从小爱练武

功，而且功夫还不错。他们家有个街坊姓王，名字叫王仁，外号叫王老实。他为什么叫王老实呀？他是指卖豆腐种地吃饭。他家东口有那么十几亩地，这个地呀，挨着于家庄的首户大财主，姓张叫张有义。张有义有个儿子在淮安府当红笔师爷。这一来，张有义仗着官府的势力，仗着他儿子的势力，无恶不作，欺男霸女，鱼肉百姓。说真的，于家庄的黎民百姓没有不恨这个张有义的。王老实的地挨着张有义，张有义瞪着眼就霸占了王老实两亩地，人家硬把界石移过去了。王老实敢怒不敢言。得了，忍了吧。王老实能忍，本村的人谁都知道，可谁听见这事，谁都生气。尤其是杜勇、杜猛都是十几岁，又会两下子，就找王老实去了。哥儿俩说:“王仁哥，你怎么让张有义这么欺负你呀?”王老实长叹一口气，眼含痛泪，细说一遍，杜家弟兄闻此言，气冲斗牛，怒生肝胆，欲与张有义论争一番。

# 第二十九回 乱中乱双猛搅重阳 强中强群侠看和尚

上回书说到杜家兄弟到王老实家里来问，为什么张有义在漂母河一带如此欺压乡邻。王老实告诉哥俩:“就因为他儿子张政在淮安府当红笔师爷，方圆百八十里，谁敢惹他张有义呀?”“那您也得告他呀，凭白无故的占了您二亩地，您一共才几亩地呀？您还吃什么？这么办吧，我们给您出个主意，告他去。”架不住杜勇、杜猛老是鼓动王老实告状，王老实就写了一张呈子在淮安府把张有义告了。不料想，张有义连城都没进，城里就下来差人把王老实抓起来，张有义的儿子张政使了个手段硬说王老实借了他家的钱，二亩地不够，你还得再给我三亩地。王老实惹得起吗？连堂都没过，就下了大狱了。杜勇、杜猛知道这件事后，哥俩觉着对不起王老实。杜猛说:“哥哥，咱们把练武的小兄弟们找来到村边大树林等他，他这两天去淮安府，咱们劫住他，让他写下字据，把地还给王老实。如果说他要不退地，咱们就揍他，也解恨呀!”小哥儿俩想问题太简单，顾前不顾后，他们便和本村的十多个小伙子准备好纸笔墨和小桌子，连同打人的棍子都准备好了。打听到张有义明天就去淮安城，便躲在村口树林后等着。果然，太阳老高的时候，张有义骑着菊花青大骡子，穿得很阔，飞扬跋扈出了于家庄，一直北奔淮安府。刚走到树林边上，杜勇、杜猛带着人出来了。张有义一拢丝缰，说道:“哟，爷儿们！这、这是干什么？有活好说。”杜勇一瞪眼:“张有义，我是你祖宗。走！到树林里边去!”老地主吓傻了:“哎，别呀！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事直

说吧。”杜猛一揪他:“你下来吧!”一用力把老头子给揪下马来。这群小伙子连捏带打，推推搡搡就把他弄进了小树林。张有义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央告:“哎哟，哎哟!得了，老少爷们，乡里乡亲的，饶了我吧!”他再一瞧，不对劲儿呀!这小桌上放着纸砚笔墨，旁边放着二尺四寸长，跟鸡蛋那么粗的小木棍，有二十多根。这是要宰我呀!杜勇一指:“张有义!有这么一句话，士居三十载，无友不亲人。你祖上也是在这埋的，都是乡里乡亲的。我问你，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怎么老虎尽吃回头食呀!王老实这人有多老实，家里有多穷哇，你占了人家的地，告你不应该吗?可你借着儿子的势力，欺压良善，你太可恶了!今天，我们弟兄几个要管教于你，非打你个腿折胳膊烂不成!”张有义吓得直哆嗦，脸色也白了，刚才那顿连提带咬就够他受的了。他说好听的:“各位爷们，我错了!我不应该欺负王老实，你们让我到府里托个人情，把王老实放回来。”杜勇一抬手，“啪”一个大嘴巴，给张有义的槽牙打下两颗来。“别废话!你看看这儿，有笔墨纸砚，你来写个借字儿吧!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借王老实纹银两千两，不但给王老实还了那几亩地，还得还王老实纹银两千两。怎么样?你签字画押，我们也不怎么你。如果你不写，那么，你想活着出这个树林子，就比较费劲儿了。”杜猛生气呀:“得啦，别跟他废话，来个开锅烂吧。弟兄们打呀。”杜勇说:“别打。让他赶快写完，到府里把王老实给放回来，如果他不答应，咱们再给他来个开锅烂。”张有义把苦胆都吓破了:“好，好，我答应，我答应。”便哆哆嗦嗦来到桌前拿起笔写了一个借字。借王老实银子两千两，怎么个利息，怎么个归还，全写好了。并且把押也画上了。“得，我们也不难为你了，你滚吧。回头把王老实放回来。”

张有义上了骡子，抱头鼠窜出了树林，一路上魂不附体，

一直跑到淮安府衙门口。把骡子拴好就往里跑。官人拦住:“站住!”“诸位，我叫张有义，我儿子叫张政，在衙门里当红笔师爷。”“噢，张师爷?，进去吧。”等来到张政的屋里，张政一看他爸爸来了，忙问:“爸爸您怎么这样儿，出事了?”张有义泣不成声地说道:“杜勇，他们把我弄到树林里，让我写了借字儿，说让我还给王老实的地和二千两纹银，还得把王老实给放出去。孩子，你可得给我作主啊! 不然，我们没法在于家庄住了。”张政一听，脸就沉下来了，说:“杜勇、杜猛是什么东西?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好哇，那借字没用! 我赶紧找人把他们都抓起来。今天就干!”爷儿俩商量好了，万没想到，屋里有个书童叫方车，也是于家庄的人。他听说要害杜勇他们，心里很着急，因为他跟杜勇他们是好朋友。他暗暗合计着，借了个词就跑回家里。来到杜勇他们家忙说:“快跑吧! 他们就要来抓你们了。”杜勇不在乎:“我这有他的借字。”“这借字一点儿用都没有。快跑，要不就没命了!”杜勇也害怕了:“好吧，你先回去。”方车回府城了。小哥俩收拾了东西，还通知了各位赶紧跑，他们来到漂母河见到了于恒:“牛哥哥，我们走了，你自己保重吧。”从这里便和于恒分了手。

张政带着人跑到庄里，这些人全跑了。后来，王老实倒是给放回来了，可他的地全归张有义，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杜勇、杜猛回不了家，身上虽有几个钱，但也得靠打把式吃饭。离开淮安南下，经过几省，来到云南昆明地界的懒龙沟。听说这有个烧窑的山场，窑场的头儿是有名的活阎王，叫杨豹。手下管着三百来人，他们俩也补了名字下了窑。时间一长，他们才知道，杨豹这家伙，重利盘剥，欺压工友、喝众人的血。要不叫活阎王呢! 杜勇哥俩在这补了名字下了窑，吃大锅饭，一天二十四个工钱。可刚干了十来天，杨豹说:“杜勇啊，你干了

十天了，你得用钱吧，我借你点钱。”都是穷苦人，谁不想用钱？杜勇说：“好，杨总管，您借我五吊。”前后借上这么十吊，就利滚利了。一天二十四个钱，扣上吃饭钱十二个，再扣你的利息，再加上什么剃头打辫子钱，得！再干上两月，你就欠他的钱了。到了年底，这些工友都寒心哪。三一群、俩一伙的议论，“二哥，你不想家吗？”“我想我妈妈。老人家白发苍苍的，本想到窑上干几个月，挣几个钱带回去，让她老人家凑合着吃饭，可到了年底，算盘子一响，我还欠杨头儿的钱，想走都走不了。真让老人家白发倚门望穿秋水！”“柱子你怎么了？”“我想我媳妇。本来我们小两口一个孩子还不错，可是出了一当子事，跟人家借了钱，利滚利，利套利，我这辈子都还不清。我说我到窑场干活儿挣两儿钱回去还账，哪知这钱也不好挣啊。媳妇、孩子想我呀！”杜勇、杜猛这一瞧呀，就劝说道：“你们别哭了，哭死了也没用呀！其实我们哥俩也短他的钱，但这杨豹太可恨，太狠毒，喝咱们穷人的血呀！”“那怎么办呢，你惹的起他呀？”杜勇想了想就说：“咱们要想不受气，就得惹惹他，只要人心齐，咱们就杀了他，你们谁把他杀了，就算我杜勇干的。”一位年纪大的工友可就说话了：“你呀，来到这山场的日子不多，其实弄死杨豹，我们白弄，宰了他，往山涧里一摔，咱们再选个头不就完了吗。可杨豹胳膊粗，上面有人支持，咱得罪不起呀。”杜勇一听：“噢，是这么回事啊。好吧，既然大家都有仨好的、俩厚的，咱们串到一块好好商量商量，我来杀他。”“好，你要敢宰了他，我们大家举你当头儿。”杜勇说：“头不头的好说。只要咱们把杨豹杀了，可以喘口气，赚俩儿钱捎回家去，我们就不白卖力气了。但是，大家伙儿必须心齐。”大家商量好以后，每人都带着锤子，旧衣烂衫的直奔西去，就到这窑洞了。杨豹一看：“哟，伙计们都来了！”杜勇过来可说：“杨豹，

我们大伙，有干的日子多的，有干的日子少的，干来干去都为你一个人干了。大家都拉家带口的不容易，你不让我们活，我们也不让你活。”杨豹两眼一瞪，目露凶光：“怎么着，你们想干什么？想干就在这儿干，不想干的话，还清账目就给我滚！杜勇，你想在这儿挑事吗？”杨豹说着就往杜勇跟前来了。杜猛一声没言语，绕到杨豹的后头一抡铁锤，“咔”的一下子，就把杨豹的脑袋给打裂了。紧接着大家“哗”一下上去，全都举起锤子，劈哧啪喳往下砸，好嘛，把杨豹砸成一堆肉泥烂酱了，大伙儿还不解恨。杜勇、杜猛过来拦住：“成了！大家起来，把这尸体收拾收拾往山涧里一扔，血迹打扫干净，咱们凑在一块儿商量商量以后怎么办吧。”工友们坐在一起互相嘀咕，有人说了：“杜勇，这眼中钉肉中刺是你们哥俩给拔的，主意是你们出的，我们大家就公举你们哥俩当头了。”杜勇也义不容辞：“好！公举我们弟兄当头儿成啊，明天咱们往总柜呈报，就说杨豹掉在山涧里头摔成肉泥烂酱，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另外，你们大家公认我们哥俩当头，有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头一件，咱们这儿一共多少人，每个月大柜上收货发钱，钱下来，咱们人头份均摊，不象杨豹那样，每天一人二十四个钱，剩下的全装他腰包了。”工友们说：“头儿，我们出个主意吧。你们俩人，每人两份，我们大家每人一份，三百个人再公举出十个小头目来考勤，每个小头目各多半份，那样，我们每人也比现在挣得多了。您看这头一件这么办好不好？”杜勇、杜猛一听：“行啊，就这样，反正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哥俩顶着。第二件事，我们三百兄弟就势趴地下磕头，搓土为香，结为金兰之好拜把兄弟。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准跟谁起歹心，不管是窑上还是窑下，都是兄弟，同甘苦共患难。”“行哪，我们都同意。”“第三件，每个月咱们挤出二十人来，这二十人的

钱大家给他凑，让他拿钱回家探亲。他们回来后，下月再走二十。咱们一个月一次。你们说乐意不乐意。”“头儿哎，您想得真周到，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商定好后，就按计划往总柜一报事情的经过，又举荐杜勇、杜猛当头，上面也就同意了。哥俩就这样干上了。有回淮安那儿去的，也托人带个信儿打听打听家里到底怎么样了，可是始终没有准信呀，这么一晃就十多年。

懒龙沟这个事，可是越来越兴旺，大家伙儿又订出制度来，每月初二、十六吃犒劳。今天初二就吃炖牛肉犒劳大家，没想到傻小子于恒到懒龙沟争肉打架。杜勇吃惊地道：“哎哟，牛儿哥哥，是您哪！”傻小子于恒把两个兄弟抱住：“五儿、六儿，真没想到，从你们跑了以后，这么多年，也见不着你们两个。我还以为你们俩人死在外头了，没想到你们俩人还活着，傻哥哥心里难过。”“牛儿哥哥，当初我们那件事情怎么样了？”“这我不知道。”杜勇、杜猛想起来了，我这牛哥哥是个半憨子。便说道：“哥哥，别在这儿呆着了，跟我们到窑洞去吧。”好些人都过来问：“头儿，这个人是谁啊？我们还指望着让您给报仇哪！结果您二位跪下磕头了。我们这些人好多让他给打坏了，这三头儿的指头让他给咬下两半截来，靳师傅给扔肉锅里了，我们还怎么吃啊？”杜勇看了看大家，连忙抱歉地说：“诸位，真对不起！这是我的亲表兄。我们哥仨十几年不曾相逢见面了，没想到在懒龙沟见着了。诸位看在我们的面子上，受伤的赶紧先上药，今天咱们就歇工了。歇工的工钱由我们哥俩给大家补偿。一会儿再派人买肉重新炖。”牛儿小子一听：“等等！我不怕脏，把剩下的一锅肉归我吃。”杜勇笑了：“哈哈，不要紧，多买几十斤肉给我牛儿哥哥吃。来吧！您跟我们到窑洞去吧！”这样哥仨才回到窑洞。

等哥仨进了窑洞，杜勇就说："牛儿哥哥，你这一身衣裳都碎了。"傻小子点头："这不都是在这儿用石头块砍的吗？"杜勇想了一下："这样吧，给你做身衣裳。"说着就派人进来给傻小子量量尺寸，也还按照这土黄布裤子、左大襟白骨头钮子的样子，赶紧重新制做。哥俩伺候着傻小子擦脸、漱口、喝茶。牛儿小子直舔嘴唇："我饿呀。""好，等一会儿就吃。""表弟，你瞧哥哥我这狼狈呀。"杜勇忙问："是呀！牛儿哥哥我们多年没见面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啊？我们哥俩刚才都没认出你来，可你还认得我们俩人。""你们俩人，五儿、六儿我还认不出来吗？""是呀，我们小名你都记着哪！你往云南干嘛来了？"牛儿小子一言难尽呀，只道："嗨！别提了。"猛英雄于恒就把自己在淮安府怎么跳河摸鱼，怎么碰到老师，怎么学的能为，怎么在镖局里当差等等的事情，凡是能想起来的，陆陆续续、慢慢的都跟这两位表弟说了，一直说到现在的铁善寺。傻小子的话他们俩都懂。就听傻小子问："你们知道铁善寺离这儿还远吗？"杜勇说："不远啦，还有几十里地。""我就是要在九月九到铁善寺找我林儿哥哥去的。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不想回家吗？""牛儿哥哥，你现在还在镖行吗？""对！在镖行哪！""您那个林儿哥哥管事呀？""那当然了！噢，对了，我还有个朋友，听说是个王爷，岁数不小了，一千多岁了，大家都管他叫千岁。"杜勇忙给更正："嗨！那不是岁数不小了，是人家的爵位叫千岁爷，叫王爷。""哼！不管怎么说吧，他说什么人家都得听。他最喜欢我，我跟他说什么他也听。噢！你们俩现在干什么呢？"杜勇说："我们俩老在懒龙沟山场呆着，干一辈子又有什么意思呀！要不等你到了镖局，跟那位林儿哥哥或千岁爷说说，让我们哥俩也到镖局谋上两碗饭吃，可以吗？""那可以。五儿、六儿，你们俩还是有心的，老在这儿呆下去算怎么着？日久年陈了，旧事也就

被人们遗忘了。要不就回咱们老家去也行，到淮安照样有的是福享。只要我跟千岁爷说声，你们连客也不用请。当今世上，当官的都怕我这位千岁朋友。”杜勇忙谢道:“一切拜托了！我们是一点请客的钱都没有，这几年就说剩下一点儿，用钱的地方可多着呢。”“对，对！都有我呢。”说着话，衣服做得了，傻小子于恒换上，哥仨接着喝茶，叙旧。

工夫不大，牛肉炖得了。哥俩请牛儿哥哥吃饭。傻小子甩开腮帮子这个猛吃呀。杜勇问:“听说你刚才吃了碗肉了?”“两碗，还有五个馒头。”“那还不饱呀?”“嗨！五儿，你这是什么话？十个馒头我也能吃了，哥哥就是饭桶。”杜猛在一旁听了说:“哥哥，这么些年我们不在家，你小时候饭量没这么大呀。”“嗯，越来越大了。”哥俩看着牛儿小子又吃了不少的馒头和牛肉。

三个人吃完饭，坐在一起说话。于恒又问:“你们俩人刚才说离庙还有几十里?”杜勇算了算说:“也就四、五十里地。”“噢，这个庙的事你们知道吗?”“唉！庙里的事我们哪儿知道?”傻小子生气的说:“庙里的那秃驴，可不是玩艺儿呢，要把我林儿哥哥、老头哥哥都给杀死在庙里头。他们各方面做了准备，万一不成，还找了一个姓王的老头做了地雷，要用地雷炸死他们。这是我打死老虎后住在一个老和尚的庙里，那个做地雷的去跟老和尚说的。”杜勇、杜猛一听:“牛儿哥哥，你先等等，地雷?”傻小子点点头:“是地雷，就在墙外头那个亭子里，打算在那儿点着，一拉就爆炸了，一个也剩不下。”杜勇哥俩一听，简直吓坏了:“哎呀，一个出家人怎么那样歹毒!”“五儿、六儿，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我就是上那儿去，帮助林儿哥哥他们去的。唉，你们俩人有办法没有？要不咱们晚傍晌儿时蔫儿叭唧去了，把地雷给他刨出来，你们看怎么样?”杜勇他们想了

想:“牛儿哥哥，你别管了。这事，我们两个抽工夫先到铁善寺庙后头查看一下，我们在这儿呆好多年了，道路也挺熟悉，等我们看一看再说。”傻小子答应:“好吧！到九月九还有几天的日子哪?”杜勇告诉他:“没几天了，今天都九月初二了。”“噢！对，对，没…没几天了。”说着话，傻小子又犯毛病了，吃饱了犯困哪，躺那儿睡着了。

杜勇弟兄带着十几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直奔铁善寺来了。铁善寺修在山上头，前后左右都是大山，从铁善寺往南顺山道下去，有个山名叫蜜蜂岭，这是前山，后山也是绵延起伏的大山。他们十几个人就从后山上来了。来到铁善寺的庙墙外边，大家一看，这庙太大了，前后十层殿，后面还有塔院，倚着山势修的庙墙。果然离庙不太远，有个四角的风雨亭，上边一个圆顶，周围都有滴檐，四个犄角有四个云彩砣，下边四周栏杆围抱，台阶通道。哥俩仔细观瞧，四下无人，亭当中压着石头。兄弟俩把石头搬开，闪出一个洞口。杜勇头一个跳下去了，一看当中还有个大铁锅扣着，杜勇又把这铁锅打开，里头有绸子包着的包，再打开就发现药捻子了，在竹筒子里头盛着用绵纸包着的黑药面。只要有人在这儿一点，铁善寺就要爆炸，化为乌有。

一切查看完毕，杜勇带着大家回到懒龙沟。杜勇对于恒说:“牛儿哥哥，你傻傻呵呵的，这事你办不了，干脆我们干吧。我准备晚上带着人从那庙墙根儿刨下去，设法通到里面，把药捻子给弄折了，然后再把竹筒子里的药捻子给撤出来，最后刨出地雷给它埋了。外头通到亭子里的这一截药捻不动，即便他们点上火也响不了，这不就没事啦。”杜猛一听:“哎呀，这不太好刨，去少了人不成啊。”杜勇解释说:“咱们有的是人，三百来人，咱挑一些人去还不成啊，拿着铁锹、铁镐刨去。”杜猛

反驳说:“还是不成，人家铁善寺所有僧众都是武术大师，里面打梆子的都会梆子拳。咱们在庙外头一刨，人多声音大，万一被里边听见，那就很危险哪!”杜勇听了还是坚决地说:“怕也不行，反正多加小心吧。”

众人商量好了以后，告诉所有的工友今天全不干活了，都休息。挑出一百来个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待命。直到天黑了，杜勇、杜猛把这事简单一提，大家都说:“行啊! 既然是您哥哥的事，也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一定去。”杜勇又嘱咐大家一番:“千万别出声，寺里都是有名的把式匠，万一叫人知道了，我们可就跑不了了。”大家遵命，队伍出发了。

时间不大到了庙外，人分几拨轮着刨开了。没多大工夫，大药捻子的筒子给刨着了。一个人上来说:“头儿，咱可刨出来了。”杜勇说:“好，设法把这竹筒子给砸断了，分成一节一节的往外运。”这人说了:“头儿，您先等等吧! 就说咱在这庙外干活，尽管严加小心，可也百十来号人呢，如果庙里也有人有动静，可就听见了。何况我们是在庙里的地底下干活，这怎么成呵?”杜勇一想:“对! 人多手杂，万一离地皮很浅，里头一动，外面的人就听见了，这可就糟了。必须把那三缸炸药先弄出来。”急得杜家兄弟来回搓手。这时候旁边过来两人:“头儿，你们俩儿别发愁。人少进去不管用，人多手杂，会有响动，这活不得劲干。”杜勇忙问:“你们俩有什么主意?”两人没说话，心中忐忑不安，欲言又止。杜勇看出来了:“不要紧，赶快说，这是行好的事。”其中一个人说道:“我叫卞龙，他叫卞虎，我们哥俩干什么的，大概头儿您还不知道。咱们懒龙沟里头藏龙卧虎干什么的都有，我们俩是偷坟掘墓的，唉! 这也是被穷所迫的，这偷坟掘墓也得有点功夫，从地上坐进去到地底下，摸着黑儿什么也看不见，全凭手上的工具。到了棺材的后头，撬开盖，

摸着黑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再盖上盖，埋好土。偷了你的坟、掘了你的墓，你都不知道，我们哥俩就是干这个的。不料想，最后一次同伙儿把我们俩人给出卖了，官人来捉拿，我们俩吓跑了不敢再回家，我们只好跑到懒龙沟里来了，报了名下窑干活。工具我们还带着哪！这活得我们俩下去干，人少好干活，没响动，这活有响动不行。”杜勇杜猛听了非常高兴：“你们俩有这种能耐，将来事情成功了，我杜勇、杜猛必有一份人情。”卞龙说：“头儿，您也别客气，这几年我们兄弟混得挺好，全亏了你们二位。”“好！咱们是自家帮自家，事不宜迟，你们俩赶紧干吧。”卞虎他们拿出工具来，告诉二杜：“您让大家赶快在底下除土，腾出地方来，一会儿我们好蹬出来，往外运东西。”二杜答应着，便派了几个人照要求去干了。卞家二兄弟也下去了，跟大蛤蟆一样。他们顺着竹筒子往里刨，土随后往外蹬以便运到井口。这样越刨越深入，刨出一段土，设法把带药捻的竹筒子撤出一节，人就慢慢往里续进。这俩人有这方面的专长，干起来非常顺手，进展也很快。眨眼间进入铁善寺的庙内了，卞家弟兄更是小心翼翼，连一点儿声音都听不到。这样越刨越往里，就刨到大雄宝殿的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药捻全都给撤出来了。铁善寺费尽了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欲置侯振远、童海川这些宾朋于死地，在这地雷上就费尽了心机，可万万没想到，这个地雷叫一个缺心眼的人给破了。

弟兄每天一起说笑，光阴过的快呀。眨眼到了九月九正日子，天刚闪亮，傻小子就起来了：“五呀，六呀，快点把我给送走吧。”杜勇、杜猛答应：“我们哥俩送你。”结果于恒给大家伙儿道了谢，哥仨出来，杜勇一边走一边嘱咐：“牛儿哥哥，见着你的那位王爷朋友和林儿哥哥可得想着点。”“这你们放心，我一定替你们想着点，到时候给你们托人情。”其实呀，一分手，傻

小子全忘记了，他哪有那么好的记性？

猛英雄高高兴兴顺着山口往里走，越走山越高，前面就是蜜蜂岭、通往铁善寺的咽喉要道了。于恒猛然间一抬头，不远处搭了不少的席棚，而且席棚上面苫着许多防雨的苫布，前面这座席棚可能有五间的口面，全都敞着，大长条的案子，上面红布蒙着。案子后头有大椅子，一共三把。这案子上搁着几个竹子编的小筐，里面一包一包的白纸包都包着药，还有一本大账。席棚四围悬灯结彩很是鲜艳。在三把椅子上坐着三个人。傻小子一瞧这里头有他认识的一个。你说这事新鲜不新鲜？上垂首这个人五十多岁，大高个、贲子头、窝抠眼、大鹰鼻子头、大嘴叉、花白胡子，在他脑袋上头还有一个大肉包。这人穿着一身蓝、煞绒绳，看不见脚底下，左肋下别着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下垂首也坐着一个大高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穿着一身蓝，煞绒绳，也别着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再看当中这位，大高个、黄脸膛，一身口袋布的衣服，腰里煞着皮带，正是猛英雄霹雳狂风甘虎。傻小子于恒纳闷呀！“哟，虎儿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再看这大棚旁边有根短柱子，拴着金睛雪花驼，骆驼也在这儿呢！

傻小子甘虎可没受于恒那么大的罪。他的骆驼跑了几次挨了几次摔，甘虎就明白了：“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一叫“哒嗬”它就站住，我越说“吁”，它就越跑。跟别的牲口正反着劲。”傻小子明白这个道理后就不挨摔了。到九月初八的下午，天快黑了，他也来到狐儿山下，但不进黔南客栈、也不进黑熊镇，吃好喝好后，拉着骆驼找个大树林在那儿睡了。今儿个一清早他起得特别早，骑着骆驼可就奔铁善寺了。顺着山道一进来，也走到傻小子于恒这地方，嗬！席棚搭起，悬灯结彩，十分热闹。人家都跟这儿列队了。这时，甘虎看到有那么父子

俩，父亲脑袋上有一个肉瘤，这人叫多头太岁赵远峰，头上长了一脑袋懒疤的是儿子，叫癞头太岁赵小乔，这父子俩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湖南洞庭湖君山寨的两位寨主。论能为，这父子俩不怎么样。但是，他们在洞庭湖山寨内训练了二百名长矛手，十分厉害。这些个长矛手弓硬箭长，铁善寺预备的埋伏里，这是头一条绝计。今天是正日子，赵远峰父子俩早就带着长矛手们埋伏在狐儿山的山口处。这里是咽喉要道，他们拿了一本大账，是自己人，谁来就把谁勾了，请他进庙。如果不是自己人，是童林、侯振远请来的朋友，那可就不成了，早已埋伏好的长矛手一听梆子声响，就乱箭齐发，把来人射死。

在订这条绝户计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当子事。赵远峰父子俩来到铁善寺的时候，法本交待说:“你们爷俩负责进山人员选择的事情，一定要把童林、侯振远致于死地。”赵远峰说:“铁善寺的仇人就是我们父子的仇人，我们同仇敌忾，绝不含糊。可是有一样，我们不认识账本上的字呀。”法本说:“这不要紧，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叫黄凤鬼燕凯，是塞北沙燕岭的二寨主，这个人认识字。等他来了，你就别让他进庙了，告诉他老方丈和我都有谕，请二寨主帮你的忙。他也是铁善寺的弟子，认识咱们的人。”赵远峰一听:“这还可以。可这二寨主我们不认识呀。”法本一听笑了:“这好办。这个人很好认，大个黄脸膛，使八棱紫金降魔杵，骑着个大骆驼、白色的。白毛骆驼叫金睛雪花驼，独一无二。”赵远峰点点头:“噢！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见着这个人就认了。”法本说:“好！你们爷俩就在山口住吧，他大概初七、八就到了。”这样，赵氏爷俩带着二百名长矛手就安扎在狐儿山的山口了。这里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森林茂密，真是一夫挡关，万众难攻。一切都布置好了，赵小乔很高兴:“爸爸，这个地方真不错。”“是呀，万事俱备，咱们专等燕二寨

主来了，他要不来，咱们爷俩还真不好办呢。”这样，他们父子俩可就等开燕凯了。等啊等啊，都到九月初八了，还没见这个人上来，依着赵小乔的意思，马上进山，无论如何跟法本师傅提提这事儿，咽喉要道至关重要，朋友仇人全在此一分，认错了可怎么得了哇。赵远峰一摆手:“你别着急，我问问你，他是撒请贴的，今儿个不来，明儿一早还不来吗？如果明天早晨还没来，咱就上山，请法本师傅赶紧派人，你看怎么样？”“好吧。”

第二天一大早，从远处就来了个骑骆驼的，“哒嗬、哒嗬！”可把赵家父子高兴坏了，赶紧排队相迎。等骑驼人一走近，赵远峰赶紧抱拳:“哎哟，燕二寨主一向可好？我们父子俩等您都等着急了，前两天就盼您快到哇！燕二寨主，下驼吧！”甘虎这孩子其实不傻，他一听这话，就知道有事。心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怎么管我叫燕二寨主哇？瞧这意思，他们是认错人了。便问道:“哟，二位，哈……，我不认识你们呀！”“噢，对，对，燕二寨主您不认得我们爷俩。我叫多头太岁赵远峰，他叫癞头太岁赵小乔，我的儿子。我们俩都是洞庭湖君山寨的寨主。我们带着二百名长矛手奉铁善寺的老师傅之命，来到铁善寺赴九月九重阳会。法本师傅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哪！二寨主，我们虽然不认识您，但我们知道您是沙燕岭的二寨主。法本师傅说了，燕二寨主最好认，大高个，黄脸膛，使八棱紫金降魔杵，骑着一匹金睛雪花驼。因为天下的朋友，铁善寺的英雄，都是您请的，所以您都认识。咱们在这儿就别进山了。这是咽喉要路，二百名长矛手已经安排好了，只要侯振远，童林的人一到，您一努嘴，咱就梆子一响万箭齐发，把他们射死在山口处。”甘虎一听，心说，“好损呀！把我师父，师大爷哄骗来了，呆会儿我爸爸来了，也一样射死。”他点了点头:“噢！这么

回事啊，哈哈，好极了。来，咱们里面说话。”“哎！燕二寨主，我们都准备好了。”甘虎吩咐道：“先把我的骆驼拉走，弄点沙土让它爬沙喂上。”甘虎心说，骆驼吃饱了休息好，他们什么时候发现了，我好逃跑。这时，赵氏父子把甘虎让到席棚内，擦脸，漱口，又预备好饭菜，爷俩陪着吃喝说话。甘虎一眼看见案子上的账本，就问：“这账本是干什么用的？”赵远峰忙说：“这您知道哇，里面都是您请来的各路宾朋，进去一个，您给画个圈，你识字呀。这样，画多少圈，咱好发多少包解药。”甘虎不明白解药是怎么回事，就问：“要解药有甚用？”赵远峰也奇怪：“您不都知道吗？”甘虎心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赵远峰解释说：“如果咱们这儿射不死，再往里去，半山腰的蜜蜂岭有个大棚献茶，这茶不能喝，里面放了蒙汗药，喝了之后就躺下，带的宝刀、宝剑全留下，杀了往山涧里一扔，万事大吉。”甘虎听完了，赶忙说：“对，对！是这么回事。等姓童的、姓侯的来了，只要是他们带的人，咱都往死射，射不死也不发解药。”“对，对！所以让您在这儿等着，帮我们辨认画圈呢。”甘虎又问：“再往里呢？”“再往里您不全知道吗？”甘虎心里着急，想把所有的计谋都打探出来，但表面上还得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所以他反着问：“我当然知道，可你们爷俩记清楚了没有？”赵远峰说：“我们爷俩也全知道，是法本师傅说的，再往里，离庙很近的时候，还有个大棚，在那儿献酒、献菜，酒菜全不能吃，也放了蒙汗药。不是咱们的人，喝了吃了就要趴下，宝刀宝剑拾起来，照样把人扔到山涧里去。”“噢！你们说得很对，看来，一点没记混呀。”但甘虎的心里直颤呼，好悬啊！甘虎又问：“我再考考你们进庙之后吧。”赵远峰说：“进庙，那就是离山门老远的就冲着门头僧摆手，一摆手就知道是自家人，便可以进去坐在大雄宝殿的西廊下。要不是咱们的人，不懂得摆手，埋伏在

周围的二百名短刀手，闻声就剁、剁死多少算多少。侥幸能进得大殿的，殿门边有个香池子，这池子底下全是熏香，上头做好了伪装，一烧香，熏香出来，不就把他们的人全熏倒了吗？咱们的人有解药，自然不怕了。”甘虎大笑：“哈哈，真是准确无疑。哎！对了，你们爷俩知道这蒙汗药、熏香是从哪儿来的吗？”赵远峰说：“是咱们铁善寺的朋友，五龙火祖严成严仙长的徒弟，下五门第二门的门长五毒真人张旋方和何敞春他们两人供给的呀。”甘虎试探着问：“这些情况太重要了，要是让童林、侯振远的人知道了，该多悬哪。刚才你们二位连我都不认识呢。”赵远峰说：“其实，您好认哪，法本师傅说了，黄脸儿，大个儿，使八棱紫金降魔杵，主要是骑金睛雪花大骆驼呀。”“哈哈，好了。吃完饭，咱们就得马上准备迎接客人，先把长矛手埋伏好。”其实，甘虎吓得连饭都不敢慢慢吃啦，立刻传命令，看好地势，各就各位，二百名长矛手每人一张弓，五十只箭，埋伏在丛林内。一个小头目拿着梆子站在大棚前，只要甘虎说声：“射！”梆子一响，绝对活不了。一切准备停妥，专等客人到了。甘虎心中后怕，他明白，这个地方这么要紧，真的让他们的人管了这个要地，那我师父童林、我师大爷这些人全活不了哇。赵远峰叫甘虎：“燕寨主，咱们坐下吧，说话客人就要到了。”“对，对！甘虎居中一坐，上垂首赵远峰，下垂首赵小乔。文房四宝，纸、笔、砚、墨放好了，大帐本往前方一搁，赵远峰说：“您查看查看，是您请的人，大概齐您都知道。”甘虎说：“我当然知道了。”他鼓着腮帮子假装识字似的翻着大帐，点着头、瞪着眼，帐上黑乎乎的字，他一个也不认识。这爷俩在旁边也瞪着眼睛看帐，也一个字不认得。甘虎心里明白，睁眼瞎懵不识字的。甘虎佯装说：“噢，这个是我请的，那个也是我请的。没错，没错。”正说着话呢，门口有马蹄响了，来了有三

十多个和尚。为首的一个人骑着一匹黑马，这个和尚身大过丈，往那一站跟黑塔似的。扫帚眉，大环眼，狮鼻阔口，大耳垂肩，青胡子茬。铁头皮明显显露着三块受戒的香疤拉，灰僧袍，圆领阔袖，肋下佩着戒刀。底下的和尚们有骑马的，也有步行的，人可不少。头一拨进去了。“哎，燕寨主，这是那拨呀?”甘虎说:“这个你甭管了，这可能咱不认识。”其实这是广东海南岛五指山昆卢寺的铁面如来法雷和尚，带着他的四个师弟和徒弟们来了，这些人是铁善寺请来的。跟着时间不大，又进去一拨儿。赵远峰可说话了:“要是不认识的，是不是咱们就号令长矛手，把他们射死呀?”甘虎想了一下道:“这个咱们也不能那么办。咱们不认识是不经咱们请来的朋友，但不见得就是童林、侯振远的人。”赵远峰点点头:“对，对！也许是咱们自己人哪，要误伤了，那可不好办。”甘虎点头:“对了。千万不能误伤朋友。咱们真正知道他是侯振远，童林的人，一个咱也不能往里放。”“说得对！这回可就全听您的了。”甘虎说:“听我的准没错。”正说着话，“哗——”又是一拨骑马的人，足有三四十号人。这是陕西红桃山袁氏八猴。哥八个:袁天江、袁天亮、袁天海、袁天志、袁天荡、袁天有、袁天红、袁天生，外号都是猴名:登山猴、越岭猴、蹿山猴、跳涧猴、多爪猴、六耳大猕猴、蓝面猴、金睛猴，这一拨人又过去了。傻小子甘虎对赵远峰说:“这拨人咱也不太熟，让他过去吧。”“好吧，听您的。您愿意让他过去就过去，不愿意让他过去您就吩咐，但是，别等他们到跟前了。只要他们顺着山口往上一走，在咱们长矛手的射程以内，您这么一说话，我后面的梆子一响，一摇旗，这不就成了吗?”“噢！对对对。”突然，甘虎一惊:“啊!”傻小子于恒来了。这下可把甘虎给吓坏了。甘虎想，牛儿小子认识我呀，他一来，事情不就暴露了吗？甘虎急得站起来了。赵远峰爷俩

一瞧："哟，燕寨主，您……""噢，别忙。"赵远峰说："是不是准备弓箭?"甘虎一摆手："这是我的朋友，牛头山的牛寨主。"甘虎怎么突然说出牛头山来了？不是牛儿小子吗，甘虎一着急就想到牛了。他一抱拳："嗬，牛寨主，认识俺黄风鬼燕凯吗？我们不是朋友吗?"傻小子于恒可就过来了，于恒生气呀！你是虎儿小子，怎么又成了黄风鬼燕凯小子了？为什么改名姓呀，什么毛病。他心里想着。可是于恒这个人拙嘴笨舌，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认识你呀，小子。"这不假呀，两人是认识。甘虎怕他再说话就坏了。甘虎说："你过来。"傻小子于恒就凑到桌案子前头来了。赵远峰就问："燕寨主，您看看，他在大帐的哪篇上啊?"甘虎直想乐，赵氏父子不识字，他自己不识字，又来了一位牛儿小子还是不识字，四个人八只大眼睛瞪得跟鸡蛋似的。甘虎一个劲儿的翻，用手一指："在这儿，就在这儿。"其实他这一指，还真是燕凯的那个塞北沙燕岭，不过是大寨主咕嘟野罕。咕嘟野罕还有三个徒弟，金咕嘟、银咕嘟、铁咕嘟，这三个人头上长角、力大无穷。傻小子甘虎往这儿一指，把笔拿过来，就在咕嘟野罕他们这些人的脑门上画了一个大圈。甘虎这一圈，这几位寨主爷可就够呛了。甘虎把笔往案上一搁便问于恒："牛寨主，你今天才到呀？噢，想必你身体还挺好的吧？既然把您请来了，您可听着，咱们铁善寺要跟童林、侯振远为仇作对，你打这儿往里走，人家要给你茶喝，再渴也别喝，你要一喝呀，那是蒙汗茶，喝了以后，你吃东西就不香了，人家就把你宰了。""嗯，知道了。"甘虎接着说："你再往里走，比如说碰着人家给你酒喝，给你肉吃……""那可得吃。"赵远峰一摆手："可别吃，那里有毒药，吃了就死。"于恒点头道："记住了，不吃。"甘虎又告诉他："再往里走，到山门前冲着人家一摆手，你就进去。到里头，是侯振远、童林的人就让

你坐到大雄宝殿的东边，是咱们铁善寺请的人一律坐在西边，你知道你应该往哪边坐吧。”“嗯！我知道了，小子。”甘虎又对傻小子于恒说：“来，过来！张开兜。”说着，伸手抓了一大把解药。赵远峰过来拦住说：“燕寨主，你怎么抓那么多解药呀？这不就一位寨主吗？”甘虎解释说：“不！牛头山有好几位牛头呢，他们都在后头还没来呢。让他都给带去吧，其他人来了就不给了。”甘虎转身又对于恒说：“牛寨主，这件事你就代劳了，其他几位寨主的解药就拜托你送给各位了，行吗？”于恒点头说：“燕寨主，我都记住了。”说完，带着解药往里走了。甘虎这时心里踏实多了。不过这也给甘虎提了个醒，我冒充黄风鬼燕凯，这黄风鬼能不来吗？这金睛雪花驼是他的呀！他要一来，不就揭穿我了吗？甘虎琢磨着怎么对付这燕凯呢？想了一会儿，便对赵远峰父子说：“我说，二位，你们听说了吗？”“什么事呀？燕寨主。”“咱们铁善寺两位老当家的，下这么大的力量是要跟侯振远、童林决一死战呢？”“哎呀，这个我们可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让我们到这儿来赴会。一切我们听法本师傅的。”甘虎一听他们的口气，胆就大起来了。他说：“告诉你们，童林有个徒弟，十分厉害。”“噢，他这个徒弟姓什么呢？”“白马河甘家堡人氏，姓甘名叫甘虎，有个外号叫霹雳狂风。”“霹雳狂风甘虎这个人，怎么个厉害法？”“啊，是这样的。咱们铁善寺这么多人，只要他一来，那就不得了，一拳一个，由上至下，全都给打死。”“哎哟，这个甘虎如此厉害。”赵远峰父子可吓坏了：“那么他来不来？”“准来，他能不来吗。”“哎呀，燕寨主这可不得了，咱们得想个办法把他致死。”“啊，我这不是跟你们爷俩提呢吗，吩咐弓箭手准备好了，一会儿他一来，我说射，马上开弓放箭，不能容片刻工夫。”“哎，一定这么办。但是这人您认得吗？”“认得。”“他什么长相呀？”“实话跟你们说吧，跟我这长

相差不离。大个儿，黄脸儿，可就是有一样，他没有金睛雪花驼和八棱紫金降魔杵。”赵远峰一听：“好！马上传我的命令，准备好。”说着就把埋伏的二百名长矛手准备好了，又命小头目拿着小旗、拿着梆子，机灵着点儿。甘虎正在琢磨着，黄风鬼燕凯步履蹒蹒顺着山道上来了。燕凯怎么今天才来呀？他骆驼没了，杵也没了，自己很懊头。住在许蒙的店里，他烦哪！摇头猫许蒙直说好的：“燕寨主，得啦，事到如今虽在我的店里头丢的，无论如何我也没法赔您。”“你也别赔了，你也赔不起。这些日子我在你店里住着，你说要我提前回铁善寺，人家一问我，我没的说，怪寒碜的，到九月九我再回去。”说到这里又想了想道：“许大哥您也别去，您一去提起这事我更寒碜了。”摇头猫许蒙一想便说：“也好，我不去了。”就给了燕凯五十两银子，他提前两天，就到了铁善寺山下了。在狐儿山下找地方住下，今天一清早收拾收拾，心说，好在今天全来了，大家跟侯振远、童林在山上铁善寺一干，也没人问我了。没想到他顺着山道刚一走，往上一瞧：“啊！”我的大骆驼怎么跑这儿拴着来了？“哎哟，大棚中间坐着的黄脸儿，大个儿不就是偷我骆驼的人吗？”燕凯须发皆张。傻小子甘虎站起来了，用手指着燕凯说：“甘虎，你真乃大胆！今天竟敢来铁善寺窥探军情，认识俺黄风鬼燕凯吗？”燕凯听了一惊，嗯？他怎么管我叫甘虎哇？为什么又自称是燕凯？想到这儿，便大声问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管我燕凯叫甘虎？我是燕凯！你是谁？”甘虎一指说：“你们爷俩看见没有，这个东西多厉害！”“是厉害。”“射！”甘虎传下命令，小旗一摇，梆子一响。万箭齐发，跟下雨一样，从上往下射。甭说射箭了，拿石头子儿也把燕凯给崩死了，他往哪儿躲呀？转眼之间，燕凯被射成了大刺猬一样，鲜血流了一片，躺在地下不动了。“得了，别射了。”小旗儿一晃，弓箭手停住。傻

小子甘虎带着赵远峰几个人到了切近，把燕凯提溜起来，扔到山涧底下。

大家刚坐好，又是一拨儿人进来了，这是广西红水江的爱花羽士徐文，惜花羽士徐武。这一拨儿刚过去，又过去一拨儿，一拨，一拨……跟着又一拨儿。这回来的是大别山的姚家五鬼，花面鬼姚恒、金睛鬼姚宝、长项大头鬼姚安、白面狠毒鬼姚顺、机灵鬼姚亮。这哥儿五个一拨过去了。又是一拨，山西石领关两家寨主，飞天猩猩仉仁杰，陆地猩猩仉仁义，这一拨也过去了。跟着又是一拨儿，人可不少，两匹马。上垂首这匹马是个老头，青须须的脸庞，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的小辫，顶还没谢呢！穿着米色绸长衫，煞着绒绳，脚蹬薄底福字履靴，肋下配着二刃双峰宝剑。下垂首的马上面坐着一个花面秃儿的老头，这是混河套的二家寨主，破头鼋韩成。这拨过去，跟着又是一拨，哎哟，这拨人可凶啊！一个个奇装异服，足有这么三十多位。为首的两个人骑马，都是红头发，身高丈二，膀阔三亭，紫红紫红的脸，红眉毛，红胡子，深眼窝儿，黄眼珠儿，大鼻子头儿，大嘴岔儿，面目狰狞！这是云南澜沧江乾鱼洞洞主野人熊车立山、协山都督车立达，他们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也别管俗家，还是僧家，还是道家，一拨一拨，进去这么多拨了。这时赵远峰可就有点儿照影子了："我说燕寨主，怎么这一拨儿一拨儿这么多啊？咱的人我怎没瞧见您给拦住给药啊？""啊，这个你放心，我有底。该给药的主儿他们都自己腰里掖着，就不用这儿拿了。最后呢，我把账一块儿给勾了就行了。没药的这些个人当然咱们得拦住，跟人家说清了。你呀，放心得了。哈哈，我在这还能有错儿吗？""对对对，要说燕寨主您在这儿也确实真没错儿。"刚说到这儿，顺着山口进来二位，甘虎这么一瞧，得，来了。上垂首白发苍苍形神潇

洒、圣手昆仑镇东侠师大爷侯廷侯振远；下垂首这位，三十多岁，太阳努着，眼睛鼓着，浑身气眼十足，紫脸膛、好精神，正是自己的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

原来老侠侯振远他们爷儿几个到贵溪县请过海乌龙展大旺后来到黑熊镇黔南客栈，跟人家掌柜的说好了："啊，到我们走的时候再算账，先给您五十两黄金、二百两白银。"大家伙儿跟二爷侯杰都见着了。一问，只有坏事包张旺、蛮子孔秀和两个傻小子没到。老侠心里头就有点儿打鼓，他们也该来了。到了第二天，蝎虎子白亮跟王三虎这老二位前后脚儿到了，他们奉众侠客爷之命，已经把所有的请贴完全都下到了，一份儿不短。大家都在店里等着、盼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直盼到初七，请的朋友也一位没来。老侠侯振远心里可就急了："我说这事儿……"西方侠于成一笑："哈哈，振远呀，这足以说明咱们的朋友地道。"王爷很纳闷儿："老侠客爷，您这话是怎么个意思?""你们很仓促地决定九月九重阳会大家伙儿在这聚齐，人家要是提前半个月到这儿，知道你们有钱没钱呢？人家是自己在外头打着店，到了日子再来，为了给本家省钱。""噢。"王爷一听："老侠客爷，您这话还真有点儿意思。我看最不让人放心的，就是这两个傻小子跟这两个坏小子没来，这倒是事儿。"正说着话，张旺、孔秀来了。狼狼狈狈，扛着杵，唉哟，可累含糊了。进来之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师大爷、师大爷、王爷。"挨着排儿的磕头。"张旺，那俩傻孩子呢?""唉！您可别提他们了，真要了我们的命了。您跟我师弟孔秀说饿着他们点儿，好，不但没饿着他们，这俩人把我们俩人给管住了，让我们俩人给扛杵。"大家伙儿一听，得！这玩艺儿三十多斤，搁在这俩人身上可就是份量了。孔秀和张旺就把半道儿上密林镇，怎么来怎么去，事情的经过都说了。甘虎拐跑了人家金睛

雪花大骆驼，傻小子于恒也把人家杵给扛跑了。“那么，这俩人上哪儿了?”“我们可真不知道。”其实啊，张旺跟孔秀早来了，在小店忍着呢，忒早了去一盘问，知道没得说。晚点去，人也多了，就顾不得盘问咱们了。现在大家伙儿是干着急没办法。初七就这么样过去了。一直到初八一清早，爷儿几个擦脸漱口，喝着茶在屋里头等着，在这么个工夫儿，底下人进来了:“哪位是侯老侠客爷、童侠客爷，外头来朋友了。”西方侠于成吩咐一声:“有请。”

时间不大，挑帘栊进来一拨人。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秋田秋佩雨，肋下佩着大宝剑，带着自己的三个弟子。大徒弟叫双手托天逍遥鬼蓝田宝、二徒弟叫低头看山自在鬼蓝田玉、三徒弟叫迈步过岭无行鬼蓝田壁，蓝氏三矬。后面还跟着一个扛大叉的、巡海夜叉石伦，他是苏州阊门外镇海镖局的镖主。海川抢步进身，跪倒磕头:“哥哥，您来了。”侯振远过来行礼:“老哥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山西太原府西方侠于老哥哥。”北侠和于爷见面后又给王爷行礼，然后二爷侯杰、小弟兄过来彼此都见礼。“快坐下吧。”请北侠坐下了，海川才问:“哥哥，就数您的道路远，您怎么倒提前来了呢?”“哈哈，兄弟，你还记得咱们在杭州临分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吗？到了云南以后有不得意的地方，需要愚兄帮助，只要二指宽的一个纸条儿，愚兄我必然来到。我哪能食言呢。再说我这又是为了王爷，还有于老哥哥在这儿。我来得太巧了，他是我久已慕名的前辈。”于成忙说:“得了，佩雨呀，咱也别客气了，都是这个岁数的，胡子都白了。那么您这是打哪儿来呀?”“您看这不是石伦吗？在杭州完事之后，石伦一定请我们爷儿几个到他苏州镇海镖局去住几天，我们这些日子尽在他那镖局子住着了，石镖主照顾的很周到。当然，我们也不闲着，爷儿几个一块攀谈切

磋武术。”于成转身问石伦：“石镖主，你这回可长能耐了吧？”“于老侠客爷，我是长能耐了，我跟着他们一天都长本事啊。接到请柬，我们爷儿几个就往这边来了。”大家伙儿坐着喝茶，跟着第二拨儿到了。

镇江瓜州张家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进来之后彼此见礼磕头叙来因。张老侠这儿刚安顿好了，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到了，彼此又见礼。童林给于成介绍，大家伙儿见礼。西方侠于成也认识了不少的兄弟。唉呀，又来一拨儿，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复姓司马单字名空，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还有龙泉寺的老方丈、海川的二师哥，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也来了。童林又给于老侠和王爷介绍，好在都是熟人，只有于老侠跟于秀对这些人不太熟悉。这拨儿刚来，又来了一拨儿，望潭庄的二老，神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彼此见完礼各道寒暄，跟着又一拨儿，杨家庄的展翅大鹏杨万春带着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还有火神庙的和尚神行赛罗宣普妙。真是一拨接着一拨。湖南三老，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铁戟将高麟高元甫带着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也到了。哎哟！跟着往后来的可就更多了，汉口利胜镖局镖主陆地仙狐上官伦，玉面小灵狐上官瑞，营口永发镖局镖主神枪张凯张四爷，远东镖局的镖主关东三老：边老乔、金老寿、侯老佩，还有白沙岭的梁氏三杰：梁光、梁志、梁勇，人称琉璃手、电光手、闪电手。大家刚见礼坐下，跟着可又来了一拨，这三位是镇江丹徒县莲花山荷叶岭的三家寨主：九朵莲花窦武窦文志、铁爪鱼鹰左雄、分水鹭鸶陈海。大家见礼刚坐下，又来了一拨儿，江西临江府夹江驿龙泉坞的弟兄王氏三杰：大爷金须铁背苍龙王增、二爷叱海乌龙王甲、三爷翻江小白龙王凯。大家伙儿彼此

见礼，各道寒暄。跟着镇南镖局长臂仙猿镖主陆永杰带着自己的弟子大力士周青也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叭”一挑帘子，海川一瞧很高兴，清河油坊镇自己的哥哥展翅金雕铁掌李源带着俩孩子，金毛吼李勇、银毛吼李宽进来了。过来一见礼，李源说话了:“我还没给老爷子磕头。”于老侠说:“兄弟，你先别给我磕头，赶紧过来给王爷行礼。”李源见过王爷之后又趴在地上给师父于成磕头。“哎，你起来吧。朋友们都在这儿，咱们可是各自各论，我不挑你的眼，你也别挑我的眼。”李源这么一听，合算师父这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又听于老侠说:“这没办法，肩膀齐为兄弟，我也不贪大，你也别攀小。”大家伙儿彼此见礼，这一见礼，孩子们都过来了，管西方侠于爷叫师爷爷。跟着过海乌龙展大旺，病肋犀牛吴霸也来了。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最后也到了。大家彼此叙旧，就是没有甘虎跟于恒。

到了下午，所请来的人基本上就算到齐了。预备了十几桌丰盛的酒席。童海川、侯振远哥俩给安顿了坐位，亲自轮流把盏，给众位群雄斟酒让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侠侯振远吩咐一声:“酒菜慢上，人役停住。”大家伙儿也就停杯不饮了，知道老侠侯振远有话要说。“众位哥哥兄弟、弟男、子侄，我侯振远今年八旬有余，从幼年闯荡江湖，南七北六十三省这么多年，蒙在坐的众位哥哥兄弟、弟男、子侄的照顾，我总算落了一个净胳膊净腿。指望老了在家里抱着胳膊根一忍，也就算完了。没想到我这好兄弟童林到了山东，由王爷陪着，约请我侯振远出山帮帮兄弟的忙。这个，我侯振远义不容辞。两次杭州擂，有劳众位千里迢迢蜂拥前往，我们是一家人了。但是众位的隆情盛意，我侯某死在九泉，也感激不尽。自己下了决心，都是山南海北的朋友，都是豪杰、武林同道，我再不能请大家

劳神了。没想到这一次我跟兄弟童林下云南八卦山拜望李庄主请国宝拿二小的同时，那晓得我们又得罪了铁善寺的方丈和他的弟子。说真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哇，要多个冤家可就不好了。人家两家方丈下了请贴约我兄弟赴九月九重阳大会。众位，如果只是到了那儿大摆桌，有酒有菜，吃完了，喝完了，抹着嘴儿一走，我可就不请众位来了，当然，众位也不缺这口吃。看来，明天赴会铁善寺有一场凶杀恶战啊！人家扬言我兄弟童林要灭铁善寺的山门，兴他一家武术。我请众位来，挑明了说，就是请众位哥哥兄弟帮帮我弟兄，助童林一臂之力。这不是把大家伙儿大老远的请来了吗，这么办，明天您愿意去的，我一定恭请；如果您不愿意去，这个我可也不勉强。大家伙儿听明白了，因为我们哥俩值不起这么大的人情啊！”西方侠于成在旁边可就说了："侯老大，您也不用客气了，来的就没有外人，最起码我们也都是武林的同道，同仇敌忾，至近的宾朋，来就得去，不去根本也不来。得了，我帮着兄弟你恭请众位明天赏脸，无论如何也得去铁善寺帮帮他们哥俩，给哥俩助助威风。”孔秀这么一听："唔呀，你这个老头子嘛，直到现在，才说了两句中听的话啊。”大家也说得好："这个，您放心吧，我们明天一定去。”唯有王爷看着这些人，他很羡慕啊，王爷心说，我是没能耐呀，将来这场事情完了，我非跟海川好好儿地练功夫不成。你瞧这些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老的、少的，等等不一，但是每一个人都英风叠抱，看起来英雄生在四野，豪杰长在八方，天下各省哪一处都有英雄好汉哪！侯振远跟海川落坐，恭请大家伙儿吃饭。饭后，掌上灯来，众人全在大庭里坐着。侯振远对王爷说了："王爷，看来铁善寺明天这场事，宴无好宴、会无好会。我想您是金枝玉叶，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这都是古圣

先贤的话。您老人家去，说真的，我们都有点儿担不起啊!”“说好了，明天我不去，你们众位只管去你们的，我带着几个孩子在店里头恭候佳音。”“那么您带着谁呀?”“我就带着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跟洪玉耳。这五个孩子，我瞧着哪个都爱，我们爷儿六个在家不去。”司马良、夏九龄他们这五个孩子一听，不敢当面噘嘴呀，背过脸儿去就噘嘴：我们干什么来了？您不让我们去，这是多大的场合呀，好武好练的一辈子准能赶上这么一回吗?

一夜无事。第二天，天刚刚闪亮，再备酒宴。大家用过饭，老侠侯振远跟童林他们哥俩可就提前走了。没想到顺着山口往上这么一走，一眼就看见这片席棚了，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老侠一看，嗯？一老一小当不间儿是甘虎，侯老侠就对童林说:“海川，这不是虎儿吗?”海川也看见了。怎么甘虎这孩子跑这儿来了？海川跟着就要过去。老侠侯振远十分仔细，准知道是另有隐情。“你别着急，咱们过去看看。”这时候就听见甘虎说话了:“行了，咱们的人来了，哈哈，二位请这边来，认识俺黄风鬼燕凯吗?”海川心说，这个孩子怎么叫黄风鬼燕凯呀？这是怎么回事？侯振远嘱咐海川:“你别说话了，啊，听我的。”接着，侯老侠对甘虎说:“哈哈，燕寨主认识您哪。”“噢，二位请过来。”来到这桌案前刚要说话，赵远峰一拦，您先等等。燕寨主，这是咱们铁善寺请的人吗?”“没错儿啊!”“噢，在哪儿写着呢？您找一找。”老侠侯振远知道甘虎不认字啊！他找什么呢？就看甘虎瞪着眼睛瞎瞧:“噢，这个就是。”“对对，这是。”“啊，这个也是。”他说是，这爷儿俩就点头。老侠明白了，这是不认识字的蒙不认识字的。老侠侯振远看见了甘虎点的这个是仙峡岭的老道五龙火祖严成和他的弟子小火蛇陈元。赵远峰点了点头，“那么这二位是哪儿的呀？您告诉我们。”哎哟，甘虎

的脑筋都绷起来了，贸然间问他这二位是哪儿的，他哪儿说得上来呀？“噢，这个，这是什么呢？我认识啊，这是刺儿山的，他们那的寨主都带刺儿，这老头儿叫大刺陈青，这年轻的是二寨主小刺陈明。”老侠侯振远这气呀，合算我八十多岁成了大刺陈青了，好小子，等完事之后，咱们爷俩再算账。甘虎对赵远峰说：“他们那儿人都带刺儿，啊，知道吗？”“啊，您说对，当然就对呀，那么您跟他们说说吧。”

“二位，您知道咱们铁善寺今天群雄大聚会，斗的是老儿侯振远、小儿童林吗？”童林这个气，怎么当着面骂我，就要发火儿，老侠侯振远给拦住了。“噢，噢，知道知道。”“噢，知道啊。咱们准备了几条绝户计，刚才你们二位到这儿，如果我要不搭茬儿，乱箭齐发，把你们二位就给射死了。打这儿往里走，有人献茶，别喝！那里头有蒙汗药，喝了就趴下；再往里走，有席棚，有人献酒献菜，让你吃点儿早点、喝点儿酒，你可一摆手就过去了，酒菜里也有蒙汗药。快到山门这儿，你冲这山门的僧人摆手，不然的话，人家有短刀手，突如其来的把您可就给剁了。往里去一直到大雄宝殿，记住了，侯振远、童林的人都让到东配殿，咱们请来的人都在西配殿。到了时候儿，还要在大雄宝殿的香池子以内，大家伙儿对天盟誓。别上当！那里头有熏香，一点着熏香，有多少人都熏趴下。来吧，张兜儿，我这儿给你们解药，进去可就想着闻啊！”老侠侯振远把兜儿张开了。赵远峰说话了：“您先等等，他们这儿有多少人啊，您用大把抓药呀？”“噢，他们那儿人多着呢，这个我知道，你们爷俩放心。”一把一把给抓了好几把。“啊！进去吧。”“哎！好好好，燕寨主回头见。”侯振远带着海川从这过来了，直奔蜜蜂岭。走到当中没人的地方侯老侠说：“唉呀，海川哪。”“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儿呀？预备了绝户计，要将你我弟兄置

于死地。既是那样，他这山口处，咽喉要路，最要紧。他怎么搁上甘虎了？而且，不认识字儿的蒙不认识字儿的。甘虎怎么会到了这儿呀?”“唉呀，这个我可也说不好，虎儿小子怎么到这儿来了呢？直到现在傻兄弟于恒咱们还没瞧见，也没法儿问哪!”海川不解的又问侯老侠:“哥哥，看来铁善寺一定要把咱们弟兄致死啊，他们意狠心毒，老天不佑啊。我就纳闷虎儿怎么会到这儿?”“嘿嘿，咱们别走了啦，在这儿等着吧，咱们约请的人，有虎儿认识的，也有虎儿不认识的，不给解药，回头出麻烦。”果然，一拨儿一拨儿又一拨，最后，王爷他们爷六个闻着解药就过来了。侯老侠一看急了，忙说:“哎哟！王爷，您怎么来了？不是跟您说了吗，不让您来。”“别介，这么热闹的事我不来，几个孩子也不干呀？您当初拦我的时候，我要说我来，多费唇舌。这个您走了，我们就势儿让人家掌柜的算还了店饭账，也就来了。反正完了事咱们就不上哪去，各奔东西了。”“唉，爷想得十分周到，很好很好。那么，您有解药了吗?”“虎儿小子都告诉我了，吓得我打了一个冷战。这个铁善寺里的和尚外饰温恭之貌，内藏虎狼之心，身为三宝弟子，胡作乱为。他们不但要把你们哥俩害死，还要把聘请的英雄全都害死。他们这心术也太不端啦!”“王爷说得对，草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大家往里走吧。”老少群雄合在一块儿，没有解药的全给了，大家都闻着往里来。刚到蜜蜂岭，这儿搭着一片席棚，有不少的人，都拿托盘端着热茶说:“老少英雄们，大清早来的，先喝点茶吧。”侠客们知道，这茶里头有蒙汗药。“谢谢，我们不喝了。”摆手儿，大家伙儿跟着往里走。果然走着走着又看到一片席棚，这又是一拨儿人哪。大席棚里有各种的酒、各种的菜，都备得十分精致。等爷儿几个一到，他们可就让:“诸位，大老远的来到狐儿山铁善寺，一路劳乏，大家伙儿随便用

点菜、用点酒，歇歇再走。”侯振远一摆手，二次又过去了。跟着奔山门，看着门头僧在山门这儿冲着老侠摆手，老侠也冲他们一摆手，爷儿几个可就平安地过来了。

铁善寺是一座大庙，鹰不落的红长墙一眼望不到边，往后有很多层殿堂、大影壁。三座山门全开着，悬灯结彩，上垂着两块夹杆石，三道铁腰儿，一根大竹竿儿，十八道箍儿，高极了。上头是葫芦金顶铁滑车，扑簌簌的响，悬着一面黄旗。黄缎子旗面上，红蜈蚣走穗，红火焰儿，红飘带，上头有字：龙福铁善寺。这山门上有块立额，蓝额金字，也有几个字：敕建龙福铁善寺。两面墙上的大字是：法轮常转。顺着山门往里看，一溜一溜的苍松古柏。这是一座几百年的古刹山林啊。那些大树几个人都搂不过来。正居中是一条方石甬路。一直从山门这儿往里走，就到了头层殿的穿堂殿。大啊！大家伙儿来到山门这儿，老少群雄可就进了山门了。进山门容易，出山门可就不容易了，这是虎穴龙潭啊！两旁边儿的配房很多，这个庙八里地方圆，确实是一座大庙。等来到这头层殿的穿堂殿，正居中的大肚弥陀佛前头摆着五供蜡扦儿祭祀之物。左右两根柱子上头有一幅对联，上联写：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配的是：见人便笑笑宇宙可笑之人。当中有一个红横批，黑字金堵头儿，四个大字是：皆大欢喜。哎哟，这大肚弥陀佛塑得跟真人一样，栩栩如生，自来带的那么乐。连王爷瞧着都好。老少群雄从大肚弥陀佛旁边转过来，后面是个韦陀神。护法韦陀合掌打问讯，上头架着八棱紫金降魔杵，身体高大，真有个相儿。打这韦陀神眼前头的门顺着台阶下来，是东西两配房、钟鼓二楼。等来到北殿，还是穿堂殿。这个穿堂殿里头就是摩家四将，又称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就是：风、调、雨、顺，栩栩如生。拿着宝剑的，这个剑锋代表着风；拿着琵琶的就得

调弦，所以代表的是调；拿着雨伞的，代表着下雨；第四个拿着一条小长虫，其实这种东西叫曲蟮，又叫蚯蚓，也就是谐着这顺的音，风调雨顺。过了四大金刚的穿堂殿，再往后可离着三层殿就很远了。院里也都栽种着苍松古柏，很多的花草。当中的甬路，东西的配房，一边七十二间，这就是铁善寺弟子练功站桩的地方了。屋里头的那块地，都站进很深去。东屋里是五十四式，西屋里是五十四式，都画在墙壁上，这是人家铁善寺的独门拳脚，一百零八招的铁蝠拳。一人一个样，什么姿式全都有。这还不算，还有一些专门画的是各种不同的兵刃，内外家全有，详细极了。再往里走，正当中的这层大殿里是十八罗汉，也都跟真人一样，每个罗汉头里都有个小香炉，点着香。爷儿几个瞻仰一番，由这十八罗汉堂再穿过去，东西两道大院儿，两个月亮门。月亮门上头，东边是“东来院”，西边是“西来院”，这里住的都是外来的僧人，十方住十方常修嘛。到这儿挂单吃饭的僧人，您得有衣钵戒牒和三宝。您得受过戒、脑门子上得有三块疤拉，还有六块，九块，最多十二块的。这不简单呀！僧门里的百丈清规，十分严格。就说到了斋堂，屋里有五百个和尚在吃饭，您从门口过，往里面听，跟没人一样。筷子不碰碗，碗不碰齿。谁真的有了响动，斋堂有师傅马上把您叫过来跪香，您甭吃这饭了。

大家从三世佛的殿前头转过去到殿后头，哎哟，大雄宝殿前，地势宽阔，东西配殿都有十五间的口面，前出一步廊，悬灯结彩。东殿的大殿门开着，也就是来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行李包裹东西放在殿里，后窗户开着很凉快。东廊下设摆了很多的桌椅，只有一个人——叱海金牛于恒在那儿坐着呢。西配殿廊沿下人很多，都是铁善寺请来的。大家那儿吃着点心，喝着茶，高谈阔论，山南海北聊着，有僧众侍奉。当中是个大月

台，这个月台顶上头有天棚，月台的南头，是一个古铜的大香炉。这个月台四丈见方，四尺高，周围是石头，条石的帮儿，当中是土的，显得十分结实。在这上头动手，太方便了。往北边是倒下的台阶，有一个香池子，新砌的，说是熏香就在这里头。老侠侯振远明白，要动手啊，可能就在这上头。这个上头有硬架天棚罩着整个院子，在月台的正当中顶上头是个八角的天井，周围有铁丝网着，拧成了花儿圈着，里面镶着玻璃窗，一扇儿一扇儿的好象是个气眼，这可也不小呢。往北大殿看，前出一步廊，斗拱重檐，好巍峨的建筑，画栋雕梁啊！挂着虾米须的斑竹帘已经卷起来了。爷儿几个往里看，迎着北山墙是神龛，当中塑着释迦牟尼佛，法相庄严。手，一个指天、一个划地，黄云缎子的幡门撩着，香烟缭绕。有个翘头的大供桌，古铜的五供腊扦儿，还有一个大铜磬，一只胳膊粗的大磬槌儿，又叫王花棒，在腊扦上的铜圆盘里放着。嗬！这大殿里的地方十分广阔，靠墙边的经箱，经格子很多，里边放着各种经卷。供桌的前边有两把硬木太师椅，椅帔椅垫都是黄云缎子做成，上面坐着两位堂堂正正的大和尚。

# 第三十回 铁善寺暗伏十绝计 战月台双猛杀四寨

上回书说到双猛搅重阳，群侠无惊无险，来到东配殿廊檐下。众人往大殿以内观瞧：太师椅上端坐两位高僧，西边这位站起来晃荡荡，身体高大，魁梧奇伟，足有九尺多高。前胸宽背膀厚，虎体熊腰，真是四楞胳膊起青线，浑身的犍子肉。往那里一站，非常结实。这位和尚长得大脑瓜、黑脸膛，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白了，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闪闪发光，鼻直口阔，大耳垂轮，颌下一部黄胡须苫满前胸，怎么也得有七十岁往外了。铁头皮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这是本庙二当家的，监寺的铁面伽蓝佛济源和尚哪。他往这儿一坐，微然一撇嘴这份儿大了。说真的，浑身横练，骨硬如钢，出家的僧人自幼为僧，童男子啊，棒极了！你给他一刀，白砍！上垂首这位老和尚起码在八十岁往外了，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身穿黄云缎子的僧袍，腰系黄绒绳，寸底黄僧鞋，白绫的高腰儿袜子。赤红脸，微抬眼睑慧目放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相称，颌下一部银髯。头上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背插麈尾，面目慈祥。他就是本铁善寺的方丈主持，当家的济慈和尚，紫面伽蓝佛。

老少群雄都奔东配殿，来到东廊下大家纷纷落坐。海川告诉刘俊把爷儿几个带的行李完全搁在东配殿里头。这包袱可不少哪，起码也有好几十个，刘俊全给拿进去了。然后把自己的包袱也放在里面，就连海川的龙批大票跟他在麒麟山洗砚池得的墨鱼皮也放在里面了。刘俊出来，准备茶水招待众位群雄。

等所有的人落座后，侯振远、童林二位才过来细问于恒:“兄弟，你跟虎儿小子没在一块儿吧?”“在一起呢。”“那么在一块儿，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他又在下面席棚呢?”于恒说:“有一天，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店里，人家后门那儿有匹骆驼，不是长脖子马，也不是小耳朵驴，是骆驼。虎儿非要骑，把我还给拽了一大跟头，他骑人家骆驼跑了。人家本家来了，那我还不跑吗?我又把人家那杵给偷跑了。坏事包张旺跟孔秀他们俩也跑了，我就一个人下来了。可是我一个钱也没有啊，傻兄弟我苦极了。”“噢，兄弟你苦哥哥我知道。”于恒接着说:“那天天快黑了，我碰见一只大猫，敢情是老虎，它要吃我，我真急了，给了它一拳头，把它给打死了。我又碰上一个和尚，人家和尚把我带到他的庙里，那老和尚叫什么水晶肘。”“什么水晶肘?是不是叫水晶和尚亚然呀?”“对，叫水晶和尚!岁数不小了。他问我吃饭了么?我说我得吃肉，他们就弄虎肉让我吃，结果我拉稀了，拉人一院子屎。”海川心说，我这傻兄弟真有出息。“第二天病了，老和尚把我带到他那屋里去，让我休息，给我治病，慢慢儿好了。来了一个姓王的老头儿，他说铁善寺的和尚要跟你们俩玩命，非要把你们两个人宰了不可。他们在月台底下装了三缸炸药，这药捻子通到庙外头，绝户计不成，最后就点这药捻儿，让你们两个人，还有你们带的人跟这铁善寺同归于尽。”“啊?”老侠侯振远一听没吓死，这里头还有王爷呢。侯老侠急忙问:“那么，那么这个事情?”“你，你着什么急啊，你知道我这人说话快不了，着什么急。”老侠侯振远心说，我是个不着急的人，可说这个，我还不着急啊!傻小子接着说:“知道这事我也着急啊，我说这怎么好?老和尚问我，你还上铁善寺去吗?我说我找老头哥哥、林儿哥哥，和尚要害他们俩，我怎么能不去啊，我们哥儿几个死就死在一块吧。”哎

哟，老侠侯振远听这话，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眼泪险一些没下来。就说傻兄弟这人，心眼诚实，他跟我跟童林的心是一个，这意思是死都愿意死在一块儿。“兄弟，你往下说吧。”“我呢，就打老和尚那破庙出来了，人家给俩钱儿我全花完了，我挨饿了。我走到一个大山沟，看人家很多人拿着碗盛牛肉、吃大馒头。我以为那是许愿的，施舍馒头和肉呢，敢情不是，我跟人家干起来了，把一个小工头的手指头给咬掉了。”童林一听，嘿！你可真有出手的。跟人家打起来了。“你瞧，我这身衣服是新的，那是人家给我做的。因为我在那碰见我表弟了，他们在那儿当头儿哪。小五儿、小六儿过去在家里打抱不平，结果叫官府抓得很紧，他们就跑了，跑到懒龙沟当头儿了。人家给我换了衣裳，给我做牛肉吃。我把铁善寺的事情这么一说，他们俩说不要紧，就带着人趁晚上天黑把那地沟刨开，把药捻子都给弄出来了。现在他要再点呀，就点那捻吧，后头什么都没有了，这月台底下就剩仨空缸了。我今儿一清早来，就碰见我们虎儿了，他给了我解药，我跑这忍着来了。”老侠侯振远想，铁善寺欲置我和童林于死地，安排这样的狠毒之计，他自认为很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天不佑恶人。你们是出家人办这事，可万万没想到，这样周密的计划竟让两个傻小子给搅了。虎儿小子冒充铁善寺的人，使群侠化险为夷，顺利过关；牛儿小子把地雷给破了。侯老侠感激的说：“太好了，太好了，哥哥我谢谢你。”“甭谢了。”这时孔秀、张旺过来了，还拿着杵哪。“唉呀，弥陀佛，你真把我急死了。虎儿小子跑哪去了，爷们儿，你怎么跑这来了？”“唔呀，牛儿小子你怎么跑到这旮里来了？”“我不跟你们费话了，我那杵拿来了吗？”“这不是在这旮里呢吗！全搁在八仙桌底下了。噢，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于恒问：“你给我介绍谁呀？”“唔呀，师弟你过来。”病肋

犀牛吴霸过来问:“师兄，什么事?”孔秀指着于恒说,“这是咱们本门本户的亲师叔，也是咱们师父的师弟，他叫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孔秀又对傻小子说:“牛儿小子，这是你师哥给你收的师侄，叫病肋犀牛吴霸。”这个吴霸可不敢亏礼，趴地下道:“师叔在上，侄儿吴霸参拜。”“小子，小子，起来，我上这么大没人给我磕过头，你给我磕头干什么，你就记住我是牛儿小子就行了。”吴霸一想，我这傻师叔是个糊涂虫啊。“你就坐这儿吧。”他们四个人坐在一块儿了。

这个时候，熏香烧起来了，工夫不大，可就倒下了不少人，奇怪的是，所有东配殿的来人，甭管老的、小的，有一位算一位，一个没被熏倒，而铁善寺请来的山南英雄，海北豪杰，眼瞅着往下倒。济慈和尚看着新鲜，便问济源:“师弟，你看见没有，东西两廊下解药颠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远峰、赵小乔父子二人，在山下是怎么办的？东廊下的人都闻解药了，怎么咱们约请来的人一位闻解药的也没有啊?”“是啊，小弟也正在纳闷儿。”“来人哪。”济慈一抬头，两旁边站着的和尚、小沙弥子，足有二十位，还站着许多的俗家弟子，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座山雕彭飞彭万里、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全都在这儿。还有两位大和尚的四大弟子，法本、法铎、法广和金面猫法通也在旁边侍候着。老和尚一叫，狠毒虫法本就过来了:“伺候师父。”“法本，山口外头你安排谁了?”“禀恩师，弟子安排的是黄风鬼燕凯燕二寨主，还有赵远峰、赵小乔父子二人以及二百名长矛手。”“不对。你看看，东廊下都有解药，西廊下我们请来的人一个有解药的也没有，赶快派人把解药拿来送到西廊下去。”法本吩咐人去拿解药，然后回来。济慈说:“燕凯不至于不认识咱们的人呀?”“是啊，弟子我到山下去看看吧?”“快去，速报我知。”法本答应着由打铁善寺出来顺着山门往下

走，一直赶奔山下。越走越近，老远的就瞧见了，骆驼在那儿，心想，没错。赵远峰、赵小乔父子当中有个黄脸大个，可自己不认识。这甘虎也琢磨着，人家不可能老不知道啊，他加着很大的小心哪。这会儿便对赵家父子说:“哈哈哈，唉呀，我看这人上的不大离儿了。”“燕寨主，我们父子俩谢谢您，今天没有您，这场事可就干了。这个您看，满盘满碗，全始全终。”这时候法本来了，赵远峰、赵小乔一见，忙说:“法本师父，你来得太好了。黄风鬼燕二寨主今天一早就到了，不然的话，今天这事可就办砸了。甘虎心说要坏。法本一瞪眼:“他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黄风鬼燕凯在哪呢?”“啊?”赵远峰、赵小乔父子俩不由得各自回头，一个往左，一个往右，爷俩看着甘虎问:“你是谁?”甘虎早琢磨好啦，等这爷俩往自己这一瞧，他两只手攥好了拳头，照着这爷俩的脸上，咚咚两拳把爷俩就打着了，连人带椅子“咔嚓”就摔倒了。傻小子甘虎一个箭步顺着桌子就蹿出去了，把骆驼解下来，一骗腿上了金睛雪花驼。“哈哈哈，拿我当燕凯了，小子，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之徒霹雳狂风甘虎，明白吗？爷们儿，我走了。”一催骆驼就下去了。赵远峰、赵小乔一听，这才知道上当了。一拉三截棍，哗楞楞就要追。法本给拦住了:“等等，等等。”“法师傅，您看我说我们不认识他，您告诉我们黄脸大个儿，带着杵，有骆驼，这没错儿呀！我们问他是燕凯吗？他也说是。哪知道他是霹雳狂风甘虎。我们把燕凯燕二寨主射死了。”法本一问:“怎么回事?”“您要问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儿。”赵远峰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嘿嘿！二位呀真有点意思，得了，你们要到庙里去，会担不是的，趁早带着二百名硬弓手回转洞庭湖，走吧。”这爷俩走可是走，刚回到洞庭湖，又叫人家给请去了。谁给请去了？现在还不能提，到了时候，您就明白了。

法本派人拆席棚，自己便往回来，到了大雄宝殿之内，见方丈把刚才的事情细说一遍。济慈、济源十分生气。济慈问法铎和法广，你们俩人在甘家堡的时候就认识童林了吧?”“不错，我二人被擒的时候认识童林，也认识侯振远。”“好吧，你们俩人出去瞧瞧，看看他们来了没有。”法铎、法广两个和尚出来往东廊下一看，画地无形隐佚侠甘雨甘凤池早到了，同时也发现了王爷、西方侠于成，这些人他们都认得。老侠侯振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也在。两个和尚回来了:“师父，白马河甘家堡的画地无形隐佚侠甘雨甘凤池也在他们那边，还有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和那个王爷也在，而且侯振远、童林也都来了。”“弥陀佛，好吧，你马上到东廊下去，就说我弟兄二人有请镇东侠侯振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二位施主大雄宝殿以内谈话。”“是。”法铎答应着，赶紧从几案上把户书拿起来，拿出两位方丈的名片，转身形往外走，顺着月台边上一直往东来到东廊下，直接就到王爷跟于老侠、侯振远、海川他们爷几个这张桌前了。“弥陀佛，侯老侠客。”老侠侯振远赶紧一抱拳:“噢，高僧，您有什么事啊?”“奉我家两位方丈之命，面见侯老侠和童侠客，这是我家方丈的名片。”说着把名片交给侯振远。侯振远、童林都看完了，道:“高僧啊，两位方丈有什么吩咐吗?”“侯老侠，童侠客，我家方丈有请你们二位到大雄宝殿以内一谈。”“哈哈哈哈，好吧，既然高僧吩咐，我弟兄敢不如命? 请!”“你们二位稍候，我到大雄宝殿以内回禀一声。”说完以后，法铎转身形回大雄宝殿了。老侠侯振远站起来，伸手把宝剑摘下来了，往桌上一放，王爷给接过来说:“海川哪，你跟着哥哥到大雄宝殿与两位高僧见面，有这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切都听老哥哥的，你不要自作主张，也不要孟浪行事。”“是，童林知道。”这样，老侠侯振远在

前头，海川在后头，可就奔大雄宝殿来了。

刚来到堂阶下，法铎领着济慈、济源也从大雄宝殿里出来了。济慈在前头，济源在后头。说真的，济源这个头儿可比济慈高得多。济慈合掌打问讯口诵佛号:“弥陀佛，侯侠客，童侠客。”“哎呀，二位高僧。”老侠侯振远乐嘻嘻躬身施礼，一抱拳:“不知道二位高僧呼唤我弟兄，有何吩咐?”“哈哈哈哈，二位侠客，你们老二位莅临敝寺，门头僧又没有通报，我弟兄也不知道，恕过我弟兄有失迎接之罪！万望二位侠客多多原谅！”“高僧，说得哪里话来，我弟兄二人此番应邀来至铁善寺，冒昧造访，还望高僧多多海涵!”“啊，老侠客，客气了。”济慈一边说着话，一边微抬眼帘，看着侯振远跟童林。老侠侯振远确有一番丰采，童海川虽然衣不惊人，但是浑金璞玉，看得出来有很好的功底。“好吧，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禅堂以内待茶。”这样，侯振远、童林随二位高僧来到大雄宝殿内，座位早给准备好了，客座上，侯振远、童林；主座上，就是济慈跟济源。坐下以后，献上茶来。这地方儿，应当请人家和尚先说话，但是，童林先搭茬了。海川一抱拳:“不知道二位方丈有何法谕，将我弟兄呼唤至此？请方丈明白赐教。”说真的，济慈、济源对于童林很注意，一瞧这个小伙子一坐下不容侯振远说话，他就搭茬儿，就知道这个人性情十分直爽。济慈合掌当胸:“童侠客，静心安坐，小僧有下言上陈。”童林点头:“愿闻二位高僧的高论。”“哈哈哈哈，小僧弟兄隐居在铁善寺多年了，从来也没有出过庙宇。最近听江湖上的传言，阁下由打江西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小僧耳内灌满了阁下的威名。风闻阁下要跟我铁善寺的弟子为仇作对，说兴一家武术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小僧一想，不可能啊，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此僧家的不二法门，我可有点不信，这样我就派人下山调

查，但没能得到真相。不过铁善寺的弟子有几拨儿回到了寺里，说出一些事情，老僧虽然不信，可也不能不信。比如说太湖中山狮子寨的孟恩他现在这儿，他回来叙说你弟兄在太湖中山狮子寨飞扬跋扈。青水潭烈焰寨的弟子紫面龙君罗烈回到山中哭诉一番，他的小小山寨经营多年，心血费尽，结果被你们弟兄二位侠客一火焚毁。金银乱石岛九家弟子前后被你们弟兄给杀害了，难道说这些不是真的吗？话虽如此，但恐此话经过弟子之言，很有出入，我弟兄还不信，为此设立九月九重阳大会，特约阁下，并奉请侯老侠二位到此，小僧与二位侠客直接谈谈。童侠客要没有灭我铁善寺山门的心，就请阁下当众说明。小僧弟兄也不能过于谨慎，我愿意跟二位侠客在此焚香盟誓，以明心迹。不知道您认为怎么样？”济慈说完以后，济源在旁边打问讯：“如果童侠客确无此事，咱们明心以后，要对普天下英雄在月台上宣布此事，以释前嫌，免得日后互相猜忌，因为这个倒闹出事来，反为不美。今天，小僧我们弟兄二人请侠客来了，实为两家和好，不知二位侠客的心意如何？”海川是个直爽人，一辈子不会说谎话。有这么回事？就是有这么回事？没有这么回事，刀搁在脖梗上至死也不能认。海川听完了方丈的话，往起这么一站身一抱拳道：“二位高僧啊，我童林在江西卧虎山学艺十五年，这不假。奉恩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自立一门武术，这也不假。但要说我童海川有灭铁善寺之心，请问方丈，我们与您风马牛不相及，谁也碍不着谁，为什么要灭您铁善寺的山门呢？这只是江湖上的一种传言，一种捏造。不过有这么句话，来说是非，便是是非人。他们要在两位方丈面前搬弄是非，挑拨我两下不合。但方丈很英明，您把我童林跟我哥哥约到这儿了。我童林绝无此事，如果方丈不信，您可以去调查。再说，你们几位弟子也都在这儿，实之本有，实之本

无，实话实说，中山狮子寨到底怎么回事？青水潭烈焰寨倒底怎么回事？甚至于金银乱石岛，我们把你们铁善寺的弟子是杀了几个，可有一样儿，为什么杀的？方丈，事情不明个究竟，这又怎么能成呢？”“弥陀佛，童侠客口快心直，老僧怎能不信，侯老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老人家侯振远一抱拳：“二位高僧，我侯振远弟兄二人隐居山东，年近八旬，本想抱着胳膊根儿忍在家中不再出世了。好兄弟童林约我出来捉拿的是二小，请的是国宝，因为有杭州擂事起没有法子，我弟兄才到了杭州。所有的实事，我想我不说，高僧也明白。我兄弟童林兴一家武术，确实不假，我侯振远敢指天为誓，绝没有灭您铁善寺山门之意。您也是门户，我也是门户，我们互相尊敬都唯恐来不及，何必还要互相争夺呢？高僧，这个您放心吧。”“好，两位侠客既然这么说，我弟兄绝不能不信了。好吧，马上告诉小和尚，准备香案，我们要焚香盟誓。”就在大雄宝殿以内把净水盆拿过来，几位都洗了洗手，然后每人焚上一炷香，插在香炉之内。他们四位都跪倒了磕头，一起朗诵：“过往神明听真，弟子济慈、济源于今年九月九日设摆天下英雄会，把侯振远、童海川二位侠客请到庙中，把以往之事说明，并无侵害之意。重阳会以酒宴待人，并无歹意，其中若有相害之心，天必诛之。”说完以后，两个和尚都高声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看来他们好似心口如一。真要是那样，童海川多交几个朋友，在江湖绿林道多有一份力量，将来为自己兴一家武术，永远结上盟好，这不成了吴越一家了吗。其实呀，两位和尚可不是这个心哪，明中结好，暗中设摆绝户计，口是心非，不惜那数百年清静禅林，欲将杯盘之地变为干戈之场了。

和尚说完了，海川跟侯振远哥俩也在这跪着，海川说道：“过往神祗在上，信士弟子侯振远、童林一禀虔心对天一表，

我童林兴一家武术乃奉师之命，绝无伤害铁善寺之心，侯振远也没有助纣为虐之情。如若我弟兄心口不一，愿死无葬身之地。”弟兄二人把誓盟完了，也站起来了。两个和尚打问讯：“弥陀佛，二位侠客言重了，请二位侠客坐下一谈。”这样重新坐好，把香完全撤下去了。海川心说成了，但是老侠侯振远可明白，这和尚绝对是口是心非，不怀好意。才说：“既然我们哥俩儿跟方丈在神前盟誓了，不知道二位方丈还有什么法谕？”“哈哈哈哈！”济慈微然一笑：“小僧刚才跟二位侠客在大殿内盟过誓了，恐怕天下的英雄与本庙的弟子未能周知，我马上命徒弟到月台上当众宣布，以好表明我俩自此亲善和睦，为的是叫尽人皆知。天下武术本是一家，万朵桃花一树开。”这时济慈又对法铎说：“你到月台上当众宣布此事。”“弥陀佛，弟子遵命。”说完以后，法铎来到月台上，上了台阶往那一站，合掌打问讯：“弥陀佛，众位宾朋，请压言吧。天下的豪杰，众位侠客义士，各路英雄，保镖的达官，占山的山王，落草的寨主，还有本庙的门人弟子，大家听真，如今敝庙方丈设摆重阳会的宗旨，就是因为童侠客兴一家武术，声言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方丈命人下山调查，也未明真相，故尔设此重阳大会，请童侠客，侯老侠来到庙中，当面质问。结果，侯侠客、童侠客口口声声提出，并无其事，这不过是外面的风传。为此方丈与侯童二位侠客焚香盟誓。这样，我在月台上宣布，使众位皆知，童侠客与方丈在神圣之堂已经说好，自此合为一家，天下英雄休要猜疑，特此宣布本庙方丈谕下，请各位英雄落座，一起畅饮开怀，痛饮三觞。”

说完以后，法铎退下来回到大雄宝殿以内。虽然离着很远，海川、侯老侠以及东廊下所有的人完全都听真了。法铎施礼：“禀报二位老人家，弟子奉命，已经在月台上当众宣布了。”

两个和尚点了点头。海川心里可老大不乐意呀，听你们的话茬，好象是把我们哥俩揪来一样，到这儿当面质问我们，我们两个人跪在这儿陈述一番。分明把铁善寺说大了，压我童林一头。但是，这么些宾朋为此事来到铁善寺，宁愿和平了结，也不愿意打起来。所以英雄把这口气往下咽了。门户嘛，还得一点儿一点儿的创立，也不是一句话的事。“二位高僧，既然已经在佛前盟誓了，也在月台上宣布了，还有什么事吗？我童林愿闻。”“哈哈哈哈，童侠客，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事了。重阳会天下的英雄聚集在此，机会难得呀，打算请众位英雄入座，咱们大家伙畅饮三杯。然后，不管是谁，如果一时技痒，可以在月台上练两下功夫，留作纪念。弟子们上台也可以。如果有绝艺，也可以在台上献艺，也可以邀请各方的英雄侠义，到月台上当场比试，较量三合。哎，童侠客，侯老侠客，您二位听清楚了吗？这个较量，可不是杀人流血，武术讲究点到而已，以武会友，只不过是让天下英雄品评品评每位的绝艺，您看好吗?”童林一听，心说，你和尚什么心思，我全都明白，你就是仰仗铁善寺的势力，压我童林一头。童林说:“哈哈哈哈，高僧啊，您所说的太好了，我童林唯命是听。”说着话站起来了。“哥哥，咱们跟方丈告辞吧。”老侠侯振远也站起来了:“高僧，要是那样，我和我兄弟童林，就和二位告辞了。”“请请请。”两个和尚依然送到大雄宝殿的堂阶下，执手作别，然后回到殿内去了。

这哥俩遛遛达达来到东廊下，大家伙儿都在这儿呢。尤其是王爷很着急:“海川哪，两位方丈相邀你们弟兄二人，不知所议之事怎么样了?”海川一边坐下一边说:“两位方丈也不过是让大家伙儿喝杯酒，练练艺的意思。”就把方才的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正在这个时候，好多小沙弥出来，拿着托盘，里头摆

着各种精致的菜肴和美酒，一桌一桌的送。余外还有点心，每桌全有。东廊下的人，除了叱海金牛于恒、霹雳狂风甘虎，病肋犀牛吴霸、坏事包张旺和蛮子孔秀，他们五个人的这张桌显得忙乎，一边吃，一边抢人家边上那张桌的拿过来吃，剩下的都很文明。爷儿几个这儿正察看动静，突然从大殿里蹿出一个人来，垫步拧腰"噌"一下就上了月台。大家伙儿一看这人，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绒绳勒住狮子攀，身体很利便。黄头发黄脸膛，花纹的眉毛，十分精神。海川一瞧，认得，太湖中山寨的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

海川跟侯老侠从大殿一走，济慈、济源归座位。"师兄啊，您看得出来吗？侯振远还可以，那童林年轻，焉有不愤之意。"济慈一发狠："师弟，今天已然都来了，机会焉能错过，必要置侯振远、童林于死地。方称我弟兄的心头之愿。如果这条绝户计仍旧不成，那我弟兄只有奔凉爽亭去点地雷，让童林、侯振远与这铁善寺同归于尽。""好吧。"济源点了点头，两个和尚下了决心。"你们谁上去垫垫场子？"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一抱拳："弟子愿往。"说完了以后，孟恩马上收拾，短衣襟小打扮紧身利落，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合适，不绷不掉，这才打垫步拧腰出来，站到月台上，抱了个罗圈揖："众位，在下我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姓孟名恩字少伯，有个小小的美称金头狮子。众位，我金头狮子孟恩奉两家方丈之命，登上月台趁大家饮酒高兴之际，我献两招粗糙的笨艺，以博识者一笑。我练完了以后，众位，咱们就算开了场子，天下的英雄豪杰、武林道在场的宾朋，哪一个愿登月台献艺的，都可以。"说完以后，他往后一撤步："现在我说练可就练了，本来练不好，抛砖引玉吧！"只见他一下腰，一攥拳，练了一趟"大红拳"。他这趟大红拳打得还真不错。托钵式，站中央，倒退步，最难防。上打乌龙探

爪，下用撩阴掏裆。张生反身跳粉墙，探马掌令人难防。天师雷独一掌，老君八卦献阴阳，令人难搪。“啪，啪，啪”练完以后，行家看门道，力把看热闹。走行门让过步，行有行门，过有过步，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如钻，行若猿猴恰似狸猫，滴溜溜地打旋。打完了这套拳，往这儿一站，气不粗出，面不更色，恭恭敬敬。这时候，东月台下没人。童林他们都在东配殿坐着，由于人少，掌声也不热烈。西月台下可就不一样了，二百多人，桌子一张挨着一张，孟恩刚一练完，掌声四起，喝采声不断。孟恩孟少伯面有得色：“众位，在下献完了艺，哪位高兴，就可以登台献艺了！”说完以后，他转身下台阶就走了。刚说到这儿，有人高声喝喊：“好吧，在下我笨鸟先飞，给众位练趟功夫，孔圣人门前卖百家姓，这叫“班门弄斧”，只不过是给大家助一助酒兴，提一提精神。”这个人说着话，随着声音，蹿上了月台。这时候孟恩已经退下去了，这个人脚尖一点月台，往这儿一站，大家伙儿这么一瞧，这个人身上穿白绸裤褂，脚下白袜子搬尖洒鞋，绒绳煞着腰，往脸上看，白绸子绢帕缠住了头，斜拉麻花蝴蝶扣，白生生的一张脸，两道细眉、一双吊角的小眼睛、小鼻头薄片子嘴，两耳无轮。他站在月台上，觉得耀武扬威。“天下英雄听真，各路豪杰听清，在下乃是广西洪水江的人氏，姓徐名叫徐文，草号人称惜花羽士，自幼喜爱枪棒，当然，咱练的不好。今天被铁善寺邀请来，我也没有别的，献手儿功夫，让大家看着一笑就成了。不过有老师傅愿意登台，我也可以奉陪，走上三合两式。”说完了，他往后一撤，一抱拳，站在这儿，脸儿往东瞧：“哪位朋友可以上来啊？”他这叫挑战哪！其实这个人也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他还有个兄弟叫做爱花羽士徐武，他们在洪水江江面上使漂，这哥俩都不是好人。使漂是什么？就是在水面上使船

劫道，绿林道的行话叫“使漂”。他们两人要看见人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俊的，设法就要给祸害了，败坏妇女的名节，破坏妇女的一生幸福。现在徐文往这儿一站，人家东廊下的也有准备。

老侠侯振远跟海川回到东廊下以后，大家伙儿都坐下，海川把刚才的事情说了，现在吃着酒菜，老侠侯振远跟王爷和大家伙儿商量:“他们不过是惦着在月台上用武力挑起战斗，通过武力制服我跟海川。我们给他一个不上去，在这儿瞧热闹，不就成了吗。”敢情侯老侠的意思跟王爷的心思不一样。王爷听完了以后说:“哎，老侠客，你这个话我可有点不赞成。噢，人家想打，咱们就得忍着。要是那样，我们海川这家武术什么时候能兴出去呀？什么时候能在武林道里立住脚啊?”老侠于成一听:“王爷这话也对，忍着不象话，不过，咱们要打嘛，就得跟那够斗的打，不够斗的，就没多大意思了。这时候孟恩先上来，垫场子练功夫。徐文又上来了。老侠侯振远的意思，象这样人咱不上去。哪知道啊，东廊下上去人了。侯振远一看就生气，是坏事包张旺。其实，两次杭州擂，伤人，弄死人，都是这张旺，要不他怎么叫坏事包呢。但是，张旺的坏，可不是一般的坏，他的眼光看的比较远。张旺认为：铁善寺的和尚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花费这么多的钱，把南七北六十三省这么多的人物请这儿来，噢，说两句话，对天盟个誓就完了？他既然把人都邀来了，他就惦着打起来，你想不打都不成。莫若我来个笨鸟先飞。我瞧这徐文是饭桶，身子空，他也不成，我上去先把他弄趴下。嘿嘿！我先露个脸，不成的，我就打，成的，我见好就收。将来，到一块儿坐在那儿，也说得讲得。坏事包张旺是这个心思。张旺正要与徐文比武，这时甘虎从山外跑进来了，攥着大杵，骆驼搁在山门外头。他一眼就

看见于恒了:“嘿! 你这儿挺好吧?”“我这挺好，你快过来。”“唔呀，我说虎儿小子你可真可以呀! 你怎么糊里八涂跑到那旮里去啦?”甘虎得意地说:“巧劲儿，他们拿我当黄风鬼燕凯了。最后我把赵远峰和赵小乔这爷俩给揍了，我才骑着骆驼跑进来了。哈哈哈，哎，这是谁呀?”“唔呀，虎儿小子，你不认得，这是我们的师弟呀，师父最后收的徒弟叫病肋犀牛吴霸。我说吴霸师弟，这是你的师哥霹雳狂风甘虎。”傻小子于恒在旁边搭茬了:“咱们都是小子，以后还得多亲多近。”吴霸也照样得给甘虎行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他们五个在一块儿了。这会儿，张旺正琢磨着要把徐文给打了，便从东廊下出来了。老侠侯振远心说，哪回挑事都是你。

坏事包张旺打垫步拧腰上来了，惜花羽士徐文上下打量张旺: 五十多岁年纪，细条儿的身材、头发不梳、脸不洗，二指宽的皮条勒着个月牙儿小金箍铮明瓦亮，是个陀头发的和尚;一脸的滋泥，两道小眉毛似有如无，一双小圆眼睛滴溜乱转。小鼻子头，三角棱角口，一对锥把子耳朵。身上穿着青僧袍，腰里煞绒绳，别着三棱青铜峨嵋刺，穿着两只破僧鞋。手伸出来跟炭条一样，肉皮瞧得见的地方跟黑漆漆了似的。这个人长得这寒碜，但能耐可真不错呀。张旺合掌打问讯:“弥陀佛，啊，朋友，你叫徐文哪?”“啊，不错，大师傅，你上台打算跟我动动手吗?”“看阁下你刚才说的这话，口气可不小，为这个我算上来奉陪你走上三合两式。”“那么大师傅您怎么称呼?”“在下姓张名旺，有个外号儿叫‘泥腿僧’，又名‘坏事包’”。他这一报外号儿，西廊下的人“哗……”都乐了。老侠侯振远就生气了:“王爷您看见没有，又是这个孽障上去了。”王爷忙问:“怎么了，我一听您这意思就对张旺不满意，很可能因为当年的杭州擂，就是张旺惹的祸。其实呀，您不用这样，事情一定要闹起

来，您怎么压也压不住，事情起不来，不用压也照样起不来。张旺上去是对的。”侯振远心说，王爷，您又患病了，您这看热闹的老嫌出殡小，非得出大殡您才喜欢呢。这东西上去就了不得，决堤之水呀，这一下子就要杀人流血。但是王爷的意思，老侠侯振远也没法儿说，老头只好不言语了。

坏事包张旺合掌打着问讯:“来吧，哈哈哈哈，徐施主，贫僧斗胆跟你讨教三合。”“好了，既然如此，那么徐某可就无礼了。”徐文左手一晃面门，乌龙探爪，奔张旺的面门就打，张旺应当还招了，可他没还招，微然一贴身，上左一滑步，滴溜一转身，这掌就空了。跟着徐文上左步，左脚一扎跟，一掉脸儿，右手掌变，泰山压顶，对准坏事包张旺脑瓜顶就打。张旺就这么一拨楞脑袋往下一矮身,“唰”一缩颈藏头，拳可就空了，还是不还招。徐文就势右脚一扫，左脚当轴,“唰”就是一个扫堂，坏事包张旺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往这儿一站一瞧他，哎哟，徐文连三并四的就进上招了。徐文心想，嘿，我每招出去他躲的都很快，他要还招，我就得输，可他不还。他怎么净挨打不打人呢？噢，我明白了，他学的时候，就没学这打人的招，净学挨打的招。其实张旺啊，冒坏呢。张旺说这个，你这小子，脸色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你不是个好东西，就你这身子骨在月台上连转三圈儿，你脑袋也大了，鼻子眼儿也得出大气儿了，下巴颏也得抖了，回头我让你自己趴下来。我要赢你你反倒有台阶了。所以张旺施展开身法,“唰”就围着这徐文转上了。徐文一瞧，嘿，这穷和尚，他可损哎，他不赢我，净围着我转。一会儿，徐文就眼花缭乱了，看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是这穷和尚。破僧袍一兜风真跟蝴蝶一样滴溜溜的打旋，来回的乱转。徐文十几个回合，二十几个回合，三十几个回合下来，自己真要趴下了。鼻子翅儿也发颤了，一抖

下巴颏直喘。张旺得意了:“弥陀佛，他快了。”所有的人也都看出来了，心说这和尚可真坏，你要给他一掌，给他一脚把他踹趴下，他也不就借势为由下月台得了吗。你看穷和尚这招，嘿，他不赢徐文，圈住他直转，徐文想跑不成，想不进招也不行。看着非得打着打着自己躺那儿。这多寒碜哪。徐文小声的嘀咕:“我说朋友，你赢我下子吧!”哟，他央求人家了。张旺心说，你还动手呢，你汗都下来了。再看徐文的掌奔面门，人家张旺一叼他的腕子一抬腿,“啪!”一脚，把徐文就踹出一溜滚儿去，劲不大，却险些把他给踹死。“哎哟!”他起不来了。“快着，快着把我给搀下去。哎哟，这和尚爹真修好积德了，到底把我赢了，不然的话，再转三圈，我非自己趴下不成。”好在人家铁善寺月台下有小和尚，上来把徐文给搀下去了。“弥陀佛，众位，我叫坏事包张旺，论能为，在场众位都比我张旺胜强万倍，话虽如此，但众位也看见了，类似徐施主这样的本领，最好别上来。上来他也不是个儿。还有哪位呀?”“朋友，别说大话，你拿这阴损的招儿想把我哥哥累趴下，这象话吗?”打垫步拧腰,“噌”从月台底下上来一个人。大家伙儿一看这个人，跟徐文的长相差不离，这是爱花羽士徐武，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腰里煞着绒绳，薄底儿的靴子，跟他哥哥是一类人物。张旺心说，你不是这么说吗，让你下去快点儿。徐武往前这么一赶步:“和尚，我叫徐武，人称爱花羽士，我跟你讨教三合。”说完往前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唰”乌龙探爪，右手掌奔张旺的胸前就来了。坏事包张旺滴溜一转身，伸左手一叼他的腕子，张旺既是螳螂手，又是猴儿拳哪，这两样功夫都得会鹰爪力。全仗着手劲儿。这是人家侯家门上的绝门功夫啊！张旺拿手指头一压，腕子这么一叼他，这徐武弄出声了:“哎哟!”张旺险些把他手腕子给撅折了。横着一推他，用右手“嘭!”的一

下，把爱花羽士徐武就打出一条儿去，“吧唧”拽在那儿。“哎哟！”可摔坏了。小和尚上来给搀走了。哎呀！东西两廊下很多的人“哗……”都笑了，没想到开门两仗，人家东廊下的一个穷和尚把西廊下的人就给赢了。济慈、济源在大雄宝殿内看得真而切真，各自捋胡须。济慈道：“弥陀佛，象徐家昆仲这个能为，又何必登台现丑呢?”这样，金头狮子孟恩他们就来到西廊下，挨着排儿的每一张桌都告诉：“老方丈说了，有能为的上去，自认不成的趁早别上了。”正这个时候，一张桌里有人打垫步拧腰从月台的西面“噌”一下就上来了，往这儿一站，说话有点呜囔呜囔的：“哎，我跟你试试。”“嗯?”坏事包张旺一瞧，哟，这个人可了不得。中等的身材，穿着一身儿蓝，煞着绒绳，没带刀。脖子细，脑袋大，两道黄焦焦的眉毛，发辫在脑袋顶上盘着，绢帕罩住了头，更显着脑袋大了。大鼻子大嘴岔儿，一对大薄片子耳朵，长得这寒碜哪！张旺认得他，大别山姚家五鬼的三寨主，长颈大头鬼姚安。甭说一个坏事包张旺，两个张旺搁在这儿也干不过人家。人家哥儿五个都是好本领啊。张旺一瞧，心说，这怎么办哪。张旺硬着头皮笑道：“哈哈哈哈，弥陀佛，原来是大别山的三鬼姚安哪。”“不错，正是在下。我看阁下你太狂了，有心跟你动动手，你看怎么样?”“弥陀佛，姚寨主，跟你动动手倒没什么，不过我替你害怕呀，你这脖子挺细的，要跟我一动手，当场这么一转悠，万一这脖子折了，吧唧一下子你的脑袋不就掉下来摔碎了吗？回头见吧。”他说完以后，稳了稳三棱峨嵋刺，跳下月台，就回到东廊下。

他们这张桌一共是五个人，于恒坐在当中间，脸儿冲着西；上垂首是甘虎，下垂首是吴霸。孔秀脸儿冲南，张旺脸儿冲北往桌上一趴，脑袋正趴在傻小子于恒的眼前头。傻小子于恒不乐意的说：“你趴下干什么？你这一挡着，我想吃点心吃不

着了，我想吃菜也吃不着了。”坏事包张旺翻着眼睛看看孔秀，没理于恒的茬儿。

姚安上月台后本来没生气，指望跟他试一试，不想，反倒叫坏事包张旺给奚落了一番，叫天下的英雄看着，就仿佛我不配跟他动手似的。想到这儿，他太不满意了，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对着东廊下张旺一瞪眼:“朋友，你要是英雄，你趁早给我上来，咱们俩人当场比武，你甭害怕，我这脖子细脑袋掉了，怨不得你。”哎哟，他自个这么一说，“哗……”大家都笑了。“你给我上来！跑月台上欺侮没能耐的，说大话。到现在姚三爷我一露面儿，你就跑了，你是狗熊！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你算什么英雄?”坏事包张旺趴在那不动，假装肚子疼，你爱怎么喊就怎么喊，反正我不动气。孔秀明白张旺的心哪，他们俩人这坏劲儿真是一把锁一把钥匙，所以他们俩人总在一块儿。“我说牛儿小子。”“啊，干什么，臭豆腐?”“以我良言相劝，你趁早赶紧离开这里。”“什么话？我这儿饿着呢，刚吃上劲儿来，你怎么让我离开呀?”“你要是不离开可是了不得呀！”傻小子把雌雄眼瞪圆了:“什么了不得，我招谁惹谁了？摆这儿不是为吃的吗？不为吃上这儿干什么来?”“哎呀，牛儿小子，你真糊涂哇！你看月台上的那个人。”傻小子这才注意到，姚寨主正用手点指:“你上来，你不上来，我把你揪上来！你给我上来！”“哟，叫我哪?”“唔呀，傻小子，你好糊涂哇，他那是在骂你，你听，他要揪你上去，你想一想，你不上去，又不离开这儿，这不是要了命吗？你老牛寒碜不寒碜哪?”“哟?”傻小子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招他没惹他，你揪我干什么？不过，既然让我上去，我就上去。”傻小子在桌底下一伸手，“噌”的一下把八棱紫金降魔杵就提出来了，三十二斤铮明瓦亮，纯钢打制，外头罩着金衣，这是韦陀神侠的那个呀。傻小子攥着杵就站起来

了，这回可没人拦。

于恒迈步上来了，把姚安可吓了一大跳。三寨主姚安一瞧，和尚不来怎么来这么一位，晃晃悠悠一瞪雌雄眼这凶啊。便大声问:“你是干什么的?”“哟，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吃的。”“你是吃的你就吃吧，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你要不叫我，我就来了吗?”“噢，我这儿叫你哪?”“那么你不叫我你指我干嘛？我招你惹你了？我瞧你这脑袋别扭，非给你脑袋揪下来不可。”“你胡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问我？你打头儿问，当中间儿问，还是末了儿问?”“我打头里问!”傻小子于恒可就说了:“家住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师父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姚三寨主这么一听:“噢，你叫牛儿小子。”“哟，你怎么知道的，大头鬼?”“哼，不是你跟我说的吗?”“那我跟你不错，你可别跟别人提啊!”傻小子天真烂漫，三寨主姚安还很喜欢他。“噢，好吧！我一定不跟别人提。你是上台动手吗?”傻小子说:“那是错不了的。”“是动拳脚啊，是动军刃哪?”“拳脚军刃都可以。”姚安便说:“那好吧，咱们俩人比试比试拳脚。”“好嘞!”傻小子把杵往月台上一放，一晃彪躯稳如泰山。姚安一瞧，喝！这大个，土黄布裤子汗衫，腰里扎着一条皮带，尺半长的大脚丫子，身体高大，悍仗魁梧，头如麦斗，面似彬州铁。雌眼一瞪，一道眼睛缝儿，雄眼睁开了跟鸡蛋似的；好雄壮啊，自来带的威风!“好吧，你进招来吧。”三爷姚安往后这么一撤步，左手一晃面门，举拳泰山压顶，蹦起来就打。怎么蹦起来打呢？不蹦起来哪成啊，姚安那个头儿有他高吗？傻小子一翻眼睛:“再来点儿，再来点儿。”他这个是饿出来的毛病，当初尚道爷教他的时候就这样，那意思是你快来招。如果还招少了不给饭吃，馒头也吃不上。所以他着急，三爷姚安不知道他干什么呀，往下一落一收拳:“唉！你念什么咒

啊?”“谁念咒？让你再来点，还招少了，师父不给二十五个大馒头吃，那我就挨饿了。”长颈大头鬼姚安往前这么一抢身，二次进招。傻小子只会八招，金刚八式掌啊，但是他这八招是十分熟练，十分瓷实。“再来点，再来点。”于恒猛得往上一伸右手，把姚安的手腕子就给攥住了，金刚式掌头一招，降龙罗汉力千钧，举鼎托闸敌万人，这是举鼎，攥住之后往起这么一提溜，一伸左手“噌”一下，把长颈大头鬼姚安的肚子就托起来了，这下子，没把姚安给摔死在那儿，这么老高抡起来往月台上边儿一摔，姚安躺那儿动不了了。有好几个人过来，这通给他撅巴砸巴的。“哎哟，哎哟，这小子可真厉害嘿，那么高往下摔我。”傻小子也说的好:“快下去吧，我再找别人。不摔你？我想摔鸡蛋，摔得着吗?”姚安这个气，这小子拙嘴笨腮他还找便宜。姚安刚被人抬下去，“噌”一下儿又上来一位。傻小子于恒一看这个人，一身白绸子汗衫，脚底下白袜子大洒鞋，绒绳煞着腰，白绸子绢帕缠头，煞白煞白的一张脸，两道细眉毛直插入鬓，一双三角眼吊着眼梢儿，小鼻子头，大嘴岔，丁字步，站在牛儿小子眼前头:“浑小子，咱们爷俩干干。”“小子，我一点都不浑，我叫牛儿小子。你，你叫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就知道你不是东西。”“胡说，我是东西。”月台底下没有不乐的。“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大别山四寨主白面狠毒鬼姓姚我叫姚顺。”“嗯，你叫姚顺呀。顺儿小子，来吧！咱爷俩试试吧。”“好了，你赢了我便好，你赢不了，我要给我哥哥姚安报仇。”“好小子，来吧。”“接招吧，爷们儿。”只见这白面狠毒鬼姚顺往起这么一蹦，双拳一抡，走双风贯耳，对准傻小子于恒左、右太阳穴就打来了，傻小子一瞧他这招儿来的急，有点接不上茬了，因为傻小子的招儿得一招一式的往下使，错了不成。人家第二招是，伏虎将军神威广，急提猛按莫因循。傻小

子刚要接招，第三招双风贯耳“立掌斜劈开山斧”又到了，结果傻小子把第二招给忘了。傻小子心想，我不管你什么招呀式呀的，咱们就凭力气来吧。这样傻小子猛的上右步一斜身，左手一起一撩他，右手的胳膊抡起来，“啪”这一掌就下来了，真跟刀似的，正切在姚顺的脖子上。“哎哟！”姚顺两手一捂脖子，一个倒栽葱栽到月台上，把脖子都摔歪了。这时，上来好几个小和尚，把姚顺给架下去了。傻小子于恒一瞪雌雄眼，脑筋都绷起来了：“哟，我这招弄错了，这可怎么好哇！我一着急，把第二招给忘了，师父知道了，可不给馒头吃了，哪位上来修修好，替我补一补吧。”老侠于成在东廊下这个乐呀，心说，这个傻孩子还真有点儿意思。西廊下这些人都睁大了眼睛看于恒。

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有人喊：“傻小子，我给你补一补。”“哟，哪敢情好。”“噌”垫步拧腰打西廊下就蹦上一个人来。傻小子一看，这位大高个儿，大脑袋子，一脸的花白圈癣，穿着一身蓝，煞绒绳儿，肋下佩着刀，踢死牛的鞋，绢帕缠头，长得十分凶恶。“哟，你，你叫什么名字？”“我乃大别山姚家庄姚家五鬼的大爷花面鬼，我叫姚恒。”“敢情是大爷上来了，噢，你也叫鬼呀。来吧，你赶紧给我找补上。”大爷姚恒一按刀把，“嚓楞楞”一声响，把刀亮出来了，刀鞘往背后一别。傻小子机灵着呢，一瞧，喝！拿刀了，嘴里头说给我找补，敢情要动真的了。傻小子一回身，把大杵也抄起来了：“哟，你干什么，你不给我找补了？”“哼！你伤了我家两兄弟，你家大爷焉能饶你！”“好哇，鬼儿小子，你来吧。”猛英雄于恒左手一搭右手儿，怀中抱月，八棱紫金降魔杵，三十二斤，在怀中这么一立，左脚一绷，右脚一弓，体重后移，丁字步站好，姚恒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就一刀。傻小子瞪圆了一只眼睛瞧着：“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姚恒还认为傻小子念咒呢，

“啊？你念什么咒？”“让你再来点儿，还招儿少了师父不给馒头吃。”东廊下没有一个不乐的。王爷乐得前仰后合：“海川呀，你这个傻师弟还真有点儿意思。”童林心说，您净宠着他。只见姚恒第二次进招，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迎风劈柳盖顶就剁。“好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眼看着刀到顶梁了，其实啊，瞎掰的事儿，姚恒这刀傻小子要躲不开，真剁上，顶多剁下几根头发。他有功夫，有横练儿，刀枪砍不动扎不透。猛然间傻小子单臂举杵往上这么一撩，“再来点吧！”花面鬼姚恒也是久经大敌的老绿林，但是，他叫傻小子给冤着了，他总认为他傻，使点心眼就能趴下。实际上错了，在武术上于恒可不傻呀！够上部位了拿杵一撩，你再想往回撤刀，焉得能够。“嚓楞楞楞”姚恒这虎口震得发麻，刀可就飞了，“啊！”他脚尖儿一点地刚站稳，傻小子唤虎出洞，拿这大杵“噌”的一下儿，对准姚恒这嘴就来了。说真的，等姚恒发现杵到了，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他只能随这杵往后一撤。“嘣”一下，这杵跟大冰镩似的，正杵在姚恒嘴唇的当中间儿，上下嘴唇破了甭说，把这门牙给杵下三个来，“噗”的一下血就喷出来了。“哎呀，哎呀！”疼得姚恒直叫。于恒不紧不慢的说：“慢慢走啊，鬼小子，回头摔个跟头，磕个包的就更疼了。”早有人过来，把大爷花面鬼姚恒给搀下去，搭到西院里头，上药养伤休息。

这一来，傻小子可真显出厉害来了，抱着大杵往这儿一站，刚要说话，就见月台的西边一迈腿又上来一个人，声音宏亮：“唉，小子，我来跟你试试。”东廊下的人一看上来的这位，可为傻小子于恒担心害怕呀！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也过丈啊，比傻小子于恒还得猛点儿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头如麦斗，紫绸子绢帕缠着头，紫黑的一张脸，两个颧骨特别高。两道红眉毛似有如无，黄眼珠滴溜溜儿乱转，大蒜头

鼻子，大嘴岔耷拉着嘴犄角，一对大耳朝怀，青胡子茬，嗬哟，长得这个凶啊！一身夹裤夹袄，腰里煞着皮廷带，铜什件锃明瓦亮，脚底下大牛皮靴子，右手攥着个小孩儿。傻小子怪心疼的："哟，你怎么攥个小孩儿，还脑瓜朝下，他怎么不哭啊？""哗……"月台底下人都乐了，那是真小孩儿吗？纯钢打制罩着一层金衣，这个小小子儿整个是个人形，攥就得攥着它两条腿的腿腕上，但是这小小子儿的右胳膊可到了脑瓜顶上反背着，脑门这还有个三棱大尖子，这叫独脚反臂铜人槊，这东西可厉害，足有好几十斤哪！大个儿提溜着就过来了。他就是塞北沙燕岭叫甘虎给射死的那个二寨主燕凯的侄子，大寨主咕嘟也罕的大弟子，名叫金咕嘟。于恒开口就问："哟，好你使小孩的。""嗯，猛汉，临阵对敌，不要口出戏言，我来跟你讨教讨教。""那么，小子，你叫什么东西？报出名来吧。""我乃塞北沙燕岭老寨主咕嘟也罕的大弟子名叫金咕嘟。""噢，你叫筋骨头，我叫牛骨头，咱俩敢情都是骨头。看你这意思身大力不亏，好象你有点劲儿似的，咱俩人干干吧。""好嘞！"他抡起这反背独脚铜人槊来，傻小子把八棱紫金降魔杵右手这么一横，左手一托前头这个八棱疙瘩，浑身卯足了劲等他这反背铜人槊砸下来。"呜——"咂下来了，猛英雄往起这么一搡劲儿，"开呀！"这回可来真的了，"当啷"青烟乱冒，火星四迸呀！"啊！"金咕嘟一声大叫，指甲盖里头都渗出血迹来了，只见他"噔、噔、噔"倒退四五步"扑通"坐在月台上了。这反背铜人槊热啦。一烫手拿不住，金咕嘟往地上放，拿两手就搓地。傻小子也一样，"噔、噔、噔"倒退四五步，"扑通"坐下了，把杵也放在那儿了，拿两只手也在地上搓。于恒先说："小子，该我打你啦。""对，你来打我。"金咕嘟站起来，骑马蹲裆式站好了，把这反背铜人槊拿起来，一托小孩儿的后脑勺，右手攥着腿腕架

好了道:“你来!”傻小子说这个:“你砸我一下，我就得砸你一下，不砸你我就吃亏了。”猛英雄把八棱紫金降魔杵拿起来,“噔噔噔”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搭腕子，往下一砸,“当!”喝，真有捂耳朵的。“噔噔噔”两个人各自往后退，都来了个大屁股墩儿，两人手搓地，把军刃放在旁边。金咕嘟说:“哎，小子，该我打你啦。”“来吧。”傻小子于恒不含糊，两个人爬起来各自把军刃捡起来，傻小子于恒拖住了宝杵，金咕嘟往前一赶步，一举反背铜人槊,“当啷……”又砸下来了。你一下我一下，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臂力相同，谁也不容易赢谁。“该我砸你了。”傻小子于恒又要砸。金咕嘟说:“嘿! 来吧，小子。”骑马蹲裆式站好以后，抱着自己的反背铜人槊。这时侯孔秀在东廊下喊上了:“牛儿小子好混蛋哪。”孔秀是江南扬州人，傻小子呢，是淮安人，他们两下里距离不太远。再说这两个人耳鬓厮磨，彼此说话，都听得十分习惯。但是孔秀说起话来，要让金咕嘟听懂了，就很不容易。“哟，怎么了?”“你不要这样地打他，这打到什么时候才算完结呀? 他比划好了以后，你假装打他上头，然后打他的双腿不就完了吗?”傻小子一听:“对呀!”但是金咕嘟没听懂，还催呢:“快砸呀!”“好嘞!”猛英雄于恒攥着大杵。其实呀，只要反应快一点儿，都瞧得出来，他那大眼睛净看人家双腿。傻小子“噔噔噔”往起这么一赶步，抡圆了从上往下一砸，快到这反背铜人的槊这儿了，他转圈了，右手往外一支，从底下抄起来，照着金咕嘟的两条腿的迎面骨上,“啪啪”就是两杵。再看这金咕嘟可惨了，双腿齐根折断。因为傻小子那个杵是带刃的，仨尖，仨棱。只听“啊——”一声惨叫，金咕嘟把自己的反背铜人槊扔起好高来,“扑通”一躺。傻小子再往前一赶步:“好小子，你可真让我费事啊!”说完“扑哧扑哧扑哧”拿着大杵扎了好几杵，鲜血溅在月台上，活活的把金咕嘟给扎死了。

“哗……”连王爷都一愣,“哟，怎么给扎死了?”其实王爷也很喜欢金咕嘟这个人，看他那悍壮魁悟，身材高大的样子，真惹人高兴。老侠侯振远可暗暗吃惊，西廊下铁善寺门人弟子连遭杀戮，大祸突起呀。

# 第三十一回　洪玉耳智烧老阎成　西方侠掌打济源僧

上回书说到，九月九重阳会，猛英雄愚昧不知深浅，宝杵扎死金咕嘟。侯振远心中嘀咕：看来这场祸小不了，莫非还有新鲜事儿？这月台下面紧挨着就是他们爷儿四个的桌子。咕嘟也罕坐在北面，脸儿冲南，当然要回过头看月台上动手。南边是铁咕嘟。坐在西边面冲月台的是银咕嘟。他瞧见师兄双腿一折，猛地扶桌子往起这么一站，正巧反背铜人槊从月台上落下来，砸在银咕嘟的顶梁上。银咕嘟一声惨叫："嘿呀！"当时，死于非命。这一下月台下边就乱了。连东廊下所有的英雄也都愣了，铁咕嘟火了，"哇呀呀"怪叫如雷，伸手在桌底下把自己的豹头铁娃娃拽出来，垫步拧腰"噌"一下就蹿上来了："好小子，砸死我兄金咕嘟，撞死我兄银咕嘟，铁咕嘟跟你完得了吗？""哟，你也是咕嘟啊，那就过来咕嘟咕嘟吧。"刚要动手，猛然间在东廊下走出一人来，一拔腰上了月台："牛儿小子，你先等等。""哟，这是谁呀？"往后一撤步，铁咕嘟也往后一撤步，横攥着铁娃娃抬头一看，嘿！又上来大个儿。原来是霹雳狂风甘虎。

甘虎、吴霸、于恒、张旺、孔秀，他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于恒上去动手，扎死金咕嘟，撞死了银咕嘟。这铁咕嘟上来了，他的个头比金咕嘟还高，脑门子还大，面似镔铁，黑中透亮，身子骨结实极了，攥着铁娃娃，比金咕嘟那个好象份量沉。孔秀心眼儿多呀，牛儿小子跟金咕嘟撞了半天的劲了，现在劲不大了，铁咕嘟过来嘛，牛儿小子就许吃了亏。他跟甘虎

就使上心眼儿了:“我说虎儿小子，你趁早躲起来吧。你看人家牛儿小子，月台上当场动手砸死金咕嘟，撞死了银咕嘟，一下儿弄死两个。这个家伙上来嘛，你还不敢过去，如果这几个大个儿全都让牛儿小子给致死，你可就摸不着了。”“对呀。”“我说呀，你快过去。”“好。”虎儿小子伸手把杵拽出来了，到月台这儿一拔腰上来道:“牛儿小子，你弄死俩行啦，把这个给我留下吧!”“这个，要是别人我可不让，我今儿一个人包了，你，你来了那就没法子了。好吧，让给你，嗯，我走了。”傻小子于恒下去了。甘虎提溜着杵过来了:“小子，你叫铁咕嘟啊，来吧，还用多费劲嘛，躺下吧，躺好了之后，我一杵把你扎死就完了。”“呸，胡说八道，你叫何名?”“霹雳狂风甘虎，小子，你让虎爷费劲，来吧。”说着，甘虎往前一抢身，“唰”举起八棱紫金降魔杵就砸，铁咕嘟上左一滑步，丹凤朝阳奔甘虎的太阳穴打下来了，甘虎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开，顺宝杵走扫堂。铁咕嘟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迈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走行门让过步，就打起来了。铁咕嘟奔甘虎的太阳穴拿铁娃娃一砸，甘虎上右步一斜身，这手功夫叫“金刚亮背”，迎着铁娃娃，宝杵往下一砸，“哒”一见响，竖力砸横力，铁咕嘟这个铁娃娃是横着过来的，虎儿小子那个是上下的，一般儿大的劲头，横的就得吃大亏呀。铁咕嘟的铁娃娃往下一耷拉，虎儿小子就一反右手的腕子，宝杵横风扫月，正中铁咕嘟的脑袋上。“啪嚓”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铁咕嘟当时死于非命。

月台上月台下三具死尸。人们都在晃动，心说可了不得了，一会儿的工夫死了仨人，流了血了。老寨主咕嘟也罕眼泪汪汪，伸手从桌底下抄出自己的八棱紫金倭瓜锤，一根锤杆四尺八，上头一个大倭瓜，纯钢打制，罩着金衣。这倭瓜就跟真的似的，还有个倭瓜把儿能拿人家的军刃。他一迈步从月台底

下上来了，怒道:“哎，猛汉甘虎，伤了我的弟子金银铁三咕嘟，认识老夫咕嘟也罕吧?”“你咕嘟就咕嘟得了，还喊什么呀！过来吧，老东西。”咕嘟也罕往前一抢步，双手一合，八棱紫金倭瓜锤盖顶就砸，猛英雄拿宝杵尖子一点他的手腕，两个人这么一动手，几个回合开出去，军刃也沉，步眼也快，咕嘟也罕就有点儿喘了。八棱紫金倭瓜锤盖顶一砸，傻小子甘虎上左一滑步，拿这单杵往上一撩他，把咕嘟也罕的八棱紫金倭瓜锤就给砸出去了，唤虎出洞，正中咕嘟也罕的胸口窝上，这八棱紫金降魔杵噗哧就扎进去了。就看咕嘟也罕浑身这么一颤，五官挪位，死了。虎儿小子，“啪”这么一拔杵，死尸往前一栽，闷着的这股子血，“噗”喷了甘虎一身。

这个时候，从大雄宝殿里头来了个小和尚，站在月台上就高声喝喊:“天下的英雄，铁善寺的门人弟子听真，方丈有谕，暂时罢战。傻小子甘虎在这里等着吧。”这小和尚从月台上下台阶，绕过了香池子，蹬殿阶进了大雄宝殿。一会儿的工夫，法广从里头出来了，来到东廊下，合掌打问道:“阿弥陀佛，侯老侠、童侠客。双猛打死四寨主，这个事情就算闹大了！我家两位方丈恭请侯、童二侠客大雄宝殿二次谈话。”侯老侠一抱拳:“好，我弟兄这就前往。”王爷嘱咐:“海川呀，一切听哥哥的啊，千万千万，你要少说话。”“王爷，您放心吧。”老哥儿俩站起身形，随着法广往回走。来至大雄宝殿殿阶前，济慈、济源依然迎出门外。“弥陀佛，二位侠客，请吧。”哥儿俩一抱拳进了大雄宝殿，彼此落座。海川的性子很急，王爷怎么嘱咐也不成，没等侯老侠说话，海川一抱拳:“二位方丈，把我弟兄唤到大雄宝殿有什么金言赐教?”“童侠客、侯侠客。”济慈叹了一口气:”今天这场事贫僧可真没料到，指望我们两下里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双方言归于好，从此再不犯心。没想

到今天在月台上动手，指望是点到而已，各自把自己的绝艺留在月台以上，成为千秋佳话。现在双猛打死四寨主，杯盘之地，一时化为干戈之场，使贫僧，唉！有些覆水难收啊，因此把你们哥儿俩请来商量商量。”“噢，高僧，您说吧。”“别的事情先甭提，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咕嘟也罕是塞北沙燕岭的寨主，带着三家弟子爷儿四个，千里迢迢，打塞北来到江南，原为践约赴会多交几个宾朋，没想到台上动手双猛如此残忍，把人家师徒爷儿四个尽皆致死。说真的，要是一刀一枪当场动手，致死也不冤屈，而这是暗算伤人。以贫僧之意，这样儿可不成。”“那么高僧打算怎么办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有别的，请你们二位回去把双猛交出来，就在月台以上斩杀，给死去的师徒爷儿四个抵偿性命。然后，咱们再说下一步。我总认为这还是一手托两家，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哇。”老侠侯振远刚要说话，童林一摇头：“二位高僧啊，当场动手，各凭己能，格杀勿悔，谁让他没能耐呀？再说高僧您的话跟您的心不一样啊，如果高僧真认为我们双方言归于好，铁善寺是个说理之会，那么又何必准备六条绝户计呢？我再问高僧，既然想言归于好，约我弟兄二人来到铁善寺说理，那么又何必埋藏地雷？”“啊？”济慈、济源都一愣，心里说：这个事情他怎么知道呀？“高僧，你们二位所行所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双方有能耐就动手，没能耐的，量力而行趁早别上去，在旁边看个热闹，当场动手难免伤人。高僧，为这事情不能抵偿。”济慈、济源听完以后说道：“弥陀佛，童侠客，你所说之话也算有理，好吧，咱们双方动手各凭己能。”“这便才是，高僧您还有事吗？”“噢，没有了。”“告辞！哥哥咱们走吧。”老侠侯振远心说，兄弟，我听你的了。哥儿俩一前一后出来，这回济慈、济源可不送了。

两个人回来以后落了座，王爷细问："侯老侠，说些什么哪？""您问海川得了，我一句话没说。"海川就把两个和尚所说的话全都说了。最后补充道："我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用六条绝户计要把我们全部害死？到那个时候，谁给我们抵偿阿？又问为什么安放地雷哪？"王爷点头："对！抵偿这一说，没有。有本爵我在这儿，死几个人没关系，我顶着他们！倒行逆施，有目共睹，咱们大家留神注意得了。"侯振远一想，得，王爷又发话了。这下子多助威啊。

济慈，济源等海川、侯振远哥儿俩走了，马上派法广把所有的尸体抬到后面塔院，然后把血迹完全收拾干净，连桌子都撤了。济慈说："童林问的话怪呀，六条绝户计他们都知道了，因为有甘虎这一层。那么，这地雷的事情他怎么也知道了？""是啊，我也纳闷儿呀。""法本。""弥陀佛，弟子在。""你带着几个人到后头风雨亭看看。"法本带着人到风雨亭这儿，把石头挪开，把铁锅撬起来，一看，纹丝儿没动呀。法本回来了："老人家，这地雷的药没动啊！""嗯，必要的时候再说吧。你传下话去，所有西廊下的人，一定要量力登台，尽量施展自己的拿手绝艺，致死东廊下的人，一切后果由我弟兄负责。但是，如果自己不小心死了，我们可不管。"又对法广道："你去月台上宣布此事。"老和尚一面派人到西廊下，暗中全串通了，一面又指挥法广来到月台上。法广合掌打问讯："天下英雄，四海豪杰听着，月台以上双猛打死四寨主，我家方丈把侯、童二侠客请到大雄宝殿，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让双猛抵偿性命，童侠客不允。童侠客说了，当场动手，各凭己能，格杀勿论，咱们请天下英雄，哪一位登月台都要量力而行，否则，死伤我家方丈概不负责。"说完了，法广回去了。

甘虎往这儿一站，发话道："小子，还有不怕死的吗？快，

再过来一个!”猛然间，由廊下燕子三抄水飞身形登台，如同一片红云彩雾上来了。傻小子甘虎这么一瞧，哟，这是个什么东西呀?敢情是个老道，叫大块的红绸子包起来了，此人腰里扎着红绸带子，两只薄底靴子，肋下佩着剑，斜插柳背着个大葫芦。这大葫芦有一尺多长，有葫芦蔓，紫红紫红的。葫芦嘴顶着他的脑勺，突突乱颤。这个老道，就是仙霞岭栖霞观的观主，五龙火祖阎成。阎成的能耐大小咱先不管，他有个专门的东西，就是身背后这大火葫芦。他这大葫芦是长成了以后摘下来阴干，等全干透了，一劈两半儿，里头做一个薄薄的紫铜片的衣儿，把所有的火蛋儿完全都装在里头，当中有一个筒，一直到葫芦蔓底下，这里头有一盘硬簧，你打出一个去，从旁边儿挤进一个蛋儿来，再从底下一拉千斤砣，葫芦蔓一起，就把这烟硝火蛋崩出去了。崩在你身上就起火，所以他叫五龙火祖。这个老道也十分厉害呀。“无量佛，猛汉，你二人致死我寺好友，今日山人要大开杀戒。”“好小子，你叫什么东西?”“五龙火祖贫道阎成。”“好了，亮你的宝剑，姓甘的跟你讨教讨教。”阎成也知道甘虎，您别看他憨憨楞楞，实际上他的能耐比于恒强。于恒不会蹿不会蹦，可甘虎会蹿会蹦，而且心眼儿多。阎成便说:“甘虎进招来。”甘虎往前一起步，左手一晃面门，往前这么一推，“唰”的一下，白亮亮一道寒光对准阎成的胸口就扎来了。阎成也知道，这个傻东西可十分厉害呀。他上左一滑步，拿宝剑一点甘虎的腕子，甘虎往回一撤步，他反过腕子来剑走撩阴，甘虎往后一撤步，他宝剑走半截撤回来，便上左步一斜身，剑在左手，右手伸到背后，一拉千斤砣，“啪哒”葫芦蔓一起，用自己的脑瓜顶找准，“唰”的一个小蛋儿就出来了，正打在甘虎的胸口上。火起来了，阎成撒腿就跑。这时，甘爷在台下看着着急了:“我儿子虽是浑身横炼，刀枪不入也怕火

烧。”孔秀赶紧过来:“呀，虎儿小子。”嘁哩咔嚓把甘虎的衣服给撕下来了，把皮带也给打下来了，甘虎光着膀子，火倒是弄灭了。前胸口烧了鸡蛋大的一片。旁边有人念佛:“弥陀佛！虎儿，过来，贫僧给你治治。”这就是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的授业老师，神行赛罗宣普妙。在三义庄的时候，普师傅偷的是炳南公洪利的六手闪手刀，最后又教给了玉耳、炳南的儿子，他就是火神爷呀。他传洪玉耳放火，可就跟阎成这个不一样了。他放火的药，黄豆粒大的这么一块，搁在指甲缝儿里，当场动手不留神，“啪”往你身上一弹，一会儿的工夫就起蓝火，你要用手这么一摸，一胡噜，就着一大片，更凶了。普师傅治这烧伤，那也是一绝，就见他拿出两样药来，一样儿是白面子药，拿个小茶碗趁着这儿有热茶，倒上一点热茶，和弄和弄让甘虎喝下去。这个干么？护住心房，别让这火毒攻心。又拿出一种粉红的面子药来，也用热茶调调。要是起泡可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一起泡肉皮儿一破，这金钟罩就完了。所以不等他起泡，拿药就给他糊上了。老侠甘凤池把包袱打开，拿过一件衣裳来:“你呀，先穿上吧。”甘虎把衣裳穿好了，坐在那儿，踏实多了。

五龙火祖阎成一控宝剑:“无量佛！众位，方才这位姓甘的甘虎啊，跟山人比起来，他还差一点儿，我奉老方丈之谕，来到铁善寺中践约赴会，我要会一会东廊下的一干英雄豪杰，哪一位请上月台，山人奉陪。”阎成有点儿狂啊。刚说到这儿，东廊下就出来人了。垫步拧腰来到月台上:“老仙长，晚生不才，愿讨教您的剑术。”阎成上下一打量，这人也就在五十上下，身体壮壮的，头发很多，辫子盘着，绢帕罩头，穿一身蓝，煞着绒绳，黑黪黪的脸膛。他的两只眼睛不一样，左眼斜吊着右眼平着。这是八大门人之一，斜睛太岁阎保。当初海川在贝勒府

当更的时候，五小闹府不就有他吗？这是二爷侯杰的大徒弟。阎保上来了，老仙长用手点指：“好，朋友，通上你的名来。”“姓阎单字名保。江湖人称‘斜睛太岁’。”阎成这么一听：“咱俩人是当家子。”“好，既然如此，檀越把宝剑亮出来。”斜睛太岁阎保按剑把儿顶碰簧，“哒”，宝剑离鞘，剑鞘往后一别，一控宝剑往这儿一站，阎成往后一撤步，“唰！”一转身，一道弧光，左手剑诀一点面门：“檀越，请吧！阎保左手剑诀点面门，剑走顺风扫败叶，“唰”的一下，对准阎成的脖子就来了。阎成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剑走扫堂，阎保脚尖点月台，长腰起来，二位双剑并举，当场动手就打上了。您可别小瞧阎保，功夫实在不错。两个人打到十几个回合时，阎成瞅冷子往前一斜身，宝剑当空，奔阎保的顶梁一击，阎保拿宝剑往外一挂，剑走里剪腕，刚要还招，阎成就势往前一探头，左手往背后一伸，一拉千斤砣，“啪哒”，葫芦蔓“啪”一崩，这硫磺烟硝蛋就出来了，正打在阎保脑门子上头的绢帕上。“啊！”阎保拉宝剑“噌”一下，就蹿到月台下头去了。一伸手“啪”一把，就把绢帕薅下来了。这绢帕着了，脑门上头也烧了一块，头发也燎了不少。阎保这个骂呀：“没能耐，就仗着这个！”自己转身形回来，孔秀可说：“师哥，好危险，烧了你的头发了！”神行赛罗宣普妙调药，吃的吃下去，敷的给敷上，让阎保休息。五龙火祖阎成刚要说话，孔秀拧腰就上来了。“唔呀，老仙长啊，我来跟你讨教讨教。”那么这孔秀干嘛还要上来呀？孔秀有孔秀的心眼儿，他想，这个小子没有多大的本领，就仗着他这把火，他烧谁谁就趴下。我跟他说两句话，瞅冷子上去，给他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不等他放火，我这摇山动就能把他扎死。五龙火祖阎成一看孔秀，腰里别着摇山动，就知道是黑道的徒弟。便问：“噢，这位檀越，你上来也要动手吗？”“不错

的，我看着你这个老道的本领还可以，我瞧瞧你如何把我给烧了。啊，我来跟你试一试。”说着，一伸手，把摇山动拔出来了。两面的人都看着。孔秀一抬左脚，左腿起来到自己的面前，好象朝天蹬一样。左手托左脚的脚后跟，把摇山动往自己的鞋底子上“噌噌噌”还了几下，把腿放下来。“我告诉你，”说着孔秀往前凑合：“我姓孔名秀字春芳，家住扬州，闯荡江湖有个大大的美称，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刚说到“物”这儿，猛虎出洞，摇山动照着阎成的胸口就扎。

其实人家阎成防备着他呢。一瞧他这两只眼滴滴溜乱转，就明白了，他要暗算我。阎成上左一滑步，孔秀这摇山动可就空了。孔秀一瞧扎不上人家，他掉脸就跑。阎成一气，往前一低头，一拉千斤砣“啪哒”，这火药就出来了，正中孔秀的后脊背，“啪”就打上了。

孔秀这种人哪，往往有时候是聪明得太过分。神行赛罗宣普妙给甘虎治看病的功夫，孔秀就问：“唔呀，师大爷，您说他这个放火的缺德不缺德呀，没有说净烧人的呀。”普妙这气大了：“你是说他呢，还是说我呢。”“唔呀，师大爷你放火嘛，不是烧好人净烧坏人。这个阎成放火是净烧好人他不烧坏人。你老人家是对的，他是错的。”“嗯，这个东西呀，它打在你身上了，你知道了，千万别害怕，就势往地上一趴，让湿地跟着火的部位一沾，马上就灭。顶多把你衣服烧个窟隆，也烧不着你的肉皮儿。如果你要用手一胡噜，那就坏了。你明白了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呀，你老人家是大行家，侄男我晓得了。”所以他才上来了，没想到人家打在他后脊背上，他怎么压灭？“唔呀，坏了、错了，我没地方压。”他说出实话来了。不过，他还是有主意，他从月台上往下一蹦，先把脚踹起来，拿这后脊背着地，就跟舞台上的演员摔元宝棵子一样，“梆”摔在地上了。

“怎么样？怎么样？灭了没有？”孔秀一喊，神行赛罗宣普妙就过来了，“灭了，起来吧。”等把孔秀拉到东廊下一瞧，他这衣服燎了钱大的那么一个窟窿，没烧着肉皮。“师大爷，我觉着热乎乎的，看起来没有烧到。”“你呀，压灭了。”“好了，您给我上点药吧。”“不用上药，你换件衣服就可以了。”孔秀换衣服，骂阎成咱们不提。

五龙火祖阎成站在月台上继续说着：“天下的英雄豪杰们听着，我叫五龙火祖阎成，贫道论能为没有多大，但是我这放火堪称独步。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豪侠，败在山人手下何止千百，哪一个要登月台，希望你量力前来。”刚说到这儿，月台下头有人说话了：“老仙长，好的，您的这放火技术十分高明，小子我要跟您讨教讨教。”垫步拧腰，“噌”！蹿上来一个人，五龙火祖这么一瞧，原来上来一个小伙子儿，中等的身材，细腰窄背，身上穿着宝蓝绸子大褂，腰里煞着绒绳，肋下佩着一口刀。身条儿好，虎虎实实的。面似六月荷花，红中透粉，粉中透红，漂亮。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黑眼珠大，白眼珠小，滴溜溜真好看。站在这儿也不亮刀，一抱拳：“老仙长。”“噢，娃娃，你也要动手吗？”“老仙长您错了，我不动手。”“你不动手，你干什么来了？”“在下看您放火的技术十分精良，想要跟您学一学。”“噢，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洪名叫洪玉耳，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的儿子，神行赛罗宣普妙的徒弟。”

玉耳为什么上来呢？玉耳他们小哥五个在一块，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这五个既是亲戚又是把兄弟。五个人坐在一块，说说笑笑。五龙火祖阎成一上来，“啪啪”一烧人，夏九龄可说话了：“老兄弟快钻到桌子底下呆会儿去。”玉耳说：“二哥，让我钻到桌底下去干什么？”“你看，人家叫五龙火祖，你叫小火神，火祖宗永远管着火神。人家一露

面，你就完了。”“嗯，二哥，我上去就把他烧了。不过，得你和良哥哥俩帮忙。”司马良也纳闷：“老兄弟，我跟你二哥帮你什么忙呀？”“瞧见他这大火葫芦没有？这种东西可就怕见热，一见热，在里头满着，所以他打出来拽在人家身上发一点热就着。我要上去跟他说着话，我可以弹到他身上一块放火药，然后你们哥儿俩过去，良哥把你的亮银镖准备好了，二哥把你的袖箭准备好，我这放火药一弹，他这不是两葫芦肚吗？二哥拿袖箭打他上头这葫芦肚，良哥哥您拿镖打他下边这大葫芦肚，你这镖分量大，打的劲足，这镖尖戳透了葫芦就得扎在他那铜衣儿上，钢一见铜，“啪”一用力就发热，两下里一发热它里头就爆，前后一烧，很可能把他给烧死。”司马良一听，这招儿不错呀！“哎，怎么样呀九龄？咱们帮帮老兄弟。”“好吧。”小哥俩各自把暗器准备好了，顺着东廊可就遛达到下边去了，东廊下面也有人站在那儿瞧。这个时候，玉耳收拾好了，就来到月台上，指甲里挂着一块放火药，绿豆粒那么大。上来之后乐呵呵的说好的：“我看您十分高明，我想跟您学学。”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不好提防，一来玉耳长得很俊，二来玉耳一上来就面带笑容，让人不加防范。五龙火祖阎成这才问：“你叫什名字？”玉耳一报姓名，可没敢提外号。要是一提出来就坏了，您叫五龙火祖，我叫小火神，这样阎成不就有防备了吗？“老仙长，我叫洪玉耳，看您放火的技术这么好，晚生十分爱慕，想跟您学学，拜您为师。”“无量佛，娃娃，小小的年纪有志向上，只要你乐意，山人可以收你为弟子。”玉耳一躬到地：“谢谢，我天伦现在廊下，我想跟他商量商量。”说着玉耳就把手往身后的东廊下一指，阎成的眼神也跟着转向东廊，正在这时，玉耳的手“叭”的一下弹起来，正打在阎成的胡子底下。“您看，我马上下去和我的天伦商量商量，商量好了，回头我就叩头拜师。”“无量佛…”

这“佛”字还没出口，阎成就觉得胸口窝发热，一低头火苗起来了，他用手一胡噜，“嗯”的一下胸前起火了。先烧胡子后烧眉毛，又听后头“叭叭”九龄一袖箭，司马良一镖正好打中这铜片，一发热，里面的烟硝弹也一块儿起火，“叭”的一声巨响，大葫芦炸了，前后烧着。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也知道这苦辣酸甜的滋味。五龙火祖阎成是个行家，他撒手扔宝剑躺在台上打滚，但无奈后面这把火厉害呀。后面有多少个烟硝弹一齐着，他的弟子小火蛇陈元也上来了，拿着东西就扑打。这时又过来几个和尚也一块扑打。阎成狼狈已极，浑身衣服全着了，只剩下两只靴子，一身燎泡起来了。头发眉毛也完全烧光，实在是太惨了。几个僧人和小火蛇一起架着阎成从月台上下来，阎成走都走不了，一直被人抬到西跨院前去敷药治伤。

左臂花刀小火神玉耳跳下月台回来了，夏九龄、司马良上月台捡袖箭捡银镖，一样不缺。海川可生气了。贝勒爷看出来了，便问：“你怎么有点生气呀？”“是啊，您说这孩子叫什么事儿！底下俩上头一个算计人家道长，我一辈子不干这偷袭之事。”老侠于成在旁边乐道：“你这人，永远也不成，这有什么关系？烧就烧了吧。”“您瞧您这么大岁数还说这个，将来孩子们净办这事。”“办得好，保全了自己，伤了敌人，这没什么不好。”大家正说着话，猛然间从西边月台下窜上一个人往这一站。东廊下的人一看这人不一般：胡子白的多黑的少，花白剪子股小辫，一身米色长衫煞绒绳，肋下佩着宝剑，脚底下五分底的福字履鞋，清癯癯的脸膛，眼睛发绿，看得出好水性。人家冲着东廊下一抱拳：“东廊一干英雄义侠，绿林的宾朋，我家住在混河套，彼人姓韩名萧，外号水龙神，您们可能有认识我的，也可能有不认识我的，我站到这月台上，也是奉铁善寺的

邀请，但我绝无能力战败天下英雄。我是看刚才姓洪的小孩有点不对，暗箭伤人。朋友，你真有能耐就上来，老夫韩萧不才，我讨教讨教。”玉耳刚坐下，人家指名指姓的叫，玉耳心想，那我就上去吧。玉耳站起来上了月台:“老前辈，您说什么?”“我说你暗箭伤人，不算英雄。”玉耳一抱拳:“老前辈，您叫韩萧啊？您这话可不对，先说五龙火祖阎道爷，月台上当场动手各凭己能，他用这葫芦弹本身就是暗箭伤人，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您说怎么不对？再者说了，有力使力，无力使智，这也合乎兵法，怎么您倒责备我不对呀？不才洪玉耳没有什么本事，可既然您说到这儿，我也愿和您讨教讨教。”“哼，朋友，小小的年纪花言巧语。既然如此，你亮军刃。”玉耳把刀亮出来了。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风岛祥慈观，在老仙长欧阳爷那儿二次练艺，左臂刀可就全了，但他没功夫教儿子。他们爷儿俩相认才几天。玉耳这六手刀是普师傅偷洪炳南的，再往下教，功夫就缺欠多了。但是，玉耳在小弟兄当中，除了穿云白玉虎刘俊比他强，剩下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孔秀这些人都不如他。洪玉耳拉出左臂刀，右手往前一伸，韩萧心说，我还得留点神，这小孩用的是左臂招术。水龙神韩箫也是久经大敌的武林老前辈。他把剑鞘一别背后，一控宝剑，左手往前一指，仙人指路，右手宝剑往前一推，只听“唰”的一声，麻姑献寿，对准洪玉耳的哽嗓咽喉就砍，玉耳跨左步，刀往外一挑，刀尖冲前，刀刃冲上，一剪韩萧的腕子，跟着一转身，左步往右滑，左手刀一撤，唰的一下，奔韩萧的腿部砍下来了。韩萧的本事不错，因为玉耳的刀是左臂刀，完全是左架，扫堂刀应是往左砍，但玉耳的扫堂刀往右砍。人往右跳顺手，往左再蹦不容易。玉耳的左臂施展开了，扇砍劈剁，上中下走三盘，刀术很

快。韩萧十几个回合打过以后，发现玉耳的刀招并不够，所以韩萧放心了。剑招一夹紧，击刺合携，如同一座剑山相仿，大褂长衫兜起风来如同蝴蝶一样，把玉耳给围住了。玉耳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左臂神刀洪利也在东廊下坐着，他心里虽然怕儿子死去，但也没办法上去相救，众位也着急地看着。玉耳退来退去，退到月台的边上。韩萧在这时往前跨了一大步，宝剑走顺风扫叶，冲着玉耳的脖子就来了。玉耳再往后退就要掉到月台底下了，他当时只想等着韩萧的剑刺过来一死了之。孔秀在台下喊起来了："哎呀！你往后退，摔一下不就了完嘛。"这句话提醒了玉耳。他只知道再往后退就掉下月台，没来得及和死相比。孔秀这一喊，玉耳就势往后一仰，一下子就从月台上掉了下来。韩萧本指望这一剑抹上玉耳的脖子，没想到玉耳掉下去了。普妙赶紧过来把徒弟扶起，水龙神韩萧往后一退步，心说，这又是哪个臭豆腐说话。"嗨，朋友，你为什么说话呀？"韩萧用剑一指东廊下的孔秀："你高明，你可以上月台嘛！""混账东西，我要不说话，我弟兄的命就没有了。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我要是有本领，早上去把你这老东西宰了，还省饭呢。"俩人一个在月台上，一个在东廊下斗起嘴来。你让他上，他绝不上去，你不让他说，他还是非说不可。海川心想：我这徒弟可真够露脸的，打不过人家还净动嘴。猛然间从东廊下走过一个人来，来到月台下一拔腰上来："韩老英雄，哈哈，他不过是个晚生下辈，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不才我在月台上和阁下进行讨教。"声音很洪亮。水龙神韩萧上下打量，不由得一愣，来者六十岁上下，中等身材，花白胡子，花白小辫，黄白净脸，浓眉阔目很精神；一身米色调绸，福字履鞋白袜子，腰里煞着绒绳，正是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源。西方侠于成老哥几个都在东廊下，一看徒弟上了月台，老头心

说，这么多年不知徒弟怎么样，我得下去看看。西方侠于成从东廊上站起来，下了台阶往前走了几步，到了月台的东北角，离月台还有六、七步远站住了。老侠于成一往下走，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圣守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赛判儿飞行侠苗泽、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以及其他老侠们连同海川在内全下来了，都围着老哥哥于成问:“您怎么想的?”于成说:“我这徒弟上去了，多少年来，不知徒弟功夫怎么样，当师父的是否尽到责任，我想看看。”侯老侠可说:“老哥哥，盛名之下无虚士，李贤弟的功夫错不了呀?”“兄弟那我也得瞧瞧。”大伙儿来到月台下，聚精会神地往台上看，低声小语地品评。台上的水龙神韩萧上下一打量:“老朋友，您怎么称呼?”“老寨主，在下家住清河油坊镇……”“噢！您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李老侠客。”“不敢当，哈哈，徒有虚名。孔秀这个孩子是我的晚生下辈，您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不才李源愿和您讨教三合。”水龙神韩萧没办法，倒提着宝剑一抱拳:“老侠客，您是鼎鼎有名的人物，请把军刃亮出来，在月台之上决一胜负。”“韩老先生，您也是西北方有名的人物，不才李源在江湖中也有些年了，但没有什么本事，和老英雄您在月台上动手，您只管亮您的宝剑，我李源徒手奉陪，哈哈哈，您看好吗?”

老哥儿几个都为西方侠于成摆谱，意思是您的徒弟可真是个人物，人家拿宝剑，他空着手。这水龙神韩萧也有点不服，说你李源是个人物，动起手来我也真打不过你，要说你不拿军刃来赢我，我可真有点不信，就说:“李源老侠，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水龙神韩萧宝剑交于右手，一控宝剑往月台上一站，左手剑诀一点面门“唰”，一捧宝剑红云捧日，宝剑对准李老侠的顶梁就击。展翅金雕李源有份儿，左手搭着右手，丁字步站着，抬头一看宝剑到了他的顶梁，应该是上左滑步，或者

上右滑步，躲开宝剑，可李源却左脚不动，右脚向前插，走中宫，踏黉门。宝剑从上下来，李源顺着宝剑底下往前走，让对方的速度加快些，离自己的脑袋近些。这表面上好象是送便宜，但实际上李源脚往前插的同时左手也跟着伸向韩萧拿剑的右手腕，微然一用劲，来了个金鹏展翅，拿自己的手臂碰韩萧的手臂。韩萧刚想往后抽剑，“叭”剑就飞出去了，紧接着李源右手就是一掌。这是有鹰爪功的铁掌，扣在韩萧的左肩上，就象是被鹰爪抓上一般。“哈哈哈哈，韩寨主，怎么样啊?”李源再要一使劲，就能把韩萧的肩膀抓碎。但把他给放了。如果李源左手往前一伸，照着韩萧的胃脘穴上一拳，就能把他给震死。李源手没动，只是冲着韩萧乐，韩萧脸一红:“老侠客，手下留情。”李源一松手:“走吧。”韩萧看看李源，一声没吭，捡宝剑，佩戴好了，一躬到地:“多谢老侠客。”转身跳下月台，默默无言坐在那不说话了。

展翅金雕李源冲着西廊下一抱拳:“众位绿林道的宾朋，我家住清河油坊镇，人称展翅金雕铁掌李，水龙神韩萧虽然跟我是老半大的人物，可功夫比我多少还差点。哪位登月台，老朽奉陪。”话音刚落，从月台底下“噌”地跳上一个人来:“老英雄果然名不虚传，我兄长被您一掌打败，不才破头鼋韩成当场讨教。”“哎哟，混河套的韩二寨主，久仰久仰，来吧。”韩成也有五十多岁了，短矬身材，黄白脸色，一脑袋疤痢，燕尾胡子，穿着一身蓝，煞着绒绳，手里拿着一对“骨朵儿锤”。这骨朵儿锤好象两个人脑袋一样，有眼睛、鼻子、嘴，里面是空的，从棒儿底下能装进药去，也叫瘟疫锤。韩成想动起手来，趁李源不备，自己把两个锤一碰，瘟疫烟儿出来，李源一闻就准得趴下了。李源懂这个，便说:“哈哈，二寨主，骨朵瘟疫锤可真不错呀，按理说应先抹点儿解药，不过一进铁善寺，我就得到了

解药，早给抹好了。”韩成这才想起来人家全抹上解药了，他是避瘟香的，正避我的瘟疫烟。韩成后悔极了，他知道他的能耐，远远不如他哥哥韩萧。韩萧一个回合没打就败下了，韩成心想，我是更不成呀！他只好往前一上步，锤走双风贯耳，索性一拼，也别使瘟疫烟了，使也没用。老侠李源双手一合童子拜佛，燕子飞云双展翅，两只手左右往前一扒，蹦起来翻身跺子脚，正踹在韩成的胸口窝上。这脚一下把韩成踹出一丈多远，当时都没起来。上来几个小和尚，把韩二爷搀起来，遛了半天，韩成这口气才缓过来，到西院休息去了。

老头一捋胡须发了威了：“还有谁上来，我李源再奉陪奉陪。”猛然间从西廊下又跳上一个人来：“老侠客，不才讨教！”正是山西晋北石岭关大寨主，飞天猩猩仉仁杰。他回手拉刀，左脚往前一赶步，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就到了。李源扒胡子，一个铁牛耕地，伸右手一叨他的腕子，伸左手叶底藏花，往仉仁杰肋下一个掖掌，“嘭”的一声仉仁杰就滚出老远，刀也被甩了出去。仉仁杰一个鲤鱼打挺起身捡刀，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刚要说话，陆地猩猩仉仁义一声没吭从月台南面上来了，照着李源的后脑勺“唰”就是一刀。李源心说，这怎么还来暗算的？老侠客可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好手，左脚奔右滑，猛地转过身，右手一耷拉手腕子，往前一压就势往前一伸，照着仉仁义的脑门“叭”的就是一掌。李源是不想在这里把人弄死，他只使二成力。只听仉仁义“啊”的一声，应声而倒，随即就跳下月台，一声没吭。李源冲着西廊下的仉仁义喊道：“你是什么人，暗算老夫你也配？”话音刚落，西廊下晃晃悠悠又站起一个人来，手里没拿兵刃。“哎，朋友功夫不错！我来和你讨教三合！”李源一看，自己六尺高的个子，这位能在九尺高，往这一站，象座铁塔，一身奇装异服，迈步向前。此人乃

是云南澜沧江乾鱼洞二洞主协山都督车立达。老侠一笑:“原来是车洞主，好好好，既然如此，进招来。”车立达左手一晃面门，举单拳，右手拳泰山压顶。李源上左一跨步，伸右手一叨他的二棒子，跟着左肩头就往他的肋条上撞。车立达个高，李源个矮，这一撞正撞在车立达的胸口上。车立达倒退几步，“扑通”摔倒在地，车立达不服，晃晃悠悠地起来了:“不行，我还得跟你练练。”李源心想，这人怎么没羞没臊啊。“车洞主，要想动手，你就进招吧。”车立达上右步，双拳走双风贯耳，对准李源的太阳穴左右一起打。李源就势往下一蹲，弓右步一斜身，伸左手乌龙探爪，冲着车立达的大腿根一戳，噔噔噔，扑通又摔了一个大跟头。“车洞主，怎么样啊?”“哗——”西月台的人都笑了，可这位站起来，两手一捂肚子:“不，我还得跟你来来。”“行。”车立达上步一斜身，右手拳照着李源的胸口就是一拳，老侠李源向右一滑步，立左手一压他的腕子，伸右手照着他的脸上一捋，铁掌微然一用力，心想，你别跟我这瞎麻烦了，一挤他的脸，立时，车立达眼睛就睁不开了，噔噔噔，到退了好几步，还真不含糊没倒下。他用手忙捂脸:“哎呀，我眼睛睁不开了。”李老侠一笑，“哈哈，车洞主，你还动手吗?”“我倒想跟你动手，无奈我眼睛看不见了，哪位行行好，把我搀下去。”上来好几个小和尚把他搀下月台。

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托着胡子往台上一站，笑容可掬:“还有哪位呀。”正在这时候，一个小和尚从大雄宝殿的台阶上走了下来，跟着上了月台，合掌问讯:“弥陀佛，所有西廊下一干英雄豪杰听真，方丈有谕，二当家的马上登台会战李老侠，请李老侠稍候。”就这一句话，东廊下的人都不禁为之一震，于老侠他们老哥儿几个都在东廊下看着。果然，从大雄宝殿里走出铁面伽蓝佛济源。因为月台上，一仗一仗接着打，李源全赢了，西

廊下这些人要说武艺高强的还属水龙神韩萧，结果都败在李源手里，济源僧问方丈济慈："师兄，看来西廊下没有什么人了，谁再上来也不是李源的对手。"济慈点头："师弟，不错。""这样吧，师兄你给小弟看着点，我上去，与侯振远、童海川清算的时刻到了。"济源多大的份儿啊，济慈点点头："你去吧，不过你的脾气，秉性过于暴躁，论能耐，东廊下英雄侠义不少，但比你强的，愚兄我还看不出来，但是论经验、阅历、火候，你还欠点，遇见有经验、阅历的老人物，你可要吃亏。"济源并不爱听这话，他站起身来，叫小和尚出去说话。他在屋里遛遛腿脚。小和尚说完话回来，老和尚济源迈步往外走。下了大雄宝殿，又上台阶来到月台上："哈哈哈，李老英雄。"东西廊下所有的人都盯着往台上看，济源个头有九尺上下，前胸宽，臂膀厚，虎体熊腰，头如麦斗，面似镔铁，黑中透亮，一部大白胡子，约有七旬开外，头上六块受戒的香疤，灰僧袍，系着的绒绳有鸭卵粗细，开口的僧鞋白袜子。老侠李源一躬到地："哎哟，抛砖引玉，二当家的来了。不想我这微末之技，倒引得二当家的高了兴。""哈哈，李老侠，不愧是名人弟子，您的贵老师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侠客，他可是武林的前辈，鼎鼎有名的老人物。盛名之下绝无虚士，强将手下岂有弱兵。我看西廊下的宾朋，不管他是山南的英雄，海北的豪杰，绝非阁下敌手。贫僧不才，愿在李老侠的手下讨教三分。"话虽然是乐着说，可李源感到济源身上有股威慑力量，觉着他十分强横。李源一躬到地："既然如此，高僧，拳脚军刃，您来挑。""老侠客，你不是叫铁掌李吗？咱们还是试试你的铁掌吧。""说完了合掌打着问讯，脸冲南往那一站："老侠客进招吧。"老侠李源也知道自己的老恩师他们在月台下站着，也不愿给师父丢脸。他便精神一震往前一赶步，双手一合，一晃面门，往前一抢身，

右手一个乌龙探爪，掌挂一团劲风。李源知道，和尚站在这让我打上，我兴许打不动他。但我有功夫，你要让我打，我得真把你打个跟头。李源“唰”的一掌，手心朝下，对准济源的胸前就打来了。老和尚看见李源的掌朝着自己的胃脘胸前打来，掌没到，力量就到了，暗暗佩服。和尚一顺手，左手往下一搭，正搭在李源的右手腕子上，就这么一挨，展翅金雕铁掌李就感到有万钧之力，象山一样压在手腕上。和尚用小拇指往回一圈李源的右腕子，正按在内关脉门上，鼻孔省力就这么一“哼”，李源就觉着半个身子全麻了，招架之功谈不上，还手之力就更没有了。自己再一动，胳膊能断了，这就是和尚的内功，铁面伽蓝佛济源在铁善寺里论功夫胜过一切人。李源知道，不管济源是往前拉还是往后推，自己都将摔个大跟头。李源就说软话了:“高僧，李源输了。”“说出‘输’来就行。”济源想，只有战败李源，东廊下的侠客才能一一引出来。“今天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我弟兄费了这么大的心机原为今天。”和尚一收力，把手撤回来，一捋胡子:“哈哈哈，弥陀佛!”就他这么一撤力，老侠李源险些趴下，李源挺身躯站稳，才知道济源比自己高多了。李源忙道:“高僧，李源输了，改日再见。”展翅金雕铁掌李源跳下月台。喝，月台的左右，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济源合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和尚眼睛往东廊下西方侠于爷这边一瞅，然后说道:“贫僧是本庙的二当家，身为本庙的监寺，名唤济源，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铁面伽蓝佛。论我的能耐，比起我兄长济慈来有天渊之别，贫僧是笨鸟先飞。诸位，刚才这位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李老侠客，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同道，谁都知道，但和贫僧相比多少还差点儿，先让他下去休息。凡是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坐寨的、戳杆的、教场的、保镖护院的，所谓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英雄，

就不必登台了，不是贫僧说大话，登台你也不成。今日贫僧是要会斗高一头的英雄，扎一背的豪杰，身为侠客义士，类似兴一家武术之人。这样的人上来，老僧奉陪，其他的人物上来，恕老僧无礼，我是概不奉陪。”刚说到这儿，东北角月台下有人说话了:“哈哈哈，和尚，我也算不了侠客，我也算不了义士，挎小篮的卖个酸枣，我也充个果木行的人吧?”声音一到，“唰”的一下，象一道白线，这人就上来了，正是西方老侠于成。大和尚一推颌下胡须抬头看，只见老侠于洞海双肩抱拢，往这一站精神抖擞，不亚如坠角的苍龙，胜似那落牙的猛虎。海川紧挨着于老哥哥站着，听见老头一乐说了话，知道他要上去，忙伸手去抓于爷，还没等挨上，老头就上了月台了。在金银乱石岛时，海川、振远老哥儿俩看过于爷的本事，游戏三昧，当然是不错。可是他年岁太大，我们这儿又有这么多人，能让一百零一岁的老爷子上去吗？擦肩蹭袖如果输了，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 所以大家不愿让老人家上去，真动上手，到底是老胳膊老腿。可老头不这么想，于老侠在月台下看着，一见和尚出来，就知道徒弟李源不行，五个照面非趴下不成。哪知道一个照面都没照，一手就趴下了。于爷的心里就有点怒:“喝，好哇，这不是当着妈妈打孩子，我这坐老家的是干什么的？同时于爷思绪万千，想得多呀，我于成一百零一岁，隐居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我不找人家的麻烦没有人找我的麻烦。到我死那天，准能落个净胳膊净腿，一辈子在武林当中没叫人捅过一下，更别说让人家踹我一个跟斗，打我一个趔趄，我没事好赌这口气，访这个镇八方，可他镇十六方，碍我于成什么事？出来一个镇八方，我于成就没能为了？不至于吧，我为什么访海川呢？访着了，也知道海川义胆侠心，小孩儿可交。可又碰上乱石岛的事，我也卷到浑水里去了。要想指

望办完事回家也回不去了，答应童林必须拿到盗国宝的二小韩宝、吴志广，可谁知半路打出个铁善寺来。谁不知道铁善寺哇，铁蝠拳一百零八招，扬名天下，他本庙的好徒弟，快打这套拳都得一天，这可是独门的把式，我于成也没见过。既然来了，就得看看，好开阔自己的眼界，自己眼前这些成名的侠义，都管我叫声哥哥，恭维我是个前辈。我的徒弟李源输了，这和尚济源是本庙的二号人物，我是在这里等着所有在场的弟兄都让和尚给弄趴下了，我再上去？那我就不是跟和尚交手，而是借和尚的手来号我这些兄弟的脉。那人家怎么看我于成呢？可我要上月台去，一百零一岁我还能行吗？太不保险了，如果我今天是三，四十岁，甚至五、六十岁，将来能在绿林道上找回来呀。现在我一百零一岁，要是栽了跟头可没地方找回来呀，但是不上月台？也不行啊。于老侠思前想后，认为还是得上。仰仗平生所学，战败济源、济慈，把铁善寺的事给了结了，然后帮着海川奔八卦山。如果我于成上去，车拦头一辆，让济源给打了，铁善寺的月台就是我于某的佳城。什么叫佳城？佳城就是坟地，我宁可死在众位兄弟的前面，也不能让我的兄弟们死在我的前面。老侠想到这里长腰上了月台。

台下的哥儿几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老人家往台上一站，和尚上下打量，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看意思也要高过侯振远、童林。济源合掌问道:“看老英雄，偌大年岁精神矍烁，敢问是哪路的高人?”老人家托银髯:“哈哈哈，和尚，我没什么能为，在绿林道也是个马勺的苍蝇，混口饭吃，你要问我小老儿是谁，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打了孩儿娘出来，我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的授业师父。西月台下的人都睁开眼睛惊讶道:“哎呀？这就是绿林道鼎鼎有名的人物西方侠呀？这么大年纪了。”济源一阵冷笑:“弥陀佛，我打量何人，原来是于老侠客。”“不

敢当，正是在下。”“哈哈哈，于老侠，听说早在明末崇祯九年，您在幼年时期，就闯过桃花会，三进桃花寺，·在北京城京西北妙峰山瓜打石，露过大脸，踢死过金头牛，撞死过银头豹，单臂力举过千斤宝鼎，戴过守正戒淫花，单掌开碑，击石如粉，十八趟通臂掌，二十四式形拳，打遍天下。”于老侠摆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那都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早已成了昨日黄花不值一提啦。”老头儿心说，我干那事儿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崇祯九年到现在都八十多年了，你不过刚七十岁。济源说:“老侠客，话虽这么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年少，月台以上，乃逞强斗胜之所，万一老英雄不敌，岂不把一世的英名付于东流。”“哈哈哈!”老侠于成仰天大笑道:“和尚，此言差矣，不才于成，幼年学艺，整世童男，直到如今闯荡江湖，不落人后，怎么能提到老呢?岂不闻武术讲究‘老辣’二字，越老越辣呀，哈哈……想当年战国廉颇年逾百岁，尚食斗米只羊，各国诸侯不敢犯赵；后汉的赵子龙，年逾八十，威镇风鸣关，力敌五将，何况于成?!”说到这儿，于老侠两手托大白胡子:“老只是年岁老，可我的手掌不老哇!望和尚以身尝试，方知金言不谬也!”这句话一下子激怒了济源，两道浓眉往上一立:“南无阿弥陀佛，既然如此，恕贫僧无礼，请!”老侠往后撤步，左右手上下一搭五花，左脚在前，横着一斜，右脚在后，拿桩站稳，小辫往后一甩，当啷一声响，右手掌，左手钩，这叫前掌后钩子，拉了个跨虎。“和尚，这叫跨虎啊，你学过吗?有拳经赞歌为证: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抱马桩；喜雀蹬枝沿边走，童子拜佛一炉香。”和尚把鼻子都快气歪了。月台上身为大侠，你就用“跨虎”赢我?两个人彼此各道:“请!”济源脚踩黄瓜架儿，两腿一进步儿，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往前一赶步，进步切掌，对准

老侠于成的脖子就来了，这叫飞蝠展翅，老人家于成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于老侠不但要接他的招，而且还要记记他的铁蝠拳。见济源的掌过来，一矮身，右手一搭腕子，左手打和尚左腿的踝骨，和尚微然一晃，纵身形起来，落地无声，进步一切，叫金蝠落地，对准老侠的胸前便按，老人家白虎洗脸往下一耷拉左手，伸右手，随着左手一反腕子，叶底藏花，对准和尚的肋骨便打。这个于老头不亏整世的童男，不用腿的时候，一抬腿到头顶；不用腰的时候，往后一仰，后脑勺能挨着后脚跟，不用跳高时，长腰一纵就两丈三、四；不用纵远的时候，微然一叠腰，就一丈七、八；行似猿猴，恰似狸猫，老人家暗地里就把十八趟通臂掌施展开来，但是一点劲儿都不用，纯粹以逸待劳，甭管你来的怎么快，怎么凶，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到于爷的近前全都得化了。和尚的铁蝠拳施展开，脚踩八门，大僧袍兜起风来如同穿花的蝴蝶，两人扭作一团，搅在一处，矫若游龙，翩若惊鸿。和尚疯狂进招，恨不得一下子把于老侠给致于死地，但是他摸不着挨不上，更甭说打上人家，就是连大褂都沾不上。于爷一点儿劲都不使，和尚疯狂用力。老侠于成用的是曹刿胜齐之法，一鼓作气，三鼓衰竭，我且不擂鼓。等我翻过来一用力，能让你一下子趴下。和尚完全明白，于成是以逸待劳，而我是以劳胜逸，我不敢撤劲了，如果我一撤劲，命就没了。本来哥儿几个在台下为老人家担心，毕竟年岁太大了，等老人家一动手，他们明白了，老人家是成竹在胸，以逸待劳。老人家打了一辈子仗了，阅历丰富，济源就是今天不死，也得脱层皮呀，大家反到踏实多了。济慈在大雄宝殿里往外一看，心说，哎呀，西方侠几句话就把你济源火激起来了，这样你不是甘受其苦吗？济慈这时候不敢想别的，只恐自己到时候上台乱了方寸，那铁善寺不就一败涂地了嘛。师弟

不成，我济慈还在呢，所以不敢着急。济源那么大的人物，也明白于老侠的招术，但他不敢撤招，稍一撤力就得输招。他想，你于成虽说是以逸待劳，难到就不蹿不蹦了吗？反正你也是年纪大了，这样一想，济源就更加疯狂进招。老侠于成心说，你小子找死呀？两个人还招动手，招术加紧，踢弹扫挂，搂打堂封，转眼间就四十个回合。于成抬头见和尚上右步，右手往前搭，来了个“鬼扯钻”，搭他的肩井穴。老人回手一个“倒捻猴”，退左步，左手往下一按他的胳膊，右手一晃他，和尚认为老侠于成要打自己，忙跨左步，转身右手回来了，伸左手打于爷的肩膀和右臂。老侠于成就势再往后一退右步，伸右手捋他的右胳膊，伸左手一晃，和尚连三掌，左边一下，右边两下，都被老人躲过去了。和尚再往前一赶步，老侠使了一手“云手”，左手在自己的眼前一变，“唰”的一个抽撤连环掌，右手在自己左胳膊底下往前一滑，伸右手往自己的右面一扬，跟着塌下身去，左手虚晃一掌，和尚双手往下一按，一退步，老人家右手再往前伸，踏中空一斜身，手就伸进去了，正按在和尚的左胸膛上，和尚再想躲已不可能。这时，老人才从丹田提一口真气，顺着脊梁往上来，叫三车拉上昆仑顶，达到自己的百会穴，通过神庭，到达人都二穴，也就是上下牙，又顺着右臂到了右手的指锋，于老侠右手的中指用上内力一点和尚的左乳下，和尚的五脏就张开了。只听和尚“啊”的一声，老人家掌心一托，一口真气用上，大喊一声：“哈哈……”浑身颤动，蚕眉到立，虎目圆睁。和尚“哼”了一声，老侠于成一掌把和尚托起五、六尺高，往后一仰，叭！就把和尚打出去了，足有一丈多远。从前孔秀等人在金银乱石岛说老爷子是狗掀门帘子，全凭嘴上的功夫，拿贼也好，破达摩堂也好，连一招真能耐都没用。今天在月台上打的是济源，也让兄弟们看看，作哥哥的还

不老。老侠于成往后一撤步，双手一托长髯，鼻孔之中擤气，打济源准备了十成力，但不能过了力气，过了自己该吐血了，只用了八成力打济源，余下的二成力顺着鼻孔把它擤出来了，象两道白气，这时，老人家的汗可就下来了。再看济源，仰面倒在地上，黑脸膛煞白，五官挪位，面目痉挛，两只手按地，心想还得起来，还没等坐起来，“叭”又倒下了。再想起来，“噗”一口血吐了出来，染红了大白胡子和灰僧袍。吐完之后就昏死过去了。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金头狮子孟恩这些人忙出来上了月台，把老和尚抬进方丈室，找人治伤。

紫面伽蓝佛济慈看看法本、法铎、法广这些人道：“看见没有？你们大伙儿出主意报仇，报仇！报仇了吗？二当家的让人家给打成这样。”济慈自己一点急怒也不敢动啊，恐方寸乱了不能报仇。稳稳僧袍下香袋里的子午问心针，在大殿里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于老侠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士，不枉是武林道的老前辈，我师弟济源被打不亏，老侠客请留贵步，贫僧讨教。”说着话就出来了。济慈也想，不能让你于成下去，你把我兄弟给打了，你下去换别人怎么算？我得想办法把你致死。于老侠这口气可还没缓过来，但仍笑着说：“哈哈哈，哪位和尚啊？”紫面伽蓝佛济慈一提气从月台下上来了：“弥陀佛，贫僧济慈愿与阁下在月台上分胜负，见输赢。”

# 第三十二回 铁善寺群侠战济慈 白玉虎大意丢龙批

上回书说到，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老人家在月台之上，展开闭户精研数十年的行拳，掌打铁面伽蓝佛济源。济慈跟着上了月台，老侠一笑:“大和尚，既然登了月台，您不怕死吗?”济慈一笑:“贫僧登台，岂能惧死怯战?”于老侠说得可不是废话，他太累啦，多延误点时间好缓口气，这才是老谋深算哪，济慈虽没想到这一点，但事实上他是采取进攻式的，对于老侠说:“您的能为上乘，实令贫僧钦佩，久仰您掌中链子抓，打遍天下无敌，请您不吝金玉而下教，不胜荣幸。”济慈明白，想凭借拳术胜他太难，干脆用军刃吧。就一撩僧袍把军刃亮出来，其实是一对一尺二寸长的钢针，把手有小指粗细，前边是针尖，这是和尚打坐参禅用的，在济慈手中就是军刃。于爷心里想，我打济源也真不容易，他济慈一口气都不让我喘，跟着就上来了，是打算一下子把我弄死，给济源报仇哇。可我虎老雄心在，你也未必能办到。“和尚，既然如此，于成奉陪。”转过身，于老侠一撩长衫，肚子一吸气就把鸡爪链子抓从腰里亮出来，二尺四长的钢链，头上有个圆盖，象龟背似的，底下是钩，象个鸡爪，有皮挽手。于老侠之所以叫“长臂昆仑”就是因为有这对“抓”。只见于成“哗啦啦”一抖链子抓，左手一悠，哗啦一声响，链子抓就在和尚的眼前一晃，右手抓悠起来，对准和尚的肩井穴抓来。和尚坠肘沉肩，微然一斜身，自己的身子就顺在正中，左手针往前一赶步，来了个“金鸡抖翎”直奔于成的小腹。于成明白，这和尚好狠哪，一针就惦记着把我扎死。

于老侠往回一退右步，右手抓抽回来“点手唤罗成”，往下对准济慈拿针的手腕，左手抓一回来，对准和尚的面门就抓。济慈往后一撤身，双针一搭闭住门户，两人彼此道“请”，就又打在一处。西廊下的这些人都吓晕了，二当家济源多大的本事，人家上来一个老头儿就把他打成那样，幸亏是二当家的，要是换了别人，刚才那一下子还不把命要了哇。现在，济慈又和老头交上手了，台上的老二位都在各展平生所学，都不敢轻易进招，而是看箭定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转眼间三十多个回合过去了。于老侠心想，兄弟们，别看我的哈哈笑，谁先上来替换我，等我活动活动喘过这口气来，哪怕呆会儿我再上来也好。这时哥儿几个在台下看着也都在想，于老侠打了济源，王爷高兴得不得了，拍着巴掌喊：“好！”这会儿王爷可说了：“诸位老侠客，我看于老爷子是不是有点累了？你们大伙儿哪位去替替？”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笑着说：“您也成了行家了。于老侠打了济源这口气还没缓上来，咱们应当替替。这么着，我先来吧。”老侠张鼎稳了稳自己的大铁扇子，一拔腰上了月台：“于老侠客能为高强，武术绝伦；济慈高僧针法玄妙，你们二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相上下，战到何时是了哇？于老侠请来撤招，在下不才，要向高僧讨教三合。”说出话来不卑不亢，两不伤。于老侠纵身形把自己双抓收回，挽好了。和尚捧双针也往回一撤步。张子美伸手抽出铁扇子来道：“高僧，看您的功夫，实在使我技痒难熬，我张鼎要讨教讨教！”老和尚济慈也点了点头：“张老侠也是名满寰宇的人物，遇高人不能交臂而过，请吧，看看您的点穴之术。”老侠张鼎点点头，上右步一斜身，左手并食、中二指，金钢指一晃面门，右手的铁扇子一刷，来个唤虎出洞，对准济慈的奇门穴上便是一点。济慈一转身，拿着右手针一点张鼎的外手腕子，左手针往下一顶，对着张老侠

腿上的三里穴上便点。张鼎“张飞骗马”起来，一转身“横风扫月”，对准和尚的太阳穴就打。济慈和尚缩颈藏头躲，两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两个人招术一加快，彼此身法展动，犹如打雷掣电一般。三十个回合开出去，老侠张鼎就不成了，进不去招了，济慈的针法展开，身形又快，张老侠只能封闭躲闪。

正在这时候，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子美贤弟，你的铁扇子招术十分惊奇，大和尚的针法出众，二位且慢动手，贫道有话讲。”张鼎趁此往后一撤扇子，封住门户，济慈也一撤步，抱着双针抬头看，来了一家仙长，高大身材，长四方脸，面如三秋古月，颌下一部白胡须。张鼎把铁扇子别好，冲和尚一抱拳:“高僧，这是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海内巡针昆仑道长司马空，他来与你继续会战，在下告退。”南侠司马空过来了:“无量佛，高僧，看您的招数实有独到之处，贫道愿讨教三合，愿高僧不吝金玉。”“鼎鼎大名的南侠客司马仙长，贫僧早想去扬州拜会阁下，实在因庙内繁忙多事，不能如愿，今日幸会，实在是千载难逢。请!”南侠按剑把，“嚓楞楞”一声响，宝剑出鞘，这可是价值连城，斩金断玉的宝刃。南侠一控宝剑，一捋银髯，和尚不敢疏神大意，双针一分:“仙长，请啊!”“无量佛，恕贫道无礼。”剑诀一搭腕子，灯笼穗一晃，举火烧天往下一落，对准和尚的脑门子就击过来了。和尚十字架避面一搭双针，左腿一虚，右脚实着，左腿绷直，右腿弓着。体重在后，往下一弓身，双针十字架往上顶，拿双针接宝剑。南侠一瞧，心说，济慈呀，不是贫道大开杀戒，是你这人太没经验阅历了，看不出我这把宝刃的光芒？我这是斩金断玉的宝剑，你那针纯钢打制，小拇指般粗细，你十字架搭上封我的剑，你不是找死吗？宝剑碰上你的针，你的针就得折，宝剑一落就是你

的顶梁，你想跑都跑不了。南侠想到这，剑就过来了，眼看宝剑离针也就一寸多高，南侠心说，实啦，你跑不了了。猛然间往下一落，老仙长上了一个大当。济慈多大的份儿，能不知道南侠的剑是巨阙宝剑？即便纯钢的剑一接这针也得折，济慈左腿弓，右腿绷，等南侠的剑近了，招用实了，济慈猛一低头，变成右腿绷，左腿弓，照着南侠的小肚子就扎过来了。“无量佛，好厉害的凶僧！”南侠就势脚尖一点地“噌”的一下，横着就出去了，来个鲤鱼跳龙门。南侠往外一纵，济慈把双针就收回来了：“弥陀佛，仙长请吧。”这一下可把南侠给气晕了。北侠在台下看着，想当年和南侠在杭州擂上交过手，知道南侠秉性急躁，太自信啦。北侠心说，你把你那招当实招，是把济慈看成什么都不会的了，所以你上当，人家可没上当，但从济慈的脸上看不出来，依然笑容可掬：“仙长，请吧。”“无量佛。”南侠二次纵身，健步如飞，和尚摆双针，急架相还，僧道二人打做一团，僧袍，道袍一齐兜起风来，犹如穿花蝴蝶，围绕在一处，转眼间打出四十个回合。南侠也不往里进招。月台底下，大家议论纷纷：“王爷，瞧见没有，南侠不进招了，看来人家济慈的能为实在不错呀。”旁边有人答言：“王爷、众位哥哥、兄弟，给我看着点儿，我跟高僧讨教讨教。”正是常州北门里清风巷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老侠苗润雨一按刀把儿，飞身形跳上月台：“道兄啊，你和高僧可打了不少时候啦，彼此都是一样的本领，无法分出胜负。道兄，您撤下来，小弟不才，愿跟高僧讨教。”南侠虚点一剑，纵身形出去道：“无量佛，高僧，咱们今天就到这里，贫道告退。现有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飞行侠苗泽苗润雨前来讨教。”说完南侠下了月台。

济慈一看，心想，童林、侯振远约来的朋友怎么都是这些知名人物？论真的，哪位单独较量也不含糊，苗润雨也是堂堂

有名的侠客。“弥陀佛，苗施主，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阁下的红毛宝刀价值连城，天罡刀法三十六路，南北十三省武林公认，今天在这里见面，真是幸会幸会。老侠客，请你亮军刃吧。”“高僧啊，微末之技，何劳挂齿，徒增汗颜，您也是武林的前辈，有这么句话，叫知足不辱啊。您想过没有，你我都是这么大的年纪，在江湖上略有微名，要是一定凭自己的能为把对方战败，我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高僧不是提过嘛，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咱们都是武林的弟子，也都在上三门门户之中，何必为了一己私见，争个长短输赢呢?”济慈很佩服苗老侠的见解，只是他骑虎难下呀。“苗老侠，我谢谢您，您这话应该在不动手以前提出来，你也是老前辈，金石良言，我济慈也能听信。现在不成啦，师弟被打，有了人命。我下帖子请来的宾朋已经死去不少，这时我要听您的良言相劝激流勇退，悬崖勒马，人家绿林道的宾朋，说我济慈算什么人物啊?老侠客，亮出军刃，咱们一战吧。”“噢，既然如此，苗泽奉陪。”苗老侠摘刀鞘，两道崩簧一顶，“嚓楞楞楞”金磕金的声音，龙吟虎啸，把刀鞘一放，红毛宝刀掌中一擎。只见这刀有四尺开外，一巴掌半宽的刀身，背够一指，刃够一丝，吹毛可过，锐锋霜快，犹如电闪一样。两个人都往后一撤步，夜战八方藏刀式。苗侠客左手一晃面门，宝刀在济慈的面前一扇，反背撩阴刀，上右步，右手从左边过来，宝刀往前一推，倒提宝刀，顺着济慈的下裆就上来了。济慈和尚点点头，向左一滑步，收过右腿，右手针往斜推，直奔苗老侠拿刀的手腕。苗老侠往后坠肘沉肩一撤刀，济慈上左步跟身进去，半个圈似的，“刷”，左手针冲着苗老侠的太阳穴就点，苗老侠就势一拿宝刀，左手搭在右手的手腕上往前一推，拿刀刃一迎，和尚往后退，苗老侠进步扫堂，和尚济慈脚尖点地，长腰起来。两人动

手三十几个回合，战了个平手。这时有人旁边搭茬了:“苗老侠，好俊的刀法，高僧的针法也实在令人钦佩，你们二位暂时罢招，晚生有两句话说。”济慈虚点一针出去，苗老侠往后一撤步抬头观看，见是湖南三老庄老英雄左臂神刀洪利洪丙南，就转身形跳下台去了。

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肋下佩着八宝电光宝刀上来道:“小左臂神刀洪利前来讨教。”济慈口诵佛号:“弥陀佛。”和尚心想，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看洪利六十岁上下，穿着打扮也不惊人。济慈想，左臂刀就是左架了，看他也没什么出奇的。便问:“弥陀佛，这位是……”洪利过来一躬到地:“高僧，您的招法太出奇了，实令晚生钦佩，一时技痒，来到月台以上，有意抛砖引玉，打算跟您讨教三合五式。明知不敌，还望高僧高抬贵手。”“弥陀佛，太客气了，请亮军刃吧。”说着话，洪利把刀摘下来，按刀把，一碰崩簧，一声响，宝刀稍然一离鞘，一道寒光，光芒四射，照人二目。济慈一瞧，心里纳闷，他们也不知哪找来的军刃？怎么都这么好的钢口，这又是一口宝刀。刀亮出来，刀鞘往地下一放:“高僧啊，我洪利初学乍练，高僧您可要高抬贵手。”“噢，老施主，您太客气了，请先进招。”洪利递刀，和尚摆双针急架相还，左臂神刀微然施展刀法，六、七个回合，刀光闪闪，这时济慈就手忙脚乱了。洪利赢济慈很有富裕，东廊下的成名侠客们都看愣了，这左臂刀真是出奇，这是道门门长三清教教长欧阳爷的真传，天下无双啊，又搭着一口宝刀，济慈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时候洪利虚晃一招，纵身形出去了:“高僧，承让，承让，我跟您告假了。”捡刀鞘，转身下月台。王爷走了过来:“老英雄，好能为。”可没一个人敢问洪爷为什么不赢济慈。台上济慈捧着双针道:“弥陀佛，这位施主的刀法独出一门，胜过贫僧万倍，按理说我就应知难

而退不再动手，无奈贫僧是铁善寺的主人，今天的事没有完，厚颜无耻，我还要陪诸位施主走上几趟，哪位上来，贫僧奉陪。"正在这时，月台底下上来一位："高僧，好功夫，真令愚下钦佩。"济慈一抬头，心说，吃里爬外，我给你下了请帖，你倒跑那头去了。正是白马河甘家堡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风池，左肋下挎着一个长条包袱。济慈一笑："老侠客，您要跟贫僧动手吗?""高僧，我不是跟您动手来的。甘某在白马河破土动工盖房的时候，我挖出一对军刃来，在下查遍兵刃谱，没有这样的军刃，访了多少高人也没有知道这对军刃的，当然，我访的这些高人，比您可是差多了。高僧您博学多识，身为铁善寺一门之长，您一定知道这对军刃叫什么名字，我拿出来，请您告诉告诉我。"济慈听罢心想，你不动手打我，反到拿这个来撅我。刚才洪丙南用刀撅我，你现在又用这对兵刃来撅我，可我又不能不说啊。再说，武林当中，象甘雨甘风池这样的举动也是有的呀，你考考我，我考考你。光靠打不成啊，儒将要懂文学，要能讲出军刃的名字、年代来才行，所以济慈虽然心里有气，嘴里还是说："您拿出来，贫僧不见得认识，只要开开眼界就可以。""好吧。"甘老侠一伸手把包袱拽下来，麻花蝴蝶扣解开，打开包袱皮往腰里一围，把军刃往手中一托，不但济慈目瞪口呆，月台下所有的侠客，包括西方侠在内，都没看见过这样的军刃。二尺四寸长，好象一只小宝剑，但在把儿上有个扩手的峨嵋枝子，象个月牙，两根立柱，剑把缠着带，手拿着兵刃，月牙刚好扩着四个手指，月牙冲上。再往前是宝剑，宝剑有尖也有刃，但在尖下三寸的地方有个如意钩，往里弯着，非常锋利，两个一样，把儿上镶珠嵌宝，光华灿烂。"高僧，您给我看看，这对兵刃叫什么名字?""弥陀佛"济慈张嘴结舌："弥陀佛……""高僧，您说叫什么名?"济慈灵机一动，看见宝剑上有

个钩儿:“老侠客，这军刃它叫钩。”甘大侠大笑:“哈哈哈，高僧，罢了，我这军刃叫钩，但不知出自哪年，叫什么名字?”甘老侠这么一讲反到让济慈有的说了:“甘大侠，您这对军刃可能出在吴越春秋。当年吴越交战，结果越王战败，行成于吴国，由范蠡大夫保驾前往，在吴国尝了吴王的粪便，才被放回越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一定要报灭国之仇，选天下钩师，来到越都，希望他们做出好的军刃，将来去打吴国。这样便打造了整整一大库钩，里面什么样的钩都有。这时来了一位老钩师跪在勾践面前:‘大王，臣前来领赏。’勾践问:‘你领什么赏?’‘为臣我献给大王一对钩。这两只钩是采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锻造而成。但锻练时经久不化，最后我把我的两个儿子，一名吴鸿，一名扈稽，给杀了，用他们的血才把五金的铁精给化了，铸成这对钩，我已经把钩进献给大王，所以今天来领赏。’勾践一听:‘老先生，你杀子以铸钩成，足见你忠心耿耿，无奈我这钩库里的钩太多了，你进献的钩到底在哪呢?’老钩师一摇头:‘大王，您只要把您的钩库打开，我与我两个儿子的心灵相通，我一叫他们俩的名字，两支钩就能自动飞到我的胸前。’大王勾践亲自带着老人来到库前，叫人把门打开，满满的一库钩。老人站在库门高喊:‘吴鸿、扈稽何在?’话言未尽,‘嚓楞楞’，龙吟虎啸两声响，两支钩就贴到老人的胸前，老人的眼泪流下来了。‘大王，您看我这钩可是好钩?’大王勾践看看这两支钩的确很出奇，命人把吴鸿、扈稽钩放在库内，赏了老人纹银二百两，老人欢喜而去。您说这事可就得两说着，如果为了国家造钩打败侵略自己祖国的吴国，别说杀两个儿子，就是十个八个儿子也得杀。如果为了二百两纹银把两个儿子杀了，那这老头的心也够残忍的。”济慈把这段来历从头至尾一说，别说甘老侠，就连月台下的英雄侠客，没

有一个不赞成济慈和尚博才多学。老侠甘凤池点了点头，其实他早就知道这对钩的名字，但是自己还没有招数，还没研究出来呢。“老侠客，不知贫僧说得对是不对?”老侠甘凤池点点头:“在下才疏学浅，不知这对钩的来历，今天您一讲，使甘某顿开茅塞，你说是吴鸿、扈稽钩，一定是吴鸿、扈稽钩。今天我要拿这对军刃讨教讨教您的双针，不知可否?”“自然可以，弥陀佛。”“既然如此，甘某无礼了。”老侠甘凤池双手一合双钩，左右一分，一看就知道没招，因此济慈看老侠手拿宝刃，也都丝毫不胆怯。济慈双针左右一分，老侠左手吴鸿钩，右手扈稽钩也分开了。“甘老侠，请吧!”左手吴鸿钩“刷”的一晃面门，右手扈稽钩照济慈胸前便点。和尚一转身，摆双针急架相还，两人打在一处。别看和尚和几个高手打了几个回合，身手依然很快。甘凤池虽说没有钩招，但毕竟是铜钟叟郝长风的亲传，功夫很深。只见他双钩上下翻飞，舞成一片银山，光华万道，瑞彩千条，跟济慈打了个棋逢对手。也就在这时候，猛然间旁边有人插话:“甘老侠，您和高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老朽不才，一时的高兴，也打算斗胆讨教高僧几招，请您住手。”甘凤池见好就收，虚点双钩，转身纵出去，把双钩包好了，往肋下一挎，下去了。济慈捧着双针抬头看，一眼就瞧出来了，来人是东廊下数一数二的人物，独占北方笑鳌头南及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秋田秋佩雨走过来道:“高僧，看了半天了，您的武艺真是出人头地，小老儿不才，也要讨教三合。”“秋老侠客，您是大名鼎鼎的北侠，武林的前辈，何必客气。贫僧也要免为其难，奉陪您三招两式，请吧。”老侠秋田伸手把宝剑摘下来，拉出宝剑，把剑鞘放在月台边上。这可是当年秦始皇断荆轲的辘轳宝剑。秋老侠一举宝剑，左腿伸出去，右腿微蜷，来个老子坐洞把门封。和尚一分双针，两人彼此道“请。”秋老

侠往前一赶步，紫燕抄水，宝剑就抹了过来。济慈和尚往旁边闪身形，举双针急架相还，跟秋老侠展开一场大战。天罡剑三十六式施展开了，两个人打做一团，不分上下。

正在这时，又有人搭言:“哥哥，您先下来，冤有头，债有主，高僧啊，老朽不才，也愿当面讨教。”秋田秋佩雨纵身形出去一看，很不愿意他上来，心想，你侯振远别看我们上来，我们是被朋友请来的，彼此有个担待。你是对头儿，你要上来，弄不好你们两方要出人命啊。可侯振远又怎么能不上来呢？几次三番劳师动众，请来这些朋友为自己帮忙，到现在济慈把自己的朋友都会了，我侯振远不能指着打手哇。于老侠、王爷也知道振远这个心思，也就不拦他了。侯振远上了月台，秋老侠纵身形封住门户，看看侯振远没言语，把宝剑插在鞘里下去了。心说，你上来，就是仇人见面了。这不是寒拘着火，更厉害了。济慈一瞧侯振远，眉毛就立起来了，心说，别人动手都可以，你姓侯的、姓童的上来咱们得死一个。老侠侯振远一抱拳:“高僧啊，费尽这么大的心机，设摆九月九重阳会，不就为的是我弟兄吗？今天侯振远上台了，有能为你尽管施展。”说着，按剑把，伸手把龙渊古剑亮将出来。剑鞘往后一别，一控宝剑，一推颌下的银髯。济慈和尚连连念佛:“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双针一摆，对准侯振远的两只眼睛，“刷”！就到了。老侠侯振远白猿献果，宝剑往上一翻腕子，横着一撩，等济慈往后一撤步的时候，剑走青龙出水，进步中挑；你使绝的，我也使绝的，对准济慈的小肚子就来了。济慈一个虎坐坡，倒出去将近四尺。老侠侯振远一控宝剑:“和尚请吧！”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打起来了。哎呀！这跟刚才的打法可不一样了，刚才的打法确实是有点以武会友，而到侯振远这儿，就是凶杀恶斗，老侠侯振远真是大名鼎鼎，一百零八招青龙剑法施展开

来，舞成一座剑山相仿，他并不怕济慈。济慈双针的解术全部拿出来，招如涌泉，“呜！呜！”一招挨着一招，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人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童海川一拧腰就上来了。“哥哥，闪过一旁，待我童林来会斗和尚！”老侠侯振远虚晃一剑纵身形出去，紫面伽蓝佛济慈，怀抱双针往后一撤步，微睁慧目抬头看，海川捧着子母鸡爪鸳鸯钺，虎视眈眈。海川有海川的想法呀，老哥哥于洞海展绝艺掌震济源僧这叫杀鸡给猴看，震一震铁善寺，杀一杀铁善寺的威风。现在，侯振远老哥哥上阵会战济慈，他士为知己者死，他上去真跟和尚要拼命了。说真的，济慈不用说把哥哥侯振远扎死，就把我哥哥的衣裳挑个口，我童林的后半生怎么往下混呀！得了，谁的事呀，童海川的事儿，祸到临头须放胆，我得豁出一份儿去。海川想到这儿，包袱皮打开腰中一围，子母鸡爪鸳鸯钺怀中一抱，这才长腰上来。

老侠侯振远很为难，说兄弟下去吧，知道兄弟为人的秉性脾气，上来了，除了死了下去，要不战败了济慈下去。济慈跟我都这么玩命，跟你能不玩命吗？我做哥哥的怎么保证你在江湖路有一席之地，把武术兴出去，自立一门把式。这个时候，他就不能拦了，宝剑还鞘道：“高僧呀，我与阁下未能尽兴，现在我弟弟童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前来讨教。”“弥陀佛，老侠客不要紧，日后还有机会。”老侠侯振远看了童林一眼，飞身形下来，大家伙儿过来跟老侠侯振远说了几句话。海川捧双钺过来：“和尚，我童海川很年轻，初入江湖，需要朋友的帮忙，今天我就冲着阁下您说了。”“弥陀佛，童侠客的事情是你我的，大家不过前来帮忙赴会。”“没有别的，今日你我到底要分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济慈也不含糊，“刷”地一下分开了双针，海川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嚓楞楞”左右分开，大鹏展翅，往

前一站跟一只猛虎一样。左手钺“刷啦啦”一响，往前一赶步晃面门，右手钺一坐腕子，麒麟吐书，“刷”的一下，就奔和尚胸前横着扎去。这大月牙子多宽呀，真扎上，就能把这济慈拦腰给截下来。济慈上右步一斜身，左手针一点海川的腕子，右手针“刷”的一下子，一点寒星，对着海川的太阳穴就扎。海川上右步也一斜身，左手钺往起一提，叫“巧摘天边月”，又叫“猴戏月”。济慈往后一撤步，海川上右步肩膀头一斜，右手钺立着，这大牛犄角一样的大钺尖子，兜着济慈的小肚子“噌”一下子就来了。济慈心说，童林哪，好狠呀！横身排步出去，摆双针急架相还，两个人当场动手就打在一处。海川八法神钺八八六十四式施展开喽，上中下走三盘，“刷啦啦”亚赛雨打梨花，遍体纷纷，犹如雪盖山川，瑞片扬扬。人家紫面伽蓝佛济慈也把双针夹紧，两个人的僧袍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儿相仿，扭作了一团，绕在了一处。常言说得好，行家看门道，离把儿看热闹。东西两廊下几百位武林的同道，也有高的傲的，也有不成的，也有一般的，都给吸引到月台上来啦，每个人都聚精会神的瞧着，连干杂活的小和尚，都吐着舌头瞪着眼睛发愣了。天棚下这么大的地方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全都往月台上头瞧。

济慈跟海川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济慈点了点头自语道：“这个人年轻轻的，奉师命兴一家武术还可以，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两个人动手将近三十个回合，济慈和尚躲过海川的钺尖，往前这么一赶步，双针左右手一端，放在自己的胸前；弓左步一斜身，照着海川的小肚子，“刷”！双针就扎来了。这个时候，海川想，如果我跨步闪身，拿钺一支，左手钺照云龙往前扎他，他再躲过去，我们两个还得打。南北十三省的英雄赴会前来，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呢？看来我跟济慈不是武林的朋友，

分明是今世的冤家，生来的对头。得了！我跟他拼了吧。想到这儿，海川把自己的双钺左右手合住了，瞪着眼睛，照着济慈的胸口上，拿这大钺尖子“刷”的就奔和尚扎来。那意思呀，咱们俩人同归于尽。你底下拿针把我扎死了，我上头的钺也把你扎死了，反正咱们两个的兵器尺寸差不离。这可就寒拘了火，骑虎难下了。济慈和尚一想，嗯？你不接我的招儿，反道扎我的前胸，看来他是要跟我拼命啊！当着天下英雄侠义在这里，如果这时候，我往外一纵身，那算老僧济慈我怕死贪生。唉！也是我济慈的轮回已到，大限来临。得了！我跟你童林豁了吧！老和尚鼻孔之中一省力，“刷”，奔海川小腹扎来。真是千钧一发。西方侠于成以及众位侠义全看出来了，干着急，因为他们在这月台当中，等到你蹦过来，两人的军刃也就互相刺上了，这两个人也就全死了，危险万分。

就在这个时候，“突”的一声响，原来这月台的当中往上有个天井儿，周围有铁丝拧的网子，里头镶着玻璃。没想到这铁丝网子，叫人撕开了，玻璃也让人给拿下来了，那地方蹲着一个人。他们两个刚要拼命的时候，这人正下来，这可叫无巧不成书了。也不知道他手里边拿着白花花的东西是什么，“刷”的一下下来了，两手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左手的砸下边的双针，右手的砸上边的双钺。微然一声响，“嚓”！济慈跟海川这手腕子上的腕力足，不然就让人家给砸出了手。风驰电掣，济慈跟海川两人纵身形，各自出去，抬头看，眼前站着的这个人，真看不出来他是个出家人，还是个俗家。这人头上戴着一个孝帽的白布帽子，太阳穴这儿还钉着一个大铜钱，有点儿白麻穗，身上穿白布没边儿的孝袍子，腰里系着一根麻辫子，中衣也是白布的，套着两只白鞋。前额这儿，钉着一块透眼冷布，遮住二目。左右手各拿一根哭丧棒，用白纸白穗缠着，两

个人的军刃就是被这哭丧棒打下去的。

砸开了两人的军刃之后，大伙儿都一愣神，连王爷都愣住了。只见这人胸前一部白胡子，左手一提哭丧棒，一低头顺着月台往北走。别人不说，唯有济慈和尚一瞧，脸色一变，撩僧袍，把双针放在香袋里边，也低着头跟着走。下了月台，绕过香池子，对着大雄宝殿的台阶，这人往这里一跪，放声痛哭，真是声泪俱下，“哗哗”的眼泪往下流，哭得厉害。济慈在后头也跪下了，一声没言语。人们都愣住了。海川木在那儿，不是这个人下来打开了我们两个人的军刃，现在我童海川就尸横月台之上啦。

再说老侠于成上了月台，要过来给海川一个大嘴巴，事有事在，你拼命算什么英雄？我好几千里地来捧你，我不是跑到这里来瞧你跟人家抹脖子来的。不但西方侠于爷跟海川争讲，连北侠带南侠这些人全过来争讲。唯有侯振远不过来，老侠明白童林之所以如此，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一死就一了百了，皇上国宝也别要了，二寇任其逍遥法外。王爷回北京，哥哥一点儿事没有，八十多岁回家忍着去。只要我童林没了气了，什么事全完了。有这口气，我给哥哥招来很多麻烦。识性者可以通心，侯振远确实明白童林心缝里的想法。便说：“哥哥们，这是兄弟的脾气，我看算了吧。”二爷侯杰拉着海川直掉泪：“你这是干什么呀?”海川用手给侯二爷擦泪，嘴里直说：“二哥得了。”

那么刚才那个人是谁呀？这么着大家才来到台阶前。西方侠于爷劝这戴孝人道：“这位朋友别哭哇，有什么事说出来，我们大家伙儿听听，画出个道来，我们大家伙儿看看。这场事情，人命就好几条，您哭管什么事呀？看着我的面啦，止痛吧！悲伤无益啊。”这人不理，接茬还哭。南侠过来劝，北侠过

来劝，大家伙儿过来劝，西廊下有头有脸的人也过来劝，但是谁劝也照样哭。最后王爷说:“你瞧你这个人，有话你说，有事你办嘛，你尽哭管什么事?”王爷答言，这人立刻不哭了，擦了擦眼泪，微微地抬起一点头来，上下打量王爷。然后对王爷说:“您劝我，您要给管这件事，贫僧我就不哭了。”这时大家伙儿才瞧出来，这是个老和尚。“您要不管，我还得哭，哭死为止。”王爷也说得好:“你要不哭了，我就管。”“请问，您是千岁爷吧？您看西廊下这些人，要帮着铁善寺跟东廊下干，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位千岁爷。”就这么一句“千岁爷”，西廊下吓跑了好几个。“哎哟，这是千岁老爷子，愿不得人家那么横呀！咱们还跟人家打呢?”王爷忙问:“哟，和尚你怎么知道我呀?”这时候西方侠于成搭茬了:“爷这一次来到西南，微服私行不能跟大家伙儿倡明。这就是当今万岁康熙爷第四皇子，分府固山多罗贝勒府胤禛贝勒爷，晋封的雍亲王爷。”“弥陀佛，王爷，您给说和说和管管这件事儿，如果您给管，老僧就给您磕头道谢啦。”大家伙儿都用一种尊敬的眼光看着王爷。王爷说:“你先起来，你是谁我还不知道。”傻小子于恒在后边搭上话了:“我认得他，他，他就是那个‘水晶和尚’。”噢，这时大家伙儿才明白，他就是极乐禅林的水晶长老亚然和尚。

原来巧手路地仙王恒走后，打发于恒也走了，老和尚也不想在这儿呆了。金面韦陀法正可劝:“恩师啊！您看济慈、济源这二位当家的，这是要干什么呀！”“徒儿啊，铁善寺数百年清静禅林，武林一代一代往下传，眼看着就要断送在济源、济慈之手。说真的，济慈尤可，但是这个济源，秉性暴烈，认人不真。唉，师父我没法劝啦。你给我到山下做身孝服去吧！”“师父，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离开铁善寺啦，我把铁善寺交给了他们俩，他们俩没管好，难道说为师没有责任吗？他不就

是地雷一响，尸骨全飞吗？为师要跟铁善寺同归于尽哪。”法正再劝，怎么也劝不了，没有办法，只好给老师做了这么一身衣裳。然后把这鹿角棒用白纸白穗粘好了，又做一个孝帽子，拿包袱包好。正日子这天，老和尚来得早，功夫好，来至在硬架天棚上顶儿，到了这天井的旁边，施展鹰爪力，把铁丝网子给拆了，然后，把这玻璃窗摘下两扇来，把孝袍子穿好了，在这儿瞧着，什么时候你们点地雷，什么时候我跟着一块死。但是没想到童林跟济慈要拼命，这可不成，老和尚下来，用鹿角棒把两人的军刃给打开了。今天这场事要打算能和好了，要把事情办平和了，我铁善寺不吃大亏，只有那位王爷从中说和才有希望。所以，老和尚哭，哭的是几百年的清静禅林完了，也希望王爷趁这机会过来，王爷果然来了。水晶长老亚然和尚这才站起身来，重新给王爷见礼。王爷问:“老和尚，你既是出家人，穿着一身孝服，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爷，老僧是铁善寺前任住持，济慈、济源是我的师侄。我真没想到把这几百年的禅林交给他们两人，竟祸罪于天。老僧只是请王爷说和此事，不管铁善寺吃多大亏，只要天下英雄侠义不再跟铁善寺计较了，也就既往不咎，借着王爷的金面，这件事情就算完了，请王爷说句话吧!”“噢，你叫什么名字呀?”“您要问，老僧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噢，你是水晶长老，看起来你是罪魁祸首呀!”“哎，贫僧承认。”“那么好吧，你先把孝服脱了。”老和尚这才把那身孝服脱掉，里头还是他那身僧装。大家伙儿一看，确实是有个份儿！王爷说:“既然让我了结此事，本爵就跟你聊一聊。得了，大雄宝殿也坐不下，咱们就在月台左右吧。”

小僧众一通忙，把所有的桌椅板凳都调摆好了，二三百位武林道的英雄完全都坐下。济慈也坐在老和尚的背后，一句话也不说。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坐好揖手打问说:“王爷千岁，刚才

杀人流血这一场恶杀恶斗，眨眼之间烟消雾散了。千岁爷，您给我们两造了一了吧。”“亚然和尚，你要让本爵管这件事，本爵说话得算数。如果本爵说出话来，你们不服，你们不干，那我就不管了，事有事在。”“千岁呀！您一句话重如泰山，俗民凡夫哪个敢不尊呢？请王爷把事情给我们了结的平平服服、四水相和，老僧纵然圆寂，也承恩地下呀！小小的铁善寺得罪武林，贫僧也担不起呀！”“亚然和尚，这也确实是你的心里话，好吧！我提出几条来，你可以听听，你如果认为这么办可以，我就给你们了结这件事。如果你们认为不可以，大家再从长计议。于老侠，你们老几位也都听着点。”“王爷，您老人家说吧，我们都在这儿洗耳恭听。”

“好，第一条把所有地雷的地道口尽皆填平，别认为你们埋了地雷，准备把所有赴会的英雄尽皆致死在此。你们为了一已私念私愤，做此害理伤天之事，老天不容，不想这件事已经被我们傻小子于恒把地雷给破了。按佛家的‘不二法门’，按侠义道‘天下武林是一家’的宗旨，你们两下弥兵罢战，取消截滞，今后无论哪一方，无故挑衅，按侠义道的规矩惩治，按朝廷的法令也不宽容他。这头一条就这样，你们要是同意了，取来纸笔，本爵我给你们写上一块匾，四个大字‘武术化一’，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悬挂在大雄宝殿内以志今日之事。你看这头一条怎么样呀?”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点头说:“爷想得太宽了，贫僧感激不尽，请问您这第二条?”“第二条大家听着，所有的死者，有家属的灵柩，给人家运回原籍，没有亲属的就地深葬，丰丰盛盛办理。你们这里即有和尚也有老道，超度亡魂念经放焰口，全都可以。受伤的给人家医治，这笔钱由你铁善寺负责。”于爷心说，您当然向着海川，不能让童川拿一个子呀！再说，他家就有四十多亩地，他也拿不起呀？水晶

长老亚然和尚点头:“可以。”“于老侠，您看这第二条怎么样?”“王爷高明！哈哈哈，好，我赞成。”海川也不言语。“第三条，根据本爵所知，你铁善寺鞭长莫及，有很多弟子背着你铁善寺的方丈，在外边做些不法之事。就拿太湖中山狮子寨孟恩这些人来说，他们是无故劫镖，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双主争斗起来，引起杀人流血的事端。清云寨罗烈也是这样，不分是非一口咬定跟海川有仇，隐藏钦犯，这样，他的山寨被火焚毁了。可金银乱石岛就更厉害了，因为侯振远抓住罗烈等人，罗烈也在这儿，真要灭你铁扇寺的大门，他们三个人焉有生理，怎么济慈和尚就不多想一想呢？山寨被焚了，清云寨也完了，你们兄弟被释放了。金银岛就不是这样啦，马彪等人不但隐藏了钦犯，还敢隐藏云南府十八条命案的主犯陆寅、陆丰这些绿林的败类。水晶长老，你是高僧啊，上三门的弟子，干这个事你说该杀不该杀呀?”“应该跟采花贼一律同罪。”“水晶长老有你这句话，本爵我就不生气了。可是他们呢，拒捕钦差，要利用达摩堂致三侠于死地呀！可是怎么样呢？九家寨主身遭惨死，话虽如此，这都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虽然是他们不好，可是你铁善寺不择人而受，技艺传与匪类，你们的方丈纵弟子行凶作恶，才招出这些事来，怎么能怨童林呢？不错，海川是我的人，可我这人向理不向人哪。海川跟你铁善寺风马牛不相及，谁也惹不着谁呀？但是你们无缘无故的就把罪名加在了海川的身上，我希望你们在铁善寺严加管束，这些弟子如果屡教不改，怙恶不悛，将来一定按清规治罪。我希望你们铁善寺选择一些正大光明、心地善良的后生收录门下，以使香烟继续、发扬光大门户。”“弥陀佛，王爷您嘱咐得太对了，您说得太好了。铁善寺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呀。”王爷回过头来又问于老侠:“老侠客爷，您看怎么样?”于老侠说:“王爷，您这是给铁善

寺的门人弟子留下一条光明正路呀！王爷，您修好呀！”“哈哈哈……老侠客爷过奖了。”王爷继续对亚然和尚说：“第四，今后你要派妥当弟子到金银乱石岛去，跟人家官府合作与放进来的黎民百姓，一同开垦山荒，治理金银乱石岛，修理达摩堂，真的要把达摩堂修理好了，还让你的后代作为习武之地，保存古迹。”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点头：“贫僧谢谢王爷。”“第五条，等到济源伤好了以后，就把他兄弟二人送到嵩山少林寺学礼三年，如果有了成效，再让他们重回狐儿山重掌铁善寺。”“是！贫僧尊命。”“第六条，水晶长老亚然和尚的极乐禅林，由你的弟子法正掌管，你本人再到狐儿山重任铁善寺的住持。第七条，在场请来的百位朋友暂时住在你的庙里，但是我要恭请大家伙儿帮助我们童林办理八卦山，所有的这几百号人，人吃马喂一切费用都由你铁善寺负责。”于爷差点乐出来，没好意思。嘿！这王爷怎么想出来的，有这么句话“和尚吃十方啊！”可是这王爷要吃和尚，王爷比和尚都厉害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再者说了，这些人吃童林，打杭州起身形，这一路之上，在哪儿住着，海川都没少给路费，就是一个九月九重阳会包人家黔南客栈，这点钱就没了。这二三百口子再吃海川，那哪儿行呢？不行就吃铁善寺，铁善寺有钱呀。

人家王爷把这所有的道儿，这么一提，大家伙儿没有不服气的。“噢！爷，您还有吗？”“我就这么七条，应了，咱就办，不应呢？你们大家伙儿说出来咱们再商量商量。”亚然念佛：“别的都好说，只是我是出了庙的和尚了，我怎么还能回来呢？再住持铁善寺不太好吧？”“这个由本爵我来做主，你只管到铁善寺身为住持，将来本爵回京以后，叫京都的僧绿司给你下一纸牒书，到了藩台衙门的僧刚寺，再由僧刚寺转发到府里的僧政寺及县里僧会司证明此事，你看如何啊？”老侠于成一躬到地：

“王爷的明鉴，看起来这件事要化干戈为玉帛，化吴越为一家，化险为夷，我们绿林道彼此又成了一家人了，咱们把前嫌捐弃。王爷，我给您道喜。”亚然和尚也过来道:“弥陀佛，老僧给您磕响头了。”又问济慈道:“你还不给王爷磕头吗?”济慈也傻眼了，过来跪倒磕头:“弥陀佛。”老侠于成接过来一伸手，把济慈搀起来道:“当着王爷，咱们还得多亲近，有道是不打不成交，所差的是我百零一岁的老人对不起令师弟呀!”“您替我济慈、替我的前辈管教了我的师弟，感激有恐不及，您这一巴掌啊! 真教育他了。”“嘿! 夸奖，夸奖，我净这么教育人，我可担不起!”

侯振远跟童林赶紧过来了，跟济慈和尚拉住了手:“得了，大师傅，王爷今天说理说得很透彻，所有钟山寨、狮子寨、清云寨、金银乱石岛的事情与我兄弟无关呀，你的弟男子侄都在呢。”“二位侠客，不要再提了，这都是我师弟一人之过，依着老僧就不让他干这个。尤其地雷这事情，这是得罪天下英雄的事情。贫僧一一道谢，请罪了。”亚然和尚跟大伙儿见面，这就又算言归于好啦。于爷可问:“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是前辈，王爷说得这几条，如果您全答应下来，那么就请您准备回汉两教的饭食，太阳都过午了，大家伙儿可有些饿了。”亚然和尚应允，然后让僧众们预备床铺，给大家准备铺盖。好在铁善寺是十方常住的庙，经常有几百和尚吃喝，这不算什么。马上把东西配殿收拾出来.还是分开了住，各找自己好的厚的，到时候分开了吃饭。

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又去看了看受了伤的门人弟子，并申斥了济源一顿，还有孟恩这些人，然后把尸体埋了，把山外头的席棚也都拆了，把所有没有用的人也打发走了。武林道的宾朋都在这儿，这多好啊，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高谈阔论，大

家吃完了饭，稍微休息，可就掌上灯了。穿云白玉虎刘俊这才查点东西，这一查点，把他吓坏了:“哎哟！怎么我那包袱没了?”

原来东配殿的门开着，里头有的是地方，大家伙儿休息便坐，把东西都放在东配殿。每个人的包袱全有，就是刘俊的包袱丢了。他脸也吓白了，汗也吓出来了。这张鱼皮、鱼眼珠子值多少钱都不要紧，这里头有海川的海捕公文慎刑司发下来的龙批大票啊！也就是官凭文书啊。

刘俊流着大汗找着师父说:“师父，坏了!”“怎么啦?”“咱们那龙批大票跟那墨鱼皮的包袱丢了!”“那怎么能啊？怎么丢的?”“不知道呢，好象白天我看着还有呢，晚上我要找身衣裳，一检查没有了。”这下海川可抓瞎了，王爷跟侯老侠走过来问:“海川，怎么啦?”“唉!”海川事情一提，侯老侠忙说:“别嚷嚷，双方已言归于好。但是铁善寺那边请来的好多人，不见得里头都是好人，良莠不齐，他们盗这个包袱也没多大的用处，等咱们消停一天半天的，跟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提出来，让济慈和尚查一查。千万千万别嚷嚷，一嚷嚷出去坏了。”王爷也说:“不要紧，沉住气，都不成了还有我呢。实在不成咱们骑快马赶奔北京城叫何吉到慎行司再办一份来，不要紧，别着急了。”大家伙儿到时候都休息了。

第二天起来，吃完了早饭，一部分人在大雄宝殿，一部分人在东配殿。王爷这部分人全在东配殿，连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带济慈这些人全都在这儿陪王爷说话。正在这个时候，门头僧进来了:“哪位是童侠客呀?”海川一抱拳:“我是。”“还有一位千岁爷?”“是呀！不错，本爵就是。”“噢。外头来了一个人，一定要跟您见个面，说有要紧的事跟您商量，定要面禀。”“噢，谁呀？让他进来吧。”门头僧转身出去，时间不大领进一个人来，

大家一看这人四十多岁，宽宽的肩膀，一身蓝，绢帕缠头，青胡子茬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长得挺端正，系着绒绳，肋下佩着一把刀。走过来就给王爷磕头："千岁爷，恩人，童侠客爷，我给您磕头了。"海川赶紧伸手相拦："快起来，与阁下素不相识，你怎么……，有事吗?"王爷瞧出来了，还是王爷好记性，说："海川，你怎么把他忘了，这不是爬山虎赵胜吗?""噢!"海川这才想起来。当初王爷和海川背着海捕公文，送单刀拐奔山东，走到清河油坊镇有个卖艺的，王爷赠他钱让他走，海川跟王爷才住在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李老侠的英雄把式店，打了李老侠的二儿子的就是这爬山虎赵胜。"想起来了，你是赵壮士。""不敢当，正是我赵胜。""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唉，王爷，童侠客爷，您赏给我钱以后啊，我就十分不落忍啊，我暗含着跟了您一程，一直跟到巢父林才知道您是王爷，童侠客是王府的教师爷。后来我跟您到杭州才知道童侠客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有个师弟是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堡的，他在后山看菜园子。我从杭州来到八卦山，渡过南盘江进了山，跟八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见着以后，提出我的师弟来，八庄主赏饭吃，让我跟我师弟在后山菜园子一块儿种菜。但是，我对王爷的恩德永远不能忘啊，我知道王爷，侠客爷由杭州往这边来，到八卦山要请国宝，提拿两位少庄主小粉蝶韩宝，闹海金鳌吴志广，为这个我这次才来。王爷，侠客爷，现在由二庄主胡庭胡元霸下山，把韩宝、吴志广、国宝完全都找回来了，这两个人已然回到八卦山。我特意告个病假坐船出山，来铁善寺给王爷侠客爷报个信，请您赶紧深入八卦山，可能请出国宝，拿住二小。我还不能在您这儿呆着，唯恐走漏风声。"说完了以后磕头："如果王爷，侠客爷没有什么吩咐，我就走了。"王爷说："好吧，不就是这事吗？我可得谢谢你

呀。”看起来得罪一个朋友多堵墙，交一个朋友多一条道，爬山虎赵胜泄机八卦山，这不是大好良机吗？赵胜走了，童海川把他送出山门外。

打发赵胜走后，大家伙儿研究这事。海川可说：“爷，赵胜知恩报恩，这个人可不错，既然群雄都在这儿，人多力量大，二小回来了，咱们就应当去八卦山哪。”王爷点头：“对！”唯有北侠一摆手：“海川，你先等等吧，有道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王爷跟你在清河油坊镇给他俩钱，他很感激。那么这次赵胜来，是真的是假的你能断定吗？”大家伙儿一想，可也对呀，万一赵胜是李昆打发来的呢？咱们到那儿不是羊入虎口吗？”秋老侠说：“这不是王爷在这儿，大家也在这儿吗，一会儿愚兄收拾东西，去趟八卦山。我跟李昆又是很好的朋友，我师弟法禅又是那儿的四庄主，再说以往我也经常去，我去了八卦山以后，打听到的真实事情，然后我设法给你们送出信来，你们再去。王爷跟大伙儿商量商量怎么样。”王爷一听，忙说：“还是集思广益好呀。秋老侠说的太对了，就该这样儿，那我们就拜托了。”侯振远也一抱拳：“哥哥，那您可就多受累了。”“哎，自己弟兄何必客气呢？”老侠秋佩雨准备好了东西，直接赶奔八卦山。

# 第三十三回 小侠客风雪下书信 三勇士夜闯八卦山

上回书说到，群雄聚会铁善寺，爬山虎赵胜报恩雍亲王。泄机八卦山，韩宝、吴志广两名钦犯都已回山。赵胜走后，大家有些举棋不定，秋佩雨要去八卦山探听虚实，王爷他们也都乐意。秋佩雨带好大宝剑，离开狐儿山铁善寺。

海川送到山门外："哥哥，您可多保重。""这你放心，我跟他们都有交情，什么危险也没有，你们千万千万可别着急，听哥哥我的好信儿吧！"说罢，秋老侠客顺着山道往下走，越过蜜蜂岭，出山口往北边方向，直奔八卦山去了。

半月已经过去，仍然杳无音信。海川早就等急了，干脆请示王爷："大伙儿一起去吧。"王爷说："这可不行，你知道秋老侠在里头怎么个事？万一秋老侠在里头都准备好了，没法通出信去，咱们冒然间一去，就把事情破坏了。"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想了半天道："弥陀佛，王爷，众位老侠客，贫僧我倒有个办法，说出来大家伙儿听听，看看成不成。大家伙儿来到铁善寺，八卦山不可能不知道，说秋老侠在八卦山出了问题，我想不可能，一定是在里头绊住了出不来。这么长时间，天气逐渐寒冷起来，贫僧的意思，是不是侯振远、童海川二位侠客写一封信，只是问候问候李昆李太极。最好写的不痛不痒，就说我们哥儿俩已经到了铁善寺了，因身体不适，未能到贵山前往拜望，最近我们准备前去，不知八位庄主可肯赐教，您要乐意，请您给我们来封回信。就这么个意思。最后派个人，这个人最好精明强干，到了八卦山以后，察颜观色，见着或见不着北

侠，就通过言谈举止，探出点消息来，查出点冷暖来。这样回来，咱们大伙儿就可以办了。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这好不好吗?”王爷一拍手道:“于老侠，众位侠客，高僧出的这个主意很好啊。”“好，既然如此，我就写信。”老侠侯振远写信，笔走龙蛇写完了，念了念，大伙儿一听，没有什么破绽，装在信封里，外边写着面呈大庄主李昆太极公亲启，下面写“内详”。海川拿着这封信，看了看大伙儿，问:“谁去送书信好呢?”

这时候。从众人背后转出一个人来:“师父，您看弟子能去吧?”大家伙儿一瞧，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心里都直嘀咕，刘俊是童林的大徒弟，捉拿盗国宝的就是你童林，现在你的徒弟去八卦山，这里就有很大的风险哪！海川看了看刘俊，刘俊乐呵呵地往那一站:“师父让我去吧。师大爷，让我去吧?”老侠侯振远一捋银髯，问:“俊哥，你要去吗?”“师大爷，我师父的事情，弟子应当前往呀。”西方侠于成看了看他说:“爷们，别人去还好，你去八卦山可有危险呀。”“大爷，为我师父的事情，担点风险也不要紧，话说回来，两国相争不伤来使，何况我们武林同道的规矩呢，李昆李太极也是当代的名家，人家怎么能办出这事来呢?”王爷说:“这么办吧，就让这孩子去吧，锻炼锻炼，阅历阅历也未偿不可。”“我想也没什么危险，不过到那儿多加小心就是了。王爷、众位师伯、师父，你们放心吧。”刘俊把信接过来，准备明天一早送去。

天黑的时候，阴云密布，大雪纷飞。说云南那地方还下雪吗？这也是山区呀！阴晴不定啊，冷极了。第二天清早，刘俊起来，揣好了书信，把军刃放到家中，寸铁不带，打东配殿出来。呀！一阵风吹来，瘦小的刘俊不由地打了个冷战。这雪虽然小，可下了一夜。林如雪海，山里头一片皆白。刘俊打个寒噤又回来了，打开包袱找了一件衣服穿上，就下山了。通过蜜

蜂岭，出南山口往西走，一直来到西头，顶风冒雪直奔西北八卦山而去。

越过十八棵杨树，就到了南盘江的江岸——八卦山入山路口的“金家渡口”。一江之隔，北面就是八卦山。江水甚狂，山似银装，林如玉簇。

刘俊知道金家渡口有一个“金家酒店”。金家酒店是八卦山的耳目，你要进山，人家就得给你准备渡船。他溜溜达达的往前走，各处寻找。猛然间，风吹酒旗，小英雄抬头一看，上头写着四个大字“金家酒店”。刘俊寻着旗子来到金家酒店的门口一看呀，竹子编的栅栏门圈着看不见的江水，可江水的声音牛吼一般，就在这金家酒店的后头。院里的雪堆成了几大堆，竹篱门已经开了半扇。进去以后，东西房，还有北房，北房挂着厚厚的毡帘，上头两个白字“酒店”。院里头很清静，地方很幽雅。

刘俊掸了掸身上的雪，跺跺脚，一挑门帘进来了。屋里头显得温暖如春，半人高的大炉子，炉子上头有架，架上头有个大铁锅，锅里头很多的开水，冒着热气，好多把酒壶盛满了酒，都在铁锅里放着。北面有个避风阁，可能是后门。外头也有一个避风阁，周围一圈金漆的八仙桌和金漆的椅子，当中有张桌子，桌上蒙着雪白雪白的布单。大清早，现在还没有喝酒的。靠西面那儿放着好些个货架子，上头摆着各种凉菜。一进门靠西有个万字栏柜，上头一坛一坛的酒，有红标签写着黑字，什么“女贞陈绍”、什么“运年花调”，坛子上头是红木盖，一个大将军帽的疙瘩，红布垫。酒提、酒碗、还有很多的酒壶，酒杯码着一排一排的，桌上放着账簿和文房四宝。桌里头高凳上坐着个人，右手曲肱而枕，攥着拳头，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哧呼，哧呼……”睡着了。刘俊来到这栏柜旁边，伸手轻

轻一拍:“掌柜的，掌柜的。”“哎，唉呀，咳！——”两只手这么一张，揉了揉眼睛:“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来日迟迟。阴着天哪……”哎，刘俊心说，这位是三顾茅庐的诸葛亮啊？等这人一展身形，跟刘俊一对眼光，刘俊才看清这个人，大高个，肩宽背厚、身上穿着绸子的棉袍，夹裤皮套裤，脚底下是踢死牛的鞋，腰里系着青抄包，外罩一件火狐腿皮斗篷，红缎子面的。两道花绞的眉毛，三道旋，斜飞入天苍。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像个豹子似的，狮鼻阔口，大嘴岔，一对元宝耳，连鬓络腮的胡子茬，一脸的白圈癣，一龇牙一咧嘴，还挺喜欢人的。“哈哈哈……喝酒呀，请坐吧。”“我不喝酒，我跟您打听一下，这是金家渡口吗？”“不错，这就是‘金家渡口’。”“我再跟您打听打听，这儿就是金家酒店了。”“不错，你找人哪还是喝酒啊？”“我不喝酒，我跟您打听个人，金家酒店有两名掌柜的，叫金钱豹金荣，爱叶花斑豹金亮，金氏昆仲在不在酒店啊？”“噢，你贵姓呀？”“我姓刘叫刘俊。”“从哪儿来呀？”“狐儿山铁善寺。”“噢，刘俊，哈哈哈，你外号叫穿云白玉虎吧？你的令师就是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对吗？”“哟，阁下，您怎么知道啊？”“哎，与铁善寺有关系的人，我们八卦山全知道。不瞒少侠客你说，我就是金荣，就是金家渡口掌柜的。”“哟，原来是金寨主，久仰久仰！”“别客气，请坐，请坐，我给你拿壶热酒，你先喝点。小兄弟，你一定有事吧？”“酒，我是不喝了，我可以坐这儿休息休息，顺便跟您谈谈。”“好，好，坐坐坐，喝点热茶。”“茶也不喝。”“那么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呀？”“金寨主，我奉师命打算进趟八卦山，面见八位庄主爷，投递书信。”金荣低头沉吟一下道:“依我看哪，小兄弟，你小小的年纪，一派英雄气概很不错。你也知道，你师父童侠客跟我们八卦山有切齿之恨哪！”刘俊看金荣是个口快心直胸怀坦荡的

人物，就说:“不错，是啊。”“你去了很不方便，依我说，你把信拿出来交给我，你就别管了，回去吧，年轻轻的，别冒这么大的风险。”“谢谢金寨主的关照，不过来的时候，我师伯侯振远、我师父童海川谆谆嘱咐，让我必须亲眼见到八位庄主爷投递书信，我必须亲自去一趟。”“哈哈，好呀，你把信拿出来我看看。”“好。”刘俊把小包袱打开，把信拿出来，往上一递，金荣把信拿过来，掏出信瓤一边看一边点头:“嗯，不错，不错。”叠好了，放在信封内，交给刘俊，刘俊把信包好，又背了起来。“你看明白啦?”“没有啊。”“你不是看了半天吗?”“哈哈，我不认字。”“咳，我刚才听您念三国里的大梦谁先觉的诗，我以为您识字呢。”“啊，听人家说的，下着大雪有点意思，这叫即景吟诗，所以我才念那么几句，其实我呀，瞎字不识，兄弟，您原谅。”刘俊也感觉金荣这个人快人快语，还真有点意思。“那么，能不能给我找只船，我进趟山哪。”“可以，可以，来来来，咱们走。”“哎呀，你先别去呀，你这酒店没人，马上该上酒座啦。”“没有，没有，就是有也得赶跑他，不伺候，只有兄弟你来，我才伺候呢。”“谢谢您，您这买卖做得大。”“来，跟我来!”俩人一前一后奔后门去了。

出后门就是南盘江。只见浪花急湍，急流澎湃，水天一色，薄薄的小雪下到江里头就看不见啦,“哗……”水流得很狂啊! 船顺着芦苇的小路划，不太好走，有点发软反浆，俩人一直往北奔江岸。在芦苇的深处紧靠江边，有一个大亭子，亭子挺宽敞，也有地方坐，两个人来到亭子里头。这儿有弓，有箭，就看这金荣把弓拿起来，撑起一只箭来，认扣填弦,“咯扎扎扎……。”弓就拉开了,“嗖!”这箭出去带响，原来是响箭，也不知道这只箭到了什么地方。老半天的功夫,“刷拉拉……”，来了一只快船，一个掌舵的，两个水手，上面有马扎，拿着这

只箭回来啦！等来到亭子跟前，小船停稳，系好缆绳。刘俊道:“有劳金寨主头前带路。”“走走……。”两人手拉手上了船，解缆绳，一篙儿支,“刷啦啦”这只船乘风破浪，横插大江，一直往北就下去啦。

直到山口，来到船坞以后，小船停好，二位一前一后上了岸。刘俊说:“金寨主，呆会儿我们还回去，你在这儿等着。”金荣道:“冷吧兄弟，你要冷到船里坐会儿，暖点酒吃点点心，肚子里一有食就不冷了。如果你真的不冷，咱们就一块儿走。”“你放心，金寨主，我一点都不冷，您的盛情招待，我心里感到很暖和。”“得啦,]兄弟,我这人待人不怎么样 您呢也别夸,哈哈……走吧!”

两人说说笑笑，顺着山口就一直往北了。山越盘越高，来到山上头往里走，到了九宫八卦连环堡的南门。刘俊这么一瞧，可就有点晕了，门不大，红门，前出一步廊，有几根抱柱，门口站着几个垂手侍立的家人，等进来以后，刘俊再一瞧啊，八角的房子，八个院，八个门，每个门都跟进来的这个门一个样。通过这个院里的一个门，再往里头走，还是八角的院子，八个门，这门全都一个样，再到那个院子里一瞧，还是一样，也瞧不见周围的墙，所以是九宫八卦连环堡。外面八卦加中央戊己土为九宫，八八六十四层院子，人家是按八卦头来的。当然金荣是熟悉的，不懂得的你进不来呀！你往哪边走都是一样，一点都不差。他们走的是正南门。金荣道:“小兄弟，你候一候，我给你回禀一声。”金荣上台阶儿，挑毡帘进去，一会儿的工夫出来了:“小兄弟，我家庄主爷有请啊!”“有劳金寨主头前带路。”两个人一前一后往里走，有家人把毡帘撩起来啦。从大厅往里一看，嚯，人可不少啊，但是刘俊都不认得，不过韩宝、吴广也在内，足有一百多人，高矮胖瘦，丑俊不

一，一个个一派英雄气概。正面有二十四扇落地围屏，南绣平金、五子夺魁、讲究极了。这个围屏周围雕刻的玲珑透剔，都是硬木的。迎面有个长条的案子，上头有文房四宝，案子后边有一把金交椅，可没人坐。上垂首一排，有四个硬木茶儿，茶儿后头有四把罗圈椅，坐着四位。下垂首有四个茶儿，茶儿后有四把罗圈椅，跟上垂首一样也坐着四位。

上垂首头一位站起来是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面似银盆，微有皱纹，七十多岁，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炯炯发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相衬，微然有点谢顶，一部银髯苫满前胸，笑容可掬，正是大庄主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靠着李太极的茶儿下椅子上坐着个老头，白胡子茬，没有李昆高，猴型脸、窄脑门、扁腮帮，也有七十来岁，肋下挎着一口刀，正是八卦山二庄主，铁臂猿胡庭胡元霸。三爷姓任名光字志远，外号单鞭将。大个儿，紫脸、白胡须，白色的小辫，也得有七十来岁，也系着绒绳，肋下可没带着军刃。末一个大个儿的和尚，身高得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厚，虎体熊腰。锃光瓦亮的头顶、明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喝！好样子啊，身体高大，憨壮魁梧，穿云白玉虎刘俊明白，这个可就是头次杭州擂，我师父掌震的法禅，铁臂罗汉。

下垂首一排四个人，第一个，也真有个相儿啊，大高个儿，深眼窝，黄眼珠，大鹰鼻子，大嘴岔、花白胡子，花白小辫，一身蓝，这是五庄主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

六爷，黄白净子，花白胡须，花白小辫，很识文墨，叫宝刀手汤隆汤茂海。

七爷瘦小枯干一身蓝，稀眉毛，圆眼睛，鹰鼻子，薄片子嘴，薄片子耳朵，燕尾胡，一条小辫儿，叫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

最后一位，中等的身材，一身银灰，三缕墨髯胸前飘洒，修眉朗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松三把一条大辫，看得出来为人公正，忠厚之至，他就是八庄主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步。在李昆李庄主的背后，有个硬木茶几，也是一把罗圈椅，端坐着自己的师伯父，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刘俊心说，敢情师大爷在这儿入伙啦!

金荣进来以后，一躬到地:“启禀大庄主，现在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的弟子，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的师侄穿云白玉虎刘俊，前来拜见。”“噢!”老头儿一点头。刘俊把小包袱解下来，双手交给金荣:“你给拿着点。”金荣心说，这是干什么？金荣把小包袱接过来啦。刘俊整了整衣襟，躬身施礼:“大庄主、诸位庄主在上，小子刘俊大礼参拜。”英雄推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少侠客，免礼平身。”刘俊站起来乐嘻嘻的，真有个相儿。北侠心说，我们爷们往这一站，就把你们八卦山的弟男子侄一百多位给比下去啦。你们这儿哪有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呀!

李昆李太极捋着胡子，微耸眉头一看刘俊，小孩是漂亮。这小孩啊，一点亏都不吃，他要给我磕头，礼之所至，这是应当的，不管多大的仇，作为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给我磕头这没什么说的。可他把小包袱放下来，这里头就有说头了，八成他师大爷侯振远跟他师父童林写的信在这小包里呢。他要背在身上给我磕头，也等于他师大爷侯振远，他师父童林给我磕头了。我给你磕头成，你是长者；我师大爷跟我师父童林，能给你磕头吗？嘿！好小子，你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好！我非斗斗你。

“小侠客，冒着寒风大雪来到八卦山十分不容易，恕我李昆没有迎迓!”“老侠客，奉师之命，赴汤蹈火，决不敢辞。风雪再大，理应前来，老侠客何必客气呢?”老侠秋田坐这儿琢

磨，我今年八十多了，一辈子说话拙嘴笨腮的，这小孩刚二十来岁谁教给他的？说出话来又肉头又好听，滴水不漏，将来有出息呀！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又听李昆向刘俊发话道："少侠客，你到这儿来有何贵干哪？"

"老侠客，奉我师伯和我师父之命，面见庄主爷，投递书信。""噢！好好，把书信呈上来，老夫观看。""是。"刘俊这才从金荣手里把小包拿过来打开了，腰里一系包袱皮，往前一赶步，双手一递把信交给了李昆。

老侠李昆一伸手把信拿过来。拆信得有规矩，如果长辈来信得从上头拆开，如果晚辈的来信，就应当把信封的下头拆开，如果朋友来信，撕开两边。李昆把这封信两边一撕，把信拿出来，展开云笺，往这儿一放，右手捋着胡子，乐呵呵地看信。看着看着不乐啦，再往下看，绷脸了，再往下看，"刷！"胆气壮肝，怒容满面，"啪！"的一拍茶几，茶几上的茶碗盖儿差点掉地下跳舞啊！"哼！侯振远，童海川真乃大胆，我两个孩子盗了国宝，斗的是他兄弟二人，不敢到我山中来，铁善寺敲山震虎，现在又以文字相戏，藐视我李昆无能啊！来人哪！"呼啦一下子四五个家人都过来了。"把刘俊给我绑起来！"好嘛，抹肩头拢二背"刷、刷、刷，"五花大绑把刘俊给捆啦。"推到大厅前就地正法，杀了！"刘俊一瞧，心想，你是成名的前辈，我刘俊来到你八卦厅没有失礼之处，到现在你因为跟我师父、师大爷有仇，你要杀我，我姓刘的不能含糊！刘俊一瞪眼："闪开！我自己能走。大庄主啊，要杀便杀，何必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哟，李老侠心说，他怎么骂上了。"杀有什么关系，剐有什么关系？我不怕你！"小英雄大踏步往外走，大厅以内没有一个搭茬的。

北侠高声喝喊："刀下留人，别杀！"家人把刘俊推到大门口

不往外推了。李太极回头抱拳:“哥哥，你怎么管我山里头的事啊?”“贤弟，愚兄不敢，这是你山里头的事。但是，因为你杀的这人是我师侄，我不能不说话。我想师弟是个明白人，刘俊此番奉师伯师父之命前来下书，要怕死他就不来了。人家侯振远、童海川绝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你跟侯振远有仇还不到这程度呀！先斩来人，将来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望贤弟三思，愚兄只是把这道理讲清了，杀与不杀在于贤弟。”“喝……把小侠客推回来。”刘俊把脸绷得跟石板一样，一点笑意也没有，满脸瞧不起八卦山的这些人。北侠心说，爷们儿，你算行嘿！好胆子！老侠李昆亲自起来，把绑绳解开，然后对北侠秋田说:“哥哥，我看小侠客仪表非俗，可谓将门虎子，我怎么杀人家孩子呢？我是试试这孩子的胆量，此子果然面无惧色。哈哈，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雏凤清于老凤声，罢了，童海川能有这样的徒弟，将来不难名满天下。”刘俊一听，脸上赶紧回嗔做笑，一抱拳:“老庄主，晚生知道您跟我闹着玩儿呢，所以我才显出不胆小来。真要您老人家一定杀我，我也是怪害怕的呢。”李昆心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绝不让你的话落在地下。老侠客这么一想，鼓着腮帮子充胖子，问道:“噢，少侠客，你吃过饭了吗?”啊！刘俊明白了:“老庄主，真是的。来的时候吃了点东西，冒着风寒几十里山道，我这肚子又空下来了。您不提还好，您这么一提，我真觉着有点饿了呢！”北侠心说，好孩子，咱们走哪儿吃哪儿，行、行、行，不能含糊。北侠坐在这儿，也不言语。“来呀，就在大厅前摆宴！”时间不大，放好了桌子，摆下了板凳。然后，丝溜片炒，摆了这么一桌子。酒也给热好了，酒杯往这儿一搁。六个大馒头，一个足有半斤，连吃带喝全有了。刘俊作了个罗圈揖:“我不让诸位了，我先吃点儿吧。

老庄主，您看过书信，给写封回信，我好带回去。”“这个你尽管放心，我说话就写。”但李老侠就是不动笔，而是看着刘俊怎么吃。

刘俊作完了揖，自己入了座。“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这个香，谈笑自如。这是什么地方？刀山油锅呀！你师父跟人家三结一掌仇，法禅那脑袋跟瓢似的“啪”一下，差一点儿拍碎了。可你当着人家的面又吃又喝。这时，刘俊脸也越来越红，菜也下去不少，喝了一壶酒，又给烫上一壶来。吃了俩馒头，酒也喝足了，菜也吃饱了，把筷子一放也不跟诸位商量，自言自语：“嘿，老侠客管我这顿饭，我真是酒足饭饱。一会儿回去，离铁善寺好象还有几十里山道呢，往回一走要再饿了呢？这么办得了，我把这四个馒头也带着吧！”自己说着，把四个馒头拿起来揣到怀里，站起来了，然后面对众人说道：“谢谢老庄主赏饭，谢过众位庄主赏饭。”四庄主法禅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了，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刘俊掐死。

残席撤下去，老侠李昆这才把信写好了。“原书不敢另受，当面避回。我这里写了一封回书，到了铁善寺交给你师父，一见自明，你请回去吧！”“是！”刘俊把信拿过来，给李昆行礼，然后到了北侠的旁边：“师大爷，侄男给您磕头了。”“贤侄呀，回去吧，我在八卦山很好，诸家兄弟招待得也热情。告诉你师父和你师大爷，不用惦念。”“是，小侄遵命！”刘俊站起来，把信包好了，“老庄主，我可就跟您告辞了。”作完了揖，转身形没走出三步去，刘俊又回来了。李老侠一看便问：“少侠客，你因何去而复转呢？”“老庄主，这次小子奉师命来到八卦山面见老庄主投递书信。老庄主的书信交给我刘俊，我告辞回铁善寺。可是我刘俊明白，我师父自出师以来，与八卦山三次一掌结仇，并且二位少庄主入大内盗出国宝翡翠鸳鸯镯，直到今天逍

遥法外。您也知道这次我师父来到云南，主要是请国宝，捉拿两位少庄主。我刘俊来到八卦山就算水炭不同炉呀！当然，老庄主宽仁大义，对我刘俊末学小子绝不计较。但是，难保您弟男子侄不在山外截杀于我。刘俊死了我不在乎呀，但是，那书信就给耽误了，罪莫大焉。我死后都担罪呀！庄主，您想一想吧！”李昆心想，我手下这些弟男子侄比人家刘俊差得太多了。分明是怕死，但是他嘴里头却不说。你看看，这小孩精明不精明。“金荣！”“在！”“把少侠客陪到金家渡口，凡是我八卦山之人，上至庄主，下至少庄主，兵丁头目，哪一个敢截杀刘俊，按山令定杀不赦。听见了没有？”“得令！”刘俊一听，心想，这保险啦，我得快走，夜长梦多。于是照样出了正南门，顺着山道往下走。果然，一路之上没有任何人敢截杀。来到船坞上了船，船打调头，“刷啦啦”横穿南盘江，直奔金家渡口。“唉，我说小兄弟！我是很赞成你的呀！说真的，我今年四十多了，你年轻轻的二十来岁，有这胆量，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将来你可错不了呀！”“多谢金寨主的夸奖，给你打扰了。不是您陪伴着我进山，说真的，真有点胆小。”“您又来了！你捧这个，捧那个，你也把自己捧了。您别捧了！我呀，水梢没梁——我饭筒。哈哈哈……，走走走。”

下了船来到金家渡口，金荣问：“小兄弟，说真的，你吃饱了没有？你要没吃饱，我再给你预备点酒菜，你再吃点喝点，提早回去。”“我呀，也不吃了，也不喝了，我这儿还有四个大馒头呢，足够了。”金荣把他送到十八棵杨，金荣回去啦，刘俊冲着八卦山，站到这儿一阵的狂笑：“哈哈……，八卦山刀山油锅，动姓刘的一根汗毛没有？哼！来一趟，来十趟我也不在乎！”说完了扭过头来，迈着大步，一直赶奔铁善寺山门。进了山门往里走，一直到大雄宝殿的东配殿。刘俊一进来，大家伙

儿连王爷也着急要问问:“俊哥儿，过来提提这次去怎么样?”刘俊挨着排地见了礼，然后把两封信拿过来，把四个馒头也拿出来了，都放在王爷的眼前头。“怎么? 刘俊哪，你还拿人家四个馒头，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刘俊把这一次进山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跟贝勒爷全说明白。大家伙儿都在这儿听着哪。哎呀，无不啧啧称赞。这个也说好，那个也说好。这里头可有人不乐意的啦。谁? 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邵春然。邵甫就把徐源叫到一边说:“三哥，您这儿来，我跟您说句话。”“什么事啊?”“师弟这一次八卦山下书，我认为是不错。”徐源点头:“那就是不错，很好，很好。”邵甫不以为然地说:“三哥话可是这么说，干嘛这么夸他呀? 我不知道别人，师父跟师叔不让我去，要让我邵甫去，也是一样，我也能这么办。”徐源摆手:“话可不能这么说，即便你也能这么办，我也相信你不怕死，但是在关键时刻上，你的话顶得住顶不住? 这可是两回事。”“除去哑巴，都会说话。”“但是能不能说话有力量，那可不一样。”邵甫话锋一转说道:“我跟您提点事儿，咱们俩都多大岁数了，五十好了，还不如人家小师弟。”“那你的意思?”“小师弟进了八卦山，通过的水路、进山的旱路他都认识，师伯秋佩雨在山里头只不过敷衍潦草的说两句话，当着八位庄主不好提什么。但是韩宝、吴志广回山，国宝在山内，这可是真的。如果让俊哥儿兄弟把咱们俩人晚上带进八卦山，凭咱们哥儿俩的能力，设法把韩宝、吴志广拿住，把国宝得出来，您看，这不人前显耀吗? 您看好不好?”

徐源听了低头想了想道:“好是好，哎呀，就凭咱们仨人行吗?”“三哥，您这就不如人家小师弟了，成事不成事在乎人为呀。”邵甫挺能说，把他师哥徐源给说活了心，但徐源还有点儿担心:“如果这事情不成，画虎不成反类犬，咱俩这岁数，叫师

父师叔说一顿，可犯不上。”“没事，怎么也得去一趟，这算什么哪！”“那咱们找师弟商量商量。”

徐源、邵甫找刘俊来了。到了刘俊的屋里，刘俊正躺着哪，想今天进八卦山下书信。真是时势造英雄哪。总算没给师父丢脸，自己心里很高兴。毡帘一挑，徐源、邵甫进来了。刘俊一看，连忙起来行礼，三人坐下。邵甫一笑:“师弟，你这回进八卦山挺得脸哪。”刘俊摇摇头笑道:“嘿，这就是赶上了，也没什么。”“不，你确实挺得脸，你出来以后，老前辈们还提你哪，连王爷都一个劲儿的夸你。你知道我师父这人轻易不说谁好，唯有你进八卦山这事，连老爷子也直夸你。”“师大爷夸我，我倒是挺高兴的。”“师弟，你进八卦山这道儿熟不熟啊?”刘俊摇摇头说:“四哥，基本上认识，要说熟还不敢说。我瞧他们的房子很特殊，哪个院儿房子都一样。”徐源忙问道:“你看不出来吗?”刘俊点头:“只要道熟，到那儿就找得着。”邵甫说:“哎，兄弟，你累不累哪?”“干什么呀，四哥。”“今天晚上咱们哥儿仨进趟山，既然韩宝、吴志广在那儿，咱们趁热打铁。设法抓住韩宝、吴志广，把国宝得回来，那咱不给师叔帮了大忙，不就更好看了吗。”

刘俊很明白，有人夸我，你们俩人心里不高兴了，拉我再吃碗饱饭。刘俊一抱拳:“哥哥们哪，不是小弟脸硬，两位哥哥叫我干什么事儿，赴汤蹈火也不含糊，唯有这件事情，我可不敢答应。为什么呢? 一、几位老人家没让咱这么办，背着老人家去，哎呀，成了也不算有功，要不成，给老人家惹事，咱们作弟男子侄的，不能孝顺老人家，但也别招老人家生气，您说对不对?”邵甫一听，问:“咱们干什么招老人家生气，兄弟，我把这话说敞亮着点儿，这是师叔的事儿，也就是你们爷儿们的事。说我们哥儿俩有这心，孝顺师叔，你应当邀请我们哥儿俩

去，并不是我们哥儿俩来求你去。到现在我们哥儿俩邀请你去，你还拿搪。”刘俊急忙道:“我不是拿搪啊，好哥哥们，你们想想，八卦山如果凭咱们哥儿仨去，就把国宝得出来，何至于王爷还邀请亚然和尚把这些十三省的英雄都挽留住啊，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邵甫一摆手:“这你甭管，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必须去一趟，是骡子是马到里边瞧去。我瞧你这意思，晚上你不敢去了。你怕叫人逮住宰了你。你既然怕死，那就算了吧。我们哥儿俩反正也会水，这没什么。”刘俊眼睛都瞪圆啦:“这叫什么话。怎么说我怕哪?”徐源一看把俊哥儿的火气激起来啦。便火上浇油地说:“可不是怕死吗，那你不敢去不是怕死吗?”“好了，我舍命陪君子。”“那好。准备好了水衣水靠，还有军刃，今天晚上咱们走。”

三个人商量定了，吃完了晚饭以后，耗到了二更天，小哥儿仨碰了头儿。马上把夜行衣换好，把水衣水靠，白天穿的衣服用油绸子包紧，往身上一背，把自己的军刃带好，人不知鬼不觉，越铁善寺的庙墙出去，脚底攒劲，蹿纵跳跃。这个时候，云彩已经散开了，寒风阵阵，透骨生凉，风刮的跟小刀划似的难受。顺着蜜蜂岭下来，等出口往北走，喝！就更冷了。

跑了三十来里地，仨人缓了缓劲，四六步走着，跟着哥儿仨再一伏腰，沙沙沙，脚下见响动眨眼之间，就到了十八棵杨。一越十八棵杨，听见江水的声音，紧赶了七八里路，来到金家渡口。

刘俊低声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金家渡口。”徐源点头:“噢，不管他。咱们绕着走，别让他们碰上。”仨人顺着金家渡口绕过去，就奔南盘江的江岸来了。夜静更深，这么冷的天气，江水都扎骨头。三个人把水裤煞得紧紧绷绷，把夜行衣、白天的衣服连鞋都包好，军刃带好。刘俊一打手势，三个人咚

咚咚，就下了南盘江。好凉的水呀，三个人摇头换气，坐着水哗啦啦横插大江。哟，这么一游就显着大江宽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由东往西过来一只船。三个人全把脑袋探出来，喷出水去，一看这只船，船头以上两块夹杆，三道铁箍，一杆竹竿长一丈六，上头有滑车，吊着一盏灯笼。灯笼就是一般的白纸灯笼，上头有红字："巡逻三十六号。"

徐源一看高兴道："这是巡逻船，跟着它走就行吧？师弟你来的时候呢？""我来的时候，是金寨主带着我，又是白天。说真的，这八卦山不好办哪。我要说不能来，你们哥儿俩又不信，咱们到那儿您就知道了，咱们跟着它走吧。"三个人浮水而行。

转来转去，巡逻船靠在江岸了。这三个人不知道这巡逻船靠在哪个地方，总认为上头是九宫八卦连环堡。这样，他们就也上了岸了。把水衣水靠脱掉，穿上夜行衣。刘俊把链子镢围好，徐源、邵甫把军刃插在背后。抬抬胳膊腿，上下周身合适，不崩不吊。刘俊一打手势，三个人脚底攒动，施展自己的轻功，沙沙沙，轻蹬巧纵。清风月下，就跟三缕轻烟相仿。来到山上，实际不是刘俊白天进来的那个地方。白天进来的那是正南方，即便就是正南方那个门，刘俊也找不着。现在他们走的是西南方，也没人把着。徐源、邵甫一瞧，确实八个门都一样，你进的这个门，回头再望，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师弟，咱们走哪儿啊？"刘俊说："我哪知道啊。""那么你白天不来了吗？""我白天来了我就得知道哇！人家领着我进去的，出来进去都有人领着。没人领着我哪儿认得呀。"

邵甫可说："得啦，走着吧。"他们就进了一个门。到这院一瞧还是这样。"邵甫问："怎么还这样啊？"一片房子一片院，哪个院都一样。"师弟，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啦？""你们哥儿俩来一回

就有印象啦？那么刚才从哪儿来的，你们哥儿俩再领我回去一趟。”邵甫气大啦：“你这不是抬杠吗？”刘俊也生气：“不是抬杠。”“你没能力，领我们俩干什么来？”刘俊也说得好：“我不愿意来，不是你们哥儿俩死气白赖非让我来吗？”徐源一瞪眼说：“嘿，师弟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走，你领我们走。走哪算哪。”刘俊赌气说：“走瞎道可别埋怨我，你们都是老师哥，别以大压小。”徐源点头：“那好！”刘俊就领他们俩转开了。他们从西南转到正西，由西转到西北，越转越迷糊，象没脑袋的苍蝇瞎撞，打算找人家中央戊己土大门，根本没门儿，也看不见人。三个人正在着急。梆梆！铛——，来了打更的了。三个人急忙藏起来。一会儿，由那个院儿来了两个打更的，全都是青棉裤棉袄，身上有号坎儿，腿里煞着布带子，别着腰刀。前头这个提拎着灯笼，拿着锣，后头这个拿着梆子。岁数都不算很大，全戴着棉帽子。只听一个打更的道：“二哥啊，咱们奔中央戊己土大厅，这趟完了以后咱们就该歇班了，瞧他们的，明儿见了。”“对。”“今儿个还是真冷。我呢，炖了只小鸡，还烫了壶酒，咱们到中央戊己土大厅交班以后，喝点儿。”“行啊。”说着穿过了一层院儿。

嘿，三位一听，这可该着，不是人家打更的说话，说真的，咱们找不到啊。三个人一打手势，在后头跟上了。这回是由后往前转了，不过，他们三个是什么也不知道。穿过一个角门，到了正院，大厅以内，灯光明亮。打更的交接完班，人家走了。三小飞身上了房，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到了前檐，轻轻的施展珍珠倒卷帘，老猿坠枝术往里看。

大厅内人可不少，八位庄主陪着老伯父秋佩雨，哥儿几个坐在一起，酒宴摆下。山珍海味，水陆杂陈全有。两旁边站着十几个垂手侍立的家人，小弟兄一个都没在这儿伺候。正在喝

的高兴时候，李昆跟秋佩雨碰杯，连喝三盅。李昆有点醉眼乜斜了：“哥哥，今天这小孩刘俊来，不错呀。”北侠秋田忙答道：“是啊兄弟，虽说将门虎子，可还是你有容人之量，如果你没有容人之量，他再不错，到了八卦山，还有什么出手的，他还闹的出圈去吗？”

李昆点头：“哥哥夸奖了，咱哥儿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听说你老人家天罡剑三十六式，你也给我练过，可有一样，年头多了，我也都忘了。今天咱们哥儿俩喝这薄酒没有意思，我想跟您在酒席宴前比试比试，不知道老哥哥您意下如何呢？”

“兄弟，不必吧，都喝了这么多酒了，真刀真枪的，瞎比个什么劲啊，不行。”“哥哥，不是真刀真枪的比试，你拿一根筷子当宝剑，咱们哥儿俩走两趟，痛快痛快，好多喝点儿酒。”老侠秋田也好象喝多了：“那么好吧，愚兄奉陪了。”伸手拿起一根筷子来，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也拿起一根筷子来，老哥儿俩站起身形，转到宴前。剩下的哥儿几位也都停杯不饮，在一旁瞧着。李昆李太极三个手指头一掐这根筷子，往起这么一长身，左脚一抬叫金鸡独立，左手剑诀一点：“哥哥，剑法我可不成，您多承让。”“贤弟，来吧。”老侠秋田往后一撤步，老子生洞把门封，也是仨手指头一掐这根筷子，左手剑诀一搭。这都是大行家啊！李昆李太极左脚往前一落，左手剑诀一领，刷的一下筷子就下来了，直奔老侠秋田的脖子。秋田一抬头看见他筷子来了，甩银髯一矮身，拿筷子当宝剑一压他的胳膊，反腕子往前一推，在他腮帮子上往起一挑，依然是天罡剑头一式紫燕抄水。李昆李太极一矮身，反身拿筷子一走扫堂，老侠秋田脚尖点地，长腰起来，两个人各自亮相，彼此道请，叭叭叭，就在宴前走了四五个回合。肩架步眼身法，没有一处不好的，众庄主啧啧称赞。

猛然间李昆一停筷子，捋银髯把脸沉下来:“等等。”秋老侠一怔:“兄弟，怎么啦，不练啦?”李昆大笑:“哈哈哈，哥哥，什么人胆大敢到我的八卦山来窥探！二弟，出去，把他们给我拿住。”二爷胡庭答应:“是，小弟遵命。”胡二爷按着刀把走出大厅。就这一句话不要紧，时间不大，所有的小弟兄全都来了，人家八卦山的底下人，庄丁也都来了。灯火挑起，在当院一站。胡二爷下了台阶，冲着房上一招手:“下来。”

三小已经翻到房上去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心说，坏了吧，你在这儿偷瞧，人家都知道，人家还喝多了。你跟人家打什么，请什么国宝，拿什么二小，猴拿虱子——瞎掰。但是，刘俊哪能埋怨俩哥哥呢。徐源一伸手，咯楞一声响，把自己的镔铁怀仗亮将出来，他这是两节棍。这两节棍，攥着的这节长点，前边的那节短一点，当间儿有钢环，咯楞咯楞的响。徐源的功夫很不错呀，刷的一下踹前坡，轻飘飘落在地下，脚扎实地，往前一赶步，舞起怀杖来，盖着二爷胡元霸的顶梁就砸。

“好孽獐，还敢在老夫的面前无礼！”胡二爷上左步一滑身，躲开怀杖，左胳膊一夹，叭的一下，哎哟！人家胡二爷的胳膊比他那钢棍都棒啊，就把徐源的一对怀杖给夹住了。一抬左脚:“躺下。”腾就是一脚。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徐子特撒手怀杖，应声而倒。胡二爷一个箭步过去，脚尖一点他的腰眼:“捆。”底下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五花大绑把徐源捆好，怀杖当啷啷往他面前一扔。有人捡起来往徐源身上一别，往旁边一架。

胡二爷伸左手往房上打招呼:“再下来一个。”邵甫把短把追风荷叶铲亮将出来，踹前坡，飞身形下来，往前一扑身，左手铲刷的一晃面门，铲走流星赶月，双铲劈下来了。胡二爷上右一滑步，立左手一叼他的腕子，顺手牵羊一拉，伸右手一揪他

的脖子:“趴下吧你。”把邵甫就给按到地下了，脚尖一点腰眼:“捆。”五花大绑把邵甫也给捆了。双铲往邵甫的身上一别。

胡二爷喊道:“还有一个哪。”刘俊心说，我能跑吗，让我跑我都出不了人家的院落，这多寒碜啊！白天来，人家酒宴款待，说了这么多横话，晚上来这么狼狈，这有什么意思呢？心里恨呀！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但是没办法，刘俊哗啷一抖链子镢飞身形下来了。二爷胡元霸早看见了，这不是白天来的下书信的小孩子吗。胡二爷上左一滑步，伸手一叼刘俊的手腕，回身一拉他，拿左脚尖一踢他的脚后跟，左手一扶他的肩膀:“躺下吧你。”刘俊撒手扔了链子镢，来一个大趔趄。来人把刘俊也捆了。链子镢也给刘俊往身上一围。

“押起他们来。”“是。”就这么一会儿,多了一百多人,在大门内分班站立。宴席已经撤下去,老哥儿九个全坐好了。“二弟，拿住了吗?”“拿住了,都是无名之辈。”“什么?”“无名之辈,动手不足一合,摧枯拉朽一般,全完了。”李太极仰天大笑:“哈哈哈……”

“嘿嘿嘿，老哥哥。”李昆李太极回过头来叫秋田:“贤弟。”秋爷这儿悬着心哪，心说侯爷、童林你们可别来呀，又一想，果真侯振远、童海川来，胡老二能赢的这么顺手痛快吗？李昆摇摇头:“指望拿住几个成名的人物，没想到拿住三个无名之辈。”

原来李昆写的这封信，跟浮皮蹭痒一般。爷儿几个看完了，老侠于成可说话了:“王爷，知道李昆这信是什么意思吗?”王爷想了想说:“他信上说的不疼不痒，您看不说国宝，也不说二小，更不提秋老侠客，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居心何在呢?”于老侠一笑道:“王爷，意思很明显哪。来这一封信，分明是让我们铁善寺的人生气。我们铁善寺的人一中他的计，晚上就要

到八卦山去，人家要预备窝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龟啊。传话，我们大家都不准去，不要上李昆的当。”西方侠于成是高人，混无侠逍遥叟李昆就是这意思。我给你写这封信，你也知道韩宝、吴志广准在八卦山，象童林年轻人的脾气今天晚上他准来。来，你就跑不了。就这八卦连环堡就能把你拿住，让你在里头蹦去吧，你蹦三天也出不去。嘿，哪知道人家铁善寺的人，成名的都没来。就他们三个人来了。

李昆传令:“来呀，把他们三个人押进来。”“是。”时间不大，把徐源、邵甫、刘俊全都给押了进来。但是，三位立而不跪。虽在虎穴之中，绝无惊惧之色。李昆见他们三人一点觳觫之态都没有，心里很佩服:“哈哈哈哈……”李昆一眼看见了刘俊:“你不是白天下书信来的穿云白玉虎刘俊刘少侠客吗?”刘俊猛一抬头:“老庄主，士可杀，不可辱。你杀我不要紧，皱一皱眉头我就不是童侠客爷的弟子，但是你要羞辱我，我可不干。白天不错，下书信的是我；今晚也不错，来的还是我，大丈夫岂能怯死而毁节以求生，杀便杀，你又何必多问。”徐源、邵甫一瞪眼:“我弟兄宁死不辱，要杀你就杀，废的什么话。”李昆回头问北侠:“老哥哥，这二位是谁呀?”“这是振远大弟的两位高足，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徐子特，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邵春然。”“哎呀，原来是三位少侠客。”李昆李太极亲自站起来，把三个人的绑绳给解开了:“哈哈哈，不知道三位少侠客今天晚上莅临敝山，李昆实在对不起。我指望是你们的师辈们今天晚上到我八卦山来，我们好见面畅谈，没想到是三位少侠客来了，实在对不起。不过，你们三位来了没有用。这么办吧，权当今晚没有发生这件事，三位，请吧。”徐源、邵甫、刘俊三人全都站住不动。“唉，不是跟你们三位说了吗，请你们回去。有能为让你们三位的师父来。你们三位来也没用。请吧。”三小依然不

动。

“啊！你们三位怎么还不走啊？”徐源心说，废话，我们走得了吗？不认道我们怎么走啊。“老庄主，我们来的时候是跟着您这儿的更夫进来的。”“哈哈哈，那更夫是我安排的，没有更夫，你们三位就是转到天亮，也到不了这里。”徐源这才明白，原来是人家的安排，有意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徐源他们也服气了：“小子无知，多有冒犯，我弟兄早已入彀，尚且逞能何异蚍蜉撼树，自不量力，庄主莫怪。”李昆大笑起来：“哈哈哈，少侠客言重了，来人哪，把他们三位带出八卦山连环堡。”“是！”有人过来。这三位看的出来，两旁边众弟子咬牙切齿。有人把三位带着往外走，也不着急，慢慢的出了南庄门。“哎，三位，下山慢慢走吧，没事儿了啊。”“谢谢。”人家回去了。三位站在这儿发怔。刘俊真不乐意呀：“三哥，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不来，到现在多没脸啊。咱们仨人来这一趟不要紧，叫人家八位庄主取笑我们的前辈呀，这叫画虎不成反类犬。”徐源瞪眼：“别说了，这有什么关系，来了就来了，逮住就逮住，人家能为大，咱们能为小。走吧。”刘俊心说，好，我说你还不爱听，这不一块跟着丢人吗，三个人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跟斗败了的鹌鹑一样，顺着山道往下走。来的时候心里一团火，现在一桶凉水浇在头上，又加上这么冷的寒夜天气。这仨人顺着山道好容易走到了南江的江岸，到船坞旁边把夜行衣脱下，把水衣水靠换好，把东西收拾齐了刚要往江里跳，突然间哗的一下，灯光通明，来了四十多人。为首者是：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僧，五庄主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他们带着韩宝、吴志广、雷春、贺豹，两头蛇刘洞、一枝花韩庆，还有很多八卦山的弟子三十多人，哗的一下各拿刀枪蜂拥而至。一个个满脸杀气，高声喊叫：“呔！小辈哪里走。

还想逃离我八卦山吗？焉得能够。今天非把你们的命留下不可！”“南无阿弥陀佛。”铁臂罗汉法禅僧带人就到了。三位一看，各自亮军刃，哗楞楞，把军刃都抖出来了。徐源往前一赶步，刷的一下，要起自己的怀杖，对准五爷贺建章的顶梁就砸下来了。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双手合着三楞分水狼牙钏，往上一撞，当啷一见响，推钏头，拉钏杆，哗的一下，横风扫月就打。徐源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用怀杖急架相还。邵甫摆双铲过来，跟韩殿远也打上了。刘俊亮链子镢扑奔法禅。“真不怕死你这小娃娃?”法禅拿大铲就拍。嘴里说道:“我知道你是童林的徒弟，你师父怎么拍我脑袋来的，今天也让你尝尝。”以法禅的能为让刘俊碰上，这不要命吗。这时候徐源高喊:“快下水。”刘俊没敢过来恋战，一抖链子镢，风车一样。往后一退紧跑几步，噔噔噔，咚，下水了。邵甫虚提双铲，纵身出去也下水了。徐源往后一倒步“噌”的一下，也跳进了大江。刷啦啦，水花四溅，仨人带着军刃往南岸而来，哎呀，这狼狈呀。被人家捆上，又给轰出来，又一打，三位有些胆战心惊，这个工夫可就大了，东方闪亮，他们才来到南盘江的南岸。

三位一点力气都没了，上岸后，把水衣水靠脱了，把水抖净叠好，又把白天的衣服穿好，仨人就像斗败了的公鸡一样。刘俊可说:“三哥，咱们回去吧。”徐源点头:“师弟，这八卦山真是刀山油锅呀。真没想到如此厉害。师弟，看起来真不应当来。”刘俊不乐意地说:“我说什么来的，我说不来，你们哥儿俩不乐意。得啦，这叫不见亲丧不掉泪，来一回也好，吃一堑长一智。”邵甫也不言语了。

三个人跺跺脚往南来，好冷啊，绕过金家渡口往南走了几里地，到了十八棵杨。就听树林里喊:“来了。”哗的一下子，冲出一班人来，把三位的去路挡住。为首的一位得意地说道:“南

无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娃娃还想逃生吗?”“啊!”三位一看，原来是三位庄主带着小弟兄几十位，把他们的去路挡住了。

原来，他们一下江水，铁臂罗汉法禅高声喝喊:“准备船，奔十八棵杨截住他们，别在这儿杀人。”法禅心说，白天哥哥有令，你真在这地方杀人，回头叫哥哥知道，那就麻烦了。这样他们上了船离开八卦山，过了金家渡口来到十八棵杨，在这儿等着三位到来，准备在这儿杀了他们。您想啊，三次一掌结仇的人全在这里头，只有雷春雷震恒在北双熊镇叫海川打了一巴掌，只是把炸酱面给打出来，不算太重以外，贺豹是吐血了，要不吐血，韩宝、吴志广怎能盗国宝陷害童林呢?法禅在杭州擂上被童林一巴掌险些没拍死，仇恨更深了。

三位垂头丧气，耷拉着脑袋，一步一步艰难往前走，到现在又被人家给横住了。

# 第三十四回　老剑客戏耍众庄主　赴广东十老请八卦

上回书正说到，三小夜闯八卦山，毁誉而归，又冷又气又寒碜，象斗败了的公鸡一样。东方破晓，来到十八棵杨，万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仇人劫杀。三个人本来就作不了战啦，可也只好重振雄威，各亮军刃。陆地金蛟贺豹，一按刀把顶碰簧，呛啷啷一声响，金背鬼头刀亮将出来，飞身过来，用手点指："小畜生刘俊，当初你师父童林在北京一掌打得小太爷吐血，此仇焉能不报？今天我与师弟吴志广、韩宝等前来杀你，要想活命势比登天。"说着缠头裹脑刀就到了，斜肩带背劈来。穿云白玉虎刘俊，哗楞一抖练子镢，把牙一咬，剑眉双挑，虎目圆睁，上左滑步，用练子镢，砸贺豹的手腕。贺豹往回一撤刀，往旁边一闪身，摆金背鬼头刀急架相还，跟刘俊就打上了，好一场凶杀恶战。

两个人的招数加快，贺豹恨不得一刀下去把刘俊宰了。这个时候，闹海金鳌吴志广一提金背鬼头刀，刀鞘往身后一别，飞身形过来。贺永贺建章搭茬了："娃娃躲开，瞧我的。"他一横自已的三楞分水狼牙钏："娃娃，哪里走！"徐源一分怀仗过来接头就打，贺建章和徐源就打上了。邵甫把双铲亮出来，吴志广飞身形到近前跟邵甫也打上了。

铁背罗汉法禅僧没过来，他的能耐高。可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也没过来，他为什么没过来，他怕叫人家给宰了，因为韩七庄主的能为不成，所以吴志广过来和邵甫动手，一口金背鬼头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打在一处，难解难分。

冰天冻地，十分寒冷，一夜奔驰，四肢乏力，三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看就得被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从西往东来了一头特殊的驴，啊呀呀呀，前襻胸一挂紫金串铃，哗楞楞直响。大家一瞧，这个驴可新鲜哪！确实跟驴那么大个儿，但是蹄子不一样，是整蹄子，当中有一道线是白的，就跟牛蹄子一样。驴哪有半拉蹄的？灰色小驴上面一根毛没有，全是肉皮，肋骨一根一根的露在外边。七层毛毡的软屉，风磨铜的铜蹬，紫檀木的驴轴棍，镶牛皮的生锹，镶牛皮的肚带，前襻胸一挂紫金铃，双合股的笼头，都是金饰件。您就知道骑驴的这个主儿，绝非一般人物。这驴尾巴上也没毛，一肉揪，跑起来可真快，飞的一样。再瞧这驴背上，有个白胡子老头，他喊："闪开点，闪开点，我这驴踢上你，我可不管。我收不住缰绳啦。"只见这驴直奔当中来了，你不躲开，硬往你身上冲。别看你拿着刀，拿着枪，它不在乎。吴志广、贺建章、陆地金蛟贺豹纵身形出去，他们在南面一站，三小各自撤家伙往北面一站，吁吁作喘。

这驴站在当中不走了。驴身上坐的老头儿，年岁可太大了。这样的天气，还是米色长衫，白棉绸裤子，汗衫，挽着袖子，手伸出来跟雕爪一样。脚穿寸底的福字履鞋。不过这米色绸长衫不怎么新，不怎么漂亮，上边有砂油点。老头赤红脸，两道蚕眉，寿毫老长。微抬眼睑，二眸金光炯炯。顶都谢没了，白剪子股的小辫，皱纹堆垒，一字齐口，是位回回大爸。下边有一尺多长的黄胡子梢。身背后别一根拐棍儿。其实不是拐棍，三尺六寸长黄铜打制，一头粗一头细，都是圆顶儿。这是一种镢，叫单支点穴镢。粗头跟鸡蛋那么粗，细头跟大拇指肚一样，分量可真不小。

老头儿一骗腿下来了："众位，你们这是干什么哪？大清早

起来到这儿练功，大冷的天。你们自己没有家吗？不在自己功房里练，怎么上这儿练来呀？”这个时候韩殿远机灵了，一按小片刀把，走过来一晃胸袋：“你是什么人？竟敢多管闲事。”老人家不以为然：“什么叫管闲事啊，问问还不成吗？”“你少问吧，你要想管闲事可别怕趟浑水。”老头儿一阵狂笑：“哈哈哈……，怕趟浑水就不管了，你是什么东西？”“告诉你，这是我四哥，八卦山的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僧，你瞧这个，这是我五哥，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再往下问就是我，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韩殿远。”“哎哟，原来是七庄主爷。”老头又转身问徐源三位：“我问问你们仨都姓什么叫什么？”徐源一躬到地：“老人家，我家住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我姓徐名源字子特，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浪里云烟一阵风。这是我的四弟，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邵春然。这是我的小师弟，镇八方柴面昆伦侠童林的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你的师父是谁？”“老人家，我的授业老恩师是圣手昆伦镇东侠。”“噢，你是侯廷的徒弟。”“老人家，不错。”“你们仨人身为少侠客应该循规蹈矩、遵理守法，怎么跟山贼打起来了？”徐源就如此这般，把事情都说了。最后又解释说：“夜闯八卦山，原是我弟兄三个的不是，可是老庄主把我们放了，他们背着老庄主在此劫杀，好不仗义。”“啊！韩七庄主，你家大庄主放了人家，不管怎么说，你算长一辈的人物，贵手高抬，让他们走了不就完了吗？”“什么？让他们走了。哪有这事啊，非宰了他们不可。你知道吗，童海川与我们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此仇今日就要报。”“七庄主，你这话可有点不对头，谁跟你们八卦山有三次一掌之仇啊？”“镇八方紫面昆伦侠童林。”“童林现在哪儿呢？”“铁善寺。”“还是的，你要想报一掌之仇，不会上铁善寺找童林去吗？你跟人家的孩子发什么横啊。”韩忠心说，我敢去吗？我去了还不

把我拍死。我四哥的脑袋多棒都不成啊。韩忠说:“老头子，你少管这事，我们一定把他们仨人的命给撂到这儿。”“那我一定要管呢?”“你一定要管，就别说你家七太爷我酸枣眼青红不分。”

“韩忠哪，你也别说想跟我动动手，把我拉到里头去，你连我这头驴都赢不了。”韩忠一翻眼皮:“什么?一个畜类我都赢不了。”“不信你就过来试试。”老头拿手冲着驴一指，韩忠就瞧这驴猛得一下蹿过来，一抬前蹄照着韩忠的脑袋就拍下来了。敢情这驴听老头儿的话，老头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要说韩忠真不含糊，急忙往旁边一闪，没想到这驴前蹄没往下落，它一转身，就斜了过来，一抬屁股，蹶子尥起来，照着韩忠心口窝就一下，好恶!差点没踢上。韩忠心说，这驴比人都灵哪。韩忠一撤步，原来这驴近几天有点肠胃不和，一撩这没毛的尾巴，噗——一个屁把草渣子全都崩出来了，崩了韩忠一脸一身。

韩殿远气的三尸神暴跳，五陵豪腾空，他边用手擦脸上的粪渣子边说:“哎哟，好畜牲。”韩忠挥刀就扎。老人家一点手:“靠边去。”这驴可听话，哒哒哒一边去了。徐源、邵甫、刘俊在一旁不好意思笑出来，心说，老头儿让这驴就把韩忠给戏要了。你韩忠身为八卦山的七庄主什么都不懂，这驴要没两下子，老头能让它过来吗?看这鞍鞧嚼环所有驴身上的东西，价值连城，老头要不喜欢这驴，能花这么大的钱卖吗?

韩忠可急眼了:“老匹夫，你敢让这驴戏要你家七太爷，我要你的命。”蹦起来给这老头就一刀。老头儿把脸往下一沉:“不要脸的东西辱骂老夫!”也没看这老头怎么扬手，好象他那米色绸长衫的袖口长点，拿这袖口往上这么一掸劲儿，嚓，韩忠这口刀就飞了。老头往下一耷拉胳膊，在韩忠的心窝一蹭，韩忠

就出去一溜滚儿，跟扔个小鸡儿似的。老人家“哼”了一声：“可恶的蠢才，你要干什么啊?”韩忠鲤鱼打挺起来：“我的刀哪?”这个时候贺永贺建章过来，他心说，老七呀，你可真不懂事，看这老头的样子也是游戏三昧的风尘剑客，你惹得起吗？他到了这位老人家的面前抱拳拱手：“老英雄，您一定要管我们的这件事情吗?”这位老爷子一笑：“哈哈哈，你是五庄主，谁让我赶上了呢，我要不赶上，绝对管不着，既然赶上了，没别的，五庄主，你就让个脸儿吧，怎么着你也得成全我老头子啊。”“老朋友，那不成，我们是仇杀。”“好，我也不勉强。这样，我练两手功夫，如果说我练上来了，你们双方不论哪边也得练上来，我骑上驴就走，不管你两家之事。这手功夫我要练完了，你们双方练不上来，哈哈哈哈，咱们就一笑了结，今天这事就算是一天云雾散了。五庄主，你看怎么样?”

法禅还算明白，始终没过来。韩忠抹着驴粪渣子，不敢过来了，他心里骂，惹不起呀，就这一下，我这屁股蹲得这个疼。贺永点头：“好吧，老朋友，你把功夫练上来，我们大家一看真好，知道您是世外高人，我们就冲着您了。”

老头儿一伸手把身后这单支点穴镢拿出来了。这儿是雪地，雪底下是山地，把镢往雪地上一立：“你们众位上眼啊。”用左手的二拇手指一按这单支点穴镢粗头的馒头顶，往后一撤手，右手一颔海下银髯，说了一声：“嗨——”就看这单支点穴镢随着老头儿的一个手指头往地里插，刷的一下，离地皮儿还有半扎。这可是山地，并且还下了雪。点穴镢不带打仃顿的，就跟刀进鞘一样，钉到地皮儿下面了。

韩忠一瞧，哎哟我的姥姥，这下要杵我脑袋上，就我这小糟脑袋跟面窝瓜似的，非杵个窟窿不成。贺永和法禅一瞧，可了不得，这老头儿太凶了。再看这老头用俩手指头，夹住了这

铜头儿，往上一使劲儿，刷的一下，把这山地的土带下足有一二尺见方一大块来，呜——，哎呀，就这一下吓得法禅，贺永，韩殿远魂飞胆裂!“老英雄，您的本领高强，武艺出众，我们爷们敬佩了，敢问老英雄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这位老人家提起来那可是大大有名啊。他家住在北京城牛街清真寺，是个清真教的回回大爸。姓金单字名元，他是清真寺的筛海，江湖也都管他叫老筛海爷。他有一个叔伯师兄，家住在河南卫辉府牛圈村姓马单字名骏排行在四，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四爸。象马四爸的本事，可以说是上上的人物了。身为清真门的门长，论马四爸的能耐，跟他师弟金元的能耐，可不能拉平啊。如果说马四爸是一流人物，那么老筛海爷金元，也就是五六等人物，虽说师兄弟，能耐还差得远着呢？可是这老筛海爷金元就不得了了。掌中的单支点穴橛，熟铜打造，分量也重，能为也好，内外两家俱臻绝顶。

在牛街清真寺，他的北隔壁是个豆腐坊，每天老筛海爷在北房里头没有事了，带着几个晚生下辈谈论谈论武艺，静了就是自己喝点茶，可总听见北隔壁这院里头有噔、噔、噔的声音，响得非常的沉。老筛海爷一想，一个豆腐坊买头小驴，拉着盘水磨，不管做豆腐，还是熬浆，也不致于噔、噔的老响啊？如果要是响一天两天，那么老筛海爷也就不注意了。这天，老筛海爷在清真寺门口外头站着，嗨，可巧这豆腐坊的王二爸正回家。“哟，老爸爸，你早啊。”“噢，王二爸，你这买卖不错啊!”“托您的福，咱这买卖还是……够吃的。”“那就好。哎，我听你这院里头天天噔噔的响，这是怎么回事?”“哎哟，老爸爸，吵了您啦?”“不，吵我不吵我没关系，我就问问怎么

回事。”“嗨，您可别提了，贪便宜受害。我先头那头驴老了，我说得了，把它卖到汤锅去，我再买一头。结果我买来一个比较小点的驴，就是蹄子大点，这四个蹄，都跟茶碗那么大，走道笨点，我看这驴很有劲，得，也便宜，反正咱们也不骑它，不要快，只要能拉磨就成，结果呀，我花了一两四钱银子，把这驴买回来了。要说它干活还是成，可是有一样，它这蹄子是越来越大。您不信，老爸爸您上我那儿瞧瞧去，这驴蹄子现在都成了小三号盆啦，走起来更笨重了，把那磨道都砸了个大坑。它这蹄子落到坑里头，也真有准。劲还有，就是有一样，它太笨了。我说把它卖了吧，人家没人要了，我就凑合着使吧。”“嗯，这蹄子什么样啊?”“嗨，这蹄子，就是挺大的，倭瓜盘似的。这蹄子下净土也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请过兽医大夫给瞧过，结果也瞧不出来，也不敢动。”“啊，你带着我去看看。”“哎哟，老爸爸，您看看去吧。”王二爸领着老筛海爷可就进了他的豆腐坊了。来到后院，东房三间，这里是磨房。等进来一看，见这驴正在拉水磨，一家子干活呢。见到老筛海爷都过来请安:“老爸爸起得早。”“唉，大家伙儿都挺辛苦的啊，你叫这驴停住。”驴停住不走了，老筛海爷伸手一摸这驴的骨架，这个驴浑身灰色，有点发红，身上没多少毛，但是驴十分雄壮，个也不小，猛一瞧象个骡子似的。就是它这蹄子，唉呀，太大了。往四外长，起码有这么半扎多厚，可不是吗，个大，倭瓜盘似的，把地都砸成坑了。凡有蹄子窝，就是个大坑。它一步一迈还正合适，正落在坑里。老筛海爷过来掐住这驴的下嘴唇儿，龇开它的上嘴唇，往嘴里瞧了瞧，便说道:“喝！很年轻啊，边牙啊，跟小伙儿一样。”左手揪住这驴的七寸，攥住了往起这么一翻，拿手弹了弹这蹄子，跟铁的一样，起码这一个蹄子，三十斤不止。摸了摸这驴的筋骨，十分健

壮。“王二爸，你看这种驴，你要到骡马市牵头好的来，也是这个口的，要多少钱哪？”“过不去十两银子，七八两就行。”“嗯，你等着啊！你先让它干活，我收拾收拾，你把这驴卖给我。”“唉，老爸爸您要，您就牵过去吧。”“不，我给你银子，你买去，买什么样算什么样，花多少钱，我给你驴价，余外我再给你十两八两的，给你添个豆腐本儿。”“哎哟，老爸爸，谢谢您了，您买它干什么使啊？”“哈哈，这个，你就甭管了。”

老筛海爷说好了以后，就回来了，老人家找了间空房，让底下人把这空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做了一个小木槽，细麸子细料完全都买来了。在这槽上头有根木棍，这就是拴牲口使的。这样老筛海爷拿着银子来了，告诉王二爸，“我这有纹银四十两，你买去吧。剩下的归你，你把这驴给我牵过来吧。”“哎呀，老爸爸，用不了这么多钱哪，得了，您就给我十两银子吧。”“哈哈，别客气，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那我谢谢您了。”一家子欢天喜地。当时把水磨就停住了，卸磨，把驴牵到清真寺，在小空房子里头把驴拴好了。老筛海爷让底下人准备，自己亲自监督。每天尽是好东西：细麸子细料、黄酒、再搁点香油滑肠啊。每天到了时候，让人拉出去遛个弯儿，然后回来喂上，到时候饮，到时候喂。这叫食水调合，没几天这驴就显得水灵多了。老筛海爷找了王二爸问：“你这一天卖几套豆腐啊？”“两套。噢，早晨起来这锅浆，就是一套豆腐。”老筛海爷说：“好吧，你给我记上啊，明天早晨起这锅浆熬出来别点卤，让它多见几个开，拿大木桶你给我挑过来，我给你一套豆腐钱。你做出豆腐来卖出去赚多少钱？”王二爸说：“我这一套卖四五两银子。”“好好，我给你五两。你愿意做你接茬再做我就不管了。王二爸也不知道老筛海爷要干什么。第二天老早，王二爸就用大木桶给挑过来了。筛海爷把驴拉到院中，预备了两个

壶，打发两个底下人，拿这壶灌满了浆，又从这壶嘴里头把这热豆浆，慢慢，慢慢地往驴蹄子里渗。这一锅浆把这四个蹄子全都渗过来了，然后把驴拉进去了，给了王二爸钱，嘱咐明天接着送。第二天又送，天天如此，半个多月呀，这蹄子软和了。老筛海爷亲自拿刀慢慢、慢慢地给它一点一点地往下削。这四个蹄子全削下来，就将近半年的工夫了。削到根底下挨上铁蹄啦，黑亮黑亮的，给它切了切掌，钉好了以后，再把这小驴拉出来，背上毡子软垫，老筛海爷就在清真寺门口骑上驴一直往南。哎哟，老筛海爷轻轻地拿手一拍它，这个驴好象感激自己的主人，耳朵这么一支楞，“啊呀呀……电掣风驰，快极了。转目之间，就奔右安门来了。出了右安门，越过了吊桥，过了关厢，到了旷野荒郊之外，这驴更放开步了。筛海爷这高兴啊，真是一条宝驹呀。给它起了个名叫“千里追风骑”。但是有一样，这个驴不爱长毛，只是尾巴上有点毛，这头驴没事就回过头来，拿嘴咬它这尾巴。后来老人家一睹气，用镊子把尾巴上的毛都给拔去了，成个大肉犄角。后来时间一长，人们都知道老筛海爷有一匹千里追风骑。

这一次，老筛海爷干嘛来了？老筛海爷没事儿，就是游山逛景。他从北京出来以后，打算到河南卫辉府牛圈村探望探望老师兄，结果到了马四爷的家里头，马四爷不在。家人马禄把老筛海爷请到里边，把驴拉进去，拴到槽头。老筛海爷拜望拜望了马四奶奶这位老嫂子，叔嫂之间说了会儿话，老太太才告诉老筛海爷:“你四哥呀，也出去不少年了，落在江西，还没回来呢。”这样，老筛海爷在这住了几天，辞别了老嫂子，信马由缰骑着驴各处游逛。

到了江南以后，才听说北京城出了个人物，雍亲王府的教师爷两次杭州擂掌震法禅僧，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

侠。老筛海爷一想，喝，我眼皮底下出了这样的人物，我都不知道，将来回到北京城，我得访访他。现在，老筛海爷才知道童海川奉圣命陪着皇子出来捉拿二小、请国宝，已经杭州下西南奔云南了，老筛海爷也奔云南来了。半道上难免碰上武林的同道，所以也知道九月九重阳会的事情，并且，重阳会那天老筛海爷也去了，他把驴放在狐儿山下，顺着山道不走正面，从旁边越着山边就上去了，趴在北大殿后头的中脊上，探着头往下瞧。所有铁善寺的经过，全都看到了，好一场惊心动魄的门户之争。到最后童海川跟济慈拼命的时候，人家老筛海爷可不管。老筛海爷想，我要管，那么就得管住这件事。我这么大的年纪，离着那月台又太远，等我一喝喊，那儿死了，我要再过去，虎头蛇尾多寒碜啊，干脆我不管。实际上老筛海爷在这呆着的时候，南配殿的后层坡也有人，在这大帐篷的上头天井这儿，也有人，天井这儿就是亚然和尚。其实一共有五位高人都在这盯着瞧着呢。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老筛海爷并没走，他知道童海川还要跟八卦山闹事，所以自己找地方住下，每天出来游逛。在北方几省呆的年数多了，乍到江南，山明水秀，喝，老筛海爷也很痛快。没想到这几日变了天，下起雪来。老筛海爷又喜欢踏雪寻梅，这样才在这一带转转，打算看看梅花，瞧瞧雪景。三小夜闯八卦山时，老筛海爷也进山了，老筛海也有水衣水靠，三小出山，老筛海爷也出来了。老人心说，这仨孩子找死哪，难道人家不会坐着船出来劫你们？结果到十八棵杨这儿，仨人真叫人家劫住了。老筛海爷看见了骑上驴，用驴这么一冲，才把韩殿远、贺永、法禅，韩宝、吴志广、雷春、贺豹这些人给冲开。见到三小站住了，老筛海爷又施展惊人艺，警告三位庄主。果然，这谁办得到？下着雪的这山地，三尺六寸长的铜棍，就这么一杵，一下就下去了，没点真功夫成吗？

你往外拽，没点真力气成吗？你看着挺轻松、挺自如，实际上那有内力在啊！到现在一问老筛海爷名姓，老筛海爷哈哈大笑:“道出老夫的名姓，吓破你们的苦胆。所以，老夫的名姓你们不配问，我这手功夫你们要练得上来，你们就动手，我不管；练不上来，乖乖的听话，俯手贴耳给我回去。”五庄主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就知道不行了，再打也没意思了。便说:“老朋友，我们冲着你了。”“哈哈，这便才是。几位庄主请吧！”“好吧，四哥，咱们回去吧。”呼哨一声响，众兵丁从十八棵杨撤下来，上船回去了。

老筛海爷把单支点穴橛往绒绳是一别:“你们三人过来，你们叫什么名字?”三个人通罢姓名，老筛海爷道:“噢，你们两人是侯振远的徒弟，他是童林的徒弟呀?”“不错。”老筛海爷明白，自己跟侯振远可有关系。

原来侯振远是父传子授的能为，他父亲家传一百零八招青龙剑，这龙渊古剑就是父亲给的。那么实际上他这一百零八招青龙剑是谁教的？父亲可没教多少，真正教他的主儿，就是老筛海爷金元的师兄、清真老门长马骏。马四爸的大徒弟就是侯振远。这样一来，徐源、邵甫就是老筛海爷的师孙，老筛海爷可不提这事，因为哥哥马四爸不让提。“你们三个人有什么能为，铁善寺住着你们的父辈和那么多的人，他们不来就没有达到李昆的目地，李昆的意思是预备窝弓擒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他惦着拿住你们的师父侯振远、童林，并不指望拿住你们仨啊？如果你们来了，露脸也可以，可现在这不是给你们仨人的师父丢人吗?”刘俊低着头，脸臊得跟红布似的，一句话说不出来。徐源一躬到地:“老前辈，您老人家一定是高人，在十八棵杨救了我弟兄仨人，我们没齿不忘，老人家您可能是施恩不望报，您责备我们，我们俯首恭听。但是有一样，您能不能把

名姓告诉我们，我们回去之后，也要跟师父提出来，将来好给您道道谢啊。”“哈哈，道谢，我不指望，我的名姓一定告诉你们，我家住在北京城南城牛街清真寺，我姓金名字叫金元，江湖人称老筛海爷的便是。”“哎哟，老前辈啊，我们给您请安了。”老筛海爷往旁边一闪身：“不用磕头了，我们清真不受礼。”“那么我们就给您请安，您的话我们弟兄仨人听得明白。”“那好，回去跟你们师父提提，李昆有个至交，是他最好的朋友啊。”“是谁呀?”“要把这个人请出来，他来了能为你们双方说和此事。”“您提的是谁呀，老人家?”“此人家住在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开了个八卦堂药铺，人称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刘俊一听心想，我闭着眼都能摸了去，我在那住了十二年，那是我第一位授业恩师啊。又听老筛海爷道：“你们仨人记住了这个人，回去让他们把王十古请出来，王十古到了云南，这件事情就能完结，国宝得以还朝，二寇可以被擒。王十古不到这事不好办。”老筛海爷一撮下嘴唇，小驴过来，一骗腿上了小驴，裆里一合劲儿，哒哒哒转眼之间踏着雪花踪影不见了。

三小立刻脚底下攒劲回转铁善寺，直奔狐儿山下。顺着山口往上走，越过蜜蜂岭，直接到山门。刚进山门，有几个门头僧人跑出来了：“弥陀佛，三位少侠客，里面都闹翻天了，一夜之间你们哥仨丢了，庙里找人哪，你们赶紧去吧。”刘俊心说，这漏子小不了。哥仨点头答言，狼狼狈狈一直来到东配殿，挑帘子进来。王爷连同所有众群侠，亚然和尚、济慈全都在这儿呢，哥仨过来，给王爷一磕头，给众位师伯、师叔、师父们行礼，往这一站。童林心疼徒弟，一看这仨人啊，象是受委曲了，海川问：“徐源啊，你们仨人昨天干什么去了？背着为师等众人一夜不归，私自行动。”“这个……”徐源没敢说话。“你们倒

是说话呀?”海川一瞪眼，徐源更不敢言语了。老侠侯振远过来了:“贤弟，你先等等，先别着急。”王爷也拦:“海川啊，你先别跟仨孩子闹脾气。”王爷又慢声细问地问徐源:“你们昨晚到底上哪儿去了?”侯老侠也追问:“三个人干什么去了?”“是啊，王爷问你们呢，你们仨人干什么去了?”徐源一躬到地:“师父，我们小哥仨上了一趟八卦山。”“什么时候去的? 到那遇到什么事? 怎么回事? 好好的说一说。”徐源就从弟兄俩怎么起意开始，把事情都说了。徐源、邵甫得明白，得把事情往身上揽，不能把人家刘俊搁在里头。一直说到夜闯八卦山，怎么从巡逻船奔船坞，怎么从船坞上山，怎么换衣服，怎么进去的，怎么迷路，怎么跟着打更的到中央戊已土大厅，怎么看见秋师大爷，他们九位在那儿喝酒，人家胡二爷怎么拿的仨人，李昆怎么放的，又叙说了在船坞一战。他们来了，我们怎么跑的，最后在十八棵杨怎么动手，眼看着跑不了了，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爷来了，救了我弟兄三个人，把他们都给赶跑。老筛海爷又提出来必须奔广东请老侠王十古，此事方能解决。韩宝、吴志广都和我们动手了。侯老侠点头:“啊，你们三人也挺劳累的，下去休息吧。”其实哥俩都疼孩子，但是说话的方式不同，老人家侯振远说话满脸春风，三个孩子敢说话，童林一瞪眼，三个人不敢言语。三个行完礼下去来到屋中。刘俊往那一坐直叹息，徐源瞪他一眼:“你叹息什么?”“三哥，我说不去不去，您非让去，您看到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徐源反到说:“你呆着吧，咱们立功了，你不懂，你听信吧。”是的。三小一走，老侠侯振远可跟海川商量了:“你疼孩子不疼? 我相信你疼。可是有一样，你对孩子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恐怕不大好，他们有话都不敢说了。甭说刘俊这孩子冒着这么大的风雪，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你下书信不给你丢脸，夜晚之间进山，这么冷的天气，不避

艰难险阻，为了早日还朝完案他们生死置于度外，这是头一条功劳。二一条功劳，船坞一动手，这是第二次冒死，三条功劳，十八棵杨被困，有老前辈金老剑客爷给救了，没有金老剑客爷，三个孩子命就搭上了。为谁呀？为你呀！你反过来这样对待他们哪，这就不好了吧。再说这仨孩子还立了一大功，老筛海金元提出一件事来，广东龙门县请老侠王十古从中斡旋，两造里言归于好，不伤人，不流血，得取国宝，把二小押进朝堂。这你得省多大劲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王爷，众位哥哥，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王爷心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当着这么些人，该数落数落这位兄弟，这位兄弟现在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海川也感激佩服。有这么句话：乐有贤父兄。一个人有一个好爸爸或者是好哥哥来规劝自已，来说教自己，让自己往正道走，那么这个人就很幸福。童林现在就遇上位好哥哥了，海川点头：“哥哥您说我太对了，我这人就是嘴急，其实我心里倒不是那意思，我一生气他们就害怕。”“还是的。”王爷很高兴，又转身喊：“孔秀啊。”孔秀赶忙过来：“唔呀，王爷。”“哎，你去，见着他们哥仨，就说你师父，连同本爵和你师伯们，大家都说了，这一次他们哥儿仨冒风雪夜闯八卦山，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很是受累了。你去安慰安慰他们。”“好了，吾这就去。”

孔秀来到三人的住处，进屋一看，三个人那儿都噘着嘴。“唔呀，师哥们不要噘嘴了，你们得了好了，王爷让我来告诉你们仨人，代表师父传话，谢谢你们。”徐源，邵甫一听：“师弟，怎么样？”刘俊也高兴了：“嗨，三哥，到底您还是有高的。”“对，以后你听我的没错。”“不，我以后不能听您的了，您净给我瞎马骑。”三人心情高兴了，孔秀回去禀明王爷。

再说，王爷等人等孔秀走后继续商量如何攻打八卦山之

事。老侠侯振远对王爷说:“您看，现在连老筛海爷金元这样的武林高手，都在周围看着我们干些什么。当年武林道的老前辈互相支援，互相尊敬，昌盛武林，取长补短，各家武术都蒸蒸日上，难道说，到我们这一代就兄弟阋墙，手足变目吗？真的通过这国宝二小之事跟八卦山闹起来，杀人流血引起门户之争，也跟铁善寺似的吗？铁善寺的事可叫人家笑话啊。老前辈们人家在旁边看着呢。我看提出请老侠王十古这还是对头的。”王爷听了侯振远的话点头道:“是啊，应该请这位王老侠。”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合掌打问讯:“弥陀佛，众位，我跟广东的王老侠有一面之缘啊，老侠王十古来到云南一带游历，这话远在二十几年前了，那时在铁善寺小住十几日，我跟他盘桓过。这个人算少林寺的入室弟子，幼年之间三入嵩山，得了人家的天罡鞭鞭图三十六路，在大殿的匾后头又得了人家少林寺镇寺之宝人骨宝鞭，能为确实好。据他说好象他在八卦山也住了很长的时间，才到铁善寺来拜望的。那个时候老僧还在庙中，因此有些交情。我看王爷，大家伙儿要赞成的话，咱们把王十古请出来太好了。”海川也说:“我跟王老侠虽然不认得，但是，他冒然间给我写信，把徒弟介绍给我，刘俊是他教的，我们俩算是亲家啊，我的事就是他的事啊。”大家伙儿这么一听，认为这也倒是一层关系。大家商量，决定要到广东去请王十古。那么让谁去啊？亚然和尚说:“这么办，我跟王老侠当初有一面之缘，贫僧做识途老马，我去。咱们多去几位道高德重的，人多脸重，大家伙儿一块去了，人家王老侠能来，一个人去了就不好办。”最后决定有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普照、风流侠张鼎、赛判飞行侠苗泽、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和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过海乌龙展大旺，以及海川等十个人前去拜请。十人中有九位都到了岁数了，都是老人，就是童林年轻。那么童林也就算星

星跟着月亮走，沾点神光了。定好了以后，海川问于爷："老哥哥，请老侠王十古，您老人家怎么不去呀?"老侠一笑："噢，嘿嘿嘿，海川哪，你可真是的，叫哥哥怎么说呢，都去了，王爷谁来保护？哥哥我在家保护王爷。"海川恍然大悟："哎哟喝，还是哥哥您高瞻远瞩，老成持重，经验丰富。你说得对呀，我把这一层忘了。看来哥哥，你就在庙里头保护王爷吧。""哎，哈哈哈，王爷出事，冲哥哥我说。"海川连连给作揖道谢，侯振远老侠也给道谢。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于爷怎么想的，八卦山不就是个混元侠逍遥叟李昆吗？不是姓于的说句大话，甭说还有众位，就算没有众位，我老头子一个人就凭这两个巴掌，我也得把这韩宝、吴志广打出来，我也能把国宝要出来。请王十古干什么？这才是于老侠真实思想。相反的，您说请王十古我决不反对，但是我不去。王十古也是个人物，我于成也是个人物，当然，王十古这个人物我很敬佩，我干嘛千里迢迢去请他呀，别人去我不管，我不去。但这话没法往外说。商量定了，海川就亲自找到刘俊："俊哥，我们老爷儿十位要去广东，看你师父王十古去，也可能把他请来，你有事吗?"刘俊摇头："您去吧，问我师娘师兄好就成了，我没有别的事儿。""好啦。"

第二天一清早，银两路费带足，兵刃带着，十位从打铁善寺起身形，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赶奔广东龙门县。这天，太阳快压山了，暮景苍茫，晚风四起，倦鸟归林，牧牛童横骑牛背，手拿短笛，野调信口吹。爷儿十位知道前头黑压压雾沉沉的，这个大镇店就是青龙街。这样，他们便来到青龙街的西口。这是个大村子，街道很整齐。天都黑了，上人家去不大好？爷儿个商量，干脆先住店，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正巧路南有座大店横匾上写着：高升店王家老店。店门开放，门灯挂起，伙计在门口让座："爷儿几个住店吗？再往下走可就错过

宿头了。咱们王家老店南北通衢，东西交流，不瞒您说，咱们这店年陈日久，四远驰名，现有的房间都是新裱糊的，四白落地，十分干净，一个虱子蚊子虮子臭虫都没有，吃的完全都是京味大菜。您请吧，跨院也有，上房也有。”“弥陀佛！好吧。伙计，有宽绰一点的跨院吗?”“有您哪，您随我来。”伙计说着，把他们老十位带进来一直来到东边的跨院北房。调摆桌椅，大家伙儿擦脸漱口梳头。伙计问:“你们老几位吃饭吗？吃荤的还是吃素啊?”“哎，无外乎牛羊二肉。”时间不大，饭菜摆上来，老十位全坐下了。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是出家人店里准备了些炒面筋、腌花生豆的素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海川看了看这伙计，也就在二十多岁，细高挑挺干净，穿着打扮也麻利，便问:“伙计，你贵姓?”“我姓王。”“噢。你是这儿本镇的人吗?”“没错，哈哈哈哈，连我们开店的掌柜的，也姓王。咱们青龙街如果有十户人家得有九户姓王。”“噢。要是那样说，你们都是一家子了?”“不，我们这儿有中街王，还有后街王，有前街王。虽然都姓王，同姓各宗。咱们青龙街这正街的王，是一个王，南街一个王，后街一个王。”“噢，那我跟你打听个人。”“您打听吧，凡是我们青龙街的，您随便打听，我都知道。”海川点头:“请问，王十古在哪儿住啊?”“哎哟喝，您这人怎么这么楞啊，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哎，我问问你，我哪句话说错了，你不爱听了?”“您叫我们老祖宗的名字，我就不爱听了。说真的，我们是三家王，但是有一样，我们这三家王跟一家一个样。您提的这位，是我们青龙街的活祖宗。拿我说，怎么说呢，我管他老人家就没法叫了，就叫老祖宗。他管我呢，也没法叫，叫孙子？不行。叫重孙子？曾孙子？孙泥？孙渣子？这都不行啊。比方这么句话吧，我们这老祖宗要百年之后，他出殡的时候，按一辈孝袍子上钉个红布带算，要到了我

这辈了，干脆，钉红布带就不成了，浑身上下钉满了都不成。只能做一件红大衫，外头罩一个细鱼网，往身上一披，也就是说一个网眼算一辈，他的辈儿太高了。”“哎哟喝，是这样啊，这我可真对不起您，我不能叫他的名字。”“对了，对了。哎，真的，您很年轻，您三十来岁，您跟他什么交情？”“啊，那是我哥哥。”“哈，您这人说话可太不客气了嘿，我刚说那是我们活祖宗，您这会儿又说您跟他是哥们。”爷儿几个也不好意思笑。海川道：“伙计，我不是跟你闹着玩，确实是这样，他的徒弟也就是我的徒弟，可不是哥儿们吗？”“那我告诉您得了，明天您要去，一清早起来，一直往正东过十字街到东口路北，那儿有一片房子，都是他老人家一个人的。正当中的大门洞，那是他们的家，门洞里头东屋，就是老人家的门诊部，西屋上头有块小匾绿字：八卦堂药铺。这屋瞧病，那屋里头抓药。”“哈哈哈，伙计，你们这位老祖宗真会赚钱啊。”“您这叫什么话？”“你看，可不是会赚钱吗，自已开的药方，让人家病人上自己的药铺里抓药，那还不足足的坑人啊。”“我说您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一个做伙计的，不能跟您反对，相反您说这话太难听了，您知道我们老祖宗怎么回事吗？您可真是的。我们老祖宗不是不坑人，分坑谁，围着我们附近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要论脉案的话，我们老爷子考第一，也甭管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耳、眼、鼻、喉，五官科，到他手里头，没有治不好的。我们老爷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天下没有治不了的病，这是人家老中医的一句话呀。按中医来说，凡人身上的病，就有治，说你治不好，那就是不投簧，不得要领，下药不对，所以你这药下去治不了他这病。相反病因对了，下药也对了，没有治不好的病症。当然，这个病嘛，治的力量越大，发现的这新鲜病也越多，这也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老爷子瞧病叫

贫民不取利。您打听去，凡是穷苦人到那瞧完病，连钱都甭给。”“要叫你这么一说，你们这位老爷子一年得拿出多少钱来往外赔呀?”“赔呀？没那事。这本地大财主多极了，再有那欺压乡党，鱼肉乡里，为富不仁的老财要得了病，行了，有他一个人就可以了，我们老爷子给他瞧病，比如说他这病是二成，头一副药下去就六成了。”“哟，怎么回事?”“哈哈，怎么回事，让他病闹的凶点，说你这病我得包治，你得给三万两白银，没有三万两银子好不了。好，这叫穷人吃药富人还钱。”“啊，伙计，这还是真有点意思。”“多新鲜啊，我们老爷手底下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哈哈哈，您知道吗？不是庸医杀人，记住两个验方，看了看脉相书，跟着就给人家号脉去，胡给人家药吃，治不好，也给药死，那可不行。”

伙计把这事情一说，大家哈哈一笑。吃完饭以后，喝茶休息。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擦脸，漱口，算完了店饭账，多给伙计一点小费，爷几个出来，亚然和尚带着他们大家往东来，越过十字街往前走，来到东口路北。看见老侠王十古的房子前门在中街，后门直通后街，甲第连云，房子很多呀。靠前街这一溜就是八间房，偏东一点是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上下马石三层台阶，一边四棵门槐，东边的大厦是走马门。就在这正门往西靠墙根一拉溜，有托着腮帮子的，有捂着腰的，有哼哼唉哟的，有俩人架着的，有预备门板抬来的，有背来的、搀来的。大门开着，果然这门洞里靠东边，当中有个门，门外头有一张桌子，门里头有一把椅子，就堵着这个门。桌子上头有脉枕，还有纸笔墨砚，旁边有个凳，是病人坐的。就这门洞里头一个门，挂着虾米须的斑竹帘。门上头有一块匾，木质很讲究，当中三个字：八卦堂。在八卦堂的上边有两个小字：“广东”门帘挂着，看不见有人往里去，就在这瞧病的桌子旁边，

站着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一叠子纸条，这个人五十多岁，大高个，大奔儿头，紫红一张脸儿，红红的眼眶，眼珠儿发黄。花白剪子股小辫，一身蓝煞着绒绳，脚底下薄底儿的靴子，他就是老侠王十古的大弟子，金睛红龙应太和。看这意思，王老侠还没从院子里头出来呢。应太和拿着这叠纸条，到了门口从头一位病人开始撒条，一个一个，可能这白纸条上头有号码，一位一位的叫，一直发到最后回来了。他把剩下的纸条压在桌上就进了院子。一会儿的工夫，陪着老人往外走。

亚然和尚用手一指："您看，这位就是。""哎呀！"哥儿几个随着亚然和尚的手这么一瞧，喝，王老侠好精神哪，中等身材略微的高一点，八十多岁，这么大的年纪，腰板不塌，双肩抱拢，米色绸子长衫干净极了，白绵绸的裤子汗衫，高挽着的袖面，腰里系着绒绳，寸底的粉底大红缎子朱履鞋，上绣五福捧寿，红缎子沿边。往脸上观瞧，面似晚霞，红中透粉，粉中透润，皱纹堆垒，精神矍铄，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寿毫微长，微开眼脸，二眸子金光闪闪亚赛两盏金灯。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有轮，颌下一部银髯苫满在前胸，不散不乱，根根整齐。白剪子股的小辫，顶已谢了。老人家步履矫健。应太和陪着来到门洞，老人归座位把桌子赶到门口。第一号由打外头进来，"老爷子您早啊。""坐下，坐下，见好吗？""好多了，您哪。""你呀，再有一付药就齐了，坐下我给你号号脉。"病人胳膊放在脉枕上，老人家闭着眼睛一号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呀。号完了以后，拿起笔来开药方，让病人去抓药。跟着叫第二号。慢慢的一个个往下瞧，顺顺当当的，人们出来都是高高兴兴的。这一瞧就到晌午了。金晴红龙应太和到门口一瞧，没人了，一摆手，老侠王十古一推桌子站起来，正要往里走，亚然和尚合掌打问讯："弥陀佛，王老侠客，王施主，别来无恙

啊。”“哎哟喝，哈哈哈，是哪位啊?”亚然和尚说:“老施主，你不认得我了？贫僧亚然哪。”“哎哟喝，先辈。”王十古连连的拱手作揖:“这是哪一阵香风把前辈吹到寒舍，恕过王某未曾远迎，恕罪，恕罪。”“老侠你太客气了，不是这一次贫僧我自己来拜访，我还同着一些朋友来的。”“大伙儿请吧。”王十古就知道这里有事。约请大家往里走。进门迎面是个影壁，往西是四扇绿油漆洒金星的屏风门，门口四个字：斋庄中正，当中两扇开着。等大家伙儿由打这屏风门外头进来一看，院里头豁然明亮，砖漫的院子，十分讲究。各房屋都是抄手的游廊，朱红油漆的抱柱，北大厅足有七间口面，东西房也有五间的口面。这里不仅有住人的房，还有存药的库房。再往后两旁边有箭道，一层院子一层院子，东西有跨院有花园。墙脚下栽种着奇花异草，浓郁芬芳。应太和把帘子撩起来，大家执手相让，全都进来。王老侠乐嘻嘻地说:“我先洗洗手。”太和给预备洗手水去了。大家坐下后观看四围，迎面是架几案八仙桌，两旁边有椅子、凳子，宽敞啊。墙上挂着挑山对联不计其数，完全出于名人手笔。正居中的中堂，是个八仙庆寿，工笔画真讲究。上下首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春水船如天上坐。下联配的是：秋山人在画中行。喝！这是明朝四大才子中唐伯虎的手笔，了不起啊。屋里头的陈设也很不俗气。这时亚然一笑:“老施主，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啊。”“嗯，高僧啊，这我可求之不得，来吧。”亚然和尚从普照，镇东侠、凤池甘大侠一直介绍到海川。刚把海川介绍完，王十古走到海川面前一抱拳:“哟童侠客，哈哈哈，你是我心目中的好兄弟，好朋友。刘俊我给你介绍去了，大概你已经收下了吧?”“唉呀，老人家，晚生童林怎敢呢。”童林就把白马河甘家堡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王十古给甘大侠连连道谢:“这个孩子无知，您多原谅。”“您说哪去了，前

辈。”“众位，我们的胡子全白了，江湖无辈、绿林无岁，我们都是弟兄啊。”“对对对。”大家弟兄相称。沏上茶来，众人喝茶，王十古这才细问：“不知道海川贤弟和众位仁兄贤弟怎么一旦之间，随着亚然高僧来到寒舍？”老和尚看了看童林“：唉，海川，你说说吧。”童林一抱拳：“哥哥，此番前来有大事相求。提起我的事情，尽管有宾朋跟您提了，恐怕知道的不甚详细。”海川就把从家里出走，斗纸牌误伤老父逃亡在外，卧虎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头结一掌仇，风雪困京师，一直说到现在。海川最后说道：“幸亏众位兄长的帮忙，几次我童林都化险为夷。这一次大家在铁善寺，准备到八卦山找李昆太极公要国宝拿二小，但是从中又有高人提到哥哥跟李昆李太极交情莫逆，本系双方都是武林道的正门正户，不能为此小事多伤和气，多树强敌，所以我们想通过哥哥您斡旋此事，让两道言归于好，化干戈为玉帛。只要太极公能献出国宝，此事也就作为罢论，因为有王爷做主。我童林有心自己来给哥哥跪门，怕哥哥不肯前去，因此约请众位兄长们一起来，人多脸重，哥哥，您能不能拨冗前往啊？”亚然念佛号：“弥陀佛，王老侠，海川所说您听明白了没有？”老人家王十古听明白了，说：“众位，不错，二十多年前我王十古到云南一带去游历，知道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堡有位混元侠逍遥叟太极公李昆，掌中一对乾坤太极图，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式，愚兄我也有一对五形八卦掌，也是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式。这样啊，我就找到太极公，蒙他以礼相待，我们两个人谈了几天，很不错。我们两人通过口谈，又到了手谈，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分手了。事隔多年，时过境迁，一晃二十几年了。今天既然众位来了，我王十古是义不容辞。”说着话王十古又转向海川说：“兄弟，你我之间另有一层关系，虽说你我素不相识，可你看得重哥哥我，我一封书信你收下了刘

俊，愚兄有一份感激之情。无奈，你们爷几个来的时候，也看见门前了，我这儿有多少病人哪，每天需要我诊脉看病。我要一走，不是把大家的病都给耽误了吗?”大家伙儿一听，得，看起来还是推辞。海川听完了说:“哥哥，咱们弟兄一见如故，我童林这个人从来不说拐弯话，不错，您现在给大家瞧着病，但是我要问问您，您现在八十多岁，您也有个百年之后啊，那么您要死了，人家那些得病的人就不看病了吗?”大家一听，嗨，这位还真楞。王十古这么一听，觉提也有道理。便说:“车到山前自有路。按兄弟你说，那么哥哥我就应当奉陪大家去一趟，但是我可有条件。”海川忙说:“老哥哥只要您去，不管什么条件，我都能应。”“众位仁兄贤弟、亚然老前辈，如果大家认为我王十古打得过李昆李太极，拿我作为打手，请我到那儿凭我王十古三个字压制李昆，强迫他们交国宝、献二小，那可不成。我跟李昆是朋友，我跟海川是兄弟，这样我跟你们众位也是朋友，金砖不厚，玉瓦不薄，一手托两家，双方都是朋友。如果哥哥去了，或者是李昆把我约到八卦山，或者是哥哥我把李昆约到铁善寺，当众言明，给你们两造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是那样，我就去。”“哥哥的心就是我童林的心。到了以后，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让我童林吃亏都没关系，哥哥您只管做主。”“啊，要是那样的话，愚兄也就放心啦。”大家伙儿商量已定，王老侠叫八卦堂药铺写了个纸条贴在门口:“今日停诊。”一切准备就绪，王老侠又到了后边，见老伴言明原由，拿军刃欲与众侠客一同赶赴昆明八卦山。

## 第三十五回 司马空八卦山投书 童海川比八步打灯

上回书正说到，十老请八卦，老侠王十古决定随同海川他们十位去昆明，回到内宅取军刃，又把事情跟老妻王大奶奶说明，为了朋友，要去八卦山一些日子。

对于这件事，老太太倒没阻拦，只说："你去吧，想着看见李昆兄弟替我问候。"第二天一清早起来，王十古围好了十三节人骨鞭，小包袱打好，乾坤太极图放在里头。家里都安置停妥，大家从这儿起身登程，就奔铁善寺来了。

非止一日，来到铁善寺。顺山道往上走，直奔铁善寺的山门，远远地往铁善寺瞧。喝，门口可聚了很多的人，自从他们爷儿十个走后，铁善寺的人就盼着。老侠于成告诉二爷侯杰，每到晚上多加点小心，万一王爷要出点什么事，你我都担不起。甭说山外头跟人家八卦山闹着事哪，就铁善寺请来的这些人里，也还有好些个二五眼的哪，我们不得不防。于老侠，侯二爷白天陪着王爷在一块儿说话，计算日期，琢磨着要来嘛可就该来了。这个时候，一个小僧人跑进来："弥陀佛，王爷，诸位老英雄啊，山下来人了，我家老当家的亚然和尚陪着很多人，那里头还有一个老人，生朋友到了。"王爷他们嗯啦一下子，二百多位东西配殿的人全跟着一齐儿往外走。济慈和尚头前带路，来在山门外，大家众星捧月地陪着王爷。王爷这高兴呀，抱拳道："众位，把王老侠客请到了？"海川给王十古介绍道："哥哥，这就是当今万岁康熙爷的四皇子雍亲王爷。"王十古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草民有何德能之处，敢劳王爷玉叶金

枝?! 您出寺迎接，我给您磕头道谢。”“哎呀，老侠客，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一见，缘在三生，休要行礼，折杀胤禛，快起快起。”众群雄往里走，一直来到东配殿。大家落座，全陪着王十古坐着。王爷可说:“哎呀，你们爷几位来得很快呀。”老侠王十古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然后问王爷:“王爷，您看这事情，草民来了应当怎么办?”“王老侠，你是武林道的前辈，本爵对绿林道是个门外汉，你跟太极公是朋友，他手下的孩子们跟海川闹了事，北京城大内盗走了国宝，此事皇上十分震怒，命海川戴罪捕盗。皇上既然震怒了，事情就不好办，但只要国宝还了朝，剩下的事都好办。”王爷给王十古这么一个杠杠，翡翠鸳鸯镯得给了皇上，韩宝、吴志广到底怎么样都不要紧，到时候报一个畏罪自杀，皇上也没处找去。王十古也把自己来时所想的跟王爷提了:“草民跟李太极确实是个朋友，人家太极公太极十三式自成一家，艺压武林，是多年的成名前辈。我王十古打算写封信，让他定日子约草民进山跟他谈谈，或是请太极公到铁善寺来，由他去定，到那个时候见面再谈。”王爷点头:“老侠客，这是第一步，太好了。”拿过纸笔墨砚来，王十古提笔在手，一挥而就。写完之后给大家念念，装在信封内说道:“海川，你说派谁去好呢?”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王老侠客，贫道愿往。”大家伙儿一抬头，原来是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王老侠说:“哎呀，司马仙长啊，您这一次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把我王十古接到铁善寺，坐未安席，您又要下书去，我王十古心中很不安宁，还是派别人去吧。”“无量佛，王老侠，一来贫道也不累，二来我想派个弟子去，就不如派个大人去。您说呢?”王十古点了点头:“振远贤弟啊，还是你们爷儿几个拿主意吧。”“啊，道哥要去，那就请道哥辛苦一趟吧。”

南侠换了一件道袍，把书信揣在怀里，手里拿着拂尘，辞别众人，从铁善寺下来，直奔八卦山。南侠司马空到底是什么心哪？司马老仙长想得也很多，老筛海爷金元告诉三小，回庙后设法请王十古，南侠司马空自报奋勇，也跟着去了。南侠又跟于爷想得不一样。南侠心想，这又何必呢？铁善寺这么多人，非王十古不行，那么别人就不可以斡旋斡旋吗？现在把王十古请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拿着信去，凭我司马空的名誉，凭我司马空的身份，凭我司马空的三寸不烂之舌，准能够顺说李昆，献出国宝。看来，这南侠也惦着露个脸。

等到了金家酒店，顺着栅栏门往里走，挑帘栊进了屋子，花斑豹金荣带着两个伙计都在屋子里。等南侠一进来，金荣赶紧过来。司马老仙长上下打量金荣，看他还真有个相。便问："无量佛，您是酒店掌柜的吗？""啊？不错，花斑豹金荣就是在下。请问仙长，您是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仙长吧？""哟，金寨主，正是贫道。我这一次到这儿来，打算拜见你家大庄主，但不知可以不可以？""老仙长，这样吧，您既然打算进山，我准备船只您看好不好？"金荣出去安排，老半天工夫，噔噔跑进来了。金荣陪着司马空由酒店出来，到南盘江岸的渡口一瞧，啊！这势派可大了，铺江盖水的船只，足有大小八十只，旗幡招展，每一个船上都有几十名庄兵，卒巾号坎打着裹腿，绢帕缠头，手中抱着利刃，如临大敌。正居中这只大船，已经系好了缆绳，搭好了跳板。这个大船长有八丈，宽也有三丈挂零。一只大舟船，三十二名水手，四个抱头的，两个掌舵的，在船头，两块夹板，三道铁腰，一丈六尺长的大竹竿，蓝缎子三角旗面，白蜈蚣走穗，白火焰白飘带，金枪顶，红缨子，上头有字：云南八卦山。斗大的一个李字被江风一刮，扑噜噜噜噜，一个劲的响。船上一边站着四十名垂手侍立的兵丁，八个马扎

上坐着八位庄主爷，那势派大了。南侠一想，李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接我吗？接我也不至于这样啊。耀武扬威，刀枪林立，这是吓唬我吧，一定是。南侠正想着，只见人家八位寨主爷下了船来到江边上。为首的一位问："哈哈哈，您是司马仙长啊?"南侠单掌打稽首，口颂佛号："无量佛，您是八卦山的李老庄主太极公吧？不才司马空拜见。""噢，久仰老仙长的大名啊，总想着到扬州去拜望老仙长，但是我的事情太多，未能如愿，今天一见简直三生有幸，哈哈哈，恕过李昆接待来迟呀。""无量佛，老侠客，贫道司马空有何德能之处敢劳老侠客如此的客套看待，实在不敢当。"彼此寒暄之后都上了船。老侠李昆用手一指，众兵丁提锚锁，响串锣，解缆绳，撤跳板，船篙点岸，横插南盘江，直接奔北岸。等来到山口，由打船坞又换乘小轿，直奔山寨而去。只见大片的山峰插入云端，烟笼雾绕。一排排的庄兵，都怀抱着军刃列队两旁。南侠心说，这是如临大敌啊。他也不言语，跟着往上走，转眼之间来到南庄门。司马仙长一瞧，李昆这么阔，怎么他的家里头连个正儿八经的门楼都没有，只是一般的普普通通屏风门。实际上南侠不懂，这是八卦连环堡。九个人下了肩舆以后，由田子步头前带路，引进了正南门。每一道院，每一道门，都有重兵把守，全带着家伙。司马空心说，这是干什么？众人一直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北侠可没接出去，他在屏风后头坐着呢。李昆李太极请南侠上座，哥八个依次相陪。献上茶来，南侠喝了一碗茶刚要说话，李昆抱拳："司马仙长，您是鼎鼎大名的南侠，我弟兄要交你，巴结都巴结不上，您这一次来，使我八卦山蓬荜生辉。可有一样，你要是从扬州九龙观来，那你我弟兄就至亲至厚，你看得起我李昆，移尊下教，我求之不得，我得把您打板高供，因为您是从您的庙里来的。如果您要从铁善寺来，哈哈哈，可

就两说着了，您要真的凭您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打算顺说李昆，你纵有风流隋和之善辩，浪子陆贾之奇材，范雎蔡泽之言，苏秦张仪之口，恕李昆不奉陪呀。”南侠一听心说，哎哟，李昆呀，你好厉害呀！我听刘俊说，人家刘俊到你这下书来，连一个兵都没瞧见，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随便出入啊，怎么我司马空一来，你们弟兄八人摆船只迎接到江岸，一路之上列武陈兵，这是冲我示威啊。相反的，到大厅我还没说话呢，你就把我嘴给堵上了，你明知道我是铁善寺来的嘛，你怎么还说出这话，这是不让我说话。南侠又一想，我到底还是朋友嘛，我该说的就说，至于说你怎么样让我起火、让我着急、让我生气，我可以不着急，不生气。思索至此，南侠道：“无量佛，李庄主，贫道这一次是从铁善寺来，但是李庄主你是上三门高门的弟子，侯童二位也是武林道的高门户，你们双方为这件事情，如果争斗起来，引起杀人流血，叫武林同道说我们同门自相残杀，我看这就不美了吧。恐怕叫晚生下辈耻笑。山人这一次来，原为的是劝一劝李庄主，为什么不能化吴越为一家呢？双方彼此都多几个朋友，在武林同道多几个帮手。老庄主，献出国宝，献出二小，不就完了吗？”南侠说的是实话，李昆李太极听完了把脸就沉下来了：“司马仙长，我刚才说的话阁下没听清，还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来作说客！让我李昆交国宝、交二小，束手到案打官司。这可不是我李昆不够朋友，我不能听您的。侯振远、童海川大闹铁善寺，掌震济源僧，这就是冲着我李昆示威，这叫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让我李昆看看，你给不给国宝，你交不交二小，交了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你八卦山就是铁善寺！我是个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吧，想不到您还冲着我弟兄八人说这样的话，您要是帮着童海川，打架不恼助拳人，我姓李的不在乎，您要帮着我，我不敢用，咱们还

是刀兵相见吧。来啊，摆队伍，把南侠送出八卦山。”哎哟，人家往外撵了。南侠虽然说是出家人，也不由地无名火起，李昆，你拿我司马空不当人啊，有心亮宝剑跟李昆斗斗。其实南侠真的亮出宝剑，人家李昆也不跟他动手，人家会有话说，我跟您无冤无仇啊，我斗的是侯振远，童林啊。我把侯振远、童林打败了，您要帮忙您上来，我不含糊。现在我犯不上，白饶一命。司马老仙长一看作说客的办法不行，也就把气平下来了。祸福无门，庸人自扰啊，我把人家王十古的信拿出来就完了，我逞这个能干什么。想到这儿，便对李昆说:“老庄主，不要着急，这一次贫道来到八卦山，一是为了瞻仰八卦山八位庄主的风采，二来有阁下的故人托我带来一封书信，请您观看。”“啊，您是奉我朋友下书信来的，哎呀，司马仙长，您怎么不早说呢?”司马空一伸手把信拿出来了:“阁下故人广东王十古托我给您带封信来。”“哎呀，老仙长啊，恕我李昆冒昧，冒犯仙长，这是我李昆的不对了。”南侠一听人家给我作揖是冲着王十古。王十古是他哥哥，没有王十古这三字，人家敢拿草纸把我捏出去，有王十古这三字，就给我作揖，赔礼道歉。嘿，司马空心说，李昆呀、李昆，可真有你的啊。南侠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李昆李太极把信接过来对胡元霸道:“二弟，赶紧吩咐人预备脸水、漱口水。”时间不大，脸水，漱口水准备好了。胡二爷把信接过去，李昆李太极洗了手、漱了口，然后重新捧着书信，冲着铁善寺，冲着东南方向鞠了三躬。这下可把司马空的鼻子给气歪了:李昆嘿，你对王十古就这样，你对我司马空就那样，不都是个侠客吗，不都胡子白了吗，谁能高三丈。南侠气得直咬牙，可表面上还乐呵呵地站在这里。李昆看完了信说:“二弟，你们大家伙儿洗洗手，把哥哥的信接过去看一看。”哥儿七个过来，胡二爷举着，大家一一过目，阅毕装好，胡二

爷问李昆:“哥哥,王老哥哥这封书信咱们放在哪?”李昆犹豫了半天道:“兄长的书信放在哪儿也不恭敬,拿到后头,放到祖先堂去吧。”“是。”胡二爷亲自捧着信,送往后面祖先堂。司马空心说,哎哟!要把我气死哩!李昆一躬到地说:“老仙长,奉我兄长之托来到八卦山,恕过李昆言语冲撞多有冒犯,我给您准备酒宴,一定盛情款待。”南侠心说,我要吃了你的饭,我非得噎嗝不成。便对李昆说:“太极公,不瞒您说,我来的时候已经吃过饭了。太极公要认为可以,您赶紧修书信,贫道我带回去。”李昆摆手:“不敢给兄长修书,兄长的书信,我弟兄领了,要是那样,就请南侠客回到铁善寺面见我的哥哥,就说我弟兄八人给他请安了。至于我们弟兄打算怎么办,明天我派我二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一来多年未给哥哥请个安,二来把我弟兄的心思跟哥哥提一提,那个时候任凭我兄长示下。”南侠说:“无量佛,老庄主,既然如此,贫道告辞。”“等一等,接您进山,送您出寨。”“哎呀,实在隆重,贫道受宠若惊,我不敢当啊,您就派个人把我带出去就行了。”“既然如此,金荣把老仙长送出八卦山。”“是。”大家送到庄门,然后金荣陪着司马空下了山到船坞上船,一篙支来到南盘江的南岸金家渡口。南侠司马空一个人往前走,过了十八棵杨,老仙长站住身形,回过头来看一看云雾盘绕的八卦山,自语道:“无量佛,李昆哪李昆,我司马空来到你的八卦山,你列队陈兵,耀武扬威,你这是要吓唬我呀!我姓司马的跟你有什么过结?”嘿,越想越气,须发皆张,脸也白了,浑身也哆嗦了,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团。后来一想,我这又何必呢,一个出家人,人称练气士,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我八十多岁的人生这么大的气,我犯得上吗?你李昆气我,我不生气啊,我姓司马的比你高,哈哈哈!南侠回嗔作笑,继续赶路。没走几步又琢磨上了:嘿,李

昆呀，我姓司马的也是个侠客，了不起的人物，可到你那儿惦记着往外轰我，但你哥哥的书信一拿出来，你就冲着书信磕头，哎哟，我跟王十古的分量差得太多了！这么一想，又气上了。真是乐一阵气一阵，气一阵乐一阵，神魂颠倒，都迷惑了。一抬头，已经到了蜜蜂岭。老侠司马空赶紧调整自己的情绪，心说，叫大家瞧见我这失神的样子多难堪啊。南侠静了静心神，这才赶奔山门，进山门往里走来到东配殿挑帘进来。侯振远，童林都接到门前："哥哥，回来了。"然后坐下。"啊，回来了。"南侠跟见王爷、于老侠、王十古这些人彼此见完礼。王十古这才细问："司马大弟，这一次愚兄请你到八卦山见李昆下书信，他对你招待如何啊？"南侠心说，要把我鼻子气歪了，这怎么能跟人家王十古说啊。"啊，王老哥哥，人家李昆李太极看在您的份上，待我司马空十分殷勤。""噢，他又说了些什么？""他说您的原书信他留下放在祖先堂内供奉起来，不敢给您写信，明天派他的舍弟胡元霸亲自到铁善寺面见阁下，一来以慰二十多年相思之意，给您磕头请安，二来听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着好呀。"

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众人都在东配殿陪着王爷说话，正在这个时候，门头僧进来道："哪位是王十古王老侠客？""噢，不才就是。""噢，老侠客，现在有八卦山的二庄主铁臂猿猴胡庭胡元霸给您请安来了。""快快有请。"王十古往外迎接，应太和在后头跟着，一前一后，直到头层大殿。这个时候，人家胡二爷就进来了："哎呀，哥哥，多年不见您倒好啊，我跟我的哥哥兄弟都惦记着给您请安。"说着过来就磕头。"二弟，请起请起。"应太和赶紧过来拜见二叔，然后把胡元霸一直请到东配殿。王十古可不能给介绍啊，因为这是八卦山的人，怎么着也算敌对啊。安排好了座位，人家胡二爷坐下。大家伙儿看看胡

二爷，一身蓝煞着绒绳很干净，肋下也不带刀，搬尖洒鞋白袜子，白剪子股的小辫，还真有个相。胡庭道："昨天司马仙长去了，说哥哥您来了，我弟兄都很高兴，早就想跟哥哥见面，这次您来，太好了。我哥哥让我到这瞧瞧您。""噢，我谢谢兄弟。铁善寺的众位英雄侠义跟八卦山的事情，哥哥我都知道很清楚了。既然哥哥我来了，我希望两造里言归于好，愚兄愿意从中斡旋。你跟你的哥哥商量了吗？是你们哥儿几个到这来啊？还是我到你们山里去啊？""我哥哥跟我提了，让我跟哥哥告禀：如果哥哥乐意屈尊下教，请哥哥带着所有的英雄侠义明日进山见面好谈，如果哥哥不愿意去，那么我弟兄就来到此处驱前受教。""哈哈，二弟，太客气，哪儿能这么办，好吧，既然如此，愚兄准到八卦山。""好！"王十古又道："既然如此，我可就不款待你了，请回去吧。"说完以后，王十古和徒弟应太和又给送到山门，看着胡二爷走远了，爷儿俩回来。到了东配殿以后，王爷可问王老侠客："看这意思明天得去了。""是啊，王爷，我们合计一下都谁去吧。"有关人员都想去，大家伙儿呼啦啦站起一帮来，这个说我去，那个说我去，尤其是童海川，急着说："事情是我的，哥哥，我得去。"王十古道："兄弟，你自然得去啊，这样办，咱们计划一下。依我看，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济慈和尚，再有二弟一轮明月落九洲苍首白猿侯杰带着小弟兄，连铁善寺请的英雄侠义一共二百多位全在铁善寺保卫王爷，听候我们的捷报。明日赶奔八卦山的英雄有老侠于成，第二个王十古，第三个司马空，第四个侯振远，第五个张鼎，第六个赛判飞行侠苗泽，第七个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第八个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第九个左臂神刀丙南公洪利，第十个展翅大鹏杨万春，十一个神刀红眉叟郑魁郑天雄，十二个铁戟将高林高元甫，十三个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十四个神手东

方朔陶润陶少仙，十五个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十六个神行赛罗宣普妙，再往下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过海乌龙展大旺，加上穿云白玉虎刘俊，和八卦山里的北侠，还有金睛红龙应太和，老少群雄二十一位。”王十古把人定好，王爷一看成了，这力量可也真不小啊。这一天就研究这码事，能办到那步，能怎么个办法。到了晚半晌，众人吃完饭早早的休息。

第二天清晨起来，老侠侯振远嘱咐二弟，又拜托水晶长老亚然跟济慈和尚，连同外请的这些人好好的保护王爷，千万千万不可滋事生非。又告诉张旺、孔秀，一定要把两个傻小子看住了。大家嘱咐停妥了，各自把东西带好了，由打铁善寺告辞出来，一直赶奔八卦山。

二十多位老少英雄，僧道俗全有，一路之上说说笑笑，颇不寂寞，几十里路，微然一加快，可就到了。远远的望去，花斑豹金荣带着八个底下人，没有带军刃，在十八棵杨这儿垂手侍立。时间不大，群雄到了，金荣赶紧过来道:“老侠客爷，金荣给您行礼了。”王十古搀住,“你是金家酒店的金寨主吧?”“不错，正是晚生。”“哈哈哈，我到你们八卦山来的时候，你可还是小伙哪。”“是啊，一晃二十多年了，我也是半老之人了。老侠客的风采，不减当年。众位，在下有礼。”认识不认识的，全作个揖，最后金荣看见刘俊了:“哎哟喝，小兄弟你也来了。”刘俊过来给金寨主行礼。老侠王十古看了看金荣问:“你家主人现在哪里?”“我家主人现在渡口江岸恭候多时了。”南侠在旁边一听，怎么着，我们还没来，人家就恭候了，这可跟我来的意思不一样啊。王老侠说:“噢，既然如此，金荣你头前带路。”老少群雄在后头，往金家渡口走。到了金家渡口，远远地看去，要把南侠真给气死了。原来水面空荡荡，只闻江水声。芦苇深处弯着一只大船迎接客人。南盘江的岸边，有四个家人垂手侍

立，哥儿八个都在马扎儿上坐着呢，没有一个拿刀拿枪的，都是长大的衣服。丝毫没有列武陈兵的迹象。南侠心说，我来你们怎么那样呢？现在你们又这样，真是欺人太甚了！人家哥儿八个一见王十古等众人来到，马上站起来了："哥哥，哈哈哈，小弟等候多时了。"老侠王十古抢步进身，抱腕当胸："众位贤弟。"李昆紧行几步来到跟前："小弟给您磕头了。""兄弟呀，愚兄实不敢当。"王十古跪下右腿，左腿一弓，叫半礼相还，把李昆李太极给搀起来了。"哥哥，虽然说当年您在八卦山屈居数日，我弟兄得聆教益，受益匪浅啊。自从哥哥走后，想起哥哥的尊颜，无日不神驰左右，再盼着哥哥来，关山相随很不容易。二十多年了，今天兄长莅临八卦山，小弟等心里万分的高兴啊。不过，哥哥啊，您可显得老啦，已经白发满头了。""哈哈哈，光阴荏苒，日月如流，屈指算来，二十余载，愚兄跟你们弟兄分手以后回到家中，也是心驰神往，总惦念贤弟，时怀云树之思。兄弟，这一次哥哥我来了，给贤弟们添些麻烦。""哥哥我们请都请不到啊。"这时候二爷胡元霸过来跪倒了磕头："哥哥，我给您行礼了。""二弟啊，昨天见过礼了，起来吧。"三爷任光、四爷法禅、五爷贺永、六爷汤龙、七爷八爷都过来给老侠王十古行礼。说真的，都很恭维尊敬，但是恭维得一点儿都不假，让你看着发于肺腑，十分至诚。这叫发乎情止乎礼。这一点南侠确实看出来了，人家弟兄是交情。老侠王十古挨着排儿的见礼，把应太和也叫过来："给你八位叔叔行行礼。"李昆抱拳："哥哥啊，咱们进山说话儿吧。老侠王十古点头答应答应："全依贤弟。"李昆一招手，大船慢慢地荡着桨来在渡口，系好了缆绳儿，搭好了跳板，上头预备了不少的马扎儿。李昆李太极一招手，解缆绳撤过板，船篙点岸，这才摇橹横穿大江，赶奔北岸船坞。

江面儿很宽，江水很平静，一点儿风丝儿也没有。来到船坞下船以后，大家伙儿稍事休息。恭请诸位从船坞出来，顺着山道上山，半山腰儿没有窝棚和那些带刀的兵丁了，连来往走道儿的庄兵都看不见。南侠心说，真地道嘿，怎么唯独我来那么热闹哇！众人往山上走，这次不走南门儿了，从南边儿往东边儿转，转到八卦连环堡的东南方向，这里也是屏风门儿，屏风门里头就是院子。到这儿李昆不走了："老哥哥，请吧。"南侠心说，看来李昆待我还不错。如果下书信的时候人家李昆让我头里走，我非进了迷魂阵现了眼不成。这一来，司马仙长倒也心平气和了。老侠王十古心说：你打算拿这九宫八卦连环堡来难住我姓王的，李昆哪，难道我真的连你这小小连环堡都进不来？我看，这是东南方向，按西北的乾宫来说，乾、坎、艮、震、巽，这就是巽宫第五门。再往西就是刚才来的那儿，南门儿叫离，再往那边转叫坤、兑，这就是八卦八门。老侠王十古前头带路，众群雄来到中央戊己土大厅。帘拢高挑，大家伙儿进去了。北侠可没在这儿，老少群雄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底下人进来摆好了桌椅。李昆很谦虚："老哥哥，您这一次应邀请来到八卦山小弟我事前不知，也没给您准备好丰丰盛盛的酒席，我想恭请兄长跟大家伙儿吃点儿东西，回头咱们再谈话。"王老侠一笑："贤弟呀，来的时候儿已经用过了，现在大家伙儿还不饿。"李太极点头："要是那样儿，好，献上茶来！"全都是盖碗儿茶。王十古喝了一碗茶以后，一抱拳："贤弟呀，你和海川怎么闹得这么大的事，这年轻人身入武林，奉师命兴一家武术，也十分不易。虽说跟你八卦山三次一掌结仇，但是，事情该了也得了哇。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跟贤弟不厚，我跟海川不薄，我想出头跟两造把事情了一了，不知道贤弟乐意不乐意？我想贤弟你知道我王十古的为人哪！我绝不能蔑着一个向

着一个。”李太极沉了一下：“哥哥啊，唉，怎么说呢，侠客下山兴一家武术是好事，我武林之中又添个门户，又出了一位正人君子、少年的英雄。我作为八十的人，能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掌打雷春，回来之后我责备了雷春，不让他再下山。掌打贺豹，回来以后我也责备了他，贺豹是背着我弟兄们到的北京城的。说真的，我弟兄都有家教不严，疏于管教之责！万没想到韩宝、吴志广两个小冤家，大内盗出国宝陷害童侠客。咱们都是正门正户，我跟二小说，你们要跟童海川童侠客有仇有恨，你拍门儿找他，这是人物。盗国宝动了万岁之怒，我八卦山天胆也不敢犯朝廷的王法。但是事情已经出来了，说真的，那时候如果有人来八卦山把事情说清，我李昆情愿献国宝。没想到杭州擂事情完了以后，童侠客北高峰献艺贺号，接着到了铁善寺，群雄大会，威镇铁善寺啊！我想这是敲山震虎吧？我已经命二弟元霸，把韩宝、吴志广连同国宝找回八卦山，这您放心，现在都在八卦山呢。我本应当绑二小献国宝，到铁善寺去，把人和物都交给童侠客，侯老侠客。我弟兄八人，也要束手到案打官司，打窝主之罪。可无奈这铁善寺的事情使我寒得慌，这是打出一个样儿来让我李昆瞧瞧，真的要按照我自己想的办，人家绿林同道知道的是说李昆明理，懂国法，不知道的说我惧怕，这样，我后半生可就不好混了。为此我不敢去。献，不好；不献，也不好；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儿，哥哥您来了。我弟兄八人都承您一份儿情啊！”

“贤弟，你也不用客气，你打算怎么办？”李昆答言：“哥哥来了，没二话，我当然献国宝。可是又觉着我弟兄有点亏得慌。”“那依贤弟之见呢？”“我弟兄八个商量了一下，我们准备了几手玩艺儿。我们八个人为一组，在场众位为一组，我们练上来了，众位也练上来了，你我彼此哈哈一笑，我们把二小绑好

之后，国宝拿出，我弟兄八人情愿自缚打官司。如果我们练上来了，在场众位练不上来，哈哈哈，我们也献二小，国宝，我弟兄也一样来束手到案，打窝主的官司。您看好不好?”王十古心说，练上来了你们献，练不上来嘛，你们也献。练不上来你们要献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脸要二小跟国宝哇？那你就把在场众位二十一个人全撅了。“那么师弟呀！你们商量的几种小玩艺儿都是什么呀？说出来我们大家听听。”“哥哥，这五样儿小玩艺儿，头一样儿是八步打灯；二样儿，空行十六步，三样儿，就是我们八卦山的哥儿几个跟你们在场众位，交流交流武艺，不准伤人，点到而已。第四样儿，叫蹬萍渡水。”“那么这第五样儿呢?”“第五样儿是平行十三丈五，又叫狸猫上树。哥哥您看怎么样?”老侠王十古听到这儿，又问:“贤弟，你刚说的五种玩艺儿，是你们弟兄八个人为一组共练一样儿，还是你们弟兄八位每位练一样儿呢？还是你们每位这四样儿全练，然后我们在场诸位，每位也都得练下来呢？还是一个人出来练完了就算交待了呢？愚兄我还不大明白。”李昆也知道，王十古很厉害，他这话不能拉空啊。“老哥哥，我刚才说完了，您没听清楚，我们八个人算一个人，谁练都成。您这边儿在场老少群雄不管多少位，哪位练上来就得算，不是说全都练。”王十古听了听道:“噢，这还可以。贤弟呀，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吧?”“等等。我这儿还有个朋友，我把他请出来。这位朋友要是帮着八卦山，众位别恼，但是他要是帮着众位，那么我李昆也不能挑人家眼。人岂无心，士各有志，双方都是朋友。”大家伙儿明白了，李昆说的是北侠秋田。“来人哪，把老哥哥请出来。”时间不大，秋田秋佩雨出来了，除了王十古、应太和不认得，剩下的都认识。老侠秋田按着大宝剑往外走:“哈哈哈，众位仁兄贤弟全到了。贤弟呀，呼唤愚兄有什么事儿啊?”“老哥哥，在场众

人也都是您的朋友，您是从铁善寺到小弟我这儿来的，您在我这儿呆的日子可不少了。今天我们是这么规定的，铁善寺的群雄算一拨儿，我们八卦山的算一拨儿。我们准备在八卦山试五样绝艺。但是哥哥是朋友，您愿意参加哪头儿，就参加哪头儿。您看好不好？”“噢，这么回子事啊。我在八卦山这儿住着，应当参加八卦山你们弟兄这头儿。”海川于爷一听，嘿！好嘿！您那边儿去啦！李昆道：“哥哥，那我谢谢您。”“等等儿。谁都知道八卦山是八位庄主哇，加上我一个算怎么回事儿？得了，我不往你们这里头凑和了，我呀还是那边儿去吧，给我搬个座儿。”“哟——！”李昆心说，吃着我们喝着我们，待如上宾，您那头儿去啦！李昆也不能说什么。“好，给老人家看座位。”底下人搬过座位来，秋老侠坐到这边儿后，跟大家伙儿见面儿，跟王十古彼此介绍，两都是成名的人物，提起来全知道。两位老侠寒暄几句之后，王老侠对李昆道：“兄弟，咱们开始练艺吧？”李昆点头答应。

李昆派人把院子收拾好了，大家伙儿全出来了。老少群雄来到当院，李昆、王十古都用鼻子尖儿找了找风儿，一点儿风丝儿都没有。就在院子正中摆上一张八仙桌，桌上放上一盏蜡灯，底下是锡蜡杆，上头插着羊油大蜡。这根蜡已经剩一点儿了，桌上还放着一个火种笸箩。八步打灯，就是从桌儿前走出八步去，回头伸手用手掌“啪”一打，蜡灯就灭了。

大家伙儿一瞧都准备好了，李昆李太极说：“哥哥，我先来呈祥呈祥。”王十古说：“贤弟呀，我们看看贤弟的奇才，向贤弟学学呀。”“众位给看着点儿。练不好众位别挑眼。”李昆李太极后脊背紧靠着这八仙桌儿往前走，走到八步这儿，右脚到了，一收左脚一调脸儿站住，左脚往前一伸，后跟挨地，脚尖儿翘起来，两手如抱圆球，一个在先一个在后，气贯丹田，二目凝

视，打肾眼儿提一口真气达于左臂，运在掌心，“哼”了一声，由掌心出来一股劲力，噗的一下儿，蜡苗儿应声而灭，双方都鼓掌叫好儿。李昆李太极等着大家鼓掌过去，面有得色道：“哈哈哈，哥哥，李昆献丑啦！”“贤弟，果然好本领。”王十古十分钦佩。正欲与李昆交手，只听身背后有人道：“老哥哥，小弟不才，愿陪太极公试此八步打灯。”王十古一瞧，海川过来了。要说三十几岁能练到八步打灯，就这一手儿，便可以挤身于武林道。王老侠嘱咐海川：“贤弟，多加小心。”海川把左脚蹬在李昆的右脚印上，左脚在先，右脚在后。李昆是正身儿，海川是偏式。站好以后，等着底下人打火种，重新把蜡灯点燃着欢了。海川上右步撤左手，伸右手，左手顺着胳膊肘儿底下出去，一斜身，一甩脸，也“哼”了一声，“噗！”再瞧这蜡灯苗儿——应声而灭。于爷带头儿鼓掌了，更甭说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了。普照一边儿喊好，心里一边儿骂他师父，我师父怎么这么偏心眼儿，我跟师父学的时候儿怎么没教这么好的能为呀？我大师哥也没教啊。大家伙儿一齐鼓掌。海川打完了以后往后一撤步，还是原式龙骧虎坐，掌不离胸肘不离肋，一元复始气归丹田。海川一抱拳：“献丑，献丑。”大家伙儿都赞美一番。老侠王十古过来了：“贤弟呀，你看这一个小玩艺儿，八步打灯就到这儿了吧？”李昆点头：“老哥哥，不错，这头一件小玩艺儿就算成了。”“第二件呐？”“空行十六步。”核头粗细的竹竿儿，一共是十六根儿，长一丈一，粗头儿在底下，细头儿在上头。拿着锹镐，在当院量好了尺寸，一根儿一根儿整埋了一个圆圈，合算是半步一根杆儿。埋下一尺深去，地皮儿上头露一丈，尺寸不能差。

这招可就不好练了，人要飞身形起来，在这十六根竿子上走一个圈儿。练这个东西先要在地下平着放上十六块砖，半步

一块要走空砖。这走空砖不容易，想往这儿迈步，到时候儿一加快您就走不上了，不是走过去就是踩在边儿上了。练到走砖如履平地了，正走反走全行了，把砖横着立起来，再走。这就更不容易啦，接脚的地方儿也窄了，也不稳了。走来走去，这也走熟了，然后把砖竖着立起来，接触地皮儿的地方儿就更小更不稳了。把立砖儿再走熟喽，还要在砖底下撒上绿豆，砖搁在上头是滑的。等在这个上走熟了，再把米面铺的头号大笸箩往当院一放，就转这笸箩。在笸箩上头走熟了，还不行。把粗一点儿的竹竿儿十六根埋在地里头，在地皮儿上头露出一寸多，在这上边儿再走，越来竹竿拔得越长，由一寸长到五寸，由五寸长到一尺，一尺长到二尺三尺……一至长到一丈。练好了这种东西，就能凭物借力。比如说从这房往那房上蹿，离着远蹿不到，当中有根儿芦苇借着芦苇一扶的劲儿，就可以上去，这就是蹬萍渡水的真功夫。

等竹竿儿载好以后，李昆乐嘻嘻地一抱拳说:“老哥哥，还是我李昆呈祥呈祥吧。”“有劳贤弟先练，让我们大家开阔眼界。”李昆李太极来到这竹圈儿切近，脚尖儿一点地，抱元守一，一鹤冲天，身轻似燕，起来就顶一丈一，然后往下一落，如同蜻蜓点水，右脚抬起来，左脚正落在这竹竿儿上。右脚抬起来往前一落，还是那太极十三式，中心一点，脚尖冲上，站到前头那根竹竿儿上。两只手如抱圆球，左右衬托，大褂儿一兜风走得十分快，眨眼之间，这一个圈儿走过来，左脚站在一根竹竿儿上，右脚收回来，轻身提气，竹竿儿都不弯。下来之后，鼻孔之中一省力，气归丹田血海，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大家伙儿都鼓掌喊好。李昆很谦虚:“王老哥哥，您看，小弟献丑啦。”“哈哈哈，兄弟，好俊的功夫，不减当年哪!”没等王十古往下说，旁边儿有人搭茬儿:“王老侠客，哈哈哈，老朽不

才，我陪着我兄弟李昆练练这空行十六步。”王十古一瞧，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王十古很钦佩：“哎哟喝，秋老侠客，您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大家秋儿开开眼界。”李昆一瞧心说，今儿一清早儿我们俩人还一块儿喝豆浆吃油饼儿呢，这么一会儿，他跑到那头儿去啦。秋田道：“我瞧兄弟练得不错，技痒难挠，斗胆，我也要试试。掉下来再请别位练。掉下来是不算数吗？”李昆点头：“练不上来，二十一位中有一位练上来就得。”秋老侠一伸手把大宝剑摘下来了。刘俊机灵，往前一赶步，把伯父的宝剑就接过来了。秋老侠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合适、不绷不掉。老侠客往前走，右手一揪长衫，鞋底儿一点地一拔腰，轻轻地往竹竿儿上一落，这稳当啊，纹丝儿不动！秋老侠两只手左右衬着，随着往前走，一迈步的时候，左右臂悠起来，眨眼之间就走了一个圈儿。然后从上头下来。李昆笑着说：“老哥哥，佩服佩服，太好了。”“哈哈哈，献丑献丑，勉为其难哪。我蒙上来了。”双方又一阵鼓掌。

李昆李太极派人把竹竿撤去，把所有刨的坑儿完全都填平砸实，收拾好了，然后王十古过来了道：“兄弟，这空行十六步咱们就练到这儿吧？”“不错，老哥哥，也就到这儿了。”“好。这第三样儿我听说叫‘试艺’呀？”李昆答道：“不错。双方派人吧。”李太极回过头冲着七个弟弟说话：“你们哪一个过去，跟哥哥带来的众位宾朋当场较量较量。武术讲究交流，互相切磋，不是当场动手就要谁的命。‘游戏’二字，点到而已，咱们是以武会友，谁也不准伤谁。你们谁过去？”五爷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一抱拳：“哥哥，待我贺永前来！”贺永贺建章捋了捋自己的胡子，归置归置自己身上，没拿兵器，迈步过来了。“众位，我是八卦山的弟兄，排行在五，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哪位过来！与在下较量三合。”刚说到这儿，打西边儿就过来一位，原

来是展翅大鹏杨万春。杨万春大高个儿，还真有个相儿，捋着胡了过来道:“五庄主，在下家住湖南桃园县杨家庄，名叫杨万春。我跟五庄主讨教讨教。”“噢！好！既然如此，老英雄请进招儿来!”展翅大鹏杨万春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往前一推，掌挂一团风，乌龙探爪，对准贺永的胸前,“刷”的一下儿就到了。五庄主贺永上左一滑步，抡右臂一断，左手一攥拳单锋贯耳，打杨万春的太阳穴。杨万春缩颈藏头一躲，右脚扎根抬左腿，坐腰走扫堂，两个人封住门户，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上了。在场众位都是行家呀，全都看着，走行门让过步，几个回合过去，展翅大鹏杨万春就不成了，尽管当时败相还没露，但毕竟得输。果然两个人动手在十二个回合的时候，五爷贺永拿右脚的脚后跟往起一挂，上左步，对准杨万春的三里穴，拿左脚就蹬。杨万春往后一撤，贺永就势儿左脚一扣地，跟右步就上来了，勾挂连环腿,“啪啪啪”三下儿，正兜在展翅大鹏杨万春的腿肚子上,“嘭”的一声，老头儿杨万春就出去一溜滚儿。五爷贺永贺建章往后一瞅，一撇嘴，那意思，你还差着哪。

杨万春起来了，老头儿脸儿一红:“哎呀，五庄主，好本领，我杨万春不敌，惭愧，惭愧，我认输了。”说完，展翅大鹏杨万春回队了，往人群儿里头一站，掸掸土，一声儿不言语了。旁边过来一位道:“五庄主，真是好本领啊。再下是湖南三老庄的人，神刀红眉叟我叫郑奎郑天雄。郑某不才，前来讨教。”郑奎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单扬手，掌挂一团风，丹凤朝阳，对准五庄主贺永太阳穴就来了。贺永退左步伸右手，一迎他的胳膊，叫“白虎洗脸”。郑天雄往后一撤步，贺永右手回来，上左脚一插，左手拳恶狼扒心，冲着郑天雄的心口窝儿就到了。郑魁郑天雄滴溜儿一转身，往西边儿一闪，二

位当场动手又打上了。郑天雄是玉麒麟司马良的老岳父，功夫确实不错，上中下走三盘，招术展开，两个人的大衫儿兜起风来好象蝴蝶儿，滴溜溜的打旋儿，来回的乱转。开始一招一式你还瞧得出来，时间一长脚步加快，身法加紧，两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了。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蹦起来鱼鹰投河式，双拳对准贺永的脑门子就打。贺永跨右步甩脸闪身，跟左脚往前一立，左手“回身捉蟒”，一领郑奎的胳膊，右手来了个“小鬼儿掏腮”，就在郑天雄的左肋下打上了，郑天雄应声而倒。老头起来了，掸了掸土：“高明高明，郑奎失招，我谢谢您哪。”转身形回去了。

贺永连赢两阵，就有点儿发狂啦。铁戟将高林高元甫迈步往前走，包袱皮儿打开腰中一围，把自己的双戟亮出来了。他是天雄的三拜弟，也是左臂神刀炳南公洪的利三拜弟呀。高林双戟一分：“我跟你讨教讨教军刃。”五庄主贺永一退步，回过身来一招手，有两个家人扛着他的狼牙钏就过来了。往前这么一递，贺永伸手一调脸儿，双手一合狼牙钏：“哈哈哈，好，您怎么称呼？”“铁戟将，我叫高林高元甫。”说完，双戟一合往前一赶步，“刷”的一下儿，对准贺建章的胸前便扎。五庄主贺永跨右步，一绷左脚一斜身，合钏往外一挂，跟着滑右步一斜身，高林往下一矮身，金牛拱地，从钏底下过来，右手一搭他，左手戟仙人指路，照五庄主贺永的胸前便点，来得很快。五庄主贺永跨左步，一闪身拿钏头一点，高林往后一撤，分双戟，两个人打在一处。也就是七八个回合，高林双戟走扫堂，人家五庄主贺永一立自己的钏，钏攥冲上，拿钏头儿一拄地，高林的扫堂就过不来了。高元甫往回一撤的时候，五庄主上左步斜身再一上右步，照着高元甫的顶梁就砸下来了。高元甫跨右步往五庄主的后背一躲，贺永就势儿一推后把，由打右面儿一转，

“叭”一调脸儿，这钏头就到了，奔的是高元甫的胸前。高元甫一瞧，坏了，人家军刃来了自己躲不开，他横着往回这么一拽劲儿，但是肩头还是让钏头给扎了一下，流出血来。高元甫吓了一大跳，纵身形出来，疼得脸色儿发白，刘俊赶紧过来把高元甫搀起来。

五庄主贺永往后一撤步：“哈哈哈，看来这位老英雄功夫不错，但跟我比多少是差点儿？这样儿吧，还有哪位过来，拳脚军刃尽你挑。”说到这儿，旁边儿有人念佛：“阿弥陀佛。五庄主，连赢三阵，好俊的功夫。贫僧不才，当场讨教。”垫步拧腰过来往这儿一站，原来是海川的二师哥，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手里头拿着镔铁亮银桨，头里是一个扁片儿，后头是一个圆杆儿，在圆杆儿的后头，有一块短短的横杆儿，这是木头的。普照右手一攥后把，左手搭桨杆，就跟划船的劲头儿一样。老和尚过来道：“五庄主，好俊的功夫，贫僧普照当场讨教。”“噢，普师父，请进招来。”“不用客气，还是五庄主先请吧！”五爷贺永往前一赶步，一颤自己的狼牙钏，勾奔普照的顶梁就打。普照抬头一看这钏打来了，后把撒手，金刚亮臂右手攥住这桨杆往起一撩，力量很足，一下就把五庄主的大钏给磕出去了，单手一亮桨，横风扫月对准贺永的脖项就打。别看这桨叶没有刃儿，要真砸上能把脑袋给削下来。贺永矮身形单钏走扫堂，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刷刷刷”就是十个回合。五庄主贺永一个金刚亮臂，�起狼牙钏一扎普照，普照久经大敌，立刻用银浆的杆一压，顺着一削，贺永不撒手这手腕子非折了不行，贺永赶紧把大钏就扔了。如果这桨叶儿要是立着戳他，五爷贺永就有性命之忧。普照跨左步一斜身，拿这桨叶儿平着一扇，只扇在他肩头以上，就把贺永给扇出一溜滚儿去。“弥陀佛，五庄主，嚯哈哈哈，承

让，承让！”贺永脸色飞红。

贺永输了，自己起来掸了掸土，提拎起铡来交给下人回去了。“八卦山还有哪位庄主，与贫僧再战三合！”正在这个时候儿，铁臂罗汉法禅僧就过来了。他右手攥着亮银方便铲，道：“老师傅，你的功夫不错呀，把我的五弟给战败了，贫僧法禅不才，当场讨教。”长眉罗汉铁臂禅师普照，虽然跟法禅不认得，但知道头一次杭州擂，自己师弟童林就差一点儿把他拍死，也知道法禅很不软。普照合着亮银桨道：“高僧，请进招来吧。”“好！”法禅大铲一合“嘎楞”一声响，对准普照的顶梁就劈下来了。这大铲头儿比簸箕都大，三面儿是刃儿，“嘎楞楞”的响着，普照上步一闪身，合桨往外一挂，法禅就势往下一耷拉胳膊，大铲就回来了，这下儿正是普照的脚底下。普照脚尖儿一点地长腰起来，法禅一转铲，铲头就到了自己的身后，铲梁在眼前，左手的后把月牙子擎起来，照着普照的脖子就来了。普照往后一撤步，蹦起来上右步一斜身，捌铲头盖着普照的顶梁就砸。就这三下，好玄啦！普照赶紧长腰出去。两个人越打越快，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普照可就不行啦。封闭躲闪，看管定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敢往里进招了。人家法禅把禅杖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恰如银龙搅海，把普照就围上了。普照一个失闪，法禅横梁架海，把普照的亮银桨就给磕飞了，然后把方便铲照着普照的胸口一扎，普照横着一躲，在左肩头上这大月牙尖子就扎上了，撩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这血“刷”就下来了。普照“噔噔噔”倒退出好几步去，法禅往后一撤身，普照念佛：“弥陀佛，高僧的功夫太好了，贫僧输了。”

金睛红龙应太和跟刘俊赶紧把老和尚搀下来了。神行赛罗宣普妙拿出药来给普照点上，止住了疼痛，好在伤不重，衣服破点儿就破点儿吧。法禅看了看大家道：“还有哪位？请过来，

贫僧奉陪。”刚说到这儿，旁边儿有人说话:“高僧啊，好俊的功夫，在下不才当场讨教。”原来是常州府北门里清风巷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

苗泽通报了名姓，法禅知道这是高人，捌铲梁盖顶一击。老侠苗泽上左一滑步，刀走缠头裹脑。二位当场打在一处。

# 第三十六回　八卦掌巧打太极图　望云亭奋勇拿二小

上回书正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法禅僧的月牙方便铲会战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苗老侠的天罡刀法十分出奇呀！扇砍劈剁施展开来，上中下走三盘，跟法禅动开了手。法禅的大铲也不软，两个人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法禅铲走扫堂，苗老侠飞身形起来捧刀随着地皮儿一豁他，就势儿刀往前一翻一甩腕子，对准法禅的脖子就抹。法禅往下一退头，老侠客抽刀献掌，把刀往回一拉，法禅的命就有危险了。但老侠苗泽只是手在法禅的胸口窝儿上“嘭”打了一掌，法禅来个大屁股墩儿。苗爷往后一撤步：“高僧，承让，承让。”法禅起来，拿着大铲臊眉搭眼的跑到一边儿去了。苗爷刚要说话，东边儿有人搭茬儿：“苗老侠客，不愧是一代的名侠。”说着话，迈步往前走，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一看，嚯！原来是本山的二庄主、二爷胡庭胡元霸呀。这可是个高人，手上有鹰爪力啊。胡元霸来到切近，一躬到地：“不才胡庭跟您讨教。”“哎哟，二庄主，你是老一代的前辈英雄，苗泽奉陪。”胡元霸一按刀把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把刀就亮出来了。刀鞘子往背后一别，夜战八方藏刀式站好，他要会斗苗润雨。苗爷往后一撤步，刀走白猿献果：“二庄主，苗泽无礼了。”说完，往前一抢身，上右步一躬身左手一搭腕子，刀横在自己的面前，刀刃冲着胡元霸的哽嗓咽喉就抹。胡二爷也是老绿林，久经大敌，一看人家苗泽苗润雨出手不俗，马上收右步，弓左步，右步往左边一滑，刀往底下一沉，一扇苗润雨的腕子，苗润雨往后一撤步，胡二爷上右步跟左

步，就势儿刀一反把，刀把冲上、刀刃冲前、刀尖冲下，刷！就是一个撩阴刀。苗润雨苗老侠一瞧，好快呀，往后一倒腰，出去有五、六尺，跟着胡二爷一个长河斩蛟，一捧刀，刷的一下，刀又到了，奔苗润雨胸前便点。二爷胡元霸在人家名侠苗泽的眼前头，这口刀施展出来很有特色。你是宝刀，我是一般纯钢打制的刀，我这刀碰上你的刀，按理得吃亏，可是我的招法占上风。转眼之间十几个回合，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苗爷错走一招，人家胡元霸斜肩带背一劈，苗润雨就应当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让胡元霸拔腰起来，躲他这招。没想到苗爷上右一跨步，拿左手的腕子一搭右手腕，跟着"啪！"刀尖一挑人家胡元霸的刀，这下苗爷输招了。胡元霸就势在他拿刀尖一挑的时候，啪一滚腕子，跟着拦腰一斩，一反，这一刀苗爷就躲不开了呀，只见人家胡元霸往回一撤刀，苗爷纵身形出去了。往后一撤身，抱拳躬手："胡二庄主，不枉是成名的老前辈，高明高明，在下苗泽失招了。哈哈哈，我输了。"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一时的失手，但是，真要是仇杀，那么这一失手，你的命就没了。正在这个时候，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撩长衫，扑噜一抖，鹿筋滕蛇棒就亮出来了。"哎呀，苗兄，你老人家累了，暂时后退，待我李源来。"说完，往前一赶步，啪，把鹿筋滕蛇棒往自己胸前一横，里头是滕子的，外头拿鹿筋拧成，两头一边一个铜疙瘩，这东西悠起来软中带硬。胡二爷一看："哎哟喝！老朋友，您贵姓啊？""家住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的便是。""原来是黄河以北成名的大侠，想不到今日也莅临敝山，荣幸，荣幸，老英雄请来进招。"李源也不客气，拨封八打招术，左手的后把一撤手，右手一立，鹿筋滕蛇棒就直上直下，举火烧天，大铜疙瘩对准胡二爷顶梁就砸。胡二爷把自己右手刀藏在右腿旁边，左手掌伸出

去，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他一闪身这棒可就空了，胡二爷就势右脚往当中插，跟着右手再抽出来，刀往前递，对准李源的右腿便砍。李源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横棒一斜身，人家胡二爷把刀一卷，左手是掌，右手是刀，往这一站，两个白猿棒三十六式，上中下走三盘舞动如飞，亚似乌龙搅海怪蟒翻身，啪，啪，啪，挂着风声十分快。两旁边的人看得都眼花缭乱啊。两个人转眼之间就几十个回合开出去了。说真的，李源李老侠的本领得在苗爷肩下，不如人家苗润雨，几十个回合开出去，李源就进不去招了。西方侠于成一看，徒弟要失手，心想，得了，别让徒弟栽这跟头了。于成托着胡子往前一蹭身，两步就到跟前了:“哈哈哈，胡二庄主，暂时先住手。”李源虚点一棒纵身形出去，他十分感激恩师啊。李源赶紧把自己鹿筋滕蛇棒往身上一围，整理好了衣服，一躬到地:“二庄主，现有在下的老恩师，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西方侠长臂仑昆飘髯叟于老前辈跟您讨教。”二爷胡元霸一瞧，知道这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便把刀装入鞘内，摘下来交给底下人，二庄主回过头来:“老侠客，您是武林的老前辈，西方老侠!”“哈哈哈，胡老二，你也甭捧我，有这么句话：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于年少啊。我毕竟是老了。”胡二爷心说，你老了，你这个老头，表面说好话，脚底下使绊子。听说在铁善寺月台上你也跟济源说你老了老了的，结果一巴掌没把济源给拍死！那么大的铁面伽蓝佛给他一杠子一刀他都不在乎，可您的一掌，他就当场吐血，我不能不留神啊。胡二爷道:“老英雄太客气啦，晚生胡庭本是末学后进，今天遇见前辈了，晚生一定奉陪，跟您学几招，得些教益。”“哈哈哈，胡老二，你太客气了，怎么把刀搁下了，想跟我动动拳脚啊？这也好，你进招来吧。”老侠于成一捋颌下银髯，真叫份大。二爷胡元霸往前一抢身:“老侠客，晚生先进

招了。”说完左手往前一挑一个引手，腋底藏花式，对准老侠的胸前便按，其实呀，老侠于成就是一招，份大欺着你啊。于老侠弓右步一斜身，身子往胡元霸的胸前撞，又拿右手往回一搭，这手功夫叫定心肘。胳膊肘对准胡二爷胸前便撞。二爷胡元霸的右手空了，人家于爷欺身进来，胡元霸一看要吃亏，不由得往后一撤步，右手回来，双手合在一块，一封老侠于成的胳膊肘，于爷就势进步摔掌，正是胡元霸的脸上。食指、大拇指正落在胡二爷两边的太阳穴上，手掌一贴他的脸，往下一蹭，刷的一下，没使多大劲，胡二爷可就受不了了，眼泪也下来了，鼻子也破了。于老侠往后一撤步："哈哈哈，胡老二，慢着点走，你不大好受吧。"胡二爷心说，我是不好受，您这一撸，我脸都险一些被您给撸破了，二爷胡元霸回去了。老侠于成往那儿一站："众位，刚才王十古老侠跟李庄主说得明白，咱们双方在大厅前是以武会友，点到而已，当然，我们谁跟谁也没有多大的仇恨，彼此印证印证功夫，输赢无关紧要。还有哪位过来，哈哈哈，我再奉陪奉陪，由于年岁大了，不能紧着动手，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哪位来啊?"六爷汤隆汤茂海垫步拧腰过来了，汤隆的外号叫宝刀手。此人紫脸膛，大高个，花白胡子。他来到跟前："老人家，弟子汤隆当场讨教。""六庄主，好好好，老夫于成久仰你六庄主的本领，听说你刀法很是出奇，不愿意使刀吗?""老侠客，您老说的明白啊，咱们以武会友，刀不能用，就跟您讨教讨教拳脚，明知不敌，班门弄斧，老前辈不要见笑，""噢，六庄主太客气了，来来来，进招来吧。"汤隆往前一抢身，守如处女，动如脱兔，双拳刷的左右一分，对准老侠的左右肩颈便砸。老人家于成童子拜佛，在当中往上这么一支，双手往回一抽，"嘭"的一下，把汤隆汤茂海的两只胳膊全攥住了，左脚扎根，一抬右脚，用自己的膝盖，照着汤茂

海的裆里头就来了。这手功夫就叫老和尚撞钟。汤隆心说，要坏，人家把我胳膊攥住了，那只能等死了。但老侠于成可没撞，右腿这么一抬跟着落下去了，轻轻一撒手，汤隆来了个坐蹲。汤隆脸一红："噢，老侠客，我输了，回见回见。"老侠于成脸冲着汤隆正要说话，没想到七庄主韩忠这个人在后头瞅冷子，刷，照着老侠于成的后腰眼就给了一刀。如果于老侠没看见，这刀砍上，顶多把人家长衫给扎破了，但扎不进于爷的身体里去。韩忠这一刀，李昆看见了，心说真丢脸。于爷也看见了。老侠于成左手一推胡子一掉脸，拿自己的左脚靴子底往上这么一顶，就这么一搭，一下就把韩忠的刀就给踢飞了。跟着换身，左脚一扎地，蹦着起来，右脚就到了，正是韩殿远的心口上，嘭！把韩忠踹出一丈多去。王十古心说，韩忠呀，你真不知道羞耻。韩忠一个鲤鱼打挺起来，脸臊的跟红布一样，冲着老侠一个劲的作揖："我排行在七，我叫韩忠，老侠我对不起您。""哎呀，鼎鼎大名的七庄主，您过来动手啊，输赢无关，我们这是以武会友，不是仇战，暗算老夫，你未免有差啊。韩老七，对不起你，这脚踹的劲儿大点。"李昆李太极很不高兴，心说，你是堂堂的七庄主，办这种事情，暗算伤人，甭说你伤不了人家这么大的侠客，既便你真把人家伤了，你也不好看啊。老人家李昆看了看所有的兄弟，用眼睛这么一瞟，那意思是谁也别过去了，回头于成能把咱们八个人都给包了圆。这还行啊？李昆李太极往前赶步一抱拳："于老侠客，我多年以前就想拜望您，苦于没有时间，这一次想不到阁下的金身大驾会来到八卦山，这也是让我弟兄多学一点能为的好机会，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失啊。七弟韩忠实在无礼，望前辈莫怪。""唉，大庄主，太客气了，你们那边还有谁没动手啊？""田家的老八没动手，任家的老三没动手，还有就剩下阁下了。""那么太极公是

不是惦记着咱们在一起随喜随喜？过过汗哪？”“老侠客，您是高人，李昆无论如何也要给您接接招。”说着，李昆摆开了架式，左脚在前，左手在前，右手按在中脐，偏身一站，左脚尖往起这么一挑，这叫太极十三式。“老侠客进招。”老侠于成晃身形上右步跟左步，左手一引，右手轻轻的对谁李昆的面门就打。李昆李太极往旁边一闪身，用手推出窗前月，跟着掌走大鹏展翅，右手对准老侠的胃脘穴上就按。老侠撤右步，伸左手往下一挽他，还是那手倒撵猴，往后一撤左腿，右手掌对准太极公胸前便打。李太极往旁边一闪身，展开自己的太极十三式。两位老侠十个回合开出去，于老侠把自己闭户精研几十年的通臂掌刷一变，把李昆就围上了。于老侠想让大家看看，同时也让王十古瞧瞧，请你是为了说和，要为了打，不用请你，我于成的两只巴掌还不老呢。于老侠大褂一兜风，往下一矮身，真是形似猿猴、恰如狸猫啊！脚底下一点响都没有，只能听见嚓，嚓、嚓、嚓身法展动的声音。但是有一样，于成不赢李昆，人家给王十古留着呢。王十古明白了老侠于成的心，心里想着该是自己过去的时候了，又一想我把老侠于成给换下来，这可不太好啊。正在犹豫，这时候海川“噌”的一下就过去了，海川心说，事是我的，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一下子啊，不能让众位哥哥过去了。海川来到于老侠跟前说：“哥哥，您起来。”童林敢说话呀。老人家虚点一掌纵身形出来，故意的喘着气说：“啊，啊，哎呀，让太极公把我忙坏了，海川呀，好兄弟，你疼护哥哥，干脆你跟太极公讨教讨教吧，太极公，改日再会了啊，啊，承让，承让，哈哈。”于老侠一乐，李昆一拦：“前辈您先等会儿。”“噢，太极公有什么吩咐？”“盛名之下绝无虚士，晚生李昆年近七旬往外，在江湖路也走了些年了，听见您的名可不是一天，年轻时候就听到了，果然名不虚传，您的功夫确

实是好，我李昆不敌，您容让我的地方，李昆铭记肺腑。”看来李太极是光明磊落的人。李昆想，人家看得出来，我干什么不说出来，于老侠让着我了，那我心里承着，说真的，我要不言语可不好，叫人说我李昆太赖。老侠于成一摆手：“太极公，客气，我老了，我确实不成了，海川啊，来吧，跟太极公你们二位手谈手谈。”老侠于成回来了。海川过来道：“太极公，你我应当一战，我就是童林啊。”“哈哈，知道，童侠客。阁下年轻有为，武林道后起之秀，作为在武林里呆了几十年的李昆，认为出了您这样的人物是件幸事，童侠客，好吧，我讨教讨教您的别开天地自立一门的武术功夫，请。”海川往后一撤步，前掌往前一伸，凹腹吸胸往那儿一站，目如悬磬好精神，跟小老虎似的。李昆也佩服，我这手下年轻的人多着呢，但跟人家童林比差得多，人家功底磁实。

海川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掌麒麟吐书，掌挂一团风，呜的一下，对准李昆李太极的胸前便打。刚才海川八步打了灯，李昆不是没看见，海川好充沛的内力啊。真的这一掌要按在自己的胃脘穴上，不死也得伤。我四弟铁臂罗汉法禅僧在杭州擂上，就是叫他打的啊，李昆不敢疏神大意。上左一滑步，双手一封，跟着往前一抢身，丹阳手奔海川的右面太阳穴就打，也是掌挂着风啊。海川往下一矮身，双手一长，一搭右手腕子，跟着往前一抢步，对准李昆李太极的两肩就搭。李昆李太极燕子分云躲过去，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上了。李昆李太极自称一家，太极十三式。把这招术展开来，由里往外稳中取胜，先防备后往外施展，叫做后发制人。海川脚踩八门，施展的是八卦掌，由外往里，抽撤连环，招术出奇，根底甚佳。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相上下。这才是真正的一柔一刚，一里一外，刚柔相济。两个人一打就是三十几

个回合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瞧着。老侠王十古这样想，大老远的千里迢迢把我王十古请来，原为给两家说和事，我怎能旁边站立？今天这件事情得完在我王十古手里，我要紧着往下耗，又有什么意思啊。老侠王十古想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弟子金睛红龙应太和说道:“别动窝，一会儿想着给我把军刃递过去。”太和就知道师父要动手了。老侠王十古迈步往前走，来到切近:“李昆贤弟、海川贤弟，你们二位先别动手了。”两位纵身形出去了。海川看了看王老侠道:“怎么，老人家，你惦记跟太极公走上三合五式吗?”老侠对海川点了点头:“贤弟啊，你们确实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海川先回去。”海川回来了。

李昆李太极一躬到地:“哥哥，到底您出头了。”老侠王十古也知道李昆不乐意，但是这也没法子。王老侠说:“贤弟呀，众位英雄千里迢迢把愚兄叫到此地，原为你们两家息事宁人，请兄弟你对愚兄多多的原谅，如果贤弟悬崖勒马，我看事情也不难办理，但是，寒拘住了火，骑虎难下，也难免进招动手。兄弟呀，当初愚兄我来到八卦山蒙你百般款待，拿哥哥我当座上宾，直到今天愚兄也感恩不尽。当初，咱们哥儿俩通过口谈，你的乾坤太极图三百六十五式上中下走三盘，有独到之处，哥哥我也把我的五行八卦掌三百六十五式跟你谈了。今天咱们就验证验证当年的功夫，你我弟兄有没有藏私之处，品一品人格，倒不见得非分出上下高低不可。你看可以吗?”李昆点头:”哥哥，您的话，小弟李昆从命。”“来，看军刃。”弟子们把李昆李太极的乾坤太极图给拿过来了，大家一瞧，纯钢打制，外头罩着金衣，二尺四寸长一根，两根是一对，头上，是个茶碗口大小的圆片，圆片两面都是阴阳鱼，底下有五个小云彩托托着，往下来，是太极图的图杆，后头手攥着的地方往下，有个八宝灯的疙瘩。攥手的地方有个护手就是小月牙儿，利锐锋爽

快。李昆李太极把自己的太极图怀中一抱:“哥哥，您请吧。”王十古点头:“太和，把军刃给我拿过来。”应太和把包袱打开之后，将军刃托过去了。王老侠的军刃跟李昆那个尺寸是一样大，也是纯钢打制，罩着金衣，但是它这头上不是太极图，而是一只小孩的手，手掌平着，手腕也是五个云彩托着，往下也是一根长杆，有个八棱疙瘩，当中是手攥的地方，头里也有一个小月牙的护手峨嵋枝，一模一样，这叫五形八卦掌。老侠王十古把五形八卦掌怀中一抱，来到切近:“太极公，刚才于老侠也说了，你我弟兄也有言在先，武术嘛，本是游戏二字，你我也是验证验证就可以了，谈不到谁胜谁负，请。”说完，大鹏展翅，左右一分五形八卦掌，李昆李太极也是左右一分太极图，左手太极图往上挑，右步往前插，右手太极图往下落，太极图的圆扁冲王老侠顶门就点。王老侠纵蚕眉睁虎目，抬头看太极图来了，双掌一搭，跨右步，拿着两只掌一搭，往外一捅这太极图。李昆李太极往后一撤步，王十古右手坠肘沉肩，左手掌划了个圈，直奔李昆李太极的胸前打来。李昆李太极双图一搭，左右一分，合图往前捅，一个在胸膛，一个在小腹，对准王十古就到了。老侠王十古跨右步斜身，右手往上支，左手掌往下压，两个人当场动手，四条军刃打在一处，但是并不快，步眼择得清楚，肩架非常好看，哪一招哪一式出来都四明儿见线，让您看得见功夫。只见二位银髯乱摆，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相仿，滴溜溜的打旋，大厅前一场鏖战。

王十古和李昆的这场交战，除使双方息事宁人外，另有一层意思是，双方都想验证一下，当年两人的手谈是否是真心实意的，有无藏招掖式的伎俩，一直到三百六十五式完，没有一招错误。李昆点头罢了，王十古一句瞎话没说。老侠王十古也看出李昆是正人君子，人家也没说瞎话。但是两个人的出身、

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李昆是个膏粱子弟，家里是大财主，公子哥啊，他的性格跟王十古可不一样，老侠王十古出身跑腿的，当初两人在一块儿，磋商技艺，王十古离开八卦山后，李昆只有一个想法，一来跟王十古交成莫逆，二来老哥哥王十古的五形八卦掌跟我的太极图完全一样，什么时候我们两人对练起来，定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山中虎云中龙，都是一般大的本领。但是人家老侠王十古就不然，王老侠认为，我跟李昆是朋友，我们俩的招术相同，将来一旦之间有了变目，我拿出五形八卦掌想赢人家李昆，办不到。所以老侠回到家中之后，自已琢磨了一招，叫败中取胜，走后留招。现在，老侠王十古到最后一下了，左右手一悠，对准李昆李太极小腹便点，这是收式的招。李昆李太极当然也是一样，拿双图往下一落，封老侠王十古的八卦掌。王十古银髯往右肩上一甩，脚尖一点地，噌！在李昆的眼前头往前长腰出去六七尺。李昆一看，知道是走后留招。李太极可说："老兄，胜负未分，您往哪走啊？"说完，肩头一晃，脚尖一点地，抱元守一，刷的一下，就奔王十古来了，右手太极图在上，左手太极图在下，对准老侠王十古后腰上便点。老侠王十古来了一手鹞子翻身，右手的八卦掌横着，自己扣着腕子，左手八卦掌顺着，转过身来，正打在乾坤太极图的两图上。远远的一瞧啊，就好象一个小孩伸出两只手抢两个烧饼一样，这劲来得脆，筋劲拿得准，招术发得猛，这叫八卦掌巧打太极图。就这一下，李昆李太极攥不住了，虎口一发麻，当啷啷啷啷，乾坤太极图落地了。这时老侠王十古就势一撒手，当你乾坤太极图往下落的时候，八卦掌也落在地上了。李昆往后一撤步，王十古也往后一撤步，满脸春风："哈哈哈，兄弟，哥哥我输了。"

在场的都是行家，谁输谁赢不用交待，人家知道，李昆李

太极很感激王十古。“哥哥，在场众位都是武林高手，兄弟我输了。您这是成全李昆，有生之日即感戴之年啊。”“兄弟，你输我输，你赢我赢，无关紧要，你提的这第三个试艺，也就算到这了，不要再往下搞啦。兄弟呀，该试这第四样了。”“不错，这第四样是蹬萍渡水。”“对，对。咱们到哪儿去练这登萍渡水啊?”李昆说:“到八卦山的后山，那里有水。”“兄弟，哥哥有个不清之事问一问。既然我们试艺过半了，你得把两个孩子给我们带出来，让我们瞧瞧，到底把这两个孩子搁到什么地方，最后我们怎么捉拿这两个孩子?你得说出个办法来啊。”“哈哈，哥哥，这第五艺就是在后山望云亭下捉拿二小。我弟兄八个人，每到月亮高照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八月节，都要到后山望云亭去赏月。望云亭是随着山势在上头建的一个亭子，直上直下，总高十三丈，上头有一点八字，八字往上有五尺高的坎墙，我把两个孩子就放在望云亭内，到最后一艺，平行十三丈五，然后是您这方面上去人，您上去了，韩宝、吴志广带国宝就在望云亭内，可以伸手捉拿。来人那，把两个冤家给我绑出来!”旁边有人搭言:“哥哥，我来吧。”正是五爷火眼金睛莫贺永贺建章。几个人推推搡搡把韩宝、吴志广押出来了，都是五花大绑。这一次俩人不象在金银乱石岛那么狂了，低着头一声不言语，往李昆李太极的跟前一跪。老侠李昆用手点指:“两个奴才如此猖獗，明目张胆屡犯国法，大内之中盗出国宝，你二人该当何罪啊。唉，叫我说你们什么呢!”老侠李昆申斥了两句，伸手从韩宝的兜里头拿出一个油绸子包来，包得十分结实，老侠把这油绸子包拿出来道:“老哥哥，众位英雄，这就是国宝翡翠鸳鸯镯。”李昆把包打开了，里头是毡子的软包，再把毡子打开，里头才是锦缎的包，把黄云缎子包再打开，里头有绵纸，绵纸里头才是翡翠鸳鸯镯。在掌中这么一托，宝光艳艳，一片

霞光啊。海川看着啦，老侠王十古往后一撤步，啪一甩自己的袄袖，口喊"万岁，跪下磕头。看见国宝了，就等于皇上在那儿一样。"于老侠、大家伙儿全都跪下磕头。磕完头以后，小包重新包好，李昆又放在韩宝的兜内。"你们去几个人，把两个冤家押到云亭上。""小弟等遵命。"四爷法禅、五爷贺永、七爷韩忠带着几个弟男子侄押着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直奔后山望云亭。这个时候，老侠王十古一抱拳："兄弟，那么咱们就试这第四艺吧？蹬萍渡水。""哥哥您随我来。"众人转到后山，打正北面看没水，出了后山，到了后庄门，越过一道山环，此处豁然开朗，望云亭就在西北上。这是南盘江的水流到山里头的一个支流，但是，在这支流的旁边，有一个深深的大坑，方圆也得有一里地长，里头足有三丈多宽，里面的水湛清碧绿啊。大家伙儿来到跟前，老侠王十古拿起一块石子来，啪！往水里头一扔，李昆就瞪了王十古一眼，心说，你这老头子，什么亏都不吃，我李昆把你们众位约到这儿，我绝没有害你们的心，难道说您还不放心？蹬萍渡水是一种功夫，你这一脚蹬上这水皮，就等于一只船放在水皮上一样，所以他才不沉。在脚的周围要有一种力，水的深度还得够，这水的浮力才浮得住。其实，人家王十古是试试这个。大家完全都站好了。王老侠道："贤弟，这蹬萍渡水，你们那边谁来啊？""啊，当然小弟李昆献丑。""那么好吧，先看贤弟的。"李昆李太极依然是太极十三式，中心一点，气贯丹田，抱元守一，力量放上了，这式子可不变，左右手合着，左脚在前，上右步，啪，啪！两脚换步、这脚往水皮上一落，水往四外荡漾，啪！啪！啪！啪！李昆一个来回之后，退到地面，鼻孔之中一省力，深深地出了一口气道："哈哈哈，众位，献丑献丑。哥哥，看您的吧。"老侠王十古点头："不错，愚兄奉陪贤弟练此蹬萍渡水。"说完了，可是王十

古不动，瞧着这水。噢，李昆明白了，当李昆登岸以后，水因为加了力了，哗哗哗在里头还颤动呢，人家王十古在等啊，耗了一会儿这水才平静下来。“众位，给我看着点。”老侠王十古迈步往前走，把自己的长衫撩起来，抱元守一，拿桩站稳，气贯丹田，两道蚕眉微立，虎目圆睁，二目凝视往前瞧，啪！啪！啪！一路水皮，转眼之间就是一个来回。大家“哗——”一阵鼓掌，“哈哈，兄弟，献丑了。第四艺既然试完了，我们赶奔望云亭试绝艺，平行十三丈五。”李昆答应，大家合在一起，由八爷田子步带路，从后山就往西了。

望云亭修在一个小山头上，果然按李昆所说啊，这山是直上直下的，两面有石头台阶，可以登着上去。如果到八月份，把盆栽的桂花往这望云亭周围一摆，桂子飘香，清风送爽，在这个地方一赏月，喝！那可美极了。但这十三丈跟镜子面那么平啊，打算从这底下一直上去，那就得施展狸猫登树的功夫。当然海川会这手，他有三年绕树行功，这三年绕树就等于平行。大家来到望云亭下，远远望上看，上头还有五尺的短墙，亭子在里头，影绰绰看着韩宝、吴志广在这望云亭里头搁着呢。这个时候，海川就过来了：“太极公，您的意思不就是从这山根底下到上头吗？越这矮墙过去，就到望云亭，这叫平行十三丈五吗？”李昆李太极点头：“不错。”“太极公，要是那样，我海川不才试此第五艺。”李昆看了看童林，心说，这青年八步打灯，内力充沛，如果还能平行十三丈五，有狸猫登树的功夫，这个人可畏啊。李昆他们哥儿八个，平时在望云亭饮酒赏月，只要喝着喝着一高兴，李昆李太极就给七个兄弟来这一手，一蹬一蹬，嚓嚓嚓，转眼之间从底下上去，大家伙儿哈哈一笑，多喝几盅酒。没想到这童林会此绝艺。“那么好吧，请童侠客试一试绝艺吧，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

海川迈步往前走。有人不懂这个，还认为海川是跑着上去，借劲使劲呢。借劲使劲能有十三丈多高的劲吗？海川身子脸紧紧贴着墙，鼻子尖都快挨上了，双手下垂，气贯丹田，这么一抬腿，刷！右脚起来了，脚尖微然一蹬，噌，左脚也就起来了。嚓，嚓，嚓，嚓，快极了，跟猫一样啊，猫爬树就是这么一手功夫。一步五尺，转眼之间就到了八字这儿。八字儿就是这墙往里缩进一头去，也就是一巴掌这么宽有点斜坡，海川脚尖一蹬，上头还有五尺，右手一按这墙头一长身，刷！又上去了。底下人都抬着头看着，大家都在鼓掌。哎呀，海川一抬头，望云亭离此不远了，韩宝、吴志广都是倒剪着二臂捆在望云亭中、海川长叹了一口气，心想，我海川奉圣命出北京下江南，出生入死，到底天称人愿，国宝可以还朝了，韩宝、吴志广也得领国法受王章进京请罪。想到此，海川噔、噔、噔紧行几步来到切近。伸手一抓，“啊！”海川可就愣了，这俩人很轻，海川没抓着，直晃悠，敢情不是真人，是用鱼皮做的假人，穿上韩宝、吴志广同样的衣裳。嘿哟！您还记得金银乱石岛吗？就因为九寨主说话不算数，才破了达摩堂，他们把韩宝、吴志广、陆寅、陆丰给放出来，才有三侠斩九寨。海川最痛恨的是说瞎话，说了不算的人，没想到李昆李太极外饰温恭之貌，内藏虎狼之心，想用五绝来将我弟兄撅在这儿，眼看伎俩败露的时候，他们又用假人搪塞我们，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了。海川一看受骗了，剑眉双挑，虎目圆睁，就火了。后来一想，唉，这里头哥哥秋田跟李昆是朋友，王十古跟李昆是朋友，千里迢迢，人家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看在这些斡旋人的身上，不能跟你李昆一般见识。否则，你献出国宝，我姓童的也跟你完不了。可又一想，唉，能把国宝得着也就算了。这样，他伸手往这假人怀里头一摸，是有这么一个包，拿出来很沉，打开一瞧

是半头砖。喝！国宝也没有了。海川气的是暴跳如雷啊，伸手抓起这两假人，到了这坎墙边儿单手一举："李昆，接着。"大家伙儿不乐意了，你把韩宝、吴志广逮住了，可也不能给摔死啊？这玩艺儿十几丈高，能接住吗？李昆也在想啊，唉，海川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你忘了，这是人。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从北京拿的就是他们俩，你给摔死了怎么办呀！李昆一看不对，这俩人体重不够，发飘，不是真人，落在地上噗的一声。啊！李昆的二目发直。海川顺着台阶，噔，噔，噔，转眼之间来到下面，用手点指："姓李的，你花言巧语欺骗童林尤可，可你欺骗在场的众位英雄，你真是衣冠禽兽之辈。李昆到了跟前伸手一摸，果真是假人。人家海川骂自己，自己干睁着大眼、干张着嘴说不上话来。大家伙儿也围过来了。海川站在李昆的跟前一示威，哎呀，李昆一阵的难过呀。脸冲着北侠秋田道："哥哥，悔不听兄长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啊。"李昆眼前一发黑，往后一仰，咚的一下，就急死过去了。

敢情这里头有原因啊。当初赵胜到铁善寺报信，北侠秋田才来到八卦山。八卦山的四庄主法禅和北侠秋田原来都是谷道远的徒弟，只因法禅学艺目中无人，故意刁难秋田，才叫老师知机子谷道远给轰出庙去，法禅到江南来巧遇李昆，这才到了八卦山。二人不和，这次北侠秋田来，与法禅仍是不和，与别位也是点头之交，但是这八位庄主中有三位跟北侠不错，李昆、胡二爷、田八爷。秋田来到中央戊已土大厅，擦脸漱口喝了会儿茶，说了些一般的闲话，李昆备酒宴给老侠秋田接风掸尘。到了傍晚，李昆李太极传话："在我那屋里准备一份行李，我跟哥哥同枕安眠，抵足而谈。"秋老侠很高兴说道："兄弟，那太好了。"李昆老早的让哥儿几个都休息去了。这老哥儿俩来到了寝室，沏了一壶热茶，老哥儿俩坐下了。李昆这才细问："哥

哥，您干什么来了?”北侠一笑道:“哈哈，我干什么来你还不知道？但我问你点事你不一定知道。”“什么事?”“你知道童林是谁吗?”“我不知道啊。”“你看，海川是你二师叔、三师叔，我的二师大爷、三师大爷的弟子，你、我、他咱们三人都是一样的人。看这意思咱们是窝里反呀。”哎呀，李昆李太极当时可就愣了:“是啊，谈笑清居无机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是我的亲师叔。哥哥，这事不好办了呀。”秋老侠说:“我也是在杭州才知道的，他把老四打了以后，我到了杭州二次开擂，他在擂台以上，跟我提了，我才说出我的来龙去脉。说完了以后，他趴在台板上给我磕头。说真的，千人瞧万人看，他这样做可不容易呀。上台是动手的，说话远处都听不见，小伙子趴在哪给我叩个头，我说什么呢，这年轻人可交啊。这一次我从铁善寺来，就想着把这事跟你提提，咱们把这事情了一了。”李昆想了半天道:“哥哥，您不是来了吗？将来这事完就完到您的身上。当然，您提出来咱们是一家子，这就没得说了。不过，哥哥，兄弟我的心里有点不痛快啊。”“你说出来，愚兄听听。”“好吧，咱们哥儿俩说心腹话。人家海川在江西卧虎山学艺完毕，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丢失路费，北双雄镇掌打雷春。哥哥，咱们决不能埋怨人家。雷春到了八卦山我就责备雷春，他丢了路费是很急的，你给他几个钱就完了，可你要跟人家动武，叫人家想，我不打你一下子你不给钱，所以把你吃的炸酱面打出来还多吗？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到八卦山挑拨是非，让我们弟兄八个人找人家新出世的童林去？这个我不去，你好好给我在家里练。您看，直到今天雷春依然在八卦山，我不让去。”“兄弟，你办得对。不袒护自己的弟子，这是好的。”李昆接着说:“但是，韩宝、吴志广、贺豹这三个奴才背着小弟，他们进了北京，我真的不知道啊。贺豹被打回来，韩宝、吴志广

在北京城大内盗了国宝翡翠鸳鸯镯，事后我才知道。童林奉圣旨待罪捕盗，我不能怪人家吧，两个小冤家不达时务，大内盗出国宝，这是国家的钦犯哪，人家海川拿他们两人，先不提这一掌之仇，两掌之仇，就说这事，咱们不但不能管，而且童林真要到八卦山来拿韩宝、吴志广，我得给，因为咱们是上三门的弟子，咱们是讲理的人啊。海川不来啊，当然他不知道韩宝、吴志广是咱八卦山的人，可是在清河油坊镇店房行刺，童林知道了，既然知道韩宝、吴志广是我八卦山的弟子，我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你应当上我这儿来啊，只要你童林到这里，我就得献国宝，我就得把两孩子绑出去，我们哥儿八个最低的限度，也得打一个家教不严之罪啊，我们也得请罪啊。”北侠秋田听了点了点头:“这便才是。”李昆又道:“童林不来，童林不懂什么，可是侯振远呢？他干了一辈子绿林道了，他能不懂这个？这分明是瞧不起我。他要帮着童林捕盗拿贼，我不埋怨，结果带着童林上了杭州镇擂，把四弟法禅给打吐了血。您可以问问四弟，他去的时候，我一再说明不准去，因为这里头掺和着童林这些人。他不听我的，结果让海川给打了。打四弟是不是杀鸡给猴看啊，如果不是那样，我李昆也得往那儿想啊，你们把我们老四打了，这是打个样给我瞧的，不献国宝不献二小，将来童林的巴掌也落在我李昆的脑瓜顶上啊。哥哥，咱们武林道就有点呕气啊。不过，我还退一步想，你们杭州的事情完了是不是应当到八卦山来呀？只要到这儿，你一说仁义话，咱们就一天云雾散，我李昆不再说别的，我献国宝打官司。可是他们北高峰献艺贺了号，下云南先到铁善寺，跟铁善寺挂上钩了。这不是杀鸡给猴看吗？其实铁善寺离我八卦山才几十里地啊，哥哥，比方说铁善寺的事情出来了，他们先到我八卦山来，首先我李昆出头，我跟济慈、济源都有交情，我给

他们两造说和，然后我献国宝打官司，这不是很好嘛！谁知他们四十里地外在我门口外头打济源，这叫敲山震虎啊。但是我知道哥哥您在那儿呢，我害怕哥哥您不来，哥哥您这一来就给我台阶了。您先住几天，看看他们打算怎么办，如果有了下脚的地方，哥哥您从中说句话，您是我师兄啊，我的事情您做得了主啊。”“兄弟，你看得起哥哥，我秋田秋佩雨两肋插刀我也不能让咱们同室操戈，手足阋墙，用自己人的刀子捅自己人的胸口。哥哥我八十好几了，你们双方都拿我当个兄长，这个事咱们得完。”“完，一定能完了，这您放心。不过您在这住几天，看他们怎么办。”“好吧。”这样，秋老侠才不给铁善寺送信。没想到过了些日子，刘俊下书信来了，这书信写得浮皮蹭痒的。人家李昆当然是试试刘俊，哪能杀刘俊呢，结果刘俊走了。刘俊走后，吃完了饭李昆他们哥儿俩到寝室坐下喝着茶，李昆问:“哥哥，您说刘俊这小孩干什么来了?”“哈哈哈，他呀，他是惦记着看我在这怎么样了，是不是遭你软禁起来了，还是你把我暗算了。”“噢，哥哥说得不错，是来探听虚实的，看来铁善寺出了高人了。好吧，我不理他这茬。”其实人家李昆早就准备了巡逻船，准备了打更的，各处都埋伏了人，三小一到八卦连环堡外，那船给他们引到山根这儿，人家山里就知道信了，很快把三小引到大厅给拿住了。李昆李太极等放了三小后，跟北侠说:“哥哥，我本指望这次能把侯振远、童林他们给拿住一个，我这气也就消了，咱们国宝也就献了。哈哈哈，没想到拿到仨孩子，咱大人不能跟孩子怄气啊。”“兄弟，你很开明，我看这事要不就哥哥我出个头，咱们就完了吧。”李昆搭言:“得了，既然他们没钻咱们这圈，看来铁善寺还很有能人，哥哥，咱们这么办吧，明天您就回去，把他们众位约到这来也一样，把我李昆叫到铁善寺也一样，哥哥，我可不冲着侯振

远，我冲的您。”“兄弟你别说了，我八十多岁了，连这事都不明白吗？这个事我不愿意出头，你知道我拙嘴笨舌说不上话来，了事人得能说，我办不到，但是非我不可。”“对对对，明天您就回去。”没想到派到铁善寺打听情况的人回来了，十老请八卦，奔了广东龙门县，这件事情，连老头秋田都有点挂劲了。心说，侯振远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啊．我上这干什么来了？你们不听我只字片语，瞅空子请王十古，看来这件事情，我了事不够分量啊，你们另请高明了。众位，好汉子怕翻身，光棍怕掉个，办事您得四水相合。说真的，不是秋佩雨跟侯振远，童林这样的交情，秋佩雨就翻车了。你们托我上这来，我来了，可没听我一句话哪。你们把我搁在哪啊？把送殡的埋坟里，我算哪头的？

当天晚上，哥儿俩坐在寝室喝着茶，李昆道:“哥哥，您瞧，我不应当说您，但您的朋友办得这叫什么事？您来了，一句话都没听说，他们又去请王十古，哥哥，这事可完不了了。”“为什么？”“哥哥，都知道王十古比我能耐大，都知道王十古是当代侠客中的魁首，他们请王十古压我李昆一头，我就是个泥人，我得有点土性啊。”“你打算怎么办呢？”“哥哥，我打算这么这么这么办，真的王十古来了，我可不是撅朋友，我跟王十古也交情莫逆，和你我之间都是一样的弟兄，我惦记着把他们撅一顿，撅不了那是我李昆没能耐，那我就献国宝打官司。”“哎呀，兄弟呀，你办的这个不妥当啊。”“怎么了？”“你们八个人不是一个心，到了时候要给你一撤梯子一撂台，兄弟，你可就抓瞎了。”“撂台？撤梯子？”“啊。”“哥哥，不能吧。”“兄弟，你们八个人是手足，哥哥我疏不间亲，但我看得出来，有跟您离心离德的，一个法禅，一个贺老五贺永，一个韩老七韩忠，跟您就别着劲呢。韩宝、吴志广是你的侄子，但是不属于你这个支派

的。真正跟你贴心的，是胡家老二、任老三、汤老六、田老八。您尤其要注意你们老七。”“哥哥您放心，尽管过去老七是个贼，自从归入了八卦山，这个人循规蹈矩还算不错，替八卦山做了不少的事。”“哈哈，兄弟你听我的，王十古一来你就完事，这样你不寒碜。”“不，我可完不了。咱们是师兄弟，您打我也打得，骂我也骂得，王十古到底是客请啊，谁都知道王十古比我强，我要一完，就显得怕了王十古了。”“你要不完，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非栽跟头不成。我再劝你一遍，只恐他人之心不似你心啊。你们虽然是弟兄，你也得防范一点。”“哥哥，我自个的兄弟们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吗？您放心得了，绝对没事。”“唉，但愿如此。”人家北侠也就不能说什么了，其实北侠早看出这步棋来了。胡二爷从铁善寺回来之后，把事情都说了。大家都知道王十古等人明天要来。李昆说：“咱们明天跟他们试五绝艺，秋老哥哥是咱们的朋友，秋老哥哥愿意参加这边，咱们是非常的欢迎，秋老哥哥参加那边，咱们也欢迎，咱们不是为了赌气赌输赢。你们几个人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咱们大家商量。”众人异口同声道：“就按哥哥您说的这么办了。”其实完了事以后，铁臂罗汉法禅跟五庄主贺永都叫韩殿远给请到他那屋去了。韩忠韩殿远跟这两个哥哥说：“咱大爷办的事我不乐意啊。”“兄弟，你怎么不乐意？”“我问问您，韩宝、吴志广都是咱们的孩子，跟大爷隔着一层关系呢。四哥被打，你儿子贺豹被打，这事这么着就完了？王十古能为高强，艺业出众，二十多年前咱们就亲眼看到了，就凭咱们这武艺，王十古一个人就顶住了，看来，咱们大爷要拿咱们两孩子送礼，我不干，你们二位想想吧。”“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好吧。”要不怎么这三个人能说到一块儿呢。原来，他们从八爷田子步那儿偷来两个假人吹鼓了，又把韩宝、

吴志广喜欢穿的那两身衣裳给穿上，一切都归置好了。第二天，双方快试四艺了，他们知道不行了，这才把韩宝、吴志广捆上来，佯装把他们两个人送到望云亭上，实际是把俩假人、半头砖塞好了搁在那儿了，然后准备了一只快船，四庄主法禅、五庄主贺永、七庄主韩殿远，还有韩宝，吴志广、贺豹、刘洞、韩庆，这爷八个收拾完了东西，接着就乘快船跑了。直到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李昆才想起秋老侠的两次规劝，自己为什么不加防范呢？李昆急忙查看，四、五、七爷，三位全不在了，另外，就连这几个的弟男子侄，除去通臂猿雷春雷振恒外，全被他们给拐走了。所以李昆才说了这么一句：悔不听兄长之言，今日果有此祸。说完，扑通往后一仰，就昏死过去了。

# 第三十七回 司徒朗逃往大西洋 田子步窥视玲珑岛

上回书说到，八卦山试五绝艺，海川试平行十三丈五、望云亭上拿二小，不想是假人。他眼睛里头都要喷出火来了。北侠走过来道:“兄弟，别生气，这里头另有原因，你千万千万别着急，咱们大家先回中央戊己土大厅，有什么话再说吧。”童林看着哥哥秋田，不能再说别的了，连于爷和侯振远都劝:“兄弟啊，消消火，事情有个完，咱们到底听听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儿一块走了，两个鱼皮人也拿走了，一直来到大厅。二爷胡元霸先派人准备脸水，大家擦脸嗽口、正喝着，这时，李昆也给救过来了，李太极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海川问北侠秋田:“哥哥，我问问您，您说有什么原因啊?”北侠秋田就把自己一来直到现在，包括四、五、七庄主另设计谋之事全说了。然后接着又辩道:“兄弟们，于老哥哥和王老侠比咱们大家伙儿的岁数都大，经验也多，振远啊，你说你办的这事对吗?”老侠侯振远脸红了:“哥哥，真没想到太极公宽仁大义，我算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侯振远得承认，真的我拿人家李昆当个英雄，就不应该去杭州，而应直接奔这来。杭州，金龙镖局，黄灿、潘龙的事情要紧，还是海川的国宝事情要紧啊？看来，本末倒置了。海川听完了点头:“唉，要不怎么说李太公是好人呢。”便冲着李昆一抱拳:“太极公，您的苦衷我们知道，我们就不用再提了，这里头我跟我哥哥侯振远有很多的不是之处，但是请问您一下，铁臂罗汉法禅这些人带着国宝、二小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一句话，李昆身上仿佛卸下五千斤分量来，他说:“过

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们还是想法找法禅拿二小请国宝才是。”老侠侯振远在李昆的面前一抱拳道：“太极公，看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得不到家。这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我总认为带着海川来也是往返徒劳，没想到太极公你是如此的高明，好吧，咱们的事情就算完了。现在我们就是打听打听这两个人落在哪了。”李昆说道：“八弟。这不是众位侠客爷说了吗，你到船坞打听一下，他们调的什么船，到什么地方去了。”田八爷走后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脸色不对，皱着眉，好象很为难。田八爷对李昆低语道：“哥哥。他们到大爷那去了。”“啊！”李太极脸色一白：“这可坏了。”大家伙儿都不明白，李昆李太极才把事情细说清楚。

原来在八卦山的东北方向，顺着南盘江下游走四十里水路，在江中心有个岛，叫玲珑岛。玲珑岛的大寨主是李昆的大师哥，他复姓司徒单字名朗，闯荡江湖有个美称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跟李昆是一个村里的人，都是昆明县北四十里地，这个村子叫李各庄。李昆是李各庄首户大财主，父母双亡，家资万贯，使奴唤婢，有很多的人，但是一辈子无所好，除去读书以外，就是喜欢练武。可是得不着好老师。村西口路北有一个小酒馆，两间门脸临街，进了这酒馆往后有个避风门，过去之后是一个小院。三间北房，东西厢房各两间。院里头很干净，放着一点农具，看来是种地兼做小买卖。掌柜的复姓司徒单字名朗。这个人爹娘都没有了，他的长相十分凶恶，个不高，猴形脸，窄脑门，脸的正当中还有一块白钱癣。本村的人对他没好感，而且这人脾气很暴。这天，来了不少喝酒的，都坐在那儿喝着酒，说着闲话，司徒朗伺候着。这个时候，打门口进来一个老仙长，司徒朗一看这位仙长，真是风采可爱，仙风道骨，年纪也就在四十多岁，细条的身材，面似三

秋古月，三绺墨髯，修眉朗目，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身上穿着一件古铜色道袍，佩宝剑，高挽发纂，金簪别顶。司徒朗一眼看见这老道，满脸春风过来了:“哈哈哈，老仙长，想喝点酒吗?”“不错，山人想喝二两酒。”“啊，那边请。”司徒朗让这老道坐在一张桌上，给他拿过两盘菜来，又烫了两壶酒，让老仙长喝上了。等喝完了以后，司徒朗过来问:“您还喝吗?”“无量佛，谢谢，我不喝了。”“噢。”司徒朗把家伙都拿走，然后过来说道:“啊，钱不多，两吊四百钱。”老道爷一掏钱:“哎呀，无量佛，贫道我这一次离开庙，出来急了点，身上忘了带钱了，你能不能给我记上一账，过两天我从您这路过，再加倍奉还。”“道爷，没关系，您一个出家人又喝不了多少，我这小酒馆再赚不了钱，赚出您这份来还不算什么，道爷您请吧，给不给的没事。”“噢，谢谢檀越。”老仙长走了。没想到第二天老仙长又来了，还照样要了两壶酒，司徒朗还照样给准备好了菜，然后司徒朗忙别的去了。吃完了以后，司徒朗归置家伙:“道爷，还是两吊四百钱。”“噢，不多。我可真对不起您，我记得我拿着钱了，没想到一粗心我又忘在庙里了。”“没关系，哈哈哈，您走吧，我给您记上帐，什么时候您想起来了您就来。”嘿，第三天老仙长又来了，喝完了酒以后，司徒朗收拾完家伙，一要钱，老仙长还没有，说:“不瞒您说，贫道今天买了几斤豆腐，我把这两钱全都花了，过几天我化着缘再给您吧。”司徒朗有些不乐意，但是脸上没带出来:“道爷，行啊，您请吧，没关系，明天有工夫您还来。”“是是是，我打算在这坐一会儿。”“行啊。”司徒朗一拉避风门往后头去了。在后头干着活就瞧这避风门一动，老道长奔后院来了。司徒朗心说，这道爷干什么，喝了三天酒不给我钱，让他走他不走，他怎么还溜到我后院里头？老仙长进来以后笑着问:“无量佛！檀越你贵姓啊?”“您要问我，

复姓司徒单字名朗。”“哎哟，司徒，今年多大岁数了?”“啊，十九了。”“噢，十九岁，好岁数。我看你腰板、腰腿都不错啊。”“嗨，不瞒您说，我从小就好练，可是没有名师，这二年由于家计，没法子，父母没有了，我得凑和着谋生吃饭，开了这么一个小酒馆，挣个钱，所以我把功夫就搁下了。”“噢，你还很好练武啊。我跟你商量商量，贫道欠你的酒钱我是还不了了，我会两下武艺教给你，成不成呢?”“哎哟道爷，那我求之不得呀，我可不知道道爷您会什么样的武艺?”“你瞧这个。”老仙长并食中二指，旁边有一块木头，照着木头上一戳，噗，把这手指头就杵进去有一寸来深，跟着拔出来了，手指头什么毛病没有。司徒朗的箭翎耳一晃悠:“这，这了不得了，道爷，您老人家是世外的高人哪，您既然看得起我，我就是您的弟子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司徒朗趴在地上给道爷磕头。道爷说:“徒儿，起来吧，咱们就是师徒了，我教你能耐，你一天管我三顿酒饭吃，不论好坏，吃饱了就行，我瞧你这屋里头还宽绰，你把屋里收拾收拾，我就在你这后院住下了。我收你，但是有一样，跟任何人不许提，你只要是一提，咱们可是说清楚了，我立刻就不教你了。”“师父您放心吧。您瞧北屋里就很宽绰。”司徒朗把仙长领到北屋里，又把东屋收拾出来作为功房。

从这天起，司徒朗就跟老仙长练上功了。光阴荏苒，转眼间就是三年，经人家这位老仙长一指点，司徒朗的能为大长，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司徒朗守口如瓶。吃完早饭以后，老仙长要打一会儿坐，司徒朗刚到外头，这个时候，一推门进来一人:“哎哟，司徒掌柜的。”“啊，管家、管家。”司徒朗知道这是东村口路北李公子爷家里头派来的家人，便问:“贵管家，什么事呀?”“我们公子爷家里头来了几个朋友，打算喝点酒，您给送五十斤酒去吧。”“好，我这就去。”打了五十斤酒，满满一坛

子封好了，司徒朗搁在肩膀上打酒馆出来，穿十字街往东，来到李昆李公子爷的家里。家人一瞧："哎哟喝，掌柜的，您给送来了。"司徒朗把酒交到柜房，见院里站着垂手侍立的家人有二十几个，挺精神。李昆也把长大的衣服脱了，辫子盘在脖子上，正在打拳。司徒朗一看不走了，您想，司徒朗跟那位道爷练了三年，不管人家道爷教的什么能耐，也比李昆他们这玩艺儿练的强得多呀！李昆练完了以后一瞧："哟！这不是酒馆司徒掌柜的吗？""李庄主,哈哈哈……！你这功夫可练得不错呀。""哎哟，夸奖，夸奖，怎么着掌柜的，我练的这玩艺儿你也喜欢吗？"司徒朗面有得色："这个，多少懂得一点儿。"李昆听了吃惊："那么您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司徒朗一撇嘴："你还没功夫呢，哈哈哈……，你这功夫是费饭的功夫，谈得到功夫吗？"司徒朗这口气太大了。李昆还算有涵养，没说什么。旁边这几位不乐意了。李昆说："掌柜的，看来你是内行啊？"司徒朗一阵狂笑，这才是他的真面目，真正的性格。司徒朗说："不敢说内行，比你们这几位强点儿。"这些人不服气："那么您打趟拳我们看看。""好吧！"司徒朗也不客气，他把衣服掖好，迈步过来，往下一矮身"刷"一伸手。"哎哟！"李昆可就愣了，人家这功夫可跟李昆练的那玩艺儿不一样了，肩架步伐都很好，司徒朗"叭叭叭"练完了之后，往那儿一站，气不涌出，面不更色。"哈哈哈……李庄主，你看我这功夫怎么样啊？"李昆躬身施礼："哎呀！司徒掌柜的，我跟您是一个村的老乡亲，您这功夫可了不得，您打得这趟拳，我瞧着眼花缭乱，太好了！胜我万万倍。"那几位也服了："哟，真是的，您这功夫可真不错，您跟谁学的？"司徒朗摇摇头："这个别打听，哈哈哈……回见，回见！。"他作了个揖就要走。李昆一想，自己有志练武，这机会难得。李昆就不让走了："司徒掌柜的，您可不能走，无论如何，您也

得告诉我，您的老师是哪位，我一定求您转达我要拜他为师，我跟他也学点功夫。”司徒朗也知道师父说的话、他不敢答应，便说:“你这儿人挺多的，我不能说，更不敢答应你，回见回见。”他又要走，李昆拦住:“别价别价。走！你们都走！”李昆把这几位朋友都给轰了，然后把司徒朗请到客厅，泡上茶小心翼翼的伺候，他很沉着地说:“掌柜的，我谢谢你，我李昆一生好武，苦于不得名师，我看您这功夫确实是名师所传，您无论如何也得教给我，您看怎么样?”

司徒朗决意不说，因为是老师有话，任何人不准告诉。但是这李昆的盛情难却呀，便说:“你要问，我只能告诉你，教给我的这位老人家是位出家的仙长，到现在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在我家住着呢，跟我说不准让别人知道，不让我提，只要一提，老仙长站起来就走，你看这怎么办。”李昆一摆手:“不要紧，我到那儿给他磕头去，我把他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宽绰。”司徒朗说:“我也是这么想，把老师接到你家来，一切吃穿用都比我那儿强得多。”

李昆马上传底下人套车，跟着司徒朗来到酒馆门口。车子停住，司徒朗一招手，带着李昆往里走。一直来到后院北房，挑帘进来，老仙长在这儿正坐着养神哪。司徒朗叫声:“师父。”李昆抢进几步，“扑通”就跪在地上。老仙长一看李昆细条身材，细腰窄背，二十来岁，雪白的脸蛋，重眉毛、大眼睛、通关鼻梁，四方口，一对元宝耳，漆黑刷亮的一条大辫子，穿着一身银灰色衣服，煞着绒绳。确实是长得风流萧洒，一团正气、倜傥不群。老仙长问道:“无量佛，你是谁？快起来，徒儿，这是怎么回事呀?”

司徒朗也跪下了:“师父嘱咐我，让我绝对不跟别人提，可这个年轻人是咱们村的首户财主，家里的条件十分好，我觉得

师父在这儿住着有点太委屈了，您这么大年纪，要吃的吃的不好，要喝的喝的不好，我想孝敬您一身衣裳，都孝敬不起。师父，您收个有钱的徒弟让他把您接走，我到他那里练去。”“无量佛，有钱没钱，但看你资质天赋如何，如果你资质天赋好，即便说师徒要着饭，老师也愿意把功夫传给你；如果你资质天赋不成，不是练武术的身材，既便你成天拿御宴招待，贫道也不能接受啊。”“师父，他行，您瞧他这身条，他练得也不借。”李昆也一个劲地央告：“师父，您就跟着弟子走吧。弟子一定很好的孝敬您。”“老仙长只好点头。大家打酒馆出来，老仙长上了车，司徒朗和李昆跟着，来到李昆的家中。屋里的陈设十分讲究，请老师进来以后，哥儿俩正式拜师。再说村里有个小火神庙，火神庙里头有个穷老道，此人姓吕名瑞字德兴。老仙长到这一带来，先就住在吕瑞的庙中。这个老道虽然穷，但是为人憨厚老实。这会儿，老仙人让李昆派人把吕瑞也找来，这样，师兄弟三个同堂学艺。过了些日子。有一天，老仙长把司徒朗一个人叫到屋子里，说道：“徒儿，以后你准备干什么去呀?”“弟子要回去照顾买卖了。”“徒儿，你跟我练了三年多了，为师觉得对不起你。”“唉，师父，这是哪的话儿啊，只是弟子孝敬不到，对不起恩师教训之恩。”“唉！我跟你说实话得了，徒儿，你的相貌十分凶恶，为师想如果真的把绝艺传授于你，恐怕将来你在外头惹是生非越理胡行，为师的门户中有一条戒律，就是不准艺传于匪人，我看你就是这类人，所以这几年来，我都没教你真能耐。人怕久挨金怕炼，孩子你是面恶而心善。”司徒朗听完赶忙跪下：“哎哟！师父，您夸奖了，不瞒您说，弟子我长得这样，我有什么法子?”老仙长点头：“得了，从现在起，我要教给你们三人三种能为。教李昆太极十三式，教给你暗掌打穴，一招手照某人身上打一巴掌，被打的这个人当

时也不理会，什么毛病没有，其实这是照穴道打的，一个半月准死，十分厉害。”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就二十年啊，李昆、吕瑞、司徒朗的功夫全出来了。吕德兴能为不大，但是老仙长教给他一种东西，叫五毒大葫芦，里头完全都是配的五毒汁，只要一拉千斤坠儿，“滋”葫芦口一开，从里头冒出一股子坏水来，打到人身上就烂，非百草霜治不了这五毒汁。

一天，老仙长把他们三个人叫过来说道：“从此以后，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你们的功夫都出来了，为师也要到四海云游数年。”三个人都跪下了：“老师呀，二十年耳鬓厮磨，教弟子将来能够成名天下，蒙您的春风化雨，我们应当知恩报德，您老人家也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要到外头去呢？再说，您老人家的名姓，我们三人还不知道呢！”

老仙长口诵佛号：“无量佛！男儿志在四方，我是个出家人，我愿意云游天下，再说多年没离开云南本地了。要问为师名姓，记住了，我是江西信州龙骨山‘玄天观’天师嫡派四大名剑三爷张鸿钧的长门弟子，太虚上人庄道勤。”老仙长庄道勤把自己的事全说了，哥儿三个皆大欢喜：“谢谢师父。”从此大家分手了。司徒朗的小酒铺也关了张，自己带点儿银两，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三年的功夫，暗掌打穴他就治死一百多人。不管人家是好人是坏人，只要他看不上眼，他就打你一下暗掌，让你到了时候死去。但没有不透风的篱笆，结果他这件事让老仙长庄道勤知道了，庄老仙长这才明白：“哎呀，我到底还是艺传于匪了，我非把司徒朗杀了，我不要他这个徒弟。”老仙长佩着“落叶秋风扫”宝刃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寻找司徒朗。

司徒朗知道以后，他跑了，坐海船下了西洋。

这时，李昆，吕瑞都知道了，两个人打家里出来找着老师

跪在地下央告:“师父，您回家吧，师徒之情呀！我师哥再不好也是您的弟子，多年的心血培植，您见着他，可以劝他，无论如何，您不能杀他，绝了师徒之情呀!”李昆掉着眼泪，吕瑞也哭着一个劲地念佛，总算把老人家劝回了云南。

司徒朗装着哑吧，来到了大西洋。他在工厂里头当苦力，但是，他心眼非常的灵，暗中学人家转轮走弦各种消息机械。光阴似白驹之过隙，转眼十二年。他想，十二年了，老师要在的话，也就不记恨前仇了，于是就坐船回来了。南七北六十三省一闯荡，闯出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彝是一种猴，最孝母不过，只要发现果子，好吃的，它先孝敬它的长辈。按理说，占一个孝字，司徒朗这个人不会太坏，功成名就了，自己从北几省来到云南一打听，才知道吕瑞自己修了一座小庙与世无争。而师弟李昆已经成了大名，人称：混元侠逍遥叟，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司徒朗知道后一撇嘴,“哼，他成名反倒在我前头了。”

司徒朗来到金家渡口，这儿有个酒店，他进去喝酒，又问酒店掌柜的:“你们这个酒店怎么在这儿开呀?”

金荣答道:“噢，这里是金家渡口，坐船往北去是八卦山，山里大部分都是武林同道，我这儿准备一个小酒馆，请人家在这儿歇歇脚。如果有进山没船的，我也可以给找只船，帮帮忙。哈哈哈哈……，买卖不为赚钱。老爷子您有什么贵干哪?”司徒朗一笑:“噢，你们这儿大庄主是谁啊?”“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我家的大爷。”“噢！好好好！你知道我是谁吗?”“哎哟！不知道您哪。”“我是他亲师哥。”“这么说您是司徒老英雄?”“哎。你姓什么?”“我叫花斑豹金荣，这儿还有我弟弟金亮。”司徒朗点头:“你们既是八卦山的人，我要见李昆。”金荣答应:“不错，我是八卦山的，老爷子，您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山给您通

禀一声。”金荣坐船进山，面见李昆把这事一提，李昆赶紧带着兄弟们迎接出去，到酒店拜见兄长，趴地下磕头。把司徒朗请进了八卦山。

司徒朗一看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众难攻，四水团围，群山环抱，越看越美。李昆款待兄长，准备酒宴，给哥哥接风洗尘。后来，每天哥儿俩都在山里山外转悠，李昆始终不敢提师父找他的事，李昆从心里怕他。这天哥儿俩吃完饭以后，司徒朗可问:“师弟呢？怎么来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见到他哪?”

“师弟在后山朝阳峰那儿，我给他修了一座小庙，他自己也化了一部分钱，就在那儿凑合着住呢。每天除去练练功夫、就是烧香念经。”司徒朗点点头:“哎，我问问你，这么多年了，师父没找我吗?”司徒朗当年风闻着师父找他、他才跑的呀。李昆一笑:“师哥，说真的。您老人家不提，小弟不敢说啊；您在江湖路上杀了不少的人，师父十分震怒，一定要找到您，把您的武艺收回了。我跟师弟两个人，把师父找回来苦苦地跪下叩头哀告，师父总算消气了。”司徒朗大笑:“哈哈哈……师弟，谢谢你啊！还有吕师弟。”李昆摆手:“您也别客气，师哥，无论如何，再入江湖路上，您可别那么干了。师父确实真生气了。”“这你放心。……不过事情还得由着我，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别看师父跟我发火，真要见着我，两句话，师父就没火了。你知道我这些年上哪儿了?”说着话，司徒朗显得洋洋得意呀。李昆摇头:“哥哥，我真不知道，我们把师父劝回家，立刻派人找您，可怎么也找不到了。”“嘿嘿，告诉你吧，我也听说师父要杀我，我从鹿耳门出了国，乘坐海船，走了不少日子，到了大西洋。哎呀，人家说话咱又不懂、真不容易。”“哎哟，哥哥！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您怎么去那么远，又怎么回来了?”司徒朗不以为然:“你不知道哇，万里人走万里路，十二年

装哑巴，谁也不知道我会说话，我暗中偷学了人家的转轮走弦各种消息埋伏。就你这个地方，你弄这八卦连环堡干什么？你花上一部分钱，哥哥我给你修上消息埋伏，不用一兵一卒，就把整个八卦山看管的铁桶相似，鸟都难飞进来，哥哥就有这把握。”司徒朗高兴，唾沫横飞，想着要在师弟的眼前展展才。

李昆是个忠厚人哪，说:“哥哥，我谢谢您，我在八卦山里头，种地纳粮。虽然养些庄兵，但不打家，不劫舍，不胡做非为。您说我修那玩艺儿干什么呢？我不做犯法的事啊。”

司徒朗不爱听了，第二天就不辞而别。李昆发觉自己说错了话，赶紧就追，结果司徒朗坐船走了。

司徒朗顺着南盘江就往东北方向下来了。他想，姓李的，我司徒朗好心好意让你拿出俩钱来，我给你修造消息埋伏，让你住得踏实，你反跟我说这个。你犯法的不做，犯恶的不吃。不打家、不劫舍，难道说我就是贼吗？总有一天，我找到一处地盘，修造好了以后，把你找来，我让你看看，弄不好我治治你。司徒朗这人，六月天气，后娘的脸，说变就变。

这只船顺着南盘江往东北方向来，出去有三十多里地，眼前发现了一座岛屿。司徒朗一瞧四水团围之中，出现了一片山。这山跟蘑菇头一样。司徒朗告诉船家，“奔山根儿那边去。”船家一听吓坏了:“哎呀！这位老爷子，那个地方不能去。听说那里头有山王呀，专门在水上使漂儿，断道劫财。老爷子这么大年纪，您又何必呢？”

“呵呵呵呵。断道劫财；看他劫谁？他要劫我，那是他找死！你只管按我的吩咐去办。”船越走越近，忽然山根儿底下传来“呛啷啷”一阵铜锣响，接着出来十几只小船，最后出来一只大船。船队过来后，就把司徒朗这只船给横住了。司徒朗一看，船上有两把金交椅，坐着两家寨主，两旁边站着喽罗兵足

有四、五十个。

这两人长得好凶呀！上垂首坐着的这位是个高个儿，大鼻子头、深眼窝儿、红眼珠儿、厚嘴唇、黄头发、黄焦焦的胡子，穿着一身蓝衣裳，煞着绒绳。有兵丁在后头给扛着一条军刃，叫龙头怀杖。下垂首这位紫脸膛，也是个高个儿，黑黑的胡子，黑头发，挽着辫子，一身蓝，也煞着绒绳。肋下佩着一口拖刀。有一个报头的兵丁，手里头拿着一把小片儿刀。瞧见司徒朗这只船，用手点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在此地过，留下买路财。牙嘣半个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绵羊孤雁，站住。"可把水手吓坏了："老人家，您瞧，出来了。"司徒朗一乐："别害怕，慢慢停住。"小船距离大船很近后，停稳了。司徒朗道："哈哈哈哈，小子们要劫道吗？劫来劫去，劫到老太爷手里来了。分明是找死！"兵丁一怔："呀！老朋友，您是合字儿吗？""哈哈哈，跟你们和不到一块儿。""哟，不懂？您不是线上的朋友？""我是绳上的。""哎！通上你的名来。""哈哈哈哈，老太爷复姓司徒单字名朗。有个外号叫：九尾宗彝世界妙手。"

司徒朗一报名姓，两家寨主"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来到船头一抱拳："您是司徒义士爷？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到您老人家。想不到一旦之间您老人家今儿来到这儿。老义士爷，恕过我等末学后进，不曾远迎，请老太爷上船吧！"司徒朗一听，心说，噢！原来是认得我呀。司徒朗脚尖儿一点船板，一拔腰就上去了。

"不是要劫我吗？说这些个有什么用呀？呵呵呵呵。想劫我也成呀！"司徒朗说着包袱皮儿一打开，腰中一围。"嚓愣"一声响，五行轮亮将出来。眉毛稍往上一立，三角眼圆睁："哈哈哈哈，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老太爷我宰了你们！"

两家寨主连连后退道，“老义士爷，我们绝没有歹心。我们确实是尊敬您的大名。我们十分尊敬老义士爷。您暂息雷霆之怒，慢发虎狼之威，我两人有下情禀告。”说着就行礼。司徒朗怀抱五行轮往那儿一站，耷拉着脸：“好！你们俩人是怎么回事？跟我提提姓什么？叫什么？”

这个大鼻子头的一指旁边那位说：“老义士爷，他是我的兄长，姓徐名君字小侠，江湖人称‘万古听蹄兽’，我姓蒋名雄字英甫。也有个外号叫‘千载波尼象’。”

蒋雄、徐君是昆明本地人。幼年也是一样的打家劫舍，得罪了一些人，人家扬言要把他们俩人杀了，这样才跑到玲珑岛来，招纳亡命，有这么几百名喽罗兵，在水面上劫道。

这个玲珑岛，四水团围，蘑菇头儿山不容易上来，没有山口，就在山根子底下有个罗丝湾。您用船都得从上头往下顺下来，放到水面，才能使用。用完后再拉上去。这地方不容易叫人攻破，但是他们俩人知道自己无能。徐君心里头有算盘，现在司徒朗来了，他们对司徒朗十分尊敬，想请司徒朗进山。这样，他们俩人才把自己的实话从头至尾说了。蒋雄说：“老义士爷，我们哥儿俩不敢高攀，打算跟您拜把兄弟一同进山，这金交椅第一把请您坐，今后一切我们听您的。”

司徒朗这么一听，也未尝不可。便说：“那么好吧！”给了船钱打发小船走了，然后他们的船就进了山。

到了山根子底下，抬头往上看，怪石嶙峋。摇摇欲坠，孤松倒长，槐柳栽垂，山头儿可就冲下了。顺着一个山缝儿，大船进去拐弯儿，这个地方叫“罗丝湾”。转进来又来到棱牙缝。司徒朗一看，这里吠牙交错、十分险恶。这还不算，所有的山，当中尽是山窟窿。整座山为什么叫玲珑岛啊？就因为它有四百八十个山孔。你看这些山孔表面好象都是死的，实际上是

活的。您瞧是活的，实际它是死的。不是本山里头的人，钻进去就迷糊。

两家寨主带着司徒朗顺着山孔进得山来，眼前呈现出大片的庄稼、成行的果树。司徒朗远远一瞧，风景也美。白云团绕，山势很高，十分惊险。司徒朗心说，在这里修造房屋也很好。便问:“二位，这些房子的格局是谁修的?”

蒋雄马上报告司徒朗:“这是我二弟徐君修建的。”司徒朗非常高兴，这儿离八卦山又近、将来建成后也叫李昆看看。司徒朗便说:“徐贤弟呀，你还有点学问哪。”蒋雄也夸:“是啊，他学问好，山里的事情多是他办的。”司徒朗点头:“太好了!”

一直来到大厅，三个人撮土为香拜了把兄弟。众小头目拜见大寨主。司徒朗接过账簿来一查点哪，他们可真没少存钱。司徒朗自己画出图样，把蒋雄、徐君叫到自己的面前说道:“由于我的老师要杀我，我从鹿耳门出国，坐海船到了大西洋。我装哑巴在机械厂里头学了很多的转轮走弦以及各种的消息埋伏。我查看了这个玲珑岛，适宜制造消息埋伏，你们看怎么样啊?”二人点头:“哥哥，钱有的是，您随便花。至于说怎么装，怎么弄，这就是您的事儿了，我们哥儿俩给您当助手。”

哥儿仨商量一致了。司徒朗查看地形，随着山势修造消息埋伏，整个的玲珑岛全通了，真是固若金汤。

这件事情时间一长，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李太极知道了。哎呀! 他心里头忐忑不安，自语道:“我哥哥司徒朗这个人的脾气过于古怪、孤僻，而且我们俩人就因为一句话就不和了。他在玲珑岛修造消息埋伏，将来对我八卦山有很大的不利。这可怎么好呢?”李昆的心思叫八爷田方看出来了，八爷对李昆说:“哥哥，最近这些日子，我看您心神不定，一定有什么事吧，能说出来叫小弟听听嘛?”李昆知道八弟胸藏锦绣、腹具良谋，但怎

么能把这话说出口来呀。田方见李昆犹豫不决，便笑道："哈哈，哥哥，您的心思我完全都知道，我也不便跟您提，我上玲珑岛去一趟。"李太极只能点点头："可以。"田八爷来到玲珑岛口，从山窟窿里头钻出兵丁来、上下打量八庄主田方田子步。喝问："干什么的？不要往前走啦，再走，我们可要放箭了。"田方一瞧，这地方真是天然的险要。田八爷道："众位多辛苦，在下是从八卦山来的，姓田名方字子步。我来拜见我的哥哥司徒朗。"兵丁一听："候着啊！"赶紧派人往里山跑报告司徒朗。

司徒朗心说，田方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让他进来"。兵丁把田八爷带进玲珑岛山寨，一直来到大厅前。田八爷见到司徒朗，急忙磕头道："哥哥，小弟田方前来拜见。"司徒朗一接："哎呀！老没见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两位朋友。"司徒朗把蒋雄、徐君叫过来给田方一介绍。众人坐好了以后，喝着茶。司徒朗板着脸问："你干什么来了？"田方道："自从哥哥离开八卦山以后，我总想来。最近听说哥哥的工程告一段落，我呢，到这儿来看看哥哥，顺便给您送点时令菜来，让哥哥尝尝鲜。"说完田八爷把菜献上，司徒朗很喜欢。哥儿几个说了一会儿话，田方一躬到地："哥哥我跟您告辞了。"但是，过几天又来了。就这样连前带后的来了好几趟，每次来都带些精美的食品和菜蔬。司徒朗就有点纳闷儿；田八爷每趟来都给我带点儿我喜欢吃的东西，同时说些我喜欢听的话，他到底要干什么呢？有一次田方来，司徒朗把脸沉下来道："田方，你三番二次上我这来，给我送吃的，表面上看好象是对我尊敬，对我孝顺，实际上你这里头另有所图，你跟我说说你要干什么？如果你不说，从现在起，你给我滚，永远别再进我的玲珑岛，你到底有事没事？你说吧。"

田方心想，这个老家伙是厉害呀！"哥哥你要让我说，我不

敢说，我怕哥哥您不乐意，可是既然哥哥问到这儿了，我又想跟哥哥提提。您可千万别生气，。”“好！你说出来，我绝不会生气。”“听说哥哥的转轮走弦埋伏很是不错，您别看我大哥李昆不乐意，您走后我们哥儿几个谈起来，谁都赞成，尤其是我。为这么点小事让哥哥您离开八卦山，我心里很别扭，但您也知道，我做得了主吗？我上头七位哥哥呢。您要离远了，这也没法儿了，可您又离得这么近，我来了，一来是孝敬孝敬哥哥，二来呢，我想日久天长了，您明白我田方的心之后，您就会把您的消息埋伏教给我，也不用把手教，您只要把道理讲清了就行，哥哥您看可以吗？”田方一边说、一边察颜观色。司徒朗听完大笑道：“啊哈哈哈哈，哎呀，这算什么呢？老八，就为这个事儿，你嘀嘀咕咕的这么些日子，叫我心里不安静。这没什么，兄弟，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教你。”田方真没想到，这么干脆。“哥哥，受人一艺便为师啊！哥哥比我田方大得多。那么就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您就算我师父了。”趴地下就磕头。田方这一来，司徒朗这乐啊：“老八啊，快起来，快起来呀。”司徒朗吩咐备饭。

吃完饭，司徒朗带着田八爷出来，围着玲珑岛的山根子观瞧。水里头都安好了滚龙挡、水磨、混江鱼和巷子网。甭说你的船靠近我的山，鱼靠近都给你打死。再说整个的院子里，到处布满了脏坑、净坑、梅花坑、窝刀、立刀、窝弓竹弩和药箭。墙头儿上备有冲天弩，夜行人来了，单肘一挎墙头，“咔叭”这弩箭就出来，不是打你的肋窝子，就是打你的胳膊，有的还是药箭哪，打上见血封喉，六个时辰准死啊！

田八爷特别的聪明，一点就通。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啊！时间长了，田八爷学得非常好。当然，八卦山的几位庄主都知道八爷到玲珑岛学消息埋伏。但八爷的真正目的，只有李昆知

道。铁背罗汉法禅僧、火眼金睛莫贺永、七爷韩忠，他们几个有点气肚子，也准备礼物到玲珑岛去了，用点献媚的话一捧司徒朗，司徒朗就跟他们近乎起来了。司徒朗跟他们一近乎，田方心想，看我上这儿来，三位哥哥心里不痛快。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要对得起我三位哥哥，不能嘎嘣一下不来。这样，开始田八爷还是隔上三五天来一回，慢慢地就隔十天、八天的来；再往后就过半个月、一个月、仨月，半年……逐渐疏远。但是，根据司徒朗教的方法，田八爷也做了很多的鱼皮人儿。这件事儿当然瞒不住法禅、贺永，韩忠他们。

这一次八卦山试艺五绝，他们就偷了田八爷两个鱼皮人儿，冒充韩宝、吴志广。李昆也知道，现在法禅他们都逃奔玲珑岛去了。

李昆李太极把这件事情由头至尾说完了然后长叹一口气道:“唉！我这哥哥司徒朗蛮不讲理，而且说变脸就变脸，性情古怪，本领高强。掌中一对五行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玲珑岛全山都是空的，各种消息埋伏全有。你们要去了，登上死，撞上亡，我李昆对不起众位。”老头子说到这儿眼泪往下流。

北侠劝说道:“贤弟呀，已经到这步田地了，也不完全赖你一个人，当初听哥哥几句话，也没有今天。看来，画虎画龙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海川啊，你多原谅你这个师兄吧。”

童林冲着李昆一抱拳:“高攀的话，太极公，您是我的师哥。得了，咱们的事情就截止了。不就是玲珑岛吗？行了，有什么话，我们到玲珑岛去说，韩宝、吴志广准落在玲珑岛。即使他们项长三头肩生六臂，我这案也得办啊！”

这时候，田八爷过来了，作了个罗圈揖，说话很委婉:“童侠客爷，没想到我们八卦山跟您闹了这么一场事。我三位哥哥

不仗义，到现在，叫我哥哥李昆为难了，尽管您大仁大义，可以不咎既往，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逃往玲珑岛，这可就不得而知了。小可有一件事提出来，又无奈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在下当避瓜李之嫌，我又不敢往外说。”

北侠秋田一摆手：“老八你不用这样，海川是自己兄弟，为人光明磊落，在场诸位都是一样的宾朋，你有什么话就说来，只要能为你哥哥李昆遮风挡雨，分忧解愁，再把二小拿住，国宝还了朝，咱们这一局事就算齐了，你不必吞吞吐吐。”田方说道：“我打算到玲珑岛去一趟，当然去了也很为难，我这三位哥哥真的在玲珑岛，他们会在我兄长司徒朗面前花言巧语、搬弄是非、说八卦山的很多坏话。但是我愿意去一趟，我真的见着我哥哥们，他们确实在那儿呢，回来后，我们大家会集思广益，设法再办。不过，我是八卦山的人，不知诸位肯让我田方去吗？如果众位认为我去不好，那么就算我白说。如果众位要说我去成，那我就去一趟。”西方侠于爷很喜欢田方，老侠于成搭茬道：“我看这件事情啊，八庄主可以去一趟，探听虚实。咱别自费力气，要把司徒朗得罪了，即逮不住二小，也得不回国宝，这个咱犯不上。去趟如果真的在那儿，我们再想办法，找对策。大家看可以吗？”于老侠是有威信的，说出话来一言九鼎。老侠侯振远点头：“老哥哥的话是对的，我们信得过你，八庄主，事不宜迟，你就去一趟吧。”

八爷田方告辞出来。自己来到船坞找了一只船，命水手赶奔玲珑岛。八爷站在船头，仰天长叹：“本来弟兄八人在八卦山与人无侮，与世无争，闭门思过，纳享清福，可以说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万没想到，两个小冤家办出这种事情来，招惹得人家绿林群雄来到八卦山，你们仨人就这么一撤梯子，带着国宝一跑，我们弟兄八人再想长相聚首就不容易了。”眨眼间，

来到玲珑岛。田子步收敛心神，来到山口这儿，小船慢慢停稳。山洞里头出来人了，站在半山腰上往下喊:“干什么的?哟! 八庄主。”老兵们都认识田子步，八爷一抱拳:“哎，弟兄们辛苦了，我从八卦山来，给我哥哥请安来了，您给我通禀一声。”“候着啊。”兵丁往里跑，一直来到大寨，挑帘栊进来，单腿打千:“报，启禀老庄主，众家庄主，八卦山的八庄主前来拜见您老人家。”

法禅、贺永，韩忠这些人全都在，他们确确实实带着韩宝、吴志广逃到了玲珑岛。见了司徒朗，往那儿一跪:“哥哥，你得救救我们的命呀，就得仗着哥哥您了，我们爷儿几个可话不成了。”说着痛哭起来。

司徒朗一瞧说:“起来起来。怎么啦? 跟打狼的似的? 有什么事啊?”七庄主韩忠把眼泪擦干、委委屈屈地道:“哥哥，您不知道八卦山的事啊?”韩忠韩殿远连哭带闹的把事情全都说了，然后又说道:“我哥哥李昆不仗义，他要把我们两个孩子交了出去，眼看着八卦山一败涂地，就算完了，哥哥，您说这么多年我们创八卦山容易吗? 可是我哥哥李昆办出这个事情来，他对得起谁呀? 他不替两个孩子做主，反而向着人家。万般无奈，我们爷儿个才跑到您这儿来，求哥哥您帮忙。”司徒朗一听，“啪!”一拍桌子，火气撞出来:“李昆实在不是人，人面兽心的东西，到了现在，把自己的侄子要送了礼，结交什么姓童的。好吧，你们只管在我这儿住着，天大的漏子哥哥我顶着。”这会儿，他们都在大厅以内陪着司徒朗说着话儿，听说田八爷来了。韩忠他们吓的魂飞千里外，魄散九重天。

# 第三十八回 誓同心夜探玲珑岛 逢绝地幸喜遇恩师

上回书说到，田子步到玲珑岛探视，可把韩忠他们吓坏了，他们认为，这一定是田老八到这儿探听消息来了，便对司徒朗说："哥哥，我们可就指着您了。"司徒朗一摆手："你们别管，该站着站着，该坐着坐着，来呀，把田八爷给我带进来。"

进了玲珑岛，田八爷心里就为难啦，挑帘栊来到大厅，田八爷一看，哎呀，这势派可不小哇。四哥、五哥、七哥都在这儿坐着，小兄弟们都在旁边站着。司徒朗左胳膊支在桌案上，用左手托着自己的前额，往桌上一趴，连理都不理。田八爷迈步往前来，低头道："兄长在上，小弟田方拜见。"司徒朗仍然不理。田八爷连起都不好起来，又道："哥哥，小弟田方来看您了。"司徒朗还是不理。八爷一想，看来您是不理我了，我田方人称"小武侯"，我要不能和您说上话，我还叫什么"小武侯"哇。于是田方自己站起来到了案子前头，"啪啪"双手一拍桌子道："哥哥哎，冤死田方，屈死田方了。"趴在司徒朗耳朵边直哭。哎哟，哭得这个痛哇。别人也没人言语，也没人劝。哭来哭去，把司徒朗给哭烦了，"叭"一拨楞脑袋："田方你哭什么！我死了么？上我这儿嚎丧，你恶心我！"八爷心说，您爱怎么嚷就怎么嚷，你不是说了话了吗？说了话就好办。"哥哥，我田方冤哪，我冤死了，我没处诉冤去，只有在哥哥您这儿诉冤。"司徒朗耷拉着脸："你怎么冤哪？你说！""哥哥，你容我说话吗？""这叫什么话，叫你说你就说。""好吧，我应当不说，可哥哥您非让我说，我就只好说了。"

田子步擦了擦眼泪："自从小弟我来到玲珑岛，屈前奉教，屈指算来，已经十几年了。哥哥，小弟自认为没有得罪哥哥的地方。只是由于这些年来山里事忙，我掌管着一些事务，分不开身，不能给哥哥及时来请安。可每逢到了节年，或兄长的寿辰，我总派人给哥哥把礼物送到岛上，小弟视兄长如师，兄长带小弟亲如手足。这一次我亲临玲珑岛，甭管干什么来了，哥哥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哥哥，您这么样地拒绝我，我给哥哥磕头，您不理我，我心里难受呀。当年我给哥哥拜过师呀，师徒之情，手足之义，哥哥，您就没有一点怜悯小弟之心吗？好象是我素常来往，对哥哥孝敬不够，让哥哥挑了我的眼。如果是这样，我还哭。"田八爷放声大哭，哇哇，泪如泉涌。"得了得了，别哭了。""不，我不哭难受。""嗨！得了得了，算我不对。"司徒朗一看田八爷这么哭，他的心就软了。"坐下坐下。""我是坐下，我惦记着跟您说会儿话，我还要走呢。""好吧，你说吧。""哥哥，您也知道八卦山的事儿，可能我这三位哥哥和侄子儿都跟您提了，他们也都在这儿坐着呢，可这件事的原委根由您可不知道。"田方就把这件事由头至尾都说了一遍。

"既然我们跟人家打了赌了，君子一诺千金，不能反悔，试艺五绝。我们八卦山输了，就应该把两个孩子交出去。退一步说，两个孩子逍遥法外，但国宝不能不还朝哇。我就问您，偷了皇上的东西总不给，那成吗？甭说偷皇上的东西，偷您的您干吗？"司徒朗一听："对呀，偷我的我也不干呀。""可不是吗，可他们不顾手足之情，到您这儿来花言巧语，跟您说了好多的话，要不您不至于对我这样。您不理我，我心里怪难过呀！我这次来，就是想问哥哥，您能不能条应我三件事？头一件事，您让他们大家回去，一是保全我们八卦山弟兄八个人的手足之情；二是使人家童海川销票无事；三是从今以后，把您

和我哥哥李昆的隔阂打消。老人见了老人亲哪，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哥哥，您已经八十多了，您还活八十多呀？您眼前头，谁是您的近人亲人哪？您不就这么两个师弟吗？哥哥，您怎么就这么心眼儿死呢。”司徒朗一听心说，这个八爷，跑到我这儿，还编排我一堆不是。便说：“好吧，你往下说。”“我要求您从今后跟八卦山就象一个人一样，我们大家伙儿云消雾散，您看不好吗？”“老八，说真的，你这片话打动了哥哥的心。可有一样，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跟你哥哥李昆倒没什么，相反的，姓童的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呀？请出王十古，试艺五绝。当然，国宝应当还朝，韩宝、吴志广这两个奴才也应当打官司，就这么样让他们回去我可不干。你回去吧，让你哥哥李昆到我这儿来一趟，如果你哥哥不来，那就让侯振远和童林到我这儿来一趟吧。我们总得见一下子手儿，事情都好办。你看怎么样？”田八爷心说，我的目的就是瞧他们在这儿没有，别的我不管。“哥哥，我哥哥李昆来了，你们哥儿俩言归于好是件好事，如果侯振远、童林来了，你们言归于好，把两个孩子交出去，把国宝交出去，从此化险为夷，我们双方打消了心里隔阂，那当然更好。可人家到了这儿，你们要是翻了脸，当场动手打起来了，手足相争，弟兄变目。我这三个哥哥带着两个侄子，从您这儿又跑了。这样，人也得罪了，仇也结下了，国宝也不能还朝，我们八卦山的事儿也完不了。反而让我的兄长李昆、七十好儿的人心里为难受窄，我做兄弟的，心里可别扭哇。”田子步口似悬河，舌如利剑，不愧小武侯，司徒朗果然上当了。“你放心，他们爷儿个，谁也跑不了。”韩忠心说，田老八，好小子嘿！你这一句话，就要了我们爷儿几个的命了，我们再想从玲珑岛跑可就难了。司徒朗这人说话是算话的。田方一抱拳：“哥哥，要是那样，我就回去一趟。我哥哥是

不是来，人家侯、童是不是来，那就另说了，反正我把话给您带到了。”“好吧，我等你们三天，走吧。”田八爷转身形出大厅，出了玲珑岛，上了自己的小船。

船打回头，刷啦啦顺水路往回来。都到下午了，田八爷下船上山，顺着八卦山往里走，一直来到中央戊己大厅。爷几个全在这儿等着呢。八爷进来，就把事情经过全说了。侯振远和诸位老侠一听，都称赞说，哎呀，田老八这个小诸葛还真了不起，一个拴马桩把这仨哥哥、几个侄子全给拴住了。“我哥哥司徒朗说了，您不去不行，侯、童二侠不去不行，给人，给国宝，都得你们去。”李昆面色苍白。老侠侯振远一摆手：“事情不是到了这地步了吗，咱们大家从长计议，人多主意多，大家商量个主意。太极公念手足的情谊，司徒朗老义士也是个赤胆忠心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物，他不是个坏人。”

大家伙儿一块坐着说话，围绕着玲珑岛的事情议论开了。田八爷又把玲珑岛的情况给大家仔细介绍了一遍。直到掌灯吃晚饭的时候才散。

海川在吃饭的时候，可就一声没言语，吃完了饭，回到了自己房里，心想，事情是谁的？是我童林的，商量的结果也没有个最好的办法。有说打的，也有说暗探的，总之都不容易。不过我童林也得试试，也得尝尝。干脆，今天晚上我上趟玲珑岛吧。海川又想，甭说上玲珑岛，出人家这个九宫八卦连环堡都不容易。海川正愣神呢，瞅见门口站着一个侍候的仆人，海川点首让他进来。这个人也就二十多岁，身子骨很棒，穿着一身蓝，煞着绒绳，洒鞋白袜子，漆黑的一条大辫子盘在脑后。“你姓什么？”“童侠客爷，我姓王，排行第三，庄主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机灵鬼王三。”童林说：“你很机灵啊，在八卦山呆了几年了？”“童侠客爷，我在八卦山可呆了好几年了，我从十来岁

就在这儿，有好多年头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还有爹、娘、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呢。”“你在八卦山挣多少钱?”“嗨，这二五眼的事儿，一月一两五钱银子。”海川一伸手，拿出十两银子来道:“给你这十两银子，买双鞋穿。我看你在这儿侍侯我忙忙叨叨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哎哟，这，这我怎么敢呢，我们八庄主早就有话儿，不让我们要客人的钱。”“嗨，拿着吧，你知道，我知道不就完了嘛。”“那我就谢谢您了。”王三也就收起来了。童林问:“王三，这个九宫八卦连环堡你熟吗?”“闭着眼，打着滚儿都能来回走。可您刚到这儿，您不知道。”海川点头:“噢，我闷得慌，你能不能带我到你们这个九宫八卦连环堡外面去溜溜?”“哟，这么晚了，您还出去? 不过您老人家要乐意的话，小子我可以陪您出去。”海川把子母鸡爪鸳鸯钺带好了，就跟着机灵鬼王三打九宫八卦连环堡中出来。八卦连环堡周围都是大山，海川抬头看天，满天星斗，银河耿耿，玉露冷冷，夜静更深。喝，这夜景真幽美。“侠客爷，您刚来到我们这儿，要说这八卦山，确实不错。您是在这站一会儿就回去呢，还是想溜溜?”“你们这八卦山，四水团围，船可得多呀。”“好，大小船只一百多条呢。”“在哪儿搁着?”“嗨，有船坞哇。您琢磨琢磨，没有船坞哪行呀。”“这船坞在什么地方?”“船坞? 您打听那个干吗? 侠客爷您干什么?”“王三，既然山头头这么美，我想下山到船坞找条船，逛逛南盘江，这江中的夜景更美呀。你说对吗?”“嗨，侠客爷，您真是个风雅之士呀。”童林心说，我还雅呢。“真的，咱们南盘江的夜景可美极了，要是您老人家乐意，我就带着您到船坞去找条船，陪着您到船上去走走，您老人家也高兴了，扫去白天的愁云，回去好美美的睡上一觉。”

两个人就顺小着道下来，转来转去，转到了东面儿，到了

船坞。“侠客爷，咱们山里也没事儿呀，可今儿怎么一只船也没有了呢。”海川一瞧，可不是吗，船坞里空荡荡的，除了水，什么也没有，没听说八卦山要干什么呀？王三也纳闷儿。“侠客爷，我们有一百多条船呢，怎么没有了呢？哎，那儿不是一条船吗？”王三往江里一指，远远的桅杆上有一个小红灯笼，时闪时灭。“哎啊，真是一条船。”王三高兴：“喂，您看见没有，它往这边儿来了。”果然，这条船漂漂悠悠往这边儿划过来了。“嗨，过来，船家！”机灵鬼王三一喊，这只船越来越近，来到了江边。拢了岸，系好缆绳儿。海川一看船上只有两名伙计，船头有夹杆，一根长竹竿挑着灯笼，船舱板儿全盖着。机灵鬼王三问：“你们二位干什么呢？”“我们是奉爷命巡逻的，回船坞交班。哈哈哈，您是哪位？”“我是中央戊己大厅的伙计，叫机灵鬼王三。”“哎哟，王三爷，您二位干什么呢？”王三指着海川说：“认得不认得？这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侠客爷。侠客爷要到江中看夜景，找了半天，可没找到船，这船都哪儿去了？”这两个伙计也摇头：“我们走的时候还满着呢，怎么一会儿工夫全没了？”“不要紧，侠客爷也不白使唤你们。”伙计说：“嗨，侠客爷要到江上转转，给钱不给钱的都行，我们还不是应该伺候吗？请您上船吧。”王三可说：“侠客爷，我陪您上船吧。”“怎么，你陪着我去？”“那可不是吗。”“那我想想。”“您想什么，我一个人在这里等着合适吗？”海川想了想：“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方，你等我一会儿，我转一转就回来，到原地找你。”王三点头：“也可以。”海川往回转身，领着王三往前走有半箭之地，过了一片树林，有一个山坎，抽个冷子，就把王三的脖子给掐住了，往下一按，码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捆结实了，拿中指一揉他的气管，这下把王三憋得可够呛了。“侠客爷，我可没得罪您哪，您干嘛把我给捆上呀。”“王三，事到如今，我

不能不和你说实话了，我有心赶奔玲珑岛前去探路，顺手捉拿你家少庄主韩宝，吴志广，把国宝请回来。一天不拿回二小，得回国宝，事情就完不了。我看你们庄主也挺着急，不瞒你说，他是我的师哥呀。我如若不把你给捆上，你回八卦山一报告，我的船走不了就被人家追回来。我只好对不起你了，回来之后，我还要多给你几个钱。”“侠客爷，您放心，您把我给解开，我决不言语，决不……”海川斩钉截铁地说：“你别再说了，你说出天王来，我也不能相信你。”撕下王三一块衣裳襟来，“叭”地一卷，把这块破布条塞进他的嘴里了。王三都要哭了，海川转身形回来，到了江边，对二人说：“你们二人多受累。”又掏出七八两银子来说道：“得了，这点银子给你们买壶酒喝。”“哎，侠客爷，我们谢谢您了。”“这算什么。”海川一拔腰就上了船了。“哎，侠客爷，您这是上哪儿呀?”海川用手一指，“大江之上就行了。”眨眼之间，船就“哗啦啦”地向东顺流而下。走到半江中心，船可就不走了。海川一愣：这下可完了，自己在岸上是侠客爷，到了江心可就不灵了，自己不会水呀。他一伸手，把包袱皮打开，拿出双钺来：“你们要干什么?”“哈哈，侠客爷，您把我们当坏人了，我们是八卦山的船，能是坏人吗?”“那么你们俩为什么不走了?”“啊？因为有个朋友在等着您呢。”海川一愣：“朋友？在哪儿呢?”“您看!”把舱板打开，“噌”的一下，一个人就窜出来了，身轻似燕，往这儿一站：“你好大的胆!”海川一瞧，哎哟，原来是自己的哥哥，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

前面说过，这哥俩算是过心了。酒席宴前，大伙吃着饭，你出个主意，他出个主意，海川可始终没说一句话。老侠侯振远就想，他怎么能不说话呢？大家出主意是为了他呀，怎么着也应该有所表示呀，一声不言语，噢，心里憋着鬼哪。所以侯

振远吃完饭，也推说休息，来到自己的房中。伙计进来伺候，老侠一看，便问:“你姓什么?”“噢！老爷子，老庄主叫我来伺候您老人家。我叫机灵鬼王三，您老人家没来时，我就知道您鼎鼎大名。”老侠拿出十两银子来:“这个给你。”“哎哟，老侠客爷，您这是干嘛?我可不敢讨您的赏钱。我们庄主爷不叫跟客人要钱，您是老前辈了，我们应当伺候着。”侯老侠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童林一定要夜探玲珑岛，我求你几件事：一是把我带出八卦山。二是到船坞传我的话，把所有的船只都调离，只留下一只快船。再有一件，我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你到童林那屋里去，故意在他门口转，他要你带他去船坞，你就去船坞，然后你把我们这条船叫到江边来，你就甭管了。完了事之后，我们还要多给你几个钱。”

老二位一前一后，打八卦山出来，到了船坞。老侠客爷有吩咐，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因为整个八卦山的人全知道了，也知道四、五、七三位庄主带着二小和国宝逃奔玲珑岛去了；也知道老庄主李昆在这里头为了难。老侠侯振远告诉王三:“王三呀，照我的话去办吧。”于是王三回来，跑到海川门口一晃悠，故意地露面。

海川上了船，船往前走，半江之中，一开舱板儿，老侠侯振远出来了:“你好大胆呀。”海川先是一愣，然后大笑:“哈哈哈，江湖上都说侯不离童，童不离侯，看来咱们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胡说，我让你回。这玲珑岛不比达摩堂，达摩堂全是武术，凭我弟兄的本领和经验，也都能对付。这玲珑岛都是消息、埋伏，有再大的能为，蹬上消息你也得丧命倾生。依我说，你给我回去。”“哥哥，咱们已经到这儿了，还能回去吗?我童林想的，也就是哥哥您想的，玲珑岛就是地网天罗，我们哥儿俩也得去！难道二贼不拿了，国宝不要了?”老侠侯振远低

头不语，半天才抬起头来:“看来是非去不可?”又回头招呼两个伙计道:“船家，你把我们渡到玲珑岛，哪里能靠船，你就往哪里靠。”老哥儿俩各自一摸军刃，跳上船，“刷啦啦啦”几十里水路，一会儿就到了。黑压压，雾沉沉，玲珑岛犹如一个大蘑菇相仿，烟环雾绕，全山玲珑剔透。靠南面的山上是大块大块的山石。山根处全是芦苇，十分险恶。水手说话:“二位侠客爷，您看这是玲珑岛的南山坡，只有这儿能靠船，但能不能上去，我们哥儿俩可不保险。这玲珑岛的消息、埋伏非常厉害，沾上死，挨上亡，你们二位可要多加小心。”说罢拐回去了。

海川看了半天，一拔腰，“嗤”身形飞起二丈四，奔了上去。侯振远一看海川蹦上去了，也拔腰，奔这个方向来了。等侯振远上了一块石头，再找海川，没了。镇东侠一阵发怔。其实，海川飞身形起来，没说两句工夫，脚尖一点石头，就发现前面有个人。“嗖嗖嗖”顺着山缝就追上去了。海川心说，我们哥儿俩刚进玲珑岛就被发现，他进里边一报告，我们哥儿俩的命就没了，必须追上他。无奈前面的人跑得还挺快，眼看都要追上了，前面出现了一个山洞，那个人“嗤溜”一下钻了进去。海川一分双钺，脚尖一点地，“噌”地一下也窜进去了。“嗖嗖嗖”海川就顺着前方的声音追过去了。过了一个山孔又一个山孔，有的地方能看到星斗的光华，能看见半轮新月，有的地方看不见。海川脚底下攒劲，手捧双钺，“刷啦啦”钻了几个山孔以后，就听见水响了。“哗……”好象从一个山孔钻出来似的。外头有亮，等海川出来一看：这个人不走了，贴着前面山根站住了。脚底下是一片沙滩，不太大，净是石子、沙粒。从西北角山上下来的水往下流，“哗……”这块地虽然不大，四周的山头都往里拱着。当中露天，水从西北下来，好象一个井口似的。从这个地方往上走，也有四丈左右，周围都往里拱着。在山根

这儿，这个人不动了。海川伸手一摸不是真人。是个竹子片做的，外面套着真人的衣服，煞着绒绳，假脑袋，脸冲里，仔细看下边有线槽儿。这些个假人，一个接一个，把海川引到了这里。

海川心想，这是什么地方？看看眼前，头顶上这个山就不好办。都是象钟乳石一样，犬牙交错地下垂。海川虽然会壁虎游墙的功夫，可这儿，他没法爬，跟大冰川似的。你身子贴不上，气吸不上来，固定不住，所以没法办。哎呀，好象一个大窝棚，只有顶上透天，底下有水有沙滩。假人既然把我引到这儿来，看来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事不宜迟，我得赶快回去。接着原路逃离此地，去寻找兄长侯振远。

海川顺着线槽往回去，走到一个山窟窿，他钻进去了。进去以后，看不到脚底下线槽了。连转三个山窟窿，出来一看，还是刚才这里。再从别的地方钻进去，钻了几个窟窿以后，出来一看，还是这儿。明明看着是个活洞，钻进去以后，什么都摸不着，全是石头，死的。明明象是死的，确又能往里钻，钻来钻去，钻了两三个洞以后，又钻回去了，找不到进来的道路。海川心说，哎，这不是把我给困死在这儿了吗。海川仔细看前面的石头，也就是把他领进来的那个方向。站在水边上，抬头往上看，借着星斗的光华，新月的光华，才看见北面山坡上的石头，上面写着三个大红字“镇海川”，好象这个地方就叫“镇海川”。哎呀，海川看见这个地方，激灵灵打了个寒战，怎么这个地方叫“镇海川”呢？我叫童海川，这儿叫“镇海川”，我不是有点犯了地名了吗？想当初后汉三国，兵发雒城，庞统庞世元庞军师来到落凤坡被张仁乱箭射死，因为庞军师的名字叫“凤雏”，所以叫人家给射死了。闻太师路过绝龙岭也自刎身亡。古来的人犯了地名都得死，我童林犯了地名呢？人家司徒

朗不用来拿我，饿我七天，人家再来把我提了去，当众羞辱于我，我童林死后名誉都不香啊。唉！我怎么就不听哥哥侯振远的话呢，人家整个玲珑岛的消息埋伏十分厉害，我怎么就没理会呢？到了现在，叫地地不语，叫天天不应，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把我童林活活困死在此地？

海川越想心里越别扭，实在没辙了，得了，我死在这儿吧，海川心中顿萌死念。我不会水，跳进水里能把我淹死，旁边山根子有大石头，我憋足了劲儿往上撞，只要我不把功夫用上，脑袋照样碎，我也能死；唉，这又何必呢？低头一看子母鸡爪鸳鸯钺，自己把它擦得锃亮，见双钺如对良友，见双钺思念恩师，双手把钺一合，钺尖对准自己的胸膛，不就把自己给扎死啦？一死百了，我就全不管了。哎呀，难道这就是绝地了吗？我童海川在家误伤老父，逃亡在外，卧虎山遇恩师学艺十五年，两位恩师费尽了心思，教育我童林成名，我还没把门户立起来，师恩一分一厘未报；王爷待我恩重如山，士为知己者死，我还没有报答王爷呢；哥哥侯振远和众位宾朋，千里迢迢来到江南，协助于我，到现在撇下这些人一死，我对得起谁呀？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司徒朗把我捉住。童林想到这儿，得了，双钺一合，一咬牙："童林哪童林，想不到你生有处死有地，命丧于此。"他叫自己的名字。说完，他要使双钺扎自己。猛然间，这山头上有人说话："底下是谁，难道是冤家童林吗？你真乃大胆！""啊！"海川一听，这是自己恩师的声音，忙答道："师父，正是弟子，童林被困于此，师父，您救命吧。"这真是无巧不成书，英雄身逢绝地，巧遇恩师。

海川抬头往上瞧，影绰绰站着三位道长，正低头往下瞧，果然是自己的老恩师，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在这老哥儿俩旁，还站着一位道长，穿着件青道

袍，还是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水火丝绦，青中衣，厚底云鞋，黄白净子脸儿，花白胡须，挽发纂，金簪别顶，背插麈尾。老仙长高声道:“你先不要忙，我们爷儿仨一定想办法救你。”说着，一条煞腰的丝绦就递了下来。海川是个把式匠，轻身提气，上边尚道爷把手伸出去，连提几把，“啪”一拽，海川借势一用力，像一个球一样，从“镇海川”底下被拽上来了。

海川一个跟头就势往前一抢步，站稳了脚跟，然后，跪倒磕头:“师父，弟子拜见。”仨位道长把煞腰的丝绦解下来，各自佩在腰上。尚道明一挥手，从肩膀上把自己的拂尘拽出来，用拂尘的马尾一搭童林的脑袋，说道:“冤家，大胆哪，我把武林绝艺教导给你。要你广收桃李，兴自己的一门武术。你奉圣命下江南捉二小，请国宝。你知道玲珑岛是什么地方？是地网天罗。你意敢私自一人，单身涉险，来到此处，被困‘镇海川’，无人搭救。你被缚之后，司徒朗不杀，也将你名誉毁掉，如何替为师兴一家武术？如果不死在司徒朗之手，你要自刎身亡，试问我们哥儿俩十五年的心血何在呀？你家中的二老倚门盼望，你对父母是无义不孝呀。老侠侯振远诺大的年纪，为了你八十多岁背井离乡，众宾朋都是这么大年纪离开家来帮助于你，你撇下这些老兄长们，要死于此地。我问你，你这叫交友之道吗？朋友相交，你算不义呀。王爷是金枝玉叶金身大驾，都为帮助你寻二小，得国宝出力。你撇下王爷在江南不管，要一死了之，主仆之情，君臣之义你也算不忠啊。不忠不义不孝，冤家，你自己想一想。”尚道爷说完了，何道说，何道爷说完了，尚道爷又说。

海川跪在这里一声都不言语，旁边的道爷搭茬了:“二位师叔哇，这是我的师弟海川吧？无量佛，我兄弟是个好孩子，看来还是听你们哥俩的话的。得啦，您看在侄男份上，饶恕我兄

弟童林吧，我相信他吃一堑长一智，应该守身如执玉，拿自己的身体当作金玉看待！不应当到了危险的时候，自己有轻生之念。”尚道爷一沉脸：“哼！无量佛，童林。”“还不拜见你的师兄。”童林一看，这破衣拉撒的老道还是我师哥？无奈！赶紧起来磕头：“拜见师兄！”“噢，师弟起来起来！”老道把童林搀起来了。“这是你师伯的三弟子，是你的师兄——补陈道人，吕瑞吕德兴。”

爷四个合在一块，从树林中往后山来。密林深处有一座小庙，这是司徒朗给师弟盖的。前后两层殿，有鹤轩，栽种着奇花异草。吃着司徒朗，喝着司徒朗，哎，这地方还倒不错。到了角门这里，一推门就进去了。爷儿四个关好了角门，奔东配殿来。来到东配殿挑门帘进去，屋里头点着灯呢，海川在后头抬头一年，嗯，迎面的云床上有三个棕团，只有当中的棕团上面坐着一个老道，中等的身材略为高一点，面似三秋古月，白发苍苍，顶都谢了，挽着一个白发纂，扣着一个杨木道冠，金簪别顶，银髯苫满前胸。上身着古铜色的道袍，系着水火丝绦。腰里头可能鼓鼓囊囊围着什么。海川一瞧，认得，打杭州下云南，在坟后头发现了李英、白洁、孙亮、有个骑小驴的道长，给他们了结了那件事。不正是这位道长吗？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师父和他是什么关系呀？爷儿仨进来以后，借着灯光，两位老仙长往旁边一闪。尚道明说道：“无量佛，师兄，您的侄子来了。海川，上前拜见师伯。这就是我弟兄的亲师兄，你的大师伯——太虚上人庄道勤。”海川这才明白：哎呀，原来是我师大爷。海川抢步进身，跪倒了磕头：“师伯在上，侄男童林大礼参拜。”海川心说，这是司徒朗的师父。老剑客庄道勤的脸上一红：“无量佛，贤侄呀，起来吧，师伯对不起你呀！”

“嗯？师兄啊，您怎么……你们爷儿俩见过面哇？”尚道

明、何道源老哥儿俩不明白地问道。“不错，见过面。”庄道爷就把当初的事情提了一遍。

尚道爷和何道爷听完很不乐意。你这叫做长辈的吗？要不就不告诉他，要不就告诉他。什么叫云南大山、三间草观、无知的老道哇？看起来我师哥这人还真得留他点神哪！

原来，老仙长庄道勤为了躲是非出去了一趟。回来之后，他不敢上八卦山。老仙长想这个，我不是已经碰到童林了吗？如果这会儿我回八卦山，他正上八卦山去，我们爷儿俩在那里碰上，我就得说实话。我跟李昆和海川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海川是我师侄，奉圣命捕盗，我说李昆你把国宝交出来，把韩宝、吴志广交给童海川。可我不能说这句话啊！那样一来，我踩毁自己徒弟了，这个老仙长有点护短。当年司徒朗从国外回来，给仙长磕了个头，老仙长骂了几句，也就过去了。

仙长只能回到玲珑岛，住在自己三徒弟吕德兴的庙里。

这天晚上，老哥儿俩带着吕德兴出来看玲珑岛的夜景。吕德兴就告诉了，有一个叫镇海川的风景非常好。老爷儿仨就到镇海川看夜景来了。猛然间听底下喊：“童林哪，童林！想不到你死于此处！”尚道爷一探头看见童林要扎自己，这才喊住，把海川救上来了。海川说：“我和我哥哥侯振远来的。我遭了这样的危险，不知道我的哥哥侯振远怎么样？”庄道爷听完，立即吩咐：“德兴呀，你去查看一下，你对这山里头了如指掌。”德兴转了一大圈，天都快亮了才回来，告诉尚道爷：“所有消息埋伏都没拿住人，可能侯振远没进山。”海川一想，不能呀，我上来啦，我哥也上来了，唉！怎么没见面呢？稍事休息，天光闪亮。吕瑞说：“师父、师叔、师弟呀，你们爷几个收拾一下，咱们奔前山去吧。我把船准备好了，听说前山已经打上仗了，您出了庙就能听见，前面喊杀连天。”

“好，那么我们就去一趟。”老剑客庄道勤撩起道袍一伸手,“噗噜”一下，把腰中的软剑摘下来了，佩在自己的肋下。这口宝剑叫落叶秋风扫，价值连城。听到前山锣声响亮，喊杀阵阵，他们顺着后山密路就下来了。小船准备好了，两名水手，一个撑船，一个掌舵，爷儿五个上了船。不一会儿，就到了玲珑岛的前山。海川抬头一看，呵！这仗可打凶了。原来侯振远、海川老哥儿俩来玲珑岛后，小船就回去了，把机灵鬼王三给放了，王三来到中央戊己大厅后“咚咚咚”一撞钟，老侠王十古、于成、秋田、司马空这些人全到了大厅，连同李昆、田八爷、胡二爷、任三爷、汤六庄主全来了。等大家伙儿进来以后，机灵鬼王三把这件事一说。田子步听了就一跺脚:“这可麻烦了!”李昆心想，要这样一来，哎呀，这哥儿俩若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哪？正在这时候，兵丁进来了:“启禀大庄主，各位老侠客，咱们金家渡口可来了不少的人，唉，听说是从铁善寺来的。”金荣也跑进来，吁吁直喘地说:“大庄主，快去准备船吧，大庄主、雍亲王爷带众英雄来到。”李昆直哆嗦:“八弟，备船。”

原来，王爷见海川他们去了一天一夜，一点消息没有，很不放心，便和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济慈这些人商量:“去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二位高僧，你们爷儿俩想一想，是不是这些人在八卦山出了事?”水晶长老亚然和尚摇头:“弥陀佛，王爷，您只管放心吧，李昆出身名门，绝不能心起歹念，要害这些位英雄，我觉得是没事。如果耗到天亮还不来，我们大伙一起去一趟，人多力量大，到那问一问李昆该怎么办，这样您看好不好?”王爷听了点头:“噢，这倒是个好办法。”早晨起来，仍没音信来。亚然和尚道:“王爷，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您得领头去呀!”王爷说:“好。”到了大雄宝殿，就把这五花

棒拿起来了。什么叫五花棒呀？五花棒就是人家庙里头和尚念经打磬锤儿。王爷说：“好啦，我就拿这大磬锤子，大家听我的，合在一起各自拿兵刃，走，派几个人看守铁善寺。”

大家坐船来到金家渡口南岸。下船后，王爷把李昆叫过来细问一番，李昆如此这般一说，最后道：“不想法禅他们逃跑，昨天晚上振远、海川奔玲珑岛去了。”王爷一听，急得直跺脚：“嗨！李昆好糊涂呀！所有的众英雄上船，跟着本爵赶奔玲珑岛。”说完，又命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把大船的船舱板打开，让他们大家进了后舱，里边让五小看住了李昆，然后王爷到了大船上五花棒一摆，“哗啦……”大船顺着南盘江就奔玲珑岛了。等来到玲珑岛，对面的船只列开，就听玲珑岛里面“呛啷……”锣声响亮。王爷一来，也有人报告了司徒朗。司徒朗听完了，立刻传话：“备船只出山应敌，来多少人，我也跟他们完不了。”司徒朗把军刃带好，蒋雄、徐君、铁臂罗汉法禅僧、五爷贺永、七爷韩忠带着雷春、贺豹、韩宝、吴志广一干人纷纷登船，二百名兵丁乘船顺着螺丝湾口冲出来。来到山口外边，船只排开。王爷站在船头：“哪一个是司徒朗老英雄呀？”司徒朗箭翎耳一忽闪：“我就是啊！”“我问问你，昨天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二人夜探玲珑岛，直到现在未曾回转，你是不是把他们拿住了？”司徒朗这才知道，敢情昨晚上侯振远、童林来了，怎么没听见有人报信呢？他这么想，可不这么说：“啊，你要问啊，童林、侯振远被俘以后，因为他们两人不服气，我早把他们两人给宰了！”瞧瞧，这句话多惹事。王爷一听，一着急一撒手，“呜”地一下，大磬锤就落入江中。回过身来一抱拳：“王老侠、于老侠、你们诸位都听见了没有？给他们哥儿俩报仇吧！”王爷这一喊，赛判飞行侠苗泽一按刀把顶崩簧，“呛啷”一声响，把红毛

宝刀亮将出来，刀壳子往背后一别:“王爷，我一定给海川、振远哥哥报仇!”垫步拧腰上了船:“司徒朗，你若大年纪不讲信义，枉杀人间侠客，还不过来受死，我要给他们二位报仇。”火眼金睛莫贺永一分镔铁狼牙铡，垫步拧腰就过来了，飞身形上了大船:“呸! 鼠辈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帮着童林欺压我弟兄，五爷贺永，我要你的命!”两方面的锣就响了?“呛啷啷……”锣声响亮。王爷这里瞧着，心如火焚，把八爷田子步叫来:“子步，你给我如此这般这般……带着一部分人去!”

“是!”田八爷带着一部分人走了。干什么去了，咱们先不提。

王爷这回发狠了，非给海川他们哥儿俩报仇不成。韩宝、吴志广这些人都在司徒的大船上瞧着呢。贺建章甩起狼牙铡盖顶就劈，老侠苗泽跨左步，摆宝刀急架相迎，两人在战船上就打上了。招数加紧呀，越打越快，七爷韩殿远一按自己的小片刀，刀把“呛啷”一声响:“哥哥哎，看我的!”韩殿远垫步拧腰上了船。刚到船上，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一抽铁扇子飞身也上来了，往这一站:“韩忠，你恬不知耻，认识俺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吗?”韩忠瞪眼:“呸! 谁认识你? 哪里走!”左手一晃面门，刀就到了。老侠张鼎摆铁扇子跟韩忠打上了，哎哟，喊杀连天可就更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铁臂罗汉法禅僧飞身上了大船道:“姓秋的你上来，咱们俩是师兄弟，你架着胳膊肘往外扭，你欺压我弟兄，助纣为虐，今天贫僧要跟你讨教三合。我跟姓谷的练，是法禅，不跟他姓谷的练，法禅照样有本事。姓秋的你过来。”王爷劝说:“秋老侠你别客气了，祸到临头须放胆，法禅既然不仁，老侠客你也就别讲义了，请吧!”老侠秋田万般无奈，自己按着大宝剑的剑把子，飞身形上了大船。司徒朗、蒋雄、徐小侠，都在对面看着。老侠秋田一上大船，用手指点:

“师弟啊，当年你恨师犯弟，结果你我弟兄才分道扬镳，这么多年我惦念你，到八卦山看望于你，你跟我面合心不合。师弟啊，你也奔七十岁的人啦，你们办的这事对得起谁呀？你哥哥跟人家说好了，金玉之口，试艺五绝，交二小，献国宝，结果你们把国宝二小带走，让你哥哥若大的年纪为难，他多痛心啊！”

“呸，秋田，你胡说八道，来到八卦山花言巧语，挑拨我弟兄不合，直到现在你还说这个，哪里走？”老侠秋田一按剑把，“嚓楞”把辘轳大宝剑亮将出来，剑鞘子往旁边船板上一放，一举大宝剑：“好吧，你进招来！”

“弥陀佛。”法禅满脸的杀气，举火烧天式嗄棱棱一举大铲，奔老侠秋田的顶梁就劈。老侠向右一滑步，拿宝剑的手反腕子“刷”的一下，紫燕抄水对准和尚的脖项就抹。大和尚法禅闪身形跺过去，两位当场动手打上了。真正的同堂学艺师兄弟变脸了。其实北侠治死法禅很不算什么，可有一样呀，怎么着我们俩也是一个村的人，乡土之谊，桑梓之情，孩童在一起，再说我们俩一块磕头在谷老恩师门下，尽管他半道上办错事，被老师给逐出门墙。但是他到底是跟我有乡里之情啊。六人打成三对，难解难分。王爷这边的三位侠客，都有一种想法，就是不愿意把对方治死。可是老侠张鼎一瞧韩忠这人恬不知耻，有几次让着他，嘿！他反到来劲啦。老侠张鼎一想，得啦，干脆我要你的命吧，你韩殿远也不是好人。张老侠想到此，微然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扇子往起那么一举，一反腕子，扇子就把韩殿远的手背砸碎了，“嚓楞楞”一声响，刀就飞了。再看韩殿远“刷”的一下脸白了，眉毛，眼睛，鼻子乱动，面目痉挛。老侠一赶身，又在他百会穴正穴眼用大铁扇子一挫腕子，把他那脑骨也给砸裂了。韩殿远一声惨叫，“扑通”往后一仰身，当场毙命。

# 第三十九回 四剑客汇破玲珑岛 西方侠寒江擒二小

上回书说到，张子美一铁扇子把韩忠砸死，贺永与赛判飞行侠苗泽动手。贺永双手合狼牙钏，泰山压顶奔老侠头顶砸来。苗老侠用的是以巧破千钧，跨左步刀走外剪腕，一手红云捧日，刷——刀刃冲下，就奔贺永胸前扎来。万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韩忠死了，贺永不由地回过头来一瞧，他一回头，苗爷的刀尖就点上贺永的心口窝了，“噗哧”刀就扎了进去，红光一起鲜血迸溅，肚子里的零碎往外一流，贺永惨叫一声，也躺在船板上了。

贺永是陕西人，他家乡会武的很多，遍及南七北六十三省，贺永落在云南。虽然他死于赛判飞行侠苗泽苗润雨之手，但是传出去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而是童林致死了贺永，人家贺永的本家亲属能不找海川报仇吗？这样就生出很多的事来。

贺永、韩忠一死，玲珑岛就塌了半截天。法禅和尚跟自己的师兄动手，人家北侠秋田多大的份呀？一压大铲，顺剑一抹，一剪他，他往回下一扳铲，北侠秋田的大宝剑就朝法禅和尚的脖子来了。正在这个时候，靠南山根芦苇里边窜出一条小船。有人高声喝喊：“诸位仁兄贤弟，为我候廷担惊受怕了。”候振远站在船头，他旁边站着一位老仙长，个不高，白眉毛，慧眼遥观，金光四射，挽着一个小发髻，金簪别顶，一部银髯，青道袍系水火丝绦。这人是北侠秋田和铁臂罗汉法禅的授业恩师、知机子谷道远。没想到，庄道爷，尚道爷，何道爷，谷道爷四剑客在此聚会。其实，这些动手之人大部分都是他们老哥

四人的弟子。侯老侠怎么会跟谷老剑客聚到一起呢?

原来，昨天晚上，侯振远一看海川蹦到那块大石头上去了，也跟着一拔腰上去了。再看海川没了，就知道要坏事。他的意思也要跟着往前来，猛然间，身背后有人拍他的肩膀头。侯振远右手一推，啪一掉脸，没有看真那人，他就跟一缕青烟似的落在芦苇的深处去了。一个声音说道:“老檀越请这边来。”侯振远想，这是谁呀?也顾不得找海川了，拔腰就奔声音过来了。赶到近处他才看清，这里弯着一只船，船上头有篷，刮风下雨不碍事。船上有两个水手，船篷里头点着灯，在自己眼前头站着位老仙长。侯振远忙抱拳施礼道:“仙长爷，您叫我?”“老檀越，您到里头来。”一挑布帘，二位一前一后进了舱。里头还很干净，有住的地方，能吃能喝，锅盆碗灶全有。借着灯光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侯振远问:“仙长爷，您呼唤弟子侯廷，请问您怎么称呼?”仙长看镇东侠彬彬有礼，微微一笑:“老檀越，贫道姓谷双名道远，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知机子。”镇东侠肃然起敬，施礼道:“哎哟喝!久闻前辈的大名，今日一见实为幸会。”谷道爷道:“啊，老檀越，免礼免礼，你这边来，我给你点东西。”老仙长到桌子旁边，猫腰往桌底下一伸手，拿出个包袱来放在桌子上边:“老侠客，你看看。”侯振远一看,“啊”的地声惊叫，原来是刘俊丢的那个小包袱，海川的两身裤褂还在里面，龙批大票也在里头。侯振远一看，忙跪下道:“前辈呀，晚生失礼，我给您磕头了。”仙长伸手相搀:“无量佛，你起来起来，侯老侠客，你跟佩雨都是好朋友，咱们见面就有缘，请坐吧!”爷儿俩坐下后，侯老侠道:“请问前辈呀，这个包袱怎么落在您的手里?您又如何到这里的?”仙长一笑:“无量佛，说起来话很长啊。”

老仙长谷道远为什么来到江南?因为他云游四海，行无定

所。这一次回来，他才知道八卦山铁善寺的事情。老仙长一想，这个可不大好办。因为童林是自己两位师兄的弟子，可是李昆也是师兄的弟子。老哥四个在一块耳鬓斯磨，谷道远知道自己三位师哥的脾气，秉性有所不同。何道爷，尚道爷还是比较讲理的，唯有庄道爷有点护犊子护短，而且我徒弟秋田也涉足其中。九月九以前，老剑客爷就来到黑熊镇。他和黑熊镇黔南客栈掌柜的是朋友。

这位掌柜的可了不起，姓王，叫王凤，江湖人称天灵侠王凤。使一口单刀，很俊的功夫。他有一个弟弟比他小得多，两口子染时疫而亡，他的弟弟跟弟妹两人留下一个姑娘。王凤就把这个姑娘收留到自己的家中，教给姑娘能耐，拿姑娘当儿子养活着。姑娘的能耐学得很好，她管王凤叫爹。爷儿俩在后面收拾出一所房子，就住到后院来了。一边练功夫，一边照顾这店。老道爷谷道远跟王凤很不错，所以就来到黔南客栈。伙计一看，这可新鲜。因为出家的僧道，住店的太少了。伙计往里让："道爷，出家人住店的很少，没想到您不怕花钱。""无量佛，你给我找个后院，比较幽静的地方，贫道恨吵恨闹。"伙计答应，把谷道爷带往西院北房三间，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谷道爷坐下了，擦脸，漱口，喝茶，把伙计叫过来说："我一个出家人，住你这么好的店，有这么多钱吗？"伙计心说，这道爷有病吧，不是说让我给准备一个很幽静的屋子吗？既然住不起，可以再找别处嘛？你为什么擦脸，漱口之后，坐到这里又嫌贵呀？"道爷，您要如果住不起，我可以给您改换一下。"谷道爷想了一下，摆了摆手："行了，不用了。让我儿子给拿钱吧！"伙计一听，觉得更新鲜了，出家老道有儿子？这可是位风流老道。"哟，您有儿子？您是个出家人哪来的儿子？"谷道爷一听很不乐意呀，把脸往下一沉："胡说，出家人就不许有儿子啦？没有

真儿子，还没有假儿子嘛?”

“哟，道爷您这儿子在哪呢？跟咱们这里有什么关系?”“对，是在你们这里开店。”伙计一听，才知道这是掌柜的干爹，便问:“您说的就是我们掌柜的王凤吗？道爷您稍候，我给您叫去。”伙计见到王老侠一说，王凤就知道准是谷老剑客来了，赶紧跑进来道:“哎呀，老前辈啊，您来啦，我给您磕头。”说着，跪倒就磕，谷老仙长赶忙用手相搀，王凤细问:“您从哪儿来?”谷道爷把自己的事都说了。王凤听完，便说:“嘿！您还提呢，我们这个店都包给人家侯振远、童海川了。”就把这事情也由头至尾一说。谷道爷点点头:“王凤啊、济慈、济源是我的师侄，童林也是我的师侄，我无法插手，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看你呀，最好别让他们认出来，要认出来你是管呢？还是不管，你跟铁善寺的人也是朋友啊。”王凤说:“您放心，我管这个干什么？您都不管，我也没那么大的份儿啊。”

到了九月九日，谷道爷说不去，其实头天晚上可就去了。他刚到铁善寺的后山，就发现越墙出来一条黑影,“刷”！身法很快。谷道爷可就背到一棵树后面观看，这个人鬼鬼祟祟地提了个包袱，他就是八卦山的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韩忠。他越墙进来以后，大家伙儿都在大厅内议论明天的事儿，东配殿没人，他进去了，一伸手就抽出一个包袱来，然后提着这个包袱越墙出去。韩忠心说，这包袱里有什么呢？他找了一棵大树，把这包袱搁在自己眼前的地上。又从百宝囊中掏出了白蜡捻儿火折子，点上白蜡捻。他贴到树上，低头一看,“啊！?”就在他晃火折的时候，这包袱没了。

韩忠吓出一身冷汗，这是谁呀？往四外看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瞧见，把韩忠给吓跑回山了。

老仙长谷道远提着这个小包袱，就回到了黔南客栈。越墙

进去，来到自己的屋中，灯光点亮，把包袱打开一瞧，有一张墨鱼皮和一张龙批大票。谷道爷心里说，侯振远哪，你的这些人太疏忽大意了，龙批大票都叫人给偷走了。如果这龙批大票落在歹人之手，你童林既便把韩宝、吴志广拿住，你往哪里交待？谷道爷又看了看墨鱼皮，琢磨着，我干脆给它做出来得了。第二天，谷道爷拿笔开出药方子，又把王凤找来，让他按照药方去配药。王凤挺纳闷，问:“老前辈要这些物件干什么呢?”“我得了一个包袱，里面有一张墨鱼皮。”“噢……是不是麒麟山洗砚池那个墨鱼?”谷道爷点头:“对了。”王凤一听，心里非常可惜呀:“哎哟，那么好的东西让谁给毁了?”仙长摇头:“这个，咱们不知道，哈……，我把它做成件铠甲吧!”

“您是修好积德，这又是宝物，刀枪水火都不怕呀!”

谷道爷把墨鱼片做成铠甲后，依然把这包袱包好了，每天打听。刘俊下书，三小夜探八卦山被困十八棵杨，这些事情老仙长都知道。最后十老请八卦会太极，老人家也让王凤给雇了一条船去了八卦山。

锅台炉灶，柴米油盐船上都有。船上还有两名水手伺候老仙长格外周到。老仙长提拎着包袱，就上了小船。顺着江岔子放到南盘江内，到了试艺五绝，法禅僧这些人奔玲珑岛逃跑，老仙长全知道。这天晚上，船就停在玲珑岛的南边芦苇荡中。

剑客爷心里想道，要说司徒朗不是个东西，我早就知道。但是你们不能犯国法，韩宝、吴志广犯的是国法呀，把皇上的东西偷了，他们哥儿俩就算完了？要领法呀。你司徒朗长着几个脑袋，你助纣韩宝、吴志广对抗朝廷？今天晚上我就进山，我要责备责备司徒朗，如果他不听我的话，我就把孽障给拿了！老剑客谷道爷正在船上站着想呢，突然发现童林、侯振远说话。童林走了，这才上来把侯振远引到了船上。谷道爷把自

己的事情由头至尾过说了一遍。侯振远并不隐瞒八卦山的事情，从头至尾也详细禀明。然后说道：“老前辈啊，晚生和我的师弟童林一起来到玲珑岛，司徒朗这个人意狠心毒，玲珑岛里头消息，埋伏重重，我兄弟一个人进去，晚生可不放心哪。”谷老仙长一摆手，自己沉思一下：“无量佛。你尽管放心，你把包袱看住了，好好地在船上休息一会儿。贫道到山里头去看一下，你们对于消息埋伏转轮走弦一丝不通，万一碰上了，那就不得了。”侯振远在小船上呆着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回转悠，直到天快亮，谷道爷回来了。侯振远问：“老前辈呀，此番进玲珑岛您看见我兄弟了吗？”老人家这半夜工夫查遍了全山，早晨回到船上对侯振远说道：“你的兄弟并没有遭什么凶险，你只管放心。”听了老剑客爷这句话，侯老侠才放下心来。

天光闪亮，就听见外面喊杀震天，“当啷啷……”锣声响亮，把两个水手都吓坏了。谷道爷一听：“可能前山有了响动了，也许有人前来攻打玲珑岛。咱们俩人去看看。”侯老侠立即答言：“是，晚生遵命。”谷道爷让水手荡桨摇橹，由芦苇中出来，爷儿俩站在船头。老侠侯廷脚底下放着包袱，左手按着龙渊宝剑，旁边站着老剑客知机子谷道爷。小船往北这么一转，哎呀！看见大船之上打得难解难分。

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一铁扇子把七庄主韩殿远给打死了。北侠秋田的辘轳大宝剑正放在铁臂罗汉法禅僧的脖子上。正在这时候，侯振远高声喝喊：“众位仁兄贤弟，侯廷在此。”法禅僧往喊声处一回头，稍一走神，北侠的手腕就这么一颤，法禅的脖子就碰在秋田的辘轳大宝剑上了。北侠秋田就势一拉剑，“嗤！”铁臂罗汉法禅僧斗大的人头落在船板之上，尸体往前一栽，“噗嗤！”一腔子血喷出来了。北侠秋田热泪滚滚，一阵子难过：“师弟呀……”。司徒朗一看，您这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吗!

这时候，侯振远的小船就奔王爷的大船了。老侠于成这些人可全在，王爷一看侯振远来了，就知道司徒朗在说瞎话。既然侯老侠生还，可是海川呢？说话间，小船到了。爷儿俩一前一后拔腰上来，提拎着包袱。王爷一看这包袱:“老侠客，昨晚上遇到什么事了?”老侠客递过包袱:“您看这是什么？王爷又喜又惊道:“啊！ 龙批大票?”侯老侠点头道:“还有墨鱼铠儿也在这里，快交给刘俊吧。”刘俊赶紧过来接包袱，给师大爷磕头:“啊，老人家，谢谢你。”侯老侠这才把老仙长请过来说道:“老前辈啊，这就是千岁爷，当今万岁爷的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府的雍亲王爷。”侯老侠一指谷仙长:“王爷，这是我哥哥秋佩雨授业的老恩师，知机子谷道远、谷老仙长。”众群雄也都嗯啦啦的围过来了。王爷一听:“哎哟，老仙长。”连连的作揖。谷道爷趴在船板上:“给王爷磕头啦，贫道谷道远拜见千岁。”王爷绝不能让谷道爷磕头，双手抱住:“哎哟，我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没有机缘跟您见面，今天跟您一见，真是三生有幸，你们爷儿俩这是打哪来呀?”

侯振远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全说了。北侠秋田来到恩师的跟前，热泪盈眶跪在船板上:“恩师呀，弟子拜见。弟子误伤师弟，在恩师面前请罪。”“秋田，你起来。象法禅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和尚不守僧门之戒，作为一个武林弟子不守侠义之规，分明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他已不在我门墙以内，有道是除恶人积善念。”侯振远也安慰一番。就在这个时候，王爷搭话啦:“老仙长，您看，司徒朗在此拒捕，十分厉害。是不是您老人家辛苦一趟，把他给拿住。咱们对他一定不加追究，只要献出国宝，二小成擒，即可。”老仙长点头:“无量佛，这孽障十分猖獗，王爷既然命贫道前往，贫道岂敢违命呢?”老仙长刚要迈步

往前走，忽见北面漂摇摇一只小船过来，有人高声喝喊："诸位兄长，童林在此。"大家伙儿抬头一看，见是太虚上人庄道勤、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还有补陈道人吕德兴四位道长。王爷可真是大喜过望。老侠于成站在旁边看着司徒朗，心里想着，我应许过童林一句话，不拿住盗国宝的二小，愚兄绝不回家。这会儿，于老侠见韩宝、吴志广在对面眼珠乱转，就猜到他们要跑，但这两个人不从一边跑，我也不好办哪！一眼看见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于老侠想，他能够在海里面找针，能说不会水吗？老侠于成凑过来了："道爷，您过来。"一直把司马道爷叫到了船后："道爷，您热吗？"南侠这个气："哥哥，天气这么冷怎能热呀。""哈哈哈，仙长我请您洗个澡吧。"道爷一怔："老哥哥，我干什么洗澡呢？"于老侠："不洗也得洗。你往司徒朗的大船上看，韩宝、吴志广可要溜呀。韩殿远、贺永、法禅都死了，他们失掉了靠山，他们知道大势已去，但是，他要困兽之斗，您说对吗？"南侠往对面一看，果然二小有动静。便说："嗯，不错，哥哥您远虑深谋，小弟钦佩。""他们要跑就得下水，可能这两人不往一边跑，你下水到他们大船的北面，我下水到他们大船的南面。看他们往哪边跑。"

司马空一听，好嘿！老哥儿俩都把长衣服脱了，鞋子、袜子也扒了，叫过水手来："一会儿我们在底下叫你们，你们想着拿船篙往上拉人。"于爷把胡子往自己怀里一揣，从后舱哧溜下去了，司马道爷也下去了。哎哟，这江水显得特别的凉啊！不过哥儿俩都有很深的武功，寒暑不侵。俩人直奔司徒朗的大船，一边一个，顺着船底慢慢贴上船帮了，脑袋刚一出水面："哟！"真巧嘿，船沿上的一条腿下来了，正是韩宝。老侠于成心说，好悬，晚来一步又让他跑了，得了，爷儿们，对不起

你，下来吧！一伸右手，猛得把韩宝的腿腕攥住了，韩宝就知道坏了！他猛地右手一按船帮，昂足劲往下踹，可他不知道底下是西方老侠呀！“咚”韩宝就被拉进了大江。嘿哟！韩宝到水底下也折腾，老侠于成心里说，我让你喝点儿水吧！一伸右手朝着韩宝肋窝子拿中指一点，“嘟”的一下，韩宝张嘴咚咚咚咚，三四口水就下去了。老侠于成一瞧他动不了劲了，拉着他坐着水，转眼间来到自己这船的后艄。轻轻地一提，把韩宝就提出了水面。“我说上边的，伙计们把船篙顺下来。”庄丁赶紧就把船篙给顺下去了，老侠于成一伸左手，把船篙攥住了：“来，往上拉吧！”五、六个人往上拉，把韩宝提拎上来，轻轻地放下。于爷一按船帮也上来了，伸手先摸韩宝的兜里头。软囊之内摸着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揣在自己的湿衣服里头。于老侠心说，有这个，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正在这个时候，北面喊上了：“无量佛，船篙顺下来，这边又来了。”船篙顺下去，南侠司马空把吴志广也给提拎上来，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把他们两人可就捆结实了。“你们都过来。”西方侠一招手，庄丁都过来了：“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老侠一指韩、吴道：“这是韩宝、吴志广，你们认识吗?”庄丁们笑了：“我们少庄主爷，我们认得。”老侠点头：“好极了，你们六个人给我看着，如果要跑一个，到时候把你们送到南司衙门领罪。”庄丁们道：“老侠客爷，您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好好看着。”

韩宝、吴志广被擒了，老哥儿俩进了后舱，把湿衣服脱了，拿手巾擦擦身上，然后换好了干衣服，穿上了长衫，把国宝带好了，然后把湿衣裳拧净，在后舱这儿一晾。老哥儿俩出来，再到前面一看，可就不一样了。太虚上人庄道勤、尚道明、何道源、谷道远、吕瑞、海川这些人来到船头跟大家见面。王爷很高兴。“得了，庄老仙长既然来了，您的高足司徒朗

又在大船上，您设法劝劝他，这事情就完了。”庄道爷听了王爷这宽容的话，心里十分感激。“无量佛，孽徒无礼冲撞千岁，领国法受王章，这是没得说。您老人家甭管，待贫道登大船捉拿司徒朗！”太虚上人庄道勤回手拉出落叶秋风扫宝剑，“呛啷”一声响，老仙长飞身形上了大船。用手点指：“孽障，你往哪里走？”王爷正瞧着呢，西方侠于成一拉王爷衣襟：“王爷，您请到这边来。”

王爷跟着老侠于成、南侠司马空挑舱帘进了前舱：“二位老侠客爷有事吗？”

“哈哈，王爷，国宝在此啊！”老侠双手高举。王爷赶紧往后一撤步，跪在船板上，老侠于成这里托着，王爷如见君父，马上行三拜九叩：“君臣大礼，恭请圣安。”然后站起来接过国宝，毕恭毕敬至至诚诚的，往高处一举，于老侠跟司马道爷也拜见了国宝。“老侠客，如何得的国宝哇？”王爷心里十分感激，心说我们海川交了这么多过命的朋友，实在难得。

“呵呵，您要问我跟南侠司马大弟如此这般、这般……，深江擒二小，才把这俩人拿住了，仰仗天子的洪福，国宝终于请回。王爷，请您打开看看。”王爷把包裹打开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宝光艳艳、双龙蛟扭，一点儿毛病没有。王爷包好了，小心翼翼地收起来道：“二位老侠客，本爵我替海川给你们老哥儿俩道谢了，韩宝、吴志广何在？”“现在后梢，您只管放心。我们已经把他俩捆上了。”

“哎，太好了，太好了。”王爷又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好象身上去了几千斤的分量。本来为这事儿，多少日子睡不着觉，到现在好了，二寇成擒，国宝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身边，王爷放了心啦，由衷的感激这俩位老成持重的侠客爷。爷儿仨说了几句话再出来，一看大船上变了样喽。老仙长庄道勤站在大船上

用手点指:“孽障，司徒朗你还不出来见为师吗?!”

“啊，师父您看这么点儿事，您干什么来呀?”老仙长听了这个气呀:“不明事理的东西。”庄道爷心说:“这么点儿事?孽障啊，你已经八十的人啦，尚且不知好歹，韩宝，吴志广盗国宝，身犯国法，你还要替他们拒捕钦差。孽障，你还不过来伏刑受法!”司徒朗要赖呀:“师父，您别忙，我们的事碍不着您。您这么大年纪少管闲事，您走，您走!”

他跟他师父说这个，气得庄道爷直哆嗦:“无量佛，司徒朗啊司徒朗，好冤家。”大家都在这里瞧着，谷道爷、尚道爷、何道爷也都在这看着，当师父的管不了徒弟，您当初这徒弟怎么收的?蒋雄、徐君两个人站起来加钢:“司徒老哥哥，别这样，他是您的师父，不是我们师父，您不敢惹他，我们哥儿俩惹他。”蒋雄一伸手，把龙头杖亮将出来。徐君也把大泼刀亮出来，垫步拧腰上了大船。“道爷，您是我哥哥的师父，不是我的师父!哪里走!”

老仙长这气大了，拿宝剑往下一断，“呛”一声响，徐小侠的刀折了，窝腰一脚，“咚”的一声响，把徐君踹到江里去了。老仙长斜身的时候，蒋雄拿起龙头杖照着老仙长的脑勺就打，老仙长转过脸，一个鹞子翻身，宝剑“刷”的一晃面门，又是一脚，“咚!”也把蒋雄踹到大江内。司徒朗抓起五行轮的包袱飞身形上了大船。

“师父，您说您这是干什么呢?我这么多年经营玲珑岛容易吗?您竟敢到我们这来穷搅!您把我两兄弟给打跑了，我……我……不答应您，我跟你撞头!”司徒朗在师父的面前一通嚷嚷。

“无量佛，孽障啊，这就是当年我把你惯坏了，冤家你还不给我扔军刃被擒!”

“师父我真急了！”噔噔噔、咚！他也跳进江里。其实大伙儿都看得出来，这是庄道爷成心让司徒朗逃跑。

老仙长在战船上看了一会儿，再看所有的兵丁四处奔逃，下水的下水，弃船的弃船。转眼之间整个玲珑岛，所有的人都跑尽了。

再说王爷他们二百多号人都是绿林的英雄，这里头师兄弟就是五位，水晶长老亚然和尚加上四道，这是叔伯兄弟。亚然和尚的年岁最大，不过由于铁善寺的事情，亚然和尚的心里好象对不起这四位兄弟似的。

王爷带着这些人准备几只大船，顺水路直奔铁善寺。船拢岸之后大家陪着王爷下了船，有人抬着韩宝、吴志广，打发人把这些船只送回八卦山，咱们也就不提了。

大家众星捧月陪着王爷，押着二小，一直顺着铁善寺的山道上来。到山门前，王爷一看，哟！庙里头悬灯结彩，所有的和尚都穿着新的僧袍。原来王爷写的“武术化一”的这块匾已经刻好了，悬挂已毕，有黄纸蒙着，只等着王爷来了焚香开光，举行开光盛典。王爷一问，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济慈说：“哎，贫道我准备好了，只等着玲珑岛上的事情一完，请王爷回来开光。这是一次盛典哪！”王爷高兴。回到配殿，稍事休息，王爷一看时间差不离了，便道：“好吧，立刻焚香开光。”

鞭炮齐鸣，和尚们披偏衫、打法器，鼓乐齐奏，显得十分的隆重。王爷把黄纸揭下去，“武术化一”，四个大字笔走龙蛇。众人一起行了礼，然后大家退到东配殿，便坐吃茶。庄道爷可说话了：“千岁啊，我看玲珑岛的事情已经完了，请千岁法外施仁，贵手高抬，饶恕李昆、司徒朗，我们师徒是感恩不尽。我们几个人，都是出家人，身如闲云野鹤，出入山林疏荡已惯，不愿大家聚在一处呆着，我们可要跟您告假了。”王爷一

摆手:“等等，老仙长，您请喝碗茶，本爵还有要求哪。”他们老哥儿们也不知王爷有什么话，问:“王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王爷一拱手:“今日南北武林盛会，挂匾举行大典，这可以说是多年来武林之中的佳话。你们老几位合而为一，今天全到了，为铁善寺的事情增了很大的光彩，本爵一生无所好，我只喜欢武艺，众位侠义都是您们的晚生下辈，海川他们也把自己的能为让我看见过，我也确实钦佩。但是我还没领教过你们老四位的功夫，既然今天铁善寺开光挂匾，你们老哥四位每人都在月台上给我们露一手功夫，让我们开阔眼界，哈哈……老仙长，这个您不能推辞吧?”

哎呀，这个人情太重了！但是，王爷的人情怎么能说不练?“无量佛，王爷，既然是您的吩咐，那么好，师弟们，我们每人在这练点功夫让王爷看看。”说着，大家陪着王爷打东配殿出来，把整个月台围得密不透风。

庄道爷道:“师弟呀，你先练吧。”知机子谷道爷道:“无量佛，好吧！秋田，你把宝剑给我，我练一套天罡剑。”

老侠秋田很高兴，把宝剑摘下来:“师父，请用吧。”

剑递过去，谷道爷伸手按剑把，一顶碰簧，“呛啷啷”一声响，把辘轳大宝剑拉出来。上了月台，天罡剑三十六式开始练起来。慢慢地一招一式，不慢不快，让大家伙儿瞧清楚，每个肩架，一抬腿，一伸手都是地方，姿势十分优美。谷道爷天罡剑练完了，收住了架式，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无量佛，在众位行家面前，献丑献丑。”把宝剑入鞘。王爷竖大拇指:“谷老剑客，太好啦!”三爷何道源打稽首跟侯振远说道:“无量佛，侯老侠你把宝剑借给我用用，我练一趟一百零八式青龙剑，让大家看看。”镇东侠很高兴，忙把自己的龙渊古剑递过去。何道爷把宝剑拉出来，来到月台上，练起了一百零

八招青龙剑。哎呀，侯振远这么一瞧，人家何道爷的功夫好啊！看来自己的功夫还不到家。

练完以后，何道爷说："献丑献丑。"宝剑交给侯振远。侯振远一躬到地："老师啊，您这是让晚生再学一遍哪！胜弟子万万倍哟。"何道爷一笑："无量佛，我可不敢当。在你这行家面前，实在是献丑哇！"镇东侠连连摇头："客气客气。"

太虚上人庄道爷呼唤尚道明："二师弟，你也练趟功夫吧。"谈笑清居无机子尚道明冲着南侠打稽首："无量佛，司马道爷，您把您的巨阙宝剑借给我用用，贫道练一套钟馗五式剑。"南侠心说，尚道爷这是让我长功夫呢。马上把巨阙宝剑拉出来，递给尚道爷，尚道爷走上月台练了一趟钟馗五式剑。大家伙儿"哗……"鼓掌，真是到了高潮了。

等哥儿仨练完了，庄道爷道："无量佛，王爷和众位英雄侠义，我三位师弟的功夫比贫道我强胜百倍，看了他们哥儿仨的功夫，就不必再看山人我的了。"王爷摇头："不行！"庄道爷无法："无量佛，既然如此，贫道就练一套阳招八仙剑。"众英雄侠义一齐鼓掌欢迎。庄道爷脚尖一点地，长腰上了月台，秋风落叶扫宝剑亮出来，一招一式，不慢不快。那个份儿就真比那哥儿仨高了。练到一半过去，老仙长的身法一加快，大家在这四丈见方的月台下，每人的脸上都感觉到寒风阵阵。老仙长身若浮萍，走圆了这个月台。海川两目直视，一丝不苟地看着，自语道："哎呀，我师大爷这趟剑太好啦！"练完了，庄道爷收住了招数，把剑收入鞘内道："无量佛，献丑，献丑了。"

王爷乐得手舞足蹈："哈哈哈，老仙长啊，太好了，本爵我可开了眼啦。"庄老仙长很谦虚："让王爷见笑。王爷，我们可要跟您告辞啦！"王爷脸上一脸惜别之情。"哎呀，怎么说呢？本爵真惦着把事情办完以后，邀请你们几位到趟北京城，去本爵府

里住些日子，以便多增教益。现在是不可能了。几位老仙长将来闲暇之时，请您们诸位到趟北京。”于是老少群雄几代人，数百位武林同道众侠义，一块往外送，一直送到山门外。庄道勤伸手一拦：“王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想，您就别送啦。”王爷恋恋不舍：“不，四位老仙长，再加上吕道爷，我还是要送一送。”

“王爷，您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呢，请留贵步吧。”

海川接过来道：“王爷，您有很多的事情要办，我代爷跟众位哥哥送送他们老爷儿五个一程。

“好，你就代表我送送老仙长们。”海川一抱拳：“请。”

走出有几里地远，庄道爷站住了：“海川，你的事情也很多呀，你赶紧回去吧。”“不，弟子再送一程吧。”

爷儿六个顺着山道又走了几里地，来到一处地方很宽绰，很平坦，庄老仙长伸手一拦：“海川哪，别送了吧。说话就通过蜜蜂岭，前边就到山口了，你赶紧回去吧，大家都在等着你办事呢。”海川摇了摇头，脸上一阵子难过。庄道爷看出来了，便问：“海川你为什么难过呀？”海川一阵发怔：“师伯呀，细想起来，孩子我当年被困卧虎山，巧遇二位恩师，蒙二恩师苦心栽培十五年，弟子我又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当年弟子我是怎么想的呢？我认为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之中，我童林就称为魁首，叫做所向无敌。自从到了北京城，奉圣旨带罪捕盗。我一下江南，哎呀，我才看到英雄侠义如雨后春笋，每一个人拿出自己的末艺就胜过弟子的绝技呀。为此，我何能对得起师父重托，兴一家武术呢？如今分别在即，师伯，弟子如同婴儿失母啊！我觉得无所倚靠，心里边十分空荡。师伯，我愿意……怎么说呢，弟子愿跟着几位老人家一块走。”庄道爷一笑：“你怎么说孩子话呢？当然，江湖路上能人很多，你师父教给你什么

能为让你兴一家武术呢？海川正要回答，只听何道源道："教的是八卦绵丝盘龙掌。"庄道爷点点头，又问："是你们两人研究的吗？你让海川练练，我瞧瞧。"

当着这四位老前辈的面，海川能含糊吗？往后一撤步，一招一式，把这六十四式八卦绵丝盘龙掌练完了。真是身如蛇形，好俊的功夫！他练完站住了。庄道爷有些不解："怎么，你就会这些？"海川点头："是，这是恩师教弟子的六十四式。"庄道爷赞叹地说："你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又朝尚何二位老仙长看了一眼问："就教这点儿能为让他下山兴一家武术啦？你们这做师父的就不怕你这弟子给你们栽跟头？头下南七省亏没遇着什么出一头的英雄，乍一背的豪杰。如果他一成名，就要有很多的英雄找他一起切磋武艺，他敌得了人家吗？"尚道爷，何道爷低着脑袋也不言语。庄道爷又问："孩子，你的钺法呢？练练，师伯看一看。"海川一怔："钺法？弟子我没带着。"

"来，撅两个树枝，你练练。"海川接过两根树枝左右一分，照样儿练完了，也是六十四式。"再往下练呀？""弟子技止此耳。""好吧，师伯我很对不起你啊，前者你师哥跟你闹事，使你为难遭灾，借着这个机会，我在这里再替你师父给你传点儿钺法和掌法吧。"

老仙长庄道勤让他们哥儿仨在后头给指点着，让海川跟着走，一招一式练起来了。海川已经有十五年的好根基了，再学就是窗户纸一捅就破，何况海川还有资质天赋呢。老仙长在前面走，海川在后头练，转眼之间就把掌法给续全了，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掌。然后庄道爷拿起树枝来，又教给海川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钺。这可不得了。老仙长让海川亲自走了两遍，有不对的地方稍加指点。看看不大离了，庄道爷道："海川哪，这掌法和钺法的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的功夫才是你护身

保命的东西。从今以后自己勤习勤练，把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法，钺法和你以前的六十四式融合在一起，动起手来，就能招如泉涌，这就是整套的绝艺八卦绵丝盘龙掌。海川，这回行了吧?”庄老剑客面带微笑看着海川，那意思是伯父对得起你了吧？海川推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弟子多谢师伯，师父、师叔。”哥儿四个都点头。庄道爷说:“起来吧，勤习勤练，不得耽搁，业精于勤荒于嬉，望你好自为之，为师门争光，伯父刮目相待。”海川立即答应:“这个弟子知道。”庄道勤颔首微笑:“师侄啊，你回去吧，庙内很多事情待你办理，去吧。”“是，弟子遵命。”说完以后，老爷五个转身形往山下走。庄道爷回过身来一看，海川低着头还在后头恋恋不舍地送呢。

“无量佛！海川哪，掌法和钺法，好好的勤习勤练，足够你在江湖上用了，你就不必再跟着了。”谷道爷也说:“回去吧。”“是，弟子遵命。”海川说完站着仍然不动。

# 第四十回　蜜蜂岭传艺赠宝剑　桑家林大战司徒朗

上回书说到，蜜蜂岭传艺，海川依然相送，老剑客庄道勤问他："你怎还送？"海川依依不舍，瞅着庄道爷的剑道："师伯，侄男总觉得缺少护身保命的……。"欲言又止。老仙长明白了，想了一会儿："好吧，咱们爷儿俩见面就算有缘。"伸手撩道袍、吸肚子"扑噜"把宝剑拿出来了："海川哪，此剑乃是你师祖相赠，今将此剑就相赠于你了。"尚道爷一瞧，干什么？师哥一辈子铁公鸡一毛不拔，今儿个对待我们海川怎么豁出去了？把地契都拿出来啦。又听庄道爷道："海川，你知道这口宝剑的来历吗？师伯告诉你，这口宝剑是禹王年代所制，取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英打造，锻炼而成。它能陆斩虎豹，水擒蛟龙，斩金断玉，吹毛可过，确实是一口价值连城的宝剑。这口宝剑本在扬州禹王庙里，后来大明朝洪武起义濠梁，被南侠王爱云所得，老侠客一生仗此剑，屡建奇功。后来就送给了他的师弟、通臂猿猴吴祯。吴祯帮助朱洪武开国，打了多年的仗。他是直隶静海人，后来燕王扫北，建都燕京，吴祯很有功劳，被封为静海王。以后吴祯死了，这口宝剑就存放在他的家庙里，把宝剑存好了，拿泥糊上。大清国紫气东来，宝鼎畿内，顺治皇帝参观明朝的功臣家庙，这口宝剑的泥皮剥落，露出了剑把。顺治皇帝就派人把这口宝剑拿到了宫中。不清楚这口宝剑的来历，最后命文武群臣按照军刃谱进行考察，才查到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但此剑长三尺三寸三分，在晚上使用这口宝剑，能发出三尺三寸三分的光芒来，不用跟你动手，拿这口宝剑

‘呛啷啷’一晃，这个光华就能使你眼睛睁不开。以后宫中有了邪秽，江西信州龙虎山的天师奉召进京，到宫中镇压了邪祟。这样顺治皇爷就把这口宝剑赠给了天师。由于你师祖是天师近友，所以天师就把这口宝剑赠予了你师祖。你师祖原先有一口剑，就是镳铲大宝剑，现在你师哥手里，那是你师祖给你师父尚道明的，你师父又给了你师叔。为师我就爱这口剑，你师祖就把这口宝剑给了我。我是一个出家人，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娥纱罩灯。可以说一生当中我没枉杀过一人。今将此宝相赠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枉咱们爷儿俩这一次见面一场。”海川获到此宝剑真想赶紧拿过去。可海川双手一摆：“师伯，师祖赠给您，是因为您老人家德才兼备，而且能够保住它。弟子年轻既无德，又无才，不能承受此宝。师伯，弟子不敢要。”

庄道爷一想，真罢了。知机子谷道爷搭茬了：“无量佛，师哥，当年小弟那口宝剑我就给了秋田，这不多年在他的身旁如同在我的身旁，海川这孩子很不错，您把宝剑给他错不了。”庄道爷经谷道爷这么一说，只好给海川了。

尚道爷、何道爷也帮着徒弟道谢，海川跪倒磕头。庄道爷念佛：“无量佛，哈哈，海川哪，这回你回去吧。”

“是，弟子遵命。”爷儿五个一调脸，脚底下加紧，刷、刷、刷，转眼踪迹不见了。海川这才往回走，一直来到东配殿。王爷一看海川回来，又细问一番：

“海川哪，怎么送他们四位老人家去了这么长时间?”海川不能明言。“啊，说了一些话。”“几位老人都走啦?”“不错，都走了。”“我们这儿正在商量事，也正在等你回来。水晶长老亚然和云南府知府梁玉书是好朋友，我想写一封信，让亚然长老亲自去一趟，告诉他，我这一次微服到西南另有公干。让他不要通知制台衙门，也不要告诉总督，把他约到这来，翡翠鸳鸯镯

交给他，让他派专人护送北京。然后，备好了公文，让他再派兵丁、囚车押送二小回京，你看行吗?”海川点了点头:“王爷您想得挺周到。”

“还有，西方老侠要回家，我说，别回家了，咱们爷几个连带着这几个年轻人，打这起身奔杭州，再到镖局子住些日子，我也先不回家了，你带着弟子回北京。神行赛罗宣普妙，左臂神刀洪利，展翅大鹏杨万春在这说半天了，打算让本爵我跟你提，小香、小翠、洪玉耳这三个孩子愿拜在你的门下。”

“哎呀，爷，众位哥哥们教的孩子都错不了哇，我哪有什么好本事来教?”

“弥陀佛，海川你别客气，我让玉耳这孩子拜你，我跟洪老英雄说了不止一次了，洪老英雄对你的为人十分钦佩，你应当昌大门户，兄弟，你就不必推辞了。”

海川慨然应允，几个孩子当时趴地磕了头。一叙年齿：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二弟子司马良、三弟子夏九龄、四弟子杨小香、五弟子杨小翠、六弟子洪玉耳、七弟子孔秀。海川把孔秀搁在尽后头，他表面上不敢说什么，可心里老大的不乐意，干嘛我年龄最大，倒排在后头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霸过来说:“师父，我准备跟您告假，回去了。”

吴霸是海川的徒弟，跟这些个师兄弟合不到一块。他不算童林这七个弟子以内的，甘虎也不算。海川说:“好吧，吴霸，没什么事你就回家吧，以后可以到北京城找我去。”王爷告诉说:“你如果做买卖缺少本钱，也可以上北京，到我那里拿钱去。你多经营布匹，我给你办好货。你回陕西卖布吧。”吴霸道谢。甘雨甘凤池和过海乌龙展大旺等人也说:“海川哪，我们也要告假了，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再找我们。虎儿就托付给你

啦！”

“哥哥，只管放心吧。”

王爷和海川准备酒席，一拨儿一拨儿的给饯行。老侠王十古，王爷执意挽留，但是人家要回去看病了，海川道谢。王十古老侠又托负海川照顾刘俊，然后就走了。等大家伙儿送走了王十古，再回到东配殿，铁善寺请的人可陆续全走了。

猛然间，门头僧进来了:“王爷，于老侠客，侯老侠，童侠客，我们云南府的大班头来给王爷、侠客爷请安来了。”王爷这么一听:“哎哟喝，快快有请。”门头僧出去，时间不大，孙亮、李英进来了:“爷驾千岁我们给您磕头了。”

“哎哟，快起来！咱们坐这说话儿。”孙亮说:“谢谢爷，我已经告老啦，现在云南府八班总役，我举荐了李英李士钧。”

“哎哟，士钧当上云南府的班头了，那可好。”

大家都坐下，王爷细问金眼鹰孙亮和李英与众人分手后的情况。原来，他们押着陆寅、陆丰打沅陵县起身形来到了云南府后，面见知府梁玉书。知府大人审问了口供，收监、行文上宪，批下来是把陆寅陆丰提出来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斩杀。接着把人家金眼鹰孙亮孙班头的全家二十七口从牢里提出来释放，全家见了面。李英到孙亮的家里头住了几天，又跟自己家人李能见了面，把所有的事情说明。孙亮交代了公事，回家告老。李士钧任了云南府的大班头，而且亲自把义母跟白洁接到云南府，又把自己的媳妇、孩子接到家中。两家三代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等铁善寺、八卦山的事情完了，孙亮、李英这才来铁善寺拜见王爷，把这事情由头至尾一说。王爷点头:“太好了。白洁怎么没有来呀？”

“不瞒您说，白洁他现在的功夫不错了，他也谋了一份差事，没有时间，不然也就给爷和众位侠客请安道谢来了。”王爷

高兴地说:“好好好，你们俩人来太好了。这有两封信，水晶长老亚然一封，本爵一封。”王爷这封可有自己的堂号，要不人家凭什么证明呀?王爷让他们俩人把这两封信带到府衙，面见知府梁玉书。知府接信后立刻传话，备了大轿，自己把官防印带着，一切收拾好了，由李英陪着到了铁善寺。

来到山门外，下了大轿，往里面通禀，王爷吩咐一声:“有请!”梁知府来到庙中东配殿。大家一看，梁知府五十多岁，黄白色面孔，三绺墨须髯，头上戴着小呢儿春秋帽，犀牛毛的红缨四道梁，青金石顶。身上穿着蓝色着丝面的皮袍，外着青马褂，前后的四方云雁补子，脚底下五分底的清官靴。梁知书过来给王爷磕头，王爷赶紧吩咐一句:“贵府，免礼平身，请坐。”知府很懂规矩。“爷，有爷在此，哪有卑职的座位?”

“不，坐下，好讲话。”王爷又对海川说:“把公事拿出来，让知府大人看看。”海川让刘俊把包袱打开，梁知府伸手拿过公文一看，这是慎刑司的龙批，上面有御宝，拿的是韩宝、吴志广。王爷派人把韩宝、吴志广押到知府的眼前问了问口供。梁知书赶紧吩咐李英到轿内取出大印，用了大印，童林这就算完事了。知府请示王爷:“那么这囚车如何办理呢?”“噢，囚车由铁善寺给打。”知府点头道:“到时候云南府派四十名官兵护送也就是了。”王爷十分赞赏:“好!就这样定了。不过贵府还要办一件大事，现在翡翠鸳鸯镯在本爵身上，你把国宝取走，专人护送入都。”梁玉书心说，您手下有这么多能人不派，而把国宝交给我，我护送是有危险的呀!可推辞又不行，只好说:“是，卑职愿遵王爷谕。”雍亲王一伸手，把国宝托在掌内，高高地偏身一举，梁玉书赶紧往后一撤步，甩瓦行袖面，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云南知府梁玉书，臣恭请圣安。”配殿以内鸦雀无声，王爷代传圣谕:“贵府，免礼平身。”梁玉书站起身形，然后把国宝

接过去。大家落座后王爷说:“贵府，你打开看一看国宝吧!”

梁玉书也知道得有这么一层手续。小心翼翼地把国宝拿过来，打开之后，自己看完了，一点问题没有。王爷对梁玉书说:“就由你来办理啦。”梁玉书把国宝揣起来，告辞走了。海川往外送，来到山门外执手作别。梁玉书说:“哎，童侠客，囚车打好了，您给我送个信，我马上把官兵派来，护送囚车，好奔京师。”海川连连作揖。看着知府上了轿，李英保护着走了。

过了几天，两辆囚车全打好了，牲口也买齐了，这才请云南府派兵丁准备明日成行上路。第二天，知府把公事给备好，并且把路费银两备齐，派了四十名官兵，有一位把总老爷带着，都到铁善寺来了。官兵把韩宝、吴志广提到囚车上，海川一看没事了，就和王爷等人告辞，带着七位徒弟，持刀带剑，离开了铁善寺。

四十名官兵七十里地一大站，三十里地一小站，走累了就要休息。到了晚上住店，睡觉的时候，爷几个要带着韩宝，吴志广一起睡，当然海川要加着一百二十分的小心，人心隔肚皮，你待他再好，他扑噜一跑，怎么办呢?既要严加防范，还要细心地照顾。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只一日，来到河南北部。前边有个大镇甸，名叫桑家林。在桑家林正南十五里地，有一大片桑树林，方圆约有几十里路，这是咽喉的要路。

囚车越走离着桑树林越近了。海川坐在轿车里边，刘俊跨着车辕儿。前面是两辆囚车，四十名官兵分两行，左右往前走。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开路，蛮子孔秀压阵。左边司马良、夏九龄，右边杨小香、杨小翠。海川瞧着前边的桑林，有些怵目惊心，便对刘俊说:“你看这前边，大片桑树林烟笼雾绕，上不着村，下不靠店，这个地方可能有贼人，告诉你师弟们留点神。”

刘俊在车上喊:“师弟们，注点意啊，前面这大片树林可是凶多吉少呀?众人果然见大桑树林枝叶茂盛，堪可参天。刚走到一半，再往里还有一里半路，前头出现了一片丛杂的树，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从树丛里头传来嘴唇吹哨的声音:“吱喽喽喽……”呜一下子，燕飞似地蹿出一个人来。左背花刀小火神洪玉耳一瞧，是出来劫囚车的，忙与四十名官兵，将兵刃亮将出来,“呼啦”往两辆囚车上一围，把式一拢缰绳，两辆囚车不走了。司马良回手拿链子锤，夏九龄回手拿链子槊，杨小香、杨小翠各自把刀亮将出来，飞身形上了囚车。洪玉耳一伸手把吴志广、韩宝的发髻攥住，拿刀就搁在脖子上了。心说，要劫也不能让你劫活的。海川在车里看见这人啦，五短的身材，细腰窄背，猴型脸，窄脑门，瘪腮帮，两道细眉斜飞入天苍，大三角眼，鹰鼻子，一嘴碎芝麻粒牙，脸的正当中长一块四方大白癣，露着光板脊梁，一身的瘪肉皮,“嚓楞楞……”一晃五行轮:“囚车停下!”

正是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司徒朗在战船上不敢与自己的师爷动手下江跑了。在水里头跑出去足有三四里路，这才上岸。哎呀，老头儿十分狼狈，跟水鸡子一样。他提拎着五行轮的包袱哗哗往下流着水，冷啊!三角眼瞪圆了抬头一看:玲珑岛山上大火已起，司徒朗一跺脚，他咬了咬牙发恨地道:“呵!侯振远，童林，老太爷能跟你们完得了吗?我二、三十年经营的玲珑岛一把火你给我烧了，叫我八十多岁的老人有家难奔哪。”他正站在那发愣咬牙。猛然间，身背后有人说话:“师大爷。”

“啊?哎呀!”司徒朗回过头来一瞧，心里头怪难过的，陆地金蛟贺豹也是一身水，十分狼狈。这八尺的汉子，泣不成声，泪洒胸前:“大爷，您要给我爸爸报仇啊!我爸爸叫他们给

弄死了。侄子我连爸爸的尸体都不能亲手掩埋。"说着哇哇的哭，老头儿也掉着泪："孩子，切齿之根，焉能不报？不但要给你爸爸报仇，我还要给你四大爷报仇，给你七叔报仇，这个仇一定报，你放心。他们几个跑哪儿去？"贺豹摇头："不知道，您一下水，陆陆续续全跑了。听说我两个师弟韩宝、吴志广也被他们给逮住了。"司徒朗气得咬牙切齿。他叹了口气："唉，这也难免，等咱们住下打听打听再说。"住在店里后，贺豹到铁善寺周围去打听，才知道知府梁玉书亲自坐轿到了铁善寺，并在那里准备囚车，解韩宝、吴志广进北京。司徒朗一听："成了，孩子你跟我走吧。"贺豹不明白："师大爷，我跟您上哪儿？"老头子斩钉截铁地说："去河南桑家林。"不日，爷儿俩便到了目的地，包了个跨院就住下了。

这天，爷儿俩吃饱了饭出来，在桑林口大树上头一呆，等着。等来等去，远远地看着官员护着囚车到了。爷儿俩飞身下来。

司徒朗把长袍马褂一脱，光着膀子，绒绳扎在肚皮上。五行轮"呛"一轮，哎哟，真凶哟！等囚车到了，司徒朗"刷"地一声，飞身形打树丛里面窜了出来。海川肚子一叠，"噌"一下打车里边出来，子母鸡爪鸳鸯钺怀中一抱，距离司徒朗三丈左右，不往前走了。海川知道司徒朗这个老头子杀人不眨眼，我要再往前一走，他一轮五行轮，我脑袋就切下来了。海川抱着双钺一躬到地："哎哟，我当是谁呀，原来是老哥哥，分别之后，屈指一算已经是几个月了，不想老哥哥来到这儿，今天把囚车截住，是因何故？小弟童林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趴地上磕头。

"小儿童林你起来！老太爷不受你的头！"

海川站了起来："哥哥，这么大年纪，积怒伤肝，对身体没

好处，您干吗生这么大的气呀?”

“呸！小儿童林，老太爷我活腻了，你进招来！桑林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俩人得死着出去一个！”“哥哥，您这又何必呢？兄弟阋墙，手足变目，叫人家耻笑啊！当初不知道，情有可原，现在几位老前辈在一起说穿了此事，我们是多近的弟兄啊。我童林很年轻，奉师命兴一家武术，没有老哥哥您这样的人物成吗？没有道高德重的人协力枏助，没有老英雄们的威望我童林能起来吗？哥哥，得啦，千不对万不对，是我童林一人的不对，我给哥哥磕个头，我希望哥哥您贵手高抬，一天云雾散，您交我童林这个朋友，您看好不好?”“呸！小儿童林花言巧语，胡说八道，今儿我非宰你不可！”说完了，他一要五行轮，蹦过去刷的一下，就奔海川来了。海川捧着双钺，往旁边一闪身，出去四尺，然后道:“哥哥，我让您三招。”“什么?”“我让您三招。”“凭你，要让老太爷三招儿?”“哥哥，我让您头一招，是小弟不对在先，我得罪了几位侄男，这样才引起我们老弟兄之间的争斗，我做长辈的对不起韩宝、吴志广、雷春、贺豹这些人。”“那么这第二招呢?”“第二招，本来没有哥哥什么事儿，可是哥哥参与其间，到现在咱们哥儿俩变了脸、动了手，师兄弟之间伤了和气，兄长不能原谅，因此我让您第二招。”“呸，胡说八道！第三招呢?”“第三招，依我说言归于好，我们哥儿俩今后要多亲多近，如果哥哥非要动手不可，到时候有伤贵体，您得原谅童林。”“哎哟！”司徒朗三尸神筋暴跳，五陵豪气腾空。“好你小儿啊，藐视你家老太爷！”说着，往前一越步，“刷”双轮就到了。海川一分双钺，大鹏展翅，上左弓步跟右步一斜身，右手钺一支地，左手钺一扣腕子，对准司徒朗胸前就到了。司徒朗左手轮反腕子往上一顶，右手轮往下一矮，来了个进步撩阴掌，海川“张飞大

片马”起来。两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

两个人都是内家的军刃，招数都是神鬼莫测。海川把自己的八法神钺施展开了，脚踩八门，力敌司徒朗。司徒朗的轮招儿出来，真好像狂风骤雨，雨打梨花一样啊。他把步眼甩开，把海川围在当中，银髯乱摆，真跟一个老猴儿一样。海川也知道司徒朗的功夫是真好，恐自己难胜他。忽然，海川脑子里想起，蜜蜂岭师伯赠绝艺，我为什么不拿它试试手？想到这儿，海川左手钺一点司徒朗，右手钺往前一跟步，叶底藏花一扎地，就在司徒朗往后一撤的时候，海川一倒腰，出去了一丈六七，双钺一翻，等司徒朗扑过来，再看海川，刷啦啦双钺变更，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钺招数出来如同泉涌。“啊！”司徒朗一看，箭翎耳忽扇了，大三角眼也睁圆了，心说，可了不得了。

海川双钺如雨打梨花，围住了司徒朗，司徒朗就知道自己敌不住了。他想，没料到小儿童林有这么好的功夫，怨不得他成名。要想置童林于死地，非施展几手绝招不可。司徒朗想到这儿，左手轮一封海川的上手钺，海川往回一撤步的时候，司徒朗把双轮平端着往前一推，刷！对准海川的肚子就戳下来了，这要躲不开呀，半截儿就得下来。海川一瞧双轮奔自己胸下来，把双钺往下一扣，拿鸡爪一搭司徒朗两只五行轮头里的小三角叉儿，老头儿司徒朗一愣：坏啦，我的军刃叫他给拿住啦。就在司徒朗疏神的时候，海川往回一带双钺，司徒朗的灵机来啦：“姓童的，你该死。”司徒朗借这个机会就势往前一送，哪知道海川用的招儿正好让老头儿司徒朗中计，海川往回一带，司徒朗往前一推，海川“啪”一立钺，就用自己收双钺底部的钺夹子把司徒朗的五行轮给封住了。司徒朗一瞧，不好，进不去了，往回一撤，海川猛一扣腕子，嚓！用自己上边这两个

大钺尖子照着司徒朗的手腕子上一扣。司徒朗知道不好，撒手把这对五行轮扔在埃尘。司徒朗往后一撤步，童林就势往前一赶身，刷的一下，对准司徒朗的胸口扎来。轰的一下，海川想起蜜蜂岭师伯太虚上人庄道勤传艺赠剑时的话：“宁可他不仁，不许我不义。”海川想到这儿，往回一撤双钺，垫步拧腰纵身形出去一丈挂零，嚓楞一声响，双钺合一，怀中一抱，抬头看司徒朗。老头司徒朗睁开眼一瞧，人家童海川纵身形出去了。“你为什么不扎老太爷？”海川面带笑容：“老哥哥，刚才你我兄弟是闹着玩儿呢，承蒙让步，我童林知情了。兄长请吧，改日您老到北京，到我家里去，咱们哥儿俩再相逢见面，后会有期，告辞了。”海川一摆手，吩咐车辆，“走！”兵丁马上收拾好了一切，把式站起身来，顺好了牲口套，海川头也不回，跟在后面走了。

哎呀，海川把九尾宗彝世界妙手司徒朗给难在这里了。司徒朗想，人家海川眼看着要把我扎死了，人家没扎我，饶我这条老命。相反的我要把他的子母鸡爪鸳鸯钺打掉了，我能不扎死他吗？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容人之量，难道说我八十多岁就没有容人之量吗？看来，我司徒朗不如人家童林，人家一口一声哥哥，相反呢，我一口一个小儿，自称老太爷。司徒朗啊司徒朗，为什么人家三十来岁年轻轻的闯荡江湖这么几天就落出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为什么八十多岁闯荡江湖几十年就落得个九尾巴猴儿啊，看来我远远不如童林。这年轻人宽洪大量，这样的兄弟你不认，你不帮忙，你还是人吗？得啦，看来我兄弟童林对我司徒朗一了百了，从今后一跺脚，我要回心向善，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当个好人，使绿林道知道我司徒朗八十多岁的老人跟过去判若两人。万一再有贼人劫囚车，应当怎么样？我

就在后头暗暗保护，但愿我兄弟童林一生无祸。

老头站在这儿前思思后想想，思绪万千。贺豹过来："大爷，大爷。"司徒朗一回头看了看贺豹，眼泪差点儿流下来："孩子呀，刚才的事儿你可看见了，不是伯父不念旧义不给孩儿你报仇雪恨，伯父可险些把命搭上啊，看来人家童林这小孩儿不错呀。得了，贺豹，你很年轻，不应当再跟童林为仇作对，你伯父、叔叔、你父亲，弟兄三人没做过什么好事，看来是咎由自取。你东我西，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得了，你走吧。"贺豹含着泪："大爷，好吧，从今以后，报仇也在我，不报仇也在我，我跟您告辞了。"贺豹作了个揖，一跺脚走了。老头儿司徒朗把长衫短褂儿换好了以后，伸手把五行轮拎起来，用包袱皮儿这么一包，远远的跟上了囚车。

海川离开桑家林，自己长出了一口气，哎，实非容易啊，半路途中还得要小心翼翼。逢州过府，由河南入直隶，饥餐渴饮，晓行夜宿，离京城越走越近，一直到了卢沟桥。过了卢沟桥，穿过宛平县城，赶奔彰仪门。远远的望见彰仪门的城楼了，海川这才放心。

海川带着四十名兵丁，押着两辆囚车来到衙门府前。海川说："劳您驾，您给我回一声吧。"马上把公文全拿出来了，交给白大人，白守备大人往里回禀，大人升堂。

# 第四十一回 康熙帝赦免童海川 铁木金落脚北京城

上回书说到童林押解囚车来在北京城，自己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打发刘俊他们先回家，然后来到帽儿胡同北衙门。白守备大人正在当值。差人往里走，来到里面书房咳嗽一声，堂役打里头出来了："找大人有事吗？""你给回一声，现在奉圣旨下江南捕盗的童林已经把差事解到了，听大人的示下。""您候一会儿。"堂役把公事接过来进了书房，呈给白大人。白大人看完了，说："好吧，来呀，把差事起下来，准备升堂。"外头梆点齐敲，白大人换好了官服，戴好了大帽子，手下的跟班拿着马褥子水烟袋一切应用之物，打书房出来，赶奔大堂的后门。从后房门进去，转过了屏风，来到大堂口公案后头落座。两旁边快壮皂三班人役，再加上马快班、步快班八般人马，在两旁边排班站立，二十名护卫站在身背后，案前左右一边一位京承大人，还有各科各方的师爷、书办、招房，录供的、缮写的，该坐的坐着，该站的站着。这是堂口儿啊，了不起呀！早有人把差事提了下来。"来呀，带童林！"童林进来了，跪在堂口磕头，"草民童林拜见大人。""此番下江南如何捉拿钦犯，有无拒捕等情，要你从实的说来，不准欺骗本衙门。""谢大人，草民不敢欺骗大人。"就把捉拿盗宝二贼前前后后细说一遍。完了，让童林画了押，大人吩咐："带韩宝、吴志广！"这是九门提督衙门，韩宝、吴志广岂敢含糊，不由地机灵灵打个寒战。他们往堂口一跪，其实他们把口供完全都串通好了。白大人也不过草草了了的一问，画了押，过路衙门嘛！白大人把公文备好，把他们

三个人的口供也都画了招，放在一块儿，派了四名护卫和绿营的一百名官兵，还有云南府的四十名官兵，由白守备大人带着，直接从后门把二小押掌到南衙门。

来到刑部衙的衙门口，车辆停稳，兵丁在两旁边一站，保护着差事。海川带着公文，跟着四名护卫来到了衙门口的角门。值班的还是郭豹："哟！这不是童教习吗？你的事情轰动了南北两城，老弱妇孺，没有不知道您的。来吧，请进来。"连同四名护卫一块儿来到里面，把公事一样一样验看清楚，然后带着公文往里走，来到书房，刑部正堂张翔雨在书房里，刚刚下朝自己坐在书房喝茶。这个时候，堂役进来，把一样一样的公事放在桌上。张大人看完了，吩咐一声，升堂。张大人马上把官服换好，戴好了大帽子，翎顶俱全。照样当差的拿着马褥子，捧着水烟袋应用之物，有人把公文抱着，一直来到刑部大堂。南衙门是执掌生死大权的地方，北衙门进去死不了，南衙门要说砍马上没命。郭豹出去传堂官的堂谕升堂，快壮皂三班人役各持鞭牌索棍站立两厢喊喝堂威。皂班头进来单腿一跪："禀大人差事带到。"张翔雨坐在堂上："来呀，带原差。"堂役出来高声喊："堂官钧谕下，带原差！"海川赶紧往里走，匍匐在地："草民童林给堂官大人磕头。"张翔雨心说，童林啊，为你这点儿事，险些把我这二品前程闹掉哇！"下跪可是童林？""正是草民。"张大人一瞧，不错，这是王爷的教师。你要从实讲来，不许欺骗本部堂。"海川又从实细说一番，画了供，然后退下堂口。大人一拍惊堂木："来呀，带钦犯韩宝、吴志广。""带钦犯——"堂口一喊，韩宝、吴志广吓得直哆嗦，从脊梁沟儿发凉。韩宝、吴志广规规矩矩，脚戴着镣，皂班头拉着脖链，来到堂口，一托脖链，两个人双膝点地，跪倒了磕头："罪犯韩宝、吴志广参见大人。""你二人抬起头来！""有大罪不敢抬头，

唯恐冲撞堂官大人的虎威。”“当堂无罪。”“谢大人。”“韩宝，你二人真的吞了熊心，吃了豹胆，竟敢在大内盗走国宝，以身式法，还不从实讲来。”“禀大人，韩宝、吴志广弟兄二人自幼学习武艺，听说童海川在雍王府充当教习，以为他出身农民，没有什么好本事，因此一时赌气。我们武林之中的前辈也有过这种事，从大内盗出国宝，叫流芳千古，不怕千刀万剐。我们为的是跟童林赌赌能力，没想到这件事情触怒了朝廷国法请求大人笔下超生。”“你二人所说是实情吗?”“不敢欺编大人。”张大人不愿追穷道:“来，画供!”口供画好了，标好了牌子，然后把他二人押入了监牢。海川是差待外押，在衙门里头随便爱上哪上哪，出大门不成，就算软禁起来了。因为你的官司还没完呢，皇上还没有来旨意呢！皇上说放你，当然就没事了；皇上说不放，你得在这儿待着，这叫差待外押。最后给云南府打回了公文，囚车及四十名官兵完全回转云南，就算销票无事了。张大人把所有的口供完全都带好，然后放在护书内，有跟班的拿着，大人传话回私宅就散堂了。大人上了大轿，呛啷啷十三棒金锣响。大轿启程，穿大街越小巷，赶奔东四北三条胡同西口路北，到了自己的私宅。张大人来到书房以内自己坐下，换下了官服，擦脸漱口喝茶，吃完了饭，赶紧让师爷草拟一份折本。师爷拟完了，张大人亲自看看行了，然后工笔缮写，把所有犯人口供也完全放在里头，这叫奏带夹章，当皇上看的时候，不单看自己的折本，也要看犯人的口供。一切写得十分详细，然后标好了红头白牌子，也入在折本上面，这叫牌子。上头写着“刑部正堂张翔雨跪奏”。次日五鼓，灯火通明，大人起来梳洗已毕，带好了折本，然后坐大轿直奔东华门朝房。来到朝房把灯笼，也就是官衔灯放在门口外边。张翔雨就在候旨地方坐好了。官员们陆陆续续文东武西全来了。到了时候宫门开

开，官员们纷纷地直奔养心殿。文武官员按着品级陆陆续续跪好。等静鞭三响，驾生养心殿。四名小太监把所有奏事处递进来的折本牌子都放在上面。在龙椅左肩下站着四司八处督领事梁九公，下垂首是抱黄本的鄯起，眼前头跪着的是八大朝臣，以神力五爷额尔金泰为首，匍匐在圣驾前。剩下的文武官员都在殿外丹墀之下两旁边跪好，叫哪位哪位进来。吉祥金炉内满点坛香，香烟缭绕。这个时候，太阳还没冒嘴儿，里外灯火通明。康熙让他们把折本拿上来，捡紧关节要看的，上头都有引黄，如果说不是紧关节要的，那么就草草的看几眼交朝臣们办。看来看去就看到张翔雨的折本，从头详细看完，康熙皇帝知道，童林打了官司，贼人盗国宝陷害童林，奉圣命百日，早就逾限了，但有皇子龙儿递来的求恩折子，让自己宽限。国宝还朝康熙皇帝这个气儿也就消了，御笔朱批:“童林戴罪捕盗，国宝已然还朝，钦犯就擒将功折罪，从此销票回府，好好当差，侍奉皇子。”下边写着:“韩宝、吴志广盗国宝罪犯天条，秋后处斩。”底下写着:“钦此。”公事办完，康熙散朝了。

海川放出来了。顿时觉着身上轻松多了。溜溜达达穿着大街越着小巷，赶奔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府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人，海川就过了王府，奔自己的府内，见过爹爹母亲，跪道:“不孝儿童林，久在外面，使二老为儿担心，真是罪该万死。”说着连连磕头。举家团圆，悲喜交加，老人问了问外边的经过，海川不敢说实话，怕二老受惊害怕，只把献艺贺号收弟子这些事说出来，让二老欢喜，然后把刘俊他们叫进来给师祖父母磕头，二老夫妻自是欢喜。问了问名字年龄，然后告辞出来。海川叫小弟兄带着礼物，一直来到王府庄园处，给众位见面不提。

这天师徒们刚从功房回到前厅，家人韩路跑进来:“侠客

爷，何二总管送信来，盗国宝的韩宝、吴志广越狱逃跑，刑部堂官张大人记大过一次。"真像晴天霹雳，可把海川吓坏了，连屋都不敢出，怕来个二次捕盗，如何是好？海川足不出户，叫弟子把从前所练的套路全搁下，只练八卦掌。

这一天，海川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溜溜达达出富贵巷口往南奔北新桥，东四，东单出崇文门，过河走东河沿，一直到前门五牌楼。这是前门外最热闹的地方，商贾云集，人烟辐辏，繁华似锦，车水马龙。海川站在这里发怔，见一位年高长者，海川一抱拳："老伯，我跟您打听个地方？""行行，你打听哪里？""请问琉璃厂在什么地方？""你进廊坊头条、到西头走北火扇出去就到啦。"海川就按着老者的话、顺廊坊头条走到西头，由于不认识北火扇，他可就往南来走到大栅栏西口，糊里糊涂的来到李铁拐斜街。往前走不远，见路北一座广亮大门，左右门槐，东面的走马门、起脊的门楼，五层台阶，大门口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风雨不透。海川纳闷，这里干什么呢？他来到人群的后面把纸扇儿往脖子上一插，问前边的人："大哥，这里边干什么呢？"说着挤到里边一看："啊？"靠边儿上放着一辆牛肉车子，喝，这辆车是新打制的，全都是榆木，钢铁件、尺寸可大、车轱轳都还没什么泥哪。车板儿上蒙着崭新的蓝布单儿，放着个茶汤盘，上面摆的两扇牛肉，足有一百多斤。钢盘子秤在上面放着，牛肉刀钱匣俱全。卖牛肉掌柜的看上去不到四十岁、肩宽背厚、穿着白小褂蓝裤子、系着蓝围裙，穿白布袜子、方头儿皂鞋，四方大脸剃着青头皮儿、粗粗的辫子在脖子上一盘，浓眉阔目、鼻直口正，青胡子茬儿，满脸忠厚。地面冲台阶上的一位大个儿和一位矮身材的人好象要跟卖牛肉的打架似的。站在自己旁边的这位二十六七岁，一条黑辫子，也系着蓝围裙，像个买卖人。可巧这位也正回身，海川问他："这位

大兄弟，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位也爱说:“朋友，您问我，就算问对啦。”就从头至尾叙说前情。

原来这位卖牛肉的是清真大爸，姓铁名禄字木金，祖居在河间府城北四十里铁家寨。父母双双去世，弟兄三人度日，他大哥姓铁名唤铁福，是个读书人，经文非常熟。三里村，五里店的提起铁大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人只是心眼儿多，自己总有个小算盘儿。铁大奶奶为人忠厚持家有法，是个贤内助。二爷铁柱，没念过书不认字，只会种庄家，为人憨厚，不多说不多道，由于兄弟长年在外教书，二爷铁柱把一年所做的活，一五一十都禀嫂嫂，做到无私财，无私蓄。二奶奶也很老实，一天到晚该做的一定做完，从来不多问多管。可三爷铁禄就不成了，他们家中本来是个财主富户，水旱丰收的好地十顷，银钱浮财几万两，可三爷只爱使拳弄棒，一天到晚结交很多人，打拳踢腿，使刀要枪，一块吃一块喝，没了钱就跟二哥大嫂子要，银子花得像流水儿。三奶奶是河间府城里洪大爸的独生女儿，洪大爸富贵一方。铁三奶奶在钱上不计较，把母亲给的钱也都让丈夫花掉。铁二爸对三弟更加疼护，总怕三弟的钱不够花。经常问他，有钱花没有？铁大奶奶也是总怕小叔受委屈，尽量背着丈夫照顾三爷。无奈这铁三爷没心肺，只要哥一回家，总要提出钱不够花。铁福可就留上神啦，对帐目抠得紧啦。这还不算，他想着一家人除去老三之外，都是省吃俭用，只有他大手大脚，不事生产，只知花钱。将来总有一天为钱而兄弟阋墙，没有百年不散的宴席，干脆分家吧。他主意拿定，请假回家，到了家中在书房休息。让家人把二爷找来，铁二爸在地里干活，一听赶忙回来，见着大哥，立刻行礼请安。铁福知道二弟疼老三，又看他喘着气跑回来，就说:“兄弟呀，先喘喘气咱们哥俩坐下一块儿聊聊，你先别着急，定定

神，擦擦脸，喝口茶。”哥俩坐下了。大爷看了看二兄弟憨厚的脸儿，说道：“兄弟，今天我请你不是为别的事儿，就因为咱们弟兄没有合力创产守业的能力，光靠继承先人这一点儿遗产，不过十来顷地，怎么成呢？论起来咱们在铁家寨虽然不算头等户，也算过得去。但是有一样儿，可得好好的干，老老实实的守着呀，常言有句话：创业容易，守业难。不用说家中多添个一亩半亩的，只要守住了祖业产，不给老人家丢人，不给前辈丢脸，不把地给折腾出去，我认为咱们就是好子弟。”二爷一听可就愣了“哥哥，您跟小弟我说这个干什么哪？说真的，小弟我除去种地以外，一无所有。”“我没说你，我只是跟你商量商量。咱们老三在外头交了很多的人，一天到晚就知道练武，成天牛肉、羊肉的总吃着，他花钱就要多，他本人不会挣，就得跟咱们要。咱们给了，好兄弟好哥哥，这没的说。但是咱没有铸钱的炉呵，一旦供给不上他了，弟兄可就会变心哪。早晚这十来顷地叫老三给折腾出去完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二爷听了哥哥的话，任为很有道理，便问：“哥哥，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大爷想了想，“兄弟，你可别多心，你要是依着我，咱们把亲戚朋友都请来，跟老三分居另过。他自己掌钱用钱的时候，必然乐意，等他把钱折腾完了，也让他尝尝这个没钱的滋味。要是按照三一三剩一，三股儿分，咱们俩人决不致于挨饿。”铁大爷把话说完了，看着二爷。

铁二爷听了哥哥的话，大吃一惊。脸上立刻现出很惨淡的样儿，说话都发颤了：“哥哥，您这个主意好倒是好，头一样，顾全了咱们兄弟的脸面，又保证了自己的生存，还能保住产业。可有这么一说呀，您是读书识字的人，又在外头教着学哪，再分一份儿家产，当然是挨不着饿。我虽然没有别的本事，可我会种庄稼，我又没有妄为花钱的地方，过日子没有漏

行，再说祖上的可怜和赏赐，也不会让我挨饿。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嘛。可咱们老三就不成啦，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好练武。咱们哥俩一个种地，一个读书，说真的，身体都很软弱。老三的身体健壮，也是你我弟兄的威风啊！真要因为别的事分家，还可以，要是因为这，老三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又好交个朋友，分出这点儿家产去，用不到三年二年，就得花个山穷水尽，一无所有。常言说得好：兄弟如手足。难道你我就看着兄弟挨饿不成？”铁二他说到这儿，泣不成声，泪如雨下。

老二的话使大爷很受感动。真没想到，我们老二目不识丁，能说出这么一番道理来。看来比我这做哥哥的强呵。便安慰道："老二呵，你错怪了哥哥的好意了。不是说分了家以后，谁走到谁的门口儿都绕着走，谁都不理谁。十几顷地，就咱们这个小家，老三花起来那是没底的深坑。你想过没有，如果他要你就给，等你给不了的时候，手足都能变仇人。现在咱们哥仨分了家，各过各的，你说得对，他过不了。等到他把浮财花完了，他必要卖地，咱们哥俩不说话，他那地卖给谁去？谁敢买？我也不瞒着兄弟你，这些年哥哥在外头我也攒俩钱儿，这笔钱，不算哥哥我一个人的，什么时候老三卖地，咱们暗中买过来。把地卖完了他还有什么出手的？到那个时候儿咱都不管他，当他明白灯前是火了，知道难了，知道好歹会过了，败子回头金不换，咱们再把老三找来，把原业合在一起，咱们还是好弟兄。你看这样好不好？这叫先小人而后君子。”老二擦了擦眼泪，“哥哥，咱们都是清真，咱们办事可要对得起主啊。”“嗨，老二你这叫什么话呀。”“要是那样，哥哥，就这么办吧。”“好吧，我通知亲友，咱们就定在后天、初三。你上街去买点牛羊肉，买点酒，咱们请亲戚族长们喝点儿酒，把这事儿办

了。老三由我通知。”哥俩商量好了以后，大爷便通知了，连铁三爷的老岳父洪大爸，都给了信儿。派人告诉老三，初三上午大哥找他有点儿事。

铁三爷这些日子正在操持把式场的事，打算打个兵刃架子，买点儿军刃，大家伙儿这么一练，那才是不错呢。可有一样儿，需要俩钱儿。正在这时，听说大哥回来了，三爷思忖，“那太好了，到初三跟哥哥提提，让他们哥俩给我弄一百两银子，就全够了。”铁三爷想得很好。

到初三正日子这一天，炖了一锅牛肉，准备了点羊肉做炒菜使，一切都准备好了。亲戚朋友该请的全来了。大家伙儿坐在客厅，哥俩陪着，把他俩的意思跟大家提了，大家也认为还可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弟兄们也是这样，你母不在了，早晚得分居另过。一会儿的工夫，铁三爷来了，挑帘栊进客厅一瞧，不对呀！不但有自己的老岳父洪大爸，还有本族的老族长，还有几位都是道高德重的老街坊，这是干什么？挨着排的见完礼，见过俩哥哥，往旁边儿一坐问道：“哥哥，您叫人告诉我说今天家里有点儿事，什么事儿？”铁三爷看着大家伙儿，没有言语的，铁大爷看了看三弟铁木金，然后解释着说道：“兄弟，今天把亲戚朋友请来几位，咱们有两句话，跟亲戚朋友讲一讲，爹娘都无常了，剩下咱们哥仨，给咱们留下这日月，要说富裕，并不算富裕；要说不富裕，也还够过。三人合成心，黄土变成金。哥哥我在外头教份书，你二哥在家里操持家务，兄弟你要帮着你二哥撑起门户来，按理说咱们还是好日月。可是兄弟这些你都不喜欢，就好练武，一天到晚跟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们在一块儿吃、喝、花钱，没有别的。到底咱们乡下人练武干什么，为跟人家打架去还是为了防身？你不欺侮人，谁欺侮你呀？看起来兄弟你练这东西是一点儿用也没有。

但是你花的钱，比家里的花销大得多呀！咱们这小日子儿，说真的，可不够哇。兄弟你如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应当把这刀枪剑戟的搁下，好好帮你二哥照料家务，大家拾柴火焰高呵，咱们这小日子会蒸蒸日上。今天请来朋友、亲戚，老长辈们，大家伙儿一块儿喝点儿，也就是规劝你把这刀枪剑戟扔下，今后好好的过日子。如果你不乐意，咱们这家填不满你那没底儿的大深坑。等到家里没钱给你了，兄弟阋墙，手足反了目，让亲朋耻笑。咱们不如好离好散，先小人后君子，咱们把家分喽。把家业分成三份儿，尽你挑，然后咱们分居另过，各开门户。今后谁过得好，谁过得坏，就谁也管不着谁了。兄弟，你看怎么样?”亲朋都没有搭茬儿的。

铁三爷一听，明白了！看来我这钱花多了，哥哥都是好哥哥呀，一奶同胞，恐怕是妯娌当中有闲话。三爷想的可不对，大奶奶二奶奶都十分贤慧，尤其跟三奶奶之间，妯娌姐仨，感情非常好，跟亲姐妹一样。人家姐俩可没在丈夫跟前说过句三爷的坏话，不但如此还总劝这哥俩，爹娘死得早，老三小，咱们自个儿节省着点儿，不能屈了他。铁三爷一抱拳:“大哥，我除去多花几个钱以外，没有别的错事。钱花多了，两位哥哥提出来了，这是对我的规劝。练武就为打架？我看不见得。看起来没用，一旦到了时候还是有用的。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我立志练武。您不提分家，我们还照样儿过；您提出来了，冷饭再往一块儿攥团儿就不容易了，那咱就分吧!”大爷说:“好！兄弟你既然乐意了，咱就这么办。”说着拿出三张纸来又道:“咱们老宅的房子一共是二十四间，分给两个人。咱们场房子十八间，房子次点儿，多六间，这算一份儿。所有用具，三一三剩一。家里一共九顷六十亩地，一人三顷二十亩，薄碱沙洼，都分开均匀喽，另外，一家还能分到五百两纹银，也就是这么个

日子。兄弟，你看你要哪份儿?”铁三爷一想，我要场房子，离着村儿远一点儿，也别跟俩哥哥在一块，反正我也过不忒好。就说:“我要场院。”“那么咱们立个字据，大家伙儿吃吃喝喝，完了事儿以后，三天以内，你跟弟妹把你这份儿东西完全搬到场房，回头我派人把场房给你拾掇拾掇。”洪大爸始终没说什么。洪大爸心说，我就这么一个闺女，给你们家老三了，我家日月比你们大十倍，将来可不也得落到姑爷手里吗?

吃完饭散了，各跟自己的屋里人一说，三位奶奶哭得跟泪人儿一样，谁也不愿意离开谁。准备车辆，三天以内铁三爷两口子把东西搬到场院。三奶奶会过日子，而且活儿好，大裁小铰，扎拉锁扣，没有不会的。三爷好花钱，三奶奶管不了。这回三爷倒好了，没人管了，跟朋友们说:“行了，把我家的房子收拾出三间来，拉几车土，把地一砸，搭好兵器架子，咱们就可以尽情的开练了。”果然，三爷把各种兵器全部买齐，又安上大锅，准备大灶，一天到晚炖牛肉烙大饼不闲着，谁练饿了随便就吃。还时不时的对三奶奶说,“你给我拿一百两银子。”三奶奶惹不起，要什么就给什么呗。不足半年，这点浮财全部花尽。三爷还得接茬儿用钱哪，就说:“三奶奶，再给我拿俩钱。”“家里可没钱啦。”“怎么?这钱花得这么快呀!”三奶奶把帐目拿出来了。三爷无可奈何地说道:“哎呀，那我还得用钱哪。”“你实在要用钱，我就回趟娘家。”“不!”铁三爷知道，岳父家里虽有的是钱，但是他这人耿直，我好花钱连我哥哥都不乐意，老丈人就乐意啦?就跟三奶奶商量:“卖点儿地吧。”这事儿叫铁大爷和铁二爷知道了，哥俩一商量，托出中人来,“买。”结果三爷卖了四十亩地。一来二去钱又没了，接茬儿再卖，卖来卖去卖到三年头儿上，卖的是一干二净。场院的房子，十八间已经卖了十二间了，大饼没有了，这些练把式的就全不来了。

铁三爷打了一条大铁棍，庄家六式棍练得还真不错。自己给这条大铁棍起了个名字，叫“三顷二十亩”。虽不说两口子对泣，但是吃、喝、花都不方便了。最使铁三爷难过的是素日的宾朋越来越疏远了。

铁三爷打家里出来，溜溜达达到街里头转了个圈儿，素常素往在家里吃牛肉大饼，哥哥长、哥哥短叫他的那伙儿朋友，现在远远一瞧铁三爷从那边来了，“滋溜”钻胡同了。世态炎凉，钱没了，交情也就跟着没了。看起来穷在长街，伸出两只神仙手，抓不住一个知心朋友！富在深山，架三门大炮也打不出去这无义的宾朋呵！三爷慨然长叹！小伙子转身形往回走，回家了。来到屋里，坐下长叹了一口气。三奶奶问：“你为什么叹气呀？”“我真没想到，过去在一块儿这些练武的，瞧见我就躲。其实我也不跟他讨，我也不跟他借，我只是惦着跟他说两句话，问问他的功夫如何了。这使我铁禄心里难过，想不到世态炎凉到如此地步。”“三爷，我想这不算什么，三顷二十亩地卖就卖了，如果认为这些个宾朋对你不好，那就应当败子回头，就得自己好好儿过了。有这么句话：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我可以到娘家去，跟我爹说一声，让他给咱们万数八千银子，咱们把地都买回来，你我夫妻好好儿的过，你看好吗？”“不，三奶奶，指亲不富，看嘴不饱。”“那也不是外人哪？再说我爹家里又没仨没俩，爹娘又疼我，将来日月还不是落到你我夫妻手里吗？但是你也得好好儿过，日月再大，咱们要不会过日子，也不行呵。”“三奶奶，不！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我的三爷？”“我北京还有很多朋友呢，他们都开的是把式场，说真的，到了北京一句话，万数八千银子，那算什么呀！”“哟，真的呀？”“我怎么还唬弄你呀。”“那你的意思？”“干脆，咱们把这几间房也都拆了，把这……你还有钱吗？”“我没有了，

就剩下头上这点儿首饰。连房子带首饰，能弄个百儿八十两银子。”“那我雇辆车，咱们哪，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行李往车上一放，上北京找朋友去。嘿！到了北京城，三转两转，咱们就得转发了。到那个时候，衣锦还乡，也让这些无义之人看看我姓铁的！他们理我，我都不理他们！”其实，铁三爷这是说气话，他北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他就是对亲朋的白眼儿瞧不上，惦着离开家乡。要知道，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哪！三奶奶是个晓三从、知四德、贤慧的女人，丈夫说什么，自己就听什么，所谓“夫唱妇随”。说好了以后，就把这点儿家当全部变卖，雇好了一辆大车，跟任何人不提，三奶奶想回家看看去，铁三爷都没让。两口子把东西收拾好了，铁三爷杠起“三顷二十亩”、跺脚离开河间府铁家寨。

好在道路不算忒远，从河间府按着官站奔任丘，过十连桥，走熊县，就奔北京下来了。把式摇鞭赶车，进了城南西门，南西门就是现在的右安门。三爷一看，到处是漫荒野地，一片一片的草地坟头儿。这时，车就奔牛街南口打南西门这条道儿下来了。走到了牛街南口儿，是一个大上坡儿。铁三爷、铁三奶奶没到北京来过，车把式也没来过。进了城圈儿，把式不走了：“三爷、三奶奶，这就是北京城啦。”“噢，到啦！”车停住了，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下来，铁三爷给了车钱，所剩无几，车把式摇鞭赶车，走了。

两口子站在这儿发愣，太阳已经往西转了。三爷问：“三奶奶，咱们到北京了？”“可不是到了吗，三爷。你那亲戚朋友都在哪儿呢？”“哎，你别忙，我说啊，我到前头先看看。”铁三爸可就顺着这高坡儿上来了。来到高坡儿上头，一瞧，孤孤零零的有这么几间房，三间北房，东西两厢房，一个小院儿。房子还挺新，街门关着。门外站着个人，一边儿退，一边瞧这所房

子，退出去足有七、八丈了，也奔下坡儿来了。铁三爷一看，这个人比自己大点儿，四十来岁，黄白净子，一条大辫儿，穿着一身蓝，挺干净，脚上穿着白布袜子、皂鞋；看样子，好象心里有事儿。铁三爷一抱拳:“朋友，您贵姓啊?”原来这个人叫张和，住在牛街清真寺的南隔壁，当然他也是清真贵教的人，为人忠厚老实，家里的日月很好过。就在这南口外的南下洼上坡儿，有这么几间房。这几间房是一个姓顾的在这儿盖的。远在三百多年前，这个地方是一片漫荒野地，尤其站在高坡上头往南瞧，除去大片大片的苇子地就是茔地，坟头儿一片一片的。姓顾的为了这地方清静，盖了这几间房，又拿砖头垒起一个墙院儿来。房子盖得了以后，他是准备上这儿住，可没住两天他不住了，觉着这个地方太下梢，就惦着把它卖了。张和瞧着这地方不错，因为这下坡儿的“苇子”都是张和的。花的钱不多，把房子买过来了，但他不在这儿住，打算招个住房的。住房没人来，这样，他把苇子收上来打成捆儿，就在这院儿里码上。张和张爸家里有钱哪，就买了很多的家具，锅盘碗灶，桌椅板凳，甚至水缸木筲都准备好了。谁上这儿住来，家具算白用。这样写了个招租条儿贴到门上了。可是依然没人上这儿住来。张和发愁了，再想卖，没人要了。所以张和每天要到这房子转个圈儿，今天他又来了。他一边退一边琢磨，钱也不多，怎么会没人住呢？一掉脸儿，铁三爷在他身后呢。

铁三爷一抱拳:“辛苦，这位大哥。”张和一瞧，铁三爷在三十多岁，高个儿，宽肩膀，四方大脸，忠厚老实，再一看坡儿下苇塘旁边儿搁着不少行李，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妇人，也就在二十多岁。一听口音，不是本地人，起码属于直隶省往南。“噢，您，您找我有事儿吗?”铁三爷一抱拳,“没事儿。跟您打听打听咱们附近哪有店哪?”“是暂时住，还是长期住？听你的

口音不是咱们北京人，你住得起吗?”铁三爷想了半天，“我们两口子打河间府来，到北京投朋友来了。可是朋友也不定准好找，住店嘛 也要住些日子。”“还是的。你贵姓啊?”“我家住河间府铁家寨，我姓铁名木金排行在三，”“噢，你是老表吧?”“不错是垛子体。”“嘿呀！哈哈哈，老表老表，咱们都是一样，我也是清真，按咱们回教的习惯，就叫你铁三爸吧！我就住在这牛街里头，清真寺南隔壁，我姓张名字叫张和。说真的，你呀，别住店了。”铁三爷摇头:“嗨，不住店，一时也投亲不着，访友不遇，那我住哪儿去?”“你看见没有?”张和一指自己这几间房:“这是我的房子，你到屋里头去看一看，桌椅板凳一应家具全有，你进门儿就住，什么都不用买，手使的家伙都齐了，你瞧这儿好不好?”铁三爷一想这可不错:“这位大哥，您，您这儿得要多少钱哪?”张爸一想，我要是跟他要多了，他不住。就说:“这么办吧，咱们都是回回亲戚，一个月你给两吊钱，你看怎么样?”铁三爷一想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四吊钱我也租不下来呀。“哎呀！”张和认为人家嫌多了:“不要紧，哈哈哈，你要嫌多，咱们就改一吊。”“滋——”铁三爷这么一吸气。“一吊钱你要嫌多，你就一个月给一百钱。里头的家具一切东西，算我白给你使唤。老表，这还不成，你瞧见没有?我这院儿里的苇子你随便烧，哈哈哈，你看好不好?”铁三爷说:“这位大哥，咱们哥俩萍水相逢，一句话，我要在您这住长了，您可不能说到时候觉得不上算了，那您得给我找房去。”“您放心，老表，你这里住着，甭说你每月还给一百钱，即便你不给，你也随便住，你瞧好不好?”“那我谢谢您了。”“来，我帮着您搬东西。”张和为人还真忠厚，帮着两口子一趟一趟，把所有的东西完全都搬进来了。“你们夫妻两个赶紧归置归置，我给你们挑水去。”说着来到当院拿起扁担，挑起大木桶来，一会儿的工夫水挑来了。先把

水缸刷干净，然后把清水倒上，两趟，这水缸就满了。“你们就在这儿住下吧。”“好啦好啦。”“还有，你在这儿一直往北，进了牛街口儿再往北，只要是挂着汤盘儿的，就是咱们老表的买卖，你随便买，吃喝用的东西全有。”“行了，张爸，我谢谢您了。”“甭谢，你们两口子外乡人，大老远的来到北京城，咱们都是回回亲戚嘛，这没得说，有什么不足，困难的时候，找我去。”连铁三奶奶都给人家行了行礼。“大哥呀，真的谢谢您了，我们两口子没出过远门儿，这还是第一次，一切求您多关照。”说完，两口子开始收拾，就算有了个落脚之地。

# 第四十二回 铁木金劫道遇官人 为生存长街卖牛肉

上回书说到，铁木金来到北京城，借住在张和家里。这多日子幸亏张和接济，不然早挨饿了。三奶奶说:“您的朋友找不到，难道就光指望接济吗？过年啦，我不能催你，可你也得想办法，咱们买点儿年货呀。咱们两口子这些日子，也够寒苦的啦，再说，要过个年也得要钱，怎么上人家张大哥的家里去呀，今天都腊月二十八了，你还找不着朋友?”“是呀，这朋友很难找。那么咱们得多少钱哪?”“我算了算，起码你得拿回二十两银子来。”“嗯，二十两？不多。你甭管啦，我，我找去!”铁三爷也没吃什么东西，没的吃啦。伸手到门后把“三顷二十亩“大铁棍抄起来了。“哟，你拿着它干嘛?”“不，我得拿着点儿棍子，说话就过年了，万一碰上劫道的呢?”“哎呀，劫你什么哪，连个屁都放不响啊。”“这个你甭管!”铁三爷紧了紧裤腰带，打家里出来了。

一个大钱憋倒英雄汉，铁三爷七尺的汉子，到现在一点儿辙都没有了。举目无亲，二十两银子，上哪儿要去？站在这高坡上往南瞧，陆陆续续的打南门进关厢置办年货的人很多。得啦，下坡儿就是大苇塘，置办年货的孤行客，置办年货的，都有点儿钱，干脆，我打一号儿闷棍吧！铁木金拉着大铁棍，顺着高坡儿就下去了。溜溜达达往南走，出去有这么几箭地，进了苇塘，抱着大铁棍往苇塘里一蹲，悄悄的往道儿上看，一般从城南来的，都是农村百姓，穿得都不是那么干净，既便腰儿里有几个钱，都是仨一群，俩一伙儿，有说有笑，孤行客碰不

上。天又冷，肚里又没食，饿了，杀杀裤腰带，打早晨等到中午，打中午再往下午等，进城的人少了，出城的人多了，十个八个，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又起风了，越来越冷，地冻天寒，干苇子"哗——"直摇。太阳压山了，有点儿云彩起来了，其实天还没黑呢，白天的时光太短了。猛然间，铁木金听到南边"咣噔咣噔"车轱辘响，原来是辆镖车，车上插着小镖旗，上头写着字儿：杭州上天竹街双龙镖局南号小孟长黄灿。只见二十名伙计，一边儿十个，各持刀枪，前头一个报头的骑着小驴，就是当初太湖丢镖的张二。此人大个儿，大嘴岔儿，好嗓音。后头保镖的有两个人，都骑着马，五十多岁。上垂首是灯前少影阮和，下垂首是月下无踪阮壁，两位少侠客。一路之上，兼程并进，今天腊月二十九，才进南门。张二一高兴，在小驴儿上试试嗓子，喊上趟子了。阮和阮壁在后头说："二哥，你怎么喊镖趟子？""应该喊哪，前边大坟地，苇塘。""那你要喊出强盗来……？""北京城圈里头，哪儿来的强盗哇！我还没听说过在北京城里头劫镖的呢，只是当初武林之中有位老前辈——浙江绍兴府的飞镖黄三爷，沙滩儿放响马，劫过银橇，那还是成心放份儿，您放心，没事儿。"话音刚落，铁三爷从苇塘里蹦出来了。因为他没劫过道哇，一横大铁棍就觉着自己不得劲，再加上一天了，水米不打牙，眼前头有点儿发黑，脚底下跟踩上棉花一样，"呔！把镖银留下！"张二一瞧："嘿！还真出来劫道的了。"阮和一催马，来到镖车前，甩镫离鞍下坐骑。哥儿俩一瞧，嚯！眼前这个大个儿，黑脸儿，五官端正，十分憨厚，攥的这条大铁棍分量可不小。阮和一瞧，有这样儿劫道的吗？就问："朋友，你劫道啊？""噢，不全劫。""你要劫多少？""纹银二十两，过年就得。"阮和心想，嗨！你要二十两银子多好哇。瞧了瞧铁三爷："朋友，看来你不是劫道的。""这个你明

白我明白!”“你要二十两银子没关系，你看，我们这镖旗上有字号，我们的分号在大栅栏，你跟着我们的镖车到大栅栏，我们把镖银交了以后，让柜上给你拿二十两，就是百儿八十两都没关系。但你要在镖车头里一横，这可对不起你了，朋友！一分钱你也拿不走，我们得保我们这字号哇。朋友，你跟我们辛苦一趟怎么样?”“不，没那工夫，再说我也饿了，我也走不动了。”“嗨，朋友，你怎么这样儿啊！你劫镖不成啊!”阮壁到底是脾气爆点儿，一摁刀把“呛楞楞”一声响，把刀就亮出来了:“朋友，我哥哥对你说得挺清楚，我们这是有字号的。”铁三爷大吼一声:“劫不出去我要讲打!”铁三爷刚才就觉着头重脚轻，天旋地转，一晃这大铁棍，眼前一发黑，“扑通”，连人带棍倒在地下。阮壁过来，告诉镖师和伙计们:“把他捆起来!”“捆他干什么?”“把他带到镖局问清楚了，真要不是劫道的，给他俩钱儿让他回家。”猛然间，苇塘以内有人喊:“朋友！等一等!”哥儿俩还以为又出来劫道的呢。阮壁哥儿俩各自摁刀抬头看，燕子三抄水“刷——”从苇塘出来一个人，阮和阮壁一瞧，这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猿臂蜂腰，看得出来是个练家。高挽着袖面儿，身上围着亮银链子镢，手里攥着一条硬杆儿大马棒。阮壁问:“这位老兄，您怎么称呼?”这个老头儿托胡子哈哈大笑，一通名姓，敢情是本地西珠汛的五品花翎守备，清真大爸，姓丁，叫丁瑞龙，江湖上称“鼓上飞仙”。丁瑞龙过去是个买卖人，领的是牛街清真寺北边儿路东的一个羊肉馆，叫“北恩利”。东家姓沙，排行在七，所以丁瑞龙领的是沙七爸的东，他在外西华门七圣庙开了一个羊肉铺，代卖馅子货，字号叫“恩顺”。丁瑞龙很能干，柜上用着十几个人，小买卖做得还很瓷梆，年年儿都有盈余。北京城这地方做买卖，旧社会讲究赊账，认得的，知根知底的，到了年下要钱。三十儿晚上，天

一黑，拿个折子，在北京叫“溜子”，上边写着住址，人名，短多少肉钱，打着灯笼一家一家要，要到天交五鼓，接神的鞭炮一响，就不要了。所以，大年三十、穷人家有还不起账的就躲到澡堂子去，接神的炮一响，出来了再见着要账的说声：“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就不提这账了。当然“恩顺”也不例外，丁瑞龙也去要账，要了几十两银子，那是大户，可是小户多呀，不但要不了账，一看人家太难，得了，再借人家三两二两的。等到接神的爆竹响了，这么一看，哎呀，根本对不上账。跟东家说借给人了，东家不信，说你耍钱输了，要不胡作非为了，丁瑞龙十分为难，不由得走到宣武门外，护城河冻冰了，瑞龙站在那儿发愣，越想越不是滋味儿，顿萌死念。找了块大石头“啪嚓”一下，把很厚的冰凿了个大窟窿。就在这个时候儿，北西护城河的边儿上，干树林里头“哗楞楞楞”铁球响，有人挺大的嗓门儿喊：“那不是恩顺家的丁瑞龙丁爷吗？这大年初一的干什么哪！”丁瑞龙一瞧，哟！从树林里出来个大个儿、赤红脸儿的白胡子老头儿，右手托着四个大铁球，铁球晃起来在手指头肚儿上走。再一细看，原来是北京城赫赫有名的铁掌赛昆仑方飞方四爸。方四爸家住在西单牌楼的皮库胡同。

方四爸这个人在北京城露过大脸。有一回，他走在前门大街正赶上下过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有一辆大盐包车误到那儿了，两套儿牲口把式怎么拉也拉不上去，看热闹的人多极了。方四爷一高兴下去了，车把式一瞧：“老爷子您这是怎么啦？”“你把这俩牲口卸喽。我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住，名叫方飞。我给你拉下这车，你这车就上去了。”看热闹的喊好哇！两套车卸了，方四爸一伸右手攥住了辕里头的皮套，单臂一用力，蚕眉倒立，虎目圆睁，把车就给拉上来了。方四爸的这一招“单臂拽盐车”，使他成了名了，北京城的人称他“铁掌赛昆仑”。

后来有人举荐他在天子的"慎行司"当了内大班的班头。他还有两个盟弟：汤茂隆，何瑞生。当时正赶上康熙皇帝私访"密香居"，在二纽这儿挂着珍奇无比的"十八子伽南香串"，结果叫一个飞云凶僧给偷走了，方四爸奉圣命捉拿飞云僧，最后费了很大周折，才把飞云僧拿住了。方四爸心说，得了，我告老了。这样，"慎行司"内大班的班头就归了他的盟弟汤茂隆，何瑞生了。没几年，汤茂隆、何瑞生又交给他们俩的儿子汤英、何玉了。汤英、何玉干了些年，又交给他们俩人的儿子了，到汤云、何贵这儿已是三代人了。汤云、何贵，就是拿童林的那两位"慎行司"的班头。方四爷现在到岁数了，在皮库胡同抱着胳膊根儿忍了。虽不说腰缠万贯，但也是吃几辈子吃不了。方四爷每天照样练功，今天初一也一样。老头儿遛早湾儿，其实早发现丁瑞龙了。方四爷一喊，丁瑞龙赶紧过来了："哎哟喝，老爸爸，我给您拜年吧。""起来，瑞龙啊，你干什么哪？为什么要寻死啊？""您要问，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一说，然后又道："账没收上来，短了东家的钱，人家沙七爸不干，会说我拿这钱不干好事，这可怎么办呢？"方四爷点了点头道："你呀，说得很有理，你别为难了。"一伸手把四个大铁球揣到怀里，然后一猫腰，从右边的靴筒里抽出钱夹来了。那个年头儿，人们搁钱有两个地方，一个叫"靴掖儿"，就是搁到靴筒里头。再一个，"跟头褡裢"里头也可以装钱。方四爷拿出一张三十两银票来，问丁瑞龙："这是三十两，够不够？""老爸爸，用不了，过几天我再给您拜年去。"好在是清真老表，没的说呀。给人家方四爸请完安，丁瑞龙回柜了。

来到"恩顺"，今天根本不下板儿，不营业，正月初一呀。丁瑞龙推门儿进去了，见到沙七爸，拜了个年，大家伙儿也彼此拜拜年，说几句吉祥话。拿出银票和折子来，把账结了。沙

七爸问丁瑞龙:“掌柜的，怎么你今儿个晚了，应该接神以前回来?”按理说，瑞龙说句瞎话很自然的就过去啦，无耐瑞龙是个诚实人，就把讨账反倒借给人家钱，亏了钱，砸冰寻死，碰见方四爷的事都说了。“噢。”沙七爷听完了，只说了声:“好好儿的过年吧。”丁瑞龙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去了。

到正月初五的晚上，回来了。沙七爸跟丁瑞龙说:“掌柜的，我一个‘北恩利’都忙不过来，所以‘恩顺’的小买卖，我打算明天不干了。大家伙儿哪，我多给几个钱，你也是一样，余外再多给你四十两银子作为花红馈赠。你呀，打铺盖卷儿回家吧，明天开市以后，另谋高就。”丁瑞龙纳闷儿，买卖这么好，这是为什么？沙七爸有自己的想法，他说:“你跟徒弟师父一块儿出去要账，人家全要回来了，你把钱都借出去了。借出去也不是不可以，你为什么要寻死啊？幸亏遇见方四爷，不遇上呢？你扎到河里死了，我大年初一的来条人命，这可怎么办？我决不能再用你了。”瑞龙全明白了:“哈哈哈，好吧，好离好散，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丁瑞龙没什么能耐，这几年也没给您赚什么钱。但我还年轻，到哪儿要胳膊，我也能凑合着吃碗饭,”说完，叫小徒弟把铺盖卷儿打好了，到柜房算了账，该给自己的拿起来，跟大家伙儿道声辛苦，扛着铺盖卷儿回家了。

回家以后，自己心里不痛快。丁瑞龙心说，沙七爸，这几年我没少给你赚钱哪，你翻脸无情。不用不用吧，明天初六啦，我给方四爷拜个晚年去吧，再说这也有了钱啦。第二天一清早儿，打家里出来，就奔皮库胡同来了。等来到方四爷的家门口，一看人家家里头地方大了，前后得有上百间房子，几层院子。坐北的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两边儿还有门槐，真有份。丁瑞龙上前去“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个

底下人，也就是方家的总管。人家问:“您找谁呀?”“我找方四爷，我给他请安来了。我是恩顺家的掌柜的，叫丁瑞龙。”“噢，您是丁爸，听我们四爷提来着，您跟我来吧。”方家总管转身形往里走，丁瑞龙赶紧跟上，过了垂户门，一直奔大厅。“刷”一挑毡帘儿进来，丁瑞龙四处观瞧，五间大厅中，四间一通连，靠东边有桦林的隔扇，单有个里间屋，挂着茶青色崭新的门帘儿，隔扇心儿都是名人字画。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均出自名人的手笔。迎面的架儿案上正居中摆着一个羊脂玉的福禄寿三星人，真有一尺多高，“刷刷”的放宝光，底下是紫檀木雕刻得玲珑透剔的座儿，上头有个玻璃罩儿。两边儿是古瓷的帽筒，上垂首有个均窑瓶；下垂首是个屏镜，迎面的八仙桌，太师椅上的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南绣平金的。一人来高的大铜炉子，火苗子“腾腾腾”蹿得很高。方四爷在椅子这儿坐着，瑞龙赶紧过来请安:“老人家，晚生给您请安了。”“哎，起来起来，瑞龙啊，怎么今天有工夫？快坐下。”丁瑞龙坐下后，叹气道:“唉，我不在恩顺了。”“啊？为什么?”“沙七爸不用我了。”“你干得挺好的，你也挺有能耐的，怎么辞你啦?”“嗨！就因为初一那天的事儿，我实话实说了。结果他昨天晚上说官话就不要我了。嗨！我年轻轻儿的，老爸爸，您甭管这事儿了。”方四爷一听火了:“沙七爸这可不对呀，难道你说瞎话就对了？瑞龙啊，你还想再开一个买卖吗?”“老人家，那也不容易，哪儿有那么方便的钱?”“嘿嘿，我前三天下来一笔银子，搁到家里头一点儿用处没有。放到钱铺去，也给不了多少利息，我不乐意。我正想找个人，做个小买卖，养儿号人也不错嘛。你看这就巧了，不过我这个买卖，第一，必须是开羊肉馆，代卖馅子活，……”“那我是行家。”“对！第二，必须在七圣庙找门脸儿。”“您瞧，这还真巧了，我们恩顺家对面儿那五间门脸儿，

是个绸缎庄关了张的，那房子闲下来了。”“正好了，咱们就一言为定。你先瞧地方去，给我来信盘银子，咱们收拾收拾，立刻就开张。好不好？”“那好，我谢谢您哪，您成全我。”爷儿俩又叙了一阵闲话之后，老头儿同着瑞龙到后头，见着方四奶奶，也拜了年，不在话下。

瑞龙高高兴兴回来了，直接就奔了七圣庙，恩顺家人都看得见。“啪啪”一叫门，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把门一拉：“掌柜的，您过年好。您怎么不上那边儿忙去？有工夫上我这儿串门儿来。”“啊！我问问你，你们这房子怎么搁下啦？”“您不知道哇？东伙不和，买卖关了。再说也真不赚钱。”“你这房子外头写着‘此房招租’哇？”“对呀。”“你们东家……”“我们东家就在北京住啊。”“噢，我知道他，但跟你们东家不常见面儿。我打算租这所房。”“好说，他这房子租不出去，您马上去，给几个钱儿就能租下来。”丁爸出来后可就来到房东家里，跟房东老头儿一见面儿，虽说不熟，也认识，彼此拜个晚年。房东老头请丁瑞龙坐下后问道：“丁掌柜的你有什么事儿呀？”瑞龙把自己的遭遇都说了，最后道：“铁掌赛昆仑方四爸惦着拉我一下儿，让我对着恩顺开个羊肉馆儿。您这房子闲下来了，您说说价码，我认为合适就租下来。”“方四爷都这么仗义，瑞龙呵，我就不能仗义了吗？好吧，给多少钱算多少钱。”结果二位商定之后，丁瑞龙真是没花几个钱，把这房子就租下来了。

丁瑞龙拿着字据找到方四爷说：“房子我租了。”方四爷一瞧，行了，盘出八百两纹银，交给瑞龙了。丁瑞在找木工，泥瓦工，油漆工，重新油刷收拾，又按照羊肉馆的门面改了一下，跟着就上家具，商量调货和顾请伙计，一切都非常顺利。丁瑞龙问方四爸：“您给咱们字号起个什么名哪？”“我早想好啦，你不是为了跟恩顺斗气吗，咱们这字号就叫‘鼎恩顺’，你

看好不好?”瑞龙一听:“老爸爸，这对沙七爸不太好吧？咱们叫别的名儿不一样……”“不，就叫这个。这个店就是赌气开的，我就要斗斗这沙七，你甭管，一切全由我做主。他要问起来，你就说我给起的名儿，让他找我来。”“哎，好吧您哪。”这样找人写字刻匾，把门脸儿收拾齐了，准备择吉日开张。瑞龙里外一忙，有人就告诉沙七爸了:“小伙子跑对面儿开买卖去啦，跟我们对着干。”

开张的头天晚上，字号匾用黄纸蒙着，谁都不知道叫什么。方四爷来了，连先生带伙计全叫过来说:“大家多辛苦啊!咱们这买卖要做好了，大家都得益。你们掌柜的，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没的说。咱们明天开张，我问问你们，是赚钱的买卖好做，还是赔钱的买卖好做呀?”“老爷子，当然是赔钱的买卖好做呀。”“好！一个月赔一百五十两，先照着二年赔，二年以内不把这些钱给我赔出去，不行。真给我赔出去了，我是加着倍的给。”哟，今儿方四爷怎么了？老头儿到了岁数了吧？大家伙儿思索不解。

第二天，一亮张，鞭炮一响，一撕匾上这黄纸，“鼎恩顺”三个大金字跃跃欲飞。沙七爷一瞧，气得两眼发直。开张一卖，更了不得了，先生伙计喜气洋洋，您说买哪儿的，人家给您剌哪儿的；您说买一斤，一斤当中多给您个一两二两的，馅子鲜活，肉也鲜活。人们排着队的买。再看恩顺，不行了，买肉的寥若晨星。沙七爸干生气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准备一个月赔一百五十两银子。沙七爷说:“咱们不怄气，咱也干不过他方四爸。干脆，关张不干啦。”没仨月，沙七爸就把“恩顺”关了。“恩顺”一关张，“鼎恩顺”这买卖也不那么做了，告诉大家伙儿，多少见个利就得，但是我们一定卖好货，独份儿买卖，更好做啦，老头儿把瑞龙叫到自己的家中:“瑞龙啊，我看

你这小孩儿可不错呀。我打算收你做个徒弟，我还有点儿武艺教你，因为你这孩子心地善良。”“哎哟，那我可求之不得，师父。”丁瑞龙马上拜了师。

方四爷家里有功房，爷儿俩这二五更的功夫可就搁上了。尽管丁瑞龙的年岁大了一些，但是方四爷有那个份儿，内外两家，双管齐下，瑞龙一边儿照顾买卖，一边儿学武艺。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是十六年。“鼎恩顺”的买卖扩大了三倍，丁瑞龙的能为也练出来了。一日，方四爷说：“瑞龙啊，你的功夫不错啦，咱们爷儿俩总算有缘，一晃十六年了，我还认为活不了这么大岁数呢，这都是主的赐福。这样吧，你好好儿照顾买卖，我这儿你就不必再来了。”瑞龙明白师父的意思，哪能不来？每天必来，晨昏定省不缺。过了将近二年。有一天天快黑了，方四爷家里派人来说：“您赶紧瞧瞧去吧，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吃药不见好。”瑞龙赶紧带着伙计来到方宅，一看师母不成了，再请先生瞧，医药枉费，天年已尽，师母无常。按照人家回回的礼节，把师母葬埋了。过了不久，老师病了，病得很轻，但是无疾而终。连着两档子大事，全是瑞龙一个人忙的。两件事办完以后，方家没有后代，瑞龙就继承了这一笔财产。这样，瑞龙就搬到皮库胡同师父的家中，然后又把鼎恩顺的买卖安置安置，自己带好了链子双镢，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去了。

三年的光景，闯出个外号儿叫“鼓上飞仙”。回来以后，先生伙计们把账目都交待清楚了。瑞龙说：“甭交待，你们都拿回去，我也用不了这钱，师父这点儿家底儿够我花多少年的。大家伙儿水过地皮湿，都要分些钱。剩下的钱，一，扩大咱们自己的营业；二，南北城有缺与不足，红白事儿什么的，磨脐子压了手揭不开锅，只要借到咱们这儿，无论多少不能驳回。还

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豪杰，只要是正门正户，没钱了，提到咱们这儿就给钱。”先生伙计们非常感激丁瑞龙。有人可说了:“您有这么好的能耐，为什么不给老人家倡大门户哇？家里有地方，开个把式场，您教点儿徒弟吧。”瑞龙一想，这可是个好办法。丁瑞龙就把后门拾掇出来，戳起大杆子教上场了。东西南北城来了几十个，头顶门生帖儿拜师学艺。学生里头有很多有钱的主儿，说:“骡马市有一所房子，我们大家伙儿给您凑上十万两银子，您开个镖局得了。”开始瑞龙不乐意，最后大家劝没有法子，就在骡马市开了个辅盛镖局。一边儿教学生，一边儿走镖。这一来，丁瑞龙在江湖路上成了了不起的人物。瑞龙现在六十来岁啦，德高望重。顺天府下了一个委任，任命丁瑞龙这个商人，做西珠讯衙门的守备。这一来，本地面叫瑞龙给维护得虽不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确实少了好些事。眼下正值年关，安西门里南下洼子这一带，苇塘太多，道路狭窄，而且坟地很多，尤其年节，经常出劫道的。丁大爸一想，自己也没什么事儿，干脆这几天经常转着点儿。这样，鼓上飞仙丁瑞龙把链子镢围在身上，半官半民，打衙门里出来，就奔安西门里来了。每天上午遛到中午，吃点儿饭再来。到了二十九，他发现了铁三爸。看见这个年轻人拿着大铁棍蹲在苇塘里，眼睛瞪得溜圆，紧张地往路上看，丁瑞龙也蹲到苇塘里边监视上他了。可是丁瑞龙纳闷儿，这个人从头至脚，怎么也不象个劫道打闷棍的。等来等去，等到太阳快压山了，天气也凉下来了，镖车来到。瑞龙一看铁三爸动了手，到外头横了镖车，说就劫二十两，丁瑞龙知道他不是劫道的。再看这年轻人还没跟人家动手呢，撒手扔铁棍，“扑通”，就躺下了。

阮壁把刀亮出来，说了要捆他，瑞龙高声喝喊:“二位达官！且慢！”丁瑞龙打垫步拧腰出去了。阮和阮壁赶紧往后撤

步，抬头一看："哎哟喝，朋友。"瑞龙一抱拳："二位达官，您是杭州的镖啊？""不错。""二位达官怎么称呼？""我们都是双龙镖局的，在下姓阮，单字名和，这是我的兄弟名叫阮壁。提起我们哥儿俩来，老朋友你可能不知道，但提起我们的授业恩师来，你可能有个耳闻。""令师是哪一位呀？""家住山东济南府巢父林侯家庄，姓侯名廷，表字振远。""哎呀！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客爷的高足啊？失敬失敬。""不敢当。老朋友，您？""噢，我是西珠汛的守备，辅盛镖局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哎哟喝！原来是丁大爸，久仰您哪！咱们可是同行同道。您瞧，这位劫我们的镖车，还没劫呢就趴下了。"这时候，铁三爸缓过劲儿来了，铁三爷心里难过，长这么大，甭说劫道：从没伸手跟人家要过什么。头一次劫道就碰见守备了，嗨，这也算情屈命不屈。"二位，这件事情你们别管了，就交给我丁瑞龙吧。""丁大爷，您多辛苦了，我们哥儿俩可就不管了。不过这位可不象劫道的。""这我明白，二位您请吧。"阮和阮壁回过身来上了马，说了声"再见"，打发镖车奔大栅栏了。

镖车走后，丁瑞龙一伸手搀铁三爷："朋友起来。"丁大爸细问："家住哪里，姓氏名字，大腊月二十八的，你怎么跑这儿劫道来了？"铁三爸有些羞愧地说："您是官人，我犯了国法王章了，情屈命不屈，您带着绳儿了吗？您把我捆上吧。我跟您打这场官司。"铁三爸心想，我饿一天了，您把我带到衙门里头，怎么着也有俩窝头、两块咸菜条儿，哪怕给我点刷锅水喝呢。"嘿嘿，朋友，不错，我是西珠汛的守备，也亲眼看见你在这儿劫道，话虽如此，但我也是出身绿林。你真是劫道的，想不打官司也不成，可我看你不象个劫道的。你跟我说实话。"铁三爷长叹一口气，就把自己的事情由头至尾都说了。丁大爸听完

了道:“哎呀，要说你也是膏粱子弟，自己因为好武好练，把家练穷苦了，来到北京城又投亲不遇。张和，噢，我知道，是不是在清真寺南隔壁儿住的那个张爸呀?”“不错。那位真是个朋友，把房子借给我住，虽说一个月才一百房钱，可是到今天我还没给人家呢，甚至还跟人家借了不少的粮食和钱。我媳妇儿说了，今年过节，没有二十两银子过不去。我媳妇的娘家也是个大财主，无奈我这个人不愿意沾亲戚的光。”“好样儿的。铁三爸，你我都是本教的人，咱们是靠主吃饭的，你的心眼不坏。”丁大爸看到铁三爸，想起了自己呀!撂下马捧一伸手，从靴掖儿里头拿出一张银票来:“这银票是三十两，你拿着，兑出钱来，买点年货、油盐酱醋的，再割点儿牛羊肉，你们两口子今天过个团圆年。初二，我派人接你搬家，牛街这儿我有房。”铁三爷听完了就呆到这儿啦:“我怎么敢当哪。”“别客气，你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你拿着钱票快去吧!天已经晚了，再不去，买不出来东西了。”铁三爸晃晃悠悠的把“三顷二十亩”扛起来，眼泪绕着眼圈儿转哪!看起来哪儿都有好人哪!

上坡儿就是家，来到家门口儿，轻轻的一叫门。三奶奶一听，见是丈夫的声音，高兴了，赶紧出去:“哎呀，都把人急死了。”说着话开门，一瞧铁三爸面带笑容，心里踏实多了，忙问:“找着朋友了吗?”“哈哈哈，三奶奶，找着啦!”“哟，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嗨!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咱这朋友，是骡马市辅盛镖局的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跟我是多年的朋友啦，也是咱们清真老表。他有六十来岁啦，比我大得多呢。给我钱啦，你看看。”铁三爸伸手把银票拿出来了，然后对三奶奶说:“丁大哥说了，让咱们先买点儿年货，今天和明天，咱们两口子在家里过年，哪儿也别去了。初二一清早儿，哥哥

就来接咱们，他牛街有房子。”“哎呀！到这个时候儿了才碰见朋友，咱们两口子真得好好儿的谢谢人家。事不宜迟，你赶紧把钱兑出来，买东西吧。”“好勒。”铁三爸拿着个篮儿，拿着个口袋，打家里出来，让三奶奶把门关好。先到牛街口三合钱铺把银子兑出来，该买的全买了。铁三爸高高兴兴回家了。人得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啊。铁三爸来到屋中，灯早就点亮了，三奶奶马上刷锅，放水，烧火做饭。两口子这顿饭吃得真香啊。第二天正月初一，也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过去了。

到了初二一清早，两口子老早起来，梳洗已毕，把带来的东西全收拾好了，两口子在家里等着。三奶奶跟三爸商量：“三爸，是不是到张和张大哥家里看看人家去？住人家房子这么多日子了，应该给人几个钱儿了，而且还得谢谢人家呀。”“对！应当还。好在咱们不离开牛街，跟张和大哥住得也很近，这早晚没关系。”正在这个时候，听见外头喊：“铁三爸，起来了吗？”“哟，这是张和大哥给咱们挑水来了。”两口子一块儿往外走：“大哥！我们正要给您拜年去哪！”“哗啦”一声响，啊？不但张和来了，旁边儿还有一辆车，有个年轻人。张和一抱拳：“兄弟，弟妹，拜年拜年。”“哎呀大哥，我们还没给您拜年去哪，您就来了。这怎么敢当啊？我们正要找您去呢，跟您说点儿事儿……”“我全知道了，丁大爸把我叫到清真寺里去了，把事情都跟我提了，你们的房子就在我家隔壁儿，丁大爸说话就到，咱们先把东西装上车吧。”“大哥呀，我们在您这儿搔扰这么些日子，借您几次粮、几次钱，我们都没还呢……”“没关系，我还告诉您呢，虽说您跟丁大爷交上朋友了，但短与不足您还上我那儿去，没关系。”“大哥，这可怎么谢您……”“别谢别谢，哎，咱们赶紧搬东西。”四个人一块儿往外搬。然后张爸把门锁了。把式摇鞭赶车，眨眼之间进了牛街，一直往前走，越走越

近，在清真寺南边第三家，紧挨着张和家。几个人把东西全都搬进去，给人家车把式几个酒钱，打发把式走了。张和忙前忙后，帮着铁三爸夫妇两个安好了家。刚收拾完了，院儿里有人说话:“怎么样？铁三爸，家安好吗?”“哟，丁大爸来了。”两口子挑帘栊，连张和一块儿往外走，把丁大爸接进来了。来到屋中，铁三爸把铁三奶奶拉过来道:“家里的，你给咱们哥哥拜个年吧。”“丁大哥，我给您拜年。”人家鼓上飞仙丁瑞龙一瞧铁三奶奶，就知道这是个过日子的人。丁大爸对大伙儿说:“张爸、铁三爸，咱们都是回回亲戚，老表一见如故。我当初跟你们夫妻的遭遇一样，我也是要跳护城河自杀，遇见了我的老恩师，我丁瑞龙才有今天。你们夫妻两个碰上我，咱们这就算刀对鞘了，从今以后有个短与不足，张爸你接着，我接二连三地到这儿来看看。”丁大爸先走了，张爸也就回家了。

这一天，丁大爸来了，三奶奶给烧了点儿茶，老哥儿俩坐下喝茶。“老三哪，你在家里头能干点儿什么哪?”“哥哥，我除了练我这‘三顷二十亩地’以外，别的什么都不会。不然的话，俩哥哥也不至于跟我分了家，我就好练。”“那不行啊，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挣个钱儿啊。”三奶奶说:“要不这样儿，丁大哥，您给我们揽点儿活儿，我可以裁裁剪剪、浆浆洗洗的。”“弟妹，这不行，这也养不了家。我给兄弟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呀?”“过两天我给你打辆车子，我那牛肉铺羊肉铺有的是好牛羊肉，你下街去卖，这还不成吗?”铁三爸心说，行什么，咱们没干过。但看哥哥的意思，我们也不能两口子净吃人家呀。想到这儿，铁三爸说:“哥哥，您给我准备好了，我就试试。”过了几天，推来一辆新车。车轱辘上只是有点儿浮土，铜饰件儿，有个车袢儿，车头里是个钱柜。上头放着割肉的刀，有块大的案板，铺着蓝布单儿。两块半扇牛肉，足有一百多斤。一杆盘子

秤。推车来的这位，三十来岁，剃着黢青的头皮儿，一条大辫儿，一身蓝，身上还有个蓝围裙。"您是铁三爸吗?，我姓刘，行二，人称刘二爸。我们东家让我把车子带肉给您送来，您瞧缺什么?""啊，不缺了，我谢谢您了。家里的，把门关上，我卖牛肉去了。"三奶奶出来关街门，说:"早着点儿回来。"铁三爷把围裙系好了，把袢儿往肩上一搭，两只手一架把，一抬身推车走了。刘二爸站在后头，心说，这样人也少有，你倒问问价儿啊？我得跟您说清这是多少肉，本钱多少，卖多少钱一斤。再说也得试试盘子秤啊。等车子走远了，刘二爸在后头慢慢儿的跟着，心说，我先不回柜，瞧瞧您这牛肉怎么卖。铁三爸还推上劲儿了，顺着牛街北口儿出来，可就往东了。刘二爸在后头跟不上，心说，这位是什么意思啊？您卖肉不吆喝？铁三爷推得这快，奔菜市口顺骡马市还往东，到虎坊桥了，他可就拐弯儿了，顺着五道庙进去了。铁三爷生气呀，自语道:"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哪，难道说北京城的老街坊老乡亲连牛肉都舍不得吃吗？怎么没人问哪?"这时，铁三爸瞧见前面也有一个卖牛肉的车子，人家那牛肉也就剩二三斤了，钱柜里的钱都满了，一看，也是老表。俩人走对面儿，老表可就问一声:"掌柜的，上哪儿送肉去呀?"铁三爸答言:"我卖牛肉哪。""怎么不吆喝呢?"铁三爸张不开嘴。刚要张嘴，对面儿来了个人，咽回去了。一瞧没人了，刚要张嘴，后头有走道儿的声音。脸儿一红，又不敢吆喝了。刘二爸老远的在那看着呢。铁三爸由打五道庙可就奔了李铁拐斜街了。前后没人，铁三爸推着车子，铆足了劲儿喊了嗓子:"好肥的牛肉哟!"真亮的嗓音！整个儿斜街，直到石头胡同北口，都听见了，铁三爸吆喝完了，觉着自己的脑袋都晕了，赶紧推着车子快跑。胡同当间儿有一洼水，有点儿泥浆，一个大门口儿有人喊:"卖肉掌柜的过来，牛肉多

少钱哪!"一句话，铁三爷就晕了，哎哟!我也不知道进的价儿，人家都卖多少钱哪?铁三爸愣在那儿了。只听那人说:"朋友，你八成是怕这泥沾了你的车轱辘吧?不要紧嘛，哈哈哈，你把车子端过来。"铁三爸挺拧，心说，我"三顷二十亩地"都练进去了，这三百斤我就端不动啦?冲你这句话，我就端过去!铁三爸的两只手往这车把的根上插，攥着车把的两个四方棱儿，往下一矮身，浑身一叫劲，骨头节儿一响，脑筋一绷，就把这牛肉车子端起来了，晃晃悠悠，又把车子端到路北来了，放到这买肉的眼前头了。铁三爸深深的出了一口气，这才抬头看，买肉的是俩人。叫铁三爷端车的是大个儿，前胸宽背膀厚，虎背熊腰，四方一张大脸，黄白净面，浓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头儿，大嘴岔儿，耷拉着嘴角，让人一瞧好象是撇嘴呢。一身白绵绸裤子汗衫儿，脚底下缎鞋白袜子，喝，好样儿!下垂首这位瘦小枯干，一团精气神儿，穿着一身儿蓝，刀条子一张脸儿，稀稀的眉毛，圆圆的眼睛，小鼻子头儿，三角菱角口，一对锥把子耳朵。两位往那儿一站，看得出来，都是练家子。其实这俩位是姑表兄弟，又是大财主，有上百间的房子。这个大个儿姓石，字叫石勇、号玉山。瘦小枯干的姓冯名昆字永志。石玉山的外号儿叫铁臂熊，冯昆的外号儿叫千里独行。两个人的父母都没有了，万贯家财哥儿俩当家。家里头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这哥儿俩就是好武好练，但真正练功夫，这俩人不行，他们主要是练扔沙布口袋、扔石锁，端沙子筐，拧棒子，披上褡裢摔跤，专练骑拿相横。结交的朋友也都是摔跤的，哥儿俩的跤摔得都不错。今儿早上吃完饭以后，在前边客厅这儿呆着，底下人进来说:"大爷、二爷，你们出去瞧瞧，外头来了位出家的和尚化缘。""快去，布施十两银子，让人家和尚走。""我们账房的先生已跟和尚说了:'大师傅您要化什

么，您说话。’老和尚说了：‘我什么都不化，就化跟你家大爷、二爷见上一面。’”石勇一听，忙问：“此人多大岁数？”“年岁太大了，胡子都白了。”“噢，那我瞧瞧去。”石勇、冯昆俩人都出来了，来到大门口儿一瞧，先生伙计站着七八个，老和尚就在台阶儿上站着呢。老和尚是个大个儿，起码得够八尺左右，双肩抱拢，猿臂蜂腰，由于年岁大了，显着有点儿蚂蜂腰了。赤红脸儿，皱纹堆垒，剃的头皮儿锃亮，明显显三溜九块受戒的香疤，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左眼圆睁，睛芒四射，右眼一道缝儿。一部白胡须苫满前胸。斜插柳背着个大蝇刷，身上穿着灰僧袍，白绫高腰儿袜子。石勇、冯昆两个人一瞧，就知道这和尚很有份儿，赶紧一躬到地：“高僧，您贵下怎么称呼？”老和尚没提自己的名字，只道：“南无阿弥陀佛，贫僧来到北京城，听说你们哥儿俩在前三门一带颇有威名，老僧不才，前来献丑讨教。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借一步坐，可以吗？”“高僧，请！”两个人马上恭请大和尚往里来，进了大门，过了垂花门，顺着正院儿往东过箭道往北，过月亮门再往东，进了东跨院儿。北房是五大间，东西房各三间，搭着硬架的天棚，院儿里头，土刨得暄和极了，摔一次跤踩瓷实了，用的时候再刨。周围有几条矬脚粗腿大板凳，上头放着几身实纳的褡裢和几条骆驼毛绳。跤场周围，什么礅子、石锁、沙子口袋、沙子筐、檀木棒，全有。石勇拱手相让：“这位大师傅，您请到屋里坐吧。”底下人赶紧挑帘子，老和尚进来坐下，哥儿俩侧坐相陪。老和尚这才细问，“施主，你姓石啊？”“不错。我姓石，叫石勇，这是我的表弟冯昆。”“哈哈哈，老僧讨教讨教可以吗？”“行呵，大师傅，您看得起我们哥儿俩，我们跟您学俩绊儿。您换上褡裢，咱们下场子吧。”“噢，听你们二位这意思，是不是让老僧跟你们摔两跤过过汗儿啊？”“是啊，您不是访我们哥儿俩来的吗？”“老僧的

能为不在跤上啊。”“那么高僧您?”“贫僧会点儿武艺，你们哥儿俩情愿奉陪?”“那么好，咱们下场子。”人家老和尚也不撩僧袍，大模大样儿往场子当中一站。冯昆一抱拳:“哥哥，您来我来?”“你先来。”“好吧。”冯昆往前一赶步:“大师傅，在下对不起您了。”说完，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攥拳，猛虎出洞，对准大和尚胸前就是一拳。大和尚没动地方，也没还招，用右手一抬，“嘭”！就把冯昆的手腕子给攥住了。左手腕子往起一扬，一扔他的胳膊，冯昆“噔噔噔”来个屁股墩儿。冯昆脸儿一红道:“哥哥，我跟大师父比差得多，瞧您的吧。”石勇一抱拳:“大师父，我表弟多少差点儿，我跟您讨教讨教。请进招吧。”石勇也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一攥拳，单锋灌耳，对准大和尚左面太阳穴，右手拳就打来了。往下一褪头，伸右手金丝缠腕一叼，一抖腕子，石勇也来了一个跟头儿。哥儿俩赶紧把大师父请到北屋里头，双膝一跪:“老师傅，我们给您磕头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您的弟子，您得教给我们点儿能耐。”老和尚伸手一拦:“石勇、冯昆，你二人请起。”“老师傅，您得教教我们哥儿俩呀。”“哈哈哈，告诉你们两个，贫僧不愿意做你们的老师呀。”“老人家，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俩是京城的纨绔子弟，付不下辛苦，受不了罪，没法儿学成。”“老师，您放心，只要老师肯教，我们哥儿俩吃多大的苦，耐多大的劳，也愿意跟您学。”“要是那样儿，除非应老僧三件大事，差一件，老僧不教。”“老师傅，您说吧!”“头一件，练武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脑瓜儿一发热、一宠性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朝秦暮楚，这不成。咱们以十年为限，十年以内，除非有了天灾病患，为师认为非歇功不可，才能歇，黑天白日叫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练。你们办得到吗?”“老师呀，有这么句话：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不付点儿辛苦怎么能把本事学到手哇?这头

一件，我们应了。”“嗯，好。第二件，在你们家里找一所比较清净的房子，老僧足不出户。你们把地砸平整了，再买几样儿军刃。十年中，我一分钱不要，但是一年四季的里外僧衣得供我穿。”“这个您放心，怎么着都成。”“好。还有第三件，我收你们为徒之事，不准告诉别人，三亲六故都不准提。就这三件。应了，收下你弟兄，不应，老僧不收哇。”“师傅，这三件事我们都应了，您放心得了。”大和尚这才把武圣人的牌位，达摩老祖的牌位供好，正式收下石勇、冯昆两个人。磕了头以后，石勇问道：“老师呀，您老人家怎么称呼？”大和尚欲言又止，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老和尚俗家姓荆，名叫荆立堂，出家的名字叫了然和尚，由于是雌雄眼，又叫一目了然僧。他的师父所收弟兄三个，都是大和尚，他排行在长。二师弟叫通法上人了因僧；三师弟是四川川北拂云峰“极乐禅林”的方丈，叫了义和尚。师弟了义年岁最大，能为最好。荆立堂是河南开封大相国寺的方丈。据说相国寺是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的府。顺治五年，河南巡抚刘振昌得罪了豫王府的皇粮催头，此人姓李，叫李宽，豫王是他的叔。多铎豫王在河南有很多的庄头，满清一进关，跑马占圈，很多个庄头合在一块儿，由一个催头一管。李宽这个催头在豫王跟前说一不二啊！他不出田赋，不交国税，刘巡抚打了他，限期缴纳国税，所以李宽在豫王跟前说了刘振昌的坏话，结果豫王就奏了刘振昌一本，顺治皇帝不察，就革了刘振昌的职。这样一来，激怒了河南黎民百姓的公愤，没有不骂豫王的，没有不骂朝廷的。老和尚荆立堂知道了这件事，心里也很不愤，刘振昌是个好官哪，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贪污，不吃请，不受贿，不错呀。刘振昌被革职后就住在大相国寺准备不日进京请罪。这时，老和尚荆立堂先进京了，想给刘

振昌报仇。一目了然僧来到京城，住在广安门里报国寺，挂了单，和大家伙儿一块儿参佛念经。晚上，等僧众们全休息了，老和尚一个人出来，到紫禁城周围，把整个地形都调查清楚了，然后写了一个纸条，上头有八句诗。了然和尚把这个纸条揣好，结果就到了尚宝监，盗出皇上一枚图章来，然后就把纸条儿搁在那儿了。尚宝监的太监名字叫万方和，发现了以后吓坏了，赶紧奏明皇上，把这纸条儿拿上去。顺治皇帝一瞧，上面写的是:“一入皇宫太猖狂，目下河南万民殃，了却僧门不平怨，然后分清红与黄。僧家盗宝无别意，辨别李宽害人常，白奏误准奸王本，冤屈巡抚刘振昌。”顺治看完这字谏以后，勃然大怒，满清刚刚来到中原，民心未附，竟有大胆僧人进入紫禁城盗走国宝，于是便把八大朝臣召进养心殿，字谏掷下，让朝臣们议论，然后马上传旨意，立刻在里九外七皇城四庵观寺院，把所有不明来历的僧众完全都抓起来，严刑拷问。

# 第四十三回 老剑客留笺救清官 童海川夜捉害民贼

上回书说到，一目了然僧荆立堂为清官鸣不平，夜入空宫盗宝，并且留下字笺。顺治皇上大怒，传旨要把北京城的僧众抓起来严办，却被起鄯大人给拦了:“皇上，奴才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万岁，刘振昌可能是个清官，这里头也许有人陷害。这个和尚进宫盗宝，就是为刘振昌诉冤。他是一个僧人，有进紫禁城之能，但绝没有犯驾之意，我认为，如有犯驾之意，皇上在宫内也不得安康。我想皇上应该派人到河南探询一下，如果刘振昌确实是忠良，被人所害，就应当二次起复，还让他做河南巡抚，只有平抚了民怨。和尚才可能把国宝送回宫中。奴才管见，望我主宸衷独断”。顺治很聪明，一琢磨这事也对，马上传了一个旨意，派了个有才华得力的满员，到河南调查。没有多少日子满员回来了，把李宽在河南的所做所为上了一本凑折。顺治看见这个折子就留中了。马上传旨意，把李宽正法，起复刘振昌官复原职，果然了然僧把国宝送回了尚宝监。但他不敢再回大相国寺，于是就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最后在灵宝县金光寺住下。

荆立堂辈份大，文武全才，道高德重，经文又熟，本庙的老和尚圆寂之后，大家伙儿就恭举他为金光寺的方丈。荆立堂隐姓埋名多年，因为有这么一段事，所以他不敢到北京来。顺治死后，三儿子康熙做了皇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老和尚一想，我再到北京看一看。

天子脚下，帝王之邦，商贾云集，十分繁华。老和尚依然

住在报国寺。但他听说前三门有这么俩把式匠，老和尚才来访他们。现在，老和尚把自己的事情一说，石勇道："师父，您老人家在这儿住着，只要我们不往外声张，什么事儿也没有，何况已经是两代贤君了呢?"这样，师徒爷儿仨就把二五更的功夫拾起来了。首先老和尚不准冯昆、石勇再练铁锁，拧棒子，端筐子，而是让他们站架，把三十六大架，七十二小架站出来。再教给他们打拳，蹿高纵矮。虽然他们俩是表兄弟，但石勇跟冯昆不一样，冯昆瘦小枯干，老师父教给他缩小绵软巧的功夫，石勇则学习硬功，教给他浑身上下过操，练铁沙掌。这个过操，就是身上抹上药，用外力撞击金身，使筋骨加强，增强抵抗力，这就叫"外操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用八寸的柏木板，一尺半宽，一丈长，埋下半截儿去，上头半截钉上狗皮，用双掌去打。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十年到了，冯昆、石勇两个人的能为都很好，老和尚给石勇起了个外号儿叫铁臂熊，给冯昆起了外号儿叫千里独行。

一天，老和尚把两个徒弟找来说："贫僧要离开你们回河南了"。"师父，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还走什么哪，您就在北京城住着吧。十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哇。您老人家一走，好象我们弟兄有违弟子之道，对师父您不孝敬。""不，贫僧到河南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们俩人等师父走后，要好好儿的把功夫学成，千万千万不要耽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南北两城，有把式匠都可以访一访，看看你们哥儿俩的本事到底如何"。老和尚执意要走，哥儿俩只好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菜，给师父栈行。饭后，石勇端出一盘儿黄金来道："师父，您要拿得动，您就全部带走。您要拿不动，爱拿多少拿多少。表一表我弟兄之心"。"我要这么多的钱干什么哪？你随便给我点

儿散碎银两，够做路费就行了”。结果老和尚拿了十两黄金。小哥儿俩把师父送出了彰义门，师徒洒泪分别。

师父走了，哥儿俩在家里照样儿用功，时间一长，前三门都知道他们俩人武功很不错。今天哥儿俩坐在客厅里呆着，听见街里头喊“好肥的牛肉！”石勇说：“哎，你听见没有，这卖牛肉的怎么这么大嗓门啊？”“真是的嘿，咱们瞧瞧去，买点儿牛肉”。哥儿俩来到了大门口。“哎，掌柜的，买点儿牛肉，推过来”。

铁三爷道：“啊，买肉哇，你这边儿”。石勇看了看，车子上有盘子和秤，问：“买点儿牛肉。多少钱一斤哪？”铁三爸不知道价哇，就说；“嗨，我剌下肉来，你随便给”。石勇心说，有这么卖肉的吗？这纯粹是冲我们哥儿俩来的。

冯昆也说：“那好吧，给我来五斤”。铁三爷拿起刀来，找最好的地方“刷”就切下一块肉来。这块肉起码得有七八斤。石勇看了冯昆一眼，对铁三爸道：“这块肉五斤差不离。多少钱哪？”“哎，您瞧着给”。石勇一伸手把肉接过来了：“表弟，拿家去，拿出钱来”。冯昆接过肉拿家去了，不大会拿出一摞大铜钱，有一寸多长，康熙大老钱，交给了表兄。石勇拿食指跟大拇指一顶，把这摞钱掐住了。“掌柜的，拿钱来把！”铁三爸伸右手并食中二指就伸进去了，大拇指稍微一顶，一使劲，“嘿——！”没掏动。“哈哈哈，掌柜的，再使点儿劲儿。”铁三爸脑盖儿就紫啦。第二次手指头使劲一用力，“嘿——！”还没掏动。第三下铆足了劲。石勇撒手了。“嘿！”三十多个大老钱飞了一地，全都变形啦。大家伙儿“哗”一乐。铁三爸有点儿恼羞成怒，说道；“嗯！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拿我的牛肉，给这个钱，我能花吗？看起来，你欺侮我姓铁的外乡人啊！”石勇心说，卖肉的，你访我来了，但又跟我说这个。“哈哈哈，朋友，你是外乡

人，你不知道我们北京城的规矩，是卖牛肉的都这样啊！”“噢，你瞧不起我，我姓铁的因为练功夫，把万贯家财都练尽了，来吧！咱俩人试巴试巴？”石勇心说，你哪儿是个儿啊？便说：“行呵，怎么个试法儿？”“咱们不用插拳，也不比武，你打我三拳，我打你三拳，你看好不好？”石勇一听：“行！掌柜的，给你个便宜，你先打我”。“好哇，打完你，你再打我。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好了，来吧！”

石勇下了台阶儿，站在牛肉车子旁边儿，两只手一叉腰，腆胸叠肚，骑马蹲裆式站好了。铁三爸一抡胳膊，眼珠子瞪圆，照着石勇的左上胸就是一拳。虽说是笨力气，但这一拳，打得石勇晃了两晃。铁三爸一瞧没打动，退出来，一抡右胳膊，一个箭步蹿过去，“啪！”照着原来的地方又是一下儿。这回看热闹的，目瞪口呆，连个喘大的气的都没有。石勇拿右手一指自己的前胸：“来来来，再使点儿劲”。第三次，铁三爸抡圆了拳头“啪”又是一下。三下打完了，石勇没含糊，深深的出了口气。“朋友，你这三下虽然是笨力气，看来，也可以呀。怎么样，你三下打完啦？”“那没别的，你打我吧”。铁三爸骑马兜裆式往那儿一站。石勇心说，我也甭抡圆喽，就照你脑门儿一手指头，我能把你戳死到这儿。“朋友，你可经不住我一巴掌啊”。石勇掂着手，乐喝喝的。猛然间，从石勇身后转过一个人来，一伸左手把石勇的右手手腕儿攥住了：“朋友，他经不住你一巴掌？你还经不住我仨手指头哪！”猛然间人群里头迈步又出来一位说：“朋友，千人瞧，万人看，众目睽睽之下何必逞能。要知道螳螂扑蝉，黄雀在后，他经不住你三个手指头，你能经住我一个手指头吗？”你道是谁？童海川。按理说海川身为堂堂侠客，可不应当这么显露，但是他毕竟年轻，还有点儿火气，往前一迈步就把这位的手给攥住了。

海川攥住的这位是哪儿的人哪？也是京城人。

他家住金鱼胡同东口路南，姓王，名伦，字子延。他们家在骡马市路北开了一个茶叶铺，叫“正记茶叶铺”。是他父亲开的，自东自掌，买卖还挺好。在他小的时候，读书很聪明，后来大了一点儿，父亲就叫他到正记茶叶铺照料买卖。本来铺里有个领事的，是个薰茶叶的老手，他薰出来的花茶，非常有味道。这位老先生姓陈，名字叫陈自平。有一次，有贼人到正记茶叶铺盗窃，打了他们好几个人。但陈自平老头儿出来，没有三招两式，就把窃贼拿住，交到地面上了。大家伙儿这才知道，陈领事有很好的功夫，他五十多岁，跟王伦的父亲最要好。一次，王伦到店里来，陈老头儿见王伦身条很好，骨架也不错，便问王伦的父亲：“老哥你就这么一个孩儿呀？”“我还有一个姑娘”。“你这孩子很聪明啊，我打算收他做个徒弟，不知道你们爷儿俩乐意不乐意”。王伦当时就趴地磕头了。陈老头下了辛苦教王伦，教的都是内家功夫，并且把点穴的功夫也教给了王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就是十年。老头儿陈自平一定要告老还乡，王伦的父亲拿出不少的钱来，派王伦亲自把老人家送到河南。王伦回来，在柜上料事，别看二十多岁，还很老练。后来王伦的父亲身染重病，医药无效去世了，家里只剩下老母、妻子和还没出阁的妹妹王香姑。香姑今年十八了，长得十分俊美。舅父舅母没儿没女，很喜欢这个外甥女，所以香姑一年到头经常在舅舅家里住。舅舅家住在左安门外的南顶。王伦每天顺金鱼胡同出来，出前门走廊房头二条，再顺着李铁拐斜街走五道庙，进虎坊桥骡马市东口，奔柜上去。今天走到这儿碰上这档子事，没想到海川出来把他的手给攥住了。石勇敢当有点儿心眼：“您二位怎么称呼？”王伦一抱拳：“朋友，你不

认得我，我知道你。你不是叫铁臂熊石勇吗？他是你表弟，千里独行冯昆。我家住在东城金鱼胡同东口路南，姓王名伦，字子延。我的师父姓陈，名字叫陈自平，河南人。我是骡马市正记茶叶铺的掌柜的”。“哎哟，王大哥，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把式匠。这位是谁呀?”王伦脸儿一红:“我还不认得呢，您怎么称呼?”海川道:“我家住在北城根儿，固山多罗贝勒府，我是府里的教习”。“啊！您是大名鼎鼎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爷吗?”海川道:“哎，不敢当！说真的，你们几位也不认识人家卖肉的，何必跟人家闹这么个笑话呢。我本不应当出来，王掌柜的，你多原谅。咱们俩人都在东城住，将来对着机会，我一定访问访问你”。海川说完又对尾随铁三爸来的刘二爸说:“你马上把铁三爸找来，咱们一块儿聚会，提提这事，事情就过去啦!”原来，海川跟王子延说话儿的功夫，铁三爸蔫蔫的把肉车子搁下，怕寒碜回家了。王伦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儿？刘二爸就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我们铁三爸可能回家啦。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吧，这块肉送给您吃了，石爷”。“不，我给钱”。刘二爸一摆手:“算了，人家铁三爸也走了，这钱归谁呀？要不，我推着车子，由王掌柜的跟童侠客爷出头，咱们一块儿到趟牛街，见见铁三爸，好不好?”海川说:“我正要跟铁三爸这样儿的朋友交往交往。”王伦点头:“我也是”。石勇说了半天好话，打算请童海川跟王子延到家里坐会儿，结果谁也没去。石勇、冯昆也就回家了。

刘二爸推起车来，王子延和海川说着话儿跟着车走。俩人一说话，都恨相见之晚。出来往西奔菜市口，来到牛街往南拐，过了清真寺，来到铁三爸的家门前。刘二爸把车子放好，上前去啪啪啪，一叫门:“三爸回来了吗？我们来了”。这时铁三奶奶出来了:“哟，谁呀”。“我，您开门吧”。“我们三爸说了，

有人找，就说不在家”。海川跟王伦一听笑道：“那看起来铁三爸是在家哪！”说着，就往里进。

三奶奶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铁三爸从屋里头跑出来：“哎呀，几位辛苦辛苦”。海川一抱拳：“铁三爸，刘二爸把您的事情都跟我们提了，能不能到贵府坐一坐？”“请吧。我刚搬过来没多长时间，客居在北京，各处都不方便，请高亲贵友多多的原谅，千万不要见笑”。铁三爸很会说话，和王伦一起把车子搭到院里来，把街门关好，几个人一块进屋来了。

到屋里一看，很简单，但是收拾得十分干净。铁三奶奶忙着抱柴禾烧水沏茶，等他们几位喝着茶，说着话，就躲出去了。这时，刘二爸就对铁三爸说了：“我们东家让我给您送车子送肉，您也不问问，这肉多少钱进的，您卖多少钱。明天我来，再给您帮帮忙做个小买卖。说真的，生意经营好了，每天也不少卖，钱也不少挣，你们夫妻两个吃饭不成问题”。三爸答应：“刘二爸，我没做过买卖，您可能也看得出来，我连吆喝都不敢，反正慢慢来呗”。海川，王伦二位这才说话，王子延一抱拳：“铁三爸，我们听刘二爸说了您的事，都很感动。您来到北京城举目无亲，因祸得福，遇难呈祥啊。咱们总算有缘，冯永志跟石玉山两个人也都是好朋友，您赶上了。他们是跟您闹着玩呢，这会儿也很后悔。我们来是想跟您交个朋友，将来咱们还多亲多近，您冲着我王伦了。我那小字号在骡马市，今后您短着什么，丁大爸和张爸这些人照顾不到的时候，您可以找我去，我王伦一定帮助。您做小买卖真的不成，到我茶叶铺去，看个门儿都可以。这位是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哎哟喝！童侠客爷，久仰您的大名，想不到您的贵足莅临贱地，我铁木金不能好好地招待您”。海川连连摆手：“铁三爸您别客气。我们虽说是萍水相逢，可一见如

故。我这次来，跟您交个朋友，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您可以找我去”。

铁三奶奶在外间屋全听见了，很受感动。虽然说都是生朋友，坐下来一谈比亲人都亲。哥儿们弟兄到了时候，都能跟你分了家，兄弟把几顷地全卖了，哥哥们能够不管。可你瞧这朋友，都是热心肠，我们铁三爸算遇见好朋友了。三奶奶心里很感激。又听海川说:“吃饭不成问题。将来对了机会，您能给我把丁大爸介绍介绍吗？我童林愿意结交这位朋友”。铁三爸忙说:“侠客爷，我哥哥上通州了，过几天他回来。这样吧，什么时候他回来，什么时候我到您府上去”。海川答应了。

说了会儿话，海川告辞出来，穿过了骡马市到了虎坊桥后，海川想，借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上大栅栏双龙镖局分号看看去呀？落地燕子张雄在这里当了掌柜的，我一个作师爷的从回来也没到那儿去一趟。应当打听打听杭州的情形怎么样？王爷去杭州怎么样？可能他们往来有书信。这样海川进了五道庙，顺着李铁拐斜街，去观音寺，顺大栅栏西口进来了。

双龙镖局坐落在大栅栏东口路南。兰到双龙镖局门口路南。来到双龙镖局门口一瞧，大门开着。两面的走马门往里还很深，几层院子。上有文灯，下有懒凳，大门里懒凳上坐着七八个彪形大汉，双龙镖局镖旗子在门口随风飘舞。海川到门前迈步往里走，这几个大个都站起来了，点头哈腰:“这位爷台您找谁呀?”“众位多辛苦，我家住在北城根固山多罗贝勒府，我姓童，名字叫童林”。“哎哟！侠客爷，知道您哪。我们给您请安了”。大家嗯啦啦过来请安。海川一一答礼相还。

“我听说张雄在这儿呢”。“不错，我们给您通禀一声”。时间不大，张雄就跑出来了。他二十来岁，重眉毛大眼睛，显得很稳重。张雄抢步进身，跪倒磕头:“哎哟，师祖爷，孙男给您

行礼了”。海川赶紧伸手相搀:“张雄啊，你起来。最近挺好的吗?”“谢谢您的关心，托您的福还不错，孙男也没到您府上去请安，请您海涵。走吧，您先到客厅休息”。

来到南客厅，二人坐下。底下人献上茶来，海川喝了一碗茶问道:“杭州的事怎么样啊?”“王爷在杭州身体挺好，跟众位师爷爷一起练艺哪，听说几种剑法他都练得挺好的。西方老侠于爷爷也去杭州了，据说年底还回北京来。听说武林道出了一件特殊的事，孙男我知道不详细，将来您会知道的。可能今年不成了，明年要在蟠桃宫这儿开亮镖会。到底为什么?大人们的事情，孙男也不敢多打听，我也说不清。我师大爷在年下来了，保着镖来的，也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后来他就回去了。杭州最近没什么信。您身体好?众位小叔们身体都挺好的?”别看张雄年轻，说起话来，对江湖武林道的事情，说的根根本本，海川很高兴。说话工夫太大了，海川起身要走。张雄赶紧拦住:“您别走了，我让厨房给准备饭了，您就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海川也没推辞，张雄陪着海川吃完了饭。

定更天过，海川告辞。街上人少下来了。海川一边走一边想，一个年轻人，经过几场事，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张雄年轻轻的，当了双龙镖局北分号掌柜的，这就很不错了。当然，他有师父，师祖父这杆大旗罩着，将来这个小孩错不了。想到这儿，也想到自己这几个弟子，刘俊不用说，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五个孩子分不开，原来的把兄弟现在又是师兄弟了，他们一块儿好好的练。这一次没把兵刃谱买来，下次我还得给他们买一套兵刃谱。

顺着小桥海川往东来了，路静人稀，天很黑。海川一个人溜溜达达往前走，走到深沟胡同北口。突然有一种声音，好象是军刃碰到什么地方了，啪!虽然发自院里头，海川耳音好，

他听见了。嗯？海川站住后，仰头往四外瞧，夜静更深有刀声响，又没有别的声音，我得看个究竟。他看了看路北，是个深宅大院，显不出灯光来。海川回过身来往路南看，这是一个小室小户，三间房，一个门楼，这院里好象有灯亮。

海川一看门外没有人影，微然一提气，单胳膊肘一跨临街墙头上来了。南房三间，东西各一间。灯亮出自东房。好象声音也是从这边来的。海川一飘身要下来，突然想到，要是有狗呢？他伸手在墙头上抠下一点灰皮来，往院里一扔，吧哒一见响，没有动静。海川这才一按墙头，飘身形下来了，落地无声。蹑足潜踪蹲着走到东房的窗户台下，左手一按窗台，右手用小拇指的指甲盖把窗户纸捅了一个小口。海川往里一看，呀！好危险哪。炕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妇女，也就二十多岁，腹部隆起，已经成形了，可能怀着三、四个月的小孩了。年轻妇女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海川一瞧明白，这是叫人家用了熏香了。这个妇女仰面朝天的躺在那里，炕沿那有一个皮夹打开了，里头有小钳子，小钩子、小镊子、小剪子、小刀子等，各种剖腹用的利器，炕沿站着俩人，都是五十多岁了，一男一女。男的跟女的要夺刀，小声说话："哎，我试试啊！今儿个很顺当，下手很快。你老不让我下手，我永不驾辕，怎么成呢？你不是教我多少次了吗？"老太太说："你胡说，这是京畿重地，三步一个堆儿，五步一个栅栏，在北京城里作案得眼明手快，嘁哧咔嚓完了咱们就一走，拖泥带水的万一出点事呢？"女的往回一拉，手里攥着一把一尺二的牛耳尖刀，这是开膛使的，一下碰到旁边的桌上了，当啷啷一响。哎呀，这一男一女两个人不是好东西呀。

绿林道管这叫盗取婴胎紫河车。那么紫河车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味药，就是小孩的衣胞。小孩在母体内，有个衣

胞，生的时候衣胞破裂，小孩生下来，最后衣胞下来。据说人要身体虚就吃它，这是大补，这个东西叫紫河车。这俩贼人一杀母子两条命，他们要紫河车干嘛呀？配熏香蒙汗药。乔玄龄不就卖过这个吗？这药很贵，原因就是必须得用三个月左右一百天男孩的紫河车才成。小女孩的他还不要。他们干这个，懂这个，一瞧就知道这妇女怀胎几个月，还看得出是男胎或女胎来。绿林人，英雄豪杰最反对最讨厌的，见着了最不能容留、必须铲除的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们一下手就是两条命。

看起来这家里没别人，就这么一位小媳妇，叫她赶上了。童林哪，你再慢一点可就坏了。海川思索至此处，见老太太就过来了，要上炕。海川赶紧来到屋门这儿，轻轻一推，一个箭步，刷的到了，一伸右手就把这行凶老太太的脖子给掐住了，一提拎她，伸左手一托她屁股蛋，照着炕沿下边"啪！"一摔，这下险一险没把老太太给摔死。老头一瞧，啊！伸手要拿刀，还没等他拿刀呢，海川往前一抢身，在炕沿那儿照老头儿的脖梗子上，嘣的一下并食中二指就给他点上了。他没哎哟出来，扑通就栽到那儿了，海川下来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攒蹄把这一男一女捆上了。

海川往炕沿一坐："你们俩人是哪儿的？说实话"。这俩人吓得魂飞千里，魄散九重。老太太哆哩哆嗦："我们是从四川来的"。"奉什么人差遣来北几省胡作非为？害人家母子性命？""这老头儿是我的老头子。他姓张叫张老，我姓杨。我们奉剑山蓬莱岛护国军师华图华亮羽的命令，来到北六省"。"干什么来了？""主要就是盗取婴胎紫河车献给他做熏香蒙汗药，卖给绿林道害人，这笔钱补助剑山蓬莱岛的军饷"。"仔细跟我说说"。老太太哆哩哆嗦，颜色更变，若断若续才把事情说全了。

原来，康熙有个二哥名字叫富昌富宝臣。由于顺治死后废

长立幼，越次传宗康熙作了皇帝，他二哥不满，私离北京，占据在四川剑州附近。白龙江的西岸，有一片大山，三面临水，一面是陆地，特别险要。这地方叫剑山小蓬莱。富室臣就在这里招军买马，聚草囤粮，养精畜锐，手下高来高去的武林道士不下几百位，兵丁足有一、两万人，势力浩大。这样就得有一笔钱，当然山里的军饷很充足，但是他害怕起事的时候还是不够。在山外住着一个老道叫九尾金蝎道华图华亮羽，是他的护国军师。侯老侠在金银乱石岛战船上杀了的那个紫面分水鳖乔玄龄就是华亮羽的弟子。

"你们俩人住在哪儿了?""我们住在德胜门外关厢一个小店里。我老头子动手不利落，他还没干过，当然我是老手了"。"你们怎么样招引妇女?""我就指着卖野药。有一次我带着虎撑来到这个地方，这小媳妇一拉门出来了，我问她，她说她家里就一个婆婆，丈夫在鲜鱼口天成斋鞋店作事。""噢。那么她怎么就上钩了呢?""我一瞧她这个肚腹看得出来，是三个月左右的小男孩儿，正是我应该下手取的紫河车。她问我你都卖什么药，看什么病，我说凡是妇女小孩儿的疑难大症，尤其是妇女怀胎诸症我都能治。她说婆婆今天上街坊家斗牌去了，你进来吧，我爷们也不在家。她把我约到了屋里头，跟我说吃东西老呕吐。我说你怀小孩了，不过你这胎气在里头很不正，你得吃药。她说让我给瞧瞧。我想，这倒是个好机会，便说:'你家里都什么人?'她说:'我爷住在柜上不回来，我婆婆天天斗牌去，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在家。''那么这样吧，今天晚上天黑以后，你等着我，我来给你治治病。'回到德胜门小店，我跟老头子张老说好了，今天晚上才来的。轻轻一叫门，小妇人把门开了。我让她先把屋里东西收拾一下，我老头藏在墙旮旯，把街门关好了才进来。我跟她说:'给你带药来了。'其实这就是蒙汗药，

我拿出一点药来，她一闻当时就躺下了。我把老头子叫进来，准备下手，没想到好汉爷您来了。您饶我们的命吧”。

海川一咬牙问，“身上还带着什么哪?”“身上就是这些个器械”。“你们做了几案啦?”“刚到北京头一案，我们还没得手哪”。海川撕他们俩人的衣裳，就把这一对狗男女嘴给堵上了。一看茶壶里有点凉白开，拿过来，含了一口照着小媳妇脸上一喷，这小媳妇缓醒过来了，她折身坐起来就吓坏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海川安慰她说:“这位大嫂子，你的丈夫和婆母都不在家，你怎么能引这种人到家里来？这对狗男女不是好东西，他们刚才让你闻了熏香药，想趁你昏迷的时候，把你杀了。他们是要取你身上这三月婴孩的紫河车。你们一死就是两条命啊！”年轻妇人感激地说:“好汉爷，我哪知道这些事啊，我给您磕头了，您救了我的命啦”。

“你婆母在哪啊？把你婆母赶紧请回来”。小妇人哆哩哆嗦穿鞋下地，砸开街坊的门，把婆母请回来。老太太到家一看就傻眼了。海川说:“你可是这家的主人？白天儿媳妇在家，你斗一会儿纸牌解解闷还可以，为什么晚上还要一夜一夜的赌钱啊？看看这漏子，险一险把你小孙子的命都要了”。吓得老太太晕了:“我明儿再要钱剁手。现在您说怎么办?”“我把他们俩已经捆好了，跑不了啦。我马上到鲜鱼口去，砸开天成斋鞋铺的门，找着你儿子，然后回家有什么话再说”。“哎哟，好汉爷您真是我们一家子的大恩人，修好积德。我们婆媳给您磕头了”。

海川出来，过了大街又回大栅栏了。来到双龙镖局分号门口，落地燕子张雄出来了:“哎哟，师祖父您又回来了，您进来吧”。“我不进去了，刚才我赶上这么一件事，”如此这般一说。最后海川说道:“这小媳妇的爷儿们就在你们对过天成斋鞋店，

我想您跟本地面都很熟，这件事必须通知东珠汛，让人家守备衙门派人去，把这一对男女带走，领国法、受王章，该什么罪领什么罪。这件事情交给你吧，天气不早了，我得回家”。“这个好办，您甭管了，我马上就办”。张雄把这件事答应下来，海川可就省心了。张雄等海川走后，拿名片请官人办理此事。

海川一个人由打双龙镖局门口往东来，到大栅栏口这儿正想着怎么走，突然一眼瞧见正阳桥五牌楼石底座下蹲着个人，冲海川晃身子，竖大拇指，那意思：您请过来。海川离得远，看不真，心说，这人是干什么的？海川一伏腰就追下去了，越走越近。这个人看海川追下来，他扭头就跑，顺着护城河的河沿一直往东，脚底攒劲，沙沙沙沙。海川一想，嗨，你叫我，我来了，我快到了你又跑，你跑得了吗？海川微然一塌腰，施展十二字的跑字功，脚底攒劲，沙沙沙沙，快极了，夜色蒙蒙下，跟一缕清烟相仿。前头这人燕子三抄水，越过了护城河，来到城墙根底下，噌噌噌，蹬着城墙缝上去了。海川上城墙不算什么，施展狸猫蹬树枝的功夫也上来了。来到城墙上，借着星月的光华，可瞧出这人点眉目来，这人个儿不高，身上也穿着一身土黄布衣裳，看不见脸儿。这个人顺着城墙一直往东，海川这么快的脚程，瞪着眼追不上他，海川犯了犟劲，我非追上你不成。结果追来追去，顺着城墙由打崇文门往东再往北，走朝阳门奔阜城门，还往南来，顺着西便门过来，走宣武门奔正阳门，又回到崇文门，这个人，整领着海川走了一个里城的四十里。等到了崇文门，这个人突然间顺着城墙下去了。他是谁呢？得了，天也不早了，我回家再说吧。

海川到家也没叫门，越墙进去奔功房。房内点着灯，小哥儿几个那正练着呢。一夜无话。

第二天，海川吃完早饭跟刘俊商量：“刘俊哪，你还是带着

你的师弟好好用功，我惦着再给你们买一套兵刃谱，昨天没买到，我还得出一趟前门”。“行啊，师父，您去吧”。拿了把桑皮纸的扇子，海川从家里就出来了，溜溜达达一直奔前门。他先来到琉璃厂老二酉，真买了一套兵刃谱。这套兵刃谱的军刃内家外家以及各种出奇百怪的军刃，都有图样和说明。海川左手抱着兵刃谱，又到了前门大栅栏。干什么来了？打听落地燕子张雄办的那个事情怎么样了。张雄把师祖父接进去，把那事情细说一遍：“我找着她的丈夫，让他赶紧回家。接着，东珠汛官兵守备大人也去了，审问了犯人之后，把这两个人交顺天府。顺天府发下一道公文，叫各街各户都要留神这样一男一女的老头老太太，因为他们一共来了五拨儿，还有四拨没抓住呢”。海川听了听很满意。

海川从镖局出来，照样到大栅栏东口。海川知道往南是天桥，什么金披彩挂，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全在天桥，非常热闹。我今天既然来了，为什么不逛一逛天桥啊？海川想到这儿，顺着马路往南来了。他走的是马路东边，走着走着，前边围着一大圈儿人。海川想，这是怎么回事呀？等海川到那儿一瞧，是一个两间门脸的槟榔铺，里边是栏柜。栏柜的里头摆着槟榔摊儿。用木板搭起架来，一层一层，一溜一溜的摆满小笸箩，每一个笸箩里头都装满了槟榔。旁边还放着两副小铡刀，因为槟榔得用小铡刀铡。掉下的渣儿搁到笸箩里头，也卖。这渣儿也分几种，有肉子儿有三角，不一样。有熟槟榔有生槟榔，有咸的有淡的，有不咸不淡的，还有甜的，样样俱全。

卖槟榔的是个小伙计，二十来岁，剃着黢青的头皮、一条大辫子，一身蓝系着围裙。这工夫来了一个人，说话是南方口音：“唔呀，我说伙计呀，你们这里卖槟榔吗？”小伙计一瞧这

位，中等身材，双肩抱拢，四十挂零儿，三缕墨髯，黄白净子，修眉大眼，两只眼睛闪闪放光，一条大辫垂于脑后。身上穿着黄格纱袍，腰里系着凉带儿，凉带上挂着眼镜荷包、槟榔荷包，手里什么也没拿，腰里头鼓鼓囊囊。看得出来，这个人有点洋洋得意。小伙计赶紧站起来道："客人，您想买点槟榔啊?""啊，不错的，我要买一点槟榔。你们这槟榔好吗?""客人您看看吧，咱们这儿一笸箩是一百个，有整的有碎的。如果您愿意买整的让我给您铡开，我这儿有小铡刀。您看这一溜儿是咸的，这一溜儿是淡的，这一溜是甜的，这一溜儿是生的，这一溜刚炒熟。底下这碎的是崩刀儿，有三角儿，有肉子儿，您随便买"。"我要买好一点的"。"哎哟喝！客人，您大概刚到北京城，咱们北京城的人很讲究嚼槟榔，糟的谁要哪!"伙计伸手拿起一笸箩："您瞧瞧，这都是整的，您只要捡出一个糟的来，我这儿槟榔您随便吃"。

两人一说话，门口外头人可就围上了。哪知道这南方人正说着话儿，后头又来了一位，跟前头这位打扮差不离，也是瘦瘦的身子，但胡子是花白的，黄脸膛，长眉大眼，眼神特别足。腰里也有眼镜荷包，槟榔荷包，手里头什么没拿，腰里头也是鼓鼓囊囊的。这个人虽然没说话，看得出来，所有的习性跟前头那位差不离，二位相隔也不过半步远。

前边这位穿黄纱袍的说话了："我来看一看，你不要吹牛，糟的我是不要"。这个人一伸左手，就在笸箩里头拿起一个生槟榔来。卖槟榔的年轻人很生气："老客儿，您看看，有糟的算您白吃、一文不要。"他刚说到这里，这南方人食指拇指一捻，槟榔就成了面："唔呀，混帐东西，我说你的槟榔是糟的，你还要嘴强牙硬，这回你就信服了吧。"小伙计的脑筋都绷起来了。他想，自己用小铡刀铡都费力，他怎么不费力就捻碎了一个?

小伙计满脸带笑:“老客，您就赶上这一个，再捻一个试试?”“唔呀，你来看吧，哪个也是糟的”。说着他继续捻，每一个都成了细面儿。卖槟榔的可就怔在那里了，南方人越捻越来劲儿，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南方人洋洋得意，他捻一个，众人一阵笑，可他觉着这些笑声，不是夸他捻槟榔，好像笑他身后边，人们的眼神也往他身后看。他心里纳闷，什么人在我的后面捣鬼呀?他往后一看，人群里站着一位穿蓝纱袍的，再看自己黄纱袍的后摆，可了不得啦，自己捻一个槟榔，有人在自己的后摆上捻一个窟窿，自己捻了三十来个槟榔，可后摆也成了筛子底啦。他想，一定是这位穿蓝纱袍的所为。好武好练的都明白，捻槟榔是鹰爪力的功夫，海川在人群里抱着兵刃谱也看见了。鹰爪力在海川的眼里并不新鲜，一个真正的武术家可以说都会，捻槟榔是手捻坚硬之物，并不新奇，可后边的这个捻柔软之物，就比前边的这位高得多。前边这位现在后悔了:北京城乃藏龙卧虎之地，自己不该当众逞能，哗众取宠，只望露脸，实际是现了眼，以为自己要笑旁人，实际是旁人要笑了自己。他约摸捻了人家三十几个硬槟榔，一伸手从纱袍的兜里掏出银子包来:“唔呀，小弟弟，我是跟您开个小玩笑，槟榔都是好的，没有一个糟的，我来赔你钱”。海川看见他这银子包，是蓝绸子包的，里边有两层小油绸子，都是碎银子。他左手拿出一小块儿白银交给小伙计。右手拿银子包往兜里装。没想到小伙计很公正:“老客，您没买我的货，我不要您的钱”。这老客一看小伙计不要，他往兜里放银子包的右手马上伸出来拦:“你应该要的”。而就在这眨眼的工夫，后边这位也往东一转身，用左手的拇指，隔纱袍往上一挑，这银子包就出来啦。他右手一抄，放在自己的兜里，但这么多的人并没有看见，只有海川看见了，心说，银子包被人家偷了，看来这件事情非闹大

了不可。穿黄袍的扔下银子分人群往南，穿蓝袍的也尾随于后，海川定要看个究竟，抱兵刃谱也跟下来。他们一前一后往南过了珠市口再往南，路东里临着街有座两层楼的酒楼——“太白楼”。海川瞧着前边这二位进了饭馆，自己也觉着腹中有些饥饿，他也进来。一个伙计过来：“爷台上楼吧？”海川用眼睛扫视，刚才二位一定是上楼了。海川点头，伙计就喊啦：“楼上看座位”。海川来到楼上，一看靠东边楼窗的桌子这儿，捻槟榔的刚刚坐下，靠旁边楼窗还有一张桌子，海川可就坐下了，放好兵刃谱。伙计过来擦抹桌子问海川：“爷台用什么菜？”“伙计，你给我来四两烧酒，随便来四个菜，然后来四张家常饼，一碗酸辣汤”。时间不大全都端上来，海川一看这四个菜：一盘清炒虾仁，一盘油爆双脆，一盘葱爆羊肉，一盘焦熘里脊。那二位也各自要酒要菜喝上了：“唔呀，伙计”。伙计赶忙过来：“爷台，您的菜不够吃啦？”这捻槟榔的点头：“你再给我要一盘炒苜蓿肉，”“好的，您稍候”。伙计往楼下走，正路过穿蓝袍的桌前：“唔呀，我说伙计，你也给我来一盘苜蓿肉”。“好啦”。一会儿，一大盘炒苜蓿肉端上来。这盘儿是穿黄袍那位的菜。穿蓝袍的道：“唔呀，把菜嘛给我留下吧。”伙计乐着摇头道：“您的这就炒好，很快就给您端来，这是那位爷台要的”。“唔呀，没有关系的，我们是老乡亲、是朋友，你只管放下”。伙计只好放在桌上，刚要走，穿黄袍的离把赶车——翻啦。“混帐东西，我要的菜为什么给他呀，简直不像话”。穿蓝袍的站起来道：“唔呀，老兄啊，不要动怒，不要紧的，我们是朋友嘛，是没有关系的，过来吧，我们一起来吃”。“唔呀，老兄如此的讲话，到显得我的性子急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伙计！请把老兄的酒菜搬到我这旯里”。穿蓝的反而和穿黄的凑到一起了。又要酒又要菜，吃的兴高采烈。海川已经吃完，要看个水

落石出，他没走。这时候二位也吃完饭，伙计一算账说："爷台，您二位一共吃了一两五钱银子，小费在外"。穿黄袍的伸手接账单儿："唔呀，好便宜呀，账嘛由我来付"。穿蓝袍的一听："唔呀，不对了，账嘛是由我来付"。"不对，不对，我接的账单子我来付钱，老兄，你要不叫我付钱，我就是个混帐王八羔子"。穿蓝袍的一听："老兄起了誓，我就谢谢了"。穿黄袍的这位伸手就拿银子包："唔呀，我是定要付钱的，他说着话，这手可出不来了："唔呀，我的银子包哪旯里去了？老兄啊"。"唔呀，怎么的了？""我的银子包不见了"。"好了，没有关系，我来付钱"。穿蓝袍的伸手一掏，拿出一个蓝绸包来，穿黄袍的一看，心说，这是自己的银子包啊。便道："唔呀，你这银子包是我的，看来你捻了我的长衫，又偷了我的银子，这样的溪落于我，很是不应该的"。说话就要动手。穿蓝袍的先给了饭钱，然后掖起银子包来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付了你的饭账，你还要血口喷人嘛？要打架我们到外面"。说着一按窗台，噌的一下就蹦下去了。

这后面是草市，穿黄袍的跟着也蹦下去了，海川也抱起兵刃谱飞身形下去了。海川看这两位一直往南，到了龙须沟。他们飞身过沟，海川也过去，好在这地方是贫穷人住的地方，没人看见。直到坛根儿下，那二位拔腰越墙而过。海川抱着兵刃谱也飞身过去，看二位往南，来到天坛的西南角大树林里，等海川到那儿，那二位打上了。穿黄袍的使一对亮练子钹，二尺四寸的钢练儿，皮挽手，前边是个五寸圆的单钹，大肚儿窄边，如同乐器里的钹一样，就是没有那么大，周围的边儿非薄，锋利无比，双手一抡，哗楞吱楞能见响儿。穿蓝袍的使用一对练子镢，二位各自施展蹿纵之技。打的难解难分。海川慢慢地藏在一个砖垛的后面偷看，二位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

才。海川看入了神，一想，他们都是正人君子，绝非歹徒，自己身为侠客，怎能坐山观虎斗，袖手旁观？这样有亏侠义道的天职。思索至此，海川往起一站身，突然，吓了一跳，好像有人用手揪自己。海川急回身，后面无人，仔细一看，不由得面红耳赤。自己蓝布长衫的底摆上，有人给拴了一块半头城砖，用头绳儿拴住。再一摸自己的辫穗儿，不知什么时候，也被人家给掐折啦。哎呀，海川脑盖儿都紫啦，自己的跟头可栽大发啦。他正在两眼发直，忽然在南面一个砖垛的后面有人探身，冲海川一招手。海川抱着兵刃谱，飞身形纵出去。，再看这个人撒腿就跑，柔柔柔、沙沙沙。海川伏腰追下来。前边这人一边跑一边竖大指，好像是很佩服。他们前后越过坛墙，再上城墙。海川一瞧，"嘿！又要领着我溜上城墙了。果然那人前面跑，海川后面追，一直往东。过了蒋台门，拐弯奔沙窝门，到东便门、齐化门、东直、安定、德胜、顺着第一次的路，直到哈德门。这时天色黑下来了，结果这人又没了。海川站在城墙之上，心里难过。自己想啊，江南七省，人才辈出，我童林没栽过跟头啊。没想到在北京自己的家门口，我这跟头栽了。回家吧，顺着中心马路下来，到了栅栏门，拔腰过去，顺着哈德门里大街，可就奔东单了。

满天的星斗，夜风甚凉，路静人稀。海川一个人过了东单，在马路口东面往北走在黑暗影里头，突然间他发现西面有条人影，在房上蹿纵跳跃，滚脊爬坡，身法很快。海川一看，哟，是刘俊！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兜裆滚裤，抓地虎的靴子，绢帕包头。他斜插柳背着个包袱，身后背着厚背雁翎刀。海川心里有个偏想，我不在家，你不带着师弟们练功，大晚上的穿着夜行衣，你想干什么呀？要在北京城胡作非为么？北京城里各大王宫，各大臣府里有的是珠宝，有的是美

女。你要胡来呀，那我可得宰了你。想着，就跟上去了。

海川跟到金鱼胡同的胡同口，这么一瞧，哟，金鱼胡同！正记茶叶铺的经理王子延不是在这儿住吗？对！去他家。王伦在路南住，大门关着，走马门也关着。只见穿夜行衣的人拔腰上了王伦家的房，海川也拔腰上了房，心想，他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我可得管。海川往底下一看，好象这下头是底下人住的地方。只见夜行人蹿纵跳跃，又上南房往里，可就到了王伦他们的正院了，也就是第二道院的南房后坡。海川慢慢地右手撑中脊这么一看，嗯，这个人从北面的墙下去了，他把刀亮出来，蹑足潜踪，在院中各处窥探，海川一瞧那架式又不象刘俊，心里疑惑。同时海川也发现人了，东房上一位，西房上一位，影影绰绰，好象是天坛动手的那二位。东房上是穿蓝袍的，西房上是穿黄袍的。二位可没看见海川。海川心说，这可是王伦的家呀，要说王伦在北京也是数得着的武术家呀。现在房上头有仨，院子里有一个，可你王伦连影都没有，你算什么武术家呀。再瞧院子里这个人，顺着西房往北来，走到西房墙角这儿，突然，有根蜡杆枪照着夜行人就一枪，夜行人往后一坐腰，"噌"就到了当院。打北山墙一拔腰出来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威慑的力量。用枪一点道："大胆贼人，竟敢到我王伦家中搅闹，你这是飞蛾寻火，自找死路，还不扔家伙被擒吗？""刷"一抖枪可就到了。夜行人一借步，用刀一架，往外一推，刀走顺水推舟。王子廷前把一崩，后把一压，用枪一崩他的刀，紧跟着上右步，枪把就顺着夜行人的腿部打来，夜行人脚尖一点地起来了。王子廷的功夫好呀，一转身右腿往左插，这身子可就转过来了，"啪"一扣枪，枪尖就奔夜行人的后脚跟扎来。夜行人一斜身，这一枪如果扎实了，能把夜行人扎死。但是，枪尖只是在这个人的胯骨上一点，往上跟步"啪"的

一脚，把夜行人踹了个跟头。再看这夜行人，就地十八滚，咕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一长腰上东房了。没想到东房上，站起一个人来，南方口音:“林宝，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哗啦”一抖链子双镢一转腕子，照着这个夜行人的脑袋就砸下来。夜行人刚上来，身子还没站稳呢，就这么一晃悠，往后一闪，人家跳脊长身一脚，就把他踹下当院。夜行人知道王伦在下面呢，一拔腰几个跟步，“噌噌”又奔西房了。没想到西房上也站起一个人来，掌中“哗楞楞”一响:“唔呀，混帐王八羔子林宝，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刷”地一下，链子钹就到了，这个夜行人一矮身，人家一抬脚，对着这个夜行人的胸口，“啪!”又把从西房上踹下来了。夜行人知道要坏，一拧腰，脚尖点地“噌”地一下，又上南房了，跃脊后坡，他要跑。没想到南房坡这儿，也站起一个人来:“朋友，这官司你打了吧”。正是海川。这个贼人一瞧，心说，院里这位可以，东西房上更甭说，自己已经吃亏了，只有南房这位是个老实人，我就从这跑。他抡起刀，往海川头上一砍，海川抱着兵刃谱，右手一叨他的腕子，一个金丝缠腕给叨住了，拿右脚一踹他，“通”地一下，这小子就趴下了。海川在南房上对下面的王伦高声叫道:“王伦王掌柜，认识童林吗？凶手我给捆住了”。“哎哟，侠客爷。”“唔呀，哪旮里的侠客爷呀?”东西房上的二位可就愣住了。这二位是谁呢？被困的这位又是何人?

原来在浙江省会稽郡北门里住着一位老镖师，姓袁，叫袁泰，人称神镖手。神镖手袁泰老伴已经去世啦，他是个老镖行，会一趟刀法，叫六合刀，上中下走三盘，三十六式。会打穿梭毒药镖，家传独门配的毒药，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十分厉害。夜晚之间打香火，百发百中。老头儿因为年岁到了，辞了镖行不干了。老人有一个姑娘，今年才七岁，叫秀英。姑娘长

得十分伶俐，也很俊俏，父女二人相依为命。老头儿也教女儿能耐，盘腰、弓腿站架子，教拳脚，也教刀棒。但是老头儿重男轻女，总觉着自己这点儿绝艺传给闺女，将来有什么用呢？再说自己又这么大的年纪，家无三尺应门之童，老头儿心里头有点儿不痛快。有一次老头上街，发现了一个小孩。这小孩也就在七八岁，沿门乞讨。时值夏日，孩子满身直招苍蝇，长了一身的脓疥。但看这孩子长得不错，他住在买卖人的厦子棚底下，这厦子棚没门没户，就这样，人家都轰他，他太脏。老头袁泰看着怪可怜的，心说，这是谁家的孩子？便掏出几个钱来对孩子说："得了，你呀找个地方吃点饭，能换件衣裳就换件衣裳"。袁泰回家了。

过了没几天，南门里六和绸缎店掌柜的，章成锦章老先生来了。他在南门里还是个大户，跟袁泰老哥儿俩最好，而且都善于下围棋，所以走得比较近乎。到这里一叫门，小姑娘出来把门开开："哟，章叔来了"。"噢，你爹在家吗？""在，您进去吧！"章成锦来到了北屋。老哥儿俩坐下后，袁泰问："有事吗？""给您提点事。每常咱们老哥儿俩坐到一块，提来提去就是说孩子太小，又是个姑娘。您总想要个小男孩儿"。"是啊。""我给您介绍一个，您愿意吗？""谁呀？""在大街上要饭的那个，长了一身脓包疥，都臭了。他是咱们鼓楼前林儒生家的孩子"。老头一听就不大乐意了，林儒生是个财主，在本地还很有名，就因为他的行为不正，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最后，把全部家财都花尽了，两口子穷死了，剩下这么一个八岁的孩子，名叫林宝，就是袁泰前不久看见的那个孩子。一提是林儒生家的孩子，人家老街旧邻都很讨厌，因为他们家有钱的时候没帮过谁，黎民百姓对他很不满意，背地里没有不骂的。现在林宝一身疮疥没钱瞧，所以就落到这种地步。章成锦劝说道："哥哥，

他父母不好，怎么能影响到孩子呢？哥哥家里又没人，我想把孩子叫来，您花俩钱给他瞧瞧，让他有饭吃了，就是救了他的命了。我看他待您将来也错不了”。老头袁泰怎么想呢？林家的孩子我根本不应当要，因为他的父母在本城人缘不好，为富不仁。可是瞧这孩子也真可怜，得了！要了不就完了吗？姑娘秀英也说:“爹呀，把这小孩找到咱们家得了，跟我一块玩也是好的啊”。这样，章成锦就把林宝领到袁家。老头先给他打打辫子，剃剃头，洗洗身上，换了件衣裳，请妥当的先生每天来家给他上药治病。万万没想到，此举引狼入室，招来横祸飞灾！

# 第四十四回 慈父心三次饶林宝 豺狼子毒镖打恩师

上回书说到，神镖手袁泰引狼入室，恩收林宝，请医生调治他的疾病。足有半年的工夫，林宝病体痊愈。人家袁家父女对他照顾的又好，吃得又合口味，使这孩子很快恢复了正常发育。林宝长得十分俊美，跟秀英姑娘青梅竹马，整日相随尽情玩耍。他比姑娘大一岁，这天，老镖师袁泰非常高兴:“林宝哇，你愿意学武嘛?”“孩儿当然愿学。可是谁教我呀?”“嘿嘿，老夫就会武艺，你在我家这段时间，我看你还不错。得啦，我收你做个徒弟吧”。林宝非常高兴，急忙趴地下磕头。

打这天起，袁泰给孩子盘腰窝腿站架子，慢慢的又教他打拳、军刃。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是十年。林宝十八岁了，小伙儿长得很体面，又有一身的好武艺，众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儿叫“白玉人”。

姑娘也十七了，出落得跟水葱似的，也有一身的好本事。但是袁泰把自己拿手的刀和镖都教给了林宝。老头满意地对林宝说：“再过二年哪，我就把闺女给你。将来生儿育女，就继林袁两家的香火”。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林宝跟本城的一些坏人勾搭在一块儿，黑天白日背着师父要钱。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对赌搏没有经验，非输不可呀，输了有几百两银子。这件事叫章成锦知道了，马上找了袁泰：“哥哥，我听说林宝这孩子在外头身染下流不学好，工夫虽然不错，但他净上赌场儿赌钱去呀，不是押宝就是推牌九，您这日月房子地跟着动啊！您应当好好儿的教育教育他”。老头儿想了想说:“是得

教育”。

有一天吃完饭，袁泰知道林宝上赌局去了，老头儿也跟着去了。进屋叫道:“林宝哇”。林宝脸色儿都吓白了，街坊邻居都认得袁泰。“哎哟喝，老镖师”。有叫大爷的，有叫叔叔的，有叫爷爷的。袁泰对这些人可说了：“诸位跟我这孩子不错，应当把我孩子引入正途。耍钱，不是个行当吧？庄稼人土里求财，靠天吃饭，挣几个钱不容易，难道说就这么一、二、三、四、三门儿赌，把一年辛辛苦苦挣的俩钱儿都输光吗？嗨嗨，众位，大家喜欢，我袁泰管不了，只希望众位爷儿们今后别跟我的孩子一块儿来”。老头接着又问林宝：“你都短谁钱哪?”林宝说短谁短谁，轻轻一拢，二百三十多两。“好吧，都跟师父家里拿钱去”。老头儿到家里把银子拿齐了，短谁给谁。打发走了众人，这才说:“宝儿啊，你在我这儿十几年，工夫也很不错了。我又没仨没俩，秀英是个女的，将来支应我这门户，需要你啊！没想到你身染下流不学好，这可不得了。我希望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今后不再耍了”。“您放心吧，师父！我不耍啦”。林宝好像一咬牙记住了，可没多少日子，故态复萌。他跑到宝局，又输了不少的钱。

袁泰知道了，又来了一问，短谁的，短谁的一说，又是一百八十多两银子拿来还了大家伙儿。“我再说一遍，众位今后不要跟我孩子再耍钱了”。把林宝领家来，又规劝一番。不料想第三次他又耍上啦。老头儿可就急了眼，到宝局堵上了。“林宝，你怎么屡教不改啊?”老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嘴巴：“你不争气呀!”说完了，转身形回家了。林宝一想，你姓袁我姓林，不错，你教我能耐。可当着这么多的人，你给我一个嘴巴，嘿！姓袁的，你太难为人了！

有一次，老头儿出去了，家里就剩下林宝跟秀英。林宝对

秀英说:“妹妹，你看见没有？老爷子前些日子打我，我不往心里去，我的命是老爷子救的，我这身能耐是跟老爷子学的，饮水思源。再说老爷子也有话，再过一年半载的，给咱们俩人一办事，将来生儿育女……”刚说到这儿，秀英把脸沉下来了:“你说这个干什么呢？让我嫁给你，告诉你，绝不可能”。“哟，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不乐意吗？咱们俩一块儿，耳鬓厮磨十年了，我林宝是怎么回事儿你也知道……”说着，他就要动手动脚的。正在这时候，老头儿袁泰进院了：“秀英啊!”“哎，爹爹”。吓得林宝一哆嗦，抓个茬儿出去了。姑娘见着老头儿，眼泪下来了：“爹呀，今后您少出去，我瞧他可有点儿行为不正啊”。袁泰自信地对女儿说：“我看了他十年啦，不会看错，这个你只管放心”。“爹呀，您应当听我的。您要不听我的，将来就要得苦果子啦”。“没什么得苦果子的，谅他也不敢”。当天晚上，老头儿来到前院，见林宝在屋里坐着呢。便道:“孩子，从你八岁进我的门，师父没拿你当过外人哪。你在我家一晃十年了，老夫我待你不错，原先我说过，我死以后让你掌管我的门户，把你妹妹许配给你，谁想你不成才。我看呀，如果你真不成才，原先的话就作为罢论。你翅膀也硬了，谋个衣食也不成问题，有你这身能耐也能吃饭，你走吧”。林宝“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师父，您别价，这是我在您跟前撒娇哪。您说要钱的事，原先我也不干，他们非拉我去，现在孩子知错了”。“嗯，要是这样嘛，还不错”。但老头从现在起对林宝的一切就有所监视，银钱上也有所控制。谁知这林宝花钱一紧，觉得有点为难了，凡是袁泰好的、厚的、他都暗中借了钱，最后还跟章成锦借了五十两银子。一晃日子不少了，他说还是还不了，章成锦就找来了。说：“哥哥，林宝背着您在外面跟我借钱，您知道吗?”“啊！我不知道啊，他有什

么花销?”“他在外面借了有几百两银子，都随手花掉了。您这么小的日子可不够花呀！看来我把这孩子介绍给您是我的错儿”。“不，不能这么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是这个孩子他自甘堕落；二是愚兄我教育不严”。哥儿俩说了会儿话，章成锦就走了。

林宝借了许多银子，干什么去了？原来，在西门外八里地有个小尼姑庵，这个庵叫“筛月庵”。老姑子吃斋念佛，只管念她的经。她收了个徒弟叫凤清，这个小姑子是个不守清规的女人，勾引了林宝。为了让林宝来去方便，就暗示林宝把老姑子给杀了。果然，老姑子一死，她自己就当了“筛月庵”的住持。

这天晚傍晌，林宝回来了。吃完了饭，袁泰也真沉得住气，说道:“林宝啊，这些日子师父也没问问你，你手头紧不紧？由于上两次你在赌局输了钱，师父我责备了你，细想起来，老夫我偌大的年纪，只有你这么一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这不是多管吗？你手头紧吗?”“师父，这些日子，手头……”“说实话，紧不紧?”“不够花的”。“你都跟谁借钱了?”刚说到这儿，林宝“扑通”跪下了,“师父，我对不起您，没想到我又给您捅了不少漏子。我花钱跟流水似的惯了，就忘了师父的钱也来得不易。我跟您的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人家都看得起我，我可还不起人家”。“嘿嘿，不要紧，借了多少钱?”草草地拿笔这么一算，三百两左右。袁泰不露声色地道:“孩子，钱，咱们该知道来得不易。老夫我这么大年纪，打你八岁把你领到这儿教给你文武两科技艺，虽不指望让你三十年后望子敬父，但我也希望你能谋一席之地，早晚有碗饭吃，不至于冻饿而死。没想到孩子你沾染下流，越来越坏，亲戚朋友能随便借钱吗？我希望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明天，咱爷儿俩还帐去”。

第二天一早起来，老头子拿着银子，跟着林宝还帐去了。

到哪个朋友那儿，都抱歉赔礼，把银子还给人家。林宝表面上服从，实际上他心里暗暗咬牙，袁泰呀袁泰，你这么大年纪，行将入木，难道说你忘了死吗？将来你这家产是我小太爷林宝的！你的闺女是我的，难道你忘了吗？小太爷花你俩钱你还有点不乐意！林宝暗暗记恨在心。时隔数日，一天吃完早饭，老头到城北访朋友去了。林宝见袁泰走了，内宅只剩下袁秀英。林宝转身形往后走，越过屏风门，直奔北上房。挑帘栊进来一看，姑娘正暗自悲泣呢。秀英想，林宝这个男人不是个好东西，虽说爹爹把他欠的银子都给还了，可他还经常招摇在家里。既然如此，爹您怎么能撇下女儿一个人在家里呀？姑娘正想着呢，见林宝进来了。脸红地道："师哥，老爷子出门了，你怎么不在外面应着门户到内宅来干什么呀？""妹妹，你这儿干什么呢？"说着，乐呵呵地就偎上来了："嘿嘿，妹妹，你明儿给我做双袜子吧。上次我跟你说过，老爷子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我了。我看妹妹咱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你跟老爷子说说，择个日子，咱们俩办了婚事就得了"。这时，林宝双手一搂，就把秀英抱起来了。姑娘心里怦怦直跳，气生两肋，用手指点："林宝，你这人面兽心的坏东西，我爹爹待你象亲生儿子一样，你忘恩负义！你给我出去！"姑娘正言厉色地骂他，林宝反而乐嘻嘻地道："妹妹你骂我，可我疼你，不往心里去。妹妹，这会儿正是个好空儿，你就跟我……"说着，就把秀英抱在床上糟踏了。

猛然间，院子中有人说话："姑娘，你师哥上哪儿去了？"这一下差一点儿没把林宝给吓死，正是"神镖手"袁泰回来了。原来城北仁义屯，有个武术家跟老头子是过命的朋友。此人姓任名元，江湖人称"清风羽士"。任元不仅是内外两家工夫好，而且人品也好，学问也好，并且他使一对亮银链子镢，工夫玄

妙。老头是访他去了，想把自己的事儿跟任老义士提提。出了城门一琢磨：哎呀，袁泰呀，你这么大年纪老糊涂啦，林宝已经不是个好东西了，你怎么还给他时间呢？万一姑娘受了他的什么侮辱，十七大八的姑娘，你让她是死呀还是活呀？想着就回来了。进后院一喊，林宝出来，"噔噔"地往前面跑。袁泰来到房中一看姑娘落泪如雨。问："孩子，你怎么了？"姑娘只是哭。出了这种事情，姑娘怎么能启齿呢。老头问急了，道："孩子，你怎么就不说呀？""您还让我说什么？我这么大的姑娘受了他的侮辱，难道说我还能活着吗？爹呀……""神镖手"袁泰明白了，不由地怒从胆边升起："林宝，小畜生，我待你这么好，你怎能恩将仇报呀！"袁泰转身来到前厅，挑帘栊进来。林宝心怀鬼胎，见老人家脸色铁青，林宝明白了。袁泰破口大骂："你这个衣冠禽兽，形同枭獍的畜生，我们父女待你不错，想不到，你却恩将仇报，你这个恶贼！"说着，一拳打将过去。林宝却"噌"地把镖掏出来，一抖腕子，照袁泰投过去。"砰"地一镖，飞打在老袁泰的哽嗓咽喉上，"啊！"一声惨叫，老英雄一晃身，"扑通"一声倒地身亡了。姑娘正从后院赶来，眼珠子都红了，忙操起一把刀："林宝哇，想不到你恩将仇报，一镖将我爹爹致死？我跟你拼了！"蹦过来就给了林宝一刀。林宝往旁一闪，拿刀一挡："丫头，你还要跟我动手吗？乖乖地俯首贴耳嫁给我，咱们就说老头得病死了。不然的话，你还跑得出你家小太爷林宝的手心吗？"姑娘蛾眉倒竖，杏眼圆睁："林宝，我工夫不如你，我只有到阴曹地府去告你"。说完一掉脸，往台阶上头朝下"叭嚓"一声，只见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大姑娘碰阶而死。

镖打恩师，逼死师妹，林宝一想，我快走吧。他从老头银柜里拿了不少银子，放在包袱里，斜插一背，把刀带好，飞身

形上房就跑了。没想到清风羽士任元来了，他将近六十，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工夫好，没带兵器，就带了点钱，打家里出来，溜溜达达直奔会稽城。顺北关进北门，就来到了袁家门口，轻轻地一叫门：“唔呀，林宝，我说开门哪！”叫了好几声，也没人言语。任元一想，这是怎么回事？“老哥哥你把门开开，秀英姑娘，你把门开开！”喊干了嗓子，没人言语。任元就奔后墙去了，看了看四外无人，一拔腰就上了墙，心说，他们家不能没人吧，老哥哥不在家，林宝不在家？还有侄女袁秀英呢。这是怎么回事呢？等老人下来一瞧，可把任元给吓坏了。袁泰哽嗓咽喉上还插着一只镖。任元自语道：“这个贼人弃凶逃跑，真乃可恨！这是哪一个干的？我不能在这儿呆着，得快把地方找来”。

北门里的地方姓韩，叫韩高生。时间不大，把韩高生给找来了。“哎，任老义士爷，您有什么事？”街坊邻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婶子大娘，有摇头的，有掉泪的，有看着姑娘素常一往挺不错的，怎么死了呢？任元道：“唔呀，韩高生啊，现在我看没别的办法，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赶紧去报案吧”。韩高生看了看这两具尸体，就直奔会稽城的县衙门去了。

会稽城的县太爷姓郑，叫郑文秉。郑大老爷二十五岁登科，二十八岁登甲，科甲出身，榜下用的知县。郑太爷两袖清风，爱民如子。韩高生来到衙门口，门口这儿站着好几位官人。“哟，韩爷，韩爷！”“众位辛苦，今是哪位值班呢？”“今儿是王忠王班头”。韩高生一进来，值日班头王爷站起来了：“韩高生，你怎么这么闲在，有什么进财的买卖找我呀？”“有进财的买卖我早找您来了，我这些日子手头紧着呢，没有进财的路”。“那你今天来干什么？”“今天我来报一案”。“你报什么案？”“王头，咱们北门里出了两条人命”。韩高生如此这般，从头到

尾讲了一遍，王忠和几位官役脸都吓白了。

王忠王班头转身往里走，刚到二门这儿，打里面跑出个书童："哎哟，王班头，有事吗？""请问大老爷现在是在内宅呢还在书房呢？""大老爷正在书房喝茶呢"。王忠来到书房门前站住，等里面传话。"进来！"王忠挑帘栊进屋道："下役王忠请大老爷安。据北城的地方韩高生前来报案，神镖手袁泰是咱们县里头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父女两人，不知道怎么的被人害死了。凶犯已逃走，地方上发现后前来报案。"郑大老爷听了一愣，一捋颌下墨髯："想不到在我的治下出人命案了，老袁泰我可知道啊。人家老义士神镖手袁泰住在咱们会稽城，咱们这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马上让韩高生回去，准备验尸场，搭起棚来。传我的话，让衙役们准备大轿，马上带着书办、招房、仵作等前去验尸"。郑大老爷赶紧更换官服，头上戴着红缨帽，身穿七品四方补服，腰系凉带，青中衣，五分底的官靴。准备就绪，大家一齐往外走。

韩高生已经回去了。王忠侍候着大老爷上了轿，有四衙陪着，带着三班人役，大班头陈虎跟着，一同来到北门里袁泰家的门口。大老爷下了轿往里走，尸场上早已草草搭起了一个大棚，正当中的虎坐门楼，就作为大老爷临时办公的地方。大老爷秉公一坐："来呀，带地方"。韩高生赶紧来到切近："地方韩高生请大老爷安"。"韩高生，起来讲话"。韩高生拿袁泰的死尸作为证据，如此这般一说。最后，任元跪秉道："我想为兄长报仇，为太爷完结此案，请太爷这里出票下来，我要做这义务斑头"。县太爷道："任元，果然你生就侠义之性，补国家王法之不足，很好，很好，将来事成之后，本县一定重金嘉奖。仵作何在？""在。""马上验尸！"书办赶紧把尸格准备好了，仵作相验，书办填尸格。先验袁泰，把镖取下来，镖上还有字。再验

姑娘，验了验，姑娘的身上没有什么伤，就是脑门子塌陷了。因为这是在台阶上撞死的。老头子是一镖给打死的，别处也没什么伤。一样一样填好了，这才交给太爷过目。太爷看完后，发现这镖上写着：白玉人林宝。“任元，这白玉人林宝你可认识?”“噢！太爷，您怎么问起林宝来啦?”“因为这镖上的字是白玉人林宝”。“唔呀！”任元可急了眼了：“啊，太爷，这个混帐王八羔子。他本是本地林家生夫妇之子。林家生夫妇染上时役而死，剩下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街上要饭，又长了一身脓疱疥，眼看着他病饿而死。我的哥哥袁泰把小冤家带回家中，治好了伤养好了病，又教他一身武艺，收作自己的徒弟。没想到屈指算来已经十一年，小冤家他忘恩负义，镖打恩师，逼死师妹，并且弃凶逃跑，实属可恶。太爷，准是这个混帐王八羔子！”这时，乡亲们才知道这是林宝干的，各个都恨得咬牙切齿。县太爷命道：“你马上和乡亲们一起，埋葬父女俩，会同韩高生，共办此事。然后到公衙里领一份海捕公文”。“好，太爷，草民听命了”。县太爷摆手，带着三班回转衙门，他立即写了一份海捕公文，可以越境，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算。盖上大印之后，交给任元。又从自己的腰包里拿出二十两文银：“本人钦佩你的行为，这作为嘉奖当路费，以捉拿贼人白玉人林宝，让他归案”。“谢过大老爷”。任元把公文及钱都带好了，打官衙里出来。任元先围着这会稽城访了几天。

老义士琢磨：他杀了人了，也知道老百姓都恨他，他还在城里吗？既然有海捕公文，我不如到外地去访。这样，任元回到家中安置了一下，禀明了老母亲，老太太也乐意。任元把链子镢带好，银两路费打在小包里，把海捕公文带好了，越境捕盗，可就从浙江往北来了。过了长江，来到苏杭三江地面，再往北走，来到徐州铜山，来到山东又到了北六省。走临清，奔

德州；走河间，奔霸州，最后往北京来了。

来到北京城，住到关厢一个店中，每天查寻。万一在北京城把林宝拿住，也未可知。今天，任老义士爷来到了前门，看到前面围了一大圈子人，进来这么一瞧：前面有一个槟榔铺，看见一个穿黄格纱袍捻槟榔的。任老义士爷心说，“只不过是一种鹰爪力，在众人面前哗众取宠。你把人家的槟榔都给捻碎了不说，也耽误人家的生意，影响人家营业”。任老义士爷这才过去捻那人的黄格纱袍。

这个捻槟榔的也是会稽城人氏。住南门外四十里地。那儿有个小村叫“隐贤村”，此人复姓欧阳，单字名君，江湖人称“神龙手”欧阳君。掌中一对亮银链子钹内外两家工夫具臻绝顶。他跟任元谁都知道谁，但是谁都没访过谁，这叫对兵不斗。武林当中，在他们之前有一位老前辈叫“小方朔”欧阳德，这个欧阳君就是欧阳德的后代。这天，吃完早饭以后，底下人进来对欧阳君说：“老员外爷，您的表兄章成锦章老生来了”。哥儿俩见过面，行过礼坐下了。“唔呀，老哥哥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章成锦唉声叹气:“表弟呀，我有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你得帮助我，助我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死了也对不起人哪”。就把城里头林家生夫妇死后，有这么个孩子如此这般……，最后道：“他镖打恩师，逼死师妹，弃凶逃走，万人动怒。有仁义屯的清风羽士任元自告奋勇，要捉拿白玉人林宝，可林宝是我给介绍的呀，当初我要知道他这样，还不如让他冻死饿死呢，没想到他恩将仇报。表弟，你得给我帮个忙啊”。欧阳爷摇了摇头:“老哥哥，这件事我是不能管的”。“啊？你为什么不管呀?”“如果我要答应你，我就得把林宝拿住，让他归案。如果我办不到的话，受人之托，不能忠人之事，言而无信，那我就枉为义士”。“表弟，本地区发生这种逆伦事情，你

不管，难道说你就够英雄了吗?”“唔呀，老哥哥，我可以充耳不闻嘛！我为什么不应哥哥你，你可想一想：第一，我没有地方公文，我拿到了人，官凭文书私凭印信，我往哪里交待？第二，林宝我也不认识呀，即便我跟他走到对面，我也不晓得他呀”。“我跟你说，这林宝长得一人来高，脸儿似长不长，似圆不圆；似黑不黑，似白不白……”。“不要说啦，这话说了半天管什么用呀？都是一人来高，你也一人来高，我也一人来高，他也一人来高”。章成锦要赖了：“你必须管，不管不成。路费由我来掏”。“钱嘛，那是小事”。“表弟身为侠义，见到这事你不能见义勇为，那还称哪家的侠义，那成了瞎义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不认识他呀”。“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我在这里跟你说说，再带你到别处访访这些认识他的人，大家凑起来让你脑子里有个轮廓，见到林宝能认识他就行了。欧阳君无奈，把自己的亮银链子钹带好后，章老先生带着他到各处访问。”

两人走出门四、五里地，北面有个树林，就听见树林里有人喊:“章大哥，章大哥！您站一站，您干什么去呀?”欧阳君和章成锦都站住了。打树林里出来个人，也就在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圆方脸，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矬胖子，穿着一身蓝，辫子盘着。章成锦这么一瞧，噢，认识。这个人是北门里何纪布铺的掌柜，姓何，名字叫何瑞生。他在北门里开了个一间门脸的布铺。现在北门里出了袁泰家这么一件事，何瑞生心说，林宝哇！袁老头父女对你多好哇，你恩将仇报，你是衣冠禽兽哇！我姓何的逮着你，嘿！我不打你，我也不骂你，非拿修脚刀修你不成。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小子我非找着你。刚巧这一次，他打西南来，要回城。他走到这片树林就听见树林的北边喊:“合字，我给你戳的那朵呢？你给我得了。这还行啊，别把我也搭进去啦”。何瑞生赶紧藏在一棵大树后头，往北面

一看，见白玉人林宝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拿着把小链，辫子盘在脑袋上，反正也不是个好人。何瑞生这个乐啊，林宝呀，该着你打官司。这回，你的脑袋就得掉下来了。

林宝怎么没走呀？他走不了呀，因为“筛月庵”有个不守清规的尼姑凤清还拉着他呢。林宝没办法了，便来到城西王家营一个叫王均的朋友家。林宝一叫门，王均把他带进去问：“你有什么事呀？”“哥哥呀，我求您来了，您给我指条明路”。“怎么啦？”林宝就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一说。王均一听，心说，这小子丧尽天良呀，我是个臭贼，你办出这事连我都不如。我本应当把你拿了，可惜我没这么大能耐。“哎呀，兄弟你怎么办出这事来？”林宝说：“那没法子，我赶上这事了，哥哥你得给我指条明路”。“兄弟，会稽你可不能呆了，你得远走高飞。过个三年五年风声下去了，你还可以回来。不然的话，你在这非得抓住不可”。“那您说我去哪儿，我举目无亲哪！”“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北京。德胜门外二十里有个小村叫甜井村，甜井村住着我的一个朋友，叫阚子良，他是专做南北东西四路飞虎厅、二十州县的买卖，坐地分赃。他是个人物，你到他那儿做个伙计，在北京忍个三年二年的”。“行啊！”破坏星王均把信写好了，林宝把信收起来。离开王均家他可没走，因为“筛月庵”凤清还拉着他呢。过了几天，今天王均正碰上他，说：“你要不走，可把这信给我，你又让‘筛月庵’的小姑子给逮着了吧？”王均与林宝的对话，何瑞生都听见了。林宝说：“哥哥，那么……我到‘筛月庵’跟她说一声，马上就奔北京，哥哥您放心好了”。说着话，林宝打这可就奔了“筛月庵”。何瑞生一想，我找我哥哥去吧，我有心动手，可干不过他，甭说俩，一个我也惹不起，我把哥哥齐举齐大鹏找来，让我哥哥对付他。何瑞生从这撒腿奔齐家营，没想到刚跑出树林就碰上章成锦了。章

成锦说:“你别去了，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表弟，隐贤村的神龙手欧阳君”。又对欧阳君说：“贤弟，他是北门里何家布铺的何瑞生”。何瑞生道：“哎哟，您是欧阳义士爷。久仰您的大名，我给您磕头”。“哎呀，兄弟，起来起来，不要客气，你准知道这个林宝去‘筛月庵’了?”“这个没错了，您哪!”欧阳君对章成锦说：“哥哥，你回家吧”。又对何瑞生说道：“你也不要找齐大鹏去了，我就可以了”。“那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哥儿俩赶紧走”。何瑞生心说，我跟我师哥齐大鹏练了好几年了，能为大小不提，我这脚程可很快呀。嘿！我跟他赛赛腿，瞧瞧神龙手欧阳君的腿有多快。“欧阳义士，咱们哥俩可得快着点儿”。“我可以跟你快点儿走”。何瑞生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看，老义士脚底下如同闪电，噌地一下就窜到前头去了。这样，两人来到“筛月庵”。神龙手欧阳义士施绝技要捉拿林宝。

# 第四十五回 寻凶手千里入京师 收弟子征服铁罗汉

上回书说到，神龙手欧阳义士，带着布铺掌柜的飞奔“筛月庵”。他们来到东殿的后窗下，何瑞生一指：“老义士，您看灯光，大概林宝已到。”欧阳君知道瑞生无能，可他的胆子比天大。林宝心毒手黑，怎能叫他涉险呢？便道：“何掌柜，你不要往前去，在此等候吧。待我到庙里去捉拿这个混帐王八羔子林宝去。”何瑞生答应。欧阳君一伏腰来到山门，拔腰蹬中脊，听东殿林宝跟小尼姑正在说话，林宝说：“清风，躲灾避祸，我要去北京，可把你抛下了。”“弥陀佛，亲人，你可不能走，咱们俩热热呼呼的，你要走把我带去，我也逛逛北京。难道北京还没有尼姑庙吗？”林宝摇头：“那怎么成？我现在急如星火，那多危险呀？”清风把林宝狠狠拉住道：“你哪能走哇，你要走就得把我也带上。”她拉着林宝不让走。

欧阳君高声喝喊：“林宝混帐王八羔子，这场官司你就给我打了吧！”哪知道林宝“噗”地一下把灯吹了。清风抱着他不松手，林宝一怒，“扑哧”就把这个不守清规的小尼姑给杀了，然后拧腰从后窗户出去了。欧阳君脚底加力，追赶白玉人林宝。追着追着，到了一个小村子里，三转两转没有了。何瑞生说：“哎呀，他一定从这里往北京跑了。”欧阳君愤愤地道：“我一定到北京找到他！把他拿住！”

欧阳君回到了家中，把自己的军刃带好，银两路费带足，奔了北京。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来到北京城，在广安门里找店住下，每天出来在热闹场所寻找林宝。今天，走到前门大

街，看见卖槟榔的。欧阳君一高兴，想拿他开开心，结果在天坛跟任元打上了。直到来至饭馆吃饭，任元想起来了，他不是隐贤村欧阳德老前辈的后人欧阳君吗？欧阳君也在想，他不是仁义村的任元，清风羽士吗？如果要真是他嘛，我这个跟头可就栽大了。两人同桌共饮时，欧阳君先说："我问问你，我们两个人打了半天架了，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呀？""你要问我嘛，我住在会稽县北门外六十里仁义屯，我叫任元，人称清风羽士。"欧阳君心想，糟了！便说道："我也是会稽县人氏，人称神龙手欧阳君。""唔呀，老弟呀。"真是不打不相交，两个人过来彼此见礼。欧阳君说："我栽了跟头了，我这个大褂是你给捻的。""唔呀，不错的，你捻槟榔嘛，我就捻你的大褂，我这是对你帮助帮助。""你帮助我嘛，为什么要偷我的银子？""偷你的银子嘛，我是想帮助帮助你。""你全是为帮助我？好了，你干什么来了？"任元就把神镖手袁泰父女二人被恶贼白玉人林宝致死的经过都说了，最后问道："老弟，你干什么来了？""我也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啊，兄弟你在哪旮里住着？""我在广安门里，您呢？""我嘛，我在北新桥那里住着呢。""好吧，你不要回广安门了，跟着哥哥我走吧。""你还不把我的银子还给我吗？"任元也乐了，把银元包拿出来交给神龙手欧阳君。

哥儿俩一前一后打饭馆出来顺着红桥，磁器口一直往北，进哈德门，走东单，忽然发现一条黑影"刷"地一下过去了。"哎呀！兄弟，这是混帐东西小冤家白玉人林宝哇！"两人就跟到金鱼胡同王伦王子延的家，林宝到王伦的家里干什么来啦？原来林宝拿着破坏星王均的信，来到北京城德外甜井村阚子良的家门口一看，不料门上贴着十字封条。林宝可就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跟谁打听，谁也不知道。来到北京城举目无亲，打听不着人，这怎么办呢？来一天，来二天，来了几天，他发现

远处有个拾掇鞋的鞋匠，三十来岁，坐在马扎上给人修鞋。林宝过去了:“师傅，您是本地人吗?”“啊，不错，我是本地人。”“我跟您打听打听，这阚家怎么叫人家贴封条查了?”这个皮匠翻脸看了看他，问道:“你打听他干什么呀?”“我打算见见他。”这皮匠把摊收了，放在一户人家存起来，跟林宝两人来到背静处，才问林宝:“您跟他什么关系?”“我跟他不认识，有朋友写了一封信让我到北京城找他，我是江南人。”“噢，您趁早甭找了，我是他的踩盘子伙计，他已经打了官司，叫官府抓进去了。”林宝一听:“这怎么回事?”“因为他得罪了金鱼胡同王子延。王子延在北京城是个有名的把式匠，人家是个正人君子，结果拿着名片到宛平县把他告了。”“这姓王的这么凶? 他怎么把我的朋友给害了，我找他去!”“北京城可藏龙卧虎。”“你不用管了。”说完林宝就跟皮匠分手了。

林宝来到金鱼胡同，离王伦的家不算太远了，忽然间，由东口里头往西一拐，来了一辆轿车。轿车的右面车辕上坐着一个女佣人，干干净净。把式摇鞭赶车进了胡同口。后边有一个骑着马的，旁边有两个家人，正是王伦亲自带着家人车辆赶奔南顶村姥姥家，接妹妹香姑回府。来到家门口，王伦可看见林宝了，林宝不动了，站在旁边看着这辆车。王伦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好人。把式摇鞭赶车到了门口。大门开了，打里边出来几个佣人和丫环，把这车辕的接脚凳拿过来，放在下边。一挑帘，女佣人把姑娘香姑搀出来了。林宝这么一看，魂飞千里外，魄散九重天哪! 真没见过长得这么俊美的女子，面似鱼岭梅花，腰如随风杨柳。婆子丫环簇拥着，众星捧月，把姑娘搀着到院里。林宝心想，他们家有女眷，今天晚上我就来，杀他的全家! 林宝拿化石粉在墙外画了个记号，就找地方躲起来了。

等到晚上，林宝从哈德门来，然后把化石粉全擦掉，踆脚上房进去了。

王子延是练家子，早看出林宝不是好人，就传家里人，连同妹妹、带婆子、丫环，天一黑把灯吹了，在屋里睡不着忍着，不准走动，不准出声，不准有光亮，摸着黑躺着。大家伙儿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王子延把军刃带好了，就在西山墙一蹲，把枪一立，往四外看着。果然，林宝来到院中。他从西边往北一走，王伦给他一枪，这一枪险些把林宝给挑了。林宝脚尖一点地，长腰上东房，东房上喊："唔呀！林宝哇，你这个混帐王八羔子，官司你打了吧。"让人给踹下来了。上西房，西房上喊："唔呀，林宝你这混帐王八羔子，你往哪里跑呀？"也把他踹下来了。他上南房，海川抱着兵刃谱等着呢。林宝知道，一个是清风羽士任元，另一个也是他们那地方，有名有姓了不起的人物，神龙手欧阳君，底下这是本家主人。要跑嘛，我只有往南跑，想到这儿，林宝劈头盖顶就给了海川一刀。海川一斜身，一抬右脚，林宝的刀就飞了。左脚一勾，右手一扣，一跨步，把他就势按在那里了。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海川把他给捆上了。右手一提拎对王伦说道："王掌柜的，认识我吗？""啊！"王伦一瞧："哎哟，侠客爷。"过来就磕头。海川把林宝放下，伸手搀起王伦道："哎呀，请起请起。"这时候，任元、欧阳君也从房上下来了。海川问："你们二位合好了？"任元、欧阳君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海川和王伦才知道被捆的这位是镖打恩师、逼死师妹的恶贼人白玉人林宝。

王伦进南客厅，把灯点亮了，挑帘栊把三位侠客让进去。王伦真没想到，一夜之间能会到三位英雄，着实的高兴，挨着排的见了礼。海川想，领着我溜城墙的是谁呢？

王伦立即吩咐厨房预备酒席，款待三位侠客爷。欧阳君

问:“侠客爷，您从哪儿来呀?”海川就把买完了兵刃谱回家，走到前门大街打算逛逛天桥，没想到走到珠市口大街，发现他们老二位在那里的事情说了一遍。欧阳君脸一红:“唔呀，侠客爷，我们哥儿俩丢人的事情都叫您看见了?”“你们二位丢人的事情我看见了，可是我童林丢人的事情，你们二位没看见，人家给我大褂底摆上拴了城砖，掐了我的辫穗我都不知道，领着我二次溜城墙，难道这些个事情不是我童林丢人的事?”欧阳君、任元早就听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这人物了，今日一见，果然是位英雄，人家露脸的事敢说，丢人的事也敢说。任元道:“童侠客爷，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据我想，这个人领着你溜城墙，是说明他的脚程嘛还可以，但不一定有多大本事。要是说大褂底摆拴城砖，掐您的辫穗，我想这还是另有高明人吧?”他们正说着话，伙计进来了，把桌子往前搭。迎面桌子后头放一把椅子，东西两面各放了一把椅子，一个凳放在北面。主人王伦坐下，让了半天，海川在居中坐下了，身背后是架儿。欧阳君、任元对脸坐下。

酒宴摆下，山珍海味，水陆杂陈，鸡鸭鱼肉，冷荤热素往上一端，老四位恨相见之晚。欧阳君一抱拳道:“唔呀，童侠客，我和任老兄早就久仰你的大名了，两次杭州擂献艺贺号，这是出在我们杭州地面哪，这些个事情我们哪能不知道呢？早就想拜访拜访，可惜没有这么大的福分，没想到在王朋友的家中遇到你了。侠客爷，您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当然您那八卦绵丝盘龙掌嘛，那是武林独到的功夫，您最认为得意的还有什么呢?”海川赶紧伸手相拦:“你们二位都是武林的高手，在下哪有什么得意的功夫？要说我童海川别的是不行，不过我从师学艺十五年，绕树行功，我的脚程还是可以的。”刚说到这里，没想到当院有人说话了:“脚程快，未必吧?”海川一抬头，心说，

这位说话的，大概就是领我溜城墙的吧。院里的人一阵乱，海川一回身，就把兵刃谱夹到胳肢窝底下了，垫步拧腰“噌”地一下就到了桌前，脚尖一使劲，一缕轻烟就出去了。抬头看，那人在东边，等海川拔步上房，那人抹头就跑。海川心说，今天还能让你跑了吗？海川下了房，顺着长街，脚底攒劲，刷啦啦，也一直往正北，奔四牌楼下来了。掉头往东，海川一瞧，没错了，又奔城墙了。果然到了城墙底下，那位施展狸猫登树之技就上去了。海川心说，得了，又领着我溜上城墙了。打东北角奔西北角，三转二转又来到崇文门，海川再看，这人又没了。哎呀！满天的星斗，海川对天长叹哪！有心再回金鱼胡同王伦的家，可能人家欧阳君、任元已经走了，海川便无精打彩从城墙上下来，顺着大街一个人慢慢行走，来到自己家门口也没叫门，越墙进去，等进自己的屋，摸黑稍事休息休息，天就亮了。

再说欧阳君、任元熬到天光亮，残席撤下后，欧阳君道：“我说王兄啊，我们弟兄两个感念您的照顾哇！来吧，搜一搜贼人的身上。”把林宝的身上这么一搜，搜来搜去，搜出不少的东西来，主要有一封信，就是破坏星王均介绍林宝的经过，到北京甜井村找阚子良。王伦一看这封信道：“把信交给我吧。有这封信阚子良就出不来了，非得杀他的头，给本地的老百姓平一平民愤。”任元说：“王兄哪，这个您拿着吧，我们没有用。我跟您打听打听，我们要交本地面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您可以从交道口南大街，奔大兴县去交差。”“好啦。”任元、欧阳君道了谢，把林宝扛起来，奔大兴县县衙门。北京城是顺天府，天子所在地，从地面上来说，也是府县，顺天府代管二十四州县。那么北京城这个地面归两个县管，就是大兴和宛平。东南两城是大兴县，西北两城是宛平县。宛平县的县衙门在交道口

往西。大兴县的县衙门在交道口往南路东头。两人来到大兴县衙门。大兴县正堂名字叫贾俊，两榜进士出身。任元就把事情说了:“这个小孩八岁时，要饭，长了满身的疥疮，我哥袁泰把他带回家，治好伤，收为徒弟。教他十一年能耐，最后他丧尽良心，镖打恩师，逼死师妹。我是个义务人，奉太爷的海捕公文，捉拿林宝，让他归案。我请出朋友欧阳君一同来到北京城才把他拿住。”林宝这小子一听，吓坏了，哆哩哆嗦。大兴县准备了一辆囚车，派了四名押护兵备好了公文，二人辞别了大兴县府衙，押着林宝直奔浙江。

再说海川三次溜城墙，自觉能力还差呀。所以白天爷儿几个练功，晚上，海川还在王府的花园假山前头练夜功。今晚，练完了双钺，把小包袱放在地上，又把秋风落叶扫大宝剑从腰里亮将出来，欲练八仙剑一百二十八趟。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假山旁边有人喊:“好剑!”海川一抬头，就瞧这个人冲自己一竖大拇指，抹头就跑。蹿纵跳跃，上了府里头的高房。海川也就闪电般追上去了，上了北城墙，海川一想，这人又要领着我溜城墙了，今儿我要追不上你，还叫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 海川一抽宝剑，脚底下用力，打西北角往南这么一转，借着星月的光华，看清楚了。这个人穿着一身土黄布，腰里扎着青搭包，身上披长衫，辫子盘着，一边跑一边偷偷地回头竖大拇指。海川也憋上劲了，沙沙沙走到西南城角上，这个人顺着城墙拐弯，海川心想，我要在后面追你，定追不上了，非得走一条近道。他斜着脚尖一点城墙，燕子三抄水往南边的城墙上跳。这人拐过来正被海川迎住，他往东一跑，海川“噌”就过来了。这人一看海川跑到了前头，回头就跑。跑着、跑着，顺着城墙掉下去了。海川一看这人没了，自己感觉到面红耳赤。没法子，把软剑鞘拽下来把宝剑撞上，往身上一围，自己溜溜达

达往回来，从北城根下来，越大墙进了贝勒府，到自己府里休息，越想心里越气。

次日早晨，底下人进来道："教师爷，门口来了三个人找您。"海川赶紧到门口迎接。到了街门一看，上垂首是个大高个，海川认得，这是李铁拐斜街的石勇石玉山，下垂首瘦小枯干的这位是他的表弟，千里独行冯昆冯永志。下垂首当中这位是谁呀？晃荡荡身高有九尺左右，跟自己的傻徒弟甘虎、傻师弟于恒差不多。黑森森的脸，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青胡子茬，一条大辫子在脖子上缠着，还挺精神。

原来这人姓吴，名字叫吴成，有个外号叫铁罗汉。他们家在北京城里，房子有上百所，买卖铺子大小好几处，德胜门外水旱丰收的土地不下百顷，是了不起的财主。他父母全都没有了，就是他一个人。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使唤人也很多，他一辈子什么都不喜欢，就好练武。他师父姓杜，名字叫杜清风，江湖人称云霞道士。后来有人跟他提，说李铁拐斜街住着一个姓石的，外号叫铁臂熊，功夫棒着呢。他不服，就找石勇去了。到了石勇家门前，啪啪一敲门，底下人把门开开："哟，这位爷您找谁呀？""你们家里住着一个姓石的吗？叫铁臂熊石勇石玉山。""不错您哪，是我家主人。""好，我家住在德胜门里果子巷扁担胡同，我叫铁罗汉吴成。你把他找出来，我把他背个跟头。""您候着吧。"伙计撒腿往里跑，来到后厅："大爷、二爷，你们哥儿俩快出去瞧瞧吧，果子巷瓦片吴家的少爷铁臂罗汉吴成说要把您给背个跟头。"石勇和冯昆赶紧跑出来了，到门口一看，喝！真叫棒，这个人就跟半截大黑塔一样，石勇也有点儿含糊了，忙说："贵足莅临贱地，恕兄弟未能出来远迎，当面请罪。""哎，你也别客气。小子，你不是石勇吗？""不错，是我。""你知道我吗？""您不是德胜门里扁担胡同的吴老师吗？"

“老师咱不敢当，铁罗汉我叫吴成，听说你有点儿功夫，我惦记着把你背个跟头。”“您请进来。”“甭进去，我把你背倒了，南北二城就得属我。”石勇这么一瞧，来者不善哪，我要是和他动手，不定准赢得了他。哎呀，这怎么办呀？千里独行冯永志这个人心眼多：“哥哥，您先等一等。吴老师，您就在这跟我哥哥动手吗？”“对！背完了他背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冯昆、冯永志。”“噢，好嘛！把你们两人都背了，这南北二城咱就第一。”冯昆嘲笑地说道：“呵呵，您背我们俩呀？您背我们四个，南北二城您也考不了第一。不瞒您说，北城墙根有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那才是咱们北京第一流的真正把式匠，我帮您通个信，您要把他背倒了，您才是真正南北二城的第一名，要是背不了他，您就是把我们两人宰了，您也数不了第一。”吴成听完，支吾道：“这……我不认得人家。”“不认识不要紧，我们哥儿俩认得呀。”“那好！你们哥儿俩同我去吧。”

于是，三个人穿大街、越小巷、赶奔北城根，来到雍亲王府海川家门前。冯昆过来道：“童爷，我们给您行礼了。”海川伸手相搀：“二位起来，二位怎么这么闲在呀？”“我们来半天啦，听说您会客呢，我们没敢进去打搅您哪。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德胜门里果子巷扁担胡同瓦片吴家的少爷，姓吴叫吴成，有个外号叫铁罗汉。”海川一听就有点儿不乐意，问：“二位，这是什么意思呀？”吴成搭茬了：“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人家跟我说冯昆，石勇这二人是北京城第一流的把式匠，我把他们两人揍了我就可以考第一，结果我上他们两人家去了，他们俩不敢动手。他俩说，甭说我把他们两人揍了，就是把他们两人宰了，我也考不了第一，说揍了你才能考第一。我们就找你来了。”海川对冯昆和石勇说：“我跟二位都不错，二位为什么同着人家师傅奔我寒舍来？人家是找你们的。”冯昆急忙解释说：

“就这一位！童侠客爷，说真的，我知道扁担胡同吴家是有这么一个把式匠，大概就是他。我们哥儿俩惹不起他。”“惹不起他，你们哥儿俩就往我这送吗？二位，今后可不准！咱们就这一次。”海川又转脸对吴成说：“吴师傅，你要打算跟我讨教讨教武艺还可以，但你要说打败我童林，你就在北京城考第一了，那不成。北京城藏龙卧虎，把式匠出名的有的是。”“这个……你说这个倒也对，童师傅，看起来你倒是个好人，那咱二位动动手吧，考第一不考第一的单说。我既然来了，就惦记着跟您试吧试吧。”“这个可以，请吧。”四个人一块儿进了院子。

来到客厅前头，徒弟们都出来了，往旁边一站，等着看热闹。海川说：“吴师傅，你大老远的找我来，咱二位比个输赢胜负，总得挂点儿彩。”“甭挂彩，我赢了你的算白赢，你赢了我，我趴地下磕头，拜你为师，你看好不好？”海川一想，这便宜我可占大了，他赢了我算白赢，我赢了他，他给我磕头，拜我为师。就说：“那好吧，咱们一言为定。吴师傅您进招来！”海川在北边脸朝南一抱拳，铁罗汉在南边抱拳说：“好了，既然如此，那咱就不客气了。”说着话，吴成左脚一赶步，左手一晃门面，举右手泰山压顶就是一拳。海川轻轻地向左一滑步，用左手一立，拿右手掌一划吴成，吴成的胳膊刚要往回逃，海川的大手就到了，着心就是一掌。这是人家八卦掌麒麟吐书的招数。吴成滴溜一转身，左胳膊往前一支，坠肘沉肩，两只手往自己胸前一抱，合适了靠山背，顺着右脊背一撞海川的胸口，海川退左步一闪身，他已经撞空了。海川用左右手一抄他的小肚子，借劲使劲，“砰”就打上了。就这一下，撞吴成的劲儿也真足，真巧，海川这么一发力，尘土飞扬，碎砖头末子乱蹦，再找这吴成，踪影皆无！

# 第四十六回 清真寺海川会筛海 僧道俗三次比神功

上回书正说到，吴成王府访童林，被海川啪嚓一掌击上，尘土飞杨，砖渣乱撞，再找铁罗汉吴成，踪迹不见了。这可把冯昆、石勇吓坏了:“哟，吴师傅到底哪里去了?”众人都在找。吴成自己说话了:“众位，快帮忙，把我抠出来，我嵌到砖里啦，动不了劲儿，快呀。”众位寻声一看哪，不由得暗笑，原来海川这一掌，把吴成正撞在西窗下的砖墙里。一来是海川借力发力，劲头很足，二来是吴成有独到的功夫，所以他碰到墙壁时，砖撞碎了，衣服破了，人只是嵌到砖里出不来了。吴成一通喊:“快着呗，把我抠出来呀。”海川心里非常害怕，这要把吴成给打死怎么办?大家过来，七手八脚揪住他的胳膊把他给拽出来了。众人一看，吴成什么事儿都没有，嘿!到把墙撞出一个人坑来。海川心说，这吴成身体还真叫棒!“哎呀，吴师傅，您这功夫还真不错呀。”“您甭说了，我就问问您，这是您输了还是我输了?”海川一想，这叫什么词呀?就说:“我都把你打到墙里头去了，那么是谁输了?”“是吗，是我输了?那要是我输了可就有事了。刚才我跟您说的明白，我赢了您没事，您赢了我，我拜您为师。”海川便道:“我赢了你也不要紧，咱们刚才说的话不算数。”“那哪儿成啊，咱说话得算数啊!”他连衣裳都不整理，扑通跪下了:“得了，您得收留我，我瞧您刚才那一下就好，您一抄我小肚子，我可把这招学去了。”后来吴成拿这招打了不少人。“我拜您为师了。”海川最喜欢这样的人，说话算话。但嘴上仍说:“吴师傅，咱们俩人闹着玩呢。”“哪能闹着玩呀，

我这人一辈子不跟人闹着玩。我说话算话，您赢了，我就拜您为师，我就给您磕头，师父在上，弟子吴成有礼。”咣、咣、磕上头了。海川一看：“唉！收下你。”石勇、冯昆过来给童侠客爷道喜。海川说：“咱下不为例，今后不准再给我往这里带人。”“行了您哪。”“吴成你起来。”“唉！我起来了。有师娘吗？”海川道：“没师娘，不用给师娘磕头，见过你众位师兄。”刘俊等众人过来，吴成一一行礼，行完礼之后都进了屋。海川马上把管事的叫进来吩咐立即收拾房子，又给吴成找了一件比较合适的衣服，让吴成换上。吴成说：“没关系，我家里有的是衣服。师父，我跟您打听打听，您一月要多少钱哪？”海川一想，怎么问钱呢？就说：“我一个子也不要，你要愿意住这里，就把行李搬来，跟你师兄们住一块，每天下场子练功。你要愿意回家，你就每天来。”“师父，我每天来吧。”“好嘞，只要你坚持每天来，风雨无阻就行。”这时，冯昆、石勇对海川说：“童侠客爷，我们可要跟您告假了。”“好吧。”海川一再嘱咐：“下次不许再带人了。”冯昆，石勇回家咱先不表。

海川进来之后跟吴成聊了聊，吴成就把自己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当年云霞道士杜清风救了我，十年来这般这般……。我学了一手靠山背，我外号叫铁罗汉。师父，您可得教给我一手好能耐。”海川知道吴成家里是大财主，就对他说：“吴成哪，你回家吧，把家务事安置安置，以后你每天就上这儿来，师父我教你本事。”“谢谢师父。”打发吴成走了，刘俊这些人这乐呀：“师父呀，您瞧见没有？这一下咱们十两银子都不够，他撞碎了多少块砖哪！”海川说：“练武有这么句话，不怕你千招会，就怕我一招熟。就这一手靠山背，不大离的把式匠就赢不了他呀。”刘俊说：“师父，还真是的，您又给我们收了这么个傻师弟。”海川对刘俊说：“明天，我还得去趟城南，你带着师弟们好

好在家里练功。”

第二天早上起来，练完了早功，海川喝了点儿茶。把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裹包好了，腰里围上落叶秋风扫的宝剑，嘱咐刘俊好好地带着师弟们练功看家。吴成也来了，跟着一块练。海川提拎着钺包袱可就由打家里头出来了。现在海川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多少熟悉点了，他仍然出前门走李铁拐斜街奔五道庙，穿骡马市、菜市口，一直赶奔牛街北口，再往南就到了清真寺。海川站在角门，抬头一看：清真寺建造得十分庄严富丽。牛街清真寺在全国都很有名，据传说是从辽代圣宗十三年建成，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明朝正统七年重新修建，到了清朝康熙三十五年，又照原样大修了一次。海川看见的就是康熙三十五年重修后的清真寺。过了大影壁，一过山门有望月楼，再往里有梆歌楼，这梆歌楼就是教民们做礼拜的地方，又叫唤醒楼、宣礼楼，阅台两边有两个碑亭，坐西朝东的礼拜殿。这个礼拜殿能容一千多人，殿的西北角有木制的宣讲台，这里是讲经的地方。礼拜日呀，或者是节日呀，教民们全都在这里听经。碑亭是明代弘治九年制的，望时楼在门里。里面还有恒堂造的大铜香炉，乾隆四年造的大铜锅，清真寺年代久远哪！海川到了角门这里，角门开着。海川还按照咱们汉民的规矩站在角门这里喊了几声：“回事呀，回事呀。”没人答应。海川纳闷，这么大的清真寺，怎么没有回事的呀？其实，人家教民来了随便出入，这里没有回事的地方。海川喊了半天没人言语，一想，我进去吧。就顺着北面这个角门往里来了。刚走出不远去，铁三爸从里边出来了：“哟！童侠客爷，您来啦！我还正要去接您呢。”“噢！铁三爸，您好哇。”彼此请了安。海川问：“我喊了半天回事，没人言语。”铁三爸解释道：“咱们寺里头没有回事的，不瞒您说教民进出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噢，

原来这样。”海川随着铁三爸往里走，一层殿一层殿顺着北边这角门往东来，走到第二层殿，路南就是大月台。东大殿前出一步廊，巍峨壮观，斗拱重檐，十分讲究。

正这个时候，北屋的帘子板“叭搭”一响，打里边出来一个人，铁三爸高声喊：“童侠客爷来了。”海川一看，嚯！这不是辅成镖局的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丁大爸吗？丁大爸光头没戴帽子，顶还没谢呢。花白剪子股小辫，花白的眉毛斜飞入天苍，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鼻似玉柱，唇似丹涂，一对元宝耳，上嘴唇一字齐口，颌下寿毫有一尺来长。嚯！丁大爸还真有份儿。铁三爸可说：“童侠客爷，这就是我哥哥鼓上飞仙丁瑞龙、丁大爸。”又对丁瑞龙说：“哥哥，这就是童侠客爷。”丁瑞龙过来了，抢步进身请安：“侠客爷，丁瑞龙给您请安。”“哟，丁大爸，童林不敢当，童林给您请安。”两个人彼此打横都请了安，都有爱慕之意。海川先说道：“听铁三爸提到您，我早就想跟您见个面了，一直不得机会。这次，铁三爸到我家里头来送信，我今天才来，与阁下相逢，堪慰平生之愿哪。”“侠客爷，您太客气了，久仰您的大名，听我们寺里头老爸爸经常提到您呢，不瞒您说，您的大名鼎鼎，我丁瑞龙早就有耳闻了、也想到府上去拜望您，就是不得机会。侠客爷，此处不是讲话之所，里面一谈吧。”铁三爸把帘子撩起来，二位进来，室内的陈设也十分讲究。眼前八仙桌角站着个人，海川一见这人，瞧着有点儿眼熟，个不高，精瘦儿，一身土黄布的衣服，腰里煞着绒绳，搬尖洒鞋，白袜子高腰。黄黄的眉毛，一双大眼睛，闪闪地有神气。岁数在五十上下，脸上有几块伤已经定了痂。“二位认识吗？”“丁大爸，这是谁呀？”“哈哈哈，你们二位见过几次面了，就是没打过交道。”海川瞧得出来，这人的脑门，鼻梁骨都有伤。这人过来就请安：“侠客爷我给您请安了，真对不起

您，我访了您好几次，就是不能跟您见面，因为我不敢哪！侠客爷我可栽在您的跟前了，我栽了，我栽了。”“噢！”海川明白了，这可能就是领着我四次溜城墙的那位。海川忙说：“不，朋友，是我童林栽了。”“不，侠客爷，我栽了，我栽了。”他拿着手指头一指自己的脑门子和鼻梁骨：“您瞧瞧，我这里有痕迹呀，我栽了！”“不！是我栽了。”丁大爸乐了：“你们二位不打不相交，他也是我们教的一个兄弟，神形无影伍金堂。他只是腿快一些，能为不成。侠客爷从江南押着盗宝的钦犯来到北京城，从菜市口一走，他就在西鹤年堂冲天招牌下站着呢。瞧见您后，他总想拜访拜访您，可又不敢，所以他才领着您去溜城墙。”伍金堂搭上话了：“第四次您已经把我截上了，我扭头一跑，就觉着有人抄我的脚脖子，把我从城墙上扔下去了。好象我听见这么两个字：淘气。您瞧我这栽的。”“不，伍兄，还是我童林栽了，您在我大褂上拴了城砖，又掐我的辫穗，我都不知道。”“不，我没那能耐，我只是两条腿不慢，跟您比比腿。拴城砖绝对不是我伍金堂干的。”海川心有所思，就凭伍金堂伍爷的本事，能掐我的辫穗，大褂提摆上拴城砖？我也有点儿不相信，那么又是谁呢？神形无影伍金堂和童海川客气了一番，丁大爸又说了：“咱们也就不必客气了。”正这个时候，铁三爸把里屋的帘子也给撩起来了，由打里间屋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说道：“瑞龙哇，把我和海川，我们爷儿两个介绍介绍，哈哈哈……。”声音宏亮！海川一看，眼皮都一亮，这位老者，中等身材，猿背丰腰，身上穿着米色长衫，腰里煞着绒绳，脚底下福字履鞋白袜子，白棉绸的汗衫。赤红脸，大白胡子半截黄，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炯炯，亚赛两盏金灯。喝！老头笑容可掬，风采可爱，捋着颌下银髯站在那里。丁瑞龙丁大爸可说话了：“海川，跟老爷子见个面吧？”海川可就

愣了:“丁大爸，这位老人家……”“怎么啦，你不认识了？呵呵……你琢磨琢磨，这是清真寺，老人家能是谁呢？”“噢！您是老前辈，老筛海爷吧？”“嗯，哈哈……海川呀，你那徒弟没有跟你提过我？”“哎呀！老筛海爷，老前辈在上，请受晚生童林一拜。”“清真人不受礼，请个安就得了。”海川赶紧跪倒了给老爷子请安。老人家伸手相搀，海川这才想起来，原来这位是金元金老剑客爷。

当初徐源、邵甫、刘俊，三小被困在八卦山十八棵杨，多亏老人家骑着千里追风特赶到了，救了三小，并且提出来下广东请王十古会太极，才把二小拿住，国宝还朝。说真的，老前辈对我童林有恩哪！海川至至诚诚地给老人家道谢:“孩子们多亏您老人家搭救。”“哈哈，海川哪，不用客气，徐源、邵甫是你哥哥侯振远的弟子，跟我另有渊源，将来你会知道的。你的孩子也不属外，这是我应当责份的事。我从江南早就回来了，最近你倒好哇？”“托老人家的福。”“快坐下，快坐下。咱们把这事情说穿了，铁木金我叫他在寺里边担点儿事就行了，伍金堂几次拜访你我都知道，我对他说，你也不是坏人，就跟海川见个面，可是他又不敢，因为他就是脚程还比较快点儿，别的能为不行。我说你要这么样干，海川要是拿你不当个朋友，你可有点儿危险。最后呢，他还是栽了跟头了。至于你说到拴城砖的事，他倒是没跟我提，这个小孩还不会说瞎话。得了，我们大家伙儿坐下，献上茶来。”大家伙儿喝着茶，先从铁三爸提起，又提到鼓上飞仙丁大爸。海川也把自己的事情说了。爷儿们喝着茶，交着心，谈着话，这个工夫可就不小了。老筛海爷喝着茶问童林:“海川哪，我听说你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叫八卦绵丝盘龙掌。说真的，这趟功夫，我这么大年纪只是听说过，还没有看过，海川，你今天既然来了，能不能到月台以上，练

趟功夫让我们爷儿几个开开眼呢？”

别人让海川这样练，海川不一定练。可老筛海爷一说，海川可就不能不练。因为是老前辈，甭说对自己，就是对自己的哥哥侯振远，老人家都有恩。自己最敬仰的人让自己练一趟功夫，怎么能不练哪？而且自己练出功夫来，让老前辈看看，哪一招，哪一式，功夫不到家，老人家给指点指点。这不是好事吗？泰山不让土壤故不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不能就其深。不能因为我是泰山了，我这土多，再来的土块儿我不要，那还成呀？什么土到我这儿我都吸收，以巩固我的大。我是河、我是海，给来几滴水，我不要，那不成呀，什么水我都要，只有其它的水来了才能帮助我的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我有能耐就不能拒绝老前辈的指点。海川虚怀若谷，是个谦虚的人。“老人家，按理说我不敢班门弄斧，既然老人家吩咐，弟子到要献丑，请老人家指点指点。”“海川，你太客气啦，哈哈……”“那么好吧，我们大家伙儿都到月台上吧。”海川把包袱放在桌上，大家伙儿都从北屋里出来了。月台设在西殿和东殿的中间，上头铺垫得十分平整。在这个月台上练功夫，那是天然的一个好场子。月台有两尺多高。海川一个人上了月台。“海川，好好练呀。哈……，我来看看。”老筛海爷是老前辈，不过有点儿放份儿了。海川规规矩矩一躬到地：“老前辈，丁大爸、伍爷、铁三爸、大家给我瞧着点儿。”就看海川脸冲着东，往那儿一站，气贯丹田，二目凝视，心无杂念；左手从前，右手在后，左脚虚，右脚实，拿桩站稳，龙骧虎座，提顶调裆，二目凝神，脚下不丁不八。站好了以后，取无极之势，然后晃动身形，走开了过步，双掌揉动。喝！当初老师在卧虎山怎么教的，现在就怎么练。因为老筛海爷是高人，海川不敢疏忽大意。八八六十四式，八卦绵丝盘龙掌，外加三百八十四爻进

命，连环掌运用自如！说真的，海川自己都感觉到美呀。

咱们这也不是捧海川，八卦掌练到童林这份儿，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到哪儿，练到哪儿，自己心念合一。这个招术一出来就非常的好看，功底扎实。鼓上飞仙丁瑞龙一瞧，心说，哎呀，我丁瑞龙受老师铁掌赛昆仑方飞、方四爷的亲传十六载，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我总认为自己的能为不错，到现在海川把功夫施展开了，人家可比我丁瑞龙胜强万倍呀！丁瑞龙非常钦佩海川。伍金堂一瞧呀，两眼发直，暗道，幸亏我没叫他逮住，要是逮住把我当成坏人，我的命就没了，人家童林功夫确实好，盛名之下，名副其实呀！不枉人家南下七省露过脸哪。铁三爸这么一瞧，暗自思忖，我三顷二十亩，再把我那俩哥哥六顷四十亩搁在一块，我把它们都卖喽，也练不出来。我遇不到这样的名师。看来这武术是练到老，学到老，真正的功夫不遇名师，很难有所造诣。大家都以钦佩的眼光看着，老筛海爷一瞧，童林的功夫确实不错，三十岁的人，功夫能到这种程度，那可就不简单了。不过老筛海爷看海川练八卦绵丝盘龙掌时，洋洋得意，心里可就有点不高兴了。他想，这小孩儿有点儿狂，我得打打他的狂气。老头乐了："海川哪，别练了，我当是什么南七北六十三省，赫赫扬名的八卦绵丝盘龙掌，敢情也是弹腿。"其实老筛海爷这话没说完，他的意思是，你这个功夫也是从弹腿里演化出来的。那么这个话也算不错。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说真的，清真门弹腿那了不起。从武术来说各门武艺之长，都能把弹腿的精华演化进去。这样，也未尝不可呀。没想到，老筛海爷刚说到这儿，童林把架式收住了。心说，啊！师父让我兴一家武术，我这功夫是弹腿呀！教给我弹腿，我兴的出去吗？弹腿是人家清真门拿手的功夫，师父怎么还让我兴一家武术？别人说这话，我就跟

他翻了，甚至当场跟他较量。可老筛海爷是武林之中的老前辈，说出话来，哪能无根无据呀？海川心里一阵难过。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有几个人从西往东走来，口诵:“无量佛！”“弥陀佛！”声音宏亮，十分有力。海川和老筛海爷等众人都回过头来往西看，来了四个人：两道一僧、一俗。前头这位老仙长，肋下佩剑，银灰色道袍，银灰色中衣，厚底云鞋，一部银髯飘洒在前胸，两道蚕眉斜飞入鬓，一双慧目神光足满。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对元宝耳，谢了顶挽发掐冠，竹簪别顶背插麈尾。第二位，个儿高点，长方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正口阔，大耳垂轮。一部银髯苫满前胸，挽发掐冠，金簪别顶，背插指麈，腰佩宝剑。这位老仙长耷拉着脸儿不高兴。再往后是一个大和尚。哎哟！这个和尚，晃荡荡平顶身高得在八尺开外，前胸宽，臂膀厚，虎背熊腰。穿黄僧袍，黄中衣黄僧鞋，白绫的高腰袜子，四方大脸，两道抹子眉雪白，斜飞入鬓。寿毫老长，慧目放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垂肩，天生来的罗汉相。头顶上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背插拂尘。最后这位也是个大高个，晃荡荡身高过丈。按海川看来，这个大个比于恒，甘虎的个儿都高。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膀阔三亭呀！身上穿着一身蓝，煞绒绳，斜插柳背着一个包袱，背着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真有鸭蛋那么粗。肩膀上扛着亮银方便铲。在往脸上观瞧，四方一张大脸，黑哇哇的脸膛，两道花绞的眉毛三道旋儿。一双金睛，狮鼻阔口，大耳垂肩，青胡子茬儿，辫子在脑袋上这么一盘。

海川一瞧这四个人，可高兴了，前头这两位仙长，正是自己的两位授业恩师：谈笑清居无极子、二爷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三爷何道源，不过都带着宝剑呢。和尚、大个儿，海川都不认识。

尚道爷、何道爷，怎么到这儿来了？原来，玲珑岛一战之后，吓跑了司徒朗，海川师徒回了北京，王爷他们去了杭州，八爷田方田子步重新安置了玲珑岛，刚和两位道长回到八卦山没住几天，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老剑客张鸿钧就来信了，让尚道明，何道源上趟江西，这么着哥儿几个分手了。尚道爷、何道爷来到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面见老恩师太极八卦庶士张鸿钧。行礼之后才细问："老师，找我们哥儿俩有什么事吗?"爷儿三个坐下，三爷看看尚道明，何道源。然后说道："我有心让你师兄、师弟们也来。后来一想，惊动这么多人也不太好。知道吗？明年，在北京蟠桃宫，镖行要举办一次'三月三'亮镖会。"两位老剑客爷听老恩师这么一说，当然知道。过去也有过，但不知道明年的亮镖会有什么意思？便问："老人家，这个亮镖会与咱们有什么关系?""唉！你们不知道呀，因为康熙皇上的二哥、英王富宝臣痛恨权臣废长立幼，越次传宗，把他的地位弄没了，所以，他一口气逃奔四川，在白龙江内的剑山小蓬莱啸聚山林，招纳亡命。搞来搞去，武林高手可就请来了不少。招军买马，聚草屯粮、按正规军训练，有意图谋不轨。他们准备好了，要起事造反，推倒康熙皇帝。三月三镖会就由于……噢，这里还有秋田他们的事，他们的两号镖局改了字号未能通知众同业，剑山的人就抓住这一点，准备要成立十三省总镖头。剑山小蓬莱的山眼，就是北京城孝顺胡同'西胜镖局'的鲍氏弟兄，通过他们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把总镖头夺到手就可以在十三省设立总镖局的分会，他们就可以打发武林高手暗入十三省，定好了日子，同时造反。这样一来，于朝廷不利，于百姓不利。所以必须通过镖局，破坏他们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诡计，不能让他们得逞。据说剑山小蓬莱要派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凤下山，带着一部分人到北京城，夺取十三省总镖

头，当然为师也要启程前往。主要的是你们两个人必须到北京城，设法阻挡他们，万不得已为师也要出马，不能让他们得了逞，你们俩听明白了吗?”“师父，我们俩听明白了！只是我们俩连宝剑也没有。”张鸿钧老剑客也知道这两个徒弟太穷，便来到里间屋，拿出雌雄宝剑两口，纯钢打制。说道:“你们俩人拿着吧。不过时间还早哪，到了时候你们再去，最好不要往外声张，以免打草惊蛇。”尚道爷、何道爷谨遵师命，由打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出来。

哥儿俩想，时间还长呢，尚道爷说:“咱们可以到辽东访访朋友。”这样老哥儿俩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来到昌黎县内。昌黎县有一片大山叫青云山，青云山有一座大庙，叫青云寺。青云寺的老和尚跟这哥儿俩不错。他们来到青云山的山脚下，顺着山道上来。山势虽然不高，但绵延不断，起伏有序，层峦叠翠，十分青郁。等来到青云寺一看，这座大寺庙修在山上头，鹰不落的长墙，虎皮石的下基，前后共七八层殿堂带塔院。来到角门这里，轻轻一叫门，一个门头僧把门开开了，问道:“弥陀佛，二位道长找谁呀?”“我们打听打听，你们老方丈智觉禅师在不在庙内?”“弥陀佛，我们老方丈智觉禅师早就圆寂了。”“噢！几年不见，智觉禅师已经圆寂了。那么现在的方丈呢?”“现在的方丈，是从陕西关帝庙请来的，人称青云长老、宝镜高僧。”哥俩一听心里痛快:“原来师弟在这庙里，师弟比智觉更近了。”尚道爷忙对小僧说道:“宝镜高僧即是你们这儿的方丈，请告诉他，就说他师哥来啦，我叫尚道明，他叫何道源。”“您候一候。”小和尚撒腿奔里跑，时间不大，里边笑着出来一个人:“噢，哈，哈，师兄啊，哪阵香风把你们俩给吹到了青云山的敝寺呀？弥佗佛，小弟问讯啦。”尚道爷，何道爷单掌打稽:“师弟，别来无恙呀。”见完礼，和尚宝镜把他俩请到禅堂。坐

下以后，献上茶来，两位老仙长先把自己的来意说了:“我们要去辽东访友，没想到路过青云山，想起智觉禅师来了。有些年不见，我们哥儿俩到这儿来看看，没想到他已经圆寂了，后来打听你在这儿啦。”“可不是吗，什么事都有个巧劲儿。”青云长老宝镜也把自己的事提了。

青云长老宝镜禅师原在阱陉大道娘子关核桃园的白马关帝庙，后来把这庙给了徒弟水底金禅碧霞僧，老和尚就退到陕西长安城关帝庙，打这儿之后，老和尚算是隐了。宝镜禅师兄弟四个，大师兄就是铁善寺的水晶长老亚然和尚，二师兄在四川天海庄天海寺，叫天海佛霞公长老斗瑞，青云长老行四，他的三师兄是太原府西风寺西风长老秋禅。这师兄弟四个，全都是皈依三宝，禀教沙门，得道的高僧，他们四位的老师就是四大名剑的二爷——山西太原府寿阳县姜家屯的老和尚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姜老剑客爷和三爷张鸿钧是师兄弟。下一辈水晶长老亚然和尚跟尚道爷、何道爷、庄道爷、谷道爷他们又是叔伯师兄弟。时间一长，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也准备到辽东去访访朋友。这样，老和尚把陕西关帝庙安置安置，带着自己的亮银方便铲，衣钵戒牒三宝，可就奔辽东来了。路过青云山，老和尚到青云寺来挂单，没想到寺里的老方丈智觉禅师圆寂了，宝镜和尚也得跟着念经呀。等修起塔来，事情办完了，所有的僧众恭请青云长老宝镜禅师:“您别走了，您在这儿给我们当方丈得了。您老人家会武艺，您是道高德重的高僧，智觉禅师在这儿哪方面都不错，就是有一样，庙里的香火不盛，咱们吃喝都费劲。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当了方丈以后，要扭转这种局面。”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说:“好吧，既然你们大家伙儿乐意，我就把首座接过来。”老和尚宝镜接过首座方丈之后，参拜了佛像，参拜了庙宇。老和尚琢磨，这庙里前后有一百名僧众，哎呀，怎

么能让他们吃好喝好？这个庙香火不盛、施舍的不多，怎么能扭亏为盈呢？后来老和尚想了个主意，对和尚们说："咱们能不能在青云寺成立个把式场，多招点儿学生，多进点儿束修银子，不也等于进香钱了吗?"僧众们听完一想，也对。就说："老方丈，您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咱们再投点儿资。"结果呢，把后门开开了，准备了五间房，打好了场地，买了龙头凤尾的兵器架子，老方丈戳起大杆子来，在这儿可就教上徒弟了。这样一来，可就好多了，因为徒弟尽是有钱的。教了一年多，庙里头多少富裕点儿了。

这天，吃完早饭以后，门头僧进来禀报，说咱们昌黎县的大财主朴家庄的朴成朴老员外拜见您来了，正在山门外恭候。"弥佗佛，有请!"老和尚宝镜知道朴成朴老员外是昌黎县的首户大财主，他想，我要把这朴老员外能吃上的话，这庙里的一百多人吃饭就不发愁了。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时间不大，把朴老员外请到禅堂。老员外抱拳拱手道："高僧啊，小老儿给高僧行礼。""弥佗佛，老施主，贫僧不敢当，请坐，老员外，您到敝寺来一定有事吧?""我刚刚听说，大师傅您在这戳了大杆子，教了把式场。庙里的僧众多，入不敷出，香火不太盛。这么着……哈，哈，小老儿布施几个钱。"说话把缘簿拿过来，马上就写上了："布施纹银一千两。"老和尚一想，怎么一见面就给一千两银子？这朴老员外要干什么？便探问道："老员外，您到底有什么事呀?""嗨，我二老夫妻，家资万贯，花钱是不发愁，可就是生下一个傻傻呵呵的儿子来，这孩子胳膊腿上下一般粗，蹲都蹲不下。我打算请老师傅教教我这孩子，如果方丈能教孩子一点武艺，将来把身子骨练壮喽，我还多多的布施。""噢，您把令郎带来了吗?""我带来了。""好，好，您把您的少爷带进来，让我看看。"时间不大，老员外派几个人把儿子给带

进来了。“爹，爹爹。”其实这孩子不是傻，说话嗲声嗲气的，才八岁呀。这孩子比一般人可高得多，就是胳膊腿一样粗，上下跟一个大木桶似的。朴成对儿子说：“你过来，给高僧行礼。”“高僧，鹿儿给您行礼啦。”“这孩子我给起的小名叫鹿儿。”和尚一瞧确实不好教，但是人家布施了一千两银子，我这庙里又挺穷的，怎么着我也得留下呀。宝镜和尚便说：“老施主呀，您把令郎放在我这里，您只管放心，我不会虐待他。我好好的给您教一教。”“噢，好，好，我谢谢您哪，我孩子在这儿打搅您，得吃得喝。”说着，又奉上二百两银子道：“这是我孩子在这里的伙食费用，该吃什么吃什么，他用钱我单拿，您看好吗？”“噢！好，好。”老和尚心说，初次见面就一千二百两，这财神爷我不能得罪，怎么着我也得给他教教。”老员外拜了佛祖告辞走了。

吃完饭以后，老和尚把朴鹿儿叫来道：“鹿儿，我教给你一个架，你蹲蹲试试。”宝镜和尚教给朴鹿儿骑马兜裆式，就是右左手拐着伸出来，跟要敬礼一样。这右手是个掌，左胳膊伸平了，手是个钩子，一只掌，一只钩子，两只脚尖往里兜着一点儿，腿要伸开，和肩一样宽，然后往下腆胸叠肚，从屁股一直到膝盖蹲平了，这样才成哪。这是练武术最基本最基本的功夫，但是朴鹿办不到，摆好了往下一蹲，咕唧，来了个屁股墩儿。怎么回事？他的腿弯不了弯儿。“弥佗佛，起来，起来，不用怕，再来，再来。”朴鹿站起来往下又一蹲，咕唧把地砸一个坑儿。他蹲一次来个屁股墩，蹲一次来个屁股墩。老和尚这一瞧，就说：“不行，吃饭去吧。”吃完饭后，稍微的休息休息，再练。一连三天，老和尚心说，老员外爷，您给我多少钱，这笔钱我要挣不上了，因为这个孩子实在是太笨，他的胳膊，腿不能回弯儿，这多麻烦呀。宝镜和尚就对朴鹿说：“孩子啊，这功

夫你练不了哇!”“师父，我也知道，我练不了，您说有什么法子呢?”“这样吧！我把你送回家去吧。”说好了以后，老和尚带着朴鹿来到朴家庄朴老员外的家门口。

朴老员外家是大财主，有的是牛和羊，一栏一栏的牲畜十分兴旺，门口外一拉溜儿有十六棵龙爪槐树，一边八棵。老和尚带着朴鹿来到门口，家里人可就瞧见了。胆子大点的一位家人问道:“大师傅，您可真有能耐，我们少爷刚出去三天就给教出来啦？这回他能拉屎了吗？会蹲了吗?”老和尚心说，刚三天就教出来了？照样还是不行。宝镜和尚对家人说:“把老员外请出来吧。”“您候着。”家人转身奔里走，时间不大，老员外朴成从里头出来了，惊讶地问:“您把我孩子教出来了?”“有什么话咱们里边说去。”一直来到客厅坐下，家人献茶后老员外爷问:“您看我这孩子怎么样?”人家老员外爷给钱了，咱也不好推辞呀！老和尚不能说不行。只好推御地说:“这个，老施主呀，令郎不是不能学。只是现在不能学，他的脑子还没开化，在家里再呆三年以后，脑子再开化开化，然后给我送回去，自然一学就成了，现在还不行。”其实，老和尚就是想推辞推辞，暂时不成，您先给我们布施些银子。过三年以后再说，这是个借口话，推辞话。但是老员外爷当成真的了:“大师傅，我谢谢您了。您虽把我孩子送回家，但是，每月的布施我照付。不过有一样，您给我孩子留下一手工夫，让他在家里练着，您看怎么样?”宝镜和尚道:“好吧！等贫僧走的时候，我看练什么合适，再教他一遍。”老员外爷朴成吩咐准备斋饭，让老剑客青云长老宝镜禅师吃了饭，然后告辞。朴老员外带着几个人往外送，一边走一边急着问:“您看，给我孩子留下一手什么功夫呢?”老和尚憋了半天，发现了院里有好多小牛，便说道:“把这小牛拉出一个来。”工夫不大，把一头小牛牵到老方丈眼前，宝镜禅师对

朴成说:“老员外爷，您瞧见没有，令郎没事儿的时候，让他托住小牛的肚子，没事就托牛，这牛不但不能杀，而且要好麸子好料喂养，精心照顾。总用这头牛，不能换，以托起为止。您记住了吗？这是一手功夫。”“谢谢大师傅，没事让他托牛。”“对啦。”“您再给他留下一手。”老和尚心想，这真为难呀，留下什么呢？一边走一边琢磨，一直走到门口了，老员外问:“老师傅，您不再给留手功夫吗?”老和尚心有所思，就说:“老员外，您这不有十六棵树吗?”“不错。”“您告诉鹿儿，要是托牛托累了就让他用左右胳膊打这些树，左右腿踢这些树。但是，这十六棵树要让人看好喽，不能损坏，专让您的少爷练功用。”“您说的这些，我都能办到。”这样，老和尚回去了，依然教把式场，到时老员外爷朴成按时送银子来。这些银子不但能吃、能喝，还有了富余。

三年的光景，青云寺果然发了财。僧众们的僧袍，单、夹、皮、棉一年四季穿戴之物，每人都做了好几身。吃斋的时候全都是大馒头、大米饭。大家伙儿十分感激宝镜长老。这一天，吃完了早斋以后，长老坐在禅堂里休息。门头僧噔噔噔地跑进来道:“弥陀佛！老人家，朴家庄的朴老员外带着他的儿子来了。”老和尚一哆嗦，坏啦，又给我送来啦！我怎么能再支他个三、五年的，我的庙起码够吃、够喝了，我就推了。“弥陀佛，有请！”时间不大，老员外带着儿子朴鹿进来了，老和尚一看，朴鹿晃晃荡荡跟半截黑塔一样，又粗又壮，两只大眼睛真有神儿。这朴鹿怎么不发呆了？老员外赶紧跟老方丈彼此见礼。又对朴鹿说:“鹿儿呀，给师傅行礼吧。”“恩师在上，弟子朴鹿参拜。”会说话了。嘿！宝镜禅师很高兴。忙说道:“弥陀佛，起来！起来！您爷儿俩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呀?”“高僧呀，我谢谢您啦，您给我们孩子留下的这两手练出来了。”

“噢，您说说。”“鹿儿把这头小牛犊子托了三年了。一天到晚好麸子好料喂着牛儿，你猜这牛有多大分量了？都五百多斤了。但是朴鹿从小就托这小牛呀，没事就托它。这五百多斤的牛托起来，胳膊都不显累。一托就托半天呀！再说这孩子的胳膊也有劲儿了。天天打这十六棵门槐。一胳膊打下去，这槐树哗哗的山响，脚踹也是一样。高僧呀，他越来越聪明了，现在，不但胳膊、腿脚灵便了，而且脑子也灵活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宝镜和尚有些含混搪塞地说：“老员外，这个……这是您家门有德呀，练出功来了。”其实，老和尚心里明白，拿胳膊打这槐树，只不过是操练操练筋骨，操练操练皮肤，长进是长进，但主要的功夫是在托牛上，他托牛的时候得用力，牛随着日月增长，力量随着日月增加。他一用力，内五脏全得用力，慢慢地他的脑子开化了。三年了，这是该着的事。“老员外，您把令郎放在我这里吧！他现在行啦。”“您说三年后给您送来，孩子还真成了，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老和尚一想，嘿！这青云寺真是青云直上了。

老员外给了五万两银子，扩大了把式场，重新修建了青云寺。老和尚在这儿辛苦教朴鹿。有这三年的打树之力，三年的托牛之功，教给朴鹿浑身横练骨硬如钢，一口真气能抗刀枪。老员外交给他一条镔铁虎尾三节棍，棍沉力猛。眨眼间一晃就将近十年，朴鹿都二十好几了，他身体高大，能耐也真好了。朴鹿还有一样本事，能窜能蹦，这可不简单，比傻小子于恒都棒。宝镜和尚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生铁牛朴鹿”。这青云寺让朴老员外给布施得也了不起了，置了很多的庙产，再加上僧众们多少也能干点儿活，劳动劳动，就是没有香火收入，也有饭吃，老和尚总算有了功劳。

青云寺很不错。这次尚道明、何道源来了，师兄弟见了

面，老和尚才把青云寺的事情说了。和尚传话："来呀，把朴鹿叫来。"时间不大，朴鹿一挑帘进来了："师父。""哎，见你两位师伯。"接着又对尚道明哥儿俩说："这就是你侄子朴鹿，我给他起的外号叫'生铁牛'。""师伯，侄男朴鹿拜见。"两位仙长一瞧，可不是这孩子会说话了。"侄儿免礼。""多谢师伯。"问了问孩子功夫，嘿！对答如流，一点儿都不傻，太好了。

师兄弟几个说话说长了，才把老剑客爷张鸿钧到北京的事情说出来了。宝镜禅师也说："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金亏小二郎李国良也给我下了张请帖，约我参加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要不这么办，咱们去一趟。"老仙长尚道明点头道："我给你教出一个师侄来，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童林。"宝镜很高兴："我早就听说了，我琢磨着是你们俩教出的弟子，这个孩子可给咱门户露大脸了。头下南七省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咱们上他家住着去。"尚何二仙长点头："太好了。可朴鹿贤侄呢？"宝镜和尚说："可以告诉他父母，就说跟着师父上北京。"老哥三个商量妥当，安顿好了，爷四个从青云山起身进北京。

路途很近，时辰不久就到了北京城。跟人一打听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爷四个便进了阿斯门，来到府门这儿。再一打听教师爷的家，这样爷四个才来到海川家中。叭，叭，叭，一叫门，底下人把门打开了问："您找谁？""童林在家吗？""您候着啊。"时间不大，刘俊出来了："哟，师祖！"趴在地下磕头。孩子们都过来行礼。"我师父不在家，今儿一早到牛街清真寺去了，是丁大爸派铁三爸把我师父请去的。"老哥儿三想，住在童林家不太方便，人家里有女眷。童林到清真寺，咱们跟筛海爷也不错，怎么不上清真寺去呀？哥儿仨商量已定，刘俊要陪同前去，三位老人不许，便从海川家出来，带着朴鹿直奔清真寺。

来到清真寺顺着角门往里来，正听见老筛海爷喊："什么八卦盘龙绵丝掌呀，你这是弹腿!"老筛海爷意思是说，你这是从弹腿里运划出来的。这后几个字儿还没说出来，这哥儿俩念佛了，气得宝镜也念佛，海川也在发愣。海川暗自思忖，敢情是弹腿，师父呀，这怎么能让我兴一家武术呢？老筛海爷一瞧，坏了！我这里说人家徒弟，师父来了。老哥儿仨过来跟老筛海爷彼此见礼，寒暄了几句。鼓上飞仙丁瑞龙等众人都过来，跟两位仙长和高僧行礼。最后海川过来给师父行礼。这时，老筛海爷金元往里让："咱们屋里说话去吧。"尚道爷一摆手："老筛海爷，您让我徒弟在台上练功，又说海川练的这是弹腿，他练的哪一招是弹腿?""啊，尚道爷，我这是跟他闹着玩。""不能闹着玩，因为海川的功夫正在上进之期，我让他另立门户发扬光大，您说他这是弹腿，这不是当头给他一棒吗？因为练弹腿，还练得过您清真贵教去吗？那是贵教的拿手功夫。您不给我指出哪招是弹腿来不行。""这个……，道爷，我这是跟海川放个大话，闹着玩哪！他的功夫根本不是弹腿呀!""既然不是，您老筛海爷为什么说呀？说出来多大影响，因为您是武林的老前辈呀。"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哥儿仨一起对付老筛海爷。老筛海爷急中生智道："哎，这么办吧，我这儿有几样小玩意，我练出来了，您练出来了，童林就不是弹腿。我练上来了，你们哥儿仨练不上来，那么童林练的就是弹腿。"就叫寒拘着火了，虽说宝镜禅师是出家人，但也沉不住气呀。"弥陀佛，老筛海爷，你这可不对。你是要凭功夫把我兄弟三个给撅了。好啦，你拿出什么样的功夫来？我们开开眼。""咱们大家全上月台吧!"海川下来，这老哥四个上了月台。"瑞龙，给我预备桌子。"好象老筛海爷经常练这手功夫。时间不大，硬木的八仙桌放在月台的正中，桌面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大海碗。拿过一个水

壶来盛上了水，倒得满满的。说真的，微微的一动就洒。得了，大家伙儿全下去了。老筛海爷一伸右手攥住这桌子一条腿的底部，左手一捋胡子，说了一声："起!"一只手就平着把这八仙桌给端起来了。海川点了点头，心说，就这一手，一般的人就办不到。就看老筛海爷右手端起八仙桌，那碗里的水纹丝不动，他一口气在月台上跑了三圈，离开这哥儿仨可远了。只听老筛海爷大喊一声："接着。"右胳膊微然一震，"刷!"这八仙桌从手里飞出去就奔宝镜了。宝镜禅师拿四个指头一沾桌腿一愣神，"刷"的这么一转身，顺着宝镜禅师的左腕子也跟着出去了，老筛海爷接着了。转了一圈，"刷"又奔了尚道爷了，尚道爷四个手指一沾桌腿，谢了力，平端着之后，"刷"又奔老筛海爷了。老筛海爷转了一圈，"刷"又奔何道爷来了，何道源转一圈，也奔老筛海爷了。老筛海爷一个人逗他们僧、道哥儿仨。后来觉着不大合适，就自己端着这桌子腿练开了。这功夫可就不小了，把爷儿几个都看直了眼。伍金堂、铁三爸没看过这惊魂动魄的功夫呀！连海川都点了点头，心想，看来练到老学到老呀。人家四位成名的剑客，那功夫才算到家呀，自己还得好好地练啊。海川一边想一边看，这桌子飞也似的兜起风来，真是技艺纯熟运用自如。最后，老筛海爷把桌子接住，大家伙儿过来一瞧，这碗水，没洒一点儿。伍金堂把这碗水端走了，拿块抹布来重新把桌子抹干净了。"三位过来，这头一手转桌子，三位就算练上来了。再看看，我这第二手。"尚道爷、何道爷一想，完了就完了吧、您怎么还有第二手？"无量佛！老筛海爷，这第二手是什么呢？""老筛海爷马上派伍金堂拿来一刀元书纸。然后说道："诸位看看，这是一刀一百张，一张不差，平平地放在八仙桌的当中。"老筛海爷一伸手往这当中一放，眼望众人说道："我这巴掌在这里放着，我打丹田提一口气，说一声

‘嗨！’九十九张没毛病，最后一张，就是第一百张上头有个巴掌印，我用气吹上一下，这巴掌印就得掉下来，正是一只手，这叫隔山打牛呀。”这就是童海川练的八步打灯的真功夫，也就是气功。您发出功来，当中有什么接着的，都挡不住，直到最后。您用在什么地方上，什么地方就见功，这一招，没有内力办不到，老筛海爷说完了，把这右手放好喽，左手一捋颌下银髯，说了一声“嗨！”由打肾眼一口真气运起来，老筛海爷把手提起来了。看了看九十九张没毛病，第一百张拿起来，果然有个巴掌印。轻轻地用嘴一吹“噗！”这巴掌印掉下来了。大家伙儿“哗”一鼓掌。海川一看这招还可以，他也能来两下，丁大爸也能凑合，但铁三爸跟伍金堂就根本不可能了，他俩看得是目瞪口呆，两眼发直。“来吧！ 你们哥儿仨试试。”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过来了：“弥陀佛，九十九张纸放在这里，贫僧用四个手指按上，我说一声‘嗨’第九十九张上也没有痕迹，只在九十八张上有痕迹，贫僧一吹‘噗’就掉下来。众位看吧。”这老四位比上劲儿了。宝镜禅师把四个手指平放，“嗯”鼻孔之中省力，气贯在丹田，“嗨！”的一声之后，拿起来看纸，果然前九十七张和第九十九张都没事，唯有九十八张上四个手指印，一吹“噗”一下掉了。众人“哗”一鼓掌。宝镜禅师这算练上来了。何道爷说：“这好，我的师弟用四个手指，贫道我用三个手指头。”说着，何道爷将食指、中指、无名指放在纸上，老仙长也是丹田提气，说了声“嗨！”九十八张纸中唯有第九十七张上有三个手指印。用嘴一吹“噗”掉了。“喝！”大家伙儿齐声喊好。尚道明过来：“这么办，山人用两个手指头。”说完，将食中指放在纸上，“嗨”了一声，气贯丹田，一抬手九十七张纸中，唯有第九十六张上两个手指印，“噗”一吹也掉了。老筛海爷脸儿一红，这招没有拿住两位道爷，一位高僧。尚道爷又问筛海爷：“您还有什么出手

的?”“啊，我还有一手功夫，咱们还得练练。走，瑞龙，派人把我的点穴镢拿来。”时间不大，丁大爸把老人家的单只点穴镢拿来了，又拿来一根绳儿，这绳儿有三尺多长。大家来至东殿的前廊上，抬头往上看，很高很高。不是有重檐和椽子头吗?老筛海爷一拔腰，就上了东大殿了。在这檐头上蹲下来，用手一摸，敢情这上边儿有老筛海爷练功的镊头钉。老筛海爷把这绳儿就拴在镊头钉上的一头，又把另一头拴在单只点穴镢的粗头上，拴两扣儿，一扣儿再系一扣。然后慢慢地一撒手，这绳儿底下拴着单只点穴镢悬在半空，老筛海爷就下来了。

这段书叫僧、道、俗会筛海。按理说，象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宝镜禅师、老筛海爷金元，他们四位的身份就不应当动手啦。真要是擦拳比武，又没有那个仇恨。况且眼前站着的都是他们的下辈，甚至是晚几代的人。万一哪个人一失手，这一世的英明付之流水，很不应当啊。那么这件事情可是他们双方的不对，首先是老筛海爷不对，他不应当说童林练的是弹腿，做长辈的哪能这样呀！甭说童林这个人还不狂，就算童林在长辈面前有点发狂，也应当从正面规劝。相反的尚道明他们哥儿仨也有不对的地方，既然老筛海爷把话都说出来了，能收回去算没说吗?也不能得理不让人，非要质问老筛海爷，我这招里哪一招是弹腿。老筛海爷也无法答复，如果老筛海爷真没本事，也要吃尚道爷哥儿仨的亏了。但是人家老筛海爷有能耐呀。这样寒拘着火啦，骑虎难下，才有这三试绝艺。比如说，他们哥儿仨练的武艺，跟老筛海爷比的是三样东西，哪样都不好练，哪样都得十几年的功夫。如果谁一个练不上来，他们可就栽了。老筛海爷从房上下来了，尚道爷就问:“老筛海爷，您悬的这点穴镢是怎么练法?”筛海爷说:“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您们看见没有，要两

个手指头一抬，把这点穴镢的小头儿掐住，因为小头向下的。一作腕子'刷'的一下，把这点穴镢给悠起来，跟前檐一平，这就很高了。人随着一悠起来，当它的力往下行的时候，人的双脚轻轻一点铁镢，就得落到这铁条棍上，跟着往下一沉，然后拔腰上房，棍儿下来了，他上房了，这就算练成了。如果你飞身行落在棍儿上，棍儿下来了，人也下来了，就算你输了。"这手功夫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不到他们几位的身份练不上来。老筛海爷说完了，尚道爷点点头："谁先练呢？"宝镜禅师过来了："这么办，二哥您先练，二哥练完了，三哥练，然后瞧小弟的。我练完了，老筛海爷再练，让老筛海爷最后练。"尚道爷说："好吧。"就拿这手指头一悠，单只点穴镢"刷"的一下起来了。人们眼睛往上看，只见尚道爷往上一纵，脚尖一点地，一弓腰，抱元守一，一鹤冲天式，身轻似燕。当这铁条还往上走时，尚道爷轻飘飘落到铁条上，再落到这点镢上来，随着点穴镢往下一落，尚道爷"叭"一拔腰，"噌"来到东殿顶上。"无量佛！"一声佛号，尚道爷飘身而下，众人一鼓掌，喊好。何道爷也练上来了。两位道长练好以后，宝镜禅师过来道："弥陀佛！"也长腰起来，看了看绳扣儿，其实宝镜禅师不是看绳扣儿，而是用手一捻，把两个绳扣儿给捻成了一个。宝镜禅师也按原样练完了以后，这扣儿可就松了，要到老筛海爷一练，这棍起来，老筛海爷这么一长腰的时候，脚挨不着棍儿，这棍儿可能就要落下来，老筛海爷就要栽一个跟头。尚道爷、何道爷人家不办这事。宝镜禅师可就不然了，但他的这个举动任何人都没看见，老筛海爷也粗心大意。宝镜禅师练完了，"弥陀佛"飞身下来，洋洋得意地说："老筛海爷，该您的了。"老筛海爷过来了，拿手指头掐住了这点穴镢的镢头，"刷"的一下，人们的眼睛往上一看，只见老筛海爷十分起劲，老筛海爷揪长衫，脚尖

一点地，刚要起纵，可是这根绳轻轻地落下来，上头那点穴镢没有了，不翼而飞。尚道爷身法多快呀，燕子三抄水，飞身形来到东殿的中脊以上，老筛海爷也上来了，两人四外观瞧，整个清真寺内清肃肃，静落落，十分寂静，没发现人。宝镜心说，嘿！这是哪位呀？把老筛海爷成全了，不然的话他非栽下来不可。何道爷也有点儿傻眼了，老哥几个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这几个人的身份可不软呀，怎么当着我们把点穴镢拿走了？众目睽睽之下，我们都寒碜了。老筛海爷很难过："哟，我的点穴镢没有了。"尚道爷安慰说："老筛海爷，别难过，能拿走您点穴镢的，可能是武林道的前辈，象我们四人的年纪和在武林中的身份，不应当着晚生下辈在此试仪，万一有一个人练不上来，不是把半生的名誉付之东流了？老筛海爷，您出的这个主意可不怎么样，我们弟兄仨人也不应当陪您。今日之事，双方都有过失。看来，拿走点穴镢这是教育我们几个人呢。"老筛海爷点点头，怎么这位当着我们的面拿走点穴镢，我们不知道呢？这得多快呀！他从东殿的檐头探身下来，伸手抄点穴镢，然后他得走。当这绳往下来的时候，要打算晃动身下来，离开这清真寺，没那么快呀，再快也能看见你。人的身法快，还能有眼睛快？那么这个人当着我们大家伙儿眼底下，拿走点穴镢，我们就不知道？看来这个人可了不得。海川也吓愣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我二位恩师的本领我童林可是知道的，比我强万倍呀！老筛海爷跟师叔宝镜也是他们同辈的人，功夫也差不多。那么拿走点穴镢这个人，岂不是超人吗？甭说比我，就是比四位老前辈，那也高得多呀。哎呀！学无止境啊。鼓上飞仙丁瑞龙也有这种想法。这时尚道爷说："老筛海爷，屋里说话去吧。"大家伙儿跟着来到北屋，分宾主入座。尚道爷细问："海川哪，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海川这才禀明原委。

然后问尚道爷："师父，我看您们老哥几个要在清真寺住下来？""啊！对了，我们就住在清真寺了。不过你回去不要往外声张，有什么事可以到清真寺来，跟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千万不要独断专行。我们这次来京，确实另有事情，你先回去。"海川答道："师父、师叔，老筛海爷这儿方便吗？不如住到弟子家里去，孩儿家里有的是地方。""我们原是想住到你家里，看来老筛海爷这清真寺里可比你家里清静多了。我们老哥几个住在一起盘桓盘桓，我看也不错嘛。"筛海爷也说："我们有事找你去，至于住哪儿都一样，今天我们哥四个都有不对之处，得了，别说啦！你先回家吧，有事你就来。"海川答应着，辞别了二位恩师、师叔、老筛海四位前辈，然后往外来。丁大爸、铁三爸他们几个给送出来，到了角门，海川拦住："丁大爸、铁三爸、伍爷，改日再会。"丁大爸连连致意道："不瞒侠客爷说，我不请您了，因为您跟双龙镖局有关系。可能在明年三月三北京城里有点儿事，几位老人家来大概也为这个。咱们改日见吧。"海川告辞出来，一个人往北走，越想心里头越急，恨自己的功夫还不够。眼看着都到牛街北口了，迎面来了个人："师父，您赶快回家吧。"海川抬头一看，心里不由的一惊。

## 第四十七回 北口外丢镖结义气<br>护国寺收徒惹是非

上回书说到,四剑客三次试绝艺,海川从清真寺告辞出来,往北低头而行。想起清真寺四位前辈比试,十分惊险。这篩海爷的点穴铜蹶尚且不翼而飞,看来武林的高人太多呀,赶紧回家吧,猛然迎面有人叫他:“师父。”海川一看,正是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海川忙问:“俊哥儿,你来干什么?”刘俊行礼,然后站在旁边:“师父,您快回家吧,有位教师父来咱家,把我师弟们都打啦,还在家里等候您哪。”海川一听,这是怎么回事?看佛敬僧,我童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也应该等我回去呀,为什么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投井下石,把我徒弟都给打了,这太不象话。“刘俊哪,怎么回事?”“师父,咱们爷儿俩一边走,我一边告诉您得了。”爷儿俩一边赶紧往前走,一边急着啦事情,穿大街越小巷赶奔雍亲王府自己的家。刘俊把事情谈了,海川一听恍然大悟。

这几天,海川不是常往外来吗?三出前门呀。这徒弟们当中不一样,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甚至于铁罗汉吴成,这些人,都能安下心来,跟着师哥练功。可是,第一个不安分的就是这个夏九龄,他总爱惹事,还撺掇司马良:“咱们来北京这些日子了,你我都是江南人,北京的五坛八庙皇王脚下,咱们都没逛过。说真的,师父今天不在家,咱们逛逛去。”司马良摇头说:“你呀,省点儿事吧。别让师哥为咱作难了。师哥不依咱吧,好象做哥哥的管咱太紧,又不是咱师父。依咱吧,到外头,你就不同自己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师哥为我们受责。依我说呀,好好的练功吧,师父的能耐咱们要下劲学呢。”“二哥,练功也不在这一天

吧。真是的,再说咱们也没闲着,师兄弟从功夫上比一比,咱也不落在别人后头。我们素常素往也是刻苦用功嘛。今天趁师父不在家,我们出去玩一玩,看一看,逛一逛,很快就回来,师父也不知道。"

架不住夏刀龄死说活磨呀,时间一长,司马良到底让夏刀龄说服了。他俩从几岁上就在一块,每次都这样,司马良就得归顺,这回又成了顺民。小哥儿俩收拾好了,来找刘俊,刘俊问:"你们俩干什么去?赶紧到场子里练功。"九龄呵呵地说:"师哥我们跟您提点儿事。我们从扬州来到北京这么长时间,净练功了,师兄和师父督促得严,不得空闲。我们哥儿俩今儿打算逛逛大街去。一会儿就回来。师哥你给我们遮盖着点儿,师父来了,您别提,可以吗?""二位贤弟呀,这不是让哥哥我为难吗?北京城藏龙卧虎,别说咱哥们岁数小,但都有一手好功夫,万一你给师父惹点儿祸,就对不起师父。当然,师父收徒弟一场,还怕惹祸吗?但咱们要让师父为难,就不算孝顺的弟子。师弟呀,你们俩人还是好好练功得啦。让你们去了,哥我怕你们惹事。""您怎么也这样说呀,咱只是没上过北京想开开眼。不管到哪儿,眼睛不睁开,有什么事咱们只当没瞧见;耳朵塞上点儿白蜡块儿,听见什么信儿了,咱们只当没听见。师哥,您给我们一会儿假得了。"俩人这么一磨,刘俊也想,我这做师哥的,人家又先进门,够尊重我的了。应当让师弟们去活动活动。刘俊便说:"好吧,给你们点儿钱。"夏九龄马上拉住说:"我们哥儿俩都有,这您放心得了。"哥儿俩高高兴兴地打府里出来了。小香、小翠、玉耳这仨都噘嘴。小香嘟哝着说:"兄弟呀,你们俩哥都去了,不带着我们。"其实玉耳倒挺明白,五个人一齐走,要了命师哥也不会批准,去俩还能凑合。他们哥儿俩出去没事,过几天,咱们再告假。

哥儿俩出来以后，上哪儿呀？离开王府到富贵巷，就发愣了。京城地方太大。走到成贤街口，由南往北过来一个老头，一拍俩人的膀头：“二位少爷，我也在柏林寺住，咱们是街坊。你们不是雍亲王府的吗？”“是呀，大爷。”“你们俩人怎么出来了？””老大爷，我们没逛过北京城，因为我们是扬州人，离这儿太远，您说北京城哪的集市最热闹？”“什么集市呀？”“您看我们乡下都有集市嘛，做买做卖，，卖什么的东西都有呀。”“噢，您是问这个呀。”老头一听，哈哈笑道：“北京可有大集，我告诉你们，初一天齐庙，初三土地庙，初四花市集，五、六白塔寺，七、八护国寺，九、十隆福寺。”哥儿俩一算计今天正是护国寺。夏九龄便问；“哎，老大爷，那我们跟您打听打听，怎么走呀？”“嘿，嘿，两位少侠客，你们出成贤街西口往南，过了后门桥，走龙头井斜着往北奔定阜大街，到定阜大街远远的就看见护国寺了。”小哥儿俩听完老大爷的话，道了谢就奔着那条道走去了。一路之上，繁华似锦，这是都城啊，等来到定阜大街远远的望见了护国寺。这是个大庙呀，来到大门口，善男信女烧香还愿的人很多，人群稠密拥挤不堪。山门都开着，上头有一块匾额，书写着：“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几个金字。

小哥儿俩也跟着人群进去啦，头层殿完全都是针篦棚儿。什么是针篦棚儿？就是卖针的、卖篦子的。那年头，单有这么一种人，男人群里不走，女人群里打幌幌，上一眼，下一眼，品头论足偷看妇女。瞧着这些人，小哥儿俩就觉着别扭，但小哥儿俩不敢多说话，再说哥儿俩出来是师哥特意恩准的，我们不能给师哥找事，更甭说师父了。这么着小哥儿俩可往后走来了，来到二层殿，这里都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和卖艺的，还有摔跤的。三层殿，都是卖花的，卖烟粉的。再往后四层殿，热闹极了。小哥儿俩逛的是口干舌燥，便来到西边的塔

院，这里人也不少，前面有个大茶馆，盛友如云，高朋满座。夏九龄说:“二哥，我走得挺渴的。”“你渴了，我也早渴了。咱喝点茶去。”这样，哥儿俩来到茶棚，找了一张桌坐下，伙计赶紧过来，拿着茶盘子问道:“二位少爷，喝点什么茶？您自己带茶叶了吗?”“没有带着，你随便给来点儿茶，端两盘干鲜瓜子就得。”时间不大，人家把茶沏好了端上来，瓜子也端上来。小哥儿俩一边喝着茶，一边嗑着瓜子，高高兴兴。就在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哎呀，这两天我高兴得没法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呀?”“我不知道呀。”“告诉你，练完了功以后，你们全走了，师父不让我走，让我收拾场子，搬搬板凳擦擦军刃，多干点活儿。我有心不愿干，干吗我练功，还管这个呀？敢情师父暗中都教给我绝艺了，这绝艺这两天练得这熟啊，我想施展施展，可惜没有对手。您知道我这绝艺是什么?”“我哪儿知道你这绝艺是什么？练练我瞧瞧。”“哎呀，哥哥我不能练呀！我要一练叫你学会，那怎么行啊。这绝艺是秘不传人的。”“兄弟，这话说远了，前些日子你知道师父让我完了事不叫走，叫我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师父把我叫到屋里，已经提前教给我绝艺啦。哈……你知道吗?”“哟，真的。师哥，您学的什么绝艺啦。您练练，我开开眼。”“可是师父也跟我提了，不让我到外边显耀。兄弟你不是外人，这样吧，我先练练，你瞧着，接着你再练。”“好吧。”司马良、夏九龄在旁边，一听就明白了，练功的。一看这二位都是四、五十岁，穿着打扮也跟别人不一样，这俩人都穿着白棉绸的汗衫，腰上没煞绳儿，大褂在边儿上放着，脚底下是螳螂肚的靴子，靴子上头扎着五毒，蜈蚣、蚰蜒、蝎子……全有。再往这身上看，俩人的身板挺好，都是新剃的黢青头皮，五股三编小辫儿盘在脑瓜顶上。在太阳穴这儿，辫穗儿搭拉下来。两道肉杠子小眉毛，两只趴趴眼儿，趴

趴鼻子，三角菱口，一嘴碎芝麻牙，一对锥把子耳朵，青胡子茬儿，脑门上挤着好些个红点，都是什么对大天呀、闭十呀、天杠、地杠呀，虎头钻九篓啊，尽点的是这玩意。左右太阳穴贴着两帖太阳膏，一贴蓝纸儿，一贴红纸儿。喝！这二人长得狗性气，一瞧就不是好东西。

原来他们的场子就在塔院西北有的月亮门里头。这有一片房子，就是师父开的把式场，师父教他们。这两一个王虎，外号叫“滚地雷”。那位姓赵，叫龙，也有个外号叫“净街神”。他们都是吃仓的人，在当地就是混混儿，出来就横着，指着打架吃饭。什么打群架呀，打疯狗呀，骂傻子呀，踹寡妇门呀，刨绝户坟呀，哄哄小媳妇、大姑娘上庙呀。一句话，就是沾点儿小便宜，干点儿嘎咕事。这会儿，俩人又逞能呢。王虎说：“哥哥，我给你练练师父教给我的绝艺。”他说完了以后，往这一站，骑马兜裆式，两只胳膊往前一伸，龇牙咧嘴，就这样，然后一调脸，双拳又往前这么一伸，“嘿！”两下练完了。赵龙一瞧，“这叫什么功夫？”“这您不懂，刚才那是老虎大张嘴，绝艺呀！”“噢，现在这下呢？”“现在叫张嘴的大老虎，专门吃人哪！”“哈……你这能耐跟我比起来，可就差远哩。”“那么哥哥，你练练，我瞧瞧。”赵龙站起来，两只胳膊顺着左、右两臂往前一伸，跟着一转身，两只胳膊又伸出去了。“哥哥，您这叫什么？”“我这也是两招呀，刚才那招叫一条扁担。”“那么这招？”“叫扁担一条哇。”司马良、夏九龄这个乐呀。夏九龄一仰脸儿，嘎嘎的乐出声了。王虎、赵龙一听有人笑，可就不乐意。再看司马良和夏九龄，原来是两个小孩。一个梳着双歪抓髻，前发齐眉，后发披户盖颈，一个梳着冲天杵的小辫，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这王虎冲着赵龙一努嘴：“看见啦，沾点便宜。”王虎说着话就过来了：“二位学生，下学啦？哥儿俩出来逛庙喝茶呀？伙

计，茶钱回头我候了。”这回王虎就得着苦果子了，夏九龄“啪”一拍桌子：“你是什么东西？想找我们哥儿俩便宜。用你候钱，这茶还能喝呀？喝茶，小太爷有钱。”“喝！我们俩练功你们乐啥？”“练得不好，就兴人乐。练得好，我们还要学呢。可惜你们这老虎大张嘴，张嘴大老虎，人家老师父不过蒙你们点钱，你们家也没供过文武圣人。”夏九龄这小孩够损的：“你们家没人读过书，没人练过功，文武圣人都不从你们门口走！”“哎哟，好小子，竟敢揭我们哥儿俩的短儿。哥哥，过来！拿你的一条扁担揍他，我拿我的张嘴大老虎咬他！”王虎说完奔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对准夏九龄就来了。九龄一叼他的腕子，坐在椅子上抬右脚，“拍”一下，踹在王虎的胸口窝上。只见王虎噔噔噔往后一退，咕嚓，把旁边那张桌子撞倒了，茶壶茶碗呼啦啦全掉在地上。他捂着脚，捂着腿哎哟去了。赵龙就奔着司马良了，赵龙往前一赶步，举起扁担就打，司马良往旁边一闪，抡圆了胳膊给了赵虎一个大嘴巴，顿时，他这腮帮子跟炸龙虾片一样，嘭嘭就鼓起来。好嘛，槽牙也给打活动了，腮帮子也破了，鞋也掉了。“哎哟，他打了我了，疼，疼。”王虎刚起来赵龙又来个咕嚓。小哥儿俩噼哩叭嚓，把俩人打得王八吃西瓜，连滚带爬。夏九龄忿忿地说：“你们俩要是鸡蛋，非把你们俩人的黄给砸出来。”“小子你们等着嘿！”说完俩人抱头鼠窜，噔噔噔出了茶馆西门，奔西北角塔院那边的月亮门钻进去。

夏九龄、司马良站在那儿整理整理衣服，俩人还怒气不息。伙计过来了：“得了，二位少爷，您把人也打了，你们哥儿俩不是也给茶钱了吗，你们走吧。我们这小买卖也是……，庙上才有这么两天买卖。您别在这儿等着了，他们不出来啦！”“不。他不是让你们俩在这儿等着吗？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夏

九龄一伸手掏出十两银子，啪的就拍在桌子上了。“摔坏了你们茶壶，茶碗我们赔。把你的桌子砸坏了，我们也赔。他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我们就等着，带着徒弟来也没事，领他师父来也可以!”这伙计一摆手道:“二位少爷，怎么能这么说？人家老师哪能办这个事呀？请问二位小爷怎么称呼?”“你要问我，我姓夏叫九龄，人称‘多臂童子。’这是我的哥哥，复姓司马叫司马良，有个外号叫‘玉麒麟’。提起我们俩人来，北京城没有名。提起我们的师父来，在北京城大小有个名。他是北城根儿爱新觉罗雍亲王府的教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哗的一下，你就知道这童海川的名有多大。会武不会武的黎民百姓，逛庙的耳朵都支棱起来了。北京大柳树，南京沈万三，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呀？堂堂雍亲王府教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奉圣旨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威震江湖。这得了吗？伙计的耳朵都给震响了。“哎哟，二位小侠客爷。要是那样，您得了！您好鞋不踩臭狗屎。刚才那二位是臭狗屎，您二位走得了。”“伙计要不是冲着你，怕搅你的买卖，我们非在这儿呆着不可。既然你说这个，好吧，二哥咱们走吧。”说完夏九龄、司马良扬长而去。

其实，塔院月亮门里头，人家师父就在那儿站着哪，这一切话都听见了。这个师父可不得了哇！此人姓焦名雨字秋华，有个外号叫“竖背摘星”。同门的师兄就是本护国寺的大喇嘛，姓马名字叫马宝善，有个外号叫“丑面佛”。哥儿俩都是好能耐。铁罗汉吴成，就是他们俩的小师弟，不过没见过面，他们是一师之徒，都是云霞道士杜清风，杜老仙长的弟子。焦秋华，内外两家，使一口刀，武术高强，威震草地十八寨。要在草地做下买卖来，甭管做多少银子，您得乖乖的交给焦二爷百分之三十，草地上出多大的漏子，多大的风险，姓焦的给您顶

着。您要不给可不行，焦二爷是您的劲敌。这是人家焦雨凭胳膊腿儿打出来的。不管你关南的什么买卖，富商大贾，镖客，来到草地，你也得给焦二爷上点供。得说点好的，不然的话，你可吃不开。

有一天，吃完早饭以后，焦二爷在客厅里坐着呢，好几个伙计在旁边伺候着。一挑帘打外边进来个人，这人姓曹叫曹成，有个外号叫“巧嘴八哥。”“请二爷安。”焦二爷一伸手:“起来！怎么回事？你打哪儿来?”“二爷我得跟您说点儿事，您说咱们草地，西北上一带，论名声得让咱们爷儿们过去。可是他们关南的买卖，就有对咱们瞧不起的。”焦二爷的品性，脾气很暴，一听这话，忙问:“啊，谁呀?”“就是前门外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子里的金亏小二郎李国良。”焦二爷不解地问:“李国良，怎么啦。三节两寿，他不是给咱送礼了吗?”“不错，三节两寿是给咱们送礼，可是咱们草地去的人，到他东光裕镖局就另眼看待。您就拿我说吧，这李国良把我给轰出来了。爱屋及乌，看佛敬僧，二爷，他也不应当把我轰出来。”原来曹成过去在李国良那儿当过伙计，由于他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叫李国良把他给赶出来了。后来，他到了草地投奔了焦二爷。他知道李国良就仰仗着西北这股道儿，没有这道儿，李国良吃不上饭。曹成几次跟李国良的镖车闹事，李国良都忍了。这会儿他又跑到焦二爷同前给李国良上眼药来了。焦二爷的脾气过于暴躁，他不分青红皂，就说:“曹成，李国良敢瞧不起咱们爷们，我的话，是他东光裕的镖都给我扣下。”这可坏了，没有几天连扣五拨，这下李国良可倒了霉了。李国良不走别处镖，只走西北这一条儿道。从北京来说，他必须出德胜门，入官沟，然后奔草地十八寨。所以，他一点都不敢得罪焦二爷。这回五拨儿镖连着给截下了，人都扣到焦家寨，连镖师、伙计都没放。最后一

拨扣完了，禀报焦二爷，镖师、伙计五拨儿，一共十八万两银子，全给扣下了。焦二爷听完说:“好啦，把这五拨儿的镖师、伙计全给我叫上来。”五拨镖师伙计都很惊慌地给焦雨跪倒磕头:“焦二爷，我们镖主没得罪过您哪，您这是怎么啦?”“哈……噢，非得李国良得罪我？我才动你们的镖哪，你们五拨儿人回去，今儿个我用点儿钱，这十八万两镖银我都给扣下了。告诉李国良，打算要这十八万两银子，叫他自己来。听见没有?”“是，焦二爷。”镖师、伙计敢惹吗，姓焦的一口粘痰，把我们镖师、伙计能给啐死。没法子，五拨儿人回来了。

来到东光裕镖局。李国良算着这日子有西北口的镖该回来啦，怎么没回来呀？他正纳着闷儿呢，五拨儿人都进来了，:“李镖主，咱们的镖叫人家扣了。”“谁?”“焦家寨的焦秋华。”“不可能啊！三天两头咱们的礼总送去，凡是焦家寨来的人，不管干什么的，上至头目，下至伙计，咱都好好待他。这条道儿他姓焦的给咱赏了面儿。”“您看，人家焦二爷说了，五拨儿共十八万两银子，他准备花了。打算要这些镖呢，您自己去。”李国良喝着，茶在客厅里坐着，心说，我跟焦秋华没有这么大的仇恨呀！但是我去焦家寨，我干得过人家吗？五拨儿镖师、伙计干不过竖背摘星焦雨，就是我李国良去了，六个算一个我也打不过他。那我这镖银还要不要了？下拨西北的镖银，我还保不保了？我得吃这碗饭哪，十八万两银子我赔得起吗？李国良琢磨着，前思后想，左右为难。后来他轰下子想起个人来，他有个拜兄，就是护国寺的大喇嘛。这喇嘛论势力也不小，他就是“丑面佛”马宝善。

第二天吃完早饭，国良换件衣衫，溜溜达达就奔护国寺来了。今天不是开庙的日子，没有什么人，关着山门。推角门进去，一直赶奔禅堂院。来到后院，到了喇嘛的禅堂，挑帘进

来。喇嘛爷在外边的椅子上坐着呢，光头没戴帽子，穿着紫袍，挽着袖面，显得精神很好。李国良一见便道：“哥哥，您好哇，给您请安了。”“哟，国良来了！快坐下，坐下。”小喇嘛沏上茶端进来。“哥哥，我求您来了。”“什么事?”“这西北草地做买卖，出了点儿漏子。到草地五拨儿镖银，都叫人家扣下了。”“谁呀?”“焦家寨的竖北摘星焦雨。现在把五拨儿人都放回来了，他说要银子，得我自己去，因为他打算用俩钱。我不敢去，我的能耐哥哥您知道。我到了那儿就崴了。所以我找您来了，哥哥您有人吗?”“哈……”喇嘛爷乐了：“国良，你可真会搬门子，你知道焦秋华是谁吗?”“我不知道。”“好，告诉你，这是我的新师弟呀。我跟他说一不二，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他在草地哪，那可不得了哇。我琢磨要是动镖，你的买卖也就是他敢动，别人不敢哪！好吧，我给你写封信吧！”“真的，哥哥我给您磕响头。”喇嘛爷取出文房四宝来，写了封信，交给李国良后说道：“你回去吧，带着这封信，就说是我说的，让他赶紧把镖银收拾好喽，给人家送出去，别耽误了。别的就甭提。”李国良怀疑地问：“您先等等吧，哥哥。您有那么大份儿？让他给收拾好了，别的不提，就说要镖来了。”“对，你就这么说，让他赶紧给，给晚了不行。”李国良拿着信回到镖局，把五拨儿人全叫进来说道：“你们过来，拿着这封信去焦家寨，就说喇嘛爷说了，让焦二爷赶紧把镖银给送来。别的什么都甭提。焦二爷不给，咱们再想办法。”镖师们心说，这可悬得慌。

五拨儿镖师、伙计都奔草地焦家寨来了。来到焦家寨焦二爷的家门口，不等传话，镖师、人计全进来了。焦秋华气大啦：“诸位怎么都回来了?”“是，是……焦二爷，我们是来要镖银的。”“我让李国良自己来，他来了没有?”“他没工夫，这儿有封信叫您瞧瞧。他让我们赶紧把镖银拿走，别的什么也别提。”

焦二爷急了:“什么，他命令我，吩咐我？哪有这事!”但打开信一瞧，焦二爷又一乐:“李国良这小子还真能剜，他把我哥哥给剜出来。这可不就乖乖的给镖银吗?”于是焦二爷赶紧吩咐伙计们，把五拨儿镖银整理好了，五拨儿镖师、伙计也全走了。这封信怎么这么硬呀？让他乖乖的就把镖银给交出来了。原来焦二爷想这个，哎呀，一来不知道李国良跟师兄会我情。二来离开家乡日子多了，也惦着回到北京看看，这样焦二爷把生意安置给可靠的人，自己带好了银两路费，又带了点土礼，由打口外回北京，来到了护国寺。

焦二爷往里走，来到禅堂门口问:“哥哥在屋里吗?”喇嘛爷在外间屋坐着呢。“谁呀?”“哥哥，我瞧您来了。”焦二爷进来，跪下给哥哥请安。老喇嘛爷一抱兄弟，眼泪都下来了。说道:“我以为见不着你了，没想到咱们哥儿俩又见面了。你好呀，你好呀?”焦二爷忙答:“哥哥托您的福。我挺想您的。”“快起来，快起来。”赶紧吩咐底下人打来洗脸水，让焦二爷擦脸，漱口。沏好了茶，哥儿俩就喝上了。喇嘛爷又吩咐底下人下去准备饭。

哥儿俩来到里间屋可就聊上了。“哥哥，我来瞧瞧您。”“你瞧见我的那封信了吗?”“看见了。”“镖银怎么着了?”焦雨一笑:“您吩咐了我敢怎么着，赶紧把镖银就给人家了。”喇嘛爷点头:“不过李国良也不是外人。”“噢，怎么回事?”“那是我的拜弟。”“我还真不知道，哥哥。他走西口的镖，又是咱们的兄弟，您看这叫什么事？您应当给我送个信去，就不致于发生这次误会了嘛！这一来，我这……我这做哥哥的不是人了。”“不，不打不相交，也应当让他受点儿磕碰，做买卖怎能是一帆风顺呢。”哥儿俩越聊越上劲儿。聊着聊着，焦二爷可就饿了。心说，都掌灯时分了，怎么还不叫我吃饭呀？正在这时，

听到外面说话:“喇嘛爷，李大爷来了。”喇嘛爷没答话，李国良在外边可说了:“我听说我二哥来啦。”焦二爷一听，李国良来了，忙对喇嘛爷说道:“哥哥，您这……这怎么算，我怎么能见他呀?”李国良一挑帘进来了:“这是二哥吧，我给您请安了，咱哥儿俩没见过面，喇嘛哥哥经常的提起您来。咱们哥儿俩没的说，亲兄弟一个样。二哥哥，我走西北的镖，就因为有您我才放心，您把我的镖给扣了，我真抓瞎了。您吐口唾沫都能把我李国良淹死，我没辙了，只好来找喇嘛哥哥求援，喇嘛哥哥一听，说我的门子搬对了。二哥不是外人，是喇嘛哥哥的亲兄弟。我想，那您给写封信，搬您的门子。二哥，您来了，喇嘛你派人给我送信，我实在太忙，叫二哥久等了。看来，这，这酒菜都准备好了吗?”“喇嘛爷道:“都准备好了。”“二哥咱们喝酒吧。”焦秋华真没想到，他坐在那儿直发愣，都说李国良这个不怎么样，目中无人，谁也瞧不起。可我看他不象那样的人哪，他虚怀若谷，光明磊落，是个朋友呀。要是那样我焦秋华就不对了。焦二爷一想，我不能冷着呀。便说:“兄弟，兄弟，我来了，我看咱哥哥来了，顺便也瞧瞧您，上回那个茬儿，我都有点害臊了。哥哥跟我说你是我们的小兄弟，我真要抽自己几个嘴巴，可一想打得怪疼的，算了吧。兄弟咱们一天云雾散，前头的事情就别提了。”“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我看这对我有好处，就说西北这条道，我原来不敢大意，当然这次我见到您以后，我就十分的踏实放心了。”焦二爷大笑:“兄弟，西北这条道，你拿着大顶走都没错。”喇嘛爷拦住:“得，得！别提了。咱们吃饭，这饭是李国良准备的。”李国良说:“二哥能吃我这顿饭，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只是相见恨晚。”焦二爷脸都红了:“别再提了，我这么大岁数怪不好意思的。兄弟，以前的事情原谅哥哥，我不知道你跟喇嘛哥哥的交情。”说着话来到席间谈

笑风生，哥儿仨喝上酒了。喝到二更天，这顿饭吃完了。李国良问:“哎呀，二哥，您刚从口外来呀？住在哪儿呀?”“我不就住在护国寺了吗，跟咱哥哥住一块。叙叙旧交情。”“我看，别在庙里住了。”“上哪儿住去?”“喇嘛哥哥，让二哥上我那儿住去吧。好让我跟二哥多亲近亲近。”喇嘛爷点头:“老二，我一个出家人，喜欢清静，你干脆住他那儿得了。”焦二爷说:“好吧，那咱们雇车去。”“别雇了，车我带来了，两辆大马车。”焦二爷把东西收拾一下，放好了，上了马车。“兄弟，我上你那儿不大方便。”“我那儿才方便呢，让我们那些人也认识认识您，多孝敬孝敬您，那不好吗?”“我对不起你们镖师、伙计。”“二哥，您说这话就远了。您成全了我们，还说对不起呀。”哥俩的车眨眼之间就来到西河沿，等到东光裕镖局门口，还没下车呢，镖局门口的人就满啦。镖师、伙计上百位，灯光之下，照如白昼。“二爷来啦，二爷来啦。”焦二爷心想，喝！李国良还真讲排场呀！底下人把车门一开:“二爷我们大家伙儿给您请安。”一片请安声，都跪下叩头。焦二爷赶紧从马车上下来了，忙道:“我不敢当，兄弟哥哥们。”说着就要跪下，李国良伸手就把焦二爷给拉起来了:“您这干什么哪，这都算是我的学生呀，给老师嗑个头还算多呀。”“我们给您磕头，拜您为师。”“哎哟，我不敢当，不敢当。”管车的因禀李国良道:“一切都安排好了，请焦二爷、镖主往里吧。”东西搬进来，李国良陪着进东院，这里是李国良住的经理室，北房五在间，有专门人伺候着。东西两张床，被褥都是崭新的，屋里十分讲究。擦脸、漱口之后，请焦二爷喝茶，哥儿俩又聊上了。喝来喝去，这茶也喝个差不离了，快到三更天了，李国良催道:“二哥，睡觉吧。有话明儿咱们再说吧。”“好喽。”国良亲自把被褥给铺好了，让焦二爷躺好，国良把灯吹了，出来别处睡去了。

第二天老早，二爷刚一见动静，国良带着人进来了，亲自侍候焦二爷起来。焦二爷觉着心里不落忍，李国良堂堂的镖主，人家给我铺床叠被，这我怎么敢当呀。便说："你是有徒弟、学生吗？让他们伺候就得啦。何必要亲自伺候我呢？""二哥，他们伺候您，我有点不放心，我伺候您是应当的。"焦二爷一想，得了，李国良这份心思我也得领。俩人说着话，喝着茶时间就不早。"二哥，今儿有个请呀，咱们同和轩吃饭，下午广庆茶园听戏，听完戏再回同和轩。""谁请呀？""就是咱们西河沿的同行同业，公举出一部分老人来。听说二哥您来了，大家伙请您听戏，吃顿便饭。""这个……哎呀，国良呀，咱们跟人家没交情。"'我跟他们有交情。"焦二爷问："吃得吗？""吃得。"焦二爷一想，好！你说能吃咱们就吃呗。三十多位老人长袍短褂，最大的一位有八十来岁，最小的起码也有六十来岁了，都是彬彬有礼。拜见焦二爷之后，大家都到同和轩。一坐几桌，全羊席。吃完了，大家喝茶聊天。到了下午，茶园开戏，包了几个厢，大家陪着焦二爷在广庆茶园听戏。戏散了场子，马车准备好了，回同和轩接苦儿吃。吃完了这顿饭，几位老人笼身行礼："焦二爷咱明天见。""谢谢诸位。"说真的，大家伙儿谈起话来，就是焦二爷长，焦二爷短，紧着恭维"竖背搞星。"直到现在，哥儿俩回到镖局，李国良亲自铺床展被，侍俸焦二爷睡觉。

次日，焦二爷刚一醒，国良带着底下人进来了，伺候二爷梳洗已毕，沏上茶来，哥儿俩坐这儿喝茶。过了一会儿，国良说道："二哥，今有人请呀。""啊，昨天刚请完，今天又谁呀？""咱们五牌楼的银钱业，同业工会，也是公举出一部分老人来，打算请请您，总而言之跟咱们都有关系。"焦二爷心里很是不安。"国良，这咱们吃得吗？""嗨，吃得。我跟他们有交情。"

焦二爷点头:“吃就吃吧!”时间不大,又来了三十多位老头。大家上了马车,直奔同和和轩。吃完饭,到了下午,大家伙儿又陪着焦二爷到广庆茶园听戏。掌灯时分,又回同和轩吃饭,用完膳哥儿俩坐着马车回家。镖师、伙计仍挤满门口,问长问短,一片尊敬的声音。哥儿俩进层喝茶,二更天小伙计又进来了,问二爷还吃不吃夜宵?焦二爷说:“你要把我撑死。”国良笑了:“好,不吃了,咱们休息吧。”国良亲自铺床展被,让焦二爷睡觉。第三天清早,焦二爷刚一见响动,国良带着人进来,伺候完了,又坐这儿喝茶。“二哥,今儿还有请呀。”“今儿又是谁呀?”“是前门外的绸缎业工会,这个得吃呀,跟咱们买卖有关系。”“那好吧,吃!”到时候,来了些老人,又陪着焦二爷在同和轩吃饭,广庆茶园听戏。晚傍晌,回到同和轩,接茬吃饭。吃完饭,哥儿俩回家。到了西河沿镖局门口,嗯啦过来一帮人,仍然是说了一大堆恭维、客套的话。哥儿俩一块来到跨院沏上茶喝着,边喝边聊,倒也自在。直到二更天,焦二爷打发走送夜宵来的伙计后,便入寝休息了。第四天,第五天,一连六七天,每天有请吃,李国良侍候得十分周到。这天一清早起来,李国良伺候焦二爷梳洗完毕,沏好茶喝着,国良又说了:“二哥,今天仍然有请。”焦二爷急了:“你先等等吧。国良,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吃,那个请,其实全都是你出的钱。你当我瞧不出来呀,你别蒙二哥了。这干什么,多糟蹋钱!有什么用呀?在家里吃不一样吗?要嫌不好,在饭馆里请个大师傅来做饭也一样啊。再说哪儿不一样呀,别弄这事。你呀,有什么打算?你就说得了。”国良沉思半晌:“二哥,话说到这了,我这东光裕镖局准备算咱哥儿俩的,这几天我把账目完全都笼起来了,咱们东光裕镖局连动产带不动产的资金合起来共二十万两银子。您一半,我一半,咱二一添做五,您甭回草地了,就在

这儿当二掌柜吧。您要是不愿当二掌柜，那就当大掌柜，我听您的。”“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干脆就让您享福了。”焦二爷想了半天道：“好吧，口外的镖我给你负责，您就不管了。”“二哥，有您这句话，我就承情了，我的饭碗就来了。噢，咱俩就在家里吃吧。”李国良可就应西口的镖了。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焦二爷就在李国良的镖局住了半年。李国良应了六十多份镖，光现银子一百几十万。说真的，这趟买卖要是在西口叫人扣了，李国良连老婆卖了也赔不起。焦二爷看出李国良的担心来了，就说：“兄弟，买卖是咱俩的，我也得给你走趟买卖呀。”“那您还回口外？”“行呀，你说多咱走就多咱走，等你打好了保条，回头告诉我，哥哥就走。”“那么着，后天就行。”李国良把镖银全兑好喽，镖师、伙计全都选用精明强干的。到了日子，清晨起来，李国良的镖车边上插好镖旗，一百多万两镖银准备就绪。再一看，焦二爷还在西河沿这儿喝着酒呢。李国良心都到了嗓子眼儿啦。便催促着说：“二哥，您该活动着了。”焦二爷道：“好！这回，我连祖坟都搁上了。你放心，丢一两银子，二哥我赔你。”吃完饭，李国良恭送焦二爷上了马，啪一鞭子，直奔德胜门。一过昌平县，可就有人劫买卖了，武林人由树林里出来，镖师，伙计唿啦啦把镖车都圈住了，焦二爷催马过来。“哟！原来是焦二爷。”焦二爷气哼哼地说：“看见这镖旗了没有，东光。告诉你们，这买卖是我的。”“那我们今后只有护送了，焦二爷。用路费您言语，用人不用？”“路费，人，我都不用，见着东光裕镖局，给我高抬贵手，焦秋华就承情啦！”“焦二爷这哪的话，您赏口饭吃就行。”这样便过了关沟，顺着西北大路一直走。一路上，一拨一拨，劫镖的多极了。但一看东光裕的镖旗，谁也不敢动。“竖背摘星”焦二爷的镖就是李国良的镖，没人惹得起呀。这样一

来，劫匪没大买卖了，所以别的镖局的镖只要到口外就栽在那儿了，而李国良的买卖越做越大。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就那么一算，五个年头过去了。焦秋华给李国良奔了五年哪，雪花银子跟流水一样全流进李国良的腰包啦。八月十五，算计着二哥该回来了，怎么着也得吃这顿团圆饭、喝团圆酒呀，果然八月十五，焦二爷风尘仆仆回来了。国良迎上去，哥儿俩来到屋里坐下，国良挺难过地说："二哥，您给我奔了五年了，我好银子剩了十几万呀。二哥，得啦，您也老啦，咱不干了。"焦二爷道："别，十几万银子够花的吗？我再给你奔几十万，这你甭管了。"国良一笑："我等着您哪。月亮一上来，咱哥儿俩后头赏月，哈哈，我准知道您八月十五赶回来。"到时候一百多盆桂花围在赏月亭摆好，酒摆上，哥儿俩就喝上了。对着明月、对着知心朋友，哥儿俩酒越喝越多，越喝酒气越壮，喝来喝去，李国良就醉了。这一醉可就没谱了，醉眼乜斜地说道："二哥，还是那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是兄弟喝多了，这几年算盘子一响，十几万纹银，落在谁兜里了？全落在兄弟我兜里了，哈……同行同业，气死他们。谁能有这么多钱呀。"焦二爷一想，他喝多了，没有姓焦的，他哪儿掐这笔钱去？想到这儿便说："兄弟你别喝了。过去的咱不谈了。""不能不谈。您知道我怎么挣的钱。""嗨，兄弟，别提了，这不都是我们的交情吗！"李国良一撇嘴："哼！您知道吗？我这局子里这几年挣的这些钱，都是我镖里的镖旗挣出来的。一杆镖旗，金亏为记，没有祖宗留下来的镖旗，甭说吃爆羊啦，喝凉水都没有呀。"二爷一听，哟喝！眉毛都立起来了："你一杆镖旗，金亏为记，功劳就全是你们贯士李的啦？没有姓焦的这五年苦干，能挣这么多银子？嘿！酒后之音哪，李国良呀，好你个年轻人，过河就拆桥呀。告诉

你，我姓焦的现在跺脚就到口外去，我瞧瞧你这金亏为记是什么滋味。”焦二爷说完，一跺脚站起来，收拾收拾东西自己扛起来，镖师、伙计跪下磕头拦，拦也拦不住，焦二爷扬长而去，直奔护国寺。

来到护国寺，顺角门进去，面见自己的师兄马宝善，把东西往这儿一搁，说道：“哥哥，我瞧您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国良说你节前赶回来。你怎么不在他那过节，跑我这儿来了？”焦二爷往这儿一坐，一声没言语，低着头。喇嘛爷一看，不对。“老二，你跟谁生气了？”焦二爷气呼呼地说：“哥哥，我要跟您告假，今后李国良的事儿，你甭管，我要回口外。”“等等，怎么个意思呀？”焦二爷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哥哥，你说这几年挣钱挣的是他们贯士李的镖旗，金亏为记的钱。哥哥，他把我焦秋华搁在二上了。哎，我瞧瞧他金亏为记是什么滋味！”“噢，你什么时候走？”“我这就走。”“你等等，你带点东西走。”“带什么？哥哥。”“你等着。”喇嘛爷站起来，走进里屋，拿出一口刀来，刀刃冲着焦二爷，刀尖冲下，提着刀把。“给你刀。”“我要刀干什么？”喇嘛爷一伸脖子，道：“你把我脑袋带走，你不把我脑袋带走，你不能回口外。”“哥哥，您挤兑我，向着李国良。”“你呀，我谁也不向，你上口外，一跺脚就走，你跟他怄气，李国良就指着西北口这趟路呢，他今后受得了吗？他受不了，又不敢惹你，可他敢找我呀。你们俩没这茬我不管，有这茬儿我现在就得管，到时候你动镖，他来找我，我不是甘受你们二位夹板气吗，你不能让哥哥人为难呀！”“可是哥哥，我出不了这口气！”“你有什么气出不了的？咱比他大得多，他还是小毛孩子呢。再说啦，酒后话能听吗？如果不喝酒，说出这话咱俩一起奔口外，你不动，我都得动，我不能原谅他。你先别走，在我这儿呆。看看他来不来，说些什么，然

后你再离开这儿。”“好吧，我听您的。”马宝善让小喇嘛把东西拿走，把刀收起来。第二天一清早起来，天刚闪亮。李国良外头哭着就进来了，如丧考妣。“哥哥，我二哥在您这儿了吗？昨晚上酒喝多了，我说了一些糊话，二哥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李国良都吓晕了，踉踉跄跄往里走，一眼瞧见焦二爷坐着呢，脸色苍白嘴唇发青，气得直哆嗦。李国良忙跪下道：“二哥，我给您磕头了。”

原来昨晚上焦二爷走后，镖师、伙计们可就担心了：“西口的镖可怎么何呀？”大家伙儿把国良搀到客厅去，直到第二天，天光闪亮。李国良一睁眼，醒洒了。问道：“二哥哪？”管事的忙道：“您还找二哥哪，昨晚您喝多了，您说什么来着？把焦二爷给得罪啦。我们这么多人跪下给他磕头，都拦不住焦二爷，人家走了。说回口外看你这镖旗，金亏为记是什么味道？”“诸位，怎么不拉着点儿？我今后再喝酒，我就不姓李。哎哟，要我的命啦。”李国良顿足捶胸，在屋里折腾上啦。李国良抽自己的大嘴巴呀。管事的劝说道：“依我说，焦二爷不定走得了，您从镖局奔护国寺吧，可能二爷去了护国寺。既是到了口外抢咱们的买卖，他知道您不敢去要，定要找喇嘛爷。到时喇嘛爷一出头，焦二爷不也得放吗？焦二要打算上口外，跟您赌这口气也得跟喇嘛爷说好喽。喇嘛爷点头了，您还有指望；喇嘛爷不管，您就得关张。你赶紧奔护国寺。”李国良一想，对呀，就奔护国寺了。一打听焦二爷在，李国良放心了，来到门口就哭上了：“哥哥呀，千错万错是兄弟的错呀！”挑门帘，跪下就磕头。焦二爷气呼呼地说：“李镖主，你干什么给我磕头，你不是一杆镖旗，金亏为记吗？”“二哥，我给你磕头了，我不是人，我喝多了。喇嘛哥哥，您给说句话，讲讲情吧！”喇嘛爷这个气：“你就挤兑我老实，你二哥这几年为你容易吗？银子是你二哥给挣

的，没想到你说出这话来。我要再向着你，我没法跟你二哥说了。你心不装着这话，酒后怎么能说出来呢？这一回的事情我不管。”“喇嘛哥呵，我给您磕头，我跑在这儿不起来，原谅小弟酒后无德呀！”李国良堂堂的镖主，说出这样的话来，焦二爷一想也够瞧的了，喇嘛爷也想适可而止吧！便对着焦二爷说：“秋华，他到底是咱们的兄弟，依我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你跟他回去吧。”李国良也说：“听喇嘛哥哥的话，咱们回去吧。如果您去口外，我就关张，我不干啦。二爷哥，咱也够花的了。”马宝善老喇嘛爷也替国良恳求：“你跟他回去吧，还有下一次八月十五。”“对，二哥瞧以后的。”焦二爷看了看国良，泪眼模糊地说：“国良呀，将人心比自心，甭管焦雨我在口外怎么动你的镖，可进城里你待我姓焦的真不错呀。得了，交朋友嘛。我替你卖把力气，西口外给你保镖，什么时候你的镖旗到了口外，也是平趟着走哇，没人敢惹你。没想到你说出这样的话，叫二哥我寒心。行啦谁叫你是兄弟哪！口外我不去了，你随便做吧。你回镖局，我就在护国寺住下了。”国良一想，二哥要不回口外就行。实在要回，国良我也不敢惹他，还仗着喇嘛哥呵。想到这儿便说：“二哥，回去我让先生笼笼账，二哥在这儿五年，这五年咱一块银子砸两半，你一半我一半，您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您看好不好？”焦二爷听完哈哈大笑道：“国良呀，你到口外瞧瞧去，我的银子一屋子一屋子的，存了不知几屋子了。现在我都不要了，一个钱儿也不要，我不在乎钱。钱全归你啦。”喇嘛爷也说：“国良呀，你二哥说到哪儿就能办到哪儿，你自己回去吧。你也甭给他那么多钱，你给他盘两万银子。”焦二爷不解地问：“我要这些钱干什么使呀？”“你甭管，你的后半生就交给他了，算他孝敬你的。”焦二爷摇头：“我不要，你们哥俩都在这儿了，我掐一点钱就够用了。我打算开个把式场，收

几个徒弟就成啦。”国良一想，这多便宜呀，又不要钱，又不回外，买卖我还能照样做。事情就这样化解了。李国良吃完饭回到镖局，还真给盘了五万两银子，算布施给护国寺了，人家焦二爷一分钱不要。焦二爷真在塔院立起了大杆子，找了块地方，开了个场子，收了不少徒弟。可惜好人太少，都是些吃仓讹库的东西，所以焦二爷也净教些张嘴大老虎、老虎张大嘴，扁担一条、一条扁担的把式。你给钱就要，不给也就算了。但这些人都很尊敬焦二爷。王虎、赵龙挨了打跑来报告师父：“我们叫人家给打了。我们正茶馆练扁担一条、一条扁担。张嘴大老虎，老虎张大嘴，有俩小孩把我们打了，您瞧瞧去吧。”焦二爷把脸一沉：“我说，你们俩练得好坏我不提，为什么到大庭广众之下练，这就叫招摇撞骗，显你们能耐，你们真是这样吗？你们连小孩都打不过，从这以后把你们除名，我不要你们了。”把王虎、赵龙给轰出去了，然后焦二爷出来到月亮门，偷偷往茶馆那边瞧，一问才知道，这是雍亲王府童侠客的弟子。焦二爷看着两位侠客给了茶钱走了，自己也不忙。过了几天，闲着没事了，焦二爷把长衣服穿好出了护国寺，跟人家打听雍亲王府。焦二爷明白，官私两方面我都惹不起人家，童侠客爷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是武林之中的佼佼者。论私下里头我更惹不起了。但是我跟童林人不亲，艺还亲呢，我得规劝规劝他的徒弟，要约束着点。就冲那小孩说话也太狂了。这样焦二爷来到安定门富贵苍的雍亲王府，到这一打听，说教师爷的府在东面，焦二爷来到海川家门口，底下人把门开开：“您找谁？”焦二爷一看这府门头，就知道海川这人年岁不大。焦二爷抱拳说道：“我姓焦名雨，自小闯荡江湖，有个美称叫‘竖背摘星’，想拜望拜望童侠客。”“噢，您候着。”家人转身往里走，刘俊带着徒弟都在功房里练功呢。敢情夏九龄、司马

良干的这件事在小兄弟里都知道了。刘俊南备了两位师弟，不应该到外头给师父惹事。过了两天没事，大家还认为平复了。

底下人进来说道："小侠客爷，您出去瞧瞧，从护国寺来位老师傅，称"竖背摘星"焦雨，来见咱们童侠客爷的。"孔秀一听便说道："哎呀，坏了！打了孩子，娘出来了。打人家一前拳，得提防人家一脚啊。铁罗汉吴成也在这儿呢，其实吴成是焦秋华的师弟，但孔秀不知道。刘俊把脸往下一沉道："孔秀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说出这多话来。"司马良。夏九龄脸上可就有点儿不挂了。孔秀不在乎，接着说："师哥，咱也不是为别的，谁出的事谁挡着。"孔秀这不是冒坏劲儿吗。刘俊生气地说："师弟不要多说了。"大家伙儿随着刘俊往前来。门开开了，一看焦秋华，黑灿灿的脸庞，两颧骨显得特别的黑。老头个不高，但看得出来浑身都有劲儿。他没戴帽子，剪子股小辫，一身青。刘俊迎上前问："您是焦师傅，你找我教师？""噢，你是？""我叫刘俊，人称穿云白玉虎，我的教师叫童海川。焦师傅，您不是找我师父吗？""噢，不错。小侠客，我找贵教师。""焦师傅，真对不起您，我师父这几天总上南城。昨天，有朋友约我师父到牛街清真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您先回去，等我师父回来，我把您的意思禀告给我的教师。""好吧。"焦二爷是讲理的人，我找人家大人，他家大人不在，应当回去。"既然如此，焦某告辞。"一抱拳告辞要走，夏九龄过来了，"焦师傅，我师父没在，但做弟子的都在。有这么一句话，弟子服其劳啊，您可以到里边坐一坐。"焦二爷一想这小子跟刘俊不一样，多狂呀！你打了我的徒弟，到现在你又拦我，看来我也不用等你师傅了，你就可以把我对付了，我要不敢进你的家，我这人还闯荡不闯荡了。焦二爷想到此便问："小侠客，贵姓？""我姓夏，叫夏九龄，多臂童子。"刘俊过来了："师

弟，你跟老师这是干什么呢？"刘俊明白呀，你成吗？夏九龄道："师哥，您别管了，既然焦师父来了，请焦师父到里头款待款待。"刘俊一想,夏九龄是师父面前的红人。人家是先进门的，我虽然是师哥，也是后进的门。刘俊对他们俩人总有个客气。"那么好吧。"这样，大家才来到客厅。

进来以后，刘俊请焦师傅坐下，又献上一杯茶。夏九龄一抱拳："焦师傅，您喝茶。您找我们老师有事吧？"焦二爷冲着夏九龄一乐："有你吧，在护国寺塔院里，你们喝茶，跟我那不成材的徒弟打起来了。这次焦某来到贵府，面见贵教师，就是前来赔礼的，哈……小侠客难道我赔礼不对吗？"刘俊赶紧拦住了夏九龄："师弟，你不要多说。"又对焦二爷说："焦师傅，他们总想着出去，要是我师父在，不会让他们出去。师父不在家，我这做师哥的，不好拦他们。我还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让他们惹事，没想到他们跟您的弟子发生了口角，谁胜谁负，好在都是孩子，这个问题不大。""噢，少侠客，我那些徒弟跟你们不一样，他们都在仓里头干活的。说真的，我教徒就是为挣几个钱吃饭并不是真教，他们也不是真学。我教他们这些能耐，是让他们出去挨打的。你们贵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绝艺，我这次来没有歹意。交个朋友，既然贵老师不在，焦某告辞了。"焦二爷一瞧，人家徒弟都是年轻气盛的，我别在这儿呆长了。据说，童海川这人虚怀若谷，但他的弟子不见得都是这样，总有点自豪感，认为师父是雍亲王府的教师爷，下江南露过大脸，又是大侠客。这时孔秀又在旁边搭茬了："唔呀，焦师傅，我师父不在，可我师哥的武艺也很不错呀，焦师傅，不能这样的走，您应当留下几招功夫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焦秋华想这个童林我虽然没见着，但你教徒弟时，如果不是这样扬气，目中无人，弟子们怎么敢这么讲话呢？我焦秋华并没逗你们的气，你师父不

在，我就走，我可有大人之才，容人之量啊。刘俊真生气了:“孔秀你怎么净惹事呀!”夏九龄、司马良也附和着孔秀说:“那么焦教师，咱外头请吧!”焦秋华一看这几个孩子趾高气所，不可一世的样子，心说，我得刹刹他们的这股傲气。焦二爷站起来抱拳道:“我原本要回家，没想到你们众小侠客不让我走，那咱们就外头过过也未尝不可呀!”说着话老头来到当院“好哟，我先讨教讨教教师傅的本领。”孔秀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就一掌，照焦二爷打来。

# 第四十八回 教师府掌打焦秋华 遇强敌抛钺亮宝剑

上回书正说到，竖背摘星焦雨焦秋华来到海川的府上拜见童海川，没想到小弟兄非要跟人家动手，焦二爷想，自己年岁大了，不能跟这些位少侠客较量。但是不打不成，这才院中一战，孔秀、司马良、夏九龄、小香、小翠都输了。洪玉哥垫步过来一抱拳:“焦师父，晚生不材，当场求教。”老英雄一笑:“少侠客怎么称呼?”玉哥通名姓，往前抢步，左手一引，右手奔焦二爷胸前便打。嗯的一下就到了，焦秋华一看，啊！这个比前五个都强，焦雨伸手一拿，没想到玉耳的右拳一变为反背撩阴掌。焦二爷高兴啦，这小孩可不错，立即接招动手，四个回合，焦二爷用了一招秀妇穿梭，把玉耳也战败了。所有徒弟，除了吴成、刘隽以外，全都输了。“哎呀，师哥，我们都输了，你怎么办?”刘隽把脸往下一沉说道:“师父督促你们用功，可你们背地里埋怨师父管你们很严，到现在真用上了，你们哪里是焦二爷的敌手。”刘俊又转身对焦二爷说:“焦老英雄，请你到屋里坐。我不是不能跟您动手，因为我有难言之隐，因我是做师哥的，不禀明老师，我天胆也不敢跟您动手。您稍候，来呀，师弟沏上茶。让焦二爷再喝碗茶，等我把师父找来。”焦二爷心说，这小孩厉害，不用说他过来也得趴下。他说他不能跟我动手，因为没奉师命，但那意思是我不怕跟你交战，不过找个借口说我师父不在这儿。他们都输了，我做师哥的不能跟他们瞎掺和，同时他又把我拴住，好叫他师父来打我。嘿！好一个年轻人，英雄出在嘴上啊。”这样，把焦二爷安顿住了，刘俊一个

人出来，穿大街越小巷，赶紧奔牛街，一直往前走，海川从南往此来，碰上了。这时刘俊一边走，一边提这事，海川听明白了。海川说这个，这怎么能怨人家竖背摘星焦雨吗？焦二爷也是个人物呀。替我童林管教徒弟太好了。今后我有事出去，严格督促你的师弟们练功。不叫他们在外头滋是生非。

爷俩说着话，穿着大街，走过小巷来到家门口，挑门帘进来。说真的，海川真有点儿护短，他一看徒弟们身上都有土，一个一个很狼狈，心里怪难过的。一看焦二爷站起来了，焦二爷黑灿灿的脸庞，内力充沛，二眸子亮华闪闪。海川知道焦秋华有一定的功夫。便道："您是焦老师吗？""在下就是童林，您请坐。""童侠客爷，冒昧冒昧，斗胆拜访。您请坐。""我听我的弟子刘俊说，您老人家到我这儿来，孩子们招您生气了，童林请罪，赔礼。""不，童侠客，还是焦秋华没有大人之材，本来这次是拜望拜望您。您不在，我焦秋华就应当走。你的高足们一定要把我拦住，让我进来坐会儿。在理也不愿跟令徒们动手，令徒们一定让我献献丑。才领都了几位。""焦老师，您是有名的人物，我童海川也知道。我这次下江南，办了一些事，但主要的是靠交朋友。焦二爷是北京有名的把式匠。拜访不到，这是我童林失礼的地方。徒弟与徒弟之间争斗起来，谁胜谁负，无关紧要。虽说打了孩子，娘就出来。老英雄，我们都是长一辈的人了，经历了不少的事，也听前辈们说过，面合心不合，影响到老一代的弟兄之间的不合那就错了。咱们俩都是北京的把式匠，都有点同仇敌忾之心呢，人家外地来的武术家，至北京访友，我们弟兄都得站在一条线上呀。老英雄您是个人物，我童海川也愿结交你这位老朋友，您先回去，等过几天我一定拜访您，去给您赔礼。另徒们被打受伤了，我童海川还讵安慰一番。"童林说的真是心里话，所作所为可以说仁至义

尽了。因为童林这个人不会藏和，我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是一样的，尤其是童林看见徒弟们挨打他心里是不痛快的，但是他看焦秋华是个英雄，愿意结交这位老朋友。焦二爷也明白童林这人直来直去，浑金朴玉。而且也看出人童林的功夫来了，心说，我焦秋华跟人家动手也不成，焦二爷的意思是就坡儿下了，只要你童林说两句好话我就告辞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焦二爷看见夏九龄冲着自己撇嘴。焦二爷心说，哟喝！童林的徒弟冲我撇嘴，那意思你打我们这些徒弟可以，我师傅来了，吓死你也不敢动手。要不他片么撇嘴呀。焦二爷一想我就这么走啦，在童林的弟子心目中我算个行么人物？我打人家孩子，人家大人一来，我就夹着尾巴蒸溜了，这叫什么人物？想到这儿，焦二爷便对海川说："童老师，我听说您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别开天地，自己另立一门把式，这次您下江南显了大名，焦伙华真不敢跟您相比，我自惭形秽，自己的能耐不够，我想跟您讨教讨教，跟您学几手可以吗？"尽管焦二爷说的很谦虚，童林听了这话可不满意了，你找的是我童林，可是我不在家，你把我徒弟打了。如果在我童林刚一下山的时候我受不了这个，咱们俩早见手了，输赢不提，我也得跟你干干。你凭什么背着我打我的徒弟？批狗还得看主人呢，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嘛。可是我童林现在不然了，诸位哥哥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侠客来说得有点度量呀。怎么着？我跟你说了许多好话，请你走；你还要动手，难道说我怕你？"嗨！"动手就动手吧，海川一抱拳："老英雄，按理说您到了我的寒舍，我不应这样。既然老英雄一再恳求，那么咱们俩位到院里吧。"海川刚说一这，孔秀搭碴了："唔呀，老英雄，我看你倒在哪嘎里头好呀。"海川很不乐意，因为刘俊把实情都跟师父提啦，这孔秀是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挑拨是非的人。完了事以后，我一定要责备他。没想

到现在他又说出这种话来。海川就瞪了他一眼，说了声:“嗨!孔秀还不后站。”“唔呀，学生遵命。”然后把帘头撩起来让二位来到院中。弟子们全都跟出来了。焦秋华焦二爷往上垂首一站，再看海川往下垂直一站，焦二爷可看清楚海川了，土黄布裤子汗褟，左大襟有头扭子，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煞绒绳，高鞡白袜子，紫微微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小辫歪扛着，人字的脖子耿耿着。太阳努着，眼睛鼓着，浑身的气眼是足壮的。看此人金在沙中玉在扑内。哎呀，焦二爷说这个，他的弟子一个个穿装打扮还可以，但这童林怎么穿得这么土呀。真正地威震南土省的童侠客，怎儿总穿这土黄布裤子汗褟，还左大襟儿的。哄呀，您要怯出个样来。不过人家海川浑金朴玉，看得出来功底很深。海川转到下垂首一抱拳:“老英雄，请吧。”焦二爷一想，得了!我打人家徒弟不对了，人家师傅一来我要是蔫巴溜一走也怪寒碜的。干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是侠客我也要跟你讨教讨教。主叫宁撞金钟一响，不打铙钹三千，我也得跟你来来。焦二爷往前一抢身高声说道:“童侠客，焦某无礼了。”老头往前一赶步，左手一个引手，上右步一歪身辘辘翻车单劈掌“唰”一下对准海川的脖子来了。焦二爷很有功力啊，这招海川要是真让焦二爷劈上，那也真够呛呀。但是看惯了南土省人物的手法，再瞧焦二爷的手法就软多啦。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海川往下这么一矮身，微然缩颈一躲，右手一穿，往下一拉腕子，伸左手，右下往下按，左手往前伸，“刷”一下，左手就到了。乌龙探爪，奔二爷面门就打。焦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用手一扶，海川往下一矮身，跟右步一斜身，单凤朝阳奔对方太阳穴就来了。焦二爷一看掌到，往下一低头，脚走扫堂，海川脚下一点地长腰起来，双手一抱拳，焦二爷一回身也一抱拳，封住门户。两个人

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走行门让过步，几个回合开出去，竖背摘星焦雨焦秋华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看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呀。我总认为童海川是个怯人，可是人家这功夫不怯呀，掌法出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自己只能看着人家的掌法施展，不敢往里进招呀。人家童林的招数就是特殊呀，怨不得人家兴一家武术，果有其能啊。焦二爷二心上下，忐忑不安啦。海川一看不错，你焦秋华的功夫有点功底，也就是了，要说真好你还差着一大块儿呢。海川一看焦二爷的掌奔自己胸前来了，海川不躲了，因为知道焦二爷是走后留招。只见他又双手扣住，童子拜佛式，双劈掌直奔海川的面门，如果海川往旁边一躲，焦二爷便飞鹏展翅，这里头能变化呀，人家海川懂得。海川一看焦二爷双掌到了，就势用左手顺着左边从嘴角一捋，这招叫白虎洗脸。海川自己的左手掌心一搭焦二爷的双手腕，然后上右步一斜身，左手奔住焦秋华的面门一托，说真的，海川这手只要挫上焦秋华，焦秋华的鼻梁骨就得折了。焦秋华往旁边稍微一闪，海川微然一斜身，左手在胳臂肘底止往前这么一揣，这手功夫可来的快啊，正是焦秋华盖穴的穴眼上。只见海川气贯丹田，掌心一按他的穴眼“扑”的一声就打上了，把老头子打出七、八尺远去。往地下一躺，焦秋华就知道要坏了。五脏六腑翻了个儿，眼前吧拉啦拉地直冒金星，发黑呀。耳朵眼儿嗡嗡嗡地放响箭，嗓子跟儿发甜，一张嘴“　”就喷出一口血来。就觉得两肋子窝子扎的慌，难受之极，脸色都变了。海川“哎哟！”一声向前一赶步，伸手一扶焦秋华：“老英雄，童林武术已练而煞手来学，误伤老英雄追悔不及，您可多多原谅呀。”童林说的可是真在话。武术我练了没有，练了。煞手学没学，没学呀。煞手就是拿手。就跟称东西称分量一样，您要一斤半，伸手一拿往称

盘里一放，头高头低正好，一点不差，您称去吧。这就叫煞手。这是本事！我童林功夫练了，但是这煞手我还没办到，也就是当我打你的时候，我知道用几成力，但你这个人素质怎么样，我用几成力打你到什么程度？伤轻伤重，吐血不吐血我还掌握不好。我给您打重了。海川说的是实话，不能跟西方侠于成那么准，打你到什么伤，就是什么伤，那办不到。焦二爷只是心里难过啊，摇摇头。弟子们唿啦啦全围过来了。海川安慰着说："老英雄，真是对不起您，您在我这里养伤吧。"焦秋华摇了摇头说话少力，七分微弱："侠客爷，我谢谢您，您这一掌到教育了焦某，焦某知道自己不成啊，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您还是派人给我送到护国寺我的靶式场去，我回去慢慢地养伤吧。"焦二爷顺着嘴角往下滴着血，脸色难瞧。海川点了点头："好，我突心突意交您这朋友。来呀！"刘俊赶紧过来了："师父。""你马上带着你师弟们，准备一个门板，用绳子跟杠了，上面垫上一层被褥，垫得厚点，再放一个枕头，把老英雄搭到门板上，你们搭着门板给送到护国寺去，快。"

时间不大，徒弟们分头寻找东西，很快就准备好了。海川问："你们谁去呀？"刘俊赶紧躬身施礼："师父，弟子前往。""你一个人不成，孔秀。""噢。"海川这一叫，把孔秀脸都吓白了。"帮着你师哥，把焦老英雄送到护国寺。""唔呀！弟子……""快去。"海川把脸往下一沉。"师爷，弟子遵命就是了。"孔秀真有点含糊了。"师哥您在前面，我在后边吧。"刘俊说："可以。"自己搭起了前边，孔秀搭起了后边，两个人慢慢地由打家里边出来。海川命人把血迹打扫干净。自己一想，得啦！打人一拳，提防人家一脚，我也要留点儿神了。看看弟子仍好像都很满意了。他们各自把衣服都换过去，到上房打起精神来，侍奉海川。

再说刘俊，孔秀他们俩人，穿大街，走小巷，赶奔宝府大

街，工夫不大来到护国寺的山门前。孔秀对刘俊说："师哥，我们就把老英雄放在这旮里回去得了。"刘俊一摇头："这象活吗？"刘俊上前去"啪啪啪"一叫山门，时间老大出来一个喇嘛，把门开开了："哟！"心说这不是我们师叔吗？"啊，你们找谁呀？"刘俊抱拳："我们是由北城根雍亲王府来的。老英雄到我们家去拜望我们的老师两人当场过手，一时不慎，老英雄受了点儿伤，我的老师是雍亲王府教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我是他的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我带着我的师弟把老英雄给抬回来了，您给通禀一声。""噢！ 您候着。"喇嘛转身形奔里走，时间不大就听里边说话："师弟啊，你被何人所打，愚兄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丑面佛马宝善迈步往外走呀，带着十几个喇嘛。孔秀"噌"的一下跑到路南去了，嘴里嘟哝着："唔呀躲着一点吧，要是不成的话，我可以跑。"刘俊这气大了。马宝善来到跟前："你，你是什么人？"刘俊一抱拳："您怎么称呼？""我是这庙里的大喇嘛，姓马我叫马宝善。""原来是喇嘛爷。"刘俊就把事情的本末和盘说出。最后，刘俊说："喇嘛爷，您看看是否派人把老英雄搭走？""噢，你贵姓呀？""我姓刘，叫刘俊，穿云白玉虎。""噢，好好好，来，把我的兄弟搭进塔院。""是。"有人扶着焦老英雄起来，然后连搀带架的把焦老英雄抬到塔院。事情办妥之后，刘俊把孔秀叫过来："来吧，抬着吧。""唔呀，可把我吓坏了。""师弟，你就这个胆子，你呀，没事你嘴这么多的话，这还怨咱们师父责备你吗？"哥俩儿俩抬着门板回到家中。刘俊把一切事情禀报了师父。海川把脸往下一沉："孔秀。""唔呀，师父。""这一次在江南路上你师伯很夸你，说你这孩子有心眼儿会办事，说你也确实能够办事，没想到这次你办出这种事来，花言巧语，调拨是非，至使为师把人家焦老英雄给打了，孔秀今后你的嘴不能这么样，没把柄无风起浪听见没有？""是！ 弟

子知道了，弟子知罪了，遵命了。师傅您放心，以后弟子，弟子知罪了，遵命了。师傅您放心，以后弟子不胡说八道了。”“那还好，下去吧。”

再说丑面佛马宝善带着徒弟们把焦二爷抬到塔院，放到床上，一看二爷，喇嘛爷的眼泪下来了：“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哥哥，别难之，不要紧。”就把今天的事情从头至尾叙说了一遍。喇嘛爷咬牙切齿：“光弟，此仇此恨一定要报呀。”焦秋华摇头：“哥哥，童海川信私两面都胜过我弟兄。”其实焦二爷说的可不对，人家大喇嘛可了不起呀，任想这护国寺的大喇嘛，那确实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呀。老英雄丑面佛马宝善看了看兄弟这样儿，心里很难过。立刻拿着名片，派人准备车辆，赶奔安定门里五道庙，去请专治跌打扭伤，瞧红伤的韩大夫，人称估家韩。把韩老先生接来，韩老先生在这里精心给二爷焦秋华调治。丑面佛马宝善喇嘛心里不畅快，因为他跟焦秋华不是一般的关系啦。

喇嘛爷小的时候，不是在护国寺，而在白塔寺当小徒弟，不过是到了时间念经拜佛跟着师傅练练武艺。白塔寺庙后头有一条胡同叫苏萝卜胡同，这条胡同里住着一个姓焦的，焦永两口子只有一个小孩儿，叫焦雨焦秋华。焦雨的家里穷极了，他的父亲指着打鼓为生，说真的，一天到晚挑个挑儿，有时间开张，有时候开不了张。后来夫妻俩相继去世，焦雨的父母一死，剩下孩子一个人要饭为生。冬天，找个向阳的地方和几个穷人家的孩子总在这向塔寺的贫道口玩弹球，嘿！这个时候，有个奇丑无比的小喇嘛也跟他们玩。这丑喇嘛就是马宝善。俩人越来越投脾气，越来话越说到一块了。这天，马宝善对焦雨说：“咱俩拜个把兄弟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马宝善，你呢？”“我叫焦雨。宝善哥，你干吗到了时候就走呢？”“噢，你不

知道，有师傅教给我们武艺呢，所以我不能耽误功课，除去烧香念佛就得练武艺。”“要是那样你能不能跟师傅说说，我也学点武艺，将来能谋碗饭吃呢?”马宝善一听这可也对。便跟老师提了这件事，老师是个出了家的道长:“无量佛！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等把焦雨叫来这儿一瞧呀，“哈哈！”这老道长乐了:“马宝善呀，告诉你，你们这么多师兄弟里将来要说有出息的，那就是他。他这个骨架适合练武。”这个老道士就是云侠道士杜清风。老道长在这白塔寺一住就是二十年，教他们练武艺呀。这里头最有出息的就是马宝善跟焦秋华。老道长因为马宝善长的实在太丑，就给他起个外号叫丑面佛。给焦雨起个外号叫竖臂摘星。这么多年练武吃喝都是人家马宝善的，要不片么说人家焦二爷和马宝善这哥俩的感情不是一般的呢。等老师云侠道士杜清风走后，哥俩儿一个到了护国寺，一个奔了北口外。焦秋华在北口外成名了，丑面佛马宝善在护国寺也当上大喇嘛了，这一晃都四十年了。您想想马宝善能不难过吗？每天亲自跟估家韩老先生精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徒弟们照顾，喇嘛爷都不放心。慢慢的，焦二爷有点见好啦，不要紧了，估家韩也回家住去了。但隔上几天来瞧一次，开了方子，该糊药的糊药，该吃药的吃药。喇嘛爷一看成了，便对焦二爷说:“兄弟啊，仇我可要给你报了。”焦二爷拉住:“哥呀，您想一想，连兄弟我的本事跟人家递手都不过几个回合，人家是没……嗨！没想把我打死。人家要再使点劲，我就一命呜呼了。你也看见了这个穴眼不正，如果正是华盖穴穴眼上，好么兄弟我的命的没了。人家把命给我保住了，咱们应当知恩报德，不应当跟人家为仇。”“兄弟，话应该是这样说，他童海川依仗王府的势力，如此期压武林，这个仇咱也不能不报呀。你别管啦，我非报仇不可。”“哥哥，恐怕您报不了仇，反而出什么事。”“你别管，我有办

法。”喇嘛爷马上回到自己的禅院，开出条子来，让底下人去买大块儿的条石。买六尺见方的一共是四块。全买齐了之后，喇嘛爷让底下人完全按自己的要求准备好，然后写了一封信，把一个三十来岁的喇嘛叫到跟前说：“拿着这封信，赶奔安定门里，富贵下雍亲王府东边童教师的府内下书信，请童教师明天到护国寺赴会。”“是。”喇嘛答定，拿着这封信走了。一直来到安定门里富贵巷雍亲王府东边到海川的家门口“啪啪”一叫门，底止人把门开了，“您找谁呀？”“我是护国寺来的喇嘛，奉我家大喇嘛爷之命来面见童教师，您看书信在此。”“噢，你候着啊。”底下人看看书信不假，交给人家喇嘛，转身形奔里边走，爷几个刚从功房里出来，到屋里头大家伙擦把脸，正喝着茶谈论武艺呢。底止人进来了：“启禀侠客爷，外头护国寺来了个喇嘛，拿着他们喇嘛爷的信来拜见您。”“噢！”海川这么一听：“好，请他进来。”“是。”刘俊他们在旁边站着，也都听见了。底下人出去时间不大，这喇嘛进来了，先给童林行礼，然后往旁边一站。海川又问：“谁让你来的？”“启禀教师爷，我们喇嘛爷让我来的，面见教师爷，投递书信。”“噢，你把信拿上来，让我看看。”人家喇嘛才把信拿出来，交给童海川。海川把信打开一瞧，没有别的，就是久仰童侠客的英明，如仰瞻泰山北斗，理应先访没有机会前往，今特遣徒持书信面见阁下，请阁下明日莅临护国寺一谈。底止写着马宝善顿首。就请您明天到护国寺来一趟。海川看完了道：“好吧，原书不敢领受，当面避回。你拿回去。借你之口传我之言，跟喇嘛爷提一下，明日上午童林准到护国寺。”说完了以后把书信交给喇嘛。喇嘛听完了：“那么我就告诉我们永太喇嘛，明天恭候阁下莅临就是了。海川点头。派徒弟们把喇嘛送走。徒弟们回来，刘俊可问师父：“这喇嘛爷马宝善他约您明天到护国寺赴会，您琢磨琢磨，有好事

吗?”海川笑着说:“我相信焦秋华是个正人君子，与虎同眠，焉有善 ，与凤同飞，必定俊鸟，我也相信喇嘛爷马宝善他是个好人，不过我把人家师弟打这样了，作为师兄弟一场，人家不能不给师弟报仇。约我去也不过就是论武而已，为师怎么能不去呢？人家折笺相邀，我若不敢去，那我当时何必打人家师弟呢？我既然打了焦秋华，我就不能怕，他们要打算暗算，我想还不可能。”“师父，是不是弟子们跟着师父，共前往?”海川大笑:“哈……刘俊，为师践约赴会，你们要跟着去，这算什么呢？还是在家里头带着师弟们练功吧！家里头有什么事，记住了，等我回来的时候跟我提提。刘俊答应:“是。”

时近年关，第二天一大早，海川把落叶秋风扫宝剑围好，子母鸡爪鸳鸯钺的包袱一提，海川由打家里就出来了，跟人家打听着，穿大街，越小巷，赶奔定府大街。海川来得很快，等到了大隆善护国寺的山门以外，看了看，今天不是集市，护国寺这没有什么人。三座山门全关着，西角门虚掩着，海川来到上垂首角门,“啪啪啪”一叫角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喇嘛把门开开了:“哎哟喝，您找谁呀?”“我家住在北城根雍亲王府，我姓童，名字叫童林，昨天你家喇嘛爷派人下书信约童某来至护国寺，与你家大喇嘛爷相逢见面。我特地前来践约赴会，您给回禀一声。”“哎哟，您是童教师。”小喇嘛赶紧行完礼，转身形往里走。时间不大，足有二三十个喇嘛，簇拥着马宝善出来了。“啊，童侠客，我想君子一诺千斤重，您一定得来，哈……失迎，失迎啊。”海川一看喇嘛爷马宝善是个大高个，宽肩膀，胳膊显着长，手也显着大。身上穿着紫袍，滚着黄云锻子边，腰里系着黄丝线的板带子，武中衣儿，五分底的牛皮靴子。脸上红扑扑的，两个颧骨特别高。由于口外的风硬，都来到城里头这么多年了，他这颧骨上还有点发黑，两道花纹的眉毛斜飞入

天苍。确实长得很丑，大三角眼，闪闪夺神，大鼻子头，大嘴贫岔，一对大耳垂肩，光头没戴帽子。一瞧这喇嘛爷还真有些雄壮。大喇嘛爷神态十足的对海川说:“童侠客，马宝善有礼了。”“噢，您就是大喇嘛爷，小可童林有礼。”“侠客爷，马宝善不敢当呀，哈……您一路之上到我这来，时间可费了不少吧?”“噢，也没什么，跟人打听着，护国寺名声很大，我也很快就找到了。喇嘛爷您把我童林约来有什么事情要说呢?”“啊，童侠客爷有什么事咱里边请吧！哈……请请请请。”

大家由打正面山门往里走，一会儿的工夫，这些喇嘛就都不见了，只有他们俩了。一层殿，一层殿，来到四层殿的塔院，顺着塔院的院门往里来，一进月亮门，马宝善一沉脸:“侠客爷您看，知道您今天来，我昨天就自动控制他们了，把里里外外都得收拾干净，以迎佳宾。不想您来了，他们倒把这里弄得这么乱，石头到处堆放。唉！这是他们手懒，我残年之人不能手懒呀。”其实海川一进到这塔院就瞧得很清楚，月亮门里头，是个四四方方的大月台。这个阅台有三尺来高，三面有台级，汉白玉的条石做帮，当中间虽是土的，但这土砸得很平整，周围有个硬架天棚。天棚搭得很高，您要在这阅台上练练武艺，风还刮不着，雨也淋不着。一进月亮门，也就是阅台的南边，有这么一个条石的甬路，甬路两旁边埋着几块大石头，六尺高一尺半宽、半尺厚的石头埋下足有四尺长，扎得结实极了，在地面以上只留着一尺多高，接一步一块条面。中间两块，东边两块，西边还有两块。再往北，一边一块大石头板凳，这一尺见方的石头跟板凳腿儿一样，一边搁一块，六尺长的条石架在上面。这时，海川就听马宝善埋怨那些个懒喇嘛说:“我让他们归置院子，他们不但不管，还不知从哪儿搬了这么些石头来呀，有的还给埋住了。好吧，我把它们都给踢开。”

他说着话，往前这么一赶步，一抬他自己的腿朝着前面这块石头，拿脚后跟咔嚓一蹬，就把石头踹折了，跟着，又往前一赶步，一抡右臂“啪”一掌把第二块石头又给坐折了。然后往前一赶步道:“侠客爷，请坐，请坐。”他两只手往怀里一抱，自己先在这石头上一坐，“嘣”把这石头大板凳的条石一屁股给座折了。马宝善面有得意之色地笑道:“哈……您看石头很不结实，侠客爷您留神，您注意啊，千万别让石头绊您一个跟头。海川明白这哪是让我留神注意，别让石头绊我个跟头。这只不过是让我看看，你扇、踹石头的厉害。你既然把西边一溜全扇完了，也弄折了，看来东边这一溜是给我童林准备的了。是与不是，既然你　我也得　呀！海川往前一赶步，就这么一立左手朝着第一块石头往下一落“啪”这一掌下去，把这块石头就扇折了，咕噜咕噜往西咕噜。海川就势拿这右脚往第二块石头上一蹬，“咔嚓！”这块石头也照样给蹬折了，咕　着往前来，前面的那块不动了，后面这块石头咕噜到了，两块石块这么一撞，啪嚓撞得粉粉碎。马宝善看得是目瞪口呆呀，人家童林这劲头可比我这劲大得多呀，我这两块石头咕噜到一边就完了，人家这两块石头是咕噜到一块儿撞碎的，高我一筹啊。再看海川来到这板凳前，用左脚轻轻地一蹬，“嘣！”这石头就折了。这时海川站在这儿哈哈大笑:“哈……，喇嘛爷，我童林到这不能白来呀，我也帮助您把这石头给收拾一下。”喇嘛爷丑面佛马宝善连连抱拳点头:“童侠客，名不虚传呀，来来来，咱们到这月台上吧。”海川也明白，是疖子就要出脓。你想报仇，只扇几块条石是不行啊，便直截了当的问马宝善:“喇嘛爷，开门见山吧，你约我童林到这来到底干什么?”“侠客爷，您把我的二弟焦伙华给打伤了。我跟我二弟呀，孩童厮守，从角之交，我们俩的感情不一般。我知道侠客爷教训他，把他打吐了血，我本应该不

言语，可是我心里难过呀。但是如果我由于难过，为我二弟报仇心切，把你也打了，童侠客爷，看起来我马某没那么大能耐。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不但给我二弟焦雨报不了仇，恐怕会把我这老命也搭上了。活虽如此，我跟我二站同舟风雨，同仇敌忾，我也不能看个热闹。这样我想了半天才把您请至蔽寺，我跟侠客爷见个面谈谈。”“噢，你的意思呢，是不是咱俩在月台上比比武呀？”“不，童侠客爷，要是比武的话，我的能耐不如我的二弟，我二弟都被您给打吐了血了，您琢磨琢磨我马宝善的能耐能赢您吗？”“奥，那么不想比武您打算怎么办呢？”“您看我刚才用这右手　不头我多少有点劲，我就是让您看看，在这月台上您打我三掌，我打您三掌，您瞧这好不好，我也算给我二弟报了仇了。如果我这一掌下去把您给打死了，把您给打出了血了，我二弟也不能说我不对呀。反过来说我要打不了您，二弟会原谅不是做哥哥的不给他报仇，是因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噢！哈……，你打我三掌，我打你三掌，对吗？”海川也瞧见人家扇石头啦，一尺半宽的石头咔嚓一下就扇折了。要拿这手打自己的脑瓜三下，这可也是个劲了。海川问:“喇嘛爷，你出的这主意到也不错，但我得问问您，是你先打我呀，是我先打您呢？”童林心说，如果我要先打你，你就打不上我那三下了。我打你一下就齐了。最起码您得吐了血，稍微重一点你就得把老命搭上。所以，咱俩谁先动手，这太重要了。海川正想着呢，就听马宝善说:“童侠客您是我请来的客人，您来到我护国寺，当然是您先打我。”“奥，我先打你。”马宝善紧接着又说;“等一等，不过您是鼎鼎大名的侠客爷，我马宝善是个无能之辈，那我就应当先打您。”“啊？嘿嘿嘿！好呀，又改他先打我了。”“对，我得先打您三下，我打不动您，您再打我。”“好，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先打我吧！”海川一伸手，就把子母

鸡爪鸳鸯钺的包袱就拿过来了。马宝善说:“来来来，咱们两位先较量三下。”童海川脸冲着东，往这月台边上一站，两只手一扶膝盖，骑马蹲裆式，腆胸叠肚，双肩摆平，脖子有点耿耿着，胸袋往上这么一顶劲道:“喇嘛爷，来吧。”马宝善心说，别说您是皮包血肉的骨头，您就是一块石头，我这一巴掌下去，也把你给打折了。当然我跟你童侠客也没有这么大的仇恨，我是个出家人，只要把你打吐血就行了。其实呀，马宝善在武术上可以说是登堂矣，但尚未入室也。会了，但是没有得到武术里的真髓。这时如果焦秋华要站在这，就不让哥哥打了。童林的脑袋真是石头做的，您这一巴掌下去也给他拍碎了。但他们并不知童林的脑袋比石头还硬，您根本打不动。因为童林能够以气代力，他学的是挤按之力，属于内功。他只要力贯于顶梁，用他的气来顶您的掌。您又打在他发的功力上面，多大的劲儿也打不动他。只见海川把一口真气提上来，顺着脊梁骨达到自己的百会页，“唰”一下，把功力发在头顶以上，剑眉双挑，虎目圆睁，双手一按膝盖，英雄一晃彪躯:“喇嘛爷，您表打吧!”马宝善还心痛童林，心说头一下我只侠八成劲，那意思就是，我把你砸吐了血就成了。只见马宝善蹦出去有七八尺远，“噔噔噔”往前一赶步，一抡右臂，朝着海川这脑顶上“啪”就是一掌。这一掌打上，海川晃了一晃身。“啊!”马宝善一瞧，没打动。“怎么，喇嘛爷，你再使点劲呀!”“啊，童侠客爷好硬的脑袋呀，那么我马某再来。”喇嘛爷马宝善第二次出去水使了十个头的劲，抡圆了往起一窜身，朝着海川的脑袋上“啪”又是一掌。少川一晃身，二晃身，没动劲。“哈哈哈……喇嘛爷，您再打。”马宝善大三角眼瞪圆了跟鸡蛋似的，我多大劲了，我打石头都没用这么大劲儿，难道说他的脑袋比石头还硬吗?这就是说马宝善还没想到海川的功夫。第三次用力就使了十二个头

的劲，轮起单臂来朝着海川的脑袋，掌挂风声，嗡的一声就来了。喝！这一掌好厉害呀。但海川照样没事。三下打完了，海川的头部纹丝未损。海川往起一站，鼻孔之中一省力，气归于丹田血海冲着马宝善一笑："喇嘛爷啊，你好棒的手掌啊，也就是我童林接你这三掌，换个主可接不往啊。"也就是童林这样的侠客叫人家打了三掌。别说西方老侠于成，就是侯振远也不让人家打三巴掌。我是把式匠，咱俩擦拳比武，走行门让过步，谁有能耐谁揍谁，这个可以。我不动地让你在这打我，没那事，办不到。海川在这点上确实度量大啊。马宝善三下打完了，海川笑着说："喇嘛爷，怎么样，哈哈哈，你打我这三下可完了，该我打你了吧？""啊！这没得说了，童侠客您打我吧。"喇嘛爷马宝善是个讲理的人，咱们说好了一人三下，三下我没打坏你，那是我没打好，那么你就打我，你也打得不满意。这样，咱们重新开局，接着再打，反正今天咱们俩儿得抬出去一个算完。所以喇嘛爷蹲裆式也象童林那样站好了，然后说道："来吧，童侠客，您打我。"海川要打丑面佛马宝善就不需要跑出去蹦回来，抡圆了胳膊打就行了。人家海川打的是挤按之力，打的是气功，打的是脏的内力呀。人家只要把手往你脑门上一放，一发功就得呀。"喇嘛爷，我打你啦。""侠客爷，您打我吧。"海川把右手就放在丑面佛马宝善的头顶以上，拿右手挣扎胡撸胡撸他脑瓜顶，海川知道喇嘛爷是个心慈面软的人，是个好人。我童林这一掌，只要一使劲，他脑袋就瘪了。甭说您喇嘛爷的脑袋，铁臂罗汉法禅僧的脑袋比您的脑袋坚固多少倍，我一巴掌都险一些把他的脑袋拍碎了。海川有些个余心不忍啊。相反的，你打我三下我要不打你，回头你还得打我呀。海川胡撸着他的脑瓜顶，心理头狼狈犹豫上了，我打他打到什么伤儿上呢？是吐了血，还是死过去？还是不死忆脱层皮？海

川还没发功就总用这手胡撸喇嘛爷的脑顶，喇嘛爷就明白了，这姓童的不会打人，只会挨打。要不然他打人怎么也不捋胳膊挽袖子，只是胡撸我的脑袋呀。这不是饭桶吗？马宝善反到催上了："童侠客爷，您快打得了，您打完我三下我好再打您三下。"因为喇嘛爷错误的认为童林只会挨打，不会打人。

海川犹豫不决，喇嘛爷哪里知道自己的性命就在海川手手内，危险就在眼前，还一个劲儿地催促，后来海川一想，得啦，怎么着，这一掌也得让你趴两个月的炕。英雄思索至此处，用这掌一扣他的脑门子，还是那样，中指一点他的百会穴，掌心一挂他的神庭，往后一撤步，要发力了。猛然间，月亮门外边有人念佛："无量佛！马宝善呀、马宝善，你知道地有多厚，天有多高。小儿童林一掌下去焉有你的命在。童林你把我二弟子焦秋华打吐了血，难道你还要把我的大弟子马宝善也打废了不成？如今你还把我的三弟子霸占在你的门下，山人云霞道士杜清风与你有一天二地之恨，三江四海之仇，无量佛。"嚓楞楞楞……，一按剑把顶碰簧拔剑出鞘，飞身形过来。海川伸手把包袱拿起来，包袱皮打开往地下一扔，子母鸡爪鸳鸯钺"嚓楞"左右一分，大鹏展翅式。抬头一看，问道："什么人？""我乃云霞道士杜清风在此。"海川看清了杜清风啦。老仙长是个大身材，双肩抱拢，身上穿蓝绸子道袍，掐青口，系水火丝绦。右手长剑，剑壳往后一别。银灰色的中衣，寸底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磕膝盖。红扑扑，红中透黄的一张脸，皱纹堆垒，大三角眼，两道残眉斜飞入天苍。寿毫老长，微抬眼睑。三角眼烁烁地放光，大鹰鼻子，三角菱角口、一对锤把子耳朵，连鬓络腮，一部黄胡须洒满前胸，顶都谢没了。挽着发髻，扣着个杨木道冠儿。金簪别顶，背插着大蝇刷，右手杖剑，面沉似水。丑面佛马宝善一看："哎哟！敢情是师父来啦。

没想到有些年师父没到北口省来了，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刚双这里怎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其实，云霞道士杜清风来了些日子了，关于自己的弟子铁罗汉吴成的事情自己已经上扁担胡同吴成的家里去了，才知道吴成又拜童林为师，上童森那儿练功夫去了。这一次来，在外边就听说自己的弟子焦秋华被童林打吐了血，自己的大徒弟又约童林到这儿来报仇。所以老仙长在角门外偷看半天了，打三下你打不动童林，而童林不用打三下，只要半下你就难活命，老仙长最气的是马宝善，你七十多岁的人了，也算是武林之中老半大的人物，怎么什么都不懂呢？但他最恨的是童海川，你把我二弟子打吐了血，现在又要把我大弟子打残废，我的小徒弟你也给拢落过去笔为你的弟子，山人与你仇深似海啊。”海川的能为跟人家杜清风相比，那可就差着远啦。只见老仙长左手剑诀一点，唰啦一声响，宝剑就到了。海川分双钺，抬头接招。海川心里这气可大了，你说我这一巴掌下去，把马宝善打残废，我要真想把他打残废，你不来我就发力了。其实我并没有这个心，你一来，好象我把马宝善怎么样了似的，你这老道多可气呀。我收你的徒弟，那是我要收的吗？他苦苦哀求，给我磕头，看起来你这师父还是没能耐。海川想到这儿，右脚向前一跨步，右手一压他的宝剑，左手钺上前一起步，麒麟吐书，“唰”单钺谅到了。云霞道士杜清风上向上滑步，宝剑一挑海川的腕子，这么大年纪往下一矮身，身轻似燕，腰腿特别的柔软。擦着地皮这宝剑就到了。海川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双钺往下一搭拉，“唰”一下钺就到了。老仙长杜清风闪身形躲过去，摆宝剑急架相还，跟海川又打上了。屋里头的焦秋华还没好呢，一听外边，自己的师父来了，心里头一阵难过。可自己的身体太虚弱，出不去。喇嘛爷马宝善看见师父来了，当然

心里头高兴。可是有一样，自己现在跟师父说不上话，因为师父跟海川动上手啦。自己只好傻呆呆的站在一边发愣。只见海川摆双钺急架相还，子母鸡爪鸳鸯钺施展开了，上中下走三盘，八法神钺招数加紧，人家老长见招解招，来式打式，胸有成竹，稳而不乱。道袍兜起风来，与蝴蝶相仿，嘀溜溜打旋。海川这么一瞧，哎呀，这位杜道长的功夫可太好啦。我童林下江南，也见着过不少的英雄侠义，甚至我的师叔、师伯以及我的恩师，他们的功夫我都看见过，可这位老仙长的功夫比起他们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这个人可够份的，我根本赢不了人家。今天我来到护国寺，看来是轻身涉险，我下江南都没碰见这样人物，怎么回到北京城家门口了倒遇见这样的人物呢？英雄思索至此处，“唰啦”一声响，双钺变更门路，三百八十四爻，进命连环月施展开来，遍体纷纷如飘瑞雪，招数加紧，招式繁密，招如泉涌。“唰唰……”一招跟着一招，脚踩八门施展开来。杜清风点了点头，象童林这样小小的年纪，功夫能到这份儿上，就实在太难得了。他不但有名师指点，而且自己肯下功夫，比我的徒弟马宝善、焦秋华强得多啦。可有一样，你夺我的徒弟、伤我的徒弟，我非要你的命不成。这样人家杜道爷的招数展开了，见招接招，见式打式，因势利导。由你的招引出我的招，用换的招来破你的招，人家杜清风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可以说，那是武林道前一辈的人物。两个人扭作一团，绕在一处，矫若游龙；翩若惊鸿打闪认针。看得马宝山两只眼睛都发酸了。“唰唰唰”谁发招谁躲闪都看不出来了。海川把自己全身的本领都拿出来也抵不过人家云霞道士杜清风呀。海川未免有点儿着急了。这一着急，就犯了武术家的大忌。前文说过，在清竹塘次序冈嘴时，陆占鳌他们四个人围上来腾身步月，李士钧都不着急。西方侠于爷很赞成这一点。你

一着急，谁完。不着急就能坚持，就能生智。何说人家杜清风的份儿要比陆占鳌的份儿大多了，你一着急，身法不准、步眼不稳，就要输招，这跟下棋是一样的道理。但两者后果截然不同，棋下错了只是输棋，而动手错了，命就没了。千钧一发，一招失算，性命难保哇。猛然间，在海川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大胆童林，你还不抛钺亮剑，等待何时?”声音小而有力，但是每一个字交待得十分清楚。这个人的内力该多好啊，他在旁边观阵，只用丹田的一口真气，把自己的话清清楚楚的送到海川的耳鼓里，而杜清风和别人都听不见。危难之机，一言提醒使海川稳住了阵脚。我怎么就忘了这手了。师伯在蜜蜂岭赐我的“落叶秋风扫”，我怎么忘记使了？此时，只见杜清风的宝剑奔顶梁劈来，海川跨右步一闪身，右手“唰”的一转这钺就出了手，直奔杜道爷来了。这钺可是转着的，四面都是尖，划着哪儿都要命啊。杜道爷说这个，我跟你动着手，你怎么把武器扔出来了，那你还拿什么交战？杜道爷跨步闪身，拿宝剑尖“咔嚓”一下把钺给挑开了。海川的右手钺一抛手，左手钺也一坐腕子,“唰”的一下对准杜清风的前胸抛来了。老仙长杜清风跨左步，拿宝剑又一推,“咔嚓”把海川的左手钺也给推出去了。只听“呛啷啷”前后两声响，双钺都落在月台上了。杜清风一愣神，就见海川微然一斜身，一瘪肚子,“落叶秋风扫”宝剑是软的，扑噜噜亮将出来，按剑把一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这口宝剑恰似一条金龙、光芒四射。海川蹦起来，咬牙切齿，斜肩带背，照着杜道爷的脑袋就砍来了。

其实海川这招人家阳招八仙剑里根本没有，太虚上人庄道勤也没这么教过，这属于刀的招数，可以斜肩带背、缠头裹脑和迎风劈柳。但宝剑可没有“劈”的动作，只有击剑之法，用剑尖儿奔对方的头顶点击。可是海川不管那些了，只见光华缭

绕、瑞彩千条，冷森森的宝剑就到了。杜道爷一愣神，想躲也躲不开，想还招也还不了，只好往下一退头：“无量——”佛字没出来，宝剑到了，正擦在杜道爷的脑瓜顶的肉皮上，给削下烧饼盖这么大一块来。这上面连着道冠挽着发髻的头发，完全都扫折了，肉皮下来血往外流，道冠“咕噜”滚到一边去了。杜道爷用左手一捂脑门子，“佛哟！”这才把佛字念出来，然后飞身形“噌噌噌”三下，顺着月台下去，长腰上了罩棚。

童海川赴会护国寺，头次抛钺亮宝剑，剑削道冠，战胜杜清风。其实要论人家杜道爷的身份和本领，甭说童林，就是两三个童林加在一块儿，也不是杜道爷的敌手。

杜清风人家师兄弟三个，大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二师哥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那都是了不起的大剑客呀，就连四大名剑中的董化一，司马空也得佩服人家的武艺呀。杜清风在这弟兄三个人中不称拔尖的，但也十分不错了，不是海川这样的人所能敌的。海川误打误撞，拿宝剑这么一砍，虽然杜道爷没受太大的伤，但人家订为你行为不正，你这么一砍，把自己的这点儿能为都给砍没了。

海川看了看四周围，杜道爷走了。再瞧瞧马宝善，站在那儿低着脑袋，顺着脖梗往下留汗。唉！海川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捡起剑鞘来，把“落叶秋风扫”宝剑入鞘，撩长衫围在自己的身上。子母鸡爪鸳鸯钺放在包袱里包好。一声没言语，出了塔院月亮门，顺着护国寺的山门往外来，穿大街、越小巷，回转雍亲王府。这个时候太阳往西转，等海川来到府门前往里走，刘俊他们众人可接出来了：“师父，您回来了，这次护国寺赴会怎么样？”爷儿几个全都进去，大家来到屋里头，海川把钺包袱放下，长叹一口气道：“唉！你们大家听着，看来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呀！马宝善到底还是一个出家人，他没有什么坏

心。没想到他师父赶到了。但这决不是马宝善把师父给埋伏在那儿的，也就是说，这个老道是提前来的，时逢恰巧赶上了。如果说他师父杜清风真的在护国寺里，马宝善也不见得出这种主意。”海川眼望众弟子接着又说道：“杜清风武艺甚高，为师绝非敌手。也不知是哪位高人，在为师危难之际，吹来微细之声，叫为师抛钺亮剑，真是一言九鼎、重有千钧，提醒为师，这才亮出落叶秋风扫，削去道冠，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呀。只是我与杜清风动手，近在咫尺，这种声音杜清风丝毫不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句话救了为师之命啊。刘俊他们一听：“哎呀，师父，看来定是武林的前辈，暗里保护恩师，今后师父再不要轻身涉险了。”海川点头：“你说的极是。”“师父，您知道吗，王爷从杭州回来了。前门外镖局的师父张雄，派人送信来，众位师伯父，还有我傻师叔、甘师弟他们都来了。海川高兴了：“噢！好哇。王爷可有时间没回来了。你们诸位的师大爷都来啦？”“可不是吗。”海川一想，我不能上王府去，当然王爷很惦记我，我也想念王爷了。可这样一来，众大臣都得来请安，朋友们得来拜望，事情又忙，我去了不是添乱吗？再说，我跟王爷什么时候都能见得着，还不如现在带着孩子们去趟大栅栏“双龙镖局”，给众位兄长们请请安。想到这儿，海川便对大家讲了自己的打算，孩子们也都愿意。“那么你们几个人赶紧准备吧。”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秀和铁罗汉吴成八个人把衣服都换上了，军刃也都带好了。海川也派人拿着自己的子母鸡爪鸳鸯钺，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众人由打家里可就出来了。

爷儿几个一直往南走，过了五牌楼，到了大栅栏口往里走，直奔“双龙镖局”的门前。刚到门口，懒凳上坐着的彪形大汉全都站起来啦：“侠客爷，少侠客爷们，你们来啦！你们好

哇！”海川答言：“大家都辛苦了！往里头给我们通禀一声。”“您快进去吧，爷儿几个都在客厅里呢。”这样，海川他们奔里走。越过了影壁奔南客厅。南客厅里头有人说话了：“海川哪，我算计着你可该来啦，想死哥哥了。”唰啦啦帘子挑起来，海川这么一瞧，哎哟！带着徒弟们赶紧进来。

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百岁零二的老侠客笑容可掬的在这儿站着呢。海川抢步进身，跪倒磕头：“老哥哥，您到好啊？想死小弟了。”“哎，兄弟，起来，起来！哥哥也挺想你们的。”海川刚从于爷行完礼，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贤弟，你好哇！”海川这么一看，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道哥，您好哇！”海川趴在地下又给司马道爷叩头。司马道长也伸手相搀。旁边又有人说话：“兄弟，你好哇！”海川再看，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雨。“老哥哥，您倒好啊。”又过来行礼，“兄弟，起来起来。”这刚搀起来，有人又喊上了：“兄弟，你好哇。”哎呀！自己的二哥，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海川赶紧过来叩头：“二哥，您好哇。”给二爷行完礼，旁边有人搭话：“兄弟，你好哇！”海川一看，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英。老侠客在这儿站着呢，海川过来：“哥哥，我给您叩头了。”刚起来，旁边有人说话：“兄弟，你好哇。”赛伴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行完礼之后，旁边又有人说话：“兄弟，你好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哎呀，哥哥。”海川过来照样行礼。刚行完礼旁边有人说话，嗓若铜钟：“哥哥，想死我了。就这儿想你啊。”拍着自己的胸口就过来了，见童林就叩头。正是猛英雄叱海金牛于宝元。海川赶忙相拦：“傻兄弟，哥哥也想你啊。”“师父哎，你好哇。”甘虎过来见礼，彼此见礼，大家伙儿全都过来了。小兄弟们也都彼此见礼。海川把吴成叫过来，挨着排的给他介绍，告诉大家伙儿，这是我新收的弟子。

大家坐好以后，海川忙问于老侠："老哥哥，怎么大家都在这儿，瞧不见我哥哥侯振远呢？"于老侠笑着说："你看你，你就是跟他近，他这么一会儿不在这儿，你就惦着。噢！这不是来了吗？"帘子板一响，老侠客侯振远在前头，黄灿、潘龙在后头。海川忙迎上去："哥哥，小弟童林给您叩头了。""哎呀，兄弟，起来起来。我这带着他们两个给大伙安置住处去了，现在小弟兄们很多。"黄灿、潘龙赶紧过来给师叔叩头。"二位贤侄，请起请起。"小弟兄们也都过来见过师大爷和师兄。大家重新落座，小弟兄们也别屋谈话去了。

于老侠这才问道："兄弟，你倒好哇。我们在杭州这些日子可挺想你的。你见着王爷了吗？""老哥哥，我还没见着王爷呢。我听说爷跟你们老哥儿几个一块儿回来的。怎么你们爷儿几个都赶到一块儿了？"于老侠说："一来有事。二来你也知道，我们都惦记着回家，可王爷对谁也难分难舍。谁要一走，王爷心里可就怪难过的。这么着得了，好在咱们都得上北京，干脆陪着王爷吧。王爷这几个月可用上功了。"秋老侠答话了："哈哈！海川哪，于老哥哥提到这儿了，我也说两句。王爷可真练得辛苦了，徒弟们下场子练功，二五更的功夫。王爷跟我们提出来啦，也要把二五更的功夫拿起来。王爷说，我不搁下了。回到北京，就让海川给我弄个场子，我也要跟海川练。"海川听完了，点点头："看来王爷可了不得啦，把你们哥仨的三套剑法都学会了。"于爷说："总而言之，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王爷还真下得辛苦。"接着于爷又问童林："海川，你在北京，都遇到些什么事啦？跟我们说说。""好吧。不过我先问问，众位哥哥来到北京，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多少也听见点信儿了。"老侠侯振远说："你听见啦？听见说听见吧，最好咱们都不要往外声张。传说明年三月三亮镖会要出事。剑山蓬莱岛派人来要夺取十三

省的总镖头，与国家大为不利。我们这些人身为侠义，跟镖行多少有点关系，而且咱们也请了一些人。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剑山蓬莱岛把十三省的总镖头夺过去。”“噢，是这么回事。我没听到这么详细的内容。”于成又问海川:“兄弟，你在北京都遇到什么事啦?”海川并不隐瞒，就把头出前门，认识王仑王子延、铁禄铁木金；二出前门巧遇神龙手欧阳君、清风羽士任元、金鱼胡同拿林宝；三出前门，来到清真寺，僧道俗会晒海赌气比武，丢点穴镢的事情全说了。大家伙儿都纳闷儿，当着几个老前辈，能把这点穴镢抄走了，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一般的人谁有这个能耐和胆量呢？大家伙议论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海川又把今天的事情说了,“我掌打了竖背摘星焦雨焦秋华，今天又到护国寺去跟喇嘛爷马宝善比武，可是来了一位道爷叫云霞道士杜清风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们俩人交手数十个回合之后，自感不敌人家，招数正有些发乱，突然有一位高人的声音在耳边给我吹话，叫我抛钺亮剑，这样我削了杜清风的道冠、擦伤了他的头皮。后来回到家里才知道王爷回府，众位哥哥到了前门，这么着，我带着徒弟们才来的。”于老侠说:“海川，你可不对啊，老人家蜜蜂岭传艺赠剑，送给你这把宝剑，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大家伙？让众位也跟你一块儿高兴高兴，到了现在，你才说出来。”“唉!”海川连连摆手道:“哥哥，你别挑眼了。师伯说了，剑招不熟，千万不要跟众位兄长们提及此事。连王爷我都没告诉。总而言之，这些日子在北京城里，小弟不敢疏神大意，不敢把光阴浪费。现在我总算把军刃练得熟一些了。今天哥哥们问到了，小弟才把这事儿说了。”说完，把宝剑拿出来，请哥几个看了一番。老侠秋田看完了让海川把宝剑收起来，然后说道:“海川哪，当初我恩师送给我辘轳宝剑的时候，提过这件事，说师祖有两口宝剑，一口宝剑叫

落叶秋风扫，另一口就是辘轳宝剑。不瞒你说，大师伯喜欢落叶秋风扫，所以这口宝剑让大师伯要去了。辘轳大宝剑本应交给二师伯的，可我师父跟二师伯的感情最好，我师父喜欢这口宝剑。这样，宝剑又从二师伯的手上到了我师父那里，师父送给我又这么多年了，不然你也应该受这口辘轳宝剑。”“哥哥，您老人家使这口宝剑多年了，这很好很好。”

大家伙儿给海川道了喜，又说起了杭州的事情。各位谈笑风生，十分热烈。掌灯时分，大家分上下两桌吃饭，饭后又谈了会儿闲话。这个时候，大栅栏街里头下更了，天已交初鼓。“我看咱们是不是休息呀?”老侠于成这么一说，大家伙都点头同意，就让徒弟们摆上椅子。正居中，在八仙桌头里，是西方侠于爷。这儿都是坐着睡觉的，躺着睡觉的都跑到后院儿去了。上垂手是北侠秋田，下垂手是南侠司马空。北侠肩下就是老侠侯振远，南侠的肩下是二爷侯杰。二爷肩下是张子美，侯老侠肩下是苗润雨。再往下是李源、童林。徒弟们都走了，隔扇门对好，把灯熄灭。侠客爷们盘膝打坐，闭口屯舌，舌顶上颚，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气息调匀，迷迷糊糊地就算睡着了。稍微的一迷离，天交二鼓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院里头有衣襟带风的声音，轻如四两棉花落地无声，想不到镖局以内，竟有大胆贼人前来搅闹。

# 第四十九回　闹镖局行刺童海川　谒师祖巧遇野飞龙

上回书说到，护国寺抛钺亮剑，海川带弟子们来到大栅栏双龙镖局与众位兄弟见面，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初鼓，在南客厅群侠打座休息。刚交二鼓，有人从房上下来，十分轻巧，落地无声。西方老侠于成最警觉，心想，外边来了夜行人，绝不是自己人，要是自己人就该说话了。不然的话，万一发生误会，那还了得。侧耳往外听，这个人是往客厅来了，上了台阶，有一些亮光。噢！可能亮出军刃来了，这人是个行家，他一扶隔扇门，知道这门没有插管儿，他用手一托门带，把隔扇门开了，矮着身形往里来。于爷和大家伙儿都看清楚了：哟！这不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吗？杜清风的长道袍已经脱了，在身上围着，背插剑鞘，右手攥着宝剑。

云霞道士杜清风现在是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军师，最拿事的是他二哥，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燕普带着人从四川已经到了北京。杜清风也一起来了。因为自己的徒弟们大部分都在北京，人老了，也惦记着看看。杜道爷和二哥燕云风他们来，住在鲜鱼口里的孝顺胡同，也就是西胜镖局里。杜道爷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小徒弟铁罗汉吴成，这样便到了德胜门里果子市扁担胡同的瓦片吴家。一叫门，底下人把门开了，还有认识的:“哟！这不是杜老道爷吗？您快请进来。”“无量佛，吴成呢？让他出来。”“我家少爷不在家。”“哪儿去了?”“他另投了老师。”杜道爷这气就大了，他背着我投师，这是瞧不起我呀。又问:“他师父是谁?”“您不知道？北京城大名

鼎鼎，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爷，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哪。”“无量佛哟，小儿童林，你竟敢抢走我的徒弟。好嘞！我遇不着你没辙，遇着你，我要你的命！”杜道爷的人格不如徒弟们，人家马宝善、焦秋华那是好人，心眼正啊，杜道爷为人可不那么正直。回到西胜镖局，一边生气一边想，这个事我大徒弟马宝善还不知道，我得去告诉他一声。这样才出现了马童二人比武，杜清风横插一杠的事情。其实人家马宝善并不知道师父来。

大清早，杜道爷来到护国寺角门这儿往里一走，出来好几个喇嘛问道：“您找谁呀，道爷？”“不认识我啦？山人云霞道士杜清风，你们庙里的大喇嘛是我的徒弟。”“哎哟，您是我家大喇嘛爷的老师呀！当初住在白塔寺教我们大喇嘛爷功夫的是您老人家呀。哎，您的二徒弟一定是竖背摘星焦雨焦二爷了？”“不错！焦雨那个时候是个穷苦的孩子，是他哥哥马宝善在山人面前提的。”这时，有个喇嘛可就说了：“哎呀，不过我家焦二爷叫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童林给打吐血了。今天约童林来如此这般，我们大喇嘛爷正要报仇。”杜道爷一听，不行？我得赶紧瞧瞧去。

这样，杜道爷来到月亮门里，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观瞧。马童二人如何打石头，月台上如何对话，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马宝善打童林这三掌也看见了。轮到童林真的下决心要打马宝善时，杜道爷心说了，你马宝善七十来岁的人白活了，你打他可以，他打你不用动地方，手一抬，你的命就没有了。这才高声喝喊并与海川交手，没想到海川抛钺亮剑，削了道冠，带军刃扬长而去。杜道爷一看海川走远了，赶紧派人跟着。

杜道爷把道冠捡起来，到了罩棚。马宝善一瞧师父鲜血滴

滴嗒嗒往下流，脸色发青，显得狼狈和乏力，自言自语地道：“小儿童林啊，我就这么几根头发，挽了个发鬏儿，却叫你给削去了，这道冠一掉，我非僧非道，这多寒碜啊！如果有人要问：‘道爷，您昨个是老道，今天怎么改和尚啦？’老道改和尚是骂人的话，叫山人何以为人啊！”

“师父！”马宝善过来给师父叩头。杜道爷道：“无量佛！起来起来。你好糊涂呀，叫师父说你什么呢？”马宝善也纳闷，童林明明不敌师父啊？便问：“师父，您赢童林还费劲吗？”“不！不费劲。”“不费劲怎么叫人家把道冠给削掉了？”“无量佛！别提啦。他拿出宝剑来，不使宝剑的招，却砍为师，为师只是这么一犹豫，他的手法太快，我一躲，躲闪不及，才削了道冠，这也是山人的悔气。”焦秋华在里屋可说话了：“哥哥，请你把师父请进来。”杜道爷赶紧进来，一看焦秋华虚弱的身体，老仙长的眼泪险些掉了下来：“焦雨啊。”焦二爷掉着眼泪道：“不过请师父放心，弟子我快好了。我是让童林给打了，但这不能怪人家童林，实在是弟子我的不好。可是我的哥哥非要给我报仇不可，我说千万不要这样。您看怎么样，到现在仇报不了，老师也遭此惨败，叫弟子心里头难过啊。师父，您这脑袋怎么办呢？”杜道长疼得直哆嗦，爷儿仨坐在屋里直发愁。

先让小喇嘛用净水把老仙长的伤口洗一洗，然后把上乘的金疮药拿出来敷上。老仙长的疼是止住了，可头发往下一披散，僧俗两非，确实难看。“唉！为师我无法见人了。”马宝善真想不出什么绝招来：“师父，您以后就总戴帽子吧。”“杜道爷说：“大热的天，我无法戴帽子。”还是焦二爷给想了一个办法：“师父，您把这道冠上抹点胶，粘在脑瓜顶上，再把您的短头发梢上也粘上点胶，往后一收，粘在道冠周围。”杜道爷说：“那多难看呀。”“不要紧，你把这头发的周围用墨抹黑了，我看也

就能将就凑合了。”杜道爷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无量佛！事到如今也只好就此吧。”

正在这时候，打发监视童林的小喇嘛回来了：“童林回到自己家中，带着他的八个徒弟，直奔大栅栏‘双龙镖局’去了。听说江南来了不少的英雄侠义，据说他们住在那里，暂时不走。”杜清风一咬牙：“无量佛！此仇必报。”焦二爷摇头：“师父，您报什么仇啊？”“剑削道冠之仇。小畜生小小年纪，把山人制得如此狼狈不堪，我偌大年纪无法出去见宾朋。这仇我怎么能不报哇！”焦二爷说道：“师父，海川是正人君子，所谓一步一个脚印的侠客。他奉圣命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北高峰献艺贺号，武林之中出了这样的人物我们都应该捧他。童林给咱们武林增光露脸哪！再说，童林是皇四子贝勒府里头的教师爷。师父，官私两面，咱们都斗不起人家，就不应该和人家为仇作对，而且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杜清风摇头不以为然：“如此深仇大恨，焉能不报哇，你们不用管了。”

老仙长养精蓄锐，耗到晚上，把宝剑带好，道袍脱下来往身上一围，抬抬胳膊腿，周身上下弄合适了，不绷不吊。杜道爷就打护国寺起身形，越城墙，过护城河，一直赶奔南城。工夫不大来到大栅栏。飞身形上了铺面房，一直往东来到“双龙镖局”分号的西大墙，越墙而过。各处窥探一番，然后来到正院的客厅，一瞧客厅里头有人睡觉，便飘身下来到了台阶上，轻轻拉出宝剑来，捅了捅插管，没削着，这才把隔扇门打开。

杜道爷拢目仔细观瞧。爷几个不认识杜清风，都很纳闷，这个地方还有人行刺，奔谁下手呢？老侠于成这儿瞧着心想，看来看去，杜道爷看到海川了，双目停在他身上不动了。于爷心说，噢！这是我们海川引来的贼啊！这个老道的头发怎么一半白一半黑呀？老侠于成爱护兄弟，恐怕海川睡着了遭暗算。

老侠于成要跟这杜道爷客气客气。“哈哈，道爷才来呀?”杜清风心说，人家发现了。“噌”一下蹿到当院，老侠于成一托胡子，一提大衫，飞身形由客厅里跟出来了，海川“噌”的一下也蹿出来了。“噌、噌、噌”南侠、北侠、镇东侠，各自亮军刃，巨阙剑、镳铲剑、龙渊剑，再加上海川的“落叶秋风扫”，四把宝剑犹如四条金龙，将杜清风团团围住。海川高声喝喊:“杜清风，你往哪里走?”大家伙儿这才知道是杜清风。于爷也真急了:“你这个老杂毛，我劈了你。”杜清风要是单对单的，他真不在乎任何一位。可是现在他不敢动手，心里说，人家人太多，我还是走吧。他顺着这角门可就往东来了，穿过栈道又朝南走了。

爷儿几个完全都出来了，西方侠于爷知道杜清风的功夫了不起，群侠紧追不放，越过一排房、二排房，一直来到后院。后院里放着镖车、拴镖的垛子，空场地很大。杜清风朝南走到后院，爷儿几个顺着栈道也追过来了。猛然间，打东房上“刷”，身轻似燕，飞一样似的下来一个人，杜清风那么快都没躲开。这位拿着一个东西，照着杜清风的软肋上“嘭”一下就给点了穴。杜清风攥着宝剑，想跑可就跑不了了。张着大嘴不能喘气，一会儿把脑袋就给憋紫了。这位站在杜清风的旁边，海川一看，哎呀！原来是一位出家的老道长，矮身材，双肩抱拢，由于年岁太大了，有点马蜂腰。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道袍，掐着鹅黄色的口，腰煞水火丝绦，左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面似三秋古月，红中透粉，粉中透润，红粉相间、一脸的宝色。仙风道骨、皱纹堆垒，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寿毫长到了唇边，比西方老侠于爷的年龄还显得大。这位仙长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烁烁，亚赛两盏金灯。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大耳相衬，连鬓络腮，一部银髯苫满胸前。也搭着个子矮，胡子显得更长了。顶都谢没啦，白发苍苍，杨木道冠，竹簪别顶，背插拂

尘。老仙长往这儿一站，风采可爱，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武林道的老前辈。他右手拿着的这个东西使海川更惊奇，哎呀！三尺六寸长的点穴镢，正是在清真寺，师父、师叔跟老筛海爷，僧道俗试三绝的时候，老筛海爷丢的单支点穴镢，原来被这位给拿走了哇。

就看这老仙长举着单支点穴镢，用左手点指："无量佛！杜清风，你挽发为道，身在三清，实为可恨。护国寺童林抛钺亮剑是留你一条命。他既然能削你的道冠，如果宝剑再往下一耷拉，焉有你的命在？你知恩不报反来为仇，以怨报德，现在又来到大栅栏行刺，今天山人警告与你，如果依然为非做歹，山人不容。"说完了，这单支点穴镢照着杜清风的后背"叭"的一下，就把杜清风打出一溜滚去。"无量佛哟！"杜清风鲤鱼打挺起来，看了看道爷，拔腰上西房，跑啦。

海川高声喝喊："老仙长，请留步。"仙长却说："无量佛！再会再会。"老仙长也拔腰上西房，于爷他们哥儿几个紧跟着上去，神龙见首不见尾、踪影不见。大家都下来，这才来到前厅，把灯点亮了，群侠坐好。北侠问海川："来行刺的是杜清风？""不错！""那么这位老仙长爷是谁呀？"海川说："众位哥哥，我不是已经禀明这件事了嘛，我应约到清真寺，出现了恩师、师叔和老筛海爷僧道俗试艺的情况。当时老筛海爷的单支点穴镢往上这么一撩就不见了，这位老仙长手里头攥着的就是老筛海爷的点穴镢。可见这位老人家的功夫不言而喻了。"停了一下海川又说："莫非这位老仙长来，也是为了明年的亮镖会吗？"于老侠想了想道："完全有这种可能性。"于爷又对侯老侠说："振远哪，我想有这么件事还得办，明天你跟海川到趟牛街，三个孩子被困在十八棵杨，是老筛海爷救了他们。你来北京，无论如何要到清真寺去一下，如果海川不上这儿来，可以不去，人家

海川来了，你们俩人应该一块跟老筛海爷见个面，给人家道谢。二来海川的两位恩师已在清真寺住下，这是咱们大家的前辈，你和海川就代表咱们哥儿几个给两位前辈请个安，问问好。”说真的，这话出在北侠和南侠的嘴里都可以，出自于爷的嘴，海川真不敢当，哪能代表于老侠给我师父请安呢？你想啊，人家于爷的份多大呀。但是于爷说出来了，讲得又占理。老侠侯振远连忙点头：“哥哥，您说得太对了，要是去的话，顺便问问，可能二位前辈和老筛海爷他们知道昨晚上这位老仙长是谁。”于爷说：“对！好吧，大家休息吧。”没说几句话，把灯吹熄睡了。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黄灿、潘龙带着几个徒弟们进来，预备脸水，伺候群雄擦脸、漱口，梳洗已毕，大家吃完早点。海川这才跟镇东侠商量：“哥哥，于老侠昨天晚上吩咐咱哥儿俩去趟牛街清真寺，咱去吧。”侯振远答应道：“好吧，走！”老侠侯振远和海川哥儿俩可就遛遛达达由打双龙镖局往西了。顺着大栅栏西口出去，走观音寺奔李铁拐斜街走五道庙，到了虎坊桥，走骡马市、菜市口一直再往西，直奔牛街北口再往南一点儿，到了清真寺。走北角门，这回海川没露怯，不喊“回事”了，一直往里走。鼓上飞仙丁瑞龙、铁三爸铁木金、神形无影伍金堂，哥儿仨正往外来，一眼看到童林和侯振远了：“哎呀，是童侠客爷。”过来见礼。一看老侠侯振远佩着宝剑，形神飘逸。“哎呀，这位是……”海川说：“这位是我哥哥，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丁大爸赶紧躬身施礼：“哎呀，老前辈，侯老侠客爷。”老人家一摆手：“丁大爸，快起来。听我兄弟提您，为人古道热肠，见义勇为，真乃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久慕您的大名，这一次来到清真寺拜望拜望，你我都是弟兄，咱们不必客气。”铁木金，伍金堂都过来给

侯老侠见礼，各通姓名。这时海川问:“敝老师和筛海爷都在吗?”丁大爸说:“都在客厅说话呢，快去吧。”丁大爸哥儿仨返身回来陪着海川和侯振远来到客厅门前，挑帘栊进去一看，果然尚道爷、何道爷、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跟老筛海爷、生铁牛朴鹿全都在。

海川进来先给两位老师行礼，然后给师叔、给老筛海爷行礼。侯振远挨排见礼。尚道爷、何道爷一看侯振远来了，哥儿俩都站起来，老哥儿俩心里明白，欠着人家侯振远的人情啊。尚道爷说话了:“我徒弟童林，混小子一个，两眼一抹黑，没有您侯侠客爷在江湖上引路，结交了这么多的朋友，哪儿有今天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呢？看来，我这徒弟贺了这么个美称，兴一家武术，会顺利的。但没您这位侠客爷的指点，是兴不起一家武术的。多亏您引导我徒弟走上正路，成为武林中好样的。”哥儿俩承着人家侯振远的这份人情呢。侯老侠行礼，两位老仙长赶紧给搀扶起来。跟着，宝镜禅师，老筛海爷也都见完了礼。“来吧，振远哪，坐下吧。”尚道爷给侯振远让了座。海川是算晚一辈的不能坐，老侠侯振远偏身坐下。

老筛海爷金元是侯振远的师叔，因为清真寺门长四爷马俊是金元的师哥，马四爷又是振远的老师，不过侯振远没提这事，关键是二爷侯杰跟师父有些不和睦。

侯振远坐下说:“我代表各位兄长们，众位贤弟们给几位老前辈来请请安。顺便给老前辈们道个谢，谢各位老前辈们住在这里千万别走，等着明年三月三亮镖会完了以后再动身。丁大爸是镖局的镖主，恭请四位老人家为镖局助阵啦，这是一。还有，昨天晚上有这么一档子事。”侯老侠就把事情由头至尾说了。老筛海爷一听直眼了:“哟！我这点穴镢叫一位道爷给拿走啦，这道爷是谁呢？像杜清风那样的能耐，老仙长治起来都毫

不费劲、易如反掌。那么这位老仙长的本领之高是可以想见的。”这位老仙长是谁呢？老筛海爷想不起来了。尚道爷听完了点点头一乐，又看了看何道爷道：“三弟，是不是他来了？”何道爷看了看尚道爷：“无量佛！师兄啊，可能是他。”“对！没错。”尚道爷回过头来又问宝镜，宝镜禅师也答道：“弥陀佛，没错，就是他。”老筛海在旁边可急得直问：“我说三位，这位前辈是谁？干嘛拿着我这点穴镢。”尚道爷一笑：“没事，您放心吧，总有一天会把点穴镢交给您的。振远、海川啊，这位是谁暂时可不能提，提出来没有好处。我们老哥儿几个在清真寺这里住着，连瑞龙带你们几位，全不能往外提。因为我们确实是为明年三月三这镖会来的。你们哥儿俩回去，没有事情不用往这来，这里吃的、喝的、使的、用的，一切都很方便。有鼓上飞仙丁瑞龙、还有铁木金铁三爸和伍金堂等众人照顾着我们爷儿个，就完全可以了。既便到了亮镖会的日子，我们也不奔双龙镖局去，我们就作为辅胜镖局请的助威的了。到了时候在辅胜镖局后面给我们准备休息的地方就行，听见没有？”老侠侯振远点了点头。尚道爷又说道：“好吧，既然如此，不留你们哥儿俩在这呆着了。铁三爸跟丁大爸把他们俩人送走吧。”尚道爷既然说了，这哥儿俩心里也就有底了。老侠侯振远他们告辞往外走，尚道爷、何道爷老哥儿俩都站起来，送到门口。铁三爸、丁瑞龙往外送，一直把他们哥儿俩送出清真寺。说了几句话之后，作别了。

哥儿俩往回走。老侠侯振远一边走一边思索：这位老仙长爷到底是谁呢？看来与明年的三月三亮镖会大有关联。唉！得了，到了时候总会知道的。海川也有这份想法。老哥儿俩遛遛达达来到牛街北口，其实他们哥儿俩一清早就出来了，按北京人来说，这会儿正是吃早点的时候。一看下斜街口有这么一大

圈人，里三层外三层，走道的走到这儿全站住了，挤在一块往里看，就听里边喊:“给我打，打打打打打，打死我抵偿，天底下还有这事吗?”哎哟，那意思好像喝喊着打人呢。哥儿俩身为双侠，终日里与人排难解纷，当然遇事哥儿俩就要打听打听。海川来到人群边上，一躬到地:“众位，辛苦辛苦，让一让，让一让。”人们都往里挤，海川衣不惊人貌不压众，您琢磨琢磨谁让他呀。人家瞧了瞧童林，那意思是，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怎么能让给你呢，你是长着犄角的羊，也不能让给你啊。老侠侯振远知道海川脾气不好，怕海川再惹事，这么着老人家侯振远过来了:“海川，你这边来。”然后一抱拳:“众位乡亲们让一让，我们哥儿俩到里头看一看。”人家老乡亲们一看老侠侯振远白发苍苍、形神潇洒，这是一位道高德重的老人，自然而然的就让了。这么着海川沾了哥哥的光了。哥儿俩慢慢慢慢往里来，走到里边这才看真了，在马路边上躺着个人，旁边搁着一个哨码子，这哨码子里头还有军刃。这个人躺在那儿，可是行家啊。您瞧，躺那挨打还得是行家吗？对啦。虎豹头用这左右手一护自己的太阳穴，手指头一挡自己的眼睛，大拇手指一护自己的耳朵，他护的这个地方，都是致命的地方，一个闹不好就会打伤了。他把腿这么一蜷，髁膝盖一顶自己的胸口，两只脚一护自己的裆里头，两个胳膊肘一护自己两边的肋骨，一捂脑袋，成了一个团儿。你要打呀，你就打我大腿的外边，就这个地方，别处您打不着。打人的都是饭馆的，他们系着围裙，手里头拿着大炒勺、小炒勺、擀面杖、掏灰把、火通条，叉把扫帚。有一个人站在马路沿儿上，这是位老先生，手里头流着血，粗脖子红筋:“给我打，给我打，打死了我给他抵了。”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就这么一打，这么多看热闹的没人管。海川的意思就要管，老侠侯振远怕海川管不好，到底是怎么个事咱

还不知道呢。“兄弟，你候一候，哥哥我过去问一问。”海川点了点头，老侠侯振远可就过去了。

到了这位手上流血的老者面前道：“哎，这位先生。”“嗯，老爷子有事吗？”侯振远笑着问：“您这大清早起来不做买卖，怎么在马路边上打人呢？”“老爷子您别管，天底下真有这事，把人都气死了。您说这也太不象话了，我给他抵了，我跟他完不了。”“唉，这么多年轻人手里头拿着家伙，有木器有铁器，现在你在气头上，真的打伤了人命，你那气头一下去，你就该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老先生您说的倒是也对，不过这也太气人哪。我跟您说，早晨，我们这儿刚刚下板，您看我们这字号，‘兴隆馆’。早晨起来卖包子粥，他来了，我就把他让到楼上，他吃这个吃那个，吃一次不饱、吃两次不饱，吃了我们两屉包子，喝了我们半锅粥，还要了我们许多白糖，我们都给他伺候得挺好的，后来一算账呢，一两六钱银子，他说给二两，我们伙计当然谢谢他。他说他没带着钱，我们伙计说你没带着钱你吃饭。他说他饿了，可是饿了没钱也不能吃啊。要吃，你就得给钱。他不但不给，还跟我们伙计捣乱，这还不算，他让我们先写上账，我们伙计说没账，他说没帐你不会买一本去嘛。我们伙计说我们不认得你，他又说，下回不就熟了嘛。说完，就楞往外走。哪儿有红口白牙吃了东西不给钱的？我们伙计过去伸手一拦他，他啪的给了我们伙计一嘴巴，把我们伙计这半拉脸打肿了不说，槽牙都给打活动了。这伙计从楼梯上掉下来了，他把这事跟我一说，我是写账的先生，我们掌柜的还没来呢。我听了一生气，把花镜摘下来，往桌上一拍，‘啪’的一下眼镜碎了，把我手也扎了。我们一天要碰上这么几个照顾主，我们这买卖还干得了吗？老先生，您别管了，我跟他磕了啊，给我打。”老人家侯振远一摆手：“别打了，别打了，我看你

打得也够可以的了。他的衣服都碎了，就说皮糙肉厚，二十多岁不怕打，也够呛。先别打了。众位，看着我了，我给众位了一了。”“老先生您要了事，反正事就是这么回事，您就给了一了吧！唉，大家先别打了。”先生说话了，大家伙儿都停住手了。这个人躺在地上纹丝不动，老人家侯振远过来，伸手又摸摸他的鼻子嘴，看看是不是还有气啊，谁知老人家侯振远手刚到跟前，这个人鲤鱼打挺，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声音洪亮，瓮声瓮气，仰天大笑。这么些人拿着这么些东西打，只把他的衣裳打碎了，油皮都没伤着，这人有很好的功夫。老人家侯振远一看，这人大高个啊，足有八尺多高，比侯老侠得高出一尺多去，双肩抱拢，猿臂蜂腰。看得出来，这是个练家，一身的腱子肉，穿着一身蓝，扑扑风尘。头如巴斗，面似镔州铁，黑中透亮，抹子眉大环眼，狮鼻阔口，大耳垂轮，青胡子茬，辫子在脑袋上这么一盘，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四棱子胳膊起青线，站在这还真叫棒。“朋友，你红口白牙的吃东西，怎么能不给人家钱呢？当然，一个做买卖的也讲究交朋友，你真的没钱，先到先生那提一声，说我腰里可没钱，从此路过，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我吃您一顿饭，您给我记上账，我再路过您贵宝地加倍奉还。人受一句话，佛受一炉香。掌柜的也不能说不管您一顿饭，您吃了个泰山不下土，最后还把人家伙计打了，这就不对了吧？”“啊，他挤兑我嘛，这就没法子了。”老人家侯振远一听，他这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便问：“朋友，你是哪的人啊？”“我呀，离这远啦，四川人哪。”“唉哟喝，关山相阻，千里迢迢，您从四川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到北京要找俩人，跟他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唉！只要把那人揍趴下，给弄死，这总镖头大印就归我了，人前显耀，鳌头夺魁。”侯振远心说，真是傻小子，这是叫人支使出来的。就说：“朋友，这十

三省总镖头大印在谁手里呢?”“俩人，就在他们俩人手里呢。”老侠侯振远这么一听，这事可新鲜，在俩人手里。便问:“朋友，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知道。一个上岁数的老头，家住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只要把这老小子打了，印，那就归了我了。”海川这么一听，得!哥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哥哥您这一了事，把您自己了进来了，他打四川来就为揍您来的，我看您老头子怎么办？海川心里头想着，这么一高兴可也就过来:“朋友，你不说找俩人吗？那个人是谁呀?”“那个人是个年轻的，啊，跟你差不离，听说是个怯老赶，家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侯振远也乐了，啊，我把我的名问出来了，你过来，把你的名也问出来了，我看你怎么办？海川这么一听，嘿，敢情那位是我呀。

原来，这位大个儿家住在四川绵竹县南四十里地燕家坡，姓燕名雷字子坡，他叔伯哥哥给他起的外号，叫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叔伯哥哥就是剑山蓬莱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燕普跟他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那可是武林的一代宗师，本领高强，艺业出众，内外两家都了不起，尤其是燕普，一肚子好学问，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确确实实熟读兵法。现在才四十岁挂零，浑身横练，骨硬如钢，内外两家的功夫，没有一样不好的。燕雷是蓬莱岛的站殿将军，仗着他哥哥燕普燕云风是军师，在山里头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一般的人他瞧不起。他能为也很好，可难免得罪人啊。

三月三亮镖会这件事情，咱们要交待一下。就说在明末清初啸聚风虎山，有弟兄八位，这里头第三位是北路镖的镖头神镖将圣手昆仑胜英胜子川，一口鱼鳞紫金刀，甩投一子三支金镖压倒了绿林。胜英胜三爷在绿林当中是了不起的人物。等到

满清入关了，那么就公举胜英为十三省总镖头带走国家的御字镖。什么叫御字镖？就是国家有事，他也给保着。比如粮饷，保几十万银子从什么地方保到什么地方。老英雄胜英听完了以后，不干啊！他说:“众位，公举我为十三省总镖头，这我不干，咱们不是按十二家，子丑寅卯辰巳戊未申酉戌亥提过了吗？象李国良他们家保的就是辰龙镖吗，都占一个字，各自为镖头，一年轮一个值年。让我当国家的御马快，保国家的御字镖，我没那么大能耐。如果众位非让我干不成，我提出一个条件来，就是在哪一省出事，哪一省的朋友给我找，给我负责。在江苏省出事了，那么江苏省你就得给我找，当然我也去找，你得帮我的忙。要是那样我答应干。”后来大家伙儿说了，德高望众也就是胜三爷您了，咱们就那么办了。结果，十三省总镖头就是三爷胜英的了。胜英同江宁府西关自己的二师兄聋哑仙师，四师弟碧昆长老，他们老哥儿仨，成立了十三省总镖头的松棚会，各省都有分会。多年来，胜英胜子川办了不少的事，还好，大家捧场，老头有人缘，最后告老了，回到直隶省莫州古城村，自己抱着胳膊根忍了，无疾而终。那么这十三省总镖头就落在他大弟子飞镖黄三太的手中。黄三太是浙江绍兴府望江岗结义村的人，他的能耐也不小，人缘又好，但是因为一些其它的原因，没干多少年十三省总镖头就垮了，再没人敢接任了。这样就十二家轮流值年了。反正每一年到三月三有这么一个大会，也不见得当年准开，也许隔个三年、二年的，也许一年连续开几次，所有各镖局的徒弟们可以簪花贺号，如果有闲下来的镖师、伙计，在哪个镖局子不愿意干了，可以等到北京城蟠桃宫松棚亮镖会上的时候提出来，唉，同行同业的，给你再谋个饭碗。有人要求说咱们今年开一次亮镖会，反正大家伙儿拿钱就是了。明年三月三要在蟠桃宫设摆松棚亮镖会的主意

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就是北京城前门鲜鱼口里头北孝川胡同西胜镖局。西胜镖局的镖主是亲哥儿俩，大镖主叫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二镖主叫闪电神鲍图鲍殿元。鲍古、鲍图他们哥儿俩这支镖专走西川镖，也就是奔西南四川的镖，这样，他们暗中勾结剑山蓬莱岛。康熙皇帝的二哥英王富宝臣逃到四川，占据在白龙江剑山小蓬莱岛，二十多年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能人太多了。鲍古暗中来封信，禀明军师燕普："请燕普军师明年无论如何三月三亮镖会要来北京，乘这个机会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信中还说："我们剑山蓬莱岛把十三省总镖头夺过来以后，在十三省成立分会，哪个分会都可以积聚一部分武林高手，到一定的时机成熟了，十三省同时起义，准能够推倒满清。"这是剑山蓬莱岛人家安排的一个计划。但也是清朝政府的一个心腹之患哪！老军师燕普得到西胜镖局的信以后，当天晚上在后山九兽鹤天亭里与大军师无形剑客万俟羽修、大帅谭天谭桂林、英王富宝臣密议此事。老仙长燕普说："无量佛，千岁，桂林哪，鲍古来的这个信很是时候，如果明年真的到了蟠桃宫亮镖会，派人把十三省总镖头夺过来，那于我剑山蓬莱岛就大大的有利。王爷，咱们得决定下来这件事。"王爷也说得好："老军师、桂林哪，我看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当派人去。"谭天点了点头："如果王爷跟老军师乐意，就这样定下来吧。不过，我想，明年要派人，一般的人去可不成。王爷，莫若就请老军师燕普亲自走一趟。"英王乐意："老仙长，桂林说请您去，孤也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别人去孤也不放心啊。""王爷，既然桂林这么说，为臣情愿前往。"王爷补充道："只是老仙长一个人去不成，还要多带几个能人去。"君臣商量好了。

第二天，王爷设早朝，文武群臣都在，左膀寨三公，右膀寨三横。左有两位军师，右有三位大帅。另外水陆全权大帅谭

天、水军大帅、副帅以及二十名站殿将军，几百位将士完全都集中在这里了。有爵位的都坐着，没有爵位的都站着。老军师燕普这才提出来："都谁愿意跟贫道赶奔北京城，准备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就这一句话，呼啦啦过来一大帮，这里头有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赛南极诸葛宏图、胜昆仑欧阳志正、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凤、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插翅灰鹤左金童、玉面童子白昆。另外还有两个踩盘子的总头，一个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另一个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这马亮都七十多岁了，好本事好能耐。这还不算，本山青龙闸白虎闸有八位寨主，他们是：海神鳖班豆生、闭目金蟾班豆弗、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九尾龟谢文丑、镇江泥鳅谢文志、闹海金甲何清泰、海底金虾何阳泰，这些人要全去。燕普看了看，成了！只是不带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去。老军师把人选决定好了，派人给众人拿来路费，吩咐大家伙儿不要一块走，可以三三两两，各找自己的知心人，从四川起身奔北京前门外北孝顺胡同的西胜镖局，争取年前都能到了。云霞道士杜清风提前到了北京，不久，燕普带着人也来了。燕雷想去，可他哥哥不让去呀。

燕雷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这里头有一位站殿将军人称昆仑羽士仇成，是个出家人。这仇成跟燕雷最合不来，散了朝以后，他叫燕雷："燕二将军，您跟我来。"领到自己的屋里，燕雷问："仇道爷有什么事？有什么好吃的请我燕雷吃点儿。""二将军你坐下，哈哈哈！二将军，大家伙儿可都上北京城，等亮镖会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立功去了。""是啊，我不是也想去吗？可惜不让我去啊。"仇成一笑："哈哈哈，也不然，谁立功是谁的。人前显耀谁好看，不让去就不能去了吗？二将军，象您这人物，就应该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嘛?""我兄长不许?""您怎么这

么老实啊？您知道为什么不让您去吗？”“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军师的命令，咱们得服从。”“不对，他能耐再大还高得过去二将军您野飞龙燕子坡吗？”“嗯，对。”“不让您去的原因就是老军师要把这份功劳给别人。”“唉，我哥哥这人怎么办这个，有脸不让我露，有功劳不让我得。”“还是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依我说，带点路费，您私自离开剑山蓬莱岛，到北京城前门外孝顺胡同西胜镖局找鲍古、鲍图，这两人您认得。”“那不犯令了吗？”“犯令有什么关系，到那儿先露脸，先把十三省总镖头夺下来。”“那到了三月三正日子，我哥哥他们一去，我再露面我也夺不下来呀。”“不对，您去了您就不等三月三亮镖会了，有您这本事干嘛非等到那天啊，到北京您就把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给夺过来了。”“我上谁那儿夺去啊？”“哈哈哈，无量佛，您不知道，这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在俩人的手里。”“谁手里啊？”“一个是山东东昌府巢父林侯家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这是个白胡子老头。”“还有谁啊？”“另一位是他好朋友，三十多岁，挺怯的，象个乡下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您可别小瞧这童林，他面怯心不怯，好功夫。但是他们俩功夫再好，跟您比那还差得多呢！到了北京，您就暗中找这俩人亮家伙，把这俩人揍趴下，从他们身上把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夺过来，您就回来了。您琢磨琢磨，老军师带着人上北京，在哪儿又吃又喝，结果无功而回，您就露脸了。”“嘿！哈哈哈，仇道爷，你这办法可不错啊。”“多新鲜哪！”“这个，这个侯振远上哪找去？”“唉，您到北京城一打听谁都知道大名鼎鼎侯振远、童林。”其实啊，这是仇道爷使的一个阴谋诡计，他最恨燕雷不过。既然是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就是十二家镖行同业的大事，当然有双龙镖局的南北两号。既有南北两号，就有侯振远和童海川。这俩人能耐大了，只要你燕雷燕子坡找上门去挨

打，不死也得脱层皮。这燕雷哪知道是仇成使的坏。“好了，我找他们去。”燕雷把日月双轮带好以后，他就出山了。青龙闸八位寨主都不在，燕雷通过招贤馆，坐小船离开白龙江，到东岸下船登岸后直奔北京了。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只一日。唉呀，距离北京也就快到了。天黑下来，燕雷摸了摸兜里头，分文皆无。虽说离着北京近了，但我哪找这孝顺胡同西胜镖局去？再说我一文钱没有，今天晚上住店都不行了，他找了个破庙就忍了。第二天一清早起来，辨认方向，往前走到牛街口，燕雷实在饿了，唉呀，这包子真香啊，得了，我呀，我先吃，管他呢。燕雷一挑帘进了兴隆馆，人家先生在帐桌后头正坐着呢。“啊，客人您来了！您楼上请！”“楼上雅座。”底下一喊，上头一接音，燕雷上来了，伙计擦抹桌案，让客人坐好。买卖人和气生财，人家当然侍候得周到，说话让你过得去。“哎，给我来一屉包子，三碗粥，多搁点白糖。”“好，您吃一屉？咱这一屉是三十六个。”“是啊，三十六个还吃不了吗？”伙计一想这位能吃。时间不大给端来一屉包子、三碗粥放好了白糖，筷子搁桌上。燕雷也不喝酒，也没吃菜，咬着包子蘸点醋，把这包子吃完了，粥也喝了。“客人您饱了没有？”“没有啊，再给我来一屉，再给我来三碗粥。”“喝，你可真不是行贩是吃主。”伙计又给要去了。吃完了以后，燕雷问：“嗯，多少钱啊？”“哈哈，一两六钱银子。”“不多，不多，连小费给二两。”“谢谢您了。哈哈！爷台，我再给您沏点茶去。”“小二哥，我不喝了。”燕雷站在那儿，半天不拿钱，这伙计就想，这位怎么吃得痛快，掏钱这么难啊！便催问道：“爷台，您把钱赏下来，咱们好入帐啊。““钱哪，钱这个……我没带。”“哟！您没钱哪。”“啊，没有啊。”“那么没有钱您怎么吃啊？”“我不是饿了吗。”“饿了您有钱再吃啊。”“有钱我不就

给了吗？这么办得了，你呀，给我写在帐上，我以后再给你。”“我们没帐。”“您这不是混蛋嘛，没帐，买一本去。”“我们有帐。”“有帐写上啊。”“噢，有帐也不成，我们跟您不熟识。”“嗨！一遭生两遭熟，下回不就熟了吗?”伙计这么一听，您还有的说呀。便说道:“今儿个你不给钱不成，红口白牙吃了我们，你就得掏钱，没钱您就不应当进饭馆。”“那我不掏钱，应当怎么办呢?”他提起哨码子来到楼梯口，伙计过来伸手一拦:“没钱你走不了。”燕雷还认为他要扒自己呢，一伸左手，照着他腮帮子上，啪——！就一个大耳光子。其实燕雷感觉自己没使多大劲，可这小伙计哪儿能受得了练武艺人的一掌啊。“哎哟。”好嘛，把右边的槽牙完全都打坏了，伙计顺着楼梯就咕噜下来了，这腮帮子跟炸龙虾片一样，噌一下就鼓起来了。先生拿着笔戴着老花镜，正写帐呢，就听这位伙计说:“我说先生，我干不了啦，您要问这事，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我一横他，他给我一嘴巴，把我槽牙都打活动了。”先生听着一生气，手一哆嗦，噌噌噌:“哎哟！我怎么把帐都勾了。”先生把笔往桌上一搁，老花镜摘下来，拿着左手往帐面上一拍，啪！眼镜碎了，手也扎了。老先生气得直喊:“好呀，来呀，给我打他。”野飞龙燕雷顺着楼梯，噔噔噔就下来了。燕雷心想，打我？好吧！这顿打就算我赔你们这一两多银子。不然的话，我再打你们，那多不合适啊。只见这头二柜呼啦啦全出来了，红白两案的大师傅、前后跑堂的也全都出来了。嗬！拿着大炒勺、小炒勺、擀面杖、掏灰耙、火通条，就在马路沿子下边一点，燕雷把哨码子往那一搁，虎抱头一躺，这些人就过来劈里啪啦打上了。“打、打！”先生疼得直哆嗦:“打死他我给抵命了。”开始还有人问问，后来没人问了，尽瞧热闹的。

现在海川过来一问，燕雷才提出来，我找童林童海川。老

侠侯振远在旁边站着，那意思是说，海川啊，你问出来了怎么办？海川听完了道："噢，您认识这二位吗？""我不认得。""您怎么知道这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在侯振远跟童林的手里？""那是我们山里的仇道爷提的，没错，他们俩人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头啊。""噢，哈哈哈，您贵姓啊？""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这先生也愣了，哎哟！他是山贼头啊，甭说打我们几下、吃我们点包子了，他把我们这饭馆烧了，我们也惹不起他呀。嘿！幸亏这位给问出实话来了。海川这么一听："燕将军，你不认得侯振远、童林啊？""不认得。""哈哈哈，巧了，你看，"海川用手一指侯振远："这白胡子老头，就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啊！"燕雷的这抹子眉就立起来了，大环眼也睁圆了："噢，他就是侯振远。""你再往这看，我就是小小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人家先生跟看热闹的人这才知道这两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侯侠客爷和童教师爷，这是双侠。老侠侯振远一想，你这不是惹麻烦吗？他跟你要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你往哪拿去啊，我瞧瞧我兄弟怎么办。燕雷听完了以后，一猫腰把日月轮哨码子就提拎起来了："嘿！小儿，你是童林，他是老儿侯廷，弄死你们俩，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就交予燕某。来！你们俩亮家伙吧，咱们就这儿干。"海川一拦，说道："燕师傅，你先别着急，你吃人饭还没给钱吧。""给钱没给钱没关系，别说吃他两顿饭，把他饭馆烧了，他有什么出手的啊。""这是天子脚下，礼仪之地，吃饭就得给人钱，不给人钱，跟人家饭馆耍威风，算什么英雄？""嗯，我不是没钱吗？""没钱怎么会吃人家饭啊。""我饿呀。""哈哈哈，朋友，还是的，你在这小饭馆吃点包子，能吃得好吗？咱们先把这饭钱给了。"海川一伸手掏出十两银子来："先生请过来。""侠客爷，童教师，这是您的朋友，得了，冲着您我们不要钱了。""不成啊，你的手也受伤了，伙计也叫他给打了，我

这有十两纹银，刨出饭钱小费以外，你们两人治伤，就算暖暖疼。这位是我的朋友，我付了他的饭帐了。”“侠客爷您别给了，有您在里头，给钱不给钱的没关系，他要提出来是您的朋友，我们也就不要钱了，还要加意款待。”海川一笑：“得了，钱我是给了，事情就完了。老乡亲们，散散吧。”乡亲们都纷纷离去。人家先生、伙计们也都回饭馆照常营业。侯振远一想，办得很好，饭钱给了，就剩咱三人了，怎么办吧？燕雷把眼睛一瞪：“行了，饭钱你给了，小子，咱们打吧。”“哈哈，燕师傅，大庭广众之下，在这大街上能动手吗？十三省总镖头大印我也没带着，在家里。”“那我跟你家中去取。揍完你，堵窝掏，你也得给印。”“行啊，你先跟我们哥儿俩来吧。”老侠侯振远纳闷，你要把他弄到哪去？啊，你把他带到双龙镖局去，仗着人多势众，大家伙儿克人一个，这不象话吧。老人家侯振远也不管，在后头跟着。“行啊，到哪儿也不怕你们俩。”“行行，随我来。”

三个人遛遛达达从这儿一直往东走，过了虎坊桥，顺五道庙，走李铁拐斜街、观音寺，穿过大栅栏西口，来到双龙镖局的门口。“哎！这离西胜镖局多远啊？”“怎么？”“我认得西胜镖局的鲍古和鲍图啊。”“哈哈哈，好的，离这很近了，先别忙。”“那我当然不忙，我也不上那儿去，我得把镖头的大印拿走。嘿！刀山油锅，姓童的，二爷也不含糊你们。你把我带到这来，任凭你们窝子狗一块儿咬。”老侠侯振远都有点生气了，心说，海川你还跟他一口一个燕师傅呢，他配吗？他什么都不懂，他是个畜类，穿衣冠的禽兽啊，你不应当理他。海川没着急：“燕师傅，有什么话咱们到里面说去。”“好吧。”进了镖局往里走，一直来到南上房，老少群雄全都在这了。大家伙儿见海川带了一个人来，破衣烂衫气哼哼的，都挺纳闷。“燕师傅你请坐吧。”海

川又给指引。老侠侯振远慢慢地把这事跟大家伙儿介绍了。海川陪着坐下，立刻吩咐道:“给燕师傅沏茶去，你再喝碗茶。”“好吧，喝滋润了再揍你。”时间不大，茶来了，燕雷喝了两碗茶:“行了，来吧，哪儿呀?”“燕师傅，大概包子粥你也没吃好吧？你要没吃好，咱俩动手，我要把你赢了，我也不露脸。”“是啊。”“咱们准备酒席，我奉陪你先吃点饭，你酒足饭饱，一点毛病没有了，然后咱们再说动手。”燕雷点头:“好吧，吃就吃。”黄灿、潘龙立刻派人备饭，时间不大，酒宴摆上来，燕雷也不让众位，大家伙儿都在旁边瞧着，他们二位吃。这燕雷还真能吃，甩开腮帮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了个酒足饭饱。一抹嘴:“小儿童林，茶也喝了，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行啊，咱俩人干干吧。”“燕师傅，你这衣裳太破了吧?”“啊，是被别人给打的。”“还是的，去！找一身比较合体的衣裳来。”照燕雷这个头也好找，时间不大，请燕雷沐浴更衣，换了衣裳，燕雷提拎哨码子一进来:“成了。哈哈哈，衣裳也换了，咱俩人干干吧?”“你坐下，燕师傅，你我都是武林中人，要说你慕名来到北京城访访我们哥儿俩，这个咱们人不亲刀把还亲呢，咱们是一家人。但你说赢了我们哥儿俩就能夺十三省总镖头的大印，我琢磨着你这是被别人支使着来的，你让人家当枪使了。我不能说你燕师傅是傻小子，但这十三省总镖头哪来的印啊?我哥哥侯振远跟镖局还有点关系，我童林跟镖局一点关系没有，甭说你把我赢了，就把我宰了，我也没处给你弄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去。燕师傅，你真的把我们哥儿俩赢了，你也不是十三省总镖头啊。想得十三省总镖头，要等到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上，当着同行同业十三家镖局全在那儿，众目睽睽之下，以武会友，你能耐大，你德高望众，大家伙儿公举你，您就是总镖头了，这也是一句话的事，哪儿来的印呢？哈哈，您着急也不

成。现在您酒足饭饱，也换了衣裳了，这样很好，初次到朋友家里，得叫人瞧得起。我派人把您送到西胜镖局，您耐着点心，有什么话明年三月三亮镖会梅花圈上再说。”海川是英雄人物，话说得婉转柔和。真没想到燕雷这个人把脸一沉:“嘿，我大老远的来，小儿童林你花言巧语蒙我。”海川这笑哇:“哈哈，我不是蒙哄你，你现在要跟我动手，我不跟你动手。但是明年到梅花圈上，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替双龙镖局出一膀之力，你替西胜镖局出一膀之力，咱俩人梅花圈上见。”“唉呀，我还得等好几个月才能揍上你呀，我吃东西都不香啊。”“得了，燕师傅，你呀，避点委屈，暂时先别打我，有什么话咱们梅花圈上再说。你们谁把燕师傅送到西胜镖局去?”旁边有人搭言:“师父，弟子愿往。”穿云白玉虎刘俊站了出来。海川满意的点点头，大徒弟办事可靠。“刘俊，你陪着燕师傅到西胜镖局去吧，咱们这里的事情什么也不能提，只说燕师傅投奔西胜镖局路过双龙镖局就可以了。”“弟子知道。”“燕师傅，您跟我这徒弟走吧。”“嘿！好嘞，走吧。”旁边有人说话:“师父，我跟师哥一块儿去吧。”海川一看正是猛英雄霹雳狂风甘虎，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的儿子，海川的宝贝徒弟。“虎儿，你不能去。傻傻呵呵，天真烂漫，有你师哥一个人陪着去就成了，你跟着干什么去？回头惹了祸。”“没事，您瞧九月九重阳会厉害不厉害，徒弟我都能化险为夷了，您别看我表面上笨，其实我还是挺聪明的，师父，您让我跟师哥一块儿去吧。”“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去吧。”甘虎的话也对，九月九重阳会没有甘虎成吗？怎么能说人家孩子傻呢？海川又嘱咐说:“甘虎，到那儿什么也别说，啊!”“我知道，咱们走吧。”刘俊、甘虎陪着燕雷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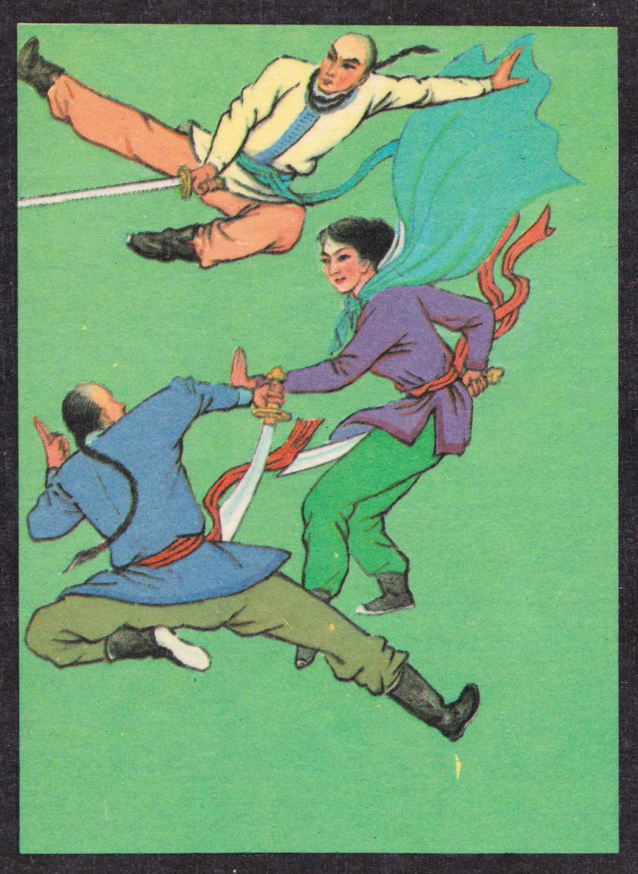
等他们一出去，老侠于成这些人全过来了，只听于老侠说道:“海川哪，你长能耐了，我早就惦记把这小子摔死，到底什

么事？他一口一个小儿、一口一个小儿骂你，你还管他叫燕师傅，你说你这人怎么学得这么有涵养了，这都是你哥哥侯振远素常素往教育的结果啊。真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海川，哥哥我服了你了。我一百零二了，都受不了这窝囊气。”海川乐了：“哥哥，这路人是傻小子，您要跟他怄气，那您不也成傻小子了吗？您听他那意思，找我哥哥和我，揍了我们俩这十三省总镖头大印就归他了，这路人什么都不懂，您能跟他一般见识。”老侠于成点头：“倒是你说得对。”海川接着说：“这是有人跟他有仇，暗中挑拨我们哥儿俩，让我们哥儿俩揍他，这叫借刀杀人，咱不能中了小人之计，哥哥您说对不对？不过燕雷这样的人，总有一天有人要揍他的。您说咱们大家伙儿对他不错，他连个谢字都不提就走了，咱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老侠侯振远、秋佩雨、司马道爷，连苗润雨、张子美、二爷侯杰，这些个老人物，也都赞赏海川，说他小小的年纪，又有这么一身绝艺，还能有唾面自干的涵养，真不错呀。大家伙儿都从心里头佩服。

说着话儿，工夫可就不小了，爷儿几个正要吃饭，猛然间院里嘁哧咔嚓，脚步沉重，有人刷一挑帘子，爷儿几个这么一瞧，哎哟，这是怎么了？穿云白玉虎刘俊累得满头大汗，背着猛英雄甘虎进来了。甘虎黄脸现在成了蜡白的了，顺着嘴犄角往下流血，流了刘俊一脖子。爷儿几个嗯啦啦全都站起来了。海川忙问：“刘俊，你师弟这是怎么了？叫谁给打了？”南侠口诵佛号：“无量佛，快背着你师弟先放到东边那床上去。”刘俊把师弟甘虎放好了，仰面朝天躺下，然后掏出手绢来擦汗擦脖子上的血，才备叙前情。

原来刘俊心眼很多呀，他心说甘虎师弟跟着没好事啊，这样他老挡着甘虎跟燕雷，不让甘虎挨上燕雷燕子坡。出大栅栏

东口进鲜鱼口西口，再出鲜鱼口东口往北拐，就是北孝顺胡同里头。等来到西胜镖局门口，一看座东朝西的大门，布局十分严谨，构造得也很讲究。上有门灯下有懒凳，两边有门环，南北两面是走马大门，里面有很多层院子、房舍和大空场，可以存镖车，可以拴牲口，可以放各种的镖。镖银不见得都是银子，也有绸缎、药材和珍宝。西胜镖局里悬灯结彩很热闹，懒凳上坐着七八个彪形大汉，等到了这里，大家可都站起来了。刘俊一抱拳："众位辛苦了，请问鲍镖主在不在?"这些人不屑一顾地问："哎哟喝！少爷，您找我们镖主有什么事?""我是大栅栏双龙镖局的，这位是您这儿的朋友，野飞龙燕子坡燕二师傅，来找鲍镖主，他路过我们双龙镖局，跟我们那儿打听，结果我师父派我把燕师傅送到您们镖局来了。""噢，您候着啊。"门丁转身形往里走，时间不大，鲍古、鲍图全出来了。鲍古大高个，高颧骨，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的小辫。鲍古一抱拳："哎哟喝！燕二弟。""哎，鲍爷，我由打四川来的，我走瞎了道。""这位?""我是双龙镖局的，我姓刘叫穿白玉虎刘俊。这是我师弟霹雳狂风甘虎。少侠客刘俊通名姓，甘虎叙前情，谁知激怒了燕子坡要怒打甘虎。



责任编辑：张凤洪

封面、插图：赵光明

ISBN 7-80505-323-5

I ·299 定价：19.00元

（全三册）